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七九冊目次

吳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一卷目錄二卷（缺卷五十三至五十四）（二）
（明）錢穀輯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吳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一卷目錄二卷

（缺卷五十三至五十四）（二）

（明）錢穀輯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吴都文粹續集卷第二十七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

花果　食品　樝浚

○○｜園丁折花七品各賦一絶　范成大○白

○○｜｜單葉御袍黄

舟前鵝兒映酒塞上駝酥截肪春工若与多葉應入

姚家雁行

水晶毬　輕盈嬌嫩不耐風日又名醉西施又名鳳嬌又名玉樓瑞

縹緲醉魂夢物嬌饒輕柔輕紅若非風細日薄直恐

雲銷雪融

卷廿七　一

壽安紅　深色穠紅多葉易種且耐久

豐肌弱骨自喜醉暈妝光怨宜獨立風前雨裡

不要人醫

疊羅紅　瓣迭旬日始放盡

纍纍剪裁千疊深藏愛惜孤芳若要韶華展盡東風

細細商量

崇寧紅

匀染十分艷絶當年欲占春風曉起妝光沁粉晚來

醉面潮紅

鞋紅

猩唇鶴頂太赤袖蒡梅腮手黄蒂眼一般官樣妝恐

瘦損東陽

紫中貴

沉沉色与露滴泥泥香隨日烘滿眼艷妝紬袖紫綃

終是余風

深紅牡丹　王禹偁

渥丹容貌着霓裙何事僧軒抵一株應是吴宫歌舞

罷西施因醉悞施朱

又　朱長文

奇姿須賴接花工本必妖華根洛中應是春皇偏

卷廿七　二

色却教仙女媲柔風朱闌共約他年賞翠幄休嗟歎

日望誰能東吴為品第清晨子細閲芳叢

新栽牡丹開遂有作　沈周

爛熳東塘醉牡丹也持杯酒待花看却疑有為偏教

慢亦料於開底作難貴介莫逆知地僻美人初聘

家寒花無蹋數相催發枕撚吟鬚日凭闌

賞玉樓春牡丹　前人

白頭杯酒重臨軒喜見名花又一番春粉膩霞微着

暈露紅断玉淡生痕酷憐似醉還饒笑儘是多情尚

欠言老者相看那見在遠謀何暇為兒孫

詠白菊　陸龜蒙

還是延年一種材，卻將瑤朵冒霜開。不如紅艷臨歌扇，欲伴黃英入酒杯。陶令接籬堪戴着，梁王高屋好歌來。梁朝有白高屋帽 月中若有閑田地，為勸嫦娥着意栽。

和　張賁

雪彩冰姿號女華，寄身多是地仙家。有將南國和霜立，幾對東籬伴月斜。謝客瓊枝空貯恨，袁郎金鈿不成夸。自知終古清香在，更出梅妝弄晚霞。

和　皮日休

已過重陽半月天，琅華千點照寒烟。蕊香亦似浮金靨，花樣還如鏤玉錢。玩影馮妃堪比艷，鍊形蕭史好爭妍。無由摘向牙箱裡，飛上方諸贈別仙。

卷七　三

和　鄭璧

白艷輕明帶露痕，始知佳色重難群。終朝疑笑梁王雪，盡日慵飛蜀帝雲。燕雨似翻瑤渚浪，雁風疑卷玉綃紋。瓊妃若為寬裁剪，堪作嫦宮夜舞裙。

和　司馬都

恥共金英一例開，素芳須待早霜催。繞籬看見成瑤圃，泛酒初疑傍玉杯。映水好將蘋作伴，犯寒疑與雪為媒。夫君每向風流事，應為徐妃致此栽。

蒔菊　沈周

合充園圃縛小盆，烟叢分蒔繞秋軒。先教辨葉方知種，更乏流泉太潰根。寒護餘甘歸藥籠，晚投薄酒与柴門。開花解向天涯笑，此子何時憶故園。

寄題石湖海棠　范成大

手開芳徑越城頭，紅錦層層簇綺樓。不把萬枝銀燭照，淡雲微月看人愁。

老媚居家似出家，園林春色兩零沙。海棠尚有無心看，天女何須更散花。

生色海棠　沈周

卷七　四

斂合胭脂作曉妝，富於顏色吝於香。東風不肯全分付，相對梅花各斷腸。

海棠皆單葉，別有蓮花海棠重葉豐腴如小蓮花，范成大自蜀移歸吳中，遂有此種。吳人沈立嘗撰海棠記一卷。

石湖芍藥　范成大

萬里歸程許過家，孟開向北使過維揚買根栽此同記旧事 移將二十四橋花。石湖從此添春色，莫把蘿蔔苜蓿誇。

西竹欹吹荻花秋，逼老去淚逐遠遊。羌笛夜闌吹出塞，當年如此夢揚州。

芍藥花成大北使過維揚買栽於石湖有深紅紫
白諸色千葉重臺數種

山茶二首　朱長文

栢葉同元翠桃顏未比紅由芳占春月吳蓝耐秋風
自补是堦玩休煩帝幕籠佳篇補章句流品重吳中

其二

珍木何年種繁英滴幻枝開從殘雪裡益過牡丹時
對日心全展凌風蕊不欹藥階如賦咏欠此尚相思

山茶賦　沈周

雅茲古株以孤立兮后土敏樹根蒐同盛兮燁如渥

若枝葉孔翕兮爽綠圍衆朱榮爛兮戴寒雪襲芳斯
發兮衆植搖落倮子〻兮頑彼華盛衰然襲衣兮君
子有常小人中非兮外飾內負羌有此淑行兮材佑
不振知受命兮物由尚利工弗私兮絲棄而荒逆生
禦天兮敵以為閑賢足友乎兮山空無人聊与尔屋
兮

山茶開於雪中有單葉千葉之異別有深紅者名
寶珠山茶又有黃白色

辛夷　朱長文

楚客曾西詠吳都獨種奇凰文存老幹桃李避芳時
名入文房夢功資妙手醫紫薇顏色好先占鳳皇池

玉蘭　沈周

貞禍為妖艷白賁盈除前秋枝受几贅叢王天匠觸
清馥揚遠風擽度逸於仙非生其素慊眼謝桃李妍
音涌通徽辭願言修淨緣

辛夷葉如柿正二月生花色白帶紫春夏再開初
開如筆故人謂之木筆又一種花正白有香餘葉
与辛夷一般以辛夷本接者吳中近來盛賞

錦帶花一名海仙　王禹偁

一堆絳雪屬春殘〻長條美晚風借問開時何所

似好將錦被覆薰籠
何年移植在僧家一簇叢條綴彩霞錦帶為名卑且
俗為君呼作海仙花

郁李花賦　陸龜蒙

試問花翁得郁李之苗叢移來砌下出自山中長沾
澗雨遍洒岩風曾不得次玉堂而展低艷承畫閣而
逞嬌紅甚在芳菲之數徒干造化之功弱植欹危繁
梢擊擁一枝上能萬其膏蕚一蕚中自參其丹白且
挑以夭而藻以華兮藥為贈兮夫容可嘉誰為蔥翻
綺碎明霞鳳毳龍鱗於水殿覺標擒犇於雲車静倚

庭搵徐飄蕊氣落幽閨思別之夢爲空谷道宗之思
初侍東陵聖母冶態嫣妍近斜北燭仙人愁容姿墮
嗟其結蕊落之地艳林麓之姿綵喜舞而相畧鷩能
言而見欺香隮墜少蕭恋飄遙當盃者不顧守道者
應知清者獨康高士傳莫信長安輕薄兒

郁李花小花繁嫣可愛

吳郡送水仙花二大本　黃堅庭

折送南園栗玉花并移香本到寒家何時持上玉宸
殿乞与宮梅定等差

水仙花　葉旬強

水晶宮闕雲母軒列仙夜晏曉未闌方妃倚竹翠袖
寒浮黃金杯白玉盤勧酬未足雲中秋天門叫班奏
祥鸞鷲此辭約落塵寰嫣然花面明雕闌天香冩態
冰雪顏江梅避舍不敢干胄与會伍羞山礬說似詩
伯平章看

次韵龔養正送水仙花　范成大

色界香塵付八還正觀不起又斜觀花前猶有詩情
在還作凌波步月看

詠水仙花　劉鉉

山中有幽花姿容都且閒水仙之名本洞府何時移
出來人間落葉去之冷愈碧烟霏作團曉來積綠羅
捲帶未周圓蒼玉簪長已盈尺脊紙暑綈緻繁英微
風迎雪飄輕盈湘靈玩月珮環煙神女戲水驪珠明
江天搵落冰霜裡開共梅兄与礬弟欲集芳声聶蘢
蘭肯遜樸華致桃李上人慧性奪仙机毫端幻化多
神奇生綃點描寫數本彷彿仙子盟瑤池或持金杯
倒醞酥或看黃裳而如玉或向雲邊下素鸞或去山
頭來白鹿天然巧相各有為不是爭妍效凡俗門徒
得此久珍藏閒持索我題詩章我今習靜規艬古波
團坐對渾相忘道心由來本空寂有言都如不言妙

茶餘袖卷客出門獨對南山成一笑

水仙花賦　徐有貞

百花之中此花獨仙孕形秋水發采霜天極纖穠而
不妖含素華而自妍骨則清容腴外若脆而中堅而
匪凡工之雕刻伊玄造之自然負獨出乎風塵之表
兮情幽貞以忘言尔其族生瓊洲分植琪樹華宮琳
館雕砌不含先春而開後春而謝旋不改於秋叢香
何指于蘭蕙時届乎炎涼景無殊於晝夜若乃若
歎南澤翠葵中坻像如王母宴於瑤池秀挺芳田英
翹蕙畹又如上元遊於閬苑至於微雲細雨乍伏乍

起彷彿巫靈夢彼楚子輕陰薄陽半露半藏恍惚突
妃見彼陳王或倚修竹露華朝濕一似湘娥掩袂以
泣或傍寒梅月影宵浮亦如漢女弄珠而遊或佀幽
蘭碧霞之琺有若文蕭之遇綵鸞或依蕉綠層臺之
曲有若蕭史之偕美玉故〻予其若飛瓊集〻予其
若凌成綽約予其若神人之處姑射潛泊予其若素
娥之居廣寒或跌或寢或倚或居叢者如隱攫者如
出千姿萬態狀莫能悉然此特本其形似之末而未
究其理趣之實也是故氷玉其質氷月其神扶梅兄
与礬弟接蘭桂之芳躅宜紉佩於君子亦結縞於幽
人臭不奪於猶杳不染於薰操靡渝於霜雪氣超欺
乎埃氛懷清芬而弗眩兮乃獨全其天真非夫至德
之士上睨之人孰為比擬而与之倫我亂曰消兮宜
兮貞以白兮發來機馨含芳澤兮仙人之姿君子之
德兮

水仙花有單葉千葉者

紅薔薇　陸龜蒙

倚墻當戶自横陳致得貴家似不貧氷布芳菲雖殺
日中含咲剌欲傷人清香往〻生遙吹狂蔓看〻及
四隣。遇有客來堪玩處一端晴綺烟新

和　皮日休

誰繡連延滿戶陳暫因遊得陸郎貧紅芳掩斂將迷
蝶翠蔓飄颻欲挂人低拂地時如墮馬高臨墻處似
窺隣根應是董雙成　戴得神霞寸〻新

薔薇紅白櫻色多生水邊別有金沙寶相刺紅紫
玫瑰金櫻子佛見笑皆其類也又一種黃薔薇格
韵尤高

木香　項彥同

天遣司花寶髮開𦂳綃狀剪碧雲堆芳根移自金叢
來薰釀曾隨鳳詔來秋恐飄風減新竹知鷲殘雪綱
蒼蓄水仙欲逞幽香壓山谷似無誇品才

木香細朶垂條匝地有黃白二種黃香淡而白濃

窗前木芙蓉　范成大

辛苦孤花破小寒花心應似客心酸更憑青女留連
得未作愁紅怨綠看、

携家石湖賞拒霜　前人

水上晴雲綵蝶攢許多蜂蝶趁船行漁舡引入新花
塢兒女扶登小錦城艷粉發粧朝日麗濕紅浮影晚
波清誰知搖落霜林畔一段韶光畫不成

九日無菊賞芙蓉　沈周

夫容九日爛尊前離脚黄花苦未錢素謂及時蕃落
後本開遲者却肯先紅粧風露秋無價白髮年光醉
有緣今許滿頭還亂插齊山笑口不須偷
芙蓉紅白二種生多傍水陸者為木芙蓉一名拒
霜

瑞香花　范成大

萬粒叢苦破雪殘曲房深院閉春寒紫〻青〻雲錦
被百壺薰籠晚不翻酒惡休拈花蕊嗅花氣醉人濃
勝酒大將香供侶幽禪恰在蘭枯梅落後
瑞香花紫色而細一叢千朵生葉之中香極穠馥

卷廿七　十一

次王正之提刑韵謝袁起巖知府送茉莉二檻　范成大

千里移根自海隅風颿破浪走天吴散花忽到毗耶
室似欲横机試病夫
燕寢香中暑氣清更煩雲鬓插瓊英明粧暗麝俱傾
國莫与礬仙品弟兄

再賦二首

薰蒸沉水意微茫全樹飛來瀾漫香休向寒梢看日
景秋今飛熱待昭陽
憶曾把酒泛湘灘茉莉球邊蘇葛枝一發相逢雙玉
樹花香如夢鬓如絲
茉莉海南來者花香而白今吳中家〻有之

次韵袁起巖郡治雙蓮圖　前人

珠潤玉水新方圓溝上雙蓮照酒邊壓倒小湖三級
草增光後沼兩重蓮萼華名字元相並桃葉根枝本
自連好把吳歈翻楚些陽阿新曲勝當年湖莫小湖寺旧有瑞蓮有草蓮之設草湖中生三級紅蓮其日休有木蘭后池重臺蓮云兩重元是一重心皆吳中瑞故事而來有雙蓮之傳也

再賦郡治雙蓮三絶　前人

館娃魂散碧雲沉化作雙蓮寄恨深千載不償連理

卷廿七　十二

怨一枝空有合歡心
池光闌檻倚斜暉把酒看花醉不疎但許妃央相對
浴休驚翡翠一雙飛
兩岐秀麥已高眾春意還疑菡萏來不是使君和氣
勝此花應向別人開

小松　陸龜蒙

擢秀逋客岩遺根飛鳥徑因求餉清閟遂得辭危夐
貞同栢有心立若珠無脛枝形短未怪鬣數差難定
況將三天風方運四時柄那興培塿嘆免答鄰里病
微霜靜可分片月疎堪映奇當虎頭笔韻叶通明性

若非會拂陽烏胸掄材膺帝命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如馬鬣形也五粒

又　皮日休

婆娑只三尺移來白雲徑亭亭向空意已解凌霄
葉健似虯鬚枝脆如鶴脛清陰猶未成紺絲空不定
陰圍小芝蓋鱗澁修荷柄先愁被鶴搶須忌遭蝸病
結根幸得地且免離離映碨何不難遇在保晚成性
一日造明堂爲君當畢命

栝子松俗名剔牙松雖産他郡而吳中爲多故家有踰百年者或盤結盆盎尤奇可玩子而生又有檜樹亦可盤結二種皆可供庭除之玩耳

小桂　皮日休

一子落天上生此青辭枝歘從山之幽劚斷雲根移
勁挺隱圭質盤珊是油姿葉彩碧髓融花狀白毫蕤
稜層立翠節偃蹇樛青螭影聳雲霽夜香飛風和時
吾祖在月窟孤貞能見怡願老君子地不敢辭喧卑

和　陸龜蒙

諷賦輕入植擅名方一枝才高不滿意更自寒山移
宛宛別雲態蒼蒼出崖姿烱晴助華采雪點迎芳蕤
青條坐可結白日如奔螭涼無對當音薦夏即是蕭森
時洛浦雖有蔭騷人聊自怡終爲濟川楫豈在論高卑

巖桂　范成大

風露踈爽月徘徊悵望人家把酒杯病着畫窗知幾日瓶花兩見木犀開
越城芳徑手親栽紅淺深黄次第開不用小山招隱賦剪如強健日千迴
一株蕭索倚豈基東苑者風屬內家并碧層蘇銀燭照平生奇絕象山花火城圍中有一株是康東坳周有亦不多四明丹桂特奇州宅所種尤茂對金與觀丞相飲其下

詠庭前桂　沈周

庭前有芳桂孫立自孫生時當風露淒頓發黃金蕤魁葳群植闗總總揭德馨衆榛豈不忌氣薰莫相能
桂與木犀當是二種今吳中不有桂

小竹　皮日休

笠澤多異竹移之植後楹一架三百本綠沉森冥冥
圓緊珊瑚節敧斜翡翠翎儼若青帝仗矗如紫姑屏
槭槭微風度漂漂輕靄生如神語鈞天如樂奏洞庭
一觀九藏冷再聞百骸醒有根可以執有獲音福竹僧云竹也是可以馨願稟君子操不敢先凋零

如　　　　　　　　　　　　　　　陸龜蒙
刺鴞破苔蘚嵌珑樹軒搖恭網巢蜘蛛化質雖青異
竹璇璣玉指史最於主軒之宿色可炎鷄脛定可招鳳栖立跪五府
秀堂對三斷屏晴月寫㞐入暗烟霏微生昔者南楷
宅況來象貿近金壘縱傾削碧霧選鮮醒若非花若
欵何以偶惟馨徐觀稚能出更賦錦箋零

食楊梅　　　薛章憲

南村渚楊傳自古人道下山藤聚陽吳船已餘宿春
粮盡況道遠且多荒閶閭城中十日留路得二角東
道主鴉鵲饒古嘗陰晴意在有各宜甘雨物無兩便

卷廿七　十五

可柰何惡見欲々妾兄土旁落入市走歷綠淮滸淘
荳多皆藏於朝渥儂子句叔尚興波十可得五顆餘
益家不出門日々擔頭偶募南郡後還求茗酪若絮
船門外盡楊浦主人好事詩足脩走使山中懸重估
終見堆盤置兀前出自望外喜欲舞扁同異滿得孔
瓶詩人肯信無重。費省須不及閶仲叔剌畫從入荧
僧文

初食楊梅　　　楊循吉

楊梅本是我家果歸來相對嘆先作住來南北將十
年久不食汝已忘卻憶我年小在吳中食以成傷難

癡藥年々端午即有之街頭賣新先附郭初聞生䟦
帶青色次見數從枝上落吳儂好奇不論錢一味酸
連須倒囊生時薰蒸暑烈日所附狂風陰雨宜有紅
有白紫若佳大如彈丸圓可握生芒剌口易破碎到
牙甘露先流朋王娟奉貢晝夜走數枝出闕惟臺閣
甚餘宮小那得預說看江南懷頭惡吳人血簽百許
次不知本味終始潤雨存液去但有名奪以賦始無
可滑我今到家又過夏正是高林雨方澀滿盤新摘
恣狂咲十指朶丹如萬看細恐口食亦小事其來乃
以徽官傳使予不有故山殊安得香蘇列堆錯人生

卷廿七　十六

百歲在是意惡口勞々何足柰

薰楊梅　　　沈周

摘落高林帶雨枝碧烟蒸處紫絲々肉於不走乃微
投巢果加乾味轉滋烏口奪生鮮恐爛龍睛氣熟久
還宜珍餘品作楊家脂粮寄須當貴我雖
楊梅吳中名品不減閩之荔枝出光福山銅坑弟
一象鴉吠之人家以此薰之為客尤妙

枇杷賦　　　薛章憲

皇有嘉異貽於留娟剛功冰挺堅貞而抱定玉顆兮
緯光業金刀兮剛那亦其舒花耀日顯撰凌霜襪柰

孀破黄褁剖推膏截嫣肪胖雕俎俏玉觴溝瑞露俎
摘紫陌道傍之若李失台南之甘棠致夫千百織枝
十五並蒂繁々水蒼粟々火齊獻有王孫芳茶顧而
歸龍鳥有公子兮駭目而增逝踪失緣捲甘兮冉葛
皓盡咀兮牢鈥動織手剝芳碑自娩若大凋材艳恨
子京獨嘆冰晶焚兮洛峽蕊霜噬錯兮流寒珊瑚木
難兮樓牙而面網夜光明月兮錯落而走盤既乃移
根上林栽植下土琅玕周序翡翠當戶列亞夫之榮
戟植青奴之蔭網已摘毎論圬駒奚队沾雨露以濡
沃凌雪霜而莊度若夫壯丹朝耐海棠夜賦柳雲莊
卷廿七 芒

旃以零亂緋霞斂紅而剪綴飲忽憤穫頃史淪昔借
見焚之戕玩養壯夫之深嘆豈若進龍天矯修蛇蟠
詰曲四時不凋凜貞松之操一朝而盡焚桑泰之纔
匪元榮易秋而德爲二三蓋深閨難近而志則專一
摎枝娑娑縈絲緜亓律蕊春紅之灼々含晚翠之鬱
々者欤

枇杷出洞庭山初接則枝小再接無核

摘櫻桃賦 薛章憲

蔚含桃之嘉樹兮禹弥望而不植育為蛭兮翠綃羃
之青兮水之碧葉含桃之才賞兮歎嘉樹而滌漆紫

瑜青兮青玉帶日光珠兮火色貝炯粲々兮丹更圓
煥離々兮蠟作丸素手擎兮銀絲龍兮丹青映兮亦
瑛盤凰之啄芳絳囊破罵之含兮紅豆殘翠菂星兮
野人献琛甚兮太官措大異耳富媪同烏喪大順兮
樂僕樂飢夫君兮淑優游

芰 君東屿

交遠萍荇似菰蒲懷玉藏珍類隱儒葉底只同頭角
露此生不得老江湖

芰王氏武陵記云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芰其葉
似荇白花赤寔其花晝合宵炕隨月轉移猶葵之
卷芒 大

向日旧說鏡謂之菱花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又有
紅白二種白者如銀鈍菱性長洲一種出頂邑基
將大而美謂之頂窪蕩崑山一種如鐵蓋蕩而味
墨戚謂之姦孫菱今訛爲面連

芡寔 楊萬里

江妃有訣煮珍珠級弃斗斛歎不如手擘鷄腹金五
色盤傾驪領排千餘夜光明月供朝嚼水府靈宮恐
少虛好与藍田餐玉法鉢滿辟穀赤松書

芡葉似荷而大俗名鷄頭状類鷄首也出吳江者
殼軟色綠味腴出長洲車坊者色黃有粳糯之分

蓴菜　　前人

歙人直下白龍羅刳得龍宮滑碧髓晚起相傳染珠
闕夜來失却水晶盤一杯淡羹宜醒酒千里何須更
下鹽可是士衡殺風景却將紅膩比清纖

又　　高啟

紫絲浮半滑波上　秋風憶共香菰蒋吴江葉綻中

同　　錢奕

采蓴春浦作羹嘗玉滑絲柔帶露香却笑張翰未知
味秋風起後却思鄉

蓴采出於江味甘滑四月生葉似鳧葵莖如釵股
短長随水浅深名為絲蓴即張翰所思者

春芑　九

茭白　　許景迂

翠葉森森劍有稜柔條蔌甚比輕冰江湖若借秋風
便好与蓴鱸伴季鷹

茭白即菰也八九月間生水中味美可啖中心生
薹如小兒臂名茭手或名茭首以根為首也各縣
有之惟吴縣梅灣村一種四月生名呂公茭茭中
生米可作飯即菰米飯也然今未有作飯者

菰　　高啟

飯羹憶青泥美炊思碧澗無路獻君門對案成三嘆
芫生春澤中潔白有節其氣芬芳

鱸魚　　蘇軾

金擅嶽使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雨
裡小船燒薤搗香虀

又　　楊萬里

鱸出鱸鄉蘆葉前垂虹亭上不論錢買來玉尺如何
短鑄出銀梭直是圓白質黑章三四點細鱗巨口一
雙鮮秋風想見真風味秖是春風已足歲

鱸魚即四腮鱸出吴江長橋南者味美肉緊鱗而
為膾經日不變出橋北者三腮味輒肉慢膾易爛
謂金虀玉膾東南佳味也

春芑　平

鯉魚　　張雨

桃花鯉魚去常有蓴菜鱸魚浪得名試吃江南鯉魚
尾恨家無此一杯羹

鯉魚諸魚中惟鯉最壽且大吳人謂其小者曰鯉
花

河肫魚　　梅聖俞

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如吳蛙
庖煎苟失所入喉為莫邪若此喪軀体何須資齒牙

詩謂南方人嘗讀偃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
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食龍蛇
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
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

河豚歎　范成大

鯸生藜莧腸食事一飽足腹爲色所難況乃衆就毒
彭亨強名魚殺氣孕慘黷既非養生具宜謝砧几酷
吳儂眞差事網索不遺育捐生決下箸縮手汗重僕
鄰里中子弟吻不待熟灑燎嗅不摩已落新鬼錄
百年三寸咽水陸當殽蔌一物不登俎未負將軍腹

爲口忘計身饕死何足哭作俑者誰歟至今走東俗
或云先王意除患如藥救迺集與壽徵歲歲參帶玉
美矣入脣至盍欲殲種族死生有定數短命爲可續
遺丁是時者未易一理局雹雞公子悲羊羹華元
異味古所珍無事苦畏縮斯須詎此語戒諭救取瀆
饕膏死不悟明智諒已燭

河豚魚有毒菌謂失宜能殺人吳人甚珍之謂其腴爲西施乳

蟹志　陸龜蒙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虫者有籍見於孔經載於周詩
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与
龜与蠃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
參於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惟左氏
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
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
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觱沸指江而
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
道焉尔然後扳援越軼遁而去者十六七既入於江則
形質寢大於舊自江復趨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
而求之其越軼遁去者又加多焉既入於海形質益

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執穗而朝其魁不近於
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
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
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
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
之海也苟不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於海是人之
智反出水虫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蟹

蟹寄陸魯望　皮日休

紺甲青筐染菊衣島夷初寄北人時離居定有石帆
鮹結亦群
覺失伴惟應海月知族類分明連鮹結形容好箇似

蟛蜞病中無用復蝦處寄与夫君持手持左

和　陸龜蒙

蘂杯應阻蟹螯香却乏江邊孫捕郎自是揚雄知郭
索且非何胤敢餦餭骨青猶似含春靄沫白還疑帶
海霜獨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傍

謝客惠吳蠏　朱　和

秋水江南紫蟹生寄來千里佐吳羹楚人故使東西
甲齊客何妨死類烹下筯未休貧快嚼持螯有味散
朝酲底知不作蟛蜞誤曾厠西都博士名

謝吳正仲遺蟹　梅堯臣

年年收稻買江蟹二月得從何處來滿腹紅膏肥似
髓貯盤青殼大於杯定知有口能噓沫休信無腸便
畏雷幸与陸机還往要每分吳味不嫌猜

寄賈耘老　沈　偕

黃粳稻熟墜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跪蹣跚鉗齒
白圓臍吸脇斗膏紅螯須圖畫香研細美橘寵娘細
勞數分寄橫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

同　高似孫

天開洞庭霜米驅蟹力壯金然空俗味只是作詩香
酒已方熟樓猶未宵黃浪渠蒸灶火和月醉滄浪

蟹凡數種出太湖大而色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
肥美謂之十月雄出吳江汾湖者曰紫須蟹出昆
山蔚洲者曰蔚遲蟹又江蟹黃蟹皆出諸品下吳
中以稻秋蟹食既足腹芒朝江而樂蟲未捕於江
瀕閘承峻流緯蕭以障之名曰蟹斷

蛤蜊　梅堯臣

紫緣常為海錯珍吳鄉傳入楚鄉新尊前已奪霜螯
味當日蒔羹枉對人

蛤蜊產於海口紫緣者佳

蟶　沈　周

海戶求仙食療貲管族蟹伙泥深陷蔥綠叔暗尋門
捕王客生獨殼酥法通指着疊相打合責酒与溫存
角黍蠻娃髻羅軀捏婦魂味饕人口腹蔘然不見孫
比類蛤吹呴含津燒吐吞庭霜耍故蛻泓雨沒虛痕
蓉爽山杯後林丹嬀治齊

蟶出海邊似蜆而長

襲美以魚鮝見寄用謝成篇　陸龜蒙

待成霜粒細鱗鱗知作愁吟幸見分向日下驚新鮝
色貽風時擁白羊丈（白羊東子曰）好將花下水金松堪述
天邊咏碧雲見何小笛親燦染遍閫春色寄夫君

奉酬見答魚牋之什　皮日休

軃如隱起膩如飴除却鮫工解製稀欲寫恐成河伯
詔試裁疑是水仙衣毫端句䊢胭脂濕指下冰蚕子
欲飛若用莫將閑處去好題春思寄江妃

研花牋　李衛

三月江南花滿枝風輕簾幙燕初飛遊人休惜夜來
燭楊柳陰濃春正醉

其二

雀兎霽餘欲凌雲倚啟寒梢數尺春須信蒼然明信
老坐中客有散花人　秦芝

牋　唐有魚子牋宋顏方叔云創製諸色牋有杏紅
露桃紅天水碧俱研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
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范成大云
蜀中粉牋正用其法元有春膏水玉二牋鮮色尤
奇又以緞紙見鸚色兩面光瑩多闊大臙脂傳元
於世故有宋牋元牋之稱近年所造者幅小於昔
）雖便用而無古法

萬瓜羅　范成大

龍綵爍水蘭魚文綾玉英雨絲風水陽雲綵日邊明
疊暈重重見幻光向向呈不深閑裡趣手識箇中情

琉璃球　前人

弱國千絲結輕球萬錦裝彩雲龍月魄寶氣繞星芒
攢點紅嬌小梅粒粒細香等閑三夕看消費一年粧

又

蝕冰影裡百千光剪碎綠中一萬花不是齊人誇昔
仲其中風物竟難傳

老人燈　華幼武

燦燦衣緋勝後生青藜入市賀昇平摠除白髮三千
丈透徹丹心一點明側耳坐欲疑有聽凝眸珠翠獨
無情時人莫道風中獨南極星辰自有名　秦芝　其

走馬灯　周庚

何人剪紙作遊龍尾似飛星耳逐風殷殷線光馳旗
過紛紛迷景過群空滿分楚漢驚圍突陣旋燕舞許
丈紅一躍便當三萬里不知卻促在環中

關鵝燈　吳寛

坐上物宜吐殘紅久深童子忽聞龍羽毛争訝分明
處烽火都疑燭裡中句到孟韓猶覺無力如剝頭慢
手推獨持一炬當專祖輪與秦翁書析衡

走馬燈　前人

秋驤交馳映落暉長戈應藉魯陽揮直成烽火連三

月耳朵金城已四圍矢石報沉堅莫破旌旂影轉莊
如飛伯仁一炬非相戮信落兵家第二機
燈往時最多范成大詩有琉璃球萬眼羅二燈爲
奇絕他如荷花梔子葡萄鹿犬走馬之狀及擲空
有球燈滚地有毬灯又有魚龍鐵燃及美驗爲之
者一種名捌子灯在典行揚盛氏遺今不傳即雲
南所謂𤊹燃灯也近有作羊角灯

酒府五絶　白居易

变法

自衙到府來周歲惠愛威稜一事無惟是改張官酒
法漸從濁水作醍醐

招客

日午微風且暮寒春風冷峭雪乾殘碧毡帳下紅爐
畔試為來嘗一盞看

辨味

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杯中此物何人
別柔旨之中有典刑

自勸

憶自飢貧應舉年脫衣典酒玉江邊十千一斗猶賒
飲何況官供不著錢

卷廿七

諭妓

燭灰夜粘桃葉袖酒痕香汗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
宴老後思量悔殺君

省量新醅寄懷龔美　陸龜蒙

既登糟床斷有聲旋如荒澗野泉清貿前古意煙應
在左上悲痕滴合平飲啄斷年同鶴儉風波終日省
入争尊前若使常能滿兩殺通侯總孫名

和　皮日休

一貯松花酒有聲旋將桑益微寒清泰吳只恐篘來
近劉項真應賤得平澗總有神多客頻醉卿無貨没
人争五湖烟水郎山月合向尊前問底名

謝姑蘇學士寄木蘭堂官醞　梅堯臣

公田五十畝種秫秋未成杯中無濁酒案上徒丹經
忽有洞庭客美傳烏与程言盛木蘭露釀作甕間清
木蘭香未歇玉盞貯華英且酌菊初折便承花下傾
一飲為君醉誰能解吾酲吾酲已不解百日毛骨輕

洞庭春色　蘇軾

二年洞庭秋香霧長噀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
賢○王文字飲醉筆蛟龍走既醉念君酲遠餉為我壽
餅開香浮座盞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醽莫遣公遠嗅

卷廿七

要當五名字未用開升斗應呼鈞詩鈞亦號掃愁箒
君知葡萄惡正是嫗母無須呂豔海杯洗我藏天口
[illegible]
酒唐有五酘酒宋有木蘭堂洞庭春今其法不傳惟
煮酒以臘月釀貯小瓶旋賣名生泔煮過后封為
煮酒可以經歲或入木香荳蔻金橘諸品則各以
其類名之香冽超勝轉販四方謂蘇州酒別有白
酒名秋露白蓮花白秋芋柴

茶塢　皮日休
閑尋堯氏山遂入深匕塢種荈已成園栽葭寧記畝
石窪泉似掬岩隙雲如縷好是夏初時白花滿烟雨
茶芒　芫

和　陸龜蒙
茗地曲隈回野行多繚繞向陽就中密背澗差還少
遙盤雲髻慢亂簇香篝小何處好幽期滿岩春露曉

煮茶　皮日休
香泉一合乳煎作連珠沸時有蟹目濺乍見魚鱗起
思有誤琴字
聲疑松帶雨餑恐生烟翠倘把瀝中山必無千日醉

和　陸龜蒙
閑來松間坐看煮松上雪時於浪花裡併下藍英末
傾餘精爽健忽似氛埃滅不合別觀書但宜窺玉札
茶出吳縣西山穀雨前采焙極細者販於市爭先
騰價以雨前為貴也昔洞庭出茶嘗入貢水月院
茶載經續記

松花餅　張雨
怪來拈啜作鵝黃澤是蒼髯九粒香甜味中邊唯食
蜜苦心早晚待休糧仙人騏驥由看取道士高陽送
寄將較比紅綾春餘巧盎乎根底嚼糖霜
松花餅春夏之交山人取松花調蜜作餅頗為佳
勝僧家尤貴之

油堆　吳寬
膩滑津匕色未乾畑同生動助杯盤迴圓真使依寒
衣甘七　辛
具匕書信何勞送月團曾見范公登錄記獨遺吳客飽
加餐當食一嚼誇甘美大老無成憶胆丸
油堆用粉下酵裹糖熨如餅煎食之堆一作鎚

圓子　前人
淨淘細碾玉霏匕萬顆完成素手搓翻上輕圓真易
拊腹中磊硯便堪窗不勞劉裕呼方成若使康食
更肥既非有人頻咳唾席間往匕落珠璣
圓子糯粉為丸花成大許糕糰圓罍二品俱為
元宵節物
孫役

承受寺院事件自興舉行保甲罷耆戶長壯丁而法
始變至元祐復耆戶長壯丁猶以保甲兩法并變及
紹聖而後以耆戶長壯丁錢盡隸公上而法盡變民
避役如避寇奔去盡然端平既正經界而按籍選差
於是同敎都義役之舊一以乾道所書從事排年任
役畢田供貲條畫列之規約嚴肯丁寧一一甚載之
曾未二十年更革幾無復存而受害者大抵如故今
據義役者剳者之議平江府狀據常熟縣知縣王
議申節准賦役二事關於民生利害最大本縣戶版
既亂奸吏緣撰官督產籍之賦民苦破家之役追惟

其事不憚復言當職自初到官亟詢所以救之修役
經界豈比版籍民莊足產受當賦貧富大小章就明
定倘不及時閒站義役則作偽說寄以自利尚氣者
於科自功盡廢棚把後患滋多乃分委鄉官勸率役
產參合對分主客之數酙酌地理寬窄之宜量役貴
之輕重准助田之多寡經始於端平丙申四月竣事
於嘉熙丁酉五月繕寫成帙申府僉印發下冰其閣
更有數條事體稍重聞於義役修葺乞從本府檢省
劄札下本縣遵守併札提舉常平使司會施行一本
縣九鄉五十都義役田地共五萬五百二十畝一角

五十八步五尺五寸歲收租米麥共二萬四千九百
九十八石六斗四升一合一勺已隨都分大小氏撥
与保正長聽其任便收支以助役費有餘不足官司
更不須干預其田並係常平物業不許公私典賣亦
不許移易轉換違者按法坐罪其助田之家將來富
者不加增貧者不許取入仕而免者不給還一諸都
旧亦各有役田止緣役首好取田租或斂納本縣役
帳庫或散納常平司並歸鬼名保佃官司苟目前之
微利不顧為赤子深謀屬我不除役貴日重在役帳
庫者二百餘畝在常平司者見議申乞所有今來見

管義田日後並不許奸民斂納官司亦不當收受一
保正長向來充役之貴聚為浩瀚保長既為產去撫
存及亡戶絕等戶代納稅租保正者亦細之推科例
行陪納其他色目尤多如保正見有科供竹木科取
篾果科買糟酒酬序灯油接官晚其檢屍定　之費
保長則有看役名保請結虛限出勸講書　夕冬至
二節供送吏胥之費加以上落關頭開拆司首耗投
詠求無藝已一切禁戢蠲免其申本府及諸司水与
蠲除後如吏胥更有減毫料撥取佃役人与机察科
舉衆戶經縣及經上司理訴一今約各都新排經界

田籍僞錄二本印押交付機察諸都收藏每遇人户
典賣田産並許具狀經縣陳乞送下机察仰置簿打
號發下保正役主內係起催夏税以後入狀者即責
付新舊保長內係秋催秋苗以後即責付新除保長
令收買契並及兩家砧基照對保明類申机察類申
本縣送措置局參對官籍批鑿其現名寄産者繳回
元狀嘉泰元年八月二日奉　聖旨王譮修復經界
義役職事修奉與轉一官並下兩浙提舉司平江府
常熟縣承遠遵行

宋　職田則例給與文武官養廉地民佃起粮上自八斗七升下至六斗

卷廿七　三三

宋咸平二年復唐制支給職田供祭祀六縣通管六
萬六百八十畝有奇租一萬八千二百石有奇知軍
府事八百六十石有通判軍府事　同僉判　同教授　同
節推添差節推　同察推　同知錄　同司理司法司户監
糧料院監糧納倉監都税監在城税務監臨軍庫監
都酒務監比較務　同排岸巡司轄司　同總管　同路鈐
添差路鈐　同路分添差路分東南第三正將　同南一
廂官南二廂官北一廂官北二廂官常平司提舉茶
鹽司提幹文臣支鹽官武臣支鹽官黄姚押袋官江

灣押袋官監黄姚鹽場監江灣鹽場監南蹌鹽場各
有差知吳縣事三百石知長洲縣事三百六十石知崐
山縣事四百四十石知常熟縣事六百八十石知吳
江縣事三百八十石知嘉定縣事一百五十石各有
奇縣丞主簿尉及巡檢官　巡檢　同監酒務監税務
以下各有差元則平江路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每
員田八頃同知治中府判推官經歷知事提控案牘
照磨承發架閣庫右教授兩醫學教授錄事司達魯
花赤縣尹錄事　同錄判各有差吳縣長洲二縣達
魯花赤縣尹每員職田二頃縣丞縣尉典史巡檢各

卷廿七　三四

有差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州達魯花赤知州每員職
田四頃同知州判提控案牘都目各有差海道都漕
運萬户府達魯花赤正萬户副萬户經歷知事照磨
檢校通事譯史鎮撫千達魯花赤正千户副千户止
有林木無田　國初蘇州衛太倉衛指揮僉事亦有
撥賜田歲收米一百六十石今無

蠲恤税粮詔旨

洪武四年中書省宣使張彬賫　詔蠲齎免遞秋粮
二百四十二萬六十八百石有奇六年八月奉
旨今年三四月間蘇州各縣小民缺食曾教府縣鄉

里接濟花懇祈小百姓好生：受原借的糧米不關
還官都免了七年中書省劄付奉　旨發知蘇州松、
江嘉興三府百姓每好生缺食生受今年夏稅合納
的絲綿錢麥等物盡行蠲免您省家便出勝去教百
姓知道有司糧長毋得科擾

按洪武初官田重額止於七斗三升而今民間乃
有一石三斗一石六斗或二石者蓋莫知其所始
豈所謂抄沒官田者乎固非定則也且洪武中止
耗不過二百一十四萬然猶屢下寬貸之詔

均徭

卷廿七　五五

巡撫都御史崔恭劄付據長洲縣老人呈先蒙巡撫
尝郎周公忱雙訟耗糧蒙重百姓銀難深便民偏均
其徭役將鈞都道縣排年里長編成一甲差役每名
出銀一兩輪當一年歇息二年盼豐額重多寡朋合
造冊在官猶如車輪而轉吏無那移之弊民得輕斛
易完至今民有去思之念後蒙本府知府汪滸編作
上中下九則之法上戶重役中戶中役下戶輕役然
其中以病民者有四九万人戶付在吏胥之手年月
無拘名數不定難以稽考易生奸弊一也數年之內
消長難期二年直部額兵正副出銀一十二兩尚有
注迎使用不計中等之家卒難收集三也今本縣以
從九則之冊數選戶役其豐盈庫子併各倉斗級俱
應於九則冊內點選今又著里長保選非惟重疊猾
亂抑且奸弊復生假如本區人戶王草闕里長保敢
寔人戶納花紅價銀二兩九錢則冊內點出點隸兵
銀四兩上下難以規避重役多端者四也如蒙乞照
侍郎周公所立良法及吊本縣原造文冊詳看仍舊
施行參照所呈有理合行劄付本府轉爲從公查勘
計議停當開立前件定奪施行」

馬頭利病呈稿

卷廿七　五六

成化十四年巡按劉魁開及馬頭利病有吳縣二十
八都耆民陸伯良具呈竊思洪武年間原是北方土
民買馬當夫後　太宗文皇帝欽土民買馬銀難故
此　聖旨謝借南方百姓買馬當看過三年仍看土
民買馬皆他同來欽此至今百有餘載因循不曾改
正又南方百姓不習水土不諳馬性多是僱倩土民
養馬既買屬直身又不得歸農況又不才驛官串同
南北馬頭故將馬匹空拋倒死以規買之利以致市
鬻女兒破蕩家產莫若照依　欽旨事理仍看土民
養馬當夫正今南方百姓買辦馬價鋪陳等件不拘

馬匹高下例以三年五年為限如馬過期不死亦是
本驛官吏畜馬有方那以其價諫之如不及期亦是
本馹官吏人等不行同心或捏病死之故必先期給
与事務既定則土民自然用心養馬無妄捏倒死之
與南方百姓亦情願辦宜以免著役當差之若南北
皆便又聞前此撫侍郎周忱設法前項馬價鈔陳已
於秋糧中科取謂之義役米後官府於秋糧中既徵
義役米又取辦馬價遂為重役亦望查考旧案仍於
義役米中或積出餘米內取辦尤為便益等因未得
施行

卷廿七　　毛

不承宣

楊侯清理賦記　　周倫

圖賦莫要於田均賦莫善於井ㄑ田之法廢也久矣
而國之用日殷征斂之法損為益出雖田之名恭然
糅揉重者曰官田輕者曰民田賦則重輕項相倍蓰
近去仍之未之裁酌遂為成法務在取盈以足常賦
不均之嘆盈於道路莫之能告也然賦莫重於蘇松
崑山又蘇松之重者民力能勝與原盈湯宣德間周
文襄公忱受命董其事而撫綏之凡田區以須圖ㄑ

以須圩ㄑ以字折號以數稽賦以則定其丹曰流水
圖曰魚鱗以序姓氏以正封洫於是田有定數賦有
常額其間肥瘠高下之等未遑創議歲久籍殘胥徒
倚奸規利紊亂田乙飛詭若懸崖若倒閣會計不足
則加賦於民羨積之餘則歸諸私橐遂使純良小民
賦廩而産薄産去而賦存者訟牘嘖興盡業山積監
司安其常守令創於分豪強汰利營議沮撓欲澌滌
而一新之難矣同安楊侯延春尹崑之明年洞惻民
隱抜之父老告之明神力主清查之議毅然任之靡
所傾忌令邑民陳表以供役道塗夜自萬寬輯故圖

卷廿七　　民

籍稽之故類索弊端而比之法其自首者跪發匿伏
之奸釐飛增之與一開籍可憑據若指掌巧者靡容
其喙拙者獲享其成計其清出之數得米二千九百
石有奇雖不能盡復文襄之舊而今日闕籍其後日
之文獻也豈曰小補之哉或曰若之何而後可以均
田均賦以立不刊之典曰夫田固有抗而瘠有下而
瘠者亦千百中之一二也請於上貴之良有司有察
其瘠之甚者而酌之而薄其賦於是盡取其餘酌而
均之夫曷曰不可侯今既解風篤在道者民益信篤
服不可得請紀其績於石以告來者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七終

完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二十八

長洲錢穀叔寶編纂

道觀

平江府重建三清殿記　牟獻

混沌既判惟天爲大不可俄而度邈遠視之其色蒼蒼以形體則謂之天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主宰則謂之帝元始而亨亨而利貞以性情則謂之乾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妙用則謂之神合理爲氣其可得而名言者如此古者祀天雖有壇壝之制配侑之禮五方之名來羅雅玉之葬大抵一精二既尚忠質而已非若後世爲之尊號爲爲之宮室爲爲之封冕衣裳爲自唐封天寶以來追尊本始加上徽稱益崇以備昊天神明之尊尒靈變動乎內俾知所貴奉於平江玄妙觀三清殿寔再建於淳熙丙申啟元七楹雄傑甲浙右越八十年甲與住持嚴守柔重復屋又八年冬丙蔣處仁重葺則闌又三十四年爲至元戊子院籍郡衆攺賜額舊觀屢聚處仁之徒嚴煥文與仁作新而爲費甚重衆心緣募善誘衆施時則今左轄本公文清與妻若子大捐金錢以相其役煥文不避寒暑致太江淮官易其槃柱以致

方圓假借靡不堅壯巧變幽蹇靡不完滿金碧像飾
靡不嚴潔始於己丑二月成於庚寅十月焕丈曾賦
事淳祐兪趙黃由之孫亭得其實旨怡静有守人皆
皆領生持許學相成書周騰伯序皆志同德協故所
爲次成焯有可記也八總壬與十月日吳興趙孟頫
淪於陵陽曰年歲曰殿成十有三年矣序無之役遥
還三內申治非偶然已治石無下願爲記成事周辭
勿獲天氣有盈虚物有成壞事有因革惟理猶不朽
昭上靈之千載一日盖覆冒中之主宰性情中之神
化也夫惟新殿有嚴與頫焕文不有其功占且夙夜

儀路用對越在天允所爲民禱禳在國有出于土木
朴儀以化旨燈之外上有導臨降觀有赤爲敬之哉
是爲記

玄妙觀三門碑銘　　　前　人

天地闔闢運乎鴻樞而乾坤爲之户日月出入經于
黃道而行爲之門是故是設琳宫舉宪玄象外則
周垣之繚宫墨之横陳内則重闈之劃闢閫閾之
彷彿非桑嚴無以倫制度非巨麗無以竦視聽惟是
句吳之邦玄妙之觀踞頫改矣廣殿新矣而三門甚
陋萬目所觀瞻之於神觀不足一旬之内猶弱未作

非久欲觀之徒嚴焕丈深念前功是究是圖時則有
夫人胡氏妙能捐其暫珥給其貲用爰壬辰之紀歲
出先甲以元徙冒幾何時志更其舊鬣飛丹拱落兮
爲嚴於層霄獸鉦銅環鋪首輝煌於朝日大達中敞
峻殿周羅可以樹羽翱可以容鑾馭可以陟三層之
紘可以通九闕之奏可以鳴千石之簴可以受百靈
之輸氣象偉然始與殿称於是吳興趙孟頫復來記
於陵陽牟巘曰土木云乎哉言語云乎哉惟常念東
惟皇建極因人心固有与天下爲公功無創始無竞
塞然或者含旧而求諸道既昧厥元欲入而閉之門

後建所向孰謂細開敬鑰何異摘埴索塗是未知玄
之又玄户之又玄也夫始乎沖漠者造化之樞紐極
乎申屬之間盖所謂會歧之袖所所爽狄之門扉尔
銘詩琪封桑石其詞曰
天之牖民道由大路未有出入不由于户而疲昧者
他歧是騖如面墻辟如井蹄故脱爲剖竊就發直路
乃桑称銘乃是職敬開闢洞啟端倪並發同達民是
有慾臨顏占示羽屬一示志慮陰闔陽開恪守常度

贛州府玄妙觀重建彌羅寶閣記

胡濙

正統五年秋八月望日兵科給事中郭璡禮部司務陳珪率道士張宗璉不遠數千里齎姑熟道紀司都紀郭貫漬副都紀呂志清既狀謁予南宮徵記按狀贛州府在城玄妙觀梢自晉創名真慶道院唐更名開元觀宋賜額天慶觀高宗御書金闕寥陽之閣揭於殿端光榮爭焕有蒙衣向真人寓居其中能愈人一切諸疾靈蹤顯著孝宗召赴行在眷賚甚厚人咸傾向郡守陳峴命羽士募緣增崇修建雄冠諸郡寶祐景定間住持嚴守柔蔣處仁重加修飭施以閣揭元至元間賜天慶之號而改今名道士嚴焕文張善潤漫為修理時左轄泰文肖大捐帑廩以相其役由是寫門廊廡與殿巍閣傑出吳中元季至正間燬於兵燹迄今百有餘年殿室廊廡漸次修建率皆完美惟彌羅寶殿工費浩繁久虛未建職為持典宗璉乃募衆緣遂克剏始正統三年巡撫侍郎廬陵周公忱如郡守南昌況公伯律同歲旱率耆老命都紀郭貫虔禱於其觀遂獲甘霖二公暨闔郡吏民咸欲修墮舉廢戮力同心侍郎郡守首捐俸貲以興復為己任

委都紀郭貫漫鳩材庀工貲饋先令化士尤玄真張養正至鎮江市木筏泛揚子江咪遇大風衝散化士卻天告曰買木蓋造彌羅寶閣供奉玉帝今木衝散不存斯閣莫能成就頃間風恬浪靜忽覩玉帝見於雲端化士驚愕再拜至孟瀆河口木皆先集盤無漂覆衆咸駭嘆不勝忻感時以白於貫瀆轉白侍郎郡守罔不驚異悚歎二公為之竭力今年夏厥工告成複霤重檐金碧煇煥極其壯麗咸儀像設嚴奉惟謹謂不可以無紀袖明顯應之靈與夫侍郎郡守作興之績用庶示於久遠也予惟有虞肆上帝咸周禮祀昊天而道家者流制為寶閣虔奉玉帝寔為昊同一尊事之禮今其閣既成而請記於予又安得不深喜樂道而樂與其能事是以為之記而不辭俾歸勒諸貞珉庶幾來者知所重崇而樂事於無窮焉

重修東嶽行宮記

黃省曾

東嶽之廟　國典在泰安為專祠拱域綠殿焕甲埏海蓋自封禪告成以來宗崇久矣無而道家流以茲嶽天孫也萬物肇始知生莫之修短而閻隱巨其詒皆曰東嶽司命統指萬神折衡群靈者瑤訛頌云泰山受天官之名總人靈之府皆斯旨也以是洞真之

敕賜前額祿㪚廟與之俱況雖濟南且引有行宮矣
在吳郡者則建玄妙觀左觀音之真慶道院也歷五
月之正統中郡守況公拜神長民旱而作禱曰山川
出雲莫大於嶽岳乃顧行宮嘉謝其應遂以祿貲率
欲倣武遵五岳接於宮後而宮之照始則成化中監
察御史鄧公郡守劉公咸岳夢而成之者也是時宮
之列士錄郵中寔啟其端二傳至張日新幼占宮籍
道歲玄悟之師不依張真之風所民則頒賭頃日新
潤然懷州胥修齋而以祈光弼嘉靖己丑里舊葛揖
渙袁白之德慕松喬之勝慶上升君載與科胹臧其

周度皆言其祠剏施金錢鼓募衆善羅預三載甫充
百工戒改戎仍斟雷風夕九宮閣前啟內嚴接廡皆
材良親廠及附祀于宮一切神宇示真座飾像若皮
始然冶鍾一懸而晨夕視瞻之勵玄妙若干未永庇
麻始於壬辰四月十六日訖於甲午十五日階工計
三萬二千有奇皆日新與揖之勞績也葛之又嘗思
時司預底事宮成乃請記於山人省曾告之曰今宮
之成也惟爾能矣若知所以綿引之術乎亦惟稱三
一孫象先以道德爲父以太和爲友烘借仙事爲質
諸毋捗方門爲大宅則撤腸可祿沸髓行素紫旋之

衆華媚之從玩寶之談將降於爾之庭矣豈但莊嚴
而已耶日新曰謹聞戒矣不敢爲岳神責遂書貞珉
永擢來祀俾訶　國高軌內景承之禹嘉靖十三年
十一月望日吳郡黃省曾撰長洲章簡甫書并篆章
社刊

重修清真觀記

俞貞木

錢塘黃孤山真士嗇庵喜道術方藥南游閩越北上
燕趙晚止蘇城蘇人家徳昭者抱痾疾同慕室達清
真垓奉北祉玄武真君異遐醫愈疾劉真士臣者多
著靈驗求療治之而其疾隨愈乃捨垓以真士主之

於是募緣重敢建殿宇廊其盧舍真士嘗崇安靈寶
道士時其師滴雷纖翁遊自崇安來逢迎之以剏山
馬三十八代天師爲題其額曰清真道院仍建丹房
售粜以給伏臈計既而翁與真士皆高年終其弟子
永嘉陳君正孚與其徒陶君希仁又加修葺遂以狀
聞於大教大宗師乃移牒集賢院改今額爲觀云粵
自省貞二師剏山於元之皇慶間以甲乙住山於是
希仁求剏道皆得三人焉曰任安道曰馬本原曰楊
處靜及乙巳之歲觀毀於火安道以告藥貨粗創未
完丁未之歲而安道又委蛻迄今洪武庚申本原與

廣仁同心協力重建大殿山門兩廡塑真君與侍從像以明年九月訖工求予爲記夫老氏之學以清淨爲宗其論谷神玄牝乃曰綿〻若存用之不勤則修煉之微旨存焉至抱朴子著内外之篇陶隱居注本草又皆發明藥石服食之秘然藥與道術相通修真濟人一也孤山既以醫鳴而蘇城之人無遠近少長咸稱貫孤山道觀之藥之神自茲以往其諸弟子相傳能無恆產而藏積業金有緣至本原處靜悉傾囊中所有以新其觀宇可謂善於繼述者矣噫古之列仙雖与世和光然往〻匿其迹今孤山乃能傳之後

卷廿八　八

人俾守其業而本原處靜又能興復之而不墜且追維開山之勞續念繼承之不可不任其事故又磨石刊之以示永遠是不特將以貽於後人抑亦有光於其教矣本原名亭高士甫修退淡亦號處靜名守中瑞慈守道闡教今爲道紀司副都紀云

清真觀在玄妙觀東元皇慶元年道士貫孤山買基吳城以所得藥貲創建武夷廟雷壇開山初爲道至正間始賜今額爲觀周伯琦記洪武中廢院永樂中重修

福濟觀新建祠宇記　徐有貞

蘇州之乾維有靈宇焉與其山崎翼其翬飛傑出乎闤闠之中而起出乎垣墻之外者所謂福濟觀也觀之創自宋紹熙初舊名瑜山道院〻有真士陸道堅者嘗与眷餘王大猷設雲水齋於此感會純陽呂仙翁授以神方大猷子孫至今傳以濟生元至大間純道堅孫葉竹屋以中貴得觀額竹屋從王無爲綱道安继之所營爲嘗盛矣迨元之季　國之初存經兵燹數十年舉無能繼者成化兩刹勞侵中陊寖以敝〻於昨非雲煉師郭君宗衡寔來主之宗衡出自王峰士族而學道台城西山初師顧天提李凍溪眾繼

卷廿八　九

附長春真人別洞歇得清微靈寶雷明神霄諸法之傳歷兩京侍祠守宫久之及領是觀額領而嘆曰主張是綱維是而使敝〻若是甫乎吾者任矣復予吾者誰歟則吾其可以但已乎乃言於郡守況侯伯律首復觀地之侵欺於豪人者用其法爲人禱禳祈禁得飲助爲頒入約出鳩工庀材以漸經營中建玄天之殿爲祝釐所旁作翼宇二一以祠純陽及南五祖北七真一以祠長春諸師自三門兩廡暨庫庾池扁畢飭真法中所宜有者像設暨鍾鼓鈴磬畢具又樊之樹之有池有島森然爲城市山林宗衡乃集

其徒以言曰吾聞之吾師吾道之所寶者三慈也儉也清淨也是吾教所宜然也今吾徒從事於斯其心寶吾之清淨以養吾之真寶吾之儉以養吾之身寶吾之慈以恭吾之人處乎其可不吾人聞之僞之君子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是吾教所宜然也今吾徒出乎家而處乎世於吾觀莫之致力矣將推師事是謂而踊復造化如致力何惟是晨而昏夕而燈致精誠以慰彝吾所君吾觀之堂以祝吾君之釐事庶乎其可以互吾之說謂之福濟吾徒斯何修而可以稱是名乎嘗試思之夫祝釐者蓋祈乎　天以祐乎　君

卷六八　十

濟以一人之福而敷錫乎天下以福乎億兆之人皆也其所濟可謂博矣蓋所修吾清淨致吾之精誠以從事於斯乎雖然吾意夫後之繼吾事者之或怠且忘也須從君子乎圖之遂因乎伯氏以請記乎謂宗衡曰方之外者也而子遊方之內者也夫道不同不相爲謀子何以爲宗衡謀哉然以君子之道而處其中亦惟昧夫義理何如耳彼譸張爲幻者固予所求与矣若其爲言幾乎義理者亦安得不与之也邪予於是乎爲宗衡記之。

過福濟道觀訪煉師郭宗衡　劉鉉

收了

初出龍泓向吾楚仙翁留客意殷勤紫簫声致招黃鶴石榻元浮卧白雲晝日風雷宜帝令夜壇星斗煥奚文於今雖龍猶在誰寫黃庭似右軍。

福濟觀在城西北偶宋高興間道士陸道堅建名凝天道院道堅嘗與首龄王大猷設雲水齋於此感會召合翁授以神方大猷子孫至今傳以濟人元至大間道士榮竹屋奏賜今額元季兵燬正統中道士郭宗衡重建徐有貞記

清微道院三官閣碑　鄒璘

姑蘇清微道院在郡治西宋端平中建於法師余雪

卷六八　士

山至　國朝永樂初而廢里人戚普玄者慕緣重建宣德丁未玄妙觀道士王嗣先主之正統丁巳嗣先益廣其地建閣五楹奉所謂三官神者迨六十有五年爲弘治辛酉閣四楹傾壞風雨莫庇院之道士王源清何惟東慕緣新之又謂斯院自端平至今歷年雖遠然未有文以紀顛末乃來請予將刻之石以示其後人予嘗攷之漢有漢中人張陵與其子衡造符書於蜀之鵠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民有疾者俾書其名及謝罪之意一上之天著山上一埋之地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至衡之子魯而其

術益盛則三官之名蓋昉於此後之道家創為土木之像飾以衮服儼然南面以為冥有其神由是閭巷細民往往趨以祈福夫道家祖履以為天師今多此無乃背其師之說乎雖然天下之事多出於襲而其襲之之久雖有智者莫能卒變勢則然也故今為道家者亦惟謹守其傳以事祛禱求無墜而已矣是閣之壞殆非一日置而不脩則無以祝 聖壽祈人望非主之者之責乎原清惟榮是舉其費靡鉅而且當盛夏之日身親其事不憚勞苦可謂有功於院者矣罔不辭而為之記并系之以詩曰

卷廿八　　圭

始蘊為翔多老氏宮有若清微懿然其中由宋逮今久歷年歲莫為之先後何以繼作茲層閣寫傑洞明四瞻鶯飛鵲度茶雲神林是祈 聖躬是祝朱檻一尾萬象森目風摧雨剝旧觀莫還爰有真士拮仆補剔煥為新煌而遶音翔人來遊無不嘖嘖稱之道家其宗無為曰清曰微一而雖他翊玆闕者起乎物表八自於纔緩其擾聖九何婦其患乃脩人而其昏盍婉羽乃刻成斯文置閣之右庶幾後人承承其守

清微道院修三元閣募緣疏　朱存理

伏以三元高閣籐縹緲之雲烟七寶諸坊閘清微之者大觀彼堤擬宏廟峻其棟宇高明居士辦心於肖精神天者力於閣成小疏頭敢相仲意大擅越惟願發心金銀財帛之收充木石磚瓦之既齊輪奐美乎興復丹書鋪示經營逐令光彩此山門頓見神仙音世界謹疏

元和道院重脩真武殿記　蔡羽

中吳城直府治之北巍然者大之玹四境之内奔走瞿奉於祝於禮天則有旱澇歲則有疊歉時則有康疫一家一人之得失咸決於神而神答之罔不允愜

卷廿八　　圭

元和道院之係吳城大矣院故有真武殿厥初肇基維宋端平則須道堅其人也歷若干年而判於元又若干年則復於本朝當正統五年太守况公鍾寔新厥廢住持則張繼宗方思讀其人也思讀一再傳而得謝復清查侍其成克嗣守為三官閣李王閣寔宏前規而真武殿未之及弘治間殿寔就毀垣頹瓦落洪垂守敗馬折於地牖沉於泥風雨交虐神衣不完松年俞真人莫之晉禱請之礼連年不講弟子陳洞章德真之徒也憂惧莫知所為集於里人張用駉等街首頃誠祈捐施緣事有會與人樂相助鳩工庀材

肇於正德三年三月十五日朞年而工落真武正殿峽然高新益以中堂二拜殿三儀門一座門欄碧除墉牖既飾完厥貌像雲霧之衣星辰之座龍宮神女武經匪繪由是歲時禜禳祈晴之日父老羽士升降有所禱皆有壇〻則煇煌豆則馨香酒漿清潔神歆人欣矣斯是功洞章徵周斯劉充質厥志徵其徒若孫固克相厥力至卑上勤苦誠意感動則皆出於洞章也正德己巳洞章念施與之人與同劬苦謀立石以言於后里人崔廷憲嘉之特磨石請文為次其本末并列人氏於陰俾後之人有所攷

卷廿八　十四

元和道院　前人

秋光道院早嵐雲午室涼向竹開金炎綠綱御碧房種芝丹洞小𧮂鶴碧空長不滅芭蕉綠偶擬畫堂者

元和道院在府治後至正間建

跋——御書放生碑　項公澤

臣恭惟仁宗皇帝澤潤四海仁及群生乃以景祐三年十一月己亥朔詔天下乾元節宴設量事烹炮毋得過殺物命皇乎休哉好生大德不遺微小所以壽我宋於萬年之脈者在是也於時中外之臣靖恭惟懌推廣上意若民若物涵濡闓澤於閭生之內肆惟皇上遵守家法親洒宸翰俾誕節賜宴一遵景祐三年詔書大哉王言上以續仁祖生生之澤下以延萬有生生之性臣嘗觀蘇洵論謂聖德之妙溥博淵私仁民而愛物皆此一念充之皇上裒以訓廣淳刑二銘董正吏治茲仁民之本原也今戒烹宰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具愛物之著見乎　臣承恩試邑貢奉德音敬摹勒清真觀放生之所昭回之光焜燿百里飛雲永川同躋壽域臣敢不對揚休命奉行寬大詎容徒使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有負聖天子一視同仁之盛心乎庸敢推明聖心并識於下方淳祐

卷廿八　十五

十年正月望日跋

昊天閣記　陳振

循縣西行一里許少折而東得道家者居曰清真觀〻有閣傑出曰昊天閣嘉定四年正月知觀事馬拱辰劉道映所建也敞室高臺三面扶闌據雲夜瞰其上月星低垂天地淑霽步虛清越珮聲如鏘是心油〻以敬以肅閣之遠傾不足安靈僭祉故觀為放生池振兒時閒一至小亭孤立度以浮梁既遺七年道士翟守真辛自天台既歸家四維欠薰祟香火地始刻諸官物歸經理十五六就緒淳淵初元外大父左

史李公郎萬公王氏狀瞿公有操行迥常厥孫故道
宫額勝曰清真而崔瞿君主之當是先君尚無恙也
閱三十一年而馬君嗣又九年劉君嗣至是棟宇之
剝十倫八九矣而閣又其高明壯麗者德老氏學長
生不死而神仙得道之士嬋娟蜿蜒影響不接於人
故閣館真祠寥〻郡縣雖劉君力三去而外大叐以
下若先君亡慮廿又八人指計惟一存者獨任來遠
遺寐然壽宫不曰難乎振於是有感焉則又曰雖然
積底於勤死於盈志狙於強肆於安劉君乎能念前
人所以燾其後者乎輯修有所繕閣有經觀皇之壽

卷廿八 五

瑚池者之勲考擊鼓踵來俞必久若是則凡厥未成
者將百日而成之況其已成者乎苟為不然食瓠而
衣鮮暑翬而巢玷忘厥由來以嬉以怙若是則繼其
已成者俱勿能堅且久也況其未成者乎

放生池（縣志作暴仍作） 秦約

碧水池頭秋水深芙蕖萬柄翠生陰玄田種玉俱成
子琪樹開花已滿林道士步虛參玉佩仙人吹笛水
龍吟西堂風雨清無夢隔竹報聞猶藥禽

又 楊維楨

放生池上晚披襟五月涼風艸樹陰玉井水寒船作
藕葛陂雨過杖成林漠〻並命烟車下苑〻蜿蜒夜
半吟道人當畫洗研石自臨青李与來禽

又 郭翼

放生池上鹿五月爛熳花開坐夜長月出金盤擎露
影天高玉井散珠香雲邊小淑瀛洲近鏡裡微波太
液涼准擬玉禽借飛鳥仙遊從此志翱翔

又 偶桓

殿閣峨峨轉夕暉放生池上客來稀鷹如羽士登真
去獨見山童汲澗歸雲冷松巢空鶴髻雨荒丹灶長
苔衣野人素有烟霞癖欲向玄關共息機

卷廿八 七

崑山縣清真觀在會仙橋東即宋放生池也乾道
七年道士瞿守真建真武道院淳熙元年移常熟
縣清真觀廢額改賜嘉定八年建昊天閣陳振記
元大德閣燬延祐間重建楊維楨　本朝永樂初
重修

虞山招真治碑 昭明太子蕭統

夫東瀛漾水三變成田西岳靈桃千年未子尚以星
起牽牛部首逸遷律生甲子氣數杳冥況復上游玉
清植之又植高排金闕玄之又玄豈言像之能詮非
時劑之所辨海虞縣者則虞賈都尉太康置其界境

有虞山越絶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岩嶙起帶青雲
而作峰瀑水懸流襟天河而俱會吳門掾藥之地楚
望規擬之歎陽反流泌之竟錦繡泱陽之萬無以喻
焉其峰則有石城石門壼峴自然不度刃岩之馬神
功挺起豈似剛陵之畫觀石永成夜陳推息長安懸
石沿鐵暫流數跡比朔優劣斯遠道士沛郡張君諱
道裕字弘真凌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監二年來至
此山遊于有餘載夜忽夢見聖祖云降下之地而弊
闇寂宜立觀宇可以卜居裕師虔洪恩始率四明山
熱何有入耳長髮短云民虞山招真治來言訖忽然

不見潘馳信報君之曰解山舊居而以夢中所指降
下之地則以爲治改號招真尙臺起立有類玉臺之
山長廊宛轉恩如夜廊之曲往削方挂豈侯閒鳴太
飛才㣲海瓊無勞隊草神技黄庭司命之府有類玲
瓏朱陵赤后之觀司符弘厥遠望仲維而高改蕭瑟
芳臨齊女則良瓏蒼范藥㝷于外之本氣叶墨基華
飛五香之草形陶宮室推葉綫花封泰璞庭陽桃棎
東榮落君庭樹息金烏接依根鳥獸將九子態吹能
擬鶴生七歲更鄭成舞旭日晨貼同迎若華之色夕
陽斜影俱成拂鏡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於高朏鳴

鶴絲响引和風於空谷古當轉氣致柔入無爲之境
周行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冥歸綴響無已魏姬燕
龍由篤不歸何止犄斟變淮南之金滿行籙北鍾之
猶明月效龍之蹄駈之使開四錄七子之鏡引以成
刀散李齊之羽起雉鳴之審而已哉乃爲銘曰
玉龜二始金書入會道決池心功浮天外故宗可小
淮具能大德起同歷善生塞充物保自然人將文泰
掩映綠雞鳥紫紫蓋仙治之美此焉高果雄柱千丈
陽臺百丈水均下滿山迎高掌野寂雲興琴叢山响
斗虹夕栖豐雷鄉上元陽作石府龍成狀書藏玉匣

藥爐銀簡燒鉛懸鯉祈往和裝羽衣可服雲駢易適
齊祠雖朽碑石無窮

虞山道觀新建覽翠樓記　　楊循吉

常熟縣郡北境山水咸具頗具勝而可遊者無若致
道觀觀有古檜七株蕭梁時植也往歲邑令計侯之
宰是邦以其幽僻時至而樂焉而老氏之司存亦於
此出產先是有堂曰集雲居其右偏稍卑既久而將
弊矣計侯相也度勢以爲是觀所得非不饒於湖山
然而入者有面墻之嘆心欲盡發厥美而致之几下
處則而棲之於是道會陳尙義進曰斯堂起林僕其

趾王志玄緇常清皆以羽服司教門事而蒙延承眷泓竊謂雲之來自至和奕去迄今堂不可去也請復存可乎許侯領焉而倡之於是尚義乃益己貲乃鳩良工乃市領材無幾何遂成積焉又戚門屋與兩廡焉落成之日侯坐其下曰雲闕無急宜仍字來雲還一登覽而群山咸在右向之嚮嚮者皆對然為吾有矣遂邀之曰覽翠云他日尚義以記請九是邑之遊者必跡致道跡而不獲與吟歌接求不得謂之遊計候獨能一旦獲其勝聚俾盡彰顯不有功耶抑古之人所至必崇臺館足景物蓋其志尚清曠使然無足嗟而後去按迹而思其人亦於焉有致則斯棲閒侯之觀山也欣侯名宗道郴州馬平人以解元第進士政尚簡易禮賢有文允用是不忘而尚義又克試厥績可書也正德丙寅之春記於是年之冬又明年記乃成是時許侯已遷邵武府同知去瑜年矣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致仕吳賦揚楯書撰

乾元宮　桑應時

塵踪咫尺娛山林勝日追隨得共臨十里江湖堪送目一窗松竹更論心清風正爾生秋意小酌何妨到夕陰昧路踟蹰獨惆悵強須倚巻一微吟

致道觀　王大成

極目渺無際洞虛天宇寬蒼烟浮遠樹流水繞空山夜月涵丹井晨風拂紫壇山居塵不到心與白雲閒

又　鄧昇元

撫琴漱泉石霜鶴耐清音惟有七星檜歲寒同此心

秋日登海虞致道觀　姚廣孝

琳館無塵真福地門前萬竹自青青丹成井底飛雙鶴檜老壇邊布七星鶴舞出林朝每見龍吟歸壑夜還聽我來秖為逃秋暑非是神仙問道經

七星檜　沈周

海虞七星檜宜為群木尉列生老子宮與邑作奇觀廣坪氣蕭森入門禀欽汗又信天地氣沃知雨露灌傳疑庭蕭梁其說殊恐誕懸斗形巨全七既覺其半三株還獨存雖執歲月算各各具一異形容匪詞翰西醉裂多播離然散三判東醉治亦裂筋骸互纏糾北者蟠而元袖破擊脫脫業亦不暇禁餘亦不暇餘左又皮索樹孤鶴項內纖握折象齒斑寢決兒目爛虩然復叢穴骸骸仍軒拆斯擘及蜿蜒勞力不得剷矛長及劍短拔戟驚楚虞如此紛怪駭明吾不能按知遭幾雷厄還屢兵火難生死付冥然造物反被玩

君子重貞同頑醜小人瀾緣焉坐吹簫我欲呼鶴鶴
從根覓理丹洗泉觀紅紫長生就其蔭永作婆娑伴
登昭明書臺因訪丹井　　前人
遠秀目已還復騁登高足青山不嫌人所取追孔欽
巍巍古仙臺寂寂異林麓七檜交雲霞靈飚散清馥
崇臺傳燈直肇緣把傍竹同竹玉堂旁高詠應崖谷
迢遙東山風仙去欲管俗中紙驚通章琅函附一軸
聊以志頌賞流傳亦何卜或恐開邪人有酒攜無逐
寄題虞山星檜　　李廷相
虞山之高靈異多山高時有仙人過蕭梁羽士張道
卷十八　廿二
裕煉霞餅栽開茅寓手栽七檜象北斗龍蟠虯屈交
相摩道人仙去神不滅後忽千載猶怪羅精神上與
元氣接風雨為培兒為訶復有神丹閟古井紅光夜
夜騰宕阿於戲七檜去郁有山河或變紅塵走乃知
仙家別有傳何時為尔一問首
致道觀赴計明府宴集　　楊循吉
七檜壇前雲水堂使君招飲與何長虞山最好是此
處名数清泉得幾場鼓瑟時時鸞鳥下澗飛隱隱見
觀光夜深松竹皆含露重舉金杯吸晚涼
致道觀溪口　　皇甫涍

宿處玄林靜鍾鼓清夜初星河仙嶠霽雲霧洞門扉
竹下逕中敞松前閣隱居溪陰是天路獨往意何如
致道觀丹井　　前人
烟篁迳逕何深敞玉泉秋霧閉寒練君看湖上丹霞
色猶似丹砂化鶴飛
綠闕晨敲檜樹中尚湖晴望引雲空瑤窓不隔銀河
路惆悵仙槎去未通
致道觀在常熟縣虞山南麓下梁天監二年漢嗣
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居此感異夢遂招真治并
建翠陽殿虛皇壇手植七星檜其後道裕仙去唐
卷十八　廿二
創於山之西麓簡文時改乾元宮宋治平中道士
李閑正浚井得黃丹化黃鵠飛入尚湖政和七年
改致道觀元泰定間勅道樞是知止山房於西北
山麓上　國朝洪武中周玄初永樂初李本中相
繼重建
招真菴記　　康謇之
自姑蘇出婁門沿西北望山形如巨蠶橫亙原野蓋
常熟縣之虞山也山之東瞰萬户治劇邑之去江不
及程陂湖試濱之積自南至者傾瀉會於江之河既
通則迴瀾倒流過於市衢之下二水相制移時而不

能去山無奇谷椎流瑩白草覗石亂散坡陁迤邐而西有脩林横沫隱見於岣峰之閒其中爲招隱庵元祐中道人申氏泰陵徐處士尚矛也嘗營於此庵成亟去不知所終松林森茂庭宇蕭寂如隱君子之居通川道士喻抱元增治之因名竹林至是更以招真請記於予乃欲招真之辭以系之辭曰

白鶴巢兮丹井空蓮山青兮烟霭濛谷变兮今古木葉下兮秋風飛仙去兮網太微黃封埜服兮以遨以嬉飧霞卧月兮去不我違與世滌映兮天門可馳蒼龍嘯兮雲濤奔石泉冽兮山芋肥俯仰宇宙兮日月蔡彭靈秀同津兮野芳呈姿山中之樂兮方化契移仙人不來兮隱者曷歸

卷廿八

極目亭　徐次膺

幾點歸舟破暮烟數行雁字落霞邊去問安得王摩詰爲寫琴川作輞川

又　謝肅

虞山積翠横東海上有岩亮極目亭并屋鷄鳴身曉霧石灘龍影落秋寘風回江塹飛衛白天入積臺遠樹青何處言公道故宅画橋林巷眼偏醒

乾元次宮在虞山北宋元祐中海虞申元道將南遊請於其師徐神翁曰遇雲則止無雪則閒中始來悟及至是山遂捧竹爲庵名竹林山舊無井一日大雪惟山坳不積因浚井得美泉名雪井紹興丁巳道士喻抱元改築招真庵以致道旧額名乾元宮舊有極目亭米芾書南元壞　國朝永樂初重修申道人煉丹之地别有懸真館在福里皆真館在福山與此爲三真云

卷廿八

瑞雲觀記　黃潛

瑞雲觀在平江城東三十里今所謂登摩福地者也吳松江由其區來出其西而南爲姚城江東爲龍江又東爲陳湖其北則闔閭浦也重波疊浪四望如一其中可居處乃多大上氏安於畊桑皆富朴有古風水木之清華魚禽上下承飛之樂負爲若去來然而更千百年棄委於田夫埜老之手未有能啓其秘而專其勝者玄門有高士陸君志寧始作庵於其處由是昔之秘者無所伏勝者益以發舒君不以得於耳目者爲已足復斥故宇易庵以爲觀合其徒而居焉凡觀之制中爲三清殿而旁爲玄天北斗太乙三元之別殿祠堂寢室講舍齋房門廡庖湢次第畢備惟玉皇大帝之閣爲役最鉅久乃訖功而觀以成焉

屋以間計者百有二十餘以備垣而除道成梁以屬
于南垛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畝有奇以資食飲百
物所需其法之所宜有者無求而不給為費一出於
君而君志力殫慮二十年於此矣蓄之初為觀也教
主嗣天師為署今額因命君開山而以甲乙為守
既而所司具以觀之成判上天子特下璽書加護焉
君既勵其徒俾勿替且銘其往人毋敢有所預俱後
莫之致而或毀其成也爰伐石以記來屬夫乾坤清
淑之氣川融山結非有數量而仙經所錄洞天福地
僅一百二十八神而明之不有其人歟幸而人與境
卷廿八　兲
遇又素崇力如是而息焉者行行施施未有已也或
者真仙異人於此乎出則福地之在笠澤而笠澤之
有瑞雲將與金庭玉笥並存於天壤間而何或毀之
足慮哉顧不可以無著作始之自乃弁辭而為記其
辭末云始興路諸暨州判官黃溍撰文太常博士柳
貫書　大明成化十八年歲在壬辰九月吉成進士
第承德郎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郡人馬愈重書上
石

募刊瑞雲觀碑疏　朱存理

蕩惟瑞雲觀陸氏開山舊石碑黃公作記今其地與
創於兵燹之後故斯石埋沒荊棘之中使過遊之客
道很徒多訪集錄之家全文莫在所謂不朽之托者
將以傳焉則其惜重之辭也於斯見矣茲將命工礱
石請名翰重書必求好事捐金俾斯文大著為題短
疏將叩高門倘不見功就請留名石畔慨然樂助遂
成壯觀山中璉疏

過吳江瑞雲觀陸道判建　吳寬

笠澤磯頭訪瑞雲洞門高掩寂無聞重湖急雨過龍
陣小閣孤石瞑羊群有懷廬山陸脩靜敢比會稽王
右軍與客松陰論往事摩挲殘碣慨遺文
卷廿八　芑
瑞雲觀在吳江縣廷郵元泰定間郡人陸志寧建

集仙宮　常懋

松菊新來入夢頻公餘乘興得尋真紅塵物外長清
境白日壺中不老春栢子仄寒烟寂寂桃花風暖水
粼粼逍遙羽士閑如許愧我浮名役此身

又　盛如梓

真宇出闤闠來此岑寂流水環四圍入門松檜碧幕
長廊烟霧生雲氣幢幢客主人閑客至尊酒足丈室
綱竹遶萬個老桂高百尺日色卓不暄松風凉可挹
脩然入閒世陡覺詩興逸

集仙宮在嘉定縣治西南隅宋嘉定十七年高道葉子琬建

玉芝祠記　張與材

至大之三載歲在庚戌門人雪蓭潘入侍請席以平江路道錄晉福觀附山洪顯住持周靜清狀來請曰靜清凡胥未煥其於閎道不知孰有裨也唯是祗領不敢不力以當福地之名乃去冬朔有見似人入仙宮祠者建之無有啟鑰灌蘭生焉其生之氣猶蒸然從地而起一根而爲莖四十有二若珊瑚交枝而實蓋其上者明日數舒可二尺許又明日開以金綠觀

卷廿八　六

者日幾百人聚之者曰是所謂玉芝也非菌也其不徘徊嘆息共言其瑞驗次則霏霏化爲素烟如瓊花已入天宮矣異哉蓋仙宮祠分六寶其一曰五芝有叙書意其視瑞也非欲去問何物非幻其來也誰使其去也不可執然自有江山幾千年而有晉福田晉福以有今日玉芝出則亦非偶然之故嗟夫我吾教主吾誰與歸從而因以請願有記而處潛又稽首重爲之言則諾而記之夫芝者仙家之一草耳不常有於天下忽然而遇未有不以爲瑞也古之隱築山爲多而未始以爲瑞也然許由得之而不食五穀商山所拯皆是物也漢武帝時朱草生則紫芝也類以爲金人盤露之所謂撥五芝五色唯白芝名嬰兒手服之可以通仙然則相期瑤草必蓬萊可也不如何以見於此我晉福所居州爲常熟必神人居之物無疵癘而然耳爲有厭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獨取以名其地千仞之上將覽德耀而下之三山十洲於是乎在則雖謂晉福有瑤草豈不可信靜清吾之子弟子吾祖鶴鳴夜半之所援受無所不備丁丁斤斧如修廣寒與同道人共住于茲有年將由有爲而造無爲臣戴伊夕玉皇有詔不驕玉芝不已也洞宇宙間唯悳

卷廿八　九

與感禎祥之相值果非偶然者翔精神會衆黃冠往來天地神示昭布森列則一芝之瑞足啟吾心華之發現而已有以異乎無也或曰芝之爲莖常止于九未聞有是再倍于莖而不足一性於著而大有餘者則又安知其非所見似人者以玄帝行滿之期而晶之又以祥陽拔宅之數而坐之歟吾聞之曰或者之言殆是也弟子勉之是爲記祠漢三十八代天師正一教主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領江南諸路道教所事金紫光祿大夫留國公張與材記

題王芝祠　陳寰

王芝不見草蕭蕭古栢陰廊畫寂寥林焰發来餘禍
地名碑留在記前朝碧梧樹老鸞飛遠華表天空鶴
去遥惟有迎仙橋上月夜深還自照吹簫

王芝祠在豐鳳鎮元里人周静真幼遊悟酷嗜黄
老書師事玄静真君即其地構普福宮尋改為觀
至大庚戌冬仙官祠忽産芝一本四十二莖玉色
照耀有色氣直上如綫遂名王芝祠

通番事蹟 石刻於劉家港天妃宮之壁

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春朔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
副使太監朱良周福洪保楊真左少監張達吳忠都
指揮朱孫王衡等立其辭曰　敕封護国庇民妙靈
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之神威靈布於鉅海功德著于
太常尚矣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
領官兵數萬人海船百餘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
暹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里國抵於西域忽魯謨斯
等三十餘国所歷凡十萬餘里觀夫鯨波接天浩浩
無涯或烟霧之溟濛或風浪之崔嵬海洋之狀變態
無時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非仗神功曷能康
濟值有險阻一稱神號感應如响即有神燈燭於帆

卷廿八　三十

檣靈光一臨則變險為夷舟師恬然咸保無虞此神
功之大概也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
之致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
賴之以安業皆神之助也神之功績昔嘗奏請於
朝建宮於南京龍江之上永傳祀事欽承　御製記
文以彰靈貺褒美至矣然神之靈無往不在若劉家
港之行宮創造有年每至於斯即為葺理宣德五年
冬復奉使諸番國艤舟祠下官軍人等踴躍勸誠祀
事活潑神之殿堂益加修飾弘將旧規復重建嵎山
小姐之神祠於宮之後殿堂神像粲然一新官校軍
民咸樂趨事自有不容已者非神之功德感於人心
而致乎是用勒文於石并記諸番往回之歲月昭示
永久焉　永樂三年統領舟師往古里等國時海寇
陳祖義等聚衆於三佛齊國抄掠番商生擒厥魁至
五年回還　永樂五年統領舟師往爪哇古里柯枝
暹羅等國其國王各以方物珍禽獸貢獻至七年回
還　永樂七年統領舟師往前各國道經錫蘭山国
其王亞烈苦柰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賴神靈顯應
知覺遂生擒其王至九年歸獻尋蒙　恩宥俾復歸
国　永樂十二年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其蘇

卷廿八　三十一

門答剌國偽王蘇幹剌敍使本國其王遣使赴　闕
陳訴請救就率官兵勦捕神功默助遂生擒偽王至
十三年歸獻是年滿剌加國王親率妻子朝貢　永樂
十五年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
豹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長角馬哈獸
木骨都束國進花福祿并獅子卜剌哇國進千里駱
駝并駝雞爪哇國古里國進糜里羔獸各進方物皆
古所未聞者又遣王男王弟捧金葉表文朝貢　永
樂十九年統領舟師遣忽魯謨斯等各國使臣久侍
京師者悉還本國其各國王貢獻方物視前益加宣
德五年仍往諸番國　詔舟師泊於祠下思昔數次
皆仗神明護助之功於是勒文於石

次韻倪尚書天妃行宮　陸　粲

海門一水連三島玄宮弘敞靈慈好　文皇在御賜
褒榮金碧煌煌綵雲虎踞松樹古偃見龍蟠竹叢深
插鳳鳥栖　可有仙人居層城十二清風娩洞門深
翡碧怨寒滿地落花香不掃一山高聳青巖之玲瓏
妙奪天工巧則仙又瞳秋水光凝黔直與天地老金
母曾分似盤桃安期嘗咲如瓜棗飛示王皇香案更
胸次廓落死心照錦袍天上承恩殊自喜平生事應
了培塿西窺泰華東視滄溟小何時同醉碧
桃春浩歌一曲眠芳草

天妃宮　楊維禎

海國神風捷可呼綠林微福昔相污片帆向偕周郎
力護得青龍到直沽

黃太倉次高宴天妃宮二首　王　寵

宮邑表東海名族擅篤行自公豐遠緣足賞監文儒
島日林間吐朝元天外行平生集靈氣高嘯入蓬壺
首夏窮清曠琪花尚未飛迴宮拔王館列樹藹金扉
琴依鳴皇浩雲飄龍虎衣山公殊忘貴不醉且無歸

靈慈宮一名天妃宮有二一在太倉城中周涇橋
一在劉家港北漕灣口

普福宮記　吳　徵

太玄元普福宮者真人周靜清所建也周東吳望族
南土臣附之初有顯忠校尉職十戶從海道運糧事
真人其子也夙好黃老言既長父命往信州龍虎山
師事天師張真君為道士疾歸通院於常熟州之雙
鳳里越數年陞為觀又二十餘年陞為宮施水田若
干畝收其歲入以食徒衆大宗師張開府以靜清之
名上聞制授職名者二至書龍翼者三號清華范一

卷廿八　三

凝妙真人而其徒周德靈保其徒秦崇道法師襲其師授與之職璽書寵異之至四月法師來京師曰道院之興業自至元乙酉殿閣廡廊庫至乙丑乃備始觀頹甲午再充拓之餘友有其所說法有其所得羨生又有所禮上下神祇四方萬靈靡不謫其所大德庚子建書樓貯諸子百家之書辛丑立東岳仁宗祠作止一全真二館以買南北學道之士至大辛亥作鐘鼓二樓及漢天師殿斯觀門為重屋延祐丁巳以來應靈增新舊規且作石橋曰迎仙後以宮額自恨疏未泰命先志矜膺上命其將何以報君師之賜

卷六八　三四

誠宜　宣以示永久敕有司於史示子曰道家者流咸劉　往下史彼盡隱君子也　衰周歷亡秦漢初諸人藉此餘緒亦足以聞於時張文成以之為帝者師曹平陽以之為天下相晉唐而宋以及今原遂而元蓋別然去之忘蠱而引退超悔而保全者猶或聞其名而寄迹為真人德遁之高法師繼承之善皆人所難能也况以宣慰優屋俾方外畸人享安宗於山間林下此天啟地育之造也其可不紀錄以昭法師戴上無斁之衷以彰真人貽後有光之美于於是不辭而為之記

普福宮在慶鳳鎮．

高真堂記

王鏊

東洞庭之陰有峰端正娟秀曰嵩真觀嵩之嵒無下瞰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嶺前為太湖其標虎踞踞浪石相嚙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燹光怪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化間里人上其事於縣作列肖玄武像以鎮之於是光怪感息人和歲稔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按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德瓊瑤瑣伏萬靈以信順監巫神

卷六八　三五

物從御百氣召致雷電此所謂玄帝也莊周云顓頊得之以處玄宮而道家之說謂有人焉產於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昇然示武靈玄老始杰之化復伍於宮變化威靈罔宜報事或謂方今太岳太和　朝廷崇飾琳宮寶殿照耀海宇顯茲現鳥神其享之乎予以為神之在天其尊為奎婁其感為雷霆雲車風馬陟降於天之大而大安為琳宮寶殿不為侈小而小安為土階茅茨不為陋又何擇於高卑之間乎且山人故依識教羣為吉安知神之不昭答聆響依是而不去也故為之記伐鏤之石

高真堂在東洞庭山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二十八　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二十九

長洲　錢穀　叔寶集

寺院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眾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入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

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縣積四重高
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
石坤周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
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
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
子南容成之道明於之寺僧升元總藝而書之郡守
居易施詞而贊之贊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
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
爲墨剝膚爲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畫水不若文

卷廿九　二

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
功德昕如來付囑之心

宋徽宗佛牙舍利贊

崇寧三年重午日自蘇州報恩寺迎請釋迦牟佛入
內致恭祈請舍利感應隨水晶匣出如雨點神力如
斯嘉嘆何已聞以贊曰　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
有求皆赴感無刹不現身玉瑩千輪在金剛百煉新
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

捨銅龜子文　蘇軾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趙公宙捨所藏舍利予無舍
利可捨獨捨翫舍利者欲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
頤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藏得之以遺予
予藏私印成壞着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
以久藏私印試建以壞貫舍利而藏私印累文存而
悲建壞物豈有是哉予其并是捨之

平江府報恩萬歲貫首教寺碑　劉復

至元壬辰予客吳郡正月望日遊報恩寺南軒薰公
大師迎憩丈室導予登塔周覽殿序晰然貌惡像
若梵僧問年則與予同庚甲他日有叟來訪報恩
興替之跡求爲寺碑予辭以未暇居頃月觸熱復來

卷廿九　三

申命興記注迄再三辭不獲命遂書其事俾刻諸石
按報恩本吳通玄寺吳主孫權爲乳母陳氏作也唐
代陳爲吳令旅覓所廢唐僧慧頤更葺之開元中詔
郡國名藍爲開元寺尉以北寺應詔大順乾寧後燬
於兵錢氏有國日即故址而新之錫以支硎山報恩
舊額報恩之名定本於此古塔起於梁僧正慧久堙
剎廢元豐重建蘇文忠軾嘗捨銅龜以藏舍利崇寧
初賜名萬歲是爲之難刻而環盧今所成者九成盖
紹興僧金大圓所造寺有寺撰迦文佛示寂像長乃
教大弟子環繞擗踊哭泣極形似之工土人呼爲臥

佛寺正歲嘉祐敕造傑閣以羅漢像今賜今額圖志
相傳又有不染塵觀音像唐太和石桂像毀於建炎
而復於紹興經石刻蕩為灰燼矣自吳赤烏訖年迄
今千有餘歲於右精藍此為最古舊分丈殊法華四
州水陸普賢五院合而為一大敕法從賜曰華嚴性
海寔出芝林石橋諸師手董公朋聞山孫鑒義法孫
也皇朝混一之初宗主教所以謂寶坊淨域臣子祝
釐之地不可不嚴於是庀材訓工歲踰月象起外三
門營東西廡中覺法堂上嚴塔刹若賓鐘若戒堂若
土地祠名華嚴祖師殿若僧堂以至井亭浴室池座

卷廿九　四

法施之屬與者以衎鈇者以完墮者以奉輪奐以植
計敍百有畸墮闕以畝計敍十有畸工用以緡計敍
萬有畸子既叙寺緣始末且論以報恩之說曰父子
之親人皆有之君臣之義人皆有之今師以無礙辯
才獨犧如法同權顯納氏於善俱為子者思竭力以
報親為臣者思盡忠以報國豈非真報恩那什為之
義疏外是乎師曰善哉遂繫以銘其辭曰
佛日西曜慈雲東冒赤烏紀祥通玄啟肇禎明被兵
乾寧隨盪炳去闡元遷宗今號塔始蕭梁中嚴佛宝
元豐起廢蘊文可考圮於建炎金圖再造滄海幾塵

失則幾棣不壞真如長圓覺照執主是圓執明是妙
孫秀相傳雖董充紹載闡堂是戴嚴塔廟彩繪虛空
金璁蓮盤鸞翥雲珠電呈吉花雨晝零蓮灯夕耀
啟廸愚迷闡明道要何恩不酬何德不報為臣思忠
為子思孝是名報恩允符其語歷劫光華仰弘象教
通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南西道肅政廉訪使闕復撰
并書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新除
江南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題蓋至元二十九年八
月望日住持傳華嚴教觀慈鷹大師居黃建

報恩萬歲賢首教寺長生殿記　黃溍

卷廿九　五

平江報恩萬歲寺在府署北五里許其先吳大帝亦
爲年嘗為乳母陳買田建寺名通玄至唐改賜開元
號五代錢氏時更擇地徙置之因亦隨徙已乃取支
硎山報恩故額表寺補其處今有寺之始也寺舊有
文殊普賢法華四州水陸五院亦李唐合而一之逮
為大叢林凡學子習首氏而遊其地者咸聚而棲焉
歲阻入田租不足充其食其徒益病之父夫大德中
颶風起海上穿城邦壞房舍寺適颶風之衝屋盡毀
頽教事者舉為之尚席不講而竭其晝夜之勤以支
傾而植仆未暇乘田事也延祐　年夏五月佛性圓

融無礙大師被璽書嗣住是山首捐其衣盂之貲以
倡衆鳩材會工搆鍾樓高至百三十尺結鉅閣覆佛
般涅槃像尋又葺栖僧演法之堂方丈之室於是昔
之所有皆復完具未始有者亦無或不備而寺據廣
當厚積大渠澈顯敞邃視舊有加焉土木事既訖乃
大發其私笈買田三百畝有奇募施者得田又千五
百畝有奇以爲長生田而別籍之歲推有道德者二
人受其入以給學徒之食且俾覺庫毋敢與而馳至
教席者稽其出內齋事以不廢恩後無所改而志之
未逮也夷伐石來取文以記之夫報恩之爲寺哉

卷廿九　六

百年而所以食其徒者待師而後具孟師之舉力焉
慮於此而不易矣惟延於斯者毋苟利于安且飽而
務究其學焉庶有以壽國福民而足其施於無窮也
是不可無辭啓其以示誡勸乃勿雜而傳以文師名
溥教字別傳皆同儕往要達者普修晉淑毅因以祠
之者允貞晉頌之曰安谿鄰落之評自有傳茲不書
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
修官貢濬撰并篆額人錢良右書至順三年良月既
望生山澂門傳教樹石

報恩寺萬歲賢首講寺釋迦文佛臥像銘 并序

宋濂

姑蘇報恩萬歲賢首講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爲乳母
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
錢武肅王爲之起廢猶以支例山報恩寺舊額宋徽
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公來爲住持專
講華嚴經既尊爲賢首講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閣
下覆釋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舉
慕徼福者始無虛日元季偽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
五行家言謂爲佛臥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惓惓來
半及偽吳亡德爲法師倚徇群情起主寺事不二三

卷廿九　七

年易舊爲堅殿宣樓閣門廡寶塔之屬一一葺之煥
焉如新已而嘆曰諸役幸粗完象不可復於古乎於
是走告民間不以耄倪皆奔首加額競輸貨泉以後
爲之法師乃戒搏土之功斲嘉木爲骨骼承以高座
塑臥象其上塗以五色覆以彩衾諸弟子序次悲泣
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與哀惟慕捧香
賢二大士伸情闡曠超出死生之表用意精致形模
施然像長六十六尺高一十二丈尋珠等像高一十
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一年秋七月十五日明年夏五
月十六日訖工糜錢五萬有奇用功六百有奇伻來

但庵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
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群迷不過降本垂跡假同人法
而已本則真諦跡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議之業
焉可以異觀哉況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法
識果達始以入滅論之疑其華嚴五教大有小乘雖
除吾執未達性空但知逃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
愚法声聞教予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
之除斷緣跡空獨存真空既存則有不住二邊互融
了不相礙非也於大乘終教予滅而非滅而滅亦滅
而有既滅而空空有雙泯理事交參如如不動無所
參廿九
八

與雖非近於大乘頓教予照連河間臣嚴唱滅靈山
會上儼不常存無即色隨本即空如示一身不起
於座如化多身偏滿塵剎無量為一一為無量力用
相收縱橫自在非近於終教予諸有情欲若勝若
劣乘臨靈像隨其機宜詮入妙位至於混極不超觀
闍盧舍那廣說圓滿修多羅之為快法蹈此本其於
樹教蘊積是命有力於法門甚大非將福澤被於一
州而已彌漸聞者人設像俱有所表則非苟然也如
來中座表衆生大覺之心欲先勝尊在左表自利之
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曇睦秦獅子表大智而降

嗔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日如劍介兩
神則表觀空濟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
故歷代崇之定為常法而此涅槃之像素何獨無耶
表予濟同睿本禪華之晚斷然謂九教之理咸其不
然佛法偏在一切感果何言我濟既為作說殷勤還
卸復學主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於後法師名事
行德高其字也傳通帝心雲賢有清凉定慧諸家書
力振其宗於將墮之時一躍指明志起諸屏其化導
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良正宗二派門也偈曰
吾雖大悲利群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
參廿九
九

山集句說

身從体起用宣妙法人机既符就益故唱入滅度示
化儀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應劫將息者七寶林中
右脇卧慧日一朝竟西沒娑羅樹木皆变白兩天衆
既雨天花四衆圍繞更悲咽妙香結積黄金棺發三
昧火而自焚各分舍利起塔廟如來雖入涅槃畢竟
終無涅槃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变易有生滅偉
哉賢首台伽藍三英法會斯第一乃是涅槃微妙相
同相攝入有情衆迎還松更索常制猶素執然失怙
依有大比丘起復古最先補直諸缺闕一一莊嚴成
妙境次令埏土肖靈像五色文經廣博身州民瞻礼

至滿涅如還故鄉逢故物此即大乘正法門裡〻皆
能齊釋品觀若此以像觀像如覩祺華大莊王字〻
化爲法嚴雲〻中化物皆現前一身示現無量身無
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倒見直齊難思解脫海
行住坐卧皆見佛〻之智慧如虚空無住無生無所
依大光明藏時〻現与我無同亦無別從上所言其
寔法衆生俱勿懷疑念

重修報恩寺塔記　　陳琦

吳城之大刹最古而名著者惟報恩賢首諸寺爲寺
剏於吳大帝赤烏初年而塔則建於蕭梁時凡十一
卷廿九　十
級屢墮級反至宋紹興間沙門大圓僅成九級即今
塔是也然歷歲既遠峻峙亭毒風雨擊易就隤毀
過者興嗟弘治庚申今僧綱司副綱法律智住是山
請於吳邑宰鄺侯命僧德壽竭工修葺且戒諸人勿
得撓其事未久德壽示寂衆奉僧德昊迺克承思師
司之善士倪道完從相其役各竭乃心不憚勞勳若
見若聞者生喜躍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基其力銖
積寸累施貨萬緣繇經始於是年五月明年是月乃
底於成易腐爲堅增新去舊珠頂九莖金純交絡自
層外飾丹碧上通像設莊嚴天神森衛闌楯旋繞層

〻如一風鐸之声聞乎四境夜灯之焰燭乎半空輝
不雄哉諸僧以興修之功不易皆俟水漢之力不
可無文刻諸貞珉用昭永遠乃持其所述本末介士
英顧先生謁文於予按佛氏之說釋迦說法於靈山
多寶佛塔從地湧出爲作證明及其入滅白舍利八
斛四斗爲修閣八萬四千遍滿娑婆利樂群品此塔
之所由興也若今之塔蓋文忠公曾施銅龜以藏舍
利於中想八萬四千之一也我　國家神道設教仁
壽齊民而亦嚴寶象乃無象教之功易感蠢愚之
善心也我茲塔之值而觀者起敬可以住持佛法葉
卷廿九　十一
刹　皇圖爲東南塔院之冠冕矣但今之學佛者或
雖乎真或旅乎物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末
所不至而佛法微矣德昊輩必不若是其得義以了
心者乎因其請記故序其事而警之且以告後之同
志者嗣而塔之崇斯塔之不朽也

報恩佛殿重修記　　楊循吉

凡古之古刹在吳無居報恩先者惟殿亦然由南宋
至今三百載而錄存如故然後知佛之道大而尊特
一字蓋久若是也然佛言曰凡佛之成必歸于壞而
况其久者欲夫値其久遭其壞勝之以力而不移於

常歎此又存其人為始殿之興再修再輟或言趙靈
輝文瑛之能而不以佛市者丞迎之至則果以勤役
無私動乎人起仆而植易傾而堅入其中觀深弘麗
不啻若所謂神通倏化為者儼乎菩提道境之弘開
而天人之憧憧也於是其徒嘉之相与言吾佛大師
福德被三界莫不崇敬而一土木之興端紀未就何
說識寫其說者適不足也今若人乃能成是其於道
不優而能然乎因謀諸余述其事願書以勵其人乃
備錄以為記而使鐫之於石
為報恩卧佛寺衆請瑛師主修崇寧大塔疏

卷廿九　十二

祝允明

瑛師字獨輝姓大姚之大覺寺始郡人張氏王以卧
佛寺觀音殿久毀請師來主造既完住山摩公以正
殿未完与大檀陸明華止師完之度七年諸工告成
師乃還舊隱於是澤与合山動舊議以崇寧大塔屬
就績葉為山中又事復同請師來司頭葉乃求予言
似師以彰前功而表今頌以謝以慨予謂佛以其大
弘力蔭護闡發我人我人受其蔭護闡發之力故為
修造安奉以報之而為之徒者乃為經營以成就我
人報佛之心而使佛之力來行於我人是惟天人小
果而經營感應之間寔有一因緣且師未來時觀音
之毀而久矣孰意不幾寒暑而屢完又孰意正殿之
興又繼是而并完也哉以是知修造之果雖在其徒
有成就報佛之心而其經營感應之間則難以強也
其遂是不可謂非佛緣所致也師於斗請安知非未
了之緣邪吾聞師先主崑山之趙霸一出山後屢造
勝果隨造隨成是則此緣所在當不可以師而他請
所予倘是予言當便飛錫

義和尚號了菴記　前人

有一苾芻其名曰義住蘇州城卧龍街上大阿蘭若

卷廿九　十三

於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称快不復
如是來請卧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為說其義我聞去
人謂諸心事究竟完結謂之曰了如苾芻者謂之曰
了我未知譬之如舍於舍一間謂之曰了一間無
迷如一間外為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則舍有
二謂曰不了舍身乃　舜之如舍於舍一間於一間
柱謂之曰了一柱無迷如一柱外還有一柱還有十
柱百柱千柱還有一梁十梁百梁千梁乃至又還有
椽有拱有牆有瓦有門有窓有地有階當件件謂之
曰了爲當總件謂之曰了於件謂了則未完舍於總

謂了件非〻了如是茺蓊不謂一舍乃謂一身如謂
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了心性
未泯如日已沒謂曰日了如謂已了明日還日如謂
不了日在何處於一夜間為當曰了當曰不了於此
境界於此時使為當何稱為當有稱當無有稱我聞
茺蓊茺蓊何答所以我於稱喚云未知識云何為說
我聞善諦究竟究總在一大無茺蓊如是當大明心
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竟究結在無
所了亦無不了亦無〻了與無不了一念不生萬緣
俱息轉〻昧無乃是了義茺蓊聞我所說歡喜解悟

叁廿九

十四

乃為重宣此義而說偈曰
我觀茺蓊身非無非〻無身外復有舍〻外復有稱
如是以為了如稱本云死茺蓊如了此無稱不無舍
無身無我語而究竟究結

宿報恩寺水閣　皮日休

寺鎖隻峰寂不聞無人中夜獨徘徊池文帶月鋪金
簟蓮葉含風動玉杯往〻竹梢搖翡翠時〻松子墜
莓苔可憐此際誰曾見唯有支公盡看來

和　陸龜蒙

峰抱池光曲岸平月臨虛檻夜何清僧穿小檜纔分

影鳥衝高荷漸有声因憶故山吟易苦各橫秋簟夢
難成周顧不用裁書勸自得涼天証遺情

寫墨竹　趙孟頫

閒軒蓑竹秋坐久聞清韵重雲結春雲小雨生衣潤
親友有嘉集笑語發真趣游衍暮始還流光疾如驥

跋　黃溍

至大間趙魏公遊姑蘇報恩小憩於丈室秉興寫墨
竹一小枝於壁題古詩五言四韵於窓間今垂四十
年竹故在而窓紙久不存住山宣公法師闢吳江賢
上入裁得此紙物色得之并竹摹刻于石將使久而

叁廿九

十五

勿壞庶後來有以想見其清標雅韵也夫襟花境士
定蝦非庶毘盧樓閣非我壞相高人上士游戲作如
列事豈以石之壽為真足恃哉姑以倫好奇者之一
覽云爾

又　陳基

秋風日蕭爽散策一空林有竹心已清無言念彌深
襟花不容把珠磬有餘音遙遙毘盧境落景駐遙岑

北寺竹林　楊基

僧屋古城陰色逕通萬竹林光落虛牖坐愛衣裳綠
幽簾孤磬遠茶罷微烟積道人悟重玄淡然無衆欲

礐彼石根泉亭亭湛寒玉

報恩講寺在城北陸故吳北寺即通玄寺旧基吳越錢氏移支硎山報恩寺改建於此宋崇寧中加萬歲尊號爲賈首數寺爲有五子院曰文殊泗洲水陸法華普賢今皆廢浮圖十一級建炎兵燼後紹興中行若全大圓募建九級又有不染塵觀音殿還知白記後殿七楹下塑釋迦成度像長六丈六人高十二丈衆士讖據吳以卧佛非吉之棟更造立像因切僧漫之宋與撰碑宋張即之書華嚴性海四字皆經文刻隨猶存

緑陰堂記 卷廿九

夫 實集

至治壬戌集始遊吳斷江恩公住開元九公雪窗客予所同往見為是時斯堂始成樹陰四合三人者清坐良久夫嘆棄德州綠陰畫寂之句有心解神釋而不可名言者恩公曰子為吾記之予曰諾未幾還棊林綠陰之勝概往來于懷欲以數語道時所會了不能成自是歷十餘年每初夏時天子燕閒樨清中冰晴謐予與學士二三人侍頤閒於閣下危坐終日竣興一事亦綠陰之一時也及歸江西以久處北方不耐新暑暇求泉石以自娛疊松古礀人跡幾斷此又綠陰之一時也然穆清觀切嚴邃激畏瑞思固不遠開元之適也而山中枯梗寒泡殊之清潤之意求夫寂然湛然之中純粹洞徹生意充滿融液如開元遇殊不可得然後知韋侯佳句非語言意識所可到也是以於無以復恩公者重忠之相吾人以為同此境其人備証造詣不同則所見遠有差别凡人境俱不齊者邪今恩公年垂八十歸坐雲門之上道德日盛予切諷其旧吟如望積雪映空不見其足凡公據坐此堂亦有如當時可託以記此者予元統乙亥四月蜀人虞集記

吳中禮石佛 卷廿九

乇 江淹

冈生太淳澆長思多沈疑疑思不澆生寧盡時歌冰植刲下金光鑠海眉火宅欽焚炭藥艸惠滋常願乘此道誦經空山坻禪心莫不樣寂行好無私軒騎久已決親愛不留遲憂傷漾漾情靈意滋不緇誓尋青蓮界永入梵是期

開元寺樓看雨聯句

皮日休 陸龜蒙

海上風雨來掀轟雜飛電登樓一憑欄滿眼蚊龍戰 龜蒙
須臾造化慘倏忽堪輿變萬户响戈鋋千家披組練 日休
群飛抛輪石雜下攻城箭點急似摧胃行斜如中面 龜蒙
細雨灑空冷横飄目能眩垂簷珂珮喧瀑兔

珠璣濺（日休）無言九陔遠瘼息馳癡徇淼處止無短微

時又懸殘（龜蒙）瀉作玉界被吹雨羽林旋翻傷缺列旁

却怕瀑豐條（日休）逆聽山露色斷覺雲成片遠樹欲鳴

蟬深檐尚藏燕（龜蒙）殘雷隱轔盡返照依微見天光潔

似磨湖淥熟於練（日休）跳帆逆前渚晚磨入涼殿後思

強揮毫窺詞幾甚所（龜蒙）結栗烏皮几輕明白羽扇畢

景好蹤冷蘇涼可清晏（日休）君攜下高登僧引還深院

馭蘇淨鋪簟低松濕垂鬢（龜蒙）將明下虛廊林霽逾疎

鬢早晚重登臨欲去多留戀（日休）

卷廿九　大

開元寺避暑有懷陸魯望因成聯句

陸龜蒙　皮日休

煩暑雖難避僧家自有期泉甘於馬乳苔厚似龍鱗

（日休）任是煤全欲臨幽榻旋移松行將雅琛壟陣欲文

尾（龜蒙）望塔青髯識登樓白鴿知石經森欲動珠像儼

將怡尚蕈臨杉拂紗巾透雨絲靜讀蟬噪父涼去鶴

隨遲（日休）烟重週蕉葉風輕拂桂帷對碑吳地說開卷

梵天詞積水魚飛壞殘花病枕欲懷君瀟灑處孤夢

繞眾遲（龜蒙）

右二詩宜在通玄寺作因唐所歐開元故亦

避暑聯句重錄

遊開元寺登綠陰堂

黃郎句中再画　村灰不盡綠陰上鴻文重記青城

客內典新傳瀑布僧石佛浮江疑似葉神珠照鉢隱

如螢桫羅樹子風前落吹滿思公田種燈

送恩禪師弟子勤歸開元寺　高啟

山衲經寒補孫禮白雲高寺將尋登法身已見浮來

佛宗旨曾傳化去僧帶通江城雖施殿定依舊院留

懸那燈額應恨千峰阻欲問楞伽已不能

開元寺雨中觀梅　姚廣孝

卷廿九　九

遙思西崦開千樹得往東林見一枝雨潤濛香影

盡屬緣惆悵立多時

開元寺圖鍾　胡纘宗

開元夜半鍾驚起長安夢猶帶洛陽色春紫陌春風動

開元寺仁鐵門內有石像石鉢近璥紹興間守

臣洪邁作戒壇元至治間寺璥僧元曾忠思斷江

重又耻業詩綠陰生畫寂之句作綠陰堂實集為

文　國朝永樂間重修

城中登瑞光塔望舊遊諸山　姚廣孝

寶塔乍登臨靈巖隔夕陰故山俱對眼此日獨遊心

遠水勞歸棹長空倦去禽自非娛世難何不遂幽尋

又　沈周

城中五日夔脚紅頗有俗氣填吾胸今朝風日美好
美城南載酒尋花宮右濠流水帶榆椰深屋邊通茶
烟中老僧与吾非夙契知許小閣開松風山杯到手
送西日醉倒信呼田舍翁未知明日又何處出門大
笑歌萍蓬

瑞光禪寺在開元寺南赤烏間僧性康建名普濟
院宋宣和間朱勔建浮圖十三級五色光現詔賜
今額并賜塔名天寧萬壽寶塔靖康兵燬淳熙間
重建并復塔七級元季復燬 國朝洪武中僧曇
卷廿九　平
芳重修僧大祐記寺有四瑞堂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黃溍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所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
衛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
際燬至唐而復廣德初加號廣德重玄寺於會昌
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一新
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
能仁南渡後燬于建炎末而復于紹興間淳熙初始
定為禪居皇朝因之而悉蠲其祖賦叠役曰承天能
仁者蓋存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
為寶幢永安龍華廣福四院久之復歸於一尋又別
立開通禪院於其後而分立寶幢永安兩教院於其
前凡建置沿革与興廢之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
禪也如巷宗公為開山第一祖繼之者有若無門覺
菴諸公皆以明德為丕師表法會甚盛琳棣寶屋紺
殿細房雄據乎萬井中而隱然為一大叢林五山十
剎殆無以尚也仍紀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厄
于菑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獨存保身
丈有六尺邦人所共瞻仰依盤溝靈異之跡尤普靈
祐則尉衛之女不嫁而精於梵行以經營寺事而祀
卷廿九　廿
為護伽藍神以禱祈有應而賜廟額桑封慧慈靈感
顯祐善利夫人者也　然蝸蟻然而不与劫盡化人
知為重興之急矣頤法席久虛越三歲莫有任起廢
之責者行宣政院詢於僉言俾廬山開先南楚說主
之其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被坐具一崳襆
自隨闢其氣者輸則鼻賞川起山積白匠鳩材肖建
大殿三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闊十有五尺廣加其
脩若干尺厚棟修宗曲梁方楶咸以極推極之表上
至屋極又若干尺脩去其袤若干尺廣加其脩若干
尺像設繪事種種莊嚴搏土設色皆出國工之手殿

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為間五而東西朵樓為間四翕其中而殺其旁縱橫脩廣各中於度其上列十五大蓮花一花一佛一二花瓣亦各佛以足萬數下施机輪可以轉運奇詭殊特昔所未覩範銅為鉅鐘重萬八千觔比舊加三之一會南楚升居徑山所作無量壽觀音護伽藍神三小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廚庫之屬皆勿克視其成他所宜有而未及為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窓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由虎丘遷主茲寺亟捐衣盂之貲鑄經鐘二樓各為間者三其崇十有七尋脩廣稱是栖

經有藏塗以純金一柱八面納藏五百天神環繞力士翊扶擁孟香雲繽紛紫赫遠宮大姓好事之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爭授錢幣以助勝緣雪窓之經畫相勞靡憚其勤甫及三載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完病敝理紫剔蠹求衆施併頹已棠以投拱點僧而退寰虎丘之東菴八年冬行中書省右丞石嵒公左丞吳公謀於行宣政院使之復出蒞以九年春三月再正法席增飾萬佛創造四臂觀音四天神王護伽藍神補畫正殿之八十四龕廡下之三十三泰巧壖旄覺燉壯磨崇縣形金碧爛耀華美廚堂庫院什器之須纖細畢備南楚之未克視其成者至是可以無憾矣斤大方丈為間者五上為重閣下為廣堂前為麗事而處堂有位衆寮有閣倉庾湢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未及者雪窓無不接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為雖曰前規後隨而功實倍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記之而雪窓之成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奉書由僧所述事狀屬滑書而刻焉河合經世尊說若能稱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南楚虎嵒道嗣雪窓以嗣机笑隱為師友相與紹隆祖道扶植教基期與國家億萬斯年永永無

極是用假方便力示現有為不離世間法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資二先福而已雪窓之功倍於南楚而潛於虞公無能為役何以贊一辭哉姑序其歲月而使來者有考云爾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時佛寺江左為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為衛尉卿陸僧瓚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備精巧絕矣金華黃文獻公嘗為記其事入　國朝始歷八十

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火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逢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瑞時兼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奉尊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蓋三十年於茲今住持道濬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蓋承天同郡人之所瞻仰者也於時聞有是舉爭出錢粟來助其役戒昌更刺指血書法華經誓成其事而助者益衆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功始完高廣深闊一如舊制凡所像設亦無不備於是濬公領都綱來受都綱之命之予書之其言曰寺之功甚鉅未及其

半吾當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畀之文以記唯夫大雄之建非泰佛也予佛之道吾不能知然嘗觀於其書務為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者每務為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擁其護持而不拘以法禁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固有益於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為焉貴於公而罷疲至勞乎民而怨讟生繼之者規以為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廢也則濬公之為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為假而不為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而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重修承天寺記　　陳璉

寺之稱於梁大監初曰重玄唐曰廣德重玄宗曰承天後曰能仁元曰承天能仁　國朝曰承天歷載既深廢而復復而廢者累矣至元間南楚說公主之繼以雪窻明公二公先後為大殿為寫閣為經鐘二樓及諸殿堂皆極宏麗而天下未有與之稱者也然未百年而剝陊傾敗者日甚其為之主者恬然視之莫能

葺者已越歲業長其教者但處不寧乃謀于衆曰東南大觀而據吾道以為衆之所瞻惟在承天主席既虛勿得其人將何所托僉曰南明定公其可為南楚雪窻後者則聯其住之公淡然若無所為惟勤其道敎其徒以善化人而已與之遊者薰其仁德不為機悉展其覺悟而黜其臨陋篤其誠篤以謝浮薄疏其闕敎用變柔懦故人皆曰定公賢德而足以嗣吾書之為者已咸傾心向之公乃唱於衆曰吾欲使是寺而輪奐之若初也盡出其貲以集工材其衆施占事者源源而至始葺大閣為佛萬數再葺經鐘二樓葺

無量觀音二殿而新盤滿殿來理大殿爲四天王於三門畫五十三參於兩廡凡諸塑像而皆飾之諸幢帙具廢所宜有無一不備金碧耀日輝煌映發入而觀者恍然不知其爲人境也其功盛矣然公之志未已也往時南楚雪庵皆爲宗門碩德著聲江湖其祖雄事以雄主本之功尤殊不易況公一身而復新其書者我前有作者後無繼之其傳不遠公可謂有功於二公者矣可謂不私於所知者矣公溧陽人也姓李氏生六歲聞長者誦佛書輒欣欣喜悅父母以其有宿故乃命出家於邑之真化寺詩現就度而君素

卷廿九　共

習者十七遊京師止天界日接諸老緒論釋然開悟既而游大江抵荊湘遍求佛祖陳迹盡竭有遺以正其學久之超然而還止巷祥公與之語喜而謂曰吾能爲吾宗嗣矣公始出去於吳江普濟轉湖之天聖人皆咏之起廢爲新其主承天能仁越十年言行如一日嗚呼公可謂傑然而不凡者歟余紀其事述其行以刻於石俾有勸於後來者從其寺之耆舊衆所請也以書數抵北京而徵予言與之後者藏主琳刻石也

松陵合存詩　戒

同皇甫再登重玄閣　李嘉祐

高閣朱闌不厭遊蒹葭白水繞長洲孤雲獨鳥川光暮萬井千山海氣秋清梵林中人轉靜夕陽城上角偏愁誰堪遠作秦吳別離恨歸心雙淚流

重玄寺雙株檜　皮日休

撲地枝回是翠鈿碧絲籠細不成煙應如天竺難陀寺一對狻猊相枕眠

和　陸龜蒙

可憐煙刺是青螺如到雙林誤礼多更憶早秋登北固海門蒼翠出晴波

卷廿九　廿

承天閣　楊維禎

刹秋荒涼吳故宮梵王突兀西園中地連滄海何曾斷月墮青天不離空蠟炬挂落秋易雨簫笙吹星夜還風越南鸚客登臨倦尚賦囚山日月龍

承天能仁禪寺在府治北甘節坊梁衛尉卿陸僧瓚捨宅建初名廣德重玄寺宋改承天宣和中禁稱天聖皇王等字遂改能仁寺前有二土阜內有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萬佛閣寺屢燬至元間僧悅南楚重建黃溍鄭元祐記至正末張士誠據以爲宮尋復爲寺僧綱司在焉　國朝宣

德十年尚書周忱建賜經閣正統八年十月寺燬
成化十年僧道濬戒昌重建。
贈無照上人住持定慧寺序　祝允明。
聖朝定制凡釋流之在寰宇者在內有僧錄以總之
在外有僧綱僧會以蒞之至於名山大川叢林廣利
物衆而徒多者則推擇衆僧之學識優裕才氣幹濟
者以為住持之長俾歲時朝望倡率其徒諷誦經典
上以贊　國家之陰禧下以補生民之氣矯無非因
其所明之理而舉之以當然之務顺其所知之學而
舉之以事上之節此天下所以無棄人也上人文實
叅廿九
廿八
字無照蘇郡松陵人自幼慕尚釋氏正統間礼定慧
寺僧瑛公為師謝以塵群絕俗之法景泰初復礼右
覺義堅公為宗而得明心見性之傳由維那而識書
記其見知于禪林甚衆於輩行久矣一日以同門僧
戒璇特嵩侍師於故里共命無照以主持定慧住持
之席躬來南京償僧錄司文劄以往時秋官郎中張
公卿之以異嘗叅在定慧与無照有夙昔之交因其
行也求大夫士作詩以贈來徵言弁諸首予惟贈僧
之與一也然有贈之而可為一身之宗者有贈之而
可為一世之宗者有贈之而可為萬世之宗者如唐

宰相齊映喜僧流遇其人輒有衣服之贈此一身之
宗也京兆尹楊憑重佛教或置買居地以般僧徒此
一世之宗也韓昌黎柳宗元輩僧之識達者而交之
或贈以詩或贈以文至今光照簡策使人傳誦而不
已此非萬世之宗者耶若予秋官郎中公嘗由翰林
通籍太史氏此固今之文章巨擘也不惟自有所著
以贈無照而又求大夫士之詩滿卷軸以華其行鑣
之乎其首也炳炳乎其理也彬彬乎其文也無照得
此以歸於是過宰相京兆尹之惠矣豈不為萬世之
宗者耶雖然東吳名郡也定慧古刹也昔杜陵思慕
叅廿九
廿九
東南而致重于若耶雲門之遊今予亦老矣倘他
日謁庄睹休道過雞壁則青鞋布襪必當自定慧始
慎勿如東林遠公以無酒辭淵明使重足虎谿閒也
姑為序以贈長洲祝允明。
壽寧萬歲教寺裝佛之記　　徐普林。
至元六年庚辰夏初愚因南遊詣於吳城壽寧萬歲
寺。住持盈谿講主詰公館留月餘一夕為愚而言曰
什詰叨承宣政院委任來主是席有年矣惟以大殿
中聖像。歲月侵遠彩繪剝落而塵埃蔚積每升堂祝
誦輒疏之。而斷為必欲重新裝飾然無餘力矣非諸

化淨緣莫能成斯之勝事也方興是念即有東禪寺
住持長老淳菴恩公而言曰夫泥龕塑像乃住持三
寶之依開化人天之先者也使人一瞻一礼但獲其
福而植善種也況我祖皇帝所設御講存焉一邦敎
化之重寄乎今有其倡孰其法且佛像若斯其何以
開化蒙俗而敎入信心耶於是以其衣鉢之長易彼
金朱之料命良工莊繪釋迦如來之像慶喜飲光以
德香賢弃二侵神七尊之像煥然一新計所費楮幣
七千五百貫莫不金碧輝煌丹青燦爛凡所以注來
遊觀者皆肅然改觀而稱贊焉噫淳菴積財能奋而

卷廿九

半

敏於樹福皆識感度焉自非道眼明白神机廓徹孰
能見義勇爲而成斯之美哉經曰五々百歲之後有
持戒修福者佛法爲之不衰其淳菴之謂歟願爲我
記之此他辭也三輪空寂乃爲佛之行也所以一香
一花皆爲佛事況倫淨財裝嚴佛事乎故曰非莊嚴
是名莊嚴其福德不可思量爲以施受之相而著焉
縱傾七寶如恒河沙數雖多亦奚以爲故曰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則文諸石以記之乎然則彼去之深積
厚蓄不能拔一毛以患人送終其身而委於糞壤者
知所以勸焉是可書也愚既与公有道義之故義不
可遐辭爲記云太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
兼管内勸農事也兒吉你晉篆額至元六年歲在庚
辰十月 日記住山釋佛心普智雄辯大師行慧樹
石

慧林房記

吳寬

慧林房舊名菴在蘇城東南王司判巷元大德庚子
有吳十四公者捨其居以建而初主之者曰明慶也
慶傳宗杰々傳某瑢々傳某賢々傳与齊々傳永黙
々傳宏衞々當國初有詔天下佛寺大可留其徒者蘇
志撤而并入之於是慧林入壽寧禪寺更以房名時

卷廿九

三

洪武辛未也衞傳直舒既而化去舒傳文瑨々傳智
勤則歲久而房舍盡廢矣乃成化己亥其師徒遂相
与修葺之且謂慧林自併於此宜得文字使後人可
考而知同數請於予惟昔孫吳國於江左熱之有寺
蓋自此始至於蕭梁理其故都好佛愈甚一時寫房
廣殿偏於國中今試詢其肇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
而已既及後世其居所好雖不及前代之盛然亦有
興無廢至其壞又敞其制而致力於斯金碧丹雘往
々而是而寺益盛矣 皇明有天下政令一新乃以
爲過而裁抑之百餘年來頹垣壞棟閒墊晦秋々使

人得畊種以爲食者皆昔之所謂蘭若也京都不啻
[illegible]九今四方私創者著于律求一寺之黨建者不可
得此國　聖政所當紀者豈特使慧林後人致其始
迄歲月而已斷律緇流中與先君交善予幼㝡及
識之舒能讀儒書靖與勤皆清介謹厚不妄交遊蓋
其家故居在東城下比歲與吾弟原輝往理之直中
數語其居久而益知其行可敬也勤有徒曰應佩孫
曰善秀皆能保其業者云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　蘇東坡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
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
可之寒吾甚嘉之爲和八首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鉤簾歸乳燕穴紙出癡蠅
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右一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舞空五色羽吠雲千歲根
松花釀仙酒木客餽山飧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

右二

羅浮高萬仞下看扶桑卑默坐朱明洞玉池自生肥
從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右三

幽人白骨觀大士甘露滅根塵各清淨心境兩奇絕
真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如已放鷹中夜時掣紲

右四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
戲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豈相殺子初本無言

右五

閑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橫
區ヽ效一溉豈能濟含生力惡不己出時哉汝非爭

右六

少壯欲勝物老閑餘此心微生山海間生受聲霧侵
可憐鄭道士攝衣問呻吟霞舟平在良斷擒費千金

右七

淨名毗耶中妙喜恒沙外初無往來相二士同一在
云門定慧師高文行腳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

右八

定慧院顒師爲予竹下開嘯軒　前人

啼鴂催天明喧ヽ相詆誚暗蛩泣夜永唧ヽ自相弔
飲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食土蚓無腸亦自終夕叫
鳶貪聲最鄙鵲喜意可料皆緣不平鳴慟哭等嬉笑

院主既踈狂孫子亦未妙道人閑此軒清坐澂自滋
衛風振河海不能號無數寂寂吾何言風來竹自嘯

龍定慧寺東坡海棠詩　皇甫信

當年花發焰春紅今日虛無野寺中留得坡仙詩尚
在今人千古挹清風

送僧定佩住城東定慧寺　吳寬

又從玄墓山中隱又向湖州市裡行浮世此身皆可
託應同圓澤語三生

定慧禪寺在双塔寺西初名西方院本覆塔之子
院也天福中賜今額始戴以覆塔宗僧卓契順常
至此訪東坡於惠州者元季兵燬　國朝洪武中
僧景衍惠澤先後重建

與薛十二張過壽寧精舍得歌字　姚廣孝

同是山中客尋幽入薜蘿草香疑蕙若鳥哢識鶯歌
暖日花陰少晴壽樹枝多不緣經歲約那得此相過
此詩當在前壽寧下

重建寶光寶音禪寺碑　曾棨

寶光寺在姑蘇長洲縣治之東北漢末鬱林太守陸
績捨宅為之故至今寺門外有巨石曰鬱林石寺蓋

卷廿九　五十四

以此也吳赤烏時郡守請額於朝始賜名曰寶光仍
命圓法師主之以為十方講刹歷兩晉六朝隋唐以
來勝而復興廢而復振若蓋嘗有之而寺之名迹固
未泯也迨元至正間佛殿兩廡三門講堂鐘樓經閣
以洎眾屋靡不完具宏壯雄偉社於一方可謂盛矣
國朝洪武初開拓郡城始遷寺於跨塘橋西據齊婁
二門之衛去舊址才數百步而近其後有詔并叢
林於是境內諸寺悉隸於此方其時郡副都綱湛源
圓法師遷居此以領教事乃以所教賢首一宗教觀
與四方學徒講說究竟克闡厥宗徽日與文儒縉紳
之流酬和其間而寶光之勝遂燦然於句吳之域矣
永樂改元之初有楚蘭馨法師繼主於此將欲興造
以復前代之規制而被　召入京與修大典頒布之
遂九年寺僧大禎大衍同心協力出其祖之遺貲及
捐已帑仍有檀施庀材鳩工撤是法堂并新眾屋爲
及三載告訖工輪奐重新金碧照耀真叢門之盛事
東南之偉觀也今年冬楚蘭馨以校攷藏典留寓北
京遣其徒之本來偕中書舍人王和甫來請予文記
之惟佛氏之教入中土而四方叢林梵剎星羅棊布
不可勝數若求其如寶光之綿歷累代上下千有餘

卷廿九　五十五

年而愈遠愈盛者蓋亦歎矣是雖佛氏之靈有以默
相陰祐於其閒然亦豈非積之者行素著而其流風
遺韻謠俗被於其鄉者有不能遂泯者歟是可書也
因併書俾刻諸石庶後之人得其所考且系之以詩
曰
東南名郡粵爲姑蘇秀氣所鍾湖山具區朱夜宝光
巍巍梵殿云昔陸績捨宅以建鬱林之石名高萬歷
伊績之遺懷其清風兵燹毋更有隆有替迨際天朝
值茲盛世衆觀所隸蔚爲叢林曰有湛源克振圖書
貫首之宗益暢厥旨其徒如雲見聞悉書之於楚蘭
志拓前規永　詒在公弟見於焉維此而異曰植曰
行貧皆克捐廩助以顯翼翼殿堂棟宇煥新金碧煇
煇有光琉彩暮鼓晨鐘幡幢香篆如擁檀林香華嚴
海聖青聲天佛直與陰勒石於斯以播無窮

卷廿九　吳

寶光講寺在城東北隅跨塘橋西本鬱林太守陸
績故宅宋紹熙中僧蘊仁元至正間僧紹登先後
重建初寺在婁門內鬱林石在焉（石今在府學前）國朝法
承明寺爲僧營遂廢其後普惠發僧善識捨本菴
地改建於此學士曾棨記

宿龍興寺　綦毋潛

香刹夜忘歸松青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
白日傳心靜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次韻贈開白雲　趙孟頫

聞說龍興寺多年未到扉風林參松韻雨砌長苔衣
殿古燈光定房深磬韻微秋風珠動與一錫向空飛

又　虞集

凌空一錫歸幾日到禪扉野橋陰無户天花影上衣
井床春露淨塔鐸午風微三藏都看遍相思夢欲飛

其二

歷歷唐朝寺松閒幾易扉花交珠寺閣苔長石人衣
秋水依空淨浮雲淡日微白雲無所住此際亦歸飛

卷廿九　毛

寄白雲開　前人

龍興寺裡白雲房不到於今二十霜橋袖向來盡屋
重松菊比日底人長下山秘寶心源爭首歲長霧處
頻看若念尚書舊行履三生石上莫忘鄉

龍興寺在吳縣治西今廢爲公廨

天恩賢首教寺記　陳基

吳門天恩賢首教寺郡沙門如山安公之所建也公
世居松陵家本士族父是伯氏閒息居奉佛母王氏
崇信唯謹及公之生母感異夢爰任孕歲性稟殊偁

少長出則服膺出與入則篤意　奉父母察其不解
聽以出家博訪名師不計寒暑鉤探秘義尤嗜華嚴
理暢心融始若天授對讀大報恩寺篇而嘆曰吾佛
所說廣大悉備眷求其端寔在孝敬於是食粗衣菲
而心專於色養錙積寸累而志存於報本既猶勤儉
得致饒益則以其贏購地於郡城之東廣袤若干步
庀材鳩工作庵以居日益月增擴而為寺經始於某
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門闥宏麗殿寢邃深講堂
言　東西有序以至栖經之閣選佛之場方丈之室
與九齋庵庫庾其法所宜有者靡不完備公於此身

先戒律率徒閱藏經梵唄宣禪華芬郁莊嚴殊勝士
民吳塔前僉行宣政院事張公嘉乃休績為請於帝
賜寵錫今名得為十方禮聘清涼疏主之嫡傳若聞
山演教既殁奉尋以事之顛末徵文為記去言某國
氏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蓋用力勤者其功博刻意
專者其效速翔其心懷願復當已厚親舉闔圓墳之
門永表追遠之地近績華嚴之與學拓陰賢首之正
宗且未始持簿走入民閭貨銖黍之助於人若安公
者非用力勤而刻意專者乎為其徒而居其居者皆
知以弘道報本為務因其所以成嗣而繕葺之則無

上福田仰以衍無疆之聖祚俯以答罔極之私恩而
吳門之有天恩天惠之宗賢首將與東南列剎競爽
於無窮所謂功之博者日以興所謂效之速者以日
固此蓋公之志而子之所樂道也故為之書使勒貞
石云
至正十二年　月　日
天恩賢首教寺未詳其所今姑錄其文俟他日攷
之

元敕建大昭慶寺碑　虞集

大昭慶寺者在吳郡城中東北隅朝列大夫前同僉

宣政院事僧阿咱剌之所建也阿咱剌蒙古瞿須台
氏哈剌哈之地至元二十四年世祖皇帝親選賢方
以之殊才十歲侍成宗皇帝時皇姑魯大長公主遣
行輦真因師受祝髮為僧從　大徒孚曰汝藝備以
榮祿大夫宣政使行院江南公主又為請於成宗皇
帝授齊寧僧錄武宗皇帝又為之請授杭州路僧錄
皇慶元年仁宗以吳郡之良田增徽文懿福禎壽大
長公主之湯沐命驛至其郡蠲免其賦入為久之恩
報君師之德買地築茲寺以泰定二年閏正月經始
公主聞而喜之厚施俾遣其寺天曆元年造成前為

入門奉四天王像中為大殿殿三世佛觀世音文殊
室利之象長壽兩石塔在殿前法堂方丈在殿後翼
以兩廡東列伽藍祠神庫堂香積之廚在焉其西雲
堂天台智者大師與諸祖之祠在焉買地租以贍衆
備鐘磬鐃盂之具次供佛事凡事之宜有者無不畢
備明年正月以聞今上　皇帝嘉之俾官于宣政出
璽書護其寺御其道使賫寶香至寺以慶其成至順
元年皇帝賜大藏經五千餘卷皇后賜金買田以飯
僧使月誦是經以祈祥益壽云三年五月奎章閣大
學士中書右丞撒迪傳敕命臣著文刻石以示久遠

卷廿九

四十

臣集再拜稽首而對曰聖天子以仁恩厚德覆幬天下
山川草木被雨露咸遂長生凡有知覺孰不欲自
獻報稱於萬一哉而四方無虞兵措不用勇者無所
効其力年穀屢成萬民樂業智者無所効其謀於是
士大夫歆咏於朝農作於野商悦於市林林焉熙熙
然洽而不自知也若臣僧阿咱剌者世為國人身奉
梵教深知吾佛之力足以集福於國家垂頼於萬有
是以既竭心力不吝財寶幾歲之間成此無上之勝
因豈非報本者乎敢述贊以系之其辭曰
皇帝建元天曆歲吳郡大昭慶　僧徒切授佛業

戒發山弘誓不思議報國報師報佛恩以奉皇后、
之冊建、梵宮偏于內府財民工之所沾此都有
何以故衣鉢之資積累成願力終始無限轉大作光
明覺烱聚三世諸佛說常住莊嚴相好紫金光晷殊
室利觀世音來救衆生悲就位四大天王威神力持
地結界奉世尊大寶樓閣現空虛梵音法雨普宣布
聖皇最勝現在佛念爾善果啟無閡具多寶經微妙
法無量壽教所表見舟車象馬自遠致寘諸天宮龍
藏中聖后大慈寶月輪報母劬勞廣法施供養僧寶
今安穩常轉法輪無間斷是時宰臣在法會請表功

卷廿九

四十一

示人天護聖護國護群生同向贊嘆阿僧封微臣
奉勑媿凡弟得以文字為佛事頌吾聖皇與佛同壽
命備德無盡藏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
修國史臣虞集奉敕撰

大昭慶寺旃檀閣記　　黃溍

平江路大昭慶寺新建旃檀寶閣成住持妙辯弘教
大師懷詣使來求文為記勒於堅石按狀寺始成天
曆元年寘列大夫前同僉宣政院事阿咱剌公所
建規制宏偉隱然為吳中一巨剎至順三年奎章閣
侍書學士虞公集奉旨文其碑後十有七年為至正

九年公復即大佛殿後度地以建茲閣而安奉旃檀
佛像於其上旁為文殊普賢兩菩薩像並閣閣繪万
佛及五臺山貝葉寬大藏經循鉄而列其下設普陀
落伽山觀世音菩薩像並祠故榮祿大夫宣政院沙
盟徧公於中沙盟徧公者所從受法之師也其右為
公生祠左為公夫人童氏之祠閣凡楹四十有四以
間計者三其崇五十有六尺修去崇一十二尺廣加
其修一十六尺層棟步簷方櫨回檻上下四周悉飾
其度髹彤金碧均沐光明種種莊嚴殊特妙好庀事
於十月甲寅以十一年三月落事閣之西又建方丈

卷廿九　罜

三間其費一出於公官不知而民不與往來過者第
見闌閣萬井中巍紅湧翠突起天半瑤伽贊嘆往未
曾有而莫知其為役之勤也夫旃檀有像自貴林唱
滅之後周流中土以示有為驗時感衆而為去住歷
代靈迹紀述莫殫逮我國家聖神撫運握金輪以御
區宇与佛之化同一廣大以故其像今應祥見瑞於
京城之大招提希有殊勝可徵不誣頌惟茲閣佛像
亦同無旃檀之名者蓋佛之其身徧滿一切三千大
千世界在在處處莫不有佛非彼非此無去無來故
閣之既成佛即在是閣之未建佛豈離茲而況佛本

一佛無有異衆衆既無異名何有殊此殊非愚俗之
所能知而亦非世俗言語所得称說若夫公之信力
堅固一心鑑佛識以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故助顯第
一義而作是勝緣惟佛有言積土聚沙皆為佛事皆
成佛道今木石之役窮極壯麗纖悉建立如此其為
功德詎可思議是則不得不托諸字以傳無窮屬不
佞而為之記至於寺之顛末及公之行業已具臺公
之文者茲不復書寺別號南山族姓董氏以至正四
年來住是寺云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
誥同修　國史同知　經筵事黃溍撰

卷廿九　罜

昭慶寺有芍藥　王　渙

一年春光過牡丹又開芍藥遶雕闌久羞佳約蓮邊
社今覽清懽到寶蘭世露黃圍花向遲東風一陣燕
泥寒酒邊何味呈奇供綠萄來攖正滿盤

和文侍詔懷昭慶寺之作　王　寵

明光起草五雲邊擁憶同參雪竇禪花雨石林聽說
法竹林茶鶴愛談玄拂衣未許還廬社飛夢時能墮
輞川借問　玉皇香案吏何如兜率隸形仙

昭慶寺在城東北隅元至正間宣政院建僧懷壽
閩山虞集黃溍記今廢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九終

卷廿九

畱

長洲錢穀叔寶集

寺院

萬壽禪寺重構佛殿記

宋濂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內焉初晉義熙中有淑門法情自西域至中夏與慧遠法師結社廬山已而來蘇以念佛三昧化道有情蘇人翕然蹤之為淨壽院梁時更名安國長壽院二年又更名長壽燹燬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壽禪院始易禪僧明秀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謂奏改為萬壽崇寧二年始加崇寧於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為徽宗薦嚴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為兵所燬群僧散鞫為狛羂之場　國朝洪武癸丑蒲圻魏觀來吳為郡周視廢基愛顧而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圖不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尚去嫡今住虎丘德溫道融堪為天人師且負遺儒家經史發為文章嚴簡而有法內外之學及至中興之責其在是乎遣使者致書請凡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咻等莫如也指其教衆則盡

無斗儲也訊其執役則僕無有也所泊然撰居若緣
享萬鍾之祿者曾不幾何僧之徵者復還遠近清修
之士魚貫而來皆飽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資白金
者禪師曰可矣戒左右重搆大雄殿五楹閒鑿石於
山市材於江陶瓦於郊工者奏技泒者獻力翔明究
濩不督而集四阿有嚴若翬斯飛丹雘絢爛炫人心
目儀工於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事告成禪
師太息曰寺之兄　殿為鉅殿既成則廡堂室當易
為且皆鶩矣宜是春秋與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於
林麓若勤舊合與議定瑩中嶽公瑩中當請業禪師

不復問雖乃走吳江求月發刹葉致三世如來像安
舉殿中觀者起敬嶽公盡力舉之將大革成禪師之
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賢也已嗚呼大千
界中不離一念是治錯毀頹感而形者已殺刹付之
崔焰化積觀而為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之爲爾
則荒實瓦礫而成梵宮又孰為之哉亦一念也善惡
之間緊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哉禪師起廢之功
無讓周嵩嶽公善繼之力必斷復於舊觀皆本於一
念之善者也去壯緇衣之士來居於此尚當觸而充
之為聲聞為緣覺為菩提薩埵曰菩薩是覺亦可於

其作且

級而升無有止於此念之外若爲徒妄為有漏因果
如忽之哉昔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願蓄堂
異吳越時昭慶寺英建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峰斗南斗姑胥瑤義照神僧是梵居相傳正受起凡
夫以法龍歸而閩陸丙泥欲現金芙蕖盛哀相煩雲
巷好成幾及千道如初飛樓涌殿薄太虛鬱秘壽庵
蝠赤為化為灰燼無復於上庭叢秫下夫項白烟斜
日寒年隊荒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炯若摩尼珠府中
幾書比石景處端而起三坐呼食無秩狂衣無穢赤
立何以與吾房蕭然夐揭紺宮致風声滅之職丹闕

四方淵者魚貫趨石曷盈索粟滿車裝載有若神息
蛉戍此宅搆只甯吏龍鍵承操列試扶接遊仙星塗
以朱日月回薄氣共丧儼理彼执直力驅空中樓閣
聳見盧法是誰嗣乃其徒引如下情盈六瑚吳江有
刹委平蕪尚自像變金作屑她然廢相悲且都榮致
中塵青遵敦自揭紅日昇天架大網既挈萬目遺三
門央序歷堂金幣可酬致當不孤栝今勝槩曼然珠
黑白斯眘施珠膜鋐路如隻淵鐘魚有情豹頖同巴
其慕祐華復論剛腴一念捉曳風中燕大雄悲憫猶
已滴乃假珞廟作士模由外修内巧淨除事為不落

有与無窮〻色〻皆集如作銘者誰征儒鐫之青瑶
字紫綃後千百載期不渝　國史氣太子贊善大夫
金華宋濂撰并書

○○—萬壽禪寺重脩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講學士郡人吳寬記

佛寺之盛多創於前代至　國朝則著於律不得擅
有所興建况洪武初縣其額橅且有歸併之令尚何
敢於興建乎百餘年來寺復衰墜而能修葺者必蓋
前代寺多塽田畧無限制今則悉入於官凡職税之

卷三十　四

徵無可蠲免大率徂農民等則其人〻乏衣食之不
遑何暇於修葺乎吳城東有萬壽禪寺相傳晉義熙
年間有惜法師自西域來始居之梁唐時更名屢易
至宋詔萬壽禪寺歷年既久而寺益常廢矣南度以
來江南有十剎之號而萬壽居其一則其盛非特為
吳中禪寺稱首而已由元入　國朝歷歲既久而寺
益廢雖行中禪師起廢之功未全周藝宣德間都綱
負李寺住持夢庵南公亦有起廢之志衆服其道行
咸出財相助遂建法堂三間廊五十間久之又得白
庵金公其道行愈高衆服而助者愈多建天王殿三
間已而其徒僧録司覺義戒琛請藏經自京師至建
閣五間寺之既備至弘治初歲復久矣斷就傾圮而
住持定襄戒亦化去始請大覺妙公繼之其爲人若
行強幹葺補塗既必盡其勞逾年寺煥一新於是白
庵金公年八十餘矣退居後院以予家居徒步造門
余老不預寺事獨善守之完也惟茲寺甲於吳中然
無所攷幸宋學士之記存雖然直遺物迹耳往〻吳
毀不能盡剔復乞一言以示將來予感其言竊有概
嘆夫蕭梁氏至今幾年矣而區〻一寺巋然獨存究
美之觀尤加於昔豈佛力之不能護持耶蓋其人存

卷三十　五

則其寺存否則斷爲阜莽固有不知其處者吾見亦
多矣蓋物係於人〻獨此而已會白庵之商孫方韶
上礼部請檄歸住持恨〻申其猛之意乃書爲寺之
所盛者也俾刻之

不宜空

登萬壽寺佛閣　王鏊

吳城第一好山川半醉來登意豁然天際雲開浸塔
影城頭日出萬家烟承朝故老空遺宅吳下叢林不

記年今日隻見同眺望分明有現寧宜官廟

萬壽禪寺在府治東北晉義熙中西域僧法曾建

名淨壽院梁改安國唐改長壽宋大中祥符二年

丁謂奏改萬壽禪院崇寧中改崇寧尋改天寧紹

興中改萬壽報恩光孝禪寺為徽宗薦嚴之地唐

僧貫休嘗居此號禪月大師寺有禪月閣寺前開

廣順中所立尊勝石幢猶存上有吳越軍節度上

柱國邵思生周存礼建名元末兵燬　國朝洪武

中重建宋遠記嘉靖二十年御史句汀知府王建

長洲縣知縣吳岳良改為長洲縣學

師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歐陽玄

姑蘇城中有林曰師子有寺曰菩提正宗天如禪師

之門人為其師創造者也林有竹萬箇竹下多怪石

有大如狻猊者故名師子林且師得法普應國師中

峯本公中峯倡道天目山之師子岩又以識其授受

原也寺名菩提正宗者尚師法旨與以是額也其之

地本宋代貴家別業至正二年壬午師之門人相率

出貲買地結屋以居其師而擇勝於翔鳳岡地之陰

阜若命之曰山曰山有石而崛起者命之曰峯曰含

暉曰吐月曰立玉曰昂霄者皆峯也其中最高狀如

狻猊是所謂師子峯其膺有文以識其名也立玉峯

之前有舊屋遺蹤容石磴可坐六七人即其地作栖

鳳亭昂霄峯之前因地下窪鑿為澗作石梁跨之曰

小飛虹他石或跂或蹲狀狻猊者不一林之名亦以

其多也寺左右前後竹與石居地太半故作屋不多

然而崇佛之祠止僧之舍延賓之館香積之廚出納

之所悉如叢林規制外門扁曰菩提蘭若安禪之室

曰臥雲傳法之堂曰立雪庭前有栢者曰騰蛟今曰

指栢之軒有梅者曰臥龍今曰問梅之閣竹間結茅

曰禪窩即方丈也上肖七佛下施禪坐間列八窻光

相互攝關以普利見聞者也大抵林之占勝其位置

雖出乎天成其經營寔由乎智巧究其所以然亦師

之願力所成就也師無說法參問多至數百隨其器

解開導誘掖有所負發剖析至當莫不虛往寔歸至

於安樂心禪法悅不設院以容禮施與貴覲所意向

亦不強要師以其財足則止省行若平章若河南

之圖魯江浙之貞童江西之買住行宣政院使若岳

柱本臺政使貴著普達寔立揭類闊遺叔禿子札弥

參嘗覯異之師法施平等官貴崇厚若固知也寺成

之十三年宜春之比丘之嗣設以臨川比丘克立所

具事狀來京師謁余爲記余聞師之名起敬日久既讀其事狀述寺之勝概而記之其師子名義則必有以復於其師与友也古有師子音佛有師子武佛言佛之威德能制諸魔也又曰師子乳一滴可迸驢乳百斛言佛法之真實能破諸妄也又若文殊之學得於智普賢之學得於行智之勇猛精進莫師子若故文殊之所乘在師子行之眾畜靜重莫象若故普賢之所乘在象後之有菩薩以之莫語所從也今天目之所謂島姑蘇之所謂林其取義居一於是矣而至獨以山石肖貌言之乎雖然初有禁格而後有伏猛

有此假而後有真覆然名物我兩忘形勢俱泯以所子選師子以石選石以林選林然後佛自選佛法自選法菩薩自選菩薩哉冷至於是師必有以警策矣捷矣予聞師所說法不設崖險不離諭偈不自陳所悟無緣由以啟學人使出頭徑真而學乎是旗皆徹辟迷理一時諸方之卞聽節閑而致蹤常年來亟表得而擅喝生風若聞師所言皆嘿故自中路以來臨濟一宗機句既爲之一變焉師所多論建有擴廣會解若干卷有語錄別錄剩語若干卷行於世近乃一掃空言不尚文字於後之清立之狀余之記然無

終於茲乎師俗姓譚氏吉之永新人江浙諸名山參請主席堅初不受晚遷松江之九峰閱十有二年道價日振帝師与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之號虞与金襴僧伽梨衣至正十四年甲午五月癸未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廬陵歐陽玄撰　奉訓大夫兵部員外郎臨川危素書　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王餘慶篆

立雪堂記　　鄭元祐

榮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昌簡齋公懸車吳下休心空寂一日語其門客永昌鄭元

祐曰昔普應國師偶見天目時予之先人秦國公方平章江浙行省以其素所學參扣於國師隨國師之門人高弟東逾三韓南屆六詔西越身毒北踰龍沙則其近地就可知已今中吳師子林主人天如和尚在國師之門尤爲得法上首穎異而秀出者也余也今茲所寓与師子林相密邇時時扣門瞻禮請益其爲室不滿二十楹而規然修竹則幾數萬箇師与其徒休止其中團蒲禪板如大叢林勤辨根研以發明國師之遺名公貴人向師遺風參拜跪跽獲聞一言如飲甘露然師扎用險峻何企莫及至于杜門掃

經藏不出余雖不敢妨嘗觀師方以太虛空含納沙界王公庶士貴賤雖殊若夫生死泡沫起滅須臾則非常少異自非師隨方誘掖以倡明心宗則國師之道幾乎其熄矣余曹出高昌依佛為命觀茲僧室敢同寒蟬第以學匪居裴鞠於黃頌職為師手書二扁牓名其說法之室曰立雪禪燕之室曰臥雲仍命工刻諸梓而揭之以寓余參承之意予其為我記之元祐曰世習下趨豈但人情而已要雖出世間者亦罕不為名聞利養之所動若天如師者殆所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為柢柱於波頹瀾倒之日振清風於失埃腥腐之中也歟夫禪自少林立雪傳心垂八百餘載至普應國師而其化益隆今天如師上繼普應直截衆流弘倡大法使其參寔悟之士永有依歸是則簡務公立雪名堂之意良有以哉至正七年歲次丁亥穐七月甲子元祐記

師子林詩序　李祁

自天如師坐師林子中地益闢景益奇四方之來得於觀覽悟說者益衆於是內而京師集賢翰林之名德重望外而郡邑詞林賦數之才俊英邁皆托之詩章以寫其景物之勝至有足未及造其境而心與之游者亦想像摹寫以極其趣夫如是則師子林之得名當時亦已遠矣余嘗觀其地之廣不過十餘畝非若名山巨刹之宏基厚址也屋不過一二十楹非若雄殿傑閣之壯麗焜燿也其徒衆僕役不過十數人非有高堂衆食齋數千指也若是而能得名於當時之士大夫無乃以其人而不以其地歟蓋天如師風自警拔又恒居天目侍中峰國師而盡得其旨功深力到愈久而彌彰是以世之賢士大夫莫不慕其為人而樂談其道那其地而賦其景萃所之上字詮可庭將彙之以為卷特以示予予復之曰昔之佛含僧房記名碑賢集中以傳不朽者多矣若師子林則固無待於詩也無待於詩而詩以美之者當世之士大夫也衆之為卷以傳永久者可庶也可庭之意非天如師之意也欲知師之道者當於此卷之外求之時至正庚寅夏五月茶陵李祁書於吳城之狀元坊

師子林圖序　朱德潤

泰定中僕自京師還吳中適侍御史岳石木公郡守道童公會於城南詢僕以歸來意僕告之以歸林泉以遂息肩意二公曰子有退休志盍求佀乎近城泉偏有天如則師者幻建松江九峰間張錫來吳結屋

樹竹號師子林其爲學也真寔謹恪平淡無為子盍与之言也僕、於是謁師〻喜曰先生來何晩明相聞舊矣爰致浄室蒲團茶具接引清話薄知其旨則聞雖明啟了無所發余益信岳、直二公之言為然他日出其所撰語録別録余讀之嘆曰師真所謂有識者邪因觀其林木蔽翳蒼石𡸁立所謂師子峰者突然乎其中乃詑諸師曰昔達、摩傳言法中龍象智度論釋曰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茲林曰師子豈非以其猛威可以攝伏而爲　也若以威相則文殊固有精進勇猛之喩矣僕又曰昔人言作師子吼爲

非以其声容可以破諸障乎師曰非也以声容則無此声容也其有不言而喩者乎僕曰不言而喩余知之矣不言而喩其唯師子億岳直欽賢不以形色則不能攝諸教信而吾師以師子名其林者始以通岳欽而自得於不言者乎判師之真寔可以破諸妄乎況可以肖諸欲若以靜滅不二則雖有形有声猶不能悖況乎無声無形而託諸狻猊以警群動者乎雖、然觀於林者雖師石異度一念在師石皆師也一念在石師亦石也然不若師石兩忘者邪師曰唯〻余識之久矣不能寄諸筆墨也師既示寂其徒卓峰立師充嗣其學与余交請爲圖之且系其說於左至正二十三年、歲在癸卯重陽日老雎陽山人朱德潤謹序

師子林十二詠序　　高啟

師子林吳城東蘭若也其規制特小而號爲幽勝清池、流其前崇丘峙其後怪石𡸁奉而羅立美竹陰森而交、翳閑軒幽室可息可游至者皆栖遲忘歸如在嵒谷不知去塵境之密邇也好事者取其勝槪十二賦詩詠之名人韻士屬有継作住山因公裒爲巻帙𢘥以雎陽琛潭民舊所繪圖而請予記爲夫吳之佛

廬最盛叢林招提據城郭之要坊占山水之靈壤者數十百區爲臺榭閣觀棟楣摩雲鐘梵之音相聞也其宏壯靡麗豈師子林可儗哉然兵燹之餘皆委廢於榛蕪而閟於風雨、過、者爲之踟躕而而瞻而師子林泉益清竹益茂屋宇益、完人之來遊而紀咏者益衆夫豈偶然哉蓋創於天、如、則公頓力之深繼以卓峰立公承守之謹迨今因公高昌宦族紹其胄孫而就室寂又能保持而修葺之故經、變而不墮也由是觀之則凡天下之事雖廢興有時亦豈不係於人哉余久爲世驅身心濩落莫知所以自釋間訪因公於

林下周覽丘池復取十二咏者諷之豐㦯然有得如
病竭人入清凉之境頓失所苦乃知清泉白石悲鮮
談禪細語祖言皆足悟入因公所以葺理之勤而集
録之論者蓋為是也不然則飾耳目之觀賞詞華之
美皆虚可寧豈寧意者所取哉是則來遊而有得者
固不得不咏因公亦不得而不編既編則予又不得
而不序也洪武五年秋七月渤海高啟序

遊師子林記

王彛

蘇城之東北區有林若干畝佛者居之曰師子師子
者林之一峰如其形故名而其地特隆然以起為丘
焉其上桂竹樹丘之北隆然以下為谷為皆桂竹多至
數十萬本始升其丘之南麓便仰見師子峰高仰若
千尺如舞且路兩隅復各有峰亞匹之東曰含暉作
人立左廠下有穴一腹得然有四穴日始出則其暉
映峻相射西曰吐月嵬峭且銳稍夕月則見其上師
子之北有尖曰禅窩含暉之東有嶕地瘦尋羨石子
為環叠之所精曰繍經臺傍有峰特出曰立玉然其
狀欹若刃劍劃作四五葉者或曰以地狹名之為宜
吐月之西有澗自竹谷中來冒深石為梁曰飛虹蹦
飛虹以西而下其西麓乃北入竹谷中委蛇東來折
以南出立玉復而上其東麓復折而南且西出師子
前而下其南麓九丘之巔建自三西峰外諸小峰又
十數計且叢列怪石什伯為群而所取道往往經緯
其間既下南麓有二道其循麓而東者至立雪堂者
堂之南為臥雲室又南為指栢軒其循麓而西者至
問梅閣閣梅與指栢相直梅與栢各一皆相結為戚
丸其壽幾二百年栢之南有池曰玉鑑若鑑影以自
媚者梅之西有井曰氷壺初鑿井時得古壺埤地下
而其泉冽且甘以為茗味尤勝云余在昔於斯遊也
蓋屢焉而不獄今年秋復與茅宅氏陳彦廉張景瑞
來遊而因師者予故人也止予宿問梅閣得咏歌其
丘与谷者累日師曰是果可以咏歌致頌有記也敢
書之石而使刊之先是有十二咏書石上其倡者高
太史季廸和者張永新子宜王丈學止仲謝鈞林玄
姚今亦為同遊者洪武五年秋七月稽丘王彛記

○○師子林十二咏

○○○題咏人多不能全録今各存其一

師子峰

高啟

風生百獸低欲吼空山夜疑是天目岩飛來此林下

含暉峰

張適

特起雲成朵髙明玉有痕奇峯映初旭霽色挂羅衣

吐月峰　王行

眎吐月不缺今吐處非圓圓缺有多少孤峯只兀然

小飛虹　申屠衡

渴虹飲不足連蜷斷羅絡飛來曬其背下瞰無底谷

禪窩　張簡

卅窩隻樹下借与定僧居會得虛空境坐臥花從渠

立雪堂　陶琛

升堂獨立時一言悟未徹結結雪齊腰凄凄夜寒切

竹谷（一作栖鳳亭）　僧道衍

卷三十　六

萬竹雲翻合孤亭月夜明風來緣覺德不爲王禽声

臥雲室　王彝

秋澹有月還片雨下山旗獨有鉢中龍蜿蜒伴僧定

指柏軒　高啓

清陰覆燕几中有忘言客人來問不譍咲指庭前柏

一·問梅閣　張適

陽司知幾許問信賦花前月白無言答如來不二禪

玉鑑池　王行

方池開玉鑑湛湛虛明搜影何須照心源已共清

冰壺井　謝徽

冰花覆銀床雲夜沁瑤甃一勺甘露漿入口不敢歎

詩一章奉寄獅子林就簡天如和尚

張翥

老佛叢林伯休居得名園幽藏島嶼勝負絶城市喧

踰徑去招尋引池發真源風亭翅闌椅梅閣臨柏軒

幽磴龍象地丹碧飛雲騫巖石洞庭來荒臺洗秋痕

散落藥竹裡為若熊豹蹲中有青狻猊主留衆峯尊

猊蔑咒神會呼吸風雷奔遂入一敍已趺坐衛團嵐

林着自名相何有眼耳根伊昔習住翁千偈波濤翻

作大獅子吼洪音殷乾坤獅傳一燈出与玄燦照昏

卷三十　七

掘衣雨花外詎繁参寥輩要知天目下廣躍甘露門

平生揚厲贊衲侶風可救劈錯暴虎系是心了然存

聆諸中林社延慕或往爺猷師法埋度此道非空言

山偈奉簡臥雲室中老師　危素

坐禪給自集雲傳一念還超佛祖前此是菩提真種

子成華成實自年年

天目島前澗水深毅絶塵荒在以人行等閑會乳猒

嚴肯雪散天空月自明

九衢塵土自滔滔瞬息无塵氣經得獅子林中方入

定天花如雨落肩端

道人無坐萬緣空栖鳳亭深一徑通只有庭前栢樹
子無言長日倚東風
鄉僧幾載客吳門去味蕭然道義尊今是江湖未歸
去寸心何日與同論卓峯上人與素同里故云
落托京華久未歸山中閑却綠蓑衣時來猶向虛空
看但說虛空早已非
五十六字奉上如禪伯　周伯琦
多士來參華若林阿師語默示無心鉢中龍起窺禪
定洞口猿吟學梵音劍嶺寒翔阿育塔祇園秋雨給
孤金柏軒梅閣春無恙餅餌何時遂雅尋

卷三十　大

余愛日過天如禪師竹院周覽數甚師呼茶坐予
竹下因對而笑意作凉意生師答曰修竹不受暑廿
余嗟嘆而永歎之不已遂集杜少陵之句以紀師
之高蹈以發來者之清賞云
夏日過天如禪師　錢良右
東下姑蘇臺驚浪滿吳楚江山已定居喜無多屋宇
一丘藏曲折戶牖粲可數開軒納微涼脩竹不受暑
積苔擇門子文物多所古價重百璉璘崇貴如糞土
端居若續煎香美勝牛乳隱几亦無心敢為故林主
今我一幾老衰謝身何補瀟灑共安禪沉思情延佇

出門復入門天欲今朝雨應足老僧由夜闌接軟語
獅子林即景十四首　維則天如
鳥啼花落屋西東柏子煙消芋火紅人道我居城市
裡我疑身在萬山中
萬竿綠玉繞禪房頭角森森聳雅長坐起自携藤七
尺廻林絡繹似成靈
素壁光搖眼倍明隔林風過耳新晴樹根危鼓鳴殘
雨洗碧南山水落聲
指栢軒中六七僧坐忘忘怪異雪生從簷日色暖如
火磨菊花開雪一杯

卷三十　九

桐君來如少林宗官從師門去不通欲入風亭深竹
處石林入坐繞飛虹
半檐落日曬寒衣一鉢香羹芋麥肥春雨春煙二三
子水西原上種松歸
鵓鴣争與紅窗兵迷明先閣亂旋掃可憐踏壞松蘿
樹滿地落花無路行
道人肯亦在此就抱林取路東有蘇能成禪和無一
粥飯也分食鮑進魚
小窗含睡魔難殘洞深深伏五更一盞又如過一
去東方日出是來生

西隣毋鶴唳無休鶴意吾知爲主憂養得寉成騎寉
去揚州來必勝蘇州
龕見深夜禮蓮花月度墻西挂影斜經罷轆轤声忽
動汲泉自試雨前茶
林下禪關晝日開放人來看臥龍梅山童莫厭門庭
鬧不是愛閒人不來
斜梅蟠盤石瞰千花似雪頭照影看白晝陰雲天欲
雪半池星斗逼人寒
雪深三尺閉柴荊雁遶無心打葛藤立雪堂前人不
見秀雲峰似白頭僧

師子林三十韵　僧道衍

上士挿禪地精藍故有名勝逾林屋洞奇壯闔閭城
岌岌諸峰秀青青萬竹榮室同圓覺地等布金平
刹頂靈光集幢陰瑞靄縈飛梢猿見嶺路怒猊獰
近沈衆恩瀧遠擁碑硯横挂臨經洞狸蕉學鉢龕清
井甃水壺淨池閑玉鏡明鉢拘龍伏臥學虎來鳴
曇萼還如菊頭伽莊類驚足梅紅蒼筠軒稍老雲瓔
樂葉映螺翠柏疑妬蜀頫露晨知蕙吐日午覺葵傾
磵霞叢生勢渠陰樹列種藥瀾嶺忘蹤蘇珊蛾鑿徑
風籟吟漫徑天花雨兩袪吹香馴鴿忘簷响猿飛驚

日下碑文影雲深磬一声蘭灯長除曉蓮漏不違更
燒閣松湯沸香煙茗沸鐺篆烟重翳幌鏡月獨懸檥
僧出齋房靜童歸化飯盈蜂遶隨梵奏鶴舞逐經行
幕境人塵遠忘形客慮息參時机欲盡定處更宜輕
疎鬧緣分絕孤高道始成遠用思結社潛跡頃從盟
要識林中趣應存物外情會當來歸石宴此學無生

師子林池上觀魚　高啓

穿蒲尾獨搖流紛口群部波平没見痕池靜跳聞响
漁罟已免痛僧盂無分餐落日憩無驚識我臨流賞

和　徐賁

微微林景凉悄悄池魚出欲去戲仍忘竿深驚還之
竹徑由來幽篆傍新荷寄不自濠梁莊誰能坐於日

七月十五与高季迪過師林　張通

方罷文字燕復來釋子居軟飯朝著後斜日下林柯
非無明且進偶此循思默眞當解妄日程公上文舒
或正衆中文或發幽中書又論理昭析玄談趣中屋
何懸歸林翼衛峯流洞魚物性成自遠遊心亦委如

七月廿七日過東郭師子林蘭若如海上人
索畫因寫此圖并爲之詩　倪瓚

路竹鳥啼遶清池雲影閑茗雪爐烟泉松雨石苔班

心靜境恒寂何必居在山野遠者行旅日暮不知還
所手林菴在城東北隅元至正二年僧維則建多
聚奇石狀類狻猊故取佛氏語名一名菩提正宗
寺內有十二景名人題咏甚多不能悉錄今取其
文并人各有其一首其倫載紀勝集中嘉靖為尊
家所燬萬曆壬辰始復賜額曰聖恩升大藏經一
部

送弘上人住蘇州正覺寺詩序　金問

蘇城中多名藍勝刹相望而起正覺其一也相傳為
政王公舍大院宇堂奐殿宏壯前兩自釋迨今數百

卷三十　三

年來固非一人一日之力而纂承繼述自非制行精
白誠力宏深鮮克有濟浪南弘上人自永樂甲午不
遠萬里來瞻就頗識於大眾禪寺暑春　而旨遊
方右叔湖閩浙成名山古跡遊歷迨適常住福州天
王寺伐斫剗務事有成功未幾來吳問駐錫為起瀑
門另擒於翻波斷岸之際忽承天寺為常於唐捷際
閣之上与九方便事力有可及者無不盡其心為自
是道質益隆禪芳益茂乃宣德乙卯會覺報主席久
虛眾有當其任者僉舉上人為宜遂達於縣教事者
弘聞以寺名奏請特賜今額其所以仰承　帝訓往

賤祖是士庶其臨山川增觀不可無文以表著之也
中書舍人姜君子徽得同朝大夫士送上人詩若干
篇屬予序首簡予惟佛氏之學以形骸為惡趣々
以々許持立於物表其自視不甚矣然自昔神僧勝
士能不死其名者亦資文以傳爾予雖未識弘而大
夫士之詩鏘金戛玉諧韻協讀必其有可謂之是矣
繼予徵之謂予言尚容辭乎是年秋九月既望　行
在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金問公素序

正覺寺記　吳寬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葑衙水弥望皆

卷三十　三

曠地大率与荊棘翳訪其遺迹先朝府宅及故佛老
之宮為多今正覺寺者相傳其先為宋楊和王別墅
後為元人陸志寧寓館既而捨為僧院號大林菴
國朝二十五年洪武　而有理釋散菴併入壽萬寺
迺廢久之一內侍有公事於吳得其地遂有僧自漢
南來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於吳多所與修內侍
遂以其地遺之於是此宗上京師奏乞為寺　敕是
特從之因賜寺額曰正覺而為住持是自此宗始時
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學士金公問所贈序文
非宗沒傳其徒福皎々傳其徒祖鎮再世皆戒行能

寺其業于昔家故屋与故山西恭政祝公往遊坐談竟日由詩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鏜公以書來言寺創于前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願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宮相望於郡中宮門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竊極侈麗所以成此者豈皆其徒之自之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為福田利益者也予嘗獨愛正覺為寺其地始有幽非不能為彼侈麗之觀若頑其屋終數楹於奉佛居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將食其所入以自足不敢其說以求人其賢於其類者哉故為記之志寧故大家在當時園亭勝

卷三十　苗

絶九好植竹至今美種蔓延不絶人猶以竹堂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禽声上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為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近徒步可至予將屬老良時策杖与故旧子姪同遊於此聊事賦咏其樂有日也

正覺寺退居記　　徐源

浮屠氏多吳厥家俊秀子初未喻儒術可以經世故剃髮從釋披佛書稱弟子始祝髮為侍者稍長為維那其進為藏主為首座以至為長老魁然領袖主名山大剎之席凡日用飲食衣服藥果香燈之費慶祝朔望雨暘祈禱之儀悉掌之衆則受成規訓其才且能者從而張大其教条建于殿宇丽設于貌像金碧煥耀鼓動遠近莊嚴大藏之書會讀群誦積日累月動千百部功在沙門於是洗心焚香異居別處投身物外所謂飲食衣服藥果香灯慶祝朔望雨暘祈禱之事不服治理日維掃擷拭者高者跌買詠詩下者念佛侍老是東堂衆也梵言所云波羅若是也吳城東南有竹堂寺為元陸志寧園亭嘉竹蔓衍幽禽寄樹遊其間者若在山林初為宗福和王別墅傳之志寧志寧復捨為大林菴　國朝宣德十年康南僧弘

卷三十　益

此宗者遊寓於此始奏改今寺　賜名正覺事載翰林學士金公問臨行序中此宗異傳得今祖鎮清修滿泊於寺為稱成化壬辰推為主席歲在丙申乃退先是贈侍郎東庄吳翁鄉上叔謙錢翁俱交厚於鎮捐厥材費助為退居堂室軒序庖井湢廁秩然就位厥後好事者又助而闢之於是寬所燦華益推成趣建正德改元鎮之居是踰三十年矣乃著處石介侍郎之孫嗣業過予請記惟鎮初去其家以從浮屠祝去之驚剃者若復處矣既又從浮屠氏而退為則其志慮澄徹与去相忘所謂見性到岸久矣回想楊和

志寧當時冨貴地在而物改時已变而竹獨存則萬
鍾之貴千駟之富其於我何有哉夫凡物有其進必
有其退雖遠物陰陽寒暑皆然也若鎮也可謂達其
理矣吾悦之士与鎮少遊竹堂或就假居卒業久之
去為有司為京朝其於生民飲食案牀日用能主之
否也能不使之否之否也能弘大吾儒之教否也猶
且汲汲求進忘其退焉嗚呼果時遇通鎮得共此東
楽者不知伊誰人也記之以待通識大夫觀察焉右
副都御史致仕以逕徐源撰
与參政祝公遊正覺寺　吳寬
陸公已遊還浮屠弘老重來刹野榛有幽閑林成政
事一天風雨醒遊人碧梧淨洗今何在修竹叢生舊
有因白髮耆英留醉墨晚凉傳玩扇間珠
已未春与天台李秋官吾蘇楊黃門同遊竹
堂古石上人梅東房時梅爛開小宴花下
賦此　沈周
竹堂梅堂一千樹香雪寒門無入處秋官黃門兩詩
客騎馬西來為花駐野衲携酒亦偶同花不留人人
自住滿身毛骨沁冰影嚼蕊含香各搜句吉祥壯井
肯本父定惠海棠亞亦未只見坡口說繁華似恐同
花不同趣酒甜金紙作橫斜筆下珠光濕春露只愁
此紙隨春去明日重尋花滿地
同　金琮
閑我隔日尚漫然老僧頭栽竹堂前此身清净元無
垢今日遊由似有緣桃色引門青送酒梅花開樹白
連錢醉來忘却山下路明日满城生夜烟
過正覺寺　皇甫信
暫着荷衣到上方梅花無數落清香山窗僧定眠雲
冷石林隔龍蒲雨凉舍利有光連寶座佛燈分影照
金廊題詩不覺來晚回首遠天落日黃
宿晏竹堂寺　王寵
遠公偏愛客高會兌圍才画室香和滿天花宝樹開
林端走螺谷象外徹樓臺對此復能醉長歌廿草萊
竹堂　皇甫涍
香積深藏竹雲寒鍾磬微路花迷雨徑入爲到林扉
真想竹猶在浮踪悵屡回界燕飛寂樂青夜坐忘歸
正覺禪寺在城東南隅其先為楊和王別墅元為
僧志節寓館尊捨為入林菴洪武中廢永樂中溥
南僧弘此宗再建焉　賜今額吳寬記其地多美
竹又稱竹堂寺

閒趣軒記

徐有貞

吳之東禪寺有正受上人者其迹寄浮圖中而志慕
吾儒攻詩文喜談論賢達士多與之遊丘一軒高敞
幽閒中惟貯古今圖籍不設佛事客至則相與倡觴
和詩竟日不厭嘗自詫曰吾閒事無我與矣而求閒
者莫我若焉遂大署其軒之楣曰閒趣因予表兄范
以清來京師請為之記余以其浮屠能慕吾儒也乃
不之拒夫趣向也志意之所向為趣若目向色而有
視之趣也耳向聲而有聽之趣也鼻向臭向味口而
有臭嗜之趣也是皆趣也而志意之趣尤大志之向

富貴也則有富貴之趣志之向功名也則有功名之
趣志之向道義也則有道義之趣富貴之趣與功名
之趣然道義之趣真天下之趣富貴十八九為功名
五六為道義一二為蓋耳目鼻口之趣同而志意之
趣異〻為者要亦不出乎三者之外矣今受也又獨
以閒趣名余不知其何趣也其耳目鼻口之趣乎則
色聲臭味皆浮屠氏所刻而空之者也其志意之趣
乎則富貴功名亦浮屠氏所幻而空之者也惟道義
不可以空幻而浮屠氏又不知求也然則其趣果何
在那雖然受雖逃浮屠其志意非專向浮屠者也使

其不逃浮屠則其於富貴功名道義之閒亦必有所
取矣惟其逃浮屠故棄富貴謝功名趣道義而自趣
於幽寂無事之域與山水雲月為侶不以閒為趣得
乎宜其求閒之深也夫趣富貴者不知求閒趣功名
者不及求閒而趣道義者不必求閒求閒者識莫若
受也嗟乎受也予不惜其不得富貴功名之趣而獨
惜其不得道義之趣也苟以浮屠氏空幻為言則其
所謂閒趣者亦空幻矣生復何軒之可名而待予記
哉

又

遇賢

門前綠樹無啼鳥階下蒼苔有落花謝與東風詩簡
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宿東禪廓公房

吳寬

叅為東莊遊還作東林宿林下知禪庭幽徑行自爽
齋廚夜寂然僚臘楪僧僕方床暫趺坐飲衣一茶足
坐久湯室溫洗木縣塵服衲翁故延款床盡更燒燭
遠近水上城寒兀月中屋夜靜風轉號曠野有高木
球雨忽復來春夢不可續端如紫極宮有感入詩腹
便當遊汗漫安復事河東晚歲返舊廬為隣豈須卜

又

李麗楨

松杉滿院風瓜五一雜殘不聞車馬過時得高人宿
雙來還獨歸帳望城東曲

八月廿二日与諸友過東禪　蔡琳

已候東林磬仍追陰蔭凉泼先迎佛地樹色取漢堂
坐許尊中翠竹鱗展畫者日沉初夢醒黃鳥弄幽房

二

廬山月未起座上白蓮開已識遠公操何妨謝客來
秋風動溪蘋蘭氣發山鹵片石難將去須君護綠苔

晚過東禪　皇甫澤

步氣花陰禪徑重高僧出去生中峯尋幽自入清溪
路遠聽雲門起暮鐘

東禪教寺在萬壽東南臨城濠吳赤烏間陳承相
宅因池中生瑞蓮遂捨為寺名蓮因院唐大中間
敕改東禪明覺寺宋吳僧遇賢號林酒仙居之元
至正間燬　國朝洪武間重建

過永定廢寺　高啓

亂後僧何去門閑落葉時蓋昏秋蘚老齋斷午禽飢
罷說傳心法猶存賜額碑不知興壞理來此豈無悲

過永定精舍訪南岳上人　劉鉉

誰識名林有遠公閑齋只住郡城東尋禪說悟追靈
殿畫墨清虛宵惠崇座上見追余磬响佛前燈應室
幢紅相過莫問三乘遺萬法由來本是空

永定精舍　楊循吉

古剎吳城裡相傳始自唐殿高鷹磨頂門啟檜成行
村地淋千載人燈有數房函空雲沼淨雷閣埜梅長
座動無餘法經完室藹香曾遊非久住靈境獨徜徉

永定講寺在吳縣東南吳地記云梁天監中蘇州
刺史吳郡顧彥先捨宅建唐乾符間賜今額陸鴻
漸書韋應物羅隱嘗居寺中故多賦咏初寺在閶
門北景福五年始遷於此天福中更名普慈元僧
聲九皐作雨印堂又取韋詩作聞齋元末燬　國
朝洪武中重建嘉靖間郡守胡纘宗改為金鄉書
院惟存一房於後出入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白居易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帙
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
枝派六藝叛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形放言緣
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
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
三本一本寘於東都聖善寺塔院律庫中一本寘于

庐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冀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
内夫惟悉索與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
ㄟㄟ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ㄟ
讃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在上寔聞斯言開成四
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　寬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 國初賜額也寺之始建
不可考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 皇明又有若寶
曇和尚者 高皇帝知其名召赴闕下俾住蜀之城
將化行其地久之而還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寺有

卷三十　三三

故隱大雲二寺乞合而一之爲是 上從之始賜
今額寔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在書去弘道所製寶
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燬於火主僧
德本以爲己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偏扣富
室求施積財蓄料蓋越十寒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
十一日興工始克建所謂大雄殿者像設既完供養
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爲宴息之所觀者稱嘆以本公
之勞其心力役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可嘉者然其
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特
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於數四而不已惟茲寺在城
之南有山林幽絶之勝自昔賢士大夫嘗府愛之蓋
唐開成初寺僧法弘思瀹嘗作千佛堂經藏刺史白
樂天既爲之記又嘗以文字七帙寘於寺中非以寺
之有人而有所記乎及宋蘇子美謫湖州長史流寓
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其寺後積水猶汪ㄟ然子美
嘗遊浴中故人詩云吳多佛寺可遊茲寺非其首歟
夫前賢遺事其可攷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爲本公
復能本公字一源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於半塘壽
聖寺曰顯祖延爲徒今年老退休日隱而修ㄟ於茲
寺如此眞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卷三十　三三

贈鏡菴上人　徐　縉

滄浪池頭秋水深滄浪亭上秋月明上人栖隱已七
十載來攜錫頻相迎竹扉松径自成趣獨記當年羅
漢處從茲借榻學長生笑指天花落庭樹
南禪ㄟ寺唐開成閒僧元遂建有千佛堂輪轉藏
白居易記居易在郡嘗書白氏長慶集留千佛堂
旧稱南禪寺唐有之今失所在按今寺在郡學東
本名集雲 國朝洪武中名僧示應號寶曇和尚
者奏請爲南禪集雲寺成化中燬僧德本重建吳
寬記正德中寺僧良定建天王殿嘉靖中住持祖

重脩楊循吉記

大雲菴重建殿宇記　楊循吉

天竺聖人一仁而已矣其法東流二千餘年推爲王公大人之所尊仰所以寶坊金刹隨方顯現吳爲大郡尤爲擅此焉大雲庵者南禪集雲之別號也洪武中寶曇師欽奉　高皇帝賜額統之本寺吳中諸寵若多出前代葉禁至於親承　聖居惟此得之其寶曇遺塔所在前代後閒古松標奇又爲吳南園之舊跡斯實伽藍之傑然者欸境不能勝必有嗣人繼而復興之惟道力於是兩房一峰商公暨徒松嵒鎮公

卷三十　　三四

又一始於斯菴也當正德由菴重同禄已爲尾鎮之湯十二年一峰師徒以已儲先建大殿不藉攬施之力其八月告成至今嘉靖三年又建堂宇門廡自爲一房亦成庄下半雲窗溪本閒吟笔馳声叢林至是咸預啟弁共落勝事然後祝　聖有所居衆有棲矣哉觽且矣十四年南禪主席缺負衆推松嵒爲綱紀亦爲盡力修葺傾覆無吝明年叢隊上孔說假劄住寺既隳其事蹟請記蔣先約已惟大雄氏之道弘被四洲歷代以激滅爲事其中富貴与去就寺惟善嗣者能其福茲菴化舊而新能振弘先業非其安承紹顯得人之一驗歟且荷　國家恩命沐緣無擾受賜匪常得不報者多矣以竭然修之報則永構法陰傳祀無極可不爲諸一峰數通醫術嚭釋行仁由是克裕厚財用先興後既淳深於法門矣松嵒則直和爲鑿光有藍慧好文字皆前修之上足本山之小宗有刹周之不易也今後能爲難爲是宜書以志之

草菴紀游詩并引　沈周

弘治十年八月十之日余有役於城東篤草菴爲始游也菴名本大菴寔前有吉草菴皆居之更爲爲結草菴之足南成竹樹叢遶積累付爲閒爲坪

卷三十　　三五

望之地浸一水中其水從葑溪而西過長洲治孫支港納南折而東受南行至菴左汎入環受如帶滙前爲池其縈紫互深曲如行螺旋中池廣十畝名放生中有兩石塔一藏四大部經目一藏寶雲如向舍利東西二小塔殘而方浮泊於下猶竄研祖橋東洲南次通一橋進獨木板耳過洲復接一木橋人行側足懷股然橋右与去絕自此達主僧茂公居之擁東偏中有佛殿後亘土岡延四十丈高逾三丈上有古栝奇然尋其枝叢毅深翠數百年物而亦有居与東居寄寔茂之從孫橘公分栖

處也山空水流人境俱寂宜為脩禪讀書之地勝
國時有斷崖和尚肇業於此継之寔嵒、傳為斷
崖轉生皆了悟之人地理家謂其四獸俱全風氣
蕆聚以是觀之吳城諸蘭若莫之及矣是夕宿西
小齋紙窓月色耿耿無寐因得五字律一首
塵海嵌佛地迴墻獨木梁不容人跬步宛在水中央
僧閣兀蒲坐鳥鳴空竹房尚然瓊石塔和月浸滄浪

沈石田寓結草僧院次韻　楊循吉

門前卽人世左右板作飛梁古殿藥三寶寒泉戲四央
松枯若成怪峰出晚知房更擬分禪榻来聽夜雨浪

卷三十　吳

贈滄上人　蔡羽

五載眠雲宅如浮海上舟斷梁僧渡熟嫌竹鳥啼稠
靜得觀魚樂閒堪學道謀掉歌何處起城裡有滄洲

寓大雲菴贈茂公　王寵

趺坐長眉老枝枝挿五峰池開通寶筏巢古挂雲松
拄杖胡藤斷袈裟金縷旋經行那出戶指蘇自家甘

贈松嵒　顧鴻臣

老衲身貪道不貪談經施藥濟貪人松嵒可是千年
物影落金山丈六身
大雲菴一名結艸菴在南禪寺東卽其別院也元
至正間僧吾慶建、

碧筠精舍記　蔡羽

天王寺治南洲為精舍竹二畝池倍之構十募軒五
竹之一客之造南洲先於軒次竹次池次閣還休於
軒古跡像充為晷之月池於澗竹於市窓於書席於
琴於奕閣於風酒食之會卧於軒其聚也池明竹明
窓明席明軒明而閣又極明城中之塵樹城外之雲
山皆在閣前其臨也池填竹聯窓匯而閣亦匯閭漭
藻之声竹之韵而巳余之臥是軒也當壬午六月洞
心澄覽則得之池為兩襟聽颯毛髮則得之竹為細

卷三十　毛

畫昏誦則得之窓為涗空徹遠觀中吳之氣雲物之
交則得之閣為息息舒倦守神則得之軒為弥月居
得已多使終身居之得又何如也書以為碧筠精舍
記

送常上人住蘓城天王寺　謝搢

處處梵刹古宮遺講席新登况遇年山迴祇樹閭錫
振林闤視市見燈燃芭蕉綠上翻經葉蘑蔔香飄煮
茗烟好對清風揮玉麈蓮花滿座坐談玄

對至天王寺有感　王、鏊

深顧禪扉暫一開竹閒那復舊池臺嵗寒只有庭前

相五十年前見我來
舊日沙弥今老禪白頭我亦異當年見恒河性依然
在莫為詩生一悃然

天王寺訪濟之不遇　　皇甫信

將為尋君不見君山窗寂寂鎖秋雲偶然回首逢僧
話滿樹寒蟬帶夕曛

天王寺　　胡纘宗

叢竹陰陰覆子城晚雲靄靄度瓜江僧歸何處淒頭
雨野寺寂寥春鳥鳴

天王寺在子城西唐大曆元年僧不空建　鐵記

卷三十　旻

姑蘇鐵仁菴記　　祖瑛

有道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故身弥隱道愈顯天
目刃性本公其道大而弟子至者衆然於窮山海島
弟子追逐之不給高麗君長聞山間道朝廷屢徵不
起於其死也謚之為普應國師之號仍賜其書入藏
嗚呼何其盛哉夫内不足者急於人知而人不之親
夔人之于得一金日抱之以號於道路曰吾甚吾
甚富而人莫不笑之君夫積富之家深藏若虛其有
道者亦若是耶古師之然於潜至于皖也有祖震者
先德此山猶為終身從遊匡廬金陵抵至天目釋
其苦者躬為之如庚叔之於老瑚薛勤之於郭林宗
明大禪之於妙善必有厭服其心者也至大四年吳
江居士陳無心以白洋山新菴施師名之曰頤
禪震才之實以姑蘇而禪納遊訪之行而無所歸皆
至治二年買何家橋嚴氏地南北至河東西足二百
三十三尺卑菴曰能仁以駐飛錫有果菴居士吳志
同者佐之施財作觀音羅漢之像自門而室及買菴
基之右太湖会氏地為闊南北至河東西足八十三
尺至順二年復買菴基之左戴氏民地為闊南北至
河東西足八十五尺更及松陵踏聚之田六十二畝

卷三十　旻

心之所施者畢應菴既成以順心所度弟子正性顧
菴事定為甲乙傳後立誓以示海盂震之侍師
得師之道而用其上且同足以成　况其精者于於
是震之死又一年矣性慮其後泯　先規而數成法
介吾友福慶院長楚波雅求文為記為述吾公之
震之能勤其師以告之云元至順三年二月十一日
四明水門祖瑛撰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　制
誥兼修　國史趙孟頫書題篆

鐵仁菴開山祖師遺囑　　法雷震

祖震自幼出家謹叨田服唯清苦自持堅守戒法持

住淮西天柱山結茅居之時天目幻住和尚方來弦
山邀發志恭礼而風緣慶幸乃蒙攝受嘗則淵朌
侍已而從師過房岳之金陵歸天目日設夜禪寒暑
不憚劳苦至大四年有吳江檀越無心陳君建菴于
吳城西白沫山請師開山師名菴曰幻心俾震主之
殞爽荐告天祝壽自求菴緣日營食指亦衆乃剏
弟曰善種善濟正午正等正性正智各領菴務復剏
正勤正登正行切念十方禪侶參學問道往來無栖
宿之所至治二年買府城仰家橋屐氏宅築卑叅向
曰能仁及承果菴居士吳公施財作觀音羅漢弄

嚴供養之具仍買菴基之左右太湖余氏糞　等
為圍與基若围向北抵河東西抵足四百一尺
吳江路众之田六十一畝乙分凡　之末倫者亦
化緣而成之復承吾友遁翁禪師　長洲之二
都東吳鄉山居施余名之曰能仁廣福菴余
智掌之叅定閻震以老病引退檀越陞峰荘朶
正等領滔心菴事方歸休能仁未幾忽病日次復
荘等正性領能仁菴事自性而下擬為甲乙之傳俾
後之來者重念生〻志建始之心常思佛恩欠福擅度
拔濟究苦起度沉淪自利〻他令法久住若不能者
則折魔外道重招來業決非吾之眷屬也大元至順
二年春正月十二日老僧祖震遺囑付能仁主僧正
性收執元統元年春正性買東園東北抗河王氏空
地一方入深二十丈五尺東西廣二十丈三尺因付
吾師遺囑篆刻上石庶識於後至元二年十月十七
日住山沙門正性立石吳興趙孟頫書弁弄篆
能仁菴在城西北隅仰家橋西元至治間僧法震
建僧祖瑛記今爲黎家所有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三十　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三十一

長洲 錢穀 叔寶 集

寺院

平江幻住菴記 釋本明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昔僧問瑯瑯：遂是語以答之僧頓悟玄旨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本然亦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體元清月影不期而現原夫昭昭影像所現之幻迹也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予走吳中耶人

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於闔門之西地曰雁蕩結茅以棲碑者踵至僅半子指凡三見青黃施除上人永中與董菴務一日集衆請名其菴問謂衆曰二十年來大覺世尊棄王位臥深雪觀明星於無邊有情同時度入如幻三昧嗟乎衆僧迄今沉湎情妄而不自知我曾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予曰子以識量分別故如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蘊無義語於識鏡以覓其心體應量罷於禪門以正其命荷百丈不作不食之具以勉其將守諸祖萬慮永消之識以堅其志一旦能所頓盡功用兩忘廝不無依劃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正不待借手於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忽相值於吳淞江之舟中從容叙舊且請筆以為幻住菴記綴相傳於久遠云爾

雁蕩除夜 前人

茅屋三間冷似冰灰頭土面十餘僧掃除自己閒枝葉不打諸方爛葛藤就手揭開新歲曆和光吹滅舊時燈頂門別具摩醯眼越死超生似不曾

宿幻住栖雲堂 高啓

窓白鳥鳴曉殘鐘度溪水此時逃夢回獨在空山裡松高留佛燈墜地响僧履希心方正寂無使群動起

遊幻住精舍 前人

寒雁秋向竹間雖此日重來是幾迴行遍空林僧不見愁人惟有一枝梅

宿幻住草庵二首 道衍

草菴寂寂住城西寒夜重來策舊栖照鼓無聲更漏永滿林殘月聽烏啼

一燈長夜佛前明庭樹枝多宿鳥鳴野外霜寒人未
起林僧蕭蕭又經行

訪幻住院僧不遇　　張　達

捫蘿躡高磴入院分禪席松風來澗阿烟霞度石鮮
白鶴向人鳴閑雲洞客席集久為塵緣羈惬此幽境
寂道人不知還西崦已含夕

幻住木蘭花　　伊　秉

春濃桃李競追歡一段幽情在木蘭且得閒身庭室
地偏將老眼送春光女郎名在人稀惜前里才高和
獨難須借黃堂我欲木風流會使庶民安

卷三十一　五

幻住菴作　　王　寵

春木把林流綠源由之幽石脈噴高躍霽宇法雲遊
寶思虛空發夫飛圖象求亮奇可旦計長北化雪江

同文太史徵仲方山人質父過幻住菴　　袁　袞

高賢勞狂過淨域喜相值路轉青山郭門臨綠水池
一官盡宦業尊酒負花時便欲從蓮社於當與去辭

遊幻住　　趙孟頫

雨後溪水溢横流打地中蚯蚓何迢遞浩波蕭顛風
碧蘆餘姑長桑柔葉已空臨息孤山曲引鬼微徑通

青林夾逕周流泉向幽雲多嶄巖樹子前路湘近遙
陳壓新結構外斤未毀工夜閣幽壓瑞六冥自珍瓏
久矣獄城市飄如脫樊籠此香清真觀新鶯鶯耳聾
汲水掬山花閑聽納松風江声出樹梢紋依洞枝種
疏食斫一鈍亦與骨無同鋼懷老尊宿燕坐毘盧峰
壓條苔未新無由往相從一宿返崎峰迢望但青葱

又　　僧善住

交往列形竹茅堂繞四隣野僧秋不到明月夜相親
林靜鳥窺室泉清魚避人何時離城市來此寄吟身

又　　沈德度

卷三十一　四

野寺居僧少休寮傍竹幽綠苔侵砌徑紅葉冒霜端
爐燼閒晚夕茶閑細雨秋展尋松下月夜寂鶴邊流
不是忘心賞那能惬勝遊處處見悟幻真此且過白

幻住菴在閶門外雁蕩村元大德間僧明本建初
本至吳喜其地名與雁蕩山合遂結草菴於此趙
孟頫為名之曰栖雲其後別創精舍改今名本自
為記　國朝洪武中重建宗濂記相傳結草菴時
趙松雪偶海粟為治役云

雉瀆寺訪友不遇　　僧良琦

暇日連相間古寺幽深青苔蘇花落度樹一鶯吟

炉存散嶽篆茗熟　戒斟明當持山酒慰子客歸心

秋日過雅淵寺形齋二上人　劉崧

支許從來說共遊法場多學稚緇流能蛇蜿墨驚懷
素珠玉詩詞秘貫林祇樹繞周靈籟發雨花飄席冥
香淨多情為我分茶鐵肯借徘徊半日留

僧院幽深甚趣饒浮生來此暫逍遙心當初地秋方
定身恐歷緣業未消滿座白雲秋寂寂半簷飛雨竹
蕭々室煙金香明燈畔坐有慈航駕函潮

雅淵寺在城武大元坊內本周瑜故宅梁為陸襄
太守宅天監二年捨以為寺僧清閒關山名法水

卷三十一

五

寺唐僧鑑法重建宋改今名元燬　國朝洪武初
以其地為城隍廟僧廣宣乃於城隍廟左重建

靈鷲寺脩造疏　祝允明

修造雖小果之因不修則壞善捨乃大理之顯唯捨
則成要知來去之緣是證今生之作敬特短疏編叩
高賢茲為郡城靈鷲寺者剏由天監之朝元是永光
之額久安我佛曾降真仙泰日月之幽深致規梁之
甚熒祀殿已失歸然病日之維摩諸為來餘年皆從
中之大祖如是如是念我念我今者欲辦蓋頭可僅
空手巧婦不為無米粥獨立難成仁　度有緣人
眾輕易舉是以托管城子將命乞孔方兄點頭所願
長者宰官善男信女各發菩提樹同建旃種林只願
涓蓋而益虛便可為新而草故階助力不日成功大
完種々之莊嚴重現如々之妙相再見南朝四百八
十寺々々莫加如來千百萬億身々々不壞千椽立
直都是緣根萬毛清涼無非福蔭功在人天名不朽
个々圓成福同沙數以無窮人々如願五風十雨萬
歲千穰

靈鷲教寺在城南北偶旧名永光院又名東林院
梁天監中僧承允建

卷三十一

六

春晝馬禪寺　蔡羽

斜日上河陂殘春投佛家維摩元有病優鉢已無花
赤下曾聞道松間聽煮茶生來心自遠此地欲無譁

馬禪賞月　陸川

鼓角咽々漸入更短定長坐候初生晚虛天影双鉤
小光滿雲層幾片明潤點渦霞膚太覆茗鼓足爽肘
磁翠良宵便欲邀書去早訂西堂對賞遊
緣雲星瑞見玲瓏皓魄初懸殿角東好景盡憑今日
賞故人鄉有一尊同北叟競發金粟氣天巧難描造
化工青霧滿庭還散集無窮玉色醉醒中

爲禪寺在干將坊內唐大中間郡人司馬㢘捨宅建吳越錢氏改寶慶院宋大中祥符初始改西竺寺國朝嘉靖中廢

虎丘陳公樓記　　　　　　　　　　　　王曉

隆興二年四月己未敷文陳公自天府易鎮吳興憩於蘇臺憚煩人事避暑虎丘寺之衆無慮數百十人庖湢之供日取水劍池當炎熱之時負者登陟百級喘汗力屈不暇息肩公惻然念之乃捐金錢二十萬俾架樓其上爲井幹以便汲寺僧承公之美意度材鳩工不日而成以陳公名之要与此山俱傳不朽宜

非仁人之材士君子志於道一念一慮之間未嘗不以濟人利物爲已任初無大小之異推是心以往則知公前持四郡符節而惠愛民之常所記者侈矣有勿幕不特爲盛設也此泉清而甘不爲旱乾水溢而增損焉樓懸跨兩崖瞰臨凡登之者聳然睨動如歷雲棧之險焉慮歲月浸久寒暑侵蝕後藤蔓牽縈期後人加護增葺毋替有永庶無負公之志焉茲名刹城古道場禪河在傳許三教度化城不遠將一牛鳴至闍萬緣寂奎岳鎮玉東千家伏禪天臨吳勝概雄視他處而不足道住持廣彥眞歎丈禪師之嗣子且公之里人也余先君与其歡爲世外交識師旧矣一日來告願紀新樓之由于是嘉其意而爲書八月丙子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曉記

千頃雲記　　　　　　　　　　　　家之巽

虎阜爲吳會絕景幽嵓曲沼佳木盤石之瓌麗娟秀悉在寺前劍池橫山窪以出清泉在寺中寺盛山麓爲高下廣袤規置不法平直而特空闊虛衍似無託各有態度大寔盡山之背一目千里以故足波遠眺空濛浩瀚之趣廼在寺後中爲致爽閣崖本藪翳目

不得騁少東可十步前無翳翳望聚始是屋也涵井稱今住山古田師徹而堂之前爲軒居東而以延納空翠收吟千遠衆變眺晴雨晦之交錯是各不廢之隱現出沒紙帆陸東檣欲漁唱之斷續欵乃千古屋亟處泉鳥已濟倉寂莫可悲而不可飲可愉而不可言者與不悠然冥然于几席之上使游人墨客登高能賦之士傲睨感慨竟日徙倚而不能去也取成竊嘅翁千頃雲之句而爲鮭存乎衆遊而問義師曰宇宙之間人物之衆榮枯生滅之相殘虛消息之相禪亦猶天雲之一聚一散而不可常也以名吾軒使

來者借此觀之本空無為之非有割然有覺以求吾
常住不壞之是休不與形俱存亡者其庶幾乎性
存乎軒然笑曰師贅矣乍有忽無者雲也而雲未嘗
盡倏成倏毀者無也而無未嘗窮以至天地日月乎
之敎以為牀至皆壞吾意有形雖有敎而天地日月
無幾息也昭昭矣謂雲為有謂無為異是之為轉謂
雲為無謂無為幻是之為流識與識俱亡幸也尹與
僕俱青夢也且蜀有言自其變者觀之天地不能一
瞬自其不變者觀之物與我皆無盡吾則不變者不
離一瞬變則長上古而不老子知雲則知易之道矣
吾不學佛以吾意言之云爾師曰善哉子之言某周
不如須臾而藏之為記古田名德堂天台人宗道根
正其主虎丘百餘其本景物為一新云歲丙九年正
月三日性存小家之與兄弄書

石像大士記　　徐恪

有聖人焉得大圓通能以吾應此竹不洞一方而隨
感示現無作妙力不遺一物而自在成就夫何故本
如來藏真實圓林如水中月遍一切處觀音大士化
道無礙本有如是故佛與律大慈闡真自隨其得度
而為說法人與衆人險難諸境隨其想仰而施無畏
則妙相示現妙力成就可悉詠哉吳興臧逵必傳親
嘉於以療疾常禱茹齋觀音夢白衣人鐵其耳疾遂
愈逵喜甚專事鍥刻門楣以觀音像於石且晨
欽繪相為去不敢以意取而祈以夢江心思願動十
年如是也一夕夢觀音夢道之相及覺能逵之故賊
氏所傳吳人以為應夢觀音焉逵屢請丙戌自秀如
抗復來發養衆立像往逸經歲二十年晚得鍾離智
元者助之輕大緣無能為之質對詩募必以衆力逵
要且自擇其心至誠終始不倦雖逵之又篤求之
闍无情之類雖人不堪受逵愚如也吳俗崇善好其

說覩逵所為敢不求所有以助須日月之施為足以
成其志因嘗太湖之間爰得石焉縱至深而金声爭
豪之唯相之方其琢於殘籟閣各時實無人皆無為
獨竹還之相夢藏心得如有所教而不自知雖大巧
在前莫能學設如指那若履屋以為懷抱閣指以為
防現大小之材倫然構架皆以良石無虧奪冬王得地
於蘇州虎丘劍池之西南明年九月朔立寺置像隨
各就緒又得時公卿大夫觀音經墨妙參差百數
勒之石鐫以永其傳斯所之盛事也且靈明虛寂無
相可取上機喻焉中下衆蒙隨其流轉不以相示之

則不信不以善導之則不入此西方聖人於有為中
隨所度五戒其以威儀而有名相飾以莊嚴而為功
德皆以漸次使之信入而已去之佛像其尘本覺
金碧莊嚴取于所慕甚眾而所積且勤然成非其材
厲非其地一失於始則矣不旋踵斯石藏之淵津赧
結成就浸漬濡雪其髹堅其質將而成之得其材良
覺攻字奇松絕頂百雜白雲氣像西落叢林之徒而
萬之為其地則創置之矣志其于此足以制聖相威
通之意任物所為供養承事依歸瞻仰者愈久而不
嚴其利可勝計哉矣那相輪道而進不與相耶方然

之聖尊又之像華藏之道場普門之法身于是乎在
以至大千無俟如是何適而非真耶元祐丙寅春季
初吉日餘杭記往山慧光立

永陸堂記　　范成象

自吳西門出迤城以北十里而近有山孤峙于平田
中無有重複綿亘之勢而盤礴巨石待笑對年鑄皮
幽險若在斷岸深谷處而如勞華絕壁割然虛之
洞下臨無極則之危懼若墮而猶荒丘之名聞於天
下維勝次當東南二三十有神明之所扶持哉故大
士說法頑礦至於頑首山兒曲咏岩穴為之生悲惟

最勝地靈結為佛房精舍他他刹律氏有教施及者
其宜其徒號為永陸環浮圖之是為四方所歸向
獨為者亦莫虎丘若也宜有道場廣博庶淨戒寺之
屋　其巔　不能給衆事所樂依從之共室列廡下
界臨不稱威儀前後便徒雖巨擘成弗克充庶今尊
法者定慧圓明禪師廣序始至寺室則慨然有興作
意且道行為衆所仰乃有信女張氏法齋欲成夫隸
貲之志命其二子曰澄曰汚積貨率諸家施七百餘
萬有僧義才建真智巧采石於泰新營大廈架輊為
米結棲樂飛直入雲軒相對如翼揭工於乾道乙酉

之冬役不逾月落繪金碧如羽如化既落成又增置
田半頃永為祠閣歲給薦香為奉之助凡城邑聚落
與夫舟車衡之見聞善理葺則為供輸奉齋參其
清夜沉寂太虛沉寥鈴鐸疾向梵唄摩空山八章木
為之蔵然而況三乘十類有情無聞靈　濤
況其法力一加普偏家盡諸法施中　楷莊
嚴中此為最勝以一方便成就二　移書屬
隨順居士范成象為之記成象嘗讀華嚴經見諸
用心得永陸起教之源有曰佛住甚深真法　寂然
無相同虛空而為衆一莫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此

如來以大事出現知諸法差別相住無為開此施門
利益一切也又曰菩薩善知權實　行願雙以相如
莊嚴其身而示受醜陋貧賤之形像　集衆善無漏
通惡而現生地獄畜生餓鬼此　然大士所以隱其
福德假諸惡道以應緣弘救也又曰住於涅槃而示
現生死究竟寂滅而現起煩惱此此度喜尊者所以
內懷智慧外示逆愛以祈衆類化也此一大教重質
如是周遍處立於出閒法法非示補　付囑者豈何
如我此定慧圓明傳佛祖印而下啓孟手以有為法
與是佛事也嗚呼善哉先佛以智願為衆生故此法
奉三十一　王
會不斷滅後人以慈悲同一與故此法會常相續

黃溍

自佛學行於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修
為覺構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
衆之依怙俾來者瞻稍而生信也其肯士本之事雖
若涉於有為而事之與理不相留礙推理而違於事
清淨覺地廓大伽藍混事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以
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乎心境之
外者苟非衆方便力莊嚴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
上之勝門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湧
峰有大招提曰雲岩寺山之得名寺之所立應見圖
奉三一　禹
志山則吳王闔廬之所以秦皇歟迹之所留劍池及
試劍石存焉寺則晉王氏昆弟司徒珣司空珉所施
之別業生公講堂與點頭石千人坐在焉宋至道中
始以寺為禪刹皇祐初人更為十房住持紹閒與長
老大比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據茲山序法為盛東
南大叢林號為五山十刹者虎丘遂居其一大慧以
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紅自雪谷聚處然繼以雪庭
瞻堂松源笑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風愈振纂承
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植仆日不暇給除今昌辰尊
宗家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免大起其廢重起至元之

四年行宣政院以慧燈圓照禪師普明嗣領寺事至
則裝飾佛菩薩阿羅漢執金剛神塑造文殊普賢觀
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經律論之藏範其銅爲
鉅鐘規模宇之雄壯嚴麗者或因或革百廢並舉大
佛殿于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古
木寒泉劍池華雨諸亭則　其舊祖塔衆寮茶庭倉庖
湢寶休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爲重門則
改建使一新環寺爲栗六千餘尺陲以巷上水道勿
行則疏瀹之凡其費出一于經用之羨財而集其衆
施以助其不給方謀石梁段爲于城闉以復唐刺史
卷三十一
叁
白公故迹未及訖工雄師之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
寺爰序其成績來取文以紀焉禪師才周而智周足
理事之不二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以法中妄計無
爲有爲而生戒殺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
如一日宜有以底於成而不怠於度也前作後述是
在衆者可無以告之使勿隳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
所爲之志乎記爲興造而作山水靈異風物之美者
於前賢紀詠者此不復出禪師族松江曹氏說法嗣
晦機和尚于大慧爲五世孫于除公爲五世從孫云
至正六年冬十月甲子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貢
潛撰并書太中大夫秘書卿泰不華篆額

建千佛閣疏

伏以晉臺會稽虎阜名山十萬家之華屋相輝軒車
馬蓋數百年之精廬倚橦鼓閙聲肆我先朝建之
佛閣列聖奎文於此於此志冢十方雲集舍是何觀
正歷歲之浸深將頹風之可慮倘不重新於殊勝必
將盡廢於前功性山人發廣大心立剛處其勇猛力
未及一載便成大殿兼龕更結衆緣欲整層甍叠棟
仍即小吳軒之地斥衆賢創佛之居要令斐翬飛
聳烟霄而輝映永使琅函瑰炎與天地以綿長必須
卷三十二
叁
十五萬餘錢方可圓成若得千百萬億化身功無難
辦作如是念請天三寶證明扶持畢來了因緣貫信
士皆大歡喜共成偉觀功卒勞題

虎丘雲巖禪寺修造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
處也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闔閭葬後石寺說
蓋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爲寺始東西
二寺唐會昌中合爲一而名雲巖者則始于宋大中
祥符間載盡然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崇
禪師而復振歷世受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

氏寺復燬永樂初普甦王寺始作佛殿寺僧宣林重
葺淨國七級繼普直宗南作文殊殿十七年良玠者
繼宗南是年作庵摩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選佛場
又明年作妙莊嚴閣三年落成盡寺至良玠始復完
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一百尺有奇廣八十尺
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
士及諸天像其財之費為緡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
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玠既
之廬昌人原石其字前僧録闡教正善其師也余聞
諸府尹事陳允宗云原石嘗從允宗遊盛司以求

余記其成余嘗究丘壑據之路歲時游人皆若沙少
闐咽而出遊者必至於此士大夫宴餞留客亦必至
於此四方名流貴人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除遊於
此也然而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崇樂於此者乎當時
王氏父子兄弟冠緌聯盛光宗將美奉一世寵加也
而能遊斯所樂輕若屣屢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
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以久處焉与子孫之未必
無有若子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　以成兹宅
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叔志
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遠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

來今十餘年雖屢燬而屢興其飛甍傑搆凌切雲漢
與其山川相輝映称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
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瑰瑋絕刻
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
力也瑰瑋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
也確有不為之而既成其成就嗟乎其若是也良玠
于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　當時闡揚世哉者
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僧而鮮過于此也永樂二十二
年甲辰歲　月朔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廬陵楊
士奇撰翰林院侍讀承德郎華亭沈粲書致仕郎中

書舍人三山陳登篆

蘇郡虎丘脩塔記　　張益

虎丘寺有塔凡七級在絶頂故視他塔特高始建於
隋仁壽九年當其擇地蔡基得舍利一人閣空中奉
眾并之吼者三日虎丘既為蘇之勝地而塔之靈異
又若此其來遊者不但欽遊登覽之樂且以致崇信
之心焉寺凡屢燬塔則無恙洪武乙亥僧舍不戒于
火寺燬殃及淨國永樂初住持宣林重搆殿宇則塔將
專扎寺僧寶林加葺之宣德癸丑大復作於僧舍殃
図又及於塔而加甚於昔焉住山定公南印慨然難

口是滙所才不有發也則何以與人能與其所致奈
無他在其志之所立何如耳乃叠衣貲所有經其材
石既而過㷀侍郎周公郡守况公寓南邸之有為也
郡濮己俸首助之郡人争以財物来施由是材非美
者繩墨不加石非堅者磨琢不及經始於正統丁巳
之春落成於戊午八月三日露盤初上有白鶴數十
廻旋塔頂久之乃去舍利之光連夕燭天既閲月復
有紅白之光自塔頂出横亘北斗之下靈異祥彰衆
目所覩謂尤甚於塔之初建時也南邸又因餘材作
構大雄殿丹碧交輝宜与塔相稱兹塔之重建也始

發心於南邸而卒之所成就者多出於周况二公之
樂施力於此者又因南邸觉行内學高而且深有以
動之也南邸字味慕南邸其號也益為天界住持滿
室之孫僕叠之子祖沉等自海齊歷吳江之普濟湖
之天聖雖之承天住持今為郡僧綱司都綱僧臈踰
七袞矣雲孫一召命較藏典於北京賜賚緇素致崇
艷焉其徒永瑞斵石於寺求文以識所之重建是塔
之由用示久遠予嘉邸有志於事而竟成也乃為書
之石云 賜進士丹左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始興張
益撰

敕賜藏經閣記

周忱

欽惟我 朝奄有萬邦聲教所暨地大且遠列聖
相承顧復逸出爰乃参用真乘助宣 皇度廣資福
利昭著 闡揚故凡神州赤縣必嚴建梵宇增飾法
席復有 詔頒修大藏經與至是事竣頒 敕降經
於天下寺之累著者而蘇之虎丘雲巖禅寺与焉道
忱以蒙 上命巡撫京畿實欽護送藏経至于其寺
當正統戊辰正月望也主寺契瑺与衆緇欸大欽寶
函同音闡誦忱獲 拜瞻何幸獲逢勝事見其縹帙
緗之整彩燁而光璘叠畫之妙龍翔而鳳舞特致盛

飭然則天章宏文之重奚可不度而藏所司以帑
廪羨餘度材庀工而增崖五楹高六十五尺廣九十
七尺深如高匠以金匱設供以几案雕繪金碧扉不
堅完於是臣忱揆題曰 敕賜藏經之閣閣之後始師
復發衣橐構一軒以待江客佁息又建香積堂如盖
殿海象亭翔時殿塔之左右前後可資寺人矣既而
師状附遠来江右琳門求識其事於石余已衰老獲
乞骸骨歸田又思渦落其足以履其前邸雖然師之
勤篤惡能於非獅子雲与爲且春秋之去常事不書
今 天恩如此之被佛與如彼之全識讀者盛與其

可不書矣予第衡斫詞無以貽示後來始述梗概以
俟之賢當奉　詔內庭披經名蹤予與崑林聰其別
號也故云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致仕廬陵劉忱撰

雲巖雅集志　徐有貞

天全翁自永昌歸吳三載於茲矣閉門掃軌非湖山
之遊不出出則登眺摭諷然往獨與還而未嘗有
同是司乘者甲申秋九月上日自在居士之自王冷
來也始約為登遊集約所登日山之近而佳者遊
則虎丘之雲巖予約所集曰凡吾詩社中人皆可也
然不必期望旦至者聽與及旦而應乾道人自東原

至愛雲逸人自瑞蹕巷來蒼雨文學至自綠水園東
翁乃與之載酒肴出閶門遇友石居士於畫舫而長洲
蔡寶繼至邃門舫中張晏為水戲望山而進日亭午
乃至而吾七人皆古衣冠步自山門笑咏以登崑嶺
野衲聯袂相禮迎而導之自麓及巔凡壇殿亭館之
有名者畢造焉然乃登鶴澗遂松菴循劍池浮雲閣
列席而飲用司馬公真率會例酒至自斟杯行無算
於時黃花方盛開紫英滿白蕁以裳英綴擷而山珍
海錯間之每酒行三五巡則一觴以著故雖酣而不
醉醉而不亂閒起而走浮崑河況軒以眺望四千章

之松萬竿之竹雲作之色風作之聲海裔悲鼓天籟
和鳴目眩耳營應接不暇遠而瞻華者山自乾而離
陣列東連衡絕于蒼倉之望巽益之浸自坤而巽瀰
乎三江極乎雲屋之匯坱圠混茫與天無際使人神
爽飛越將與造化上下同流而無間者因相與尋勾
吳之遺跡平闔閭之玄宮泰泰伯之至德企延陵之
高風懷伯圖之業而知有道者之無窮也居士乃
倡為四韻庭討雅之韻文學雅之安雲長次又繼之
而翁則從斷而自和之於是六人者皆起奉觴以為
翁曰古今人率以爵勢為高翁高心以詩酒為樂耶

然觥籌之會雖矣且參軍之於龍山有酒無詩有數
士之於栗里有詩無酒若杜之於藍田小杜之於齊
山有詩有酒而無為知之什且彼晉唐中季人亂日
滋其皆不能無憂而託醉於當太平之世以時遊詩
而其有詩酒優游之宗宗則於集之雅盡有此行者
有也不可以不志翁乃起而謝曰然哉吾聞君子而
有遺也其憂以人其樂以天未聞以詩酒也以詩酒
為樂若世之流連光景者所為耳君子而樂乎詩酒
雖時有之豈其心哉是故居廟堂而憂民處江湖而
憂君以人而然也簞瓢陋巷而樂不改蔬食水飲

而樂在中以天而然也以人者有時而不樂以天者無往而不樂若大居士優老而睠慕賢從宦伊始屍財處雲嘉遯丘園兩文學表儀鄉校義有樂而無憂者顧吾獨以戇直忤時隘難幾危于人而卒全於天其憂於人者不可勝言矣而樂于天者亦未嘗不泰然而自得也乃復叅承　先帝　今上之恩賜之環命之寵優游田里去危就安時從諸名勝之遊何幸如之何樂如之夫會飲食者其得味同而飢渴者若加旨焉今吾從諸君之遊亦猶是已敢不如語志之居士爲王峰吳仲昭其仕歷踐清華以太常卿致仕誥進階二品屍財焉京兆杜用嘉定雲焉吳興施尭卿醒菴朱蕃皆陳氏故太史怡菴先生之子仲爲孟賢季爲孟英長洲爲彭城劉廣甫故大司成假菴先生之子也余別前　國史王際經筵官中執法吳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東海徐有貞云

虎丘復第三泉記　王鏊

虎丘第三泉其始蓋出於陸鴻漸品定或云張又新或云劉伯芻所傳不一而其來則遠矣今中泠惠山名天下虎丘之泉無聞焉頹閣于頹垣荒翳之間雖吳人鮮或至焉長洲尹丘侯高君行縣至其地曰可使至美廢而勿彰乃命撤墻屋芟棘翦疏泓加荒翳既除厥美斯露爰有巨石巍峙橫陳可數十丈泉藏湧激其根而出曰玆所謂山下出泉蒙宜其甘寒清冽非他泉比也遂作亭其上且表之曰第三泉是中士夫多爲賦詩而予紀其事所以賀玆泉之遭也雖然天下之美廢而不彰者獨玆泉也乎哉因書其後以識詩曰

巖巖虎丘逸逸絶辟炎光湛盧厥沒斯缺有支別派寒冽且甘昔人第之其品維三歲久而蕪財斷且泯其誰發之左綿高尹褰流涓涓敞於石根中泠惠山異美同論百年之廢一朝而疏代石高崖以記其始

虎丘別序　胡纘宗

沐人鄭道符氏自叙郡丞拜授陝西按察僉事初郡丞以臺臣薦專治漕舟於蘇玆自蘇移之任陝西其友蘇郡守胡纘宗氏郡丞程田氏周仲仁氏皆秦人於是載酒虎丘閣再拜而餞之屬纘宗言纘宗辭不可於是再拜而贈之曰吳名山莫如虎丘祖道亦莫如虎丘吾人高登與懷賦詩言別亦莫如虎丘於是預餞諸客撫景命題即虎丘而分之曰劍池曰和靖

讀書臺曰千人石曰陸羽泉池取其渊也臺取其崇
也石取其載也泉取其渊也夫渊則博崇則高載則
厚渊則明曰如何曰今按察古嚴訪也振紀綱一風
俗秉法度者也於内視都御史臺於外視御史臺非
博其何以究也非高其何以立也非厚其何以受也
非明其何以貞也曰如何曰含弘觀之見而博矣積
積累之見而高矣持載体之見而厚矣鑒別察之見
而明矣公也今之三秦有餘地矣然秦重臺也視風
閱俗殆有大於此者曰何如曰吾聞昆明渊之載周
載博也秦華巍之載崇載高也秦川翔之載振載厚

卷三十一　五十

也汪濊之載洞載明也公也臨斯地大斯觀廣斯
義攬轡乘驄立綱陳紀綂總摘伏振廣平之風渊新
安之澤擴始樞之才副閩中隴西之人莫不仰神明
望風氣根公入秦之不早矣石既諸客賦詩且戒洗
盞侵酌之且醉於是拜祭公與諸客俾雲峯再再拜
而別

虎邱寺次竹上人韻　沈以潛

吳宮消歇梵宮闢洞壑園烟忽淪炎神劍有靈光出
地佛書無柰亦成灰清泉白石僧重理苔雨殘風見
自衰今古廢興皆是幻何須惆悵首頻回

虎邱萬松堂避暑　楊循吉

雲島不一勝窮歷到幽房竭入深林晴風來高閣宗
鳴蟬消永晝飛澗落寒漿擾擾塵途者空知隱棄長

重題生公講亭　前人

池光如鏡影山臺旋石奇松美矣哉昨日曾遊今又
到恐臨佳境重徘徊

虎丘山房　蔡羽

去滌塵緣若無如竹裡人如在身冰境暫忘目中塵
好樹隔臨水餘花似逗春風閒幽幽足欲別轉逡巡

虎丘東閣　王寵

卷三十一　五十

春色思高望山河指掌開平空環渚象絕地湧樓臺
法雨迴賦盡香雲拂霽來登臨千古勝把酒氣雄哉

虎丘塔　袁袠

雁塔翔雲表梵宮湧寺心表高宜眺望暇日与登臨
山間支州遍翔飛覆摩采平生飛動意懷慨一狂吟

虎丘慧上人山房　孫太初

古勝景相依僧閒水竹居飄幽滋蘚壇樹老帶虫書
石爲秋聯句溪園野剪蔬山錢可借許我築隣房買

虎丘題咏樞富有山志存焉正錄近時諸公詩文

稚兒塔　高啟

黃土但埋骨豈能埋性靈音聞宿草間曾吐蓮花青
蓦臥長夜瑩口誦西方經尋珠妹皆有聞声無冷々
塞灯照空塔時有山僧懸應使冢現隣沉迷盡皆醒

同前　周南老

巍々半塔塘自晋名雅兒々其塔之下是爲化神奇
青蓮開冢玉花光凝碧滋調見轉法華曾說陀羅尼
經舉式夜聞精爽猶嘆呷諒流義照人千載殺傳疑

宿半塘寺　趙與訔

夜宿半塘寺雁閣塔上於老僧竹道影童子誦經声
竹窗風猶送窓出月愈明无炉香断夜一掬酒迷清

簡默堂記　徐有貞

虎丘之佛恵簡若有比丘弘簡號曰默堂而請予爲說其義予應之曰若學佛者佛出東土我西土人不學佛言何以爲說佛義然而若必欲我說之其若無問我不得不強答也若佛之學盖曰空寂而已空則無物寂則無聲無物則無作爲無聲則無言語無作爲故簡無言語故默若所云簡默者意其在是乎然簡默之近空寂而非空寂也簡有跡空無跡默有意寂無意由有跡入無跡由有意入無意無跡無意果有所云簡默乎果無所云簡默乎于是弘簡雖喜合竹起謝曰妙哉言也是開我心予曰否是若所強問我所強答者也非我所學而知者也我所學而知者可以告我徒不可以告若々無以我爲外若也明

休悲菴在虎丘寺東安與聞僧無善交菴有鍾秀軒采用竹記

白蓮寺池上次内弟周思敬韵　高啟

月出露已白荷花香滿池高僧愛清夜由客坐題詩
竹動鳥驚夢草深出語悲閒齋一瓢酒應不負幽期

雨中登白蓮寺閣望故園　前人

亭々高閣上緲々清川曲日暮雲鳥孤森蔚雨中綠
聞鐘僧已足荷笠人猶汝場梓獨難尋江南望雲木

獨遊白蓮寺池上看雨　前人

軽衣忽受冷池雨來消夏圓紋細々生客嚮檐々下
荷低魚躍起樹靜禽鳴黑賞谐自忘還非因与僧語

白蓮寺次杜進士喜余話旧之作　前人

不辭鳴棹遠相尋欲向江齋伴旅吟百事未成年已
長幾將鬚到夏將深萱由倚建蓮池綠樹帶殘雲滿
寺[illegible]總被老僧饒涌幾旧遊休說更傷心

与杜進士登白蓮寺閣對雨　前人

遠態高樹共離々風送潮声上浦逶海客市中烟起

處江僧閣外雨来時船帰香霧惟聞揚櫓聲起笛不
見旗回首南朝今幾寺可堪重咏杜之詩
白蓮教寺在長洲縣十五都地名陸墓吳赤烏間
僧了然建後燬僧法雲重建

建吳井利泉亭記　　施清臣

侯國而綠義郡仕跡而近僧屋故西枕橫山治平梵
刹之旁吳臺故跡吳井未省近閑之佳境也粤自姬
封于吳歷名其區宇萃修沃衍無限之致表山之麓
碧蘇臺參以麗其層穴原之磐巖翠島周而以覽其
汲左氏所謂吳夫差一日之行狀必成坼異是聚與

卷三十一

元

撫爾哉　莫容閒矣然山不可移則西臺未必地不可
改則一井未湮有臺以娛已有井以蓄衆一千九百
餘載所以猶存也頃聽此井以去肉觀灌為一規衛
石外圍總為八鈍旁面識動淡欲可辨首建唐揭伽
殿後重修吳朝大井乃廣明元年二月戊演僧茂乾
為之記法號風師初造其寺井則吳氏言當攔山艮
位起來溪西百步皆閑望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後
之唐刹纖未如此去此井南百步又獲深以亭錄神
變相記雖在沈瘗碁無剝蝕亭則大中六年六月曾
州刺史秦置此寺于上方收拾餘材創立神字改此

寺環於山井屬於寺皆昭昭也乾道壬辰相國周益
公南帰録其日紀行至石湖云初吳王築姑蘇前後
兩臺為城三重遺址儼存夫差西施宴遊之地此言
臺也遊揭伽治平寺門外八角大井覘闌刻字隋初
平陳楊素徙吳郡於此近地尚有新郭之名其殘宴
人不安復還今城此言井也利之於吳則井為臺設
波之於隋則井為城　旦細人能拙哉蓋與皆藉義
皆南為纔形穿因天環而裘存一章一木計古若心
記之方集又記（金重）毘俗能識哉迄歷亭中里自齊萬但
賴地為雲迄今一百七十余載扶茂買光廣色臺井

卷三十一

羊

台平主僧義超戡浙諸郎府發運夏州趙公目擊廣
翰力詠其歎由墓之外悉帰之寺義超亦叙端倪余
曰試聊寄吳實宗吳業正值庭于元敦十有二戊捷
之加蛸指錄帶一百八十萬緡以代夏賦服賦有最
此特泰山之毫芒耳抑豈莫泳能喻哉復用本章校
辭結基成井觀以利泉兩之山靈川后俱賞其遺祠
与作證云公名与意今兵部侍郎知臨安府淳祐二
年清明日施清臣記

石湖草堂記　　蔡羽

吳山揭伽恭磨並綠於湖恭磨為尤美乳起行春

為匋紫巖村五步之內風景輒異是茶磨使之也上為拜臺知下為越來溪緣溪曲折旋入山腹其林深邃治平寺也夫登不高不足以盡江湖之量

夫平湖之上翳以數畝之竹屋谷之間曠深不足以華風烟之秀於其所宜得而有之草堂泉石之位造物者必有待也使無是堂則遊焉者不知其所履僊焉者不知其所休是湖與山終無端也年亥之秋今　天子踐祚之初治平僧智曉方謀卜築事與緣合乃諸文士斂金贊助經畫不終朔而成明年改元嘉靖泉主新此爰自四月始嚴畫六月九日而三楹落成左帶平湖右繞群峦背以茶磨拱以楞伽前對修竹後蹴泉石被以嘉木絡以薜蘿倚然群翠之表於是文先生徵仲題曰石湖草堂王子莘以記來屬夫湖勝概也茫草於茶磨茶磨之勝則以能容深林也尤深於叢竹則是堂也勝將焉倚且地徹人雖靈真僊人徵地雖高矣發間也山僻是湖猶是竹獨是而遊不棄息息不負遊人與地得無病今也林不加闢地不加深而湖山在亟丈禽鳥在尊俎遊於是息於是瞑霽覽集於是人與地不兩皆遺憾乎書二者之遺作石湖草堂記

石湖草堂後記

前人

形無大小在全其趣而已趣無古今在領之而已東南之形勝萃於吳大者震澤洞庭穹窿鄧尉小者虎丘石湖為環不同全其趣則一也而負所志則禮所載吳越居先孫舒居後高人間氣隱士鍾靈或茫為墟或由結為廛於陵谷向白傳登臨題誌近代之賢獨得於形迹之外者予石湖范文穆晴休之地形視震澤百之一而趣有全當楞伽之北茶磨之南其間可喻中半而作夫差之姑臺也緣臺而知還頑茶磨進退之間可以想息治平之竹林也王子卓作草堂之四年為嘉靖丙戌二月余獲叢舟溪口詠其盛截其竹王子莘公邀余飯已谷茹菊用啟泉石樹啟風烟者斫無事入去者然經勝啟洞周孔之是用至于科第又細細也迹雖高能遂忌乎以吳之勝湖得其小矣湖之勝竹得其小矣然而皆全為湖之觀非楞伽之亭不復盡至于風雨不侵人声不至島丕連坑雲翠叢翳暑多其涼堂多其癭晨作暮休飲心辟陳以為亭克之介微是堂將無眛夫夫差騁其顛汀賤閒其下文穆館其間遠意不同而皆有所願謂今日之傾不在諸予吾不信也雖然堂之外山光水

色萬象朝夕之變而已堂之內寒翠滿室而已若夫
可以景得而不可以景房者則有在也諸子當自知
之

自恩益寺次楞伽寺作　白居易

朝從恩益峰游後晚到楞伽寺歇時照水姿容雖已
老上山筋力未全衰行逢禪客多相問坐倚瀧舟一
自思猶去慈東十五載休官非早亦非遲

楞伽寺　張祐

襖臺山半腹又此一經行樹隔夫差苑溪連句踐城
上坡松徑澁深坐石池清况是西峰頂淒凉故國情

楞伽寺晨起泛舟道中有懷　許渾

碧樹蒼蒼茂苑東佳期迢遞路何窮一声山鳥曙雲
外萬點水螢秋草中靜掛竹窗微有月棹移蘭浦沒
無風欲知此路堪惆悵菱葉蘋花連渚宮

遊楞伽寺　前人

碧烟秋寺汎湖來水浸城根古　檻盡日傷心人不
見石楣花滿舊欹臺

游石湖蘭若二首　釋見心

荷花萬西湖水深上有蘭若當高峯客吟時見猿鳥
下僧定不聞鍾磬音雨　秋林橘子熟雲落空澗宗

梨陰閒來倚石坐竹裡靜與山人論素心
五龍之峰雲作屏隻崖削出芙蓉青何人個裡拾瑤
草有客松間尋茯苓林風不驚虎臥石山雨忽來龍
聽經吳王臺榭今成叢秋有舞鶴花冥冥

遊楞伽山寺辭　高啟

惆悵空山裡寒梅應自開雪中何處覓須待雪晴來

留題治平寺　吳寬

野磴緣崖轉登登扣禪關木杪望飛閣手依茶磨山
翻煩褰穿高竹林見人影石湖含一曲數點落殘
老僧閒焚茗臥坐羃雲閣不知城中人曾到非長閒
禪歌答空谷浩流耳中還

初夏遊楞伽精舍　皮日休

越艇輕似萍漂漂出烟郭入声嘶嘹嘹天氣忽寥廓
伊予恆所志有似尉羅瘼遇勝即猶夫逢孟且淹泊
纔然禪深處虛無倚崑崿霜毫一道人引吾登龍閣
當中見壽像欲礼光紛箔珠燈時相牲總是諸天樂
樹秋見鮮稜林端達積翠千尋井猶在萬杞寶不涸
下通蛟人道水色黯而惡欲照六鶴儔聆危百灑愕
竭去山南嶺其險如閒橐佗然放吾輿欲把青天摸
紫藤垂罽珠紅薪懸纓絡蘚厚滑似緊苔尖利如鋸

摘韻齋
多作
作和

斯須到絶頂似愈斬離躍一片太湖光只恐天漢落
拈花疏綺峭孔水透芝蕤亂安与戚彩不斷渫相看
既不暇供應將何以酬眺超來穿竹徑似入青油幕
穴恐水君閑龕如鬼工鑿行巫入叢院前猶臨巨壑
造畫龍蛇矯跡留蟲篆傳說鐫王鏡塗應閣金鎔
雲慧共由鳥言相許諾古木如黎隠近之恐相齧
怒泉声似激聞之發似萼時禽怨已嘿衆籟肅無作
遂令不羈性恐此如纓縛念彼上人皆將生付寂寞
曾無賓珑事肯把心源度胡爲儒家流沒蟲勒且恪
求僊本不討本是謀生錯言行既異謂插遂亦同託
春三之
璧

頌力偽不通請作業林鶴、

和　　陸申蒙

吴都函汀渚碧浪底郝郭微雨蕩春蛛上下一清廓
奇踪欽探討雲物光齋爽蕭然蘭若舟後倚烟霞泊
吟壇亂萬攜梦深襟峨峨情不可遏決闕叢蕺暫閣
豈知楞伽會乃在山水間金企着書日去界名極樂
落蜀封渚香琉璃代階巫禽言經不趣衆口川亭濶
萬善成爲城城〻扞群惡猜晨欲登造安得無自愕
險穴駭坤牢馮蘿掛天杂池容潞相向蚊怪如可漠
暂蔵石髓根蒲蓋水心鍔泉後苔摩詰日照我視絡

御自下弦疏回旆更輝耀春瑞凝飛羽磴冰浮碧落
到此鄉風襟豁然濯塵纓歷机性非便靜境心可看
自取海鷗知何煩乃祝融峰圍震澤岸翠浪舞翻幕
欲觀空堯遺蹤跡非禹鑿潛德種覺剔有松桂銘
寓重灯不光泉寒斑猶誇僮然羅古刹鳥貫親泯釋
眼遊自可遺乞閒心已諾入閣亦何事萬態相毒蠹
我壘競高深儒衣讀數帶豈尼名位遠未心春秋作
管氏色自閒須入辟其磚伊子米爲者蓮寄方索莫
近得風雅情翻將聖賢度多君留遺忽識度兩情恪
巨龍生減洞肯收夫要猶未爲充典用且向烟霞託
春三之
三之

我亦採琥瑛他年何鴻鶴

遊楞伽寺　　朱　無

雜往入蒼靄鐘声來翠微招提在何許雲心一僧歸

過石湖治平寺　　徐　源

青山湖上翠微深誰住僧家第一林瑕樹蒼烟古木
色封反飛畫尚如今

讀書治平寺下院　　秦　翔

水房虛疏竹石徑細生霞冬入徑深雪春歸盡落花
佩香來白鳥草綠閉新茶文与交遊隔空殊類佛家

宿治平僧房　　前　人

古寺雲依靜澄潭夕話長露隨花墜鶴竹與月歸房
幾處知前設怙愉書焚凉衣鍾推掉發臥汲樹蔭〻

石湖草堂別後書　　前人

山深不見草堂深何事紅燈竹裡明滄洲欲下十年
夢禪榻驚啼半夜鶯田〻若房㞐客久悠〻雲水挂
帆輕要知後會尋無早百合花前再定盟

楞伽寺　　王寵

雲竹參所愛山林道難忘荊臺屹水府五湖〻瑪〻
遠峰枕其底翠鮮森開張㲉崎兩參諸南斗迴文章
絕境開闢若風香開雲堂星河挂北戶日月經其陽

法雨不斷兩檀越欲成竹時〻吐紅電下欲平滅光
風帆日如識宝幾度迷方道林更愛谷文莫厥捨皇
屐履石苔清料理飛雪凉春交久蒸薄臥㕵。小孩
掃除洞虛白盥浴拔天香恩恩傷朝市執熱淑相望

首夏同諸君看竹石湖草堂　　前人

掃竹天花墮看雲石澆摩百年澤浪迹一月挽酣歌
詞賦雖未拙山林習氣多朝市今不登長日臥藤蓋

其二

盤谷藏脩竹雲堂吐白雲映空拙水碧向暮坼天文
露頂參龍象冥心入鳥群金繩如有覺坐地會平分

其三

烏皮盼隱几紫薜隱秋對曝晏雲門嘯澄懷法界觀
風花時點〻竹樹靜珊〻直作匡山社金池跣跡壇

其四

酒聖能驅物鶯歌解損神雲霞千扶竹江海一畸人
舊落迷關道浮游得求真故山芝术在終不誤風塵

新秦石湖草堂二首　　前人

山枕五湖水堂開十樹林棟梁天下任鷹鸇野人心
獨遠南峰秀平臨北斗深吾生寂兩慕湖酒一披襟

蘿薜還初服山尊若草堂獻書長不達招隱得相將
勒字芙蓉壁緒經紫翠房百年何自若乘劍欲攜觴

楞伽精舍詰子重　　前人

精舍積開千竹林翠微隱藏石湖陰竭窓雲霧嵐青
壁入戶山泉寫玉琴向秀莫為攀鳳侶孔明聊作臥
龍吟草衣木食吾徒事江海冥〻遯暮心

夜泛石湖草堂　　前人

風竹冷〻左草堂春星歷〻本琴張冥栖自許專丘
壑病飲寧孫與鵝鶴歡曲珍飛花烏唳舞衣飄香薜
蘿長十年獻賦頭無蓧明發天台度石梁

楞伽山栖　前人

山栖朝日盡雲閑坐見桃花映遠峰黄鳥美睛濁音々碧天生嫋水洛々齊來飛角丹青占吳越山河佛蹟重陽流平生飛動意十年空聽上方鐘

雨後從湖過楞伽寺　前人

湖上群峰環翠屏雨餘泉韻杳玲瓏鷗見故傍山人縱江漢淮占處士星野寺松杉叢古殿竹林風日淨虚廳空山自結荷衣侶石獨來翻貝葉經

歲步楞伽諸院口占短句　前人

高下琳房依碧山花枝幕屋鳥閑閑風光處々龍藏

萇楚鶴孤雲不記年

卒業治平寺示同志　袁衮

千様春叢抜卒業投山林山林茂旨得文史可娛心花笑染華庭翰墨逸斯全争戍暮窗惪僧與共投香嚶々和鳴鳥揚鬪流好音裴竹無俗氣嘉樹多清陰陶情托毫素寄興惟幽栞寂然理無味清虛念斯況大道冤玄覽物本塗冲襟言示諸同好懈間觀㳀吟

石湖草堂成即事書懷　前人

行賞池料兆幽宗春立登阜司非吾好擱物豈云棄工拙貴遺己烏能廉好爵滅跡投蓬蒿菽荷對山郭倒溪晴良如蔔輸時間作獄山蘊靈異斯得果宿諾幽奴難具述烟霞殊再履和始寡人力垣墻謝慕蔚食石耶故姿害高無改鑿拎桂羅軒拯藤花而唯幕政舜列剛出抗錯來向佳聚春美遊興即事多歡淀園桃舒紅英松篁包紫樟物身觀未𡖷深衷遂栖托隨時任偃息遺情永寂寞將酩飯瓜消托躬媿盈薄

治平寺　皇甫涍

風中到香界獨往意令然安引花木亂坐看洲島連林壑空水瀉晚生雲烟止此化心寂鐘声松林傳

同子浚風雨升往治平寺　顧璘

伍胥城東月映樓越王橋下雨邊舟石湖噴薄魚龍氣水到沾濡烏雀林竹存智房人隱々酒杯皆豪夜花々平生白首相知侶對酒空山與轉出

治平禪寺化述竹亭疏　唐寅

㳂闍闍䕫大夫身無利而不現歲寒君子心体寂而長虛飛云草木之無知皆受龍神之雜護茲寺治平禪寺搆基開度勝概東吳聖凡同所皈依河山鍾々秀而并放佛出說云寸草不生同向燒香便得六根清淨是以香幽佃尚擊知而悟空清平禪師浩笮而說法意啟前輩僉發衆情誅建草亭翼輔蘭若波清

池水足咏壇聚土地伽藍寘空鑒証𢆡兹尺牘用告
大方闢三徑以招賢肯笋根之推子推十个以酬俗
延林下之清風幸捨蘇貲共成勝事運册嘉靖七年
仙秋戚望晋昌唐寅撰潁川陳富書㽃方正立石

治平教寺在上方山下梁天監二年僧法鏡建旧
名楞伽寺宋治平元年改今名寺有石井僧人刻
字盖楊素移郡横山時也　國朝嘉靖三十三年
井復湧出

長洲錢穀叔寶集

寺院

與客攜遊寳積山遂泛石湖　高啟

雲山雖春郭烟花澱晴川看花入山中諸峰恣攀援
客吹王宮笙合以金柱絃清音度碧嶂松風助泠然
究若高風吟要欲入紫烟行人盡矯首謂遇雲中仙
下山與未闌相携更登船虹收積水雨鳥没湖中天
巖翠破夕陽樓閣影倒懸涵碧綠霜賦續乍縷縷鮮
獨恨無紅妝清波照嬋娟微風吹帆幾欲此歸途送
衆賓起惟吁船反永處秋迴越掠寺過郊揚山門前
此地有離宮美人艶當年羅襦罷春舞草色餘芊綿
況我昔此遊討盡十里連重來復誰在新知滿中筵
人事元若斯今古俱可憐能無即旅違何須問愚賢
我欲味馮夷海月出海邊解後不歸去相照舟中眠

寳積寺八詠　謝晉

平湖登碧鑑虛閣瞰清波有月心同賞無風水自磨

右清鏡閣

楞伽卜載宴蘭若一函經萬問着經若年來幾百齡

右楞伽室

影向湖心落青臨梵宇開上入趺坐日高處作層臺

右青蓮峰

一逕蘿霏襟冥冥掃不開空中閑鶴唳知是有僧來

右白雲徑

碧覺寒相對深潭西復東不緣石一地那得兩心空

右寒冷泉

石徑穿雲去山亭傍路安坐來清潤積吟袂欲生寒

右翠微亭

層樓面滄海月出頂難期想是憑闌處人間未見時

右先月樓

卷三十二　　二

欲識古人趣當玩古今心古心既自得視古猶視今

○○右玩古軒

○又八詠　　趙文名

○○白雲徑

迢迢白雲徑縈帶入山林未到幽過處寂盤幾里深

翠微亭

山當翠微半亭住白雲間分得千峰秀都由几席間

清曉閣

高閣登臨處平湖一鑑澄澄心兼興影時有倚闌僧

寒冷泉

滋益功能益寒甘味更同只疑深坎底潛有一源通

楞伽室

高僧栖息處閒戶讀楞伽山遠無人聽空中自雨花

戢輝齋

外物豈能晦有光中自韜莫期幽隱室昭晰見秋毫

先月樓

雲收山吐月樓迥獨先窺清景非偏照遠方見自遲

青蓮峰

亭亭青蓮峰何年自天開雲散石湖邊千尋淨如植

遊石湖寶積寺追和先太僕　吳寬

卷三十二　　三

禪堂擁翠嶺雲冷失泥天平萬石林學士故欲來外

曲逕入偏徑坐蛇陰泉別澗溪多鹿啄松本空山戎

野禽亦欲化年間倚棹繞湖風雨龍吟

寶積寺在橫山下隋大業四年僧承先建今廢

題橫山寺　戴叔倫

偶入橫山寺湖山景最幽露涵松翠爲風湧浪花浮

老衲供茶盌斜陽送客舟自緣塵世役不得更由遊

楞伽寺　高啟

夕陽下西嶂返照東湖水來尋古寺遊楓葉秋錢里

明門山猿驚雉鳥林鳥起鐘聲出烟去半落漁舟裡

楞伽義未曉璩紊方自耻欲打塔碑銘氏僧乞山戲

同　周南老

曳杖行春觸幾回招提宿路過横山河門花湖光綠
尋幽得清境採奇極遠攜山頭此塔周銘碑立蒼王
大業親瓊書秀整珠不俗老眼為渠醒摩挲再三讀

又　釋宗衍

疊嶂來山尾平湖對寺門登危逾近嶽望迥更逢村
客跡迷花畔樵歌坐樹根不煩面煮茗雨過井都渾

送辰長老住横山寺　鄭嘉

紫擅〔檀〕烟殘鶴迴翔清磬冷冷出上方崖畔異花薰講

卷三十二　四

席衙邊修竹護禪房東林結社蓮初種南嶽分春茗
下香三伏天蒸應不到綠蘿風洒石龕凉

上方　姚廣孝

蓮宮隱山椒宮先去天咫風香花雨新僧行白雲裡
幽沉樹巢靜簷散烟鐘起人登石路迷依依綠澗水

遊上方小酌僧舍　吳文度

上方氣壓湖山勝老我登臨思悶慚一馬影沉秋水
外千峯数斷夕陽前青尊白髮聯今日画舫朱簾記
昔年獨倚危闌重平古荒臺樵唱起蒼烟

上方山懷古　錢復

亂山高下半雲裡曾築樓臺倚翠岫今殘有孫臣完
燕子啼無計佐夫差萬春滿目悲吳苑麋鹿成群入
館娃十載歸來漢上路行人一頌一興懷

游盡行秋夕宿上方寺　韓奕

秋水平湖夕陽低樹而舟還覓來時路別城村得幾
多程傳撫為欲尋僧去香香松蘿冷冷鐘鼓上方
更在雲深處鬢然禪榻話今宵從此更了無生句

上方山懷春眺　皇甫涍

落日攀崖樹當山倚画樓門前落葉合闌色雨餘孤
盤嶺春事入長天雁獨浮如予十載意迷在五湖舟

卷三十二　五

上方寺有浮圖在楞伽山上一名寶積寺一名
横山寺皇皆一寺蓋不可攷但碑中云横山蓋當
時未有楞伽之名此山因横山也

與戴叔倫遊寶華山寺因宿　陳基

上冢飛鳥原尋僧出麗舟凡白殿清茗煮銅泉綠
山空木已落天高氣彌肅松月有餘輝共向西窗宿

宿寶華寺　袁袠

秋杖修篠幽深殿事猶依川原珠氣侵臨流來暮趣
環堵為澄境卑睡多荒露水亂紛飛鳴鼓葉莫零露
衡風揚夕波進帆迨夜清雲霞異殊翠山麓收昏暮

詩林爵者堯始与貫心遇丹楓對陽阿與晦歲可賦
月出照古澗蒼蒼隱寒樹法侶欣招邀禪寂夙有慕
清曠异氛襟冗冥覩真悟萬事徒能境拉澄榆情素
至華寺在至華山旧名智顯禪院師〻尊者實卓
錫於此寺有師〻泉

太祖高皇帝御製賜僧無念詩 有序

皇帝諭僧無念佛生西乾為淨飯國王既長悲憫衆
生罪重鬼山深曠海因是有誓於采女因緣遂入
雪山相坐星樹六載道成肺廣妙法天人感聽其所
說也為戒生死〻生其釋伽之道靈通上下妙貫三

卷三十二 六

界僧彼衆中此其所以與釋天覺金仙此也延來通
靈使秋奏知有僧無念者方今群僧中是神僧者也
陛下可召會之於是頒道內臣帆并星馳數日達
京師明日面見朕目是僧維壽有年其項相龐然色
声俱倫者喝吁自童子志慾至於壽高自定業而既
人辭太師之席雲水衆中尋方問道謂高名而不已
方乃內觀憶身外無身我外無我在處有佛又何指
方尋佛本性明佛〻外更何有佛〻外更尋他佛又
何佛之有哉今無念定居兩山或照日月于斯之時
獨出世界念僧他日脫去其名長壽如日月在天猶
諸水所在有水無水　豈不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鳴呼久同天地名書不朽此無念
者也
從師童子問有玄去事花〻學坐禪羽出衙知身是
佛老來悟得性通天未門不离藏金錫笋星盈插飲
碧泉召至九重嚴妙法問伊落魄幾經年

觀畢歸舟

舟行既艶把帆去船空堪細老咽便西坪樹涯風力
使一江波湧氣風豈能斷誰問前梁夢從空桑泰不
二禪年夜雪山星恩見前三〻是苦空年

卷三十二 七

懷僧無特賜松寔詩 有序

朕於廣務機中將去人心意較之是非折之內端思
之再三謀之不已其人之情意変態多端使此於彼
是非混淆私忿雖折朕閱人既多歷事且久尚不能
治不善而安良於仁壽之域此果不師古而有此害
耶抑人心不古而亦有此耶嗚吁靜觀熟憲人之情
意始至古今皎然忽焉反覆不常艱於治政古人有
云犯刑憲如飲食嫉良善如仇讎信有之不誣也嘗
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教而自化不治而不亂此大覺
金仙之道也朕於紫塵中觀瞿佛之道者就如是快

奚於出三界而不觸迴神通妙用無碍於上下遊返
乎兩間出去者也前者僧無念戒精明於賦月定慧
雙看五山暫來一會去此惝恍〻不已之遺人就見
特以松寃供之集詩若之
志空五蘊隱藤蘿深竹由來積歲多山鬼猛知常擁
護水歸處無為何戒如蔵月天將說定若成克去神
欽欽戒度有時懷善者命貴松寃諧盤陀

賜僧無念用松寃詩韻

後空幽隱入烟蘿路合松杉歲月多周遍無門明五
教遊齋何處愛三河殘經對月校客誦楞衲朝暘白

卷三十二　八

在歙松影山閣真寂寞傳燈松下住成陀

與駱斯州驥沈石田周馬清痴愈同遊玄墓
夜宿萬峰精舍自成十二韻　徐有貞

山水為吾癖平生不厭遊無迷康樂屐時泛米家舟
石磴穿雲遠林深入洞幽間逢枕野老結社集緇流
自喜逢清去誰能免白頭夢空千代事吟破五湖秋
嗜酒懷彭澤參禪悟趙州閑經招二仲佇撰擬三休
盡與天機會詩將險韻酬悉隨羞伯越良也幸封留
邀月聊停盞臨風獨倚樓求仙聞則是何必問羅浮

山樓雨晴同諸公臨眺其區林巒景象天開
遂成聯句　前人

湖上雨初晴分明見洞庭縹天光同映日山影倒含
青白有水鳥依清浅風帆度窈冥酬來豪興發吹笛
與龍聽

和公素韻　前人

蘿逕紫迴手杖扶上方只在白雲間鹿眠花下僧傳
法鶴喚林前客扣關石磵流泉和響響松梢落雪點
衣斑欲知何處宜棲跡秋月清〻水一灣

寫畫贈引琴上人　杜瓊

欲尋幽處遠登山為愛山居又寫山好被山靈來笑
我此生何事不能閒

卷三十二　九

入玄墓寺　吳寬

高登翻尉山逕入玄墓寺老僧具衣履出門迓予至
落〻長松間一徑獨深邃慳路鐘磬聲鳥雀亦驚異
佛面勝山勝殿宇危香座長松揭清風修竹自為盡
結夏四五人跌坐更無事樹藝三果懸草深井泉甃
旋登小樓盈洞庭正相值洋〻太湖波兀〻林屋翠
始知羣山中此寺真幽奇音聞萬峰老卓錫擴此地
道行既孤絕遺言有高致化去動異人金帛爭布施
歲久有當朽遺容未全毀被堂畫仍閑向未足供鎮

性餘性山水不改太古意磨崖紀勝遊吾當一瞻字

玄墓寺　王禹

馴鴿驚客散種竹与人聲春色閒門静泉声試枕低
兩山何似裂一劍不空提亦愛全身地誰能學馬啼

春夕宿萬峰高閣晨起由贈散堂長老　陳霽

披雲上翠微春山欲芒扃和林変明姿菲菲陽升灯
濤驚風鐵松泉鳴雨飛盤瓏磴石多欲扱虫蔦猶弱
空翠拂人衣覺之不可捏荒基漫苔痕函龕罥蘿幕
巨浸罨潛蛟層崖樹棲鶻寺古鉢梛猿禅枯灯寂寞

卷三　十

波痕揚素虹雲臥栖香澗勝茲山峯灑坏物扶漢落
綵蘭頫瓊英斷笋栽冰蘚思遠境偏奇玄悟情無着
韻隨王子由吹笙向眾扉

過鄧尉山題天真上人新禅院　王鏊

手斷嵌岳鄧尉清五湖風月自平分鐘声夜扣林間
雨烟氣鄧横扃上雲慧眼又傳新法嗣峻幢曽折古
魔君我来亦是尋常事信息誰教野鹿聞

為懋上人題画二絶　徐禎卿

瀲瀲洞庭秋水濶軽舟搖動碧琉璃松坡不隔東西
望楓葉寒塘露酒折

布衣藤秋林范駐會有青山獨偶来心与白雲元不
瑕長天一鶴忽飛回

錦上人西堂有作　陸無塞

濤山微雨竹烟斜路轉挑羅又一村石燕避寒春落
子蘚龍驚嶼夜深危峰登殿天初肉鼓沼當岳水
半滙瓶向西堂分半榻禅翁莫厭客敲門

宿進上人房　王寵

山僧不厭客留我宿雲中蘇蘿手對日轉覺江山好
古崖暗於墨平湖夜如鏡遥望鏡中山萬象皆垂倒
道人下山去為我摘芝草渴欲石摘芙瓠食鶴鵠甜

卷三　十一

石林含雲樾清寒逼人颯自非烟霞骨安能此寂老
明發又人間虎溪相送早

和　湯珍

既登烟霞嶺同宿烟霞岳日出群動息眾屋更幽好
泉鳴樹間琴月曳湖中鏡雲軒夜生白萬想盡傾倒
迦葉懇璵花雨地皆瑶草坐之綠竹冰敛以金蓮稍
全偈静除心呈薰清入腦始知名勝地偏与僧秞老
一宿觀齋由最先動林早

贈味閒長老　顧禹臣

萬玉青林表依然見遠師貝雲翻葉葉遠涵窗邊邊

詩成添貢筍名山見白首身心兩無碍自在則朋願

憩萬峰寺　徐　賁

憶別茲山二十年夢魂常繞白雲顛洞光山色如相
待竹徑松堂亦可憐嬌鳥兩啼吟几外寒梅故故向
尊前洞庭西望烟波渺娛我時乘范蠡船

宿玄墓寺碧照軒　蔡　羽

親攜山中雲遠瞰樹端閣閣窗太湖來當几欲吹落
夜〻玉青悲幽〻從盤結變爲千尺樹頗須滲扇脚
兩殿色山烟空黑真氣冀飛瀑出雲脉猶栽十洲薄
翠石寒堤摩蒼藤老難斫羅不是山骨瓊永飲中骼

卷三十二　五

幽蹊苦不久一宿深自佞同來虎溪客由邈在丘壑

碧照軒　皇甫涍

春沉轉幽徑遠近含疊嶂林色引初陽振衣當翠微
玄言應虛籟宴坐發清扎結性凡雲連丘中無塵迹

題山偈　蔚萬峰

玄高向午兩剝刷三鳳三龍天下無左右環盤前後
瀾此山真好立譚徒

玄墓寺名聖恩菴在鄧尉山之南國元至正間僧
蔚萬峰自杭來止于此初蔚綠其所千居請所往
答曰汝名汝所止也又至鄧尉乞兼承三氏地結
菴居之其徒大集續叙三十年遂成精藍爲吳中
名刹國朝洪武中僧普壽普隱永樂中僧智璿
先後重建內有碧照軒今爲勢家所有斷廢無攷
矣

送僧還文珠菴　劉　昌

毀衣何地更相逢一錫東歸萬峰松偃舊憑僧臘
久花薰晴殿佛香濃空山晚以來雲暗古洞春藏化
雨龍定起有詩還自寫下方驚起夜深鐘

文珠菴在金山東麓以獅子山相對故名亦名金
山寺元至正間僧時蔚建

卷三十二　圭

宿靈巖山　戴叔倫

馬疲盤道峻投宿入招提雨急山溪漲雲遲嶺樹低
涼風來殿角赤日下天西假寐老居林空鳥亂啼

靈巖寺　張　祜

靈巖寺　范仲淹

古來興廢一悲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烟波空去
雁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向花猶笑往事多遺石
不言唯有延陵遺逸去清者高節老乾坤

靈巖寺　　趙禹

我為兹山好登臨引日穿石畫餘看雪鐘冷入秋雲萬詠唯僧物屢煩与俗分明朝入東禪因得識吾文

靈巖寺　　周南老

招挺名秀埒昔吳館娃宮紫翠環消滅梵字興焉崇禪堂雖深翠壺閣函遠至曾來西土僧繪像遺厥來赫靈示神異法來咸信從衲衲大智灯明光破群蒙

同前　　高啟

閣上香臺望下方漁村煙鴻盡蒼蒼隔城人遠苔生徑憐寺僧稀葉滿廊雲散池邊由塔影雨來閣外失

卷三十二　　十四

湖光興巖皆列何須開閣獨自吟詩送夕陽

遊靈巖一首兼簡戴師長　　鮮于侁

馬繫蚕叢車馳嶽麓歲晚濤常綠之喜開岩寺枕山腰路轉清溪入幽谷下行山口長洞天臨深一上斛平田千畝壁殿隱林木四面石碑生雲烟山僧迎門笑相揖為語祖師存往迹屋指於今八百年已在西來達摩前鶴鳴飛上負金地錫杖湧起清泉泉幾杯四絶名天下天台石橋乃其亞千峰不改戰寒普一水景嵩秋月夜半生遊學頗覩若且向空山老比身也如方丈安禪處解笑東西南北人

靈岩次庾手學士韵　　陳基

岩先千仞頂高閣倚空開竿更插禪鏊吳王避暑來泼消羣再井千古上琴臺回首長洲苑層城擁翠埃

靈岩　　前人

石湖鮮絕日高春同上靈岩最上峰紺閣下臨波萬頃琴臺高入翠千重客同平古頻登閣僧為迎官送擊鐘一碧五湖如鏡淨為舟歸不計難從

遊靈岩三首　　周伯琦

吳宮花草久為塵千年空山蕪翳靈雲閣西湖春潋滟天池浸石碧粼粼諸佳互勝猶爭奕三世如來邦

卷三十二　　十五

現身白杖獨閒西舍義憤瀛梧古及芳辰

丹梯百折列松林連花逕杉歲月深永叠腳崔曾向飛荒剛臺古不聞琴號當傾國悲生巢屋尾空談俊視今山下良田川似剪一區那得老雲岑

重游已隔十三春識綠嬌黃幾度新白髮無情添去態青山有約待詩人采花間香畦摘錦蘚蒻紫藤樹蘿蘚幽徑斜陽啼杜宇迴舟圓月挂城閣

靈巖山　　陳方

客吳十五載始上靈岩山入門地如削覺險絕躋攀孰云愈姻國不復憂險艱回首楚与越茫茫一氣間

向來朝會時自謂垂百蠻焉知王氣衆空塗榛栖閒
山川自瀟灑木石飫斕斑俛首萬里外浩歌風雨還

題靈巖寺壁　倪瓚

飛到靈巖古寺中雲烟樓閣鬱重重今朝醉到山前
石白來綸巾挂偃松

遊靈巖寺　前人

此山勝景玄賓舊遊今日皆非藍輿林間烟暝斕柯
谷口忽歸

靈巖寺　曾楨

青山瑩閣共崔嵬玉輦曾於此地過洗硯池頭荒蘚

合殊香徑埋落花多笑裏有恨嗟誰在嵗月無情奈
老何欲問鴟夷舊蹤跡天風吹起太湖波

又　王珍

谷口逶閒晚寺鐘又陪吟侶到山中半空樓閣千峯
擁十里藤蘿一徑通松下白雲封丈室竹間流水响
連筒笑予好酒非陶令結社何勞覓遠公

和況太守登靈巖韻　張震

騎馬看山度水涯楓林紅葉醉霜華秋深西子曾遊
處路通蒼苔一徑斜
路轉峯迴石磴遥花谷含露濕宮袍巡空闌畔登臨

取水色山光著信銚
登高正值菊花時借榻禪房共鶴栖范蠡不來西子
去五湖烟雨望中迷

登靈巖寺　劉珏

攀盡藤蘿躡盡雲上方碑刻又斜曛花空越女曾遊
徑草沒斷王舊奕坟往事不須遊客嘆山如与老
僧分浩歌歸去共殘醉驚起松梢幾鶴群

遊靈巖遇雨次日至靈巖晴　沈周

已向靈巖雨裡行靈岩天肯放新晴都從昨日論今
日遺[illegible]無情還有情花下得追佳句律石頭多記舊

遊名人生樂地林丘別況此春明与太平

陪許常熟遊靈巖　前人

伯業消沉笑此峯使東今見夕陽中衣沾雲氣趁身
來扇把湖光奄眼空翠雨霧廊香逕市綠陰琴石樹
玲瓏下山更吊斷王墓十丈穹碑萬古忠

次韻　許宗道

直上靈岩第幾峯湖山烟景醉醉中吳王寵幸千金
地宮殿崔嵬一炬空古井湧泉甘冷冽古池明月碧
玲瓏豪華已盡徒興慨醉此椒漿弔去忠

靈巖寺　宴讓

來訪中吳第一峰石林高聳梵王宮靈岩雨過千山
碧香徑花飄十里紅步轉長廊空响屧客來深院書
圖種花琴更与愛高頂回首姑蘇夕照中

次下首數字

次韻　陳顧
石磴穿雲入亂峰松陰傳鶴扣禪宮鞋廊芳草人何
在香徑春風花自紅千古琴臺空對月六將花雨但
聞鐘危闌俯瞰平湖近一曲漁歌感慨中

靈岩寺　徐珵
靈岩佳境古禪宮殿塔迷離透碧空天際湖山蒼靄
裡林間茅店綠霞中採香艷項琴臺月鶴唳西施洞
卷三三　六八

風清日晝現何處覓惟存鉢景見遺踪

遊靈岩　丘霽
風冒雨青蹊花豈是有興愛者山斷國中興猶有
宗家南去不知還寫碑剝落烟霏冰松冢荒凉草
中千古英雄有遺恨九泉羞溢滿夫顔

又　趙同書
入宮蜂殿古離宮今日叢墓事不聞嘗胆計成歌舞
散捧心人去綺羅空夕陽荒草幽栖處剝木殘山感
慨中一段興亡誰管領野花啼鳥自春風

又　聶大年
逆之曲徑接平沙一上香臺望眼賒幽磵泉潭初過
鹿高林巢動亂歸鴉白雲洞裡人分境綠樹陰中釋
子家下有田園千百頃纍纍禾黍間桑麻

又　杜庠
閑將往事問田夫越國兵乞入戰圖不待館娃歌舞
歇知抓荒蕪已歸明

又　伊乘
木榧登臨越業懷悵望心洞透環珮遠寺梓聲蕭深
吳越有興廢河山自古今松風臺上起猶似語清襟

送僧住靈岩　王汝玉
卷五十五　之

百花深寺書猶指舊基宮事往人何在香消徑已空
今朝送師去茲地闡宗風別意兼鄉思依依雲樹東

送北崙海住靈岩寺　張達
靈岩古招提飛閣涵太空我昔登其上題詩碧雲中

字當在淵字上今改其更前畫

淵松蘿雨衣含澗谷風訪古思耿耿感時心忡忡縈
於焉送吾子同之尋舊踪境空獻天花林迥响鳴鐘
東行渡石橋僧侶依岩松喜子通門秀應供振律宗

次韻　劉璟
官身在告無他事故園住山得肆遊画舸春風開碧
水息輿晴日上吳丘飲酣從畫綠多病句不驚人亦

起蓋夢习去情何足較眉雲淡月自悠々

訪靈嵒住持清一元　賀元忠

一上靈嵒感廢興蒼苔雲樹更含情吳王宮闕空遺址智積禪林却擅名香徑有蹤栽學步琴臺非响似有声悠々境去爲千載得推前修數幾僧

次韻遊靈嵒　楊循吉

岩陽草木本芳幽更有寒泉相皓流學道豈須尚乞鑑入山何用待封由東峰西眉芒鞋下明月清風挂杖頭回首古人皆不見休因越喜為吳羞

題靈嵒　廊璿

靈岩突兀碧雲攢嘯倚巔崖百、怪驚狂目乾坤此子大術身霄漢一毫輕研池墨洗天瓊水琴石絃飛山雨声莫浸柔揺花牛斗好依紅日戾蒼生

靈嵒懷古　孫碧

篝書推理抽身出來待先生山水遊狽辦尊罍快小宴教從秋履上高丘皇圖浩蕩乾坤古伯業凄涼草樹蓋入夜迴觀更奇絶一輪冰盤自悠々

靈巖　唐寅

山兒踉蹌佛殿荒老僧指點說吳王銀瓶物化餘古井梯葉秋深滿藤拗地下有硯悲藥劍草閒無處問秋梁伯國零落何須問越國如今也鹿場

經靈嵒　謝琛

靈岩之山柱天起山巔吳宮遺故址琴臺石井尚依然不見萎花歡浩蕩春風夜靜松濤鳴安能獨挹環珮載王釵科養干戈伏學離之女領人城江頭古廟蒼烟裡伏劍冤哉子胥死佞言誤國賊忠良當時悲心太牢餓英雄一去伯業頃卧薪嘗膽人成名文臺宴罷君王樂長頸鳥喙謀臣鳥王頗烹狗真成比載入角弁泛湖水鬼得空山夜月明蜀鳥呼俾吳人耳秋將興廢問山靈野草年々春自生吳亡越伯今何在楓我千秋萬古情

和　于銳

湖畔群山伏且起突兀高峰餘故址行臺有約偶登臨小徑落花印屐齒吳宮不見鳥鳴管絃化作風雨声當年尤物貯金屋君王無意在江城相連猶恐夢寐裡顰与蛾眉共生死敗鑒畫中伯業消不必憎劍斬牢籠羸鹿遊時臺已傾館娃猶存旧日名會稽璇埃疏已久尋常興廢何須驚吳下新醅琥珀比芳草遙映春江水會欲况復盡入豪不學泉由浪洗耳題詩笑我硯山靈負却岩花爛熳生豪吟幸有臨川

手寫盡與巳萬古情

靈岩歌　　徐禎

當昔靈岩繁盛時吳王曾此宴西施西施洞口傾城
姿管絃歌舞日相隨綠臺冉〻烟花澗香徑烣〻蘭
蕙滋一朝梟棰欲生忘越國兵來那得知臺上空儔
走麋鹿江頭相恨花鳴哀離宮別館今疏跡露井殘
碑半湮沒梵宇蕭條山欲頹見此空為人太息我來
日暮松風生獨立荒丘山月明不緣興廢重回首紙
為英雄一愴神

遊靈岩歌　　顧禹臣

卷三二　三

昳財使者江海士又成已了公家事地官分司得清
暇王堂政史亦相值追陪李郭飛仙艇晚汎春舟吳
儻不姑蘇浩湯開天景重明碧峰七十二浮沉欲滟
各生態黛蓄銀盤繪屏几古木幽沉伍相祠寒食何
人蔣芳芷吳十么屋輕攫社伯業未成孫士死長城呈
侍王翦傾故國波生劍光裡兩舟越蠡戎前鰍竭〻
冥鴻近炯水英雄得長雨安在衡相乾坤逃一泙湖
山群　羅紫翔雲　查嶽開青蓮不與伊邮松林午
高情直擬山之氣　疏食碁樹倚賞金美酒撼航
紬蔚壺羽前兼勝賞亦有原　和鵑絃山僧指點周

楷閣館娃訪跡今延凝琴臺草長遺香砌古井苔花
淡乳泉銀床空柱峙何處屧廊施洞名空傳當年執
黛宵尤物就中西子飄雲仙姹石如人寂無語曾按
瓊建聽歌舞美人進酒甘如飴不道降王嘗胆苦前
山高臺夜香箕鏤金為梁玉為柱朝〻暮〻恣行樂
堂上未能麋鹿聚與亡豈獨悲吳越秦宮漢苑皆無
没驕溢無度忘狼磁山河王氣終消歇我曹撫此百
感生秋難主人為曲突吁嗟富貴秋錢何電掣磨消
真狀忽共君及時且行樂起坐春光明綠髮林深終
杳不可留落日蒼〻澗氣浮鳴騶歸路非吾願與在

卷三二　三

暗汲及白鷗急流斛紐何王是禪頭不失妻孥諜鑠
澉降前郡卜築青令周上重來捎汗漫尋山過五岳
赤丸黃鶴歸滄洲東風吹破眼前夢天際浮雲千古
愁

贈靈巖住持霽雲谷　　祝允明

尋常一種無心物偶與空門法味俱任爾深藏或呈
露本來面目自如如

登靈巖　　林建梯

春日有興野林竹綠雲高下晚不成愁醜剛為貧民

觧鄉思偏于久客生沙鳥向人如欲語山花過眼不
知名我来豈為耽遊樂枕秋林幽興奏舜足

同　陳璚

靈岩千古館娃宫事往名存感慨中於勝當年風景
在繁華曾服伯圖空春歸香徑遊林鹿月上琹臺起
寺鐘老子酣遊桂樹日一番閒咏付東風

靈岩懷古　朱寛

矗々湖上峰遠近各含態何心躡茲名酸風入人肺
金碧想故宫歌舞花叢々吴王樂極時胥骨流江中
越山兵馬椎前溪是家蒙色艷伯嚭肖腹心向誰癡

卷三十二　廿四

琴臺雲故散香徑春仍瑩湖風澈洞庭通恨球未平
淮招麋鹿群日疏西施洞娟々井中月澈破千秋夢

遊靈岩　高茅

靈岩下白日萬井動秋風衲子坐烟島[illegible]歲功
淡雲淨無水清磬落霞中我亦躬耕者[illegible]然楚思通

同　吴一鵬

名山只在郡城西細草青々路不迷訪古却尋僧作
伴凌空聊借石為梯峰頭日滿雲初破洞口春歸鳥
自啼風景撩人杯入手興來何惜醉如泥

其二

絶頂登時暑氣無群山環拱一峰孤馭風彷彿來公
侶入眼分明列畫圖鉅井似潭深貯月遠涇如箭直
通湖勝遊繼此真非易林壑由連到日晡

靈岩寺　陸偉

伯主餘基礼佛壇慈心落日倚闌杆猿啼洞口烟蘿
暝僧掃墻前木葉乾麋鹿自遊孤月曉虬龍欲動五
湖寒東風不管興亡恨吹過梅花万樹攢

靈岩寺上方　宋旡

伯業消沉烟樹濃吴王臺榭梵王宫屧廊人去土花
碧香徑僧歸秋葉紅颶母射岩風動地蛟精夜穴雷

卷三十二　廿五

述空明朝江都重回首寺在翠微蒼靄中

涵空閣　高啟

深々波濤漠々天曲欄高棟此山巔置身宜在浮雲
上縱目長過去鳥前數許秋聲荒苑樹一帆暝色太
湖船老僧不識興亡恨只向遊人說住年

又　陳儼

層構峰頭切太青恍闌恍若過仙靈窓俯挹西湖
水簷攀高懸北斗星足底浮雲生冉々目中飛鳥去
冥々百年塵海須臾事誰得身閒幾度登

靈巖禪寺永樂中燬弘治間重建今復燬惟存一

殿与塔耳

丹山寺東巷　王汝玉

地僻琉璃界天開翡翠林那知近城雉意得幽尋
日映花臺迥雲横巨閣深翔鸞浮露彩珠樹帶春陰
玉澗珠泉滴丹崖綠嶂臨梵王紅錦服仙女碧瑶簪
金作山龍甲氷為海鳥襟鳴鐘声雜鼓漏法引猿吟
境静塵難集机深慮不侵願回清净力從此識真心

丹山寺夜咏　楊循吉

離城至此二十里翻作遥遥半日行古寺夜投僧宝
出空廊獨步月初明學投梵策言生滅借治芳泉除
濯清塵慢不諳禪寂相詶悔無俗话鶴循

卷五十二　芸

丹山精舍　王寵

谷轉深岩曲朱門碧水開鈴声衛鳥落幢影拂雲迴
院入斜牙撫賞迎滑蘚苔衣來車馬道聊尔滌塵埃

崇福教寺在長洲縣三十一都丹山故稱丹山寺
梁天監二年僧左律建　國朝洪武初名僧永啟
常住此發乞焚身度天下沙門

春日与王州故舟出陳湖東登大覺寺　張適

晓日滄江晴鈞舟為来林下話鴻休扲聞老鶴同僧
立栢外開峰逆客遊半屋雲花分夜榻一池月色蕩
春流高深堂上多清供琴罷香

宿東明禪院　吴寬

東明院裡曾投宿佛見前題一慨然欲枕亂蛩如昨
夜入門高樹知多年李杜不与元方在小翔显同大
翔賢何處王臺改未歇山扉新月照人眠

和　李應禎

扶青山数秋雨晴如風半日到姚城故人天上新沾
禄祠子山中旧識名春日暮雲無限思炉薰若撫有
餘清一衲衣生眠未穩夢迴時聽海潮声

卷三十二　毛

大覺禪寺在長洲縣二十七都大姚山梁天監間
僧道珉建寺有東明禅院最為幽勝

宿天宫寺　陸容

閑游三日滿天宫宿夜西齋雨又風睡起沭項書帙
亂聽來墻角酒瓶空奚奴野色迎寒碧狼籍春痕半
落紅別後只應如杜老家衆扶句念吴公

再至和前韵

此度停撓入梵宫摘花看裡出薰風閑心頓為江山
奪真理元非夢幻空雲隐小窓禅榻静日斜深殿佛
燈紅面邇欲和鴻泥句誰復才情似長公

天宮教寺在脊山南太湖之濱梁天監三年僧汰
雲開山唐德宗時重建宋天聖中重修進士張亦
記

昭明寺記　　　　實集

吳中多古佛寺往往有蕭梁遺跡郡城西四十里曰
錦峰之昭明寺相傳以為昭明太子所建故曰昭明
或曰錦峰之山産文石中為硯筆米嫁爛故有是
名或曰其寺中據伏象鞍山如屏如翼去寺皆遠無
所障蔽其秝昭明之名此殆是也然而不見於郡志
豈會昌汰汰之後日就頹廢修志時泯沒不聞故也

卷三十二　十八

宋嘉泰中里人劉氏子為僧　寓籍白馬寺曰南公
歸省其父父曰吾老矣汝毋遠　南乃即昭明故址
葺之以居辛苦勸乞閱久又以其財力助之已而施
與者日至歷數十年法堂僧堂廚庫粗備土田稍為
人所侵有者以斷來復其子本立復相其事南沒立
即任作當思成南之志益植美壤作佛殿門廡方丈
之　度弟子九人約以次相繼綱主院事至元中執
事浸用嫌嫉遂以中微南公之頹力幾息矣一真始
出爭其間大有以克闢之山林廣袤而林木足用土
田易治而供操有餘矣屋宇甚頹内圖底完其計慮
久遠者日以周備矣昔之處此者不知有起述以待
來者是以數起數僨相尋於數百年之間而莫之有
定獨真公如以此為意亦自其積之不易而成之不
可忘也噫為佛者之初固不以植生營業為務然而
四方名勝之處或困於主者之不一徒衆之集乃至
失其所依曾不若去維而守之者之為遠也然而得
其人則易以興不得其人則易以衰物理之寔然豈
特昭明而已哉然則真公欲為記之也宜矣予之先
隴在吳者與其寺相望為鄰故不辭而為之書錦峰
旧有宋楊龍書　賜賈臣之家者今由昭明寺云

卷三十二　十九

年　月　日實集記

懷陳寅山人時居西山昭明寺作

高啟

閒者西澗月秋閣與僧周止其相思夜鐘声吞處來

昭明寺　陳基

山居有餘樂厭逆良不拯生多濟勝其豈躰足力劬
處處青蓮屋入入僧宝珠雨花興宿帝王樹盡僧林
勝生奇形跡崎首潛知蹰

昭明教院在吳縣錦峰山相傳為昭明太子所建
或謂山産文石故名然不可考矣唐會昌中廢宋

嘉泰中白馬寺僧南宫重建宗理宗書賜額起潜
錦峰二字嶽寺中

光福舍利塔記　　唐崔鵬

武觀元始取觀玄風夏巢冬穴之時茹毛飲血之世
一寒一暑一陰一陽其道雖分萬象猶　　逮于伏羲
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然
後歷堯舜至周孔由是彝像興焉及乎東被大漢尤
加崇飾按牟子云佛生西竺假形王家取其生也又
拂衣雙樹脫　金棺取其滅也雖然示生滅之相而
加恍惚之道何異在巨海者於竿不見其涯測度淵

者畢竟不知其底吾以此觀之佛理不可盡也若夫
舍利者即金人之遺骨堅剛不壞變化自然西天教
之立爲塔廟昔有王見而不信吳王權以效震遑遑
南移年代雖久大哉寂滅之理豈一魯男子以探其
好爲余素不由心略爲叙事故經云若能起塔供養
皆獲福田此乃聖教所設事豈虛謬同知爲善者天
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雖則玄妙難究而覓精專
可驗光福寺者即梁九真太守顧氏之家山也上有
惡嫌塵網棲植善逕捨林泉建茲佛剎根立寺之始
其由起爲斯地之銀闕移來洪波架出碧曲孤聳青

天下臨洞庭勢拔吳苑上正斗牛之宿旁連太伯之
壤何必鷲頂蓮華峰崛闍崛歌推翁于片石臥碑于
於此林草樹而攢花杉蘿深而敝日長松古柏緣
循無塵世之机遠地平湖牽目入畫屏之色其僧自
相謂曰此之靈境爰有上方可以建立亭臺而莊嚴
塔廟既而不日不月其功就焉斯塔也梁大同之中
建夫唐會昌之末毀焉興廢之由是其一也然則基
址雖在而乃悶離以荒於時咸通　天子明眷
四方清平野人入朝賢士出世而我吳郡之一也
鷲鳳異態龍虎殊姿嘯傲誰同孤高自得雪霜徒侵

碧色松屋垛難染白壁光滌陵臥時國之賢良鄭均
聞時位齊衛相魚腸之劍利斷鯨鯢龍頷之珠光浮
日月燒金有玉闇邈蓬島之仙豹月欲風隱笑武陵
之客公不催夜寐籍然亦探異釋門故儒則素王
闡生於釋乃金人謫下則知人情雖及智用全殊每
登山而踟躕問寓塔之荒毀是斯塔之將興也一則
合天中后聖德迴被慈心傳施行是日之光風徽當
時之漢夢于是三尊起跡十方歸心衒金施圖像
花界今若又澄清域外鏡朗天衢金柯蔚薈背之花
寶位乾銀河之浪玉潰丹甑生分瑞應之符祺于應

翁眠唱太平之曲　乃遇公道爲生滅心建若空信
塵埏之迷遠悟法門之了性追吾家之旧迹再崇蓮
花獲吾佛之真身更修宝塔然後增基表刹准阜開
林剪利棘而雲平列松杉而洞出時維三月節届九
春鶯吟風而千般草垂岩而万種走金棺而心動羅
宝蓋而雲陰細徙共聽士藉咸悦笑客屋上獻三界
之異香若蔔花開　大之法雨是時也祥雲結珠
聚蓋於行道之坛慧日澄華照耀於然灯之位公乃
觀相生善至誠感神遂發善心爰命工者于是依泥
氣象結構規模初標覆貫之踪斷着殘雲之勢亦有

卷三十二　三三

飛閣周繞回廊接連石工呈奇巧之才梓匠設雕鏤
之妙壯觀而龍蟠虎踞龕而仙掌遥降鵠柱屹而
呈瓊雕梁耗而虹指撐映而初娠吐彼層而欲飛
不踰一年俶就工畢斯状也險体千仞高標七層凝
青霄上又若神助上穿霄漢下鑿雲根豈劍閣之能
齊此妙峰而尚峻鶴歸天而一駐雲收霧而半開發
郢客之詩情壮呉宮之地勢金輪璨瀾亞日月以高
明雁像參差排虹蜺而若動傑哉塔之美也其功者
真難爲至若遊人訪景淑女尋春入幽徑而拔離疾
晴崖而拾翠巢鳥映葉威蜩惹衣苔鋪石而霞斑花

映峰而綺合高墻闤闠千家之臺榭龜文句職林峦
四面之波濤綠色其乃金殿甬對銀露催寒何用悲
秋止堪憑臨天朗而雲霞美錦風高而松藤張紫葉
鼓之浦上漁歌蒲蓼之汀邊雁影壹良哉古人之
素群山閒以婦之眉開謝客之愁襟將林公之佳咏
松間疎聲伴高鳥而飛來湖上輕烟映往砒而掠去
斯塔也非公不能見矣斯景也非公不能翔焉時有
时當僧道巖文瓚崇建寺皆以高空啟月深谷奇松
挂衣錫而雲間臥炯霞而鶻瘦真宗真理金言積于
情田無垢無塵王建生於　土豈少人識比木劍材

卷三十二　三四

非利雅　　英者　　壁角常斷于未達辛苦十
載無思妖夢之徵携躍九斷頒有龍門之志曾踏閑
户何當仲舒之三年灌念無家更甚相如之四壁雅
公不拍貧微詞徊命作斯文操觚長吟永百忘較何
以著公之異大摇芳風詞曰
皇堂之去運变千秋產公之才當代風流對藹之氣
金張之倚但樂風月不干王侯英明少年卓犖公子
歆貴臣紫時人鶴視洞天竺黄春風不起金谷開花
玉堂護妓南山積石北溟揚波紀公之德未足爲多
年　月　日唐崔鵬記

光福寺在吳縣鄧尉山龜峰上梁大同間建寺有
舍利塔

奉慈菴　　吳寬

荒寺堪避暑登：遠扣關林深長得樹路轉又逢山
石鉢分中飯雲房借半間玉茶花落盡坐玩不知還

奉慈菴在玄墓山麓宋靖國元年僧明昕建

賦得寒山寺送別　　高啟

楓橋西望碧山微寺對寒江獨掩扉船裡鐘声催客
起塔中灯照遠僧歸漁村寂：孤烟近官路蕭：眾
葉稀須記姑蘇城外酒烏啼時節送君違

寒山寺　　胡纘宗

年落寒山寺鐘声自往年海風臨客枕江大傍漁船
不聽禪心寂偏聞旅思懸誰家管絃急欲笑玉樓遠

送僧道性住寒山寺　　劉溥

寒山寺近闔閭城老衲焚燈向此行地接楓橋江市
遠林開松殿野雲平身經暮雨三衣重影度秋潮一
鉢輕後夜相思何處是滿天霜月更鐘声

陪元侍御游支硎寺　　劉長卿

支公去已久寂寞龍華會古木閉空山蒼然暮相對
林巒非一狀水石有餘態密竹藏晦明群峰爭向背
峰：對落日步：餘青靄香氣空翠中猿声暮雲外
留連南臺客想像西方內因逐溪水還觀心兩無碍

宿支硎山房　　僧斌然

上方精舍遠共宿白雲端寂寞千峰夜蕭條萬木寒
山光霜下見松色月中看却与西林別殊心即欲闌

支公詩　　前人

支公養馬復養鶴畢生無机多脫略天生支公与凡
異凡情不到支公地得道由來天上仙為僧却下人
間寺道家譜手詩自然此公惟許遁遠荀山陰詩友
謂四座佳句祇稱不落禪

贈支山南峰僧　　皮日休

雲侵壞衲重隈肩不下南峰不計年池裡群魚曾受
戒林間孤鶴欲參禪雞頭竹上開危徑鴨腳花中擿
廢泉無限吳都堪賞事何如來此看僧眠

和　　陸龜蒙

眉毫霜細欲垂肩自說初栖海岳年萬壑烟霞秋後
到一林風雨夜深禪時翻貝葉添新藏閒補松枝度
小泉好事清冬無外事迁牀薦罽向陽眠

平雲閣　　范成大

背倚天峰湧化宮橫空閣道跨雙虹大雲六月應奇

施青瑣玲瓏八面風
鐵狀　支道林遺物　前人
八環沉澍室狀鳴古鐵無花紫翠鳴明真蓮開人客
曷振泉飛石落鬼神驚
金　池中此金色鯉魚多不減色　前人
莊嚴福地守靈仙不爲人間計子錢一掬熾斑光照
眼路勞餘隸往流延
遊南峰寺有支遁放鶴亭　高啟
每向人間望碧峰石門今得間幽蹤路　風破冷冷
策寺馬烟蘿杳杳鐘聲下馬來多墮果亭前鶴去只

高松一龕腹借依香火真道詩人非戴
支硎山十三詠　姚廣孝
文硎山
南峰一何高東峰一何壯惟有定餘生時來泉石上
報恩寺
幻寺烟霞裡經營東晉時支郎今不見令我起遐思
南池
秋深水更青游鱗手可撓後來觀咏人誰能繼皮陸
石室
寂寂環蒼石陰陰覆白雲深夜僧入定鐘磬寂無声

八隅泉池
風廻波不動葉落僧無声却應清澈底有誰來濯纓
寒泉
涓涓石上流和雲白子水閑來試一勺令人毛骨竦
石門
曉際神龍出腎分猛虎衛白雲開復閉蒼蘚剝還封
馬跡石
堪笑支道林愛馬却成癖飛走石苔間千年尚由跡
南峰
崃立去城遥崴崇近午消奇形常掐日稚幾獨凌霄

待月廣
盤盤去谷遠矗矗出林危逈想常待月不管到家遲
碧林泉
餘閒瑪瑙紅凋底琅玕碧童子爲煎茶山瓢汲還滴
放鶴亭
隱隱崗高處空亭杳靄間神僧去不返空望鶴飛還
牛頭峯
群山不同高一峰嵐翠逼縹緲白雲間惟見牛頭露
支硎山十二詠　附沈天本　謝縉
楞伽閣靜域閣自遁林與山水清佳處由來半屬僧

林中禪寂地古木叢青靄當年結屋人惆悵今何在
右瑠伽院
平池澄曉鑑盡闊涵秋月時有東形人間來照影
丙穴暗泉通清漪漫碧空白蓮秋未老點綴面西東
右南池
冥通禪僧定凉醒醉客眼户樞長不蠹歲月任推迁
鑿石容趺坐還將石作冰山中當夏日此處獨清凉
右石室
鑿石破蒼苔青天地底來夜深寒月映疑是曉窗開
不作方圓範池形似塔形雲光來復去弧影湛亭亭

右八隅泉池
峭壁攢双扉亭亭來翠微山靈雖靜說不禁白飛雲
設戶防來往兩崖相對青山僧無一物入夜不須扃
右石門
空谿積陰靄層崖迸水雪下有清冷泉終年流不歇
飲來如雪味入口滿天香流出空山去欲令大地凉
右寒泉
追風騎似鐵由跡向山深神力猶訶護苔痕不敢侵
支公有駿馬已騁十里遺由跡在空山猶戀山中草
右馬跡石

月出衆山首月落衆山黑朝來捲幔看氣勢凌秋色
巖陰帶秋色蒼翠擁晴昊澗底有寒梅年年看花早
右南峰
待人一壺酒待月升東嶺松聲起濤聲山風吹　影
入谷路已昏遠寺鐘報歇烟中人語諠睡樵待明月
右待月巖
消消清潤中長洗山僧鉢還將鉢盛去瀉向玻璃滑
泉流苔石下縈亭映空碧上有趺壁枝蒼蒼同一色
右碧琳泉
又養籠中鶴如何知放歸不知初放日曾別主人來

放鶴人何在孤亭積翠微客來亭上坐惟見白飛雲
右放鶴寺
頭角昂藏出經春卧夕曛無人來問喘噓氣自成雲
懶隨年共化獨卧空山裡時有牧童來長鞭驅不起
右牛頭峰
初春山居還城却寄支硎僧院一律
楊循吉
好山不省詩人句辜負淨嵐翠滿空梅子蛻花春事
半雨殺追冷眠宵中來尋若梳將幽閣却上藍輿別
遠公白髮漸添身老大何緣追與送東風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二　缺

卷三十二

[illegible]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三

長洲　錢穀　編集

記詩

天平山白雲禪寺重興碑　姚廣孝

天下佳山水固有矣必遇乎名公偉人以發其跡然後境益勝而名乃著也興壞理亂措諸事業必賴乎才能智謀有足為者然後見其成效也山水雖佳微名公偉人以發其跡則境之蕪沒而名之昧昧者蓋多矣興壞理亂微才能智謀有足為者必不能見其効也非惟不能見其効而反致於顛覆隕墜者往往亦多矣故山水事業顯隱成壞在乎其人若汲汲欲得過於人而人不可必得者或數千年百之間不求而自得者何也蓋物之顯隱成壞關乎氣運属乎時緣而致然尔豈在有意而為之者哉天平山白雲禪寺剏於唐寶曆間至宋天聖賓諦大師來是山見寺之基構狹陋不足容廣衆始開拓其場地以成大刹慶曆中文正范公愛其泉石清麗林園茂密故奏請為香火院忠宣公繼父之志遂主法席若謀諸蘇長公于聘遂延致遠錄公始革律為禪矣寺之住持非有德有言者不足以當之故歷代皆名沙門也元末

卷叁　一六

丙午　天兵臨吳城寺燬於燹蕩無所有但荒烟茂
草鞠為狐兔之囿也洪武七年復菴奎禪師來領是
寺復菴乃先住持士瞻公之大弟子也其戒行無倦
捧羃亟善故寺衆與文正公子孫謀曰起寺之廢豁
非復菴不可也於是相率耆彥禮請主之雖寺恒產
而賦役甚劇復菴夙夜酬應弗有勞苦況東序比丘
智在左右翊翼支費撙節以興厥功故大雄之殿方
丈之室說法有堂栖禪之所山門廊廡庫庾庖湢鐘
魚鼓板之設熏炬爪華之所廿年之間無不備具而
未嘗持一疏于一人忱然成此大業若地設天造可

謂能事畢矣惠天平泉石之清麗甲於中吳文正公
為之主維故境益奇而名益振寺極其廢得復菴為
之中興而有以見其成功也以斯論之山水雖佳不
遇乎名公偉人則境湮而名替興壞理亂不賴乎才
能智謀有足謀者必不能見其成功也審矣今復菴
之中興是寺雖經營措集弥歲不寧略不見其艱難
困苦之狀可謂才能智謀有足為者矣今年秋以書
來北平求予述之以示其後予吳人也天平乃殺遊
之地復菴與予友頗切知寺之興廢惟詳故弗讓而
為之書乃復系之以詩曰

天平之高冠於吳山林木茂蒨雲泉瀉溪巖巖龍門
是為玄關椎蛾既伏天狐寧掖勝妙境界佛刹是宜
廼創于唐寶鑄載治堂構靚深緇徒斂依偉乎范公
朝請主維敬延紫石始習禪儀境益其勝名益其彰
靡有碩德莫據猊牀歷代繼席皆匪尋常人境俱絕
可抗大方越歲丙午　天兵臨吳欲羅鬱攸百嘅一
無歸緇園林化為丘墟有來遊者無不長吁復菴振
起効其才能不廿年間衆廢具興比丘智在乃同厥
心左右贊襄其力孔任棟宇蔚如丹碧闌然有物畢
備一如其先濟濟真侶安居弥堅夙夕禪修天子萬年

錢蒸

小巷通行三十里亂花深淺到山西誰知絕徑無間
地還有幽人向此棲蒼上泉聲龍席動塔前林影日
星低高僧不放白雲出欲構岩志與閣齊

又　范成大

訪舊光陰二十年殘僧相對兩依然木蘭已老無花
發石竹休前有翳眼萬戶直須毫手裏一龕何用買
山錢從今半坐須分我共說昏昏一覺禪

又　袁桷

青鞋高挂天平壁遙指雲門三兩峰禪榻已容黃葉

覆詩懶從把綠苔封饒風戲月千村穩細雨跡烟隔
水春我向京師宜老矣吳山清淺越山濃

又　倪　瓚

龍門秋月影茶室白雲泉不與世人賞瑤草自年年
復有天池水松風舞淪漣何當躡飛凫一采池中蓮

送圭復菴還天平寺　釋來復

白雲泉上遠公菴我昔掛禪借一龕夜壑松濤寒作
雨春林花霧濕浮嵐龍門客賦詩成軸虎阜僧來頌
有函楚些難田南麓定蒲團詩與話同參
江左多年不得書范公祠下往來疎義田無恙徵科
後梵刹重新刹燒餘火擁芋爐寒榻靜水添蓮漏夜
堂虛架淡曹習西方觀兜聽晨雞報木魚

天平謁范祠　陳　基

古木蒼藤閉寺門清泉白石駐華軒毋青不改天平
廟綱閣猶如慶曆尊四面峰巒旗鼓列一村桑柘子
孫蕃皇皇冠冕餘生氣再拜令人愧後昆

登天平山訪圭禪師　姚廣孝

遠歸吳下寺重上白雲泉勝地游非偶名山到是緣
僧行晴雪裡帘龕夕陽邊闊士情何厚茶餘話昔年

夏日遊白雲寺二十韻　前　人

地靈山勝絕觸熱試幽探斗近龍門險岩深虎穴嵌
崕懸藤絡石波靜竹林潭谷响風前澗峦光雨後嵐
松蓁華蓋麗泉出白雲甘夏炅知青李冬猶識光柑
嶠窺嘘匿鶴搏翠棲鶴捺猿猱行疾遠迷爐戟酣
岫伸眉細細苔布髮鬖鬖沼旭疑盤沐湖天訝鏡含
歸推仍佩斧游子每停驂一澗分高下羣峰自北南
煌煌忠烈廟弈弈遠公菴桂聚香為室蘿牽翠作龕
函文珠貝葉追著吳僧曇剎影晴初遠鐘聲夕度酣
東西廊兩兩前後殿三三法自齋餘說禪從洛罷參
歷奇寧有倦玩勝已成耽便欲携瓶錫相依詎不堪

春日過天平與上口占　前　人

樂遊郡廠去程賒穩穩藍輿勝小車烟柳青邊疑野
店露桃紅處是山家澗分燕尾泉來細嶺轉羊腸路
入斜趣就有餘吟亦就此行應不負韶華

次韻答天平復菴師二首　前　人

清晨荷笠出江城愛與來參肯待晴雲起來山藏刹
影水流西澗帶鐘聲茶燒活火嘗新味詩寄長箴寫
舊情便欲泉頭分半榻相依談笑盡餘生
獨客燕山近薊丘隨身瓶錫數年留非朝過曾非無
樂今日還吳卻有愁屋老都園蛙座靄窓寒風雨鼠

優柔故友猶得師存愛握手欷吁慰白頭

寄天平復菴　　前　人

不到天平二十秋老禪宜是雪盈頭白雲泉上青松
下惆悵年來見夢遊

題天平壽老方丈　　范成大

二十三年再入山此山於我有前緣時人不用譏衰
病天與丹房一缽泉

送壽老往雲間行化　　前　人

天平船子過華亭舍衛城中次第行留取缽盂歸洗
洗東岩新出一泉清

天平寺　　蔡　羽

石壁如仙掌行人輕路長千重翠鎖秀百畝綠陰涼
紫磴連璪閣青岑控石梁白雲泉咏洌得共遠公嘗

自一雲至天平白雲泉紀興　　皇甫涍

鐘聲繞迴巢秀色餘西岑微徑不知處白雲長自深
松窓散花雨溪澗搖峰陰獨夜泉寺月寥寥期此心

白雲泉寺在天平山一名天平寺唐寶曆二年僧
永安建名雲泉菴以山有白雲泉也宋慶曆間范
仲淹以先墓所在奏為功德寺因賜今額元末燬
國朝洪武初僧復菴重建

秋日重遊寫雲山海雲精舍　　姚廣孝

昔年曾駐錫此地喜重遊樹影兼雲合蟬聲帶雨收
澗循松下抑峰繞竹邊樓到後嗟難偶吟蹤去復留

其二

歷歷青山裡層崕倚曲房竹雲時駐影桂露夕圍香
木暮先秋瞑方秋已薦涼莫言今索寞自可勝他鄉

其三

巖棲還傍隖複嶺自層層扣戶頻來佃尋蹊每到僧
苔深終隱梵樹老尚懸藤但可行吟處題詩記我曾

其四

林屋藏深塢盤盤石徑斜過橋驚睡犬回牧亂鳴鴉
垣碧蘿藏葉籬紅槿綴花到時須放浪莫問是他家

其五

迢遞青村外崎嶇紫逕間過林纔見日到渡不逢山
一室依岩陰更康傍竹關曾看雲際雀向暮獨飛還

其六

勝處初遊日長疑別有天樓開扉納月危接寬通泉
鐘散群峰外禽回吏樹邊也知宜眺望不獨可安禪

其七

地遠塵難到人家半隔溪敲禪還候磬起晚卻憑鷄

雲度隨山宕泉行趂澗低披叢尋蘚壁更為刻新題

其八

積雨秋初霽林園蘚蔓靡萎妖花愈盛攜病貫還稀
徑露香沾屐嵐烟翠上衣山翁能引客徐步向斜暉

其九

一徑通林遠時聞長者來水光搖定室松影落香臺
擬為防飛設軒因放雀開若將吟適興滿眼是詩材

其十

山人無所事沿堵只栽松黃葉深深屋青烟遠遠峰
苔護屯鳥跡石𠂆宿雲蹤留客同逍步來昏欲聽鐘

訪道衍上人時寓海雲　張　翊

尋僧自補嚴古寺夏雲中聰為明關性看花悟色空
風傳烟磬遠竹引野泉通便欲捐塵業香燈事遠公

宿海雲上人房　韓　妟

古刹松間寺閒游夢裡身雨聲留杖屨香氣煖林茵
僧話禪餘靜交情道誼真老來偏好佛從此往來頻

留海雲菴　前　人

平老人間事不求安從方外樂清游雲深古寺疑無
暑雨足山田望有秋嘉木千章當徑合懸泉凡杖下
溪流也知賓主相忘久竹杖籃輿任去留

頻年度夏此僧房眠食清便禮數忘盤出楊梅堪薦
酒瓶添蒼葡罷薰香滿階松影斜鐘午繞檻泉聲客
枕涼况有諸生皆向學時時列坐論文章

寄海雲僧　前　人

香積燈明佛殿深梵筵僧散夜沉沉庭梅影轉經窓
月誰伴高人擁被吟
庭雪初消蕙草香日晴便覺有春光老來事事心皆
懶獨有登山興未忘

海雲院觀連理山茶　吳　寬

來慈山茶妙標格花開如杯呈玉色海雲山茶更奇
絕奇處不論紅與白兩株並植東軒前翠葉如屏遠
几席枝柯一一相交加為是同根忍分折初疑一人
携叉手忽作兩人仍促膝少焉拚臂纔跬步又獨控
拳當肘腋碧玉磨沙成玦環青絲綯索分緻經我來
庭除稍厚孚引此青蛇受毒螫試量旁幹得三圍無
掃落花九一一石承霜飽歷三百年未識何人手中植
尋常繞樹多詩客階下莓苔留古迹河中曾尋昌黎
文西蜀休誇孔明柏世間大樹儘有之似此山茶何
處得

前題次匏翁韻　伊　秉

龍翁詩存古風格譽則毛施真國色滌除烟粉市門
粧綷約肌膚天下白海雲禪院賦山茶文采風流傾
合席西間淑氣達交暢殊本建柯豈輕折迭來誰遣
畧芸悴生滅實心空抱膝常侍鉊瑲耀左耳詩老偏
拈傷右聽揚眉意氣彩筆綴出首曲曼條條縷修客
想為過客妍辭賦擬達毒她豈分留物色供品題且
免隨綱入花石百年存殁感交情滿紙縱橫遺墨迹
靈山黃面憶曾拈淨土緇衣猶傾植地脈潛通上世
瑩古形作配前朝柏從知物理有興衰休徇人情量
矣得

海雲寺　　王寵

名山時訪舊絕壑發觀泉徑隱千重竹林環一帶天
蹤花遲候發好鳥洞音傳悟得無生樂行藏不離禪

暮春過海雲寺寫竹石古樹　　倪瓚

春盡湖濱偶獨來高僧煮茗湧談諧鳥啼花落忽如
夢冰影苔文澤上塔空咏遠迸愁世俗聊將矚望遣
情懷竹林生笋還相別人事蹤雖亦易乘

海雲寺在吳縣穹窿山北麓宋熙寧間僧性海建
姚廣孝為僧時常住此四有遺理山叅

堯峰山佛殿記　　王鏊

吳橫山之西南有峰名堯莫知其所始或曰堯時民
於此避水也蘇子美詩西南登堯峰谷云堯時遭洪水不能沒上有萬家柏唐末慧
禪師者始建精舍曰免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寶雲
禪師繼居之會學去來恒數百人元涉　國初久弊
不治弘治初有雲谷禪師諱蓬始謀居之與其徒文
通披叢剔莽支傾葺頹歲餘人漸知之雲谷執行峻
特通亦戒律清修遠近衆禱者日衆始相與立山門
繚以石垣觀音龍王之殿寶雲碧玉之沼東窩西隱
以次修復而大雄殿費鉅未遑議也久之雲谷示寂
通矢卒先志乞諸檀越一時鉅公名士亦多檀為於
是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豫章鉄樊無脛而自至不召
而雲集大雄之殿倏還舊觀矣初予自內閣告歸間
一造焉峭壁狩空側足而上及至其顛曠然平衍林
壑岩洞之索紆池沼泉石之秀嶷都而望之則太湖
萬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間諸峰亦隱隱可見信地
之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以免懷襄之患
亦或然歟地雖勝而其蕪也久得人為居之則蕪若
治頹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才今天下之事廢而
不舉者亦多矣彼獨何修有若易易然者予于誠嘉
焉為記其事嵌諸壁

兜峰寺　高啓

兜帝何年到名猶在此峯岩留千尺井寺發兩時鐘
僧出因尋菌人來為看松白雲深洞裡闕有聽經龍

又　周南老

横山聳别峯仰陟高岩覚佛宮古唐宇照耀山之椒
老松偃翠蓋洞壑迴鮮飛泻澄碧玉瑩龍歸白雲飄
開軒面平湖清輝日可昭尋僧特相問峯名何以兜

題兜峰寺蓓公山房　伊秉

我生素有烟霞癖筍輿清暇窮幽僻隔嶺猶聞鐘磬
音荒苔似断漁樵跡山居老宿霜满鬢蒲團遠眼看
楞嚴神龍聽講出深洞野鹿啣花常近檐人烟㶊絕
非凡境石湖倒落晴天影千年文字留斷碑百尺轆
轤牽古井小童座上送茶甌软語接耳爐熏浮篆黍
飯粮度晨夕草生木落為春秋幻相偶然分主客姓
名免使磨崖刹明朝回首白雲深半空飛鳥青山色

宿兜峰寺　王鏊

兜峰自在諸天上半醉來登不用扶思入湖天同浩
蕩望窮雲樹轉糢糊五更客夢侵雲冷一片禅心對
月孤自是世緣猶未了幾時同此結跏趺
兜峰寺在横山即唐之兜水院

署中遠寄甫里精舍　郁貫

城隅亦有果園坊容得幽人借草堂何必漁樵之笠
澤故多水石近滄浪過橋稍接魚蝦市泛艇遙連雁
鶩鄉秋雨幾時能破𡏖夜燈休負讀書牀

夜投白蓮寺　徐賁

飲别東家叟行投西寺僧無風收闇幔有月罷廊燈
竹夜聲偏集池寒色似凝無端值詩景清與覺道增
白蓮講寺在長洲縣二十都甫里即陸龜蒙别業
祠堂在焉宋熙寧六年僧惟吉建

覺海菴　徐有貞

游興殊未盡強君還共行登山身持健看竹眼偏明
醉覺人寰小閒知世事輕芳時莫辜負難得是昇平

宿覺海菴　沈周

幽居便未遂窈窕藉雲重地濕千莖菌門陰十箇松
古廚寒食飯虛谷夜分鐘起坐月當午推窗見碧峯

早起　前人

邦峰藉到今又宿一夜頓忘行力劳踹橋屧跡林雨
過貼枕鳥聲山日高自知狂客興不淺豈是老禪吾
愛逃悠悠竹閣幽湫際恰有微風吹鬢毛

下遶峰尋山登覺海　皇甫涍

遶峰板蹬罷獨下虎溪溜鐘動間雲外春崖落日時
去携泉竹淨行歷石苔滋更毀無人境烟霞與興隨
覺海菴在賀九嶺之東元至元間僧志仁建
過磧砂寺　吳寬
日斜湖上過野寺偶登臨老樹風聲合頹垣雨跡深
蛟龍潛近浦鳥雀避叢林不見筠溪叟詩禪久絕音
又　沈周
疫煙落日倚漁汀北下孤舟此暫停野客偶蒸雲外
犬老僧隨拾石邊經沙洲古樹藤蘿紫大殿遺基莽
麥青今夜試留湖上枕疎鐘高浪不堪聽
卷三十　六
磧砂禪寺舊名延聖禪院在長洲彩二十六都陳
湖北宋乾道間僧道原建元僧圓至記寺有大藏
經坊僧云鳥雀不入坊中元詩僧至天隱自江右
來居此號筠溪有詩集
接待寺八詠　姚廣孝
玄音堂
道本靜中心秋潭皎月沉無言得真趣何用覓玄音
含暉樓
樓高遍層雲遠瞰東湖境香斷客不來斜陽半簾影
挹青閣
虛閣欹漣漪禪龕隔薜帷夜寒深雪裡正是挹清時
止息齋
悟得西來意高齋閉止息欲語衆人知流雲去無跡
雲深處
雲〻復冥〻晨昏不斷生欲尋支遁宅須待有鐘聲
一掬軒
蕉葉度窗陰池春綠漲深誰將一掬水大地作甘霖
松花室
翠雲壓真松宗影涵花埒晝靜鳥聲幽風窗墮積雪
聽聞室
卷三十　五
誰讀貝多文疎簾捲夕曛臨來無得說江上冷秋雲
接待教寺在婁門外
宣德中
遊金碧山記　皇甫信
吳多佳山水莫不可遊覯予生於其間未能盡識未
嘗不以為恨歲丙戌三月十日與友人陸君儀吉賀
君庠氏王君濟之輩遊於西山諸君各乘小肩輿入
天平予與澤民濟之漫步僅一里有寺曰晉賢寺之
後有山曰金碧崇岩危岑聳插雲霧飛泉瀑布清駛
珠璧迴擇盤紆花木秀麗意者非人間世耶其有神

仙第寓其間也於是入深林渡曲澗窮高而止濯纓溪流箕踞遐矚則與吳之山川歷歷如在足膝而輕雲敝翳綴青裝翠紗接遠近四望如一而不覺恍然遺去塵氛飄飄然意吾三人者非所謂仙者耶已而日色蒼蒼林麓変密歸鳥飛止鳴聲無人於是喜而飲飲而醉醉而卧卧而忘其歸也既去假吉與諸君始自天平運酒勢者絶力既疲矣謂澤民曰舍車而徒亦有得乎澤民矣曰將與不若步遠不若近矣乎諸君以為很夫事有偶得而時有適違例而廣之人生行蹇動靜因不異是欣遂書之以為記

普賢教寺在天平山之東牛頭峰隖內宋崇寧間僧智賢建頹汝熙記　國朝永樂十三年僧可立雲壽重建

陽山大石雲泉菴記　吳寬

吳城西山連延不絶曰陽山在郡北雄偉特甚其陰石壁然起如人負奇首而偃者當巖巔磥砢間有僧居為名曰雲泉菴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靜松陵史明古往遊自許市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薜荔滿墙僧緣涯架木有小屋在石下益奇客喜而就宿聯為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復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自嘆不能獨遊而徒得沈啓南所作鉅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有僧來謁問其名曰智韜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爭公題詠後遊者接踵而至大石菴之名益著於世啓此詩人和篇也予既為書其末智韜復請曰菴未有為記者吏乞為書之孟山之有菴相傳為宋珍蘋禪師所創其扁則銀青光祿大夫齊國公德則所題然莫能致其為何人也石之大且奇者别列不一當時與客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藏

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了況余且老矣知他日歸休再能遊否所幸主僧有開拓志來遊者或能成之當再為書之刻崖石上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專知制誥長洲吳寬譔

吳興張淵子靜松陵史鑑明古長洲李甡應禎吳寬原博穎川陳璚雲泉觀大石聯句

巖巖若大石鑑奇觀人所誦遐想十載餘寬來遊五人共捨舟始登陟淵杖屨不待扶是時日當夕鑑茲山氣適瀰入門信突兀甡拾級駭空洞落星何破碎寬窰驚宜伯仲仰觀神欲飛淵俯瞰心屢空鑄鈸蒼

蘚剝骨立水当凍鑑神驅道協訶旦鬼劈紋錯綜尋
巖凜居臨寬張拱儀賓送環列盡兕猱淵擁發等僕
從款假愚公移鑑諒匯雍伯種卧鼓既捋亾旦對臼
怯杵重覩吻呀奔奴寬龍鬣怒難控蜒血宜痛鞭淵
立肺詎寬訟上漏還啟窓鑑中通自成術大惟補天
功小可砭肌用分天蕭慎來旦手磬泗濱貢淵康利
並攢劍瓦裹側倚覓犨山秀氣秦寬艮嶽遺汴宋截
彼民具瞻淵壯哉客難奔鑑落照紅抹赭歸雲白流
承僧講點頭應旦將射沒羽中塵緣契三生寬陣圖
懷七縱淵在懸太師擎攻王詩人詛仙黃克腹飢鑑

卷壹　大

俗揩兒腰痛疼琨産惟揚寬琅玕出乃雍高題少室
名旦怪作東坡侯半空見王鳊千仞附青鳳淵棲禪
餘百年問禮僅三衆憑虛迴曲開寬探壑出飛棟竹
幽稍堂坳鑑樹古嵌蛭縱置罴狀烟熏旦坎平鍾乳
擁盤〻桜道危寬灘〻水泉動淵登頓足力疲眺望
眼界空鑑松雪髮欲霜蟬月手可弄寬窮探任生縠
旦醉吟微帶鬆列坐對雲跧淵大呼應鏗硿嗚舟朱
李愚鑑詩戟都魯閙拜奇得顯名憂墜成垂夢試與
叩山靈倘售梢薄倖住

與唐子長遊陽山文石聯句　王鏊

峻極惟崧嵩嘗聞吉甫誦寅石今者何為勢若與之
共偶來試春衣楚尔解屐鞋鏊登原路屢迴入門樹
争溜寅登盧磬為山呀然忽成洞鏊横陳類涅槃分
峙儼翁仲寅猷〻猿度悲鴟〻鳥飛恐鏊躍冶祥金
流熙然聖鋏凍寅化工孰燃爐橐机潛理綜鏊一蛰
還一歘誰迎復誰送寅陽山劃中開岸峯凜秀縱鏊
叢堂堂同儕岐陽真異種寅仰窺天闕低側壓坤維
重鏊游覩怒將噬奔馬猛難拴寅有並若肩隨或分
如閙訟鏊訖衆登法筵聽説失家術寅鏊須神為功
煉待媧皇用鏊屐〻攝孟軻佩〻立子貢淵還摟碑植

卷壹　元

江上城卧甕鏊憑爲或言晉碑尔傍隕宋寅五丁安
能驅百神互相奉鏊負戴類鯢鯨照化謝鈐衣寅支
傾力已疲任大材堪中鏊援擎兒亦驚秀傑天所縱
寅好事來重尋佳句時一諷鏊宰能辯腳痛且得愈
頭痛寅參禪偶遺吳羹封當始雍鏊扛非九鼎雄富
比八珍供鏊咄叱起老狐搏拊來儀鳳寅太湖隱見
微遠山朝拖拽沉船露危檣敗屋橫折棟寅苔古積成
衣藤枯倒穿縫鏊履員下倒懸嵌空雲或擁鏊凌競步難
移琴縮心屢動鏊慢亭危冠巔梵宇巧補空寅擧酒欲浩
歌援琴時一弄鏊雲生殿閣浮風發鐘磬碌也上帝闕九

重下界市一闕目中無全吳胸次有雲夢便當結幽
廬採獨當月俸叠

詠陽山大石次鮑翦聯句韻　楊循吉

巍乎此陽山有石怪可誦形將水怪截勢與蓮花共
仰觀一何高輕陟不可攀鳥飛必迴翔雲出自膝滴
孫圓外成嶠空竅中含洞疲如辟殺良清若食刻仲
深思殆天設乍至令人恐濃霜誰作陰寒泉滴為凍
戴巖亦顛危揭觴更反綠耳端怨騎攢勒奉特獨送
巍巍上少林森森下多從荒煙始誰闢倒樹諒非種
在茲三吳間當以九鼎重崇岩借冠冕罕幽聽提鞚
勞呼猿困遐被壓松堪訟曲躬始得門側身還入術
拱苔劣容眠收孔燕資用志猶記秦餘材局遠禹貢
立久氣凝袍嘯高聲谷變論年越殷周言時瞬唐宋
一為佛者居永作遊人奉病宜謚著丈家祢禱養汞
四方傳不證諸公評切中臨谷定還陵求嶺日偏綴
支頤詎厭看極口雖竭諷兄鑿手須斲鯨負背愁痛
東岱從小魯西華繆推雍懸巒風發嶲香爐烟結供
螺沙伏霆番食岡傳遠為是如陸拔闢所貴秀合衆
倫餘殺容棧就際亭閣棟枯藤蔓穿叢長蛇舌捺縫
輕清受指彈玲瓏脫泥塑帶拜本無忝聊撼手得動
栽培稀尺闊搆架靡寸空炎伏涼自生清秋月堪弄
林深必頹鵰巖酷能龍星化猶立芝龍吟殊作叶磕
嶺獅馴已賓旱虎狎敢閑久嗟隔勝賞獨勞落清夢
即欲營終棲其奈懷檄俸

前題　沈周

望望秦餘杭首尾行不了大石突其尻翹然一拳撟
山體厚藏骨吐秀此特表正翹抱中嬰頭項露於褓
形大氣則散延足壽在小其深雖未即接目遠已好
頃來莫能窮繞至敵艸艸循墻道林麓記曲乃遺杳
登登覺向峻漸漸駕木杪覘峰據門左呵禁口歡殼
有磴沿百級有殿嵌山造正殿跨偃石懸身能嫋矯
行人自其下恍惚布四爪轉高躋其背股栗身亦掉
鐵腦結佛亭所仗力可攫四壁澁題句責殿成標掃
同遊無涉險旋踵促及早次尋宕間奈蜂房互窈窕
緣勢盡西向局地窄接撩雲棧中貫穿丙歷平地少
山靜日自長石眷人亦褊生僻觀居安傳奇被道攪
陽烟鋭層撒陰置疑目窗虛含風冷冷泓狀雲稍稍
叢錫不可覈亂堂龜拆兆層臺百寶合正紺或刷繚
亘此金剛座千古不可動危椒壓屋脊雷雨常怯倒
草木亦作怪宰格萬蘿蔦蒼松長深縫本矮拔節老

斜見山桃花微紅映叢篠草巽傳多樂采擬未諳幾
欲宿償三過余稠惱忘抱既夕氣更佳延月象倍皎
尚欠一猶雪意先有瑤島情狀要細述言語未獲巧
東坡昔袖去援例我非放山僧苦着相便覺生煩惱

又　徐源

茲山有奇觀巍峩毀形勝神禹刊木避女媧補天剩
磷々柱國臣鈞力侔與競日華生錦綉烟雲草莓徑
盤桓上中峯仰躋復危磴絕頂謬捫天筋力頓不勁
岱宗不可儔此石空自廢

又　徐縉

陽山富瑰奇大石更靈怪崢嶸忽中空岩連複叢洫
烟霞斂夕霏茘薜罥霧靄未經神禹鑿冀受米生拜
曰予抱幽僻薄遊竟誰礙攀蘿躡崚屹采芳越森薈
道以沉毅超貫與孤高會想念山中人秋空發虛籟
虛籟能娛人客心殊未艾何當謝塵紛栖雲弄烟瀣

又　方鳳

殷勤挾小艇遠遷登大石怪險若神造幽閟真鬼宅
凌漢龍頭昂負重黿背礫側拔萬斤喘列坐千人窄
盼視笑一拳端拜偹半額澆肴護脛酸呼酒鎮心忒
古壁剥舊題厓霤碍幽蘚甫快雨忽晴剛醉日欲夕

老禪嗜文詞短卷盈咫尺揮毫神欲飛雲開萬峯碧

又　薛章憲

隕星自天著山巔與天作石知何年舒呀巖巖斷復
裂欲墮不墮相鈎連硗然蹄殷躍且跧霜饕雪虐成
堅頑夸娥負山致一疋圖象拔河聳兩肩嵌空窒罅
鬼手刓蜂房聯絡僧廬懸崚嶒石磴蛇倒退渋往未
省懸攀援還從青衣買赤犢更覓小有窮究玄

又　朱節

山深閟奇跡步散漫探索春盡強登臨與衆信云樂
玄々豈渺茫去々還咨度伊誰鳴玉琴飛瀑出幽壑
捫蘿苦多歧躡磴恃輕屩繞耳響松筠瞥眼惜花萼
眺遠把湖光興遠超魚躍倚馬擅三長得雋在一博
穿雲衣自濡罥若衆堪酌薄暝忘言旋豁情恣酬酢
明月散沙中清風下飛閣此會良不虛重來訂初約

與諸鎣登大石　胡纘宗

昔聞大石大於國今見大石大於山嶁嶒絕頂墨初
出縹緲中泓橋欲懸波湧洞庭高入座帆園游墅近
當筵鷖衣兩々隨玄鶴天路紆回望若仙

欲別予攜登大石雲泉菴　皇甫涍

惜別向何處以山龕到竹林以予獨往意憐尔偕游

心石壁飛燄茱蘿軒下夕陰清溪一曲首惆悵白雲深

大石雲泉菴在陽山之北麓

上方寺置田疇記　僧淮海

其區為東南之勝湖以頃者三萬六千山以名者七十有二天光上下烟雲有無飛帆出沒渺乎蓬瀛之可到者也夫差留連于銷夏毛公栖遲于林屋盡洞庭佳絶處也艸木蔥蒨居民淳古業以漁釣藝植五峰尤為举秀文崗疊嶂靈仙多依而廬孤園寺在其下梁將軍吳猛所施盛時衆至無所容僧有厭憒闢者陟上方別業數椽高明登遠空禪誦唐會昌六年

也厥後歲增月建成院乾淳間有無證修善師出自閩偏叅訪方還基考室砥ゝ凿三十年所當有者必具嘉泰間僧無證再主萬壽衲子歸心信風傾向雲秀上人復佩師道力於殫指間聳大樓閣於門庭奉血書華嚴經乃師舊所業也上方之名始著師曰美哉吾羌老也繼恒產曷能久安頓囊尚得千緡屬其徒可任者曰元素糾壇立局置畹僅二百入租斛倍之香積院饒雲行水至平等無礙永香火於深雲傳鐘鼓於下界巍然翠堵無證不已頂雪凿ゝ素亦老矣念厥艱難庸詔來者請記余曰道非人ゝ不弘人非倉不支行乞吾法也當時已有過午餒況像末兼弃城吾病民者夥矣於截井賦既闢病民非一端也今上方營二頃田存千指之衆安居而服食五觀之餘岡或遠證盡思所以淑民者而去其所以病民者則素之心可塞也若田鄉鄰比界備載于券予書其序序如此西山之遊栩ゝ飛動尋香山之留詠訪包里之遺跡穿幽造深窮高極遠他日尚能賦之

上方寺　范成大

巖榜古銷夏攜笻新上方珠湧鏡圓折冰鏡沉空光楓細醉晴日橘黃明早霜閉門松竹徑隨處有清凉

又　張雨

橘林千黄金林盡路迴僻忽臨銷夏灣雲海浩如積綺李不可追空餘嬰靈跡

又　王寵

山水雲門會林莖石徑微毫光空翠落花雨瀑泉飛麋鹿朵金鏡莓苔積寶衣淨沉竟何益轉覺此生非

上方教寺在洞庭西山唐會昌六年僧道徹開山本名孤園寺宋嘉泰間萬壽寺僧無證重建始著今額復置田疇僧淮海記

祇園寺記　李居仁

釋氏稱給孤園祇陀太子之園也以黃金布地得八十畝施為寺南朝散騎常侍施所居為寺名孤園其心必有契於祇陀之心而以名寺耶不然則他人以其事符於施給孤園之事而以寺名耶抑猛之名多載儒典予嘗求猛之行夏月不驅蚊恐去己齧親猛愛親好善也崇釋好壽也若猛者善人為施所居為寺宜乎有其事也復聞猛好道術回豫章江急莫可濟畫水成陸路而行夫猛好道學長生也好釋求不死也若猛者釋道兼好者為施所居為寺宜乎有其事也寺在陳隋間規模宏麗棲僧半千唐初有敕通

師者祝俗其間宗風大振是居猛之居既而以人夥務繁無以成學乃作別室於北山麓今上方院也廣明間巢寇作寺燬僧絕惟上方克存無恙宋咸淳年僧有名能名門名輝者歎與其廢共力為之遂募緣於鄉之巨室銖積寸累成五十餘楹並以猛之址也工畢請記于余余嘗閱郡乘知寺肇於猛故不辭而書之

祇園寺　　　　蔡羽

空門靜雲水古木亦蕭森鐘與丹砂學碑文綠字深
溪光動靈籟野曠颯秋陰放棹過湖去青天墮翠岑

祇園寺在五峰嶺下本名孤園寺一名下方寺

華山寺記　　　　僧懷深

洞庭華山觀音院者本在西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內史張裕請於朝而立焉初裕嘗事應真謹甚感通產千葉蓮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廢唐開成四年遷於此往時浚治得會昌斷石碑其畧云羅浮常安禪師卜其地即里人徐正前所施也咸通十五載奏賜今名再廢於會昌至是復興有屋十楹視洞庭西峰諸刹最為勝絕處主佛維照篤志學佛材氣足以立事嘗詰其徒曰茲院號觀音蓋未覩其像名存實

亡於是用紫栴檀八百兩造像飾以黃金工妙天下并刻諸天十六為大殿以居之規模雄偉動人心目費錢三百萬毫累銖積閱二十年厥功乃就弟子維監寶左右之既而照公欲刻諸石自太湖泛舟登靈巖謁慈受叟懷深求記其事懷深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眾寶所成極清淨是大寶殿起於層波中見工神運豈異此耶請試妄坐反聽默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鄒魚發鼓由此也善照公能以成就故樂為之書像造於崇寧五年二月工然於四月殿作於靖康二年之二月落成於建炎改元

之七月記以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

華山寺即觀音院在龍頭山之西宋元嘉二年會稽內史張裕池生千葉蓮奏建本在晉湖之北唐開成三年重玄寺僧契元移置於此宋僧懷深有圓通殿記

福源寺田記　　王公振

田疇利天下尚矣神農作耒耜后稷教稼穡一或去食人類絕矣釋氏雖以虛無為教田疇則何以哉福源肇於梁之大同廢於隋之大業復於唐之貞觀大於國朝之紹興致宇巍然古迹僅存東西廊廡映帶皆比年草創之規模也寺之初未有阡陌慶元攺元比丘志寧矢心發願營淨屠宮抵儀真會里人勞公檀越相與言曰學道無有自虛空入者常住二時蓋謀饘粥之計乃慨然興念與錢三十萬歸今之常住慈適發力營置田二十一畝有奇慈明又募衆積勤累年合為八十餘畝歲有常產以充淨供始免謀食之憂有金穰之應無水旱之災彼給孤施園知末而不知本妙意設食可暫而不可常視此孰勝恒沙有竭此食無竭勞氏之德溥矣予遊西山十二年知寺僧亦不妄食人之施者於是乎書嘉慶十二年二月望日三山黃公振撰

福源寺在毛公壇之南攢雲嶺梁大同二年吳縣令黃頹捨山園置僧普國開山隋廢唐貞觀中興

華山寺　　范成大

五湖西岸孤絕處栴檀大士來同住性空真水遍清涼隨緣出現無方所蒙泉新潔鏡泉明淪茗姜蔡甘似孔何須苦問蓮開未挂子葛花了今古三翁彩筆照青霞從此他山都不數我今聞行作閑客暫借雲窓解包具現清胃冷不成眠徹曉聽鄰鼓脚力有餘西隴盡明日灣頭更寫穩和上東山喚德雲別峰應在銀灣許

寺在西山盡處多泉泓僧房中數處有之有湯岐公胡洪老孫仲益題詩

同孟文質章尤大游華山寺　　陸川

嶺畔華山及從適新年游興有人同桂岩玉笋清殘雪壁湧松濤鴻晚風鳥背日斜屏嶂綠岩腰泉落鏡潭空雲深更是幽棲處修竹奇杉翠不窮

西小湖寺記　　曾棨

姑蘇太湖有山為磅礴崱屴屹然特立湖中山頂有小湖泓渟澄澈烱若寶鏡每太湖風生浪湧則小湖

必相應梁大同間建法師始以其地創為寺唐乾符
中有沉香觀音像汎湖而來諸山其冊爭迎莫能動
獨西小湖寺僧誠禱像忽隨波低昂一峯而上遂至
寺像旁楊枝水下滴皆生千葉蓮花由是四方水旱
疾疫禱莫不驗寺遂大興宋元之際紀于火棟宇無
遺泰定中昌法師始剏觀音殿　國朝平張氏中山
武寧王駐兵於此雖令嚴肅寺得不廢永樂初僧惟
寅主寺事十餘年出其先師康伯亭遺貲公與造閣
者爭以花始建三聖殿暨廊廡方丈齋室像設靡不
備高甍鉅棟金碧煥發湖波嶺岫光影浮動於是西
湖一寺之勝悉復其舊西湖為東南名刹唐白居易
宋孫覿咸嘗題詠茲來京請記其事遂為之書

西小湖寺　白居易

湖上山頭別有湖芰荷香氣古仙都夜涵星斗分乾
象曉映雲霓作画圖風動白蘋天上浪鳥栖寒沼日
中烏若非物外多靈跡爭得長年水不枯
西小湖天台教寺在縣北二里乃觀音教院也
嶺有一小湖名海眼每太湖波濤起此中波浪亦
涌蓋水脉相通云相傳唐時有沉香觀音像浮波
而來諸寺院迎之不可得西小湖曉來迎得之像
上有水滴路皆生旱蓮至寺有草少許繞像弃之
池中即開重臺蓮花後人設犬汚其池花不復發
國朝永樂十四年僧惟寅重建

包山寺　范成大

仙隝遥岑坐精廬還古幢擣衲昔開山至今坐道場
巒然說慈忍禪海薰戒香稱竹暗寒碧飛松盤老蒼
鉛鼓入宴坐紅塵隔滄浪蔡杖懶歸去共倚蒲團床

又　徐寀休

屋下清泉屋上山薜蘿深處扣禪關尋僧欲問三生
話使我能偷半日閒雁沒浦雲秋外鶴歸色庭樹夕
陽間人生為惜憐遊少石壁題詩記往年

過包山寺贈旭東明　杜瓊

東明八十守枯禪不出包山已數年聞道我來門口
坐西人扶掖下山頭

包山寺　王寵

百嶺自迴合天開寶樹林雲藏靈影曳風竹潤泉吟
白石蒸龍象青山習道心網羅空繾綣吾意在高深

宿法華寺　王鏊

法華我曾來懸崖縱飛步長松高撐天修竹亂無數
北岡瞰空濶風帆在其下橫陰紹千山歷歷皆睹可

蓬萊亦咫尺神仙在何處安得乘長風飄然從此渡

坐法華後石上望遠寄王元德　前人

午烟孤起碧山昃茅屋蒼茫日影斜只隔盈盈衣帶
水不知何處是君家

法華寺在金鐸山之嶺

與陸無褱宿資慶寺　蔡羽

空壁間啼鳥雲深冷石房春隨落花去人自采茶忙
業暗翻經室泉鳴煮易林陸郎鈴墨主假榻久何妨

資慶寺在涵村之陽

訪翠峰寺和樂天韻　李弥大

山淨群玉碧空沉萬頃光涵幾許深梵刹樓臺虛氣
象洞天日月落丹金秋林結綠流連賞春鳥藏紅次
第吟擬泛一舟追范蠡從來世味不關心

題翠峰寺　范成大

來從第九天橋杜繫歸船借問翠峰路誰參雪竇禪
應真庭下木說法井中泉公案新翻出諸方一任傳

寄翠峰寺啟仲謙　釋子賢

啟公遥住洞庭西咫尺烟波路欲迷落日斷霞山疊
疊揚舲鼓枻風淒淒魚龍出沒隨潮上橘柚蒼茫壓
樹低東崦人家更清絕也思來此作幽栖

入翠峰寺　吳寬

步轉危峰路豁然梅花叢裡見青天春泥不涴登山
屐又過長松啜冷泉

題翠峰寺　吳鳴輪

野服乘春到梵宮上方佳境似崆峒藤蘿翠掃千峰
雪薝蔔香傳一殿風開戀磬聲知定起靜依潭影覺
情空清時未許投簪紱此意還應問遠公

遊翠峰寺雪竇道場　徐禎卿

香燈閒照古堂空虛日午桐陰上井遲書擔客求藏
甆法煑茶僧乞與泉詩聽經猶剩當年鹿好事誰摹
宿草碑殘迹手鎖何處問令人空憶翠峰師

謝吳東潤惠悟道泉　吳寬

試茶曾憶廿年前抱甕頻來味宛然踏雪故穿東潤
屐迎風遥附太湖船題詩寥落懷諸友悟道分明見
老禪自愧無能為水記遍將名品與人傳

和　沈周

彭亨一器置堂前思此泠泠久欽然借取白雲朝慢
甕載無明月夜同船小分東潤聊知味大吸西江亦
喻禪紗帽籠頭烟繞鬢煎茶有法是虛傳

酌悟道泉　王寵

名泉真乳穴滴〻滲雲膚白石支丹鳥青山調水符靈仙食玉法人世獨醒徒長嘯于林竹清風來五湖

翠峰禪寺在莫釐峰之陰唐將軍席溫其捨宅置蘇州志云宋初明覺顯禪師住茲山說法時有龍出井羅漢亦隱樹而聽寺有悟道泉

興福寺記　吳寬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太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為山周可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為藏洛水符於此因名其東十里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略等人稱東洞庭以別之當波濤浩渺間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儼如畫圖殆道家所謂蓬萊方丈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閭巷駢絡映帶忽不知其為山林也其尤勝處往〻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二月既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為東洞庭之游自岱心吳氏府與行十里許入俞隝得寺曰興福主僧恩復出迓客延登其後小閣是時梅花方盛開彌望如白雲嵯谷莫辨山有九隝九隝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於根石罅水聲濺〻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去未幾北來京師車馬塵埃間未嘗不想東洞庭之遊之樂也一日有僧扣門來謁予熟其貌則昔者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福寺久矣甚恨無文字刻石可考往者幸辱遊覽惟終界之此智勤所以來者子嘗愛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為幽僻宜學佛者居其徒歲食田園所入可以自足而予所接如復如勤輩又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者予何愛一言不為之記之寺建于梁天監二年傳有于將軍者所捨宅故在山之麓始居者曰清禪師至唐遷於此歲久興廢皆莫能知可知者廢於　國初而深谷遂公復興之二傳仍廢而僧亦絕矣景泰間今復公始自其山法海寺從里人之請而來凡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像咸具蓋智勤實相其事而成之是為記

興福寺山居記　王鏊

浮屠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靜何也達磨西來傳佛語心〻或撓焉則安得而寂或淆焉則安得而清或翳焉則安得而明是故亦有資乎靜也靜斯定矣慧矣然後推其所之靜亦動也動亦靜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於偏狹所謂俞隝者窈然而深坦然而爽長松捲天奇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曠絕之處作山居焉旦暮焚修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貌如少壯者非有

得於靜耶若吾人之所治者何靜而安而應而得其
素講也頹擾〻爲日馳乎外非名則利有若動之靜
且專乎是不能無媿於彼也然吾有問焉動之若靜
惺〻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主
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定者其亦難乎故因
其居之成爲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興福寺小憩　　吳寬

九鴻寒泉一澗流逶從本末望山頭春風未掃禪林
雪更爲梅花半日留

興福寺在俞鴻之南梁天監二年予將捨宅建
清禪師開山　國朝成化中僧智勤重修

靈源寺　　葉顒

散花丈室靜焚香小〻雲龕懸勝妹須信定中還有
定莫言方外更無方青蓮滿眼非真色白月流金只
慧光今日相逢陪軟語塵緣俗慮一時忘

又　　前人

碧螺峰下靈源寺草木無多屢半荒一自先生來卜
築山雲山霧盡文章

宿靈源寺　　徐禎卿

江城歲晚欲回舟山寺攜衾作夜遊麥月不妨寒步
影蛸冠微覺露濕頭蒲團對語僧團獨菊影分題客
詠秋怯是思清還廢寢鐘聲爲破小堂幽

靈源寺在碧螺峰下

遊能仁弥勒二寺　　前人

古殿秋荒落晚鴉扣門先怕虎驚群靈池石亂金龍
隱梵磬聲清石洞閑遊客到稀塵表鉢高僧化後雇
哀雲（飯石禪師曰居于此）幽懷未吐煩君問何日禪床許見分

能仁寺在長圻嶺之東弥勒寺在飯石峰下

宿華嚴寺　　王鏊

歸來每向招提宿心若閒雲着處安已到家山無去
住偶閒塵世有悲歡烟霞自可通禪觀草木還應識
宰官少小未遊今白髮先回欲去更盤桓

華嚴寺在翠峰之陽

飯法海寺　　吳寬

行盡松杉嶺漸平日高深谷喜新晴山樓飯罷渾無
事獨倚危闌聽水聲

法海寺在莫釐峯之陽

三峰寺莊田記　　曹熙

三峰古刹也四面皆平湖遠岑屏列空際山屹乎其
其中孤絶而巧世人名爲小蓬萊以其與人境割也

鐘鼓三百年風月三萬六千頃勝槩甲於吳中清高之士往〻萃焉由是二時之供常苦不繼朝營暮求出者勞力居者勞心不知清淨之為樂移念慮于米鹽細故者多矣上人患因者欲然有衛道計乃罄囊中物轉鬻長生田為善士倡此邦之人爭割己以助成之得田百畝者視歲之之數而僅充焉使同堂大德開單轉鉢不必乞諸長含城中而能具足圓滿豈不美歟夫田百畝有限福利無邊歲月有期齋供無盡食輪既轉道心益堅推原所自烏能無紀耶意事莫難於有始而上人倡之事尤難於有終而善信繼

之是田也無時而已是福也亦無[時]而已西方之聖人教行於中國果且如是而已乎果且不如是已乎

三峯寺在三山唐咸通十三年僧真銓開山

徐氏襲慶菴重修記　徐有貞

禮不墓祭墓而為之享祠禮乎曰禮無之也其義則有取焉先王之世卿大夫士之祭有廟士庶人之祭有寢固無事乎墓祭也漢立原廟後世因之而卿大夫士庶始有為祠以享于墓若其於禮則遠矣然原其為心則固有孝子順孫追遠報本之意焉君子於此其可深非之耶光福徐氏吳之望族也家於鄧尉之陽而墓於其山之陰以貽穆而數之者餘十世焉國初季清之曾大父建亭司訓良輔始建享祠于墓左春秋合族而祭即今之襲慶菴是也菴之建距今蓋七十餘年而日就隳圮季清顧之歎曰先祖之祠子孫坐視其廢吾罪多矣遂請於族長汝航而新之其祭享之儀一循良輔之規焉季清乃具始末謁予請記以示子孫嗚呼季清其賢矣哉世之不肖子孫藉先世之業而莫之能振觀祖父墳墓有如路傍之廢塚荊蓁不剪狐兔不驅薪其樹而貨其田曾無戚忽於中亦獨何心哉觀於季清之孝〻以奉祠為意

而惟恐弗逮其順悖豈不遠乎君子於是乎有以賢乎季清也雖然予猶有所告於季清古之所謂孝子順孫者以其克繼承乎父祖之志也述曾祖之為是菴而以襲慶名之固將以貽慶於尔子孫而冀之世繼其志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是慶之致必以積善也善不積慶何由而致季清於是致〻焉以善繼之乃子乃孫又致〻焉以善繼之則天之福善必世祐之徐氏之慶其可量乎是為記

襲慶菴在鄧尉山北

題善慶菴八詠　劉溥

潛心堂

松堂坐來久脉〻夜方永明月上寒城不照塔輪影

覽勝橋

修梁觑虎谿野色分南北遊人來復去群峯聳寒碧

綠雲軒

冪〻晝陰合重〻涼影浮清風吹不散洒然孤磬秋

翠濤林

泐音出東海風洒松梢夕聽耳久無聞宣來証忘寂

白蓮沼

水花涵玉香苦心恆幽素入社方有戒不著窺魚鷺

卷三三　一四一

紫蘭室

一室大如斗中有萬古春星宿終為累畢竟許誰紉

梅聰月

南枝本無影皓魄自照横斜上疎捞相對成一笑

桂犯風

西林釀天香鼻端來陣〻僧厨飯初熟過此吹花信

善惠菴在長洲縣九都元大德間僧明本開山卯

天如記有施茶亭

天池寂鑑禪院記　釋克新

距姑蘇城西一舍皆山五峰環峙者曰華山峰之趾有泉泓然曰天池大旱不涸池北為寂鑑禪院沙門在公環庵所創者以至正丁酉避兵來愛其地而賢首師別闕聰公施財因巖為屋以居道侶正堂無竭募衆資之於是作石殿三間就石肖釋迦藥師彌陀像其菩薩侍衛之神與供養之具皆石為之又琢石為五十三參於三門左右壁累石作外門〻上為重屋夜寘青火其中曰天燈接磨崖刻三十五佛名鑿池左右立石為彌勒彌陀而屋焉署曰兜率宮極樂國前樹梵塔對峙巍然他及禪誦之室庖湢之所賓客之館咸具如式既成而在以基地為大覺寺業為

卷三三　四二

未備今年大覺以致閣號山五十畝售在〻偕其徒菩澤傾橐買之乃來請書其事予石昭示來者按山舊誌劉宋時為會稽太守張裕私第裕事佛甚謹因供羅漢而池有千葉青蓮花之異復有鏡法師於此著書曰法華玄義行世趙宋乾道間為張書監別墅有亭銘曰浮𧪧望湖漈煩釣灘者十餘所造圓通像於蒼玉洞又肖己像侍焉由是山名益著以際而寂寥者二百年今環庵於兵戈搶攘之際剃蓁莽藝之中不數年化成蘭若非夙業願力疇克如是耶所謂前身後身未可知也開基日方舉一石則泉隨石而

湯湝之可給二百人其有以夫環庵名道在京口人度於普應國師得中峯本公師事既久遂升堂奧所至士民向化營築菴武庚之上抽丹陽之環路二邑之人迨今思之行年七十有七精力強健可喜敬樂為書之今年洪武二年己酉也其智文辯大禪師蘇州府承天能仁禪寺住持克新撰　前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周伯琦書并篆　住持沙門端文菴主正敏副菴道隱西序契端性寶同立石

華山天池院記

趙同魯

天池在華山之麓距郡城西二舍許岩石奇秀望之如屏池生千葉蓮昔人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記云此地可避難有十一景之目誠三吳靈秀之區也院創於劉宋時會稽太守張裕舍宅為之復有鏡法師者著書於此宋乾道間為張秘監別墅既而廢弛踰三百禩至正間有[illegible]菴在師中峯本公上足也始來居之寂菴曰寂鑑建石殿肖石像壘石為門刻石拳五十三叅相磨崖勒三十五佛名天壁有樓兜率有宮倖大叢林無所不備自後鐘魚不鳴法龍不吼迨將百年弘治初寺僧清古漳督欲修之而力不逮聞天目山有異僧普恵師寓蘇之寒山寺將往迎之未果而古潭示寂其徒淵天泉慨然曰吾師之願不可不竟也謀諸鄉耆德將延用單偕往禮請師乃惕然起之法幢一建四衆雲集貧者効力巧者獻伎富貴者投金帛吾人龐彥誠首施白金二鎰衡工江友文力鑿石壁三百餘丈遂于今年三月八日起建大雄殿壯嚴三世諸佛旁列阿羅漢像講法有堂棲禪有所增飭而廡庖庫圊湢以次修舉落成之日天泉以為恵師之願力檀施之良心興建之歲月不可無紀乃龔杏石手疏顛末介于友翁君景和謁文為記余少時嘗觀黄子久所繪天池石壁圖及高太史諸公之什恨不一覽其勝迨今未遑間嘗夢入一山題石室像而浴清泠之淵尋得其疏并卷記讀之其與夢境若合符節吁奇矣哉恵師出大願力作如幻事花草莽之金碧山川為之改觀雲烟為之動色予以夢寐之頃獲接真境若身履之以償素願非其教所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若然雖然土木成壞有數而有不成不壞者存蓋佛之為言覺也將以覺群生沙門之言息也將以息諸忘師能廣其教啟群迷為正覺轉惑見為真智其有功于象教為何如遂書以復於天泉俾勒諸石系之偈曰

頽毀天池水湛然浸虛空虛空原不壞萬劫為如是
其中青蓮花亭々出泥滓有如清淨身色相無染著
嘗閱杖中記此地可避難龍蛇纔起陸是中常自在
劫火熾欲然至此即消滅屏去諸煩惱屏去諸惡業
是謂兜率宮是謂極樂國悲師化利功成此希有事
擅越爭駿奔神輸鬼復運棟宇極翬飛莊嚴最壯麗
天人阿修羅一切皆供養允百供張具種々無不備
阿含經有云能補故事者是謂二梵福故事具云然
是非故事比功德當云何無量亦無邊以至不可議
弘治五年八月中秋郡人趙同魯撰文住山道淵立
石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四

長洲錢穀編集

寺院

慧聚寺東亭　張方平

夜色秋光共泬寥水村籬落曉烟交拄筇田就下山
路行看斜陽隱樹梢

題西隱　趙彥瑞

西風數客一闌干野色蕭然得細看潦水倍知秋事
早夕陽更覺晚山寒小留待月鐘無遠半醉題詩燭
未殘憶得向來幽獨處黃精初穀客衣單

翠微山居八首

閒來石上臥長松百衲袈裟破又縫今日不愁明日
飯生涯只在鉢盂中
臨溪草々結茅堂靜坐安然一炷香不是息心除妄
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老々山僧不下階雙眉恰似雪分開世人若問枯松
樹我作沙彌親見栽
幼入空門絕是非老來學道轉精微鉢中貴富千家
飯身上寒暄一衲衣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卻被世人知住

處更移茆舍作深居
茆搭靜坐千山月竹戶閒挼一片雲莫送往來名利
客踏前踏破綠苔紋
爐中無火已多時早起惟將一衲披莫怪山僧常冷
淡夜深無處拾松枝
豈是栽松待茯苓且圖山色鎮長青他年行脚不將
去留與人間作畫屏

訪翠微上人　鄭僑

行客倦奔馳尋師到翠微相看無俗語一笑任天機
曲沼淡寒玉橫山鎖落暉情根枯未得愛此幾忘歸

又　姚舜明

僧服俗年假老大儒書佛教看精勤始種一帶披緇
客四事無如彼上人

又　盖嶼

聖宋吟詩只九僧詩成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
見格老詞清又一人

訪凌峰閣賢上人　鄭僑

步入凌峰閣尋師師未歸凭闌寂無語惟見白雲飛

慧聚寺和唐人韻二首　高啓

鳴鐘警迷方枯僧兀趺趺石姿生寒稜松子落古香
殿鎖山雨氣接迎海暾光遙望蒼蒼城愁是車馬場

其五

烟斂城初出潮來野欲吞危捫緣磴角倦衲憩松根
刹表藏林寺鐘聞隔海村畫龍飛去久空掩殿堂門

慧聚寺　周南老

梁寺依山險登攀傳咒役殿左隨龍化遺基尚神跡
雲歸海氣昏石潤蘚花碧林壑生春陰鐘魚鳴午寂
僧房見山周佳勝皆目擊獨有雷火篆靈異人莫識

夕秀軒　李桊

逍遥金地與人跡山靜風光碧有餘榭築當年看錫

卓梵修今日聽呈居靈株瑞草人難識明月清風室
更虛坐久半天環珮响泠泠此理屬真如

華藏寺　張景修

白雲源未高香刹等林梢側足隨山徑低頭認寉巢
客清茶破睡僧廚筍供庖詩句非吾祖何人繼孟郊

又和　僧沖邈

礎潤藏雲族攢虚壓樹梢有井龍應蟄無泥燕不巢
經常違夜講齋不過中庖登臨增野興四望盡寒郊

又和　朱毅

行行身漸高長袖拂花梢一線道崇鳥千年居等巢

地嚴金觀步天近玉分庭撫掌樓松鶴驚飛雪點郊

新建華藏寺　　易恒

茲山真海壖高爽宅金仙歷劫浮圖聳經時古寺遷
煙霞深一徑樓閣近諸天翠積祇園樹蒼攀華岳蓮
巨鰲當勝地孤鷲起平川玉氣陰晴見燈光晝夜傳
空花皆是幻水月不離禪暮景飛蓬逝殘花落照懸
獨尋方外友已斷世間緣坐久談玄理松花落座前

遊崑山華藏寺　　沈以潛

崑崙千里勢岩嶤一拳東吳玉未消石為向陽多出
火井因通海脂生潮花明曉峰深藏寺雨漲春潮欲
斷橋三島十洲應不遠海天高望與倫饒

題馬鞍山寺集句　　葛次仲

全吳臨巨浸（[illegible]）青山天一隅（李嶠）靜境林巒好（[illegible]）勝概
凌方壺（李白）泓〻野泉潔〻洞谷虛拳雲造禪扃（[illegible]）
躋陰森幽居（[illegible]）道人刹猛虎（李白）復來雞棲燕（[illegible]）咄嗟
檀施開（[illegible]）以有此屋廬（[illegible]）側登萬古石（李白）功就豈斯
須（[illegible]）碑碣成廣殿（[illegible]）咒功不可罔（[illegible]）有窮者孟郊（[illegible]）
過此亦躊躇（[illegible]）賦詩留岩屏（李白）詞律响瓊琚（[illegible]）我訪
岑寂境（[illegible]）幸與高士俱（[illegible]）特升翠微上（李白）凉閣對紅
藥岸幘偃東齋采藥棲芬馥（[illegible]）上方風景清華敞紳

有餘（[illegible]）高窓聯遠郊（[illegible]）萬壑明清和（[illegible]）賞愛未能去
（[illegible]）猶霞照朵擒（[illegible]）老僧道機發閒持貝葉書（[illegible]）秉心
識本源（[illegible]）高談出有無若酌待幽客（李白）頓令煩抱舒
（[illegible]）儒道雖異門（[illegible]）意合不為殊（李白）料撒拓襯衣（[illegible]）惟
有摩尼珠（[illegible]）餘生願依止（[illegible]）投策謝歸途（[illegible]）

華藏講寺原在馬鞍山頂舊名般若宋宣和間僧
法師若易今名本在山之北麓　國朝洪武十三
年僧大推移建于此

夜步東寺之西　　范成大

人家簾幙夜香飄燈火蕭疏照市橋滿院月明春意
好小樓吹笛近元宵

東禪廊廡夜二絕　　前人

落雲如水霧如塵殘雪和霜凍瓦鱗織女無言千古
恨素娥有意十分春
一聲黃鶴夜深歸樓雀驚鳴觸殿廊北斗半當樓閣
外風幡直欲上雲飛

薦嚴資福寺在縣治東南唐天祐三年鎮遏使劉
璠捨宅建匡禪師開山五代梁開平三年改崑福
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敕改惠嚴院爭賜金額寺有
普照堂（高宗書扁）又有法堂（[illegible]）泰定二年燬後至元四

年僧希賢重建　國朝永樂九年僧道良重修

遊報國寺　沈周

東崑不到兩年强六月來遊是趁忙城裡誰家無暑地水邊人說有僧房入門認竹天光晚借榻眠雲夜氣凉造次題詩緣一過不知三過幾時償

報國講寺在縣西南

常熟縣慧日寺修造記宋　張珽

梁僧慧嚮造大寺三在淮南曰慧照在崑山曰慧聚在常熟曰慧日環常熟之境他佛廬無慮數十所或背閙壑而深隱或面江湖而舒曠其得勝槩固宜獨

慧日在縣西稍北九十步一殿屹立檜柏悉翠當闠闠中乃有山林瀟洒意鐘磬石鼓之音時徹縣齋爲令者藉以少清胸次爲不易得也院從昔名重甲諸刹旃檀林率瞻二千指非但爲叢林計頗知相勉恭請或在定累日無少懈怠以故主席者必當世龍象然後心悅而誠服嘉定丙子夏五比丘子章以少師樞使天丞相魯公之命來住茲土始至之日旱蝗積適今守就弊緇袍稍稍雲散章與佛爲謀奮空拳而一新之凡所得施利悉以助修設毫髮無私爲居無何翫中之塵銷而户外之屨滿矣於是首興造事闢者物合富室至捐百金塑人子亦紛錐刀至若法堂若庫若庖湢若衆寮若華嚴閣若水陸殿既已次第補葺復製幡幢二十四首以嚴冥陽之儀般經函六百餘枚以足大藏之數三門兩廡稱爲貫匝卜肆喧吠冗雜亞闠諸公而尼所之壁以丹雘輝如也繼此來者欵門而容改升堂而意消使人折不善之萌者固多謂佛法無益世教不學誣哉珽來試邑既喜與蘭若鄰壁故因其求記而有考焉自梁天監初院爲十方禪林幾千載于此矣中更鬱攸碑碣無有老宿或謂三錫勑額曰壽聖曰晏安曰晏日亦口相傳以

熟尔乾道間僧宜意建佛殿淳熙間僧宗璉建法堂嘉泰間僧祖印慧光又建寢堂丈室皆未就去間閱至今乃迄于成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斷非偶然之故也抑嘗誦須菩提經云菩提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夫靈山六年鵲項芦膝佛自處也金碧晃耀十二由旬人奉佛也二者並行初不相悖今慧日奉佛之道備矣若夫雖相莊嚴則在比丘而自得之嘉定十二年解夏日

宣教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龍泉張珽記

慧日寺　周霞賓

盡說梁朝寺誰參晌老禪莊嚴存象教汩没恨塵緣
七寶祇園樹變金佛地蓮海鄉烟霧裡月落曙鐘傳
慧日寺在常熟縣治西稍北梁天監間吳興僧慧
晌開山名壽聖又名晏安又名慧日禪院宋紹興
間燬乾道九年僧宜悉嘉定間僧子先後重修

寶嚴院新建佛殿記　陸繹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擠佛老賢與不賢皆效隨而
去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命于天者莫大于君中國其
間哲后辟王治亂興亡之主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
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曆數輔治世
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曆
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
推之于天韓退之唐之鉅儒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獨盛於中國故力
排而擠之若原道篇佛骨表皆為辭深切疾痛時君
奉之太過者也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抹其寖盛未
始不為釋氏福殆非納而黜之彼得益其熾遂有會
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汙物盛則衰之數默天意若曰
蠹中國害生民則使大中履會昌之迹如韓文公之

卷十四　八

比者佐而輔之固當拔本塞源矣豈會昌廢之未數
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之未厭
其教哉噫大道喪而有仁義仁義衰而尚權詐故堯
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塞于時糅于霸金仙氏之說
其有才與乎由是源于流于漢魏波于晉宋齊梁間
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于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
以出生入死之說為與善滅惡之筌蹄之誑從而速
罪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
寺宇以徼福或廣厦崇居以崇教上為者棲之下為
者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弊盡崇之者反於其道耳
文中子曰秦戒修而梁祚亡非釋迦之罪此誠得之
我國家四聖御宇竭知化源寺觀沿舊而存事禁其
剏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名山勝槩或有
所莊異者非道存乎人孰能與于此哉姑蘇北走有
邑曰常熟邑之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即梁天監中所
建也倚山面湖繡若屏障嘗有希辯禪師者必恰大
梁是為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杭普門寺
目為慧照禪師及錢氏獻土隨召請見賜紫方袍號
曰慧明大師雖時厭居京國歸隱舊剎錢氏以師人
境俱勝復賜金五百兩建七級浮圖一座淳化中太

卷十四　九

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道遥咏秘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與高風旌善地也院舊名延福天禧中邑尹胡公順之飛章上請帝可其奏改賜今額為院有佛殿者積其歲月了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龔顥始發信心崇修妙果次有東京禪慧院僧清鑒浮杯至止若行自修謀茲勝緣有若符合復有邑人諸葛頔李仁壽樊福僉悦所聞賛成其事且曰仁祠之興為我福地今紺宇不立粹容無覩則吾儕何所起信哉由是捐學施貿良材庀徒僝工審曲面勢即其舊址隆以新創經始于景祐之丙子落成于慶曆之乙酉九載年而能事畢矣觀其壯而不華嚴而不陋巍乎中若其宇一所以納高廣之座而宅乎毫相也翼其旁者其舍二所以容儀衛之位而列乎賓位也遠而望之若太微之凝帝宇聳在雲端邇而察之猶列漢之立仙宮未從方外其為功德殊勝可思議哉武陵公婦無多藏屋無餘潤獨以興葺補廢呈々於佛事人所難能矣若夫掄飾與之前鑒公繼之後事有冥契豈誣也哉絳里人也因熟于茲山之遊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謂以直書時聖宋慶曆六年歲在閹茂壬正月一日將仕郎守真州揚子縣令陸絳記

遊寶嚴院　王伯庠

平湖鏡淨中背貼青峰峦去郭二十里金碧輝波瀾是曰寶嚴境萬象欝以豔壯哉窣堵波一覽天地寬誰懐塵壓歎幾欲招飛鸞我生眇何能山水情所安扁舟載來斯不為開愁端意到自行樂尊酒聊追歡何如結青蓮起適心外安塵迹身兩忘浩然天地間

又　姚僉

浮圖挿雲表列峰環古刹平湖渺瀲波萬態天光發我來陟層巔秀色助毫末扁舟逐明月萬頃玻璃滑

又　陸璣

出屋萧々竹數竿入門樓袖便生寒相期更待梅英發解榻短篷來細看

過寶巖萬緣山居　陳言

曉啜劉林麝朝躋散岩藤輿過山莊藜杖訪蕭寺水竹湛清華桂栝森陰翳紫蔦攀錦綳紅櫻摘火齊濁酒長鬚沽細鱗纖手鱠松軒漫敲碁蘿徑聊息騎安巢戀林鴉照影愛山鷺保我寧靈軀脫渠風波地且免玄髮催肯貽素絲涕衣食喜有餘身心幸無事放歌歸去來蹤散任群議

寶嚴禪寺在縣西十六里梁天監中建初名延福

禪院宋天禧間改今額錢氏時高僧希辯居此後隨國入朝賜號慧明大師歸隱故處寺有浮圖七層相傳泗州僧伽塔第一此為第二仁宗朝賜銅鑄東岳聖帝像為伽藍按中吳紀聞吳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賜御書急就章逍遥咏聖惠方于寺中而陸絳記所云賜書乃希辯不云錢氏子豈辯即錢氏子耶景祐中重建 國朝永樂初始改為寺近為邑人侵占為墓僅有畝餘介于其間僧營小屋以棲縣令楊子器撰記

空心亭記　段天祐

海虞山循常熟州治西北十里而近曰破山直破山之麓有寺曰興福澗流絶山而下瀦為深潭潭之上有空心亭山以崖斷石裂得破山之名亭以唐少府常建詩得空心之名海虞之勝萃于破山而破山之秀鍾于斯亭居巔崿其前泠洌涛其下設置既空而稱謂也當人知少府之詩之工而不知所以為工一登斯亭不言而喻矣亭之始莫知為誰歲月滋久風雨弗支正至五年寺僧徽上人謀撤其故而更叔焉走邑士郤君天游皮君議皆許諾二君人望也既相為先後聞者樂趨而來君其倡者也落成宏敞雅潔十倍其舊先是崔后二君嘗與寺昌上人取少府詩析為韵授四方名士大夫各賦五言一詩至是悉刻梓揭之亭冠以少府詩亭所空為者始大備以天祐佐是州而山君實亭所遊歷致書屬為記惟元氣結而為山其秀且奇者所不乏非有文章才藝之士發之未必顯于世破山之以秀傑稱宜矣必少府詩出而後人知之又必空心之亭立而後人人信之地有待夫人人事有待夫時如此棲觀翬飛棟宇雲涌晴陰雨雪光景變幻游者脫塵鞅縱清矚蔭林樾之蒼蔚聽各若之硐嗜寓聽於琴筑而致迹於水雪乎昔寵榮勢利之膠乎中者蕩然火熄烟滅其靈臺虛明直與潭水相為洞照名亭空心傳曰不空天祐不敏方將命杖屨載筆札從諸君子之後崔君名元方后君名克正朱君名士昭八年九月愬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段天祐記

破山寺　莫儔

久聞勝地有蓮宮
乘興來遊杖瘦筇
庭老樛枝翠瓔珞
池生亞蒂玉芙蓉
飛仙何意來題柱
開濶當年想鬭龍
歸騎回看樓閣處
雲深隱隱度疏鐘

又　李光

招提清絶冠諸方溪繞山圍勝氣藏好在池塘存舊址依然花木隱禪房風生殿角元無暑雨後松篁自有香日暮不教清興盡更登絶頂瞰微茫

又　陳與義

不到龍關十載強斷崖猶掛倚斜陽金銀佛地浮佳氣花木禪房接上方羸馬暫來還竟去流鶯多處最難忘老僧不作留人意看水看山白髮長

破山寺變頭白蓮　陳揆

湘南夜永風露清明月耿耿破孟平嬋娟有人步羅襪瓊璫玉佩變婷婷可憐玉骨埋藏久腸斷人間無復有豈知化作蘭若蓮宿契未忘猶並首想愿快意洗塵緣不向謝池爭取妍玻璃盤中浮玉頰一心稽首西方仙請君以圖獻天子當與佳禾並周史毋令寂寞墮空山泣月悲雲清夜殘

破山後院　周霞賓

一路入青山禪房樹木間竹泉和雨釀梅壑倚雲攀塔冷高僧骨嵐清俗士顔夕陽鐘磬遠相趁未應遲

興福院贈秦文仲學士二首　陳基

蘭若臨江次唐城北海壖地通重譯貢門泊孝廉船人事桑田後春光穀雨前未忘栖遁迹來此欲逃禪兵革艱虞際思君減帶圍折衝存俎豆贊畫忝樞机文義陳雷古功名管晏微江城花爛熳莫惜典春衣

破山興福寺在虞山北嶺下齊始興五年邑人郴州刺史倪德光捨宅為寺名曰大慈梁大同三年改興福寺舊有飛橋石泉修廊複閣氣象雄古多唐時屋堂三柱皆有雷篆倒書奇怪不可識庭有瓔珞樹左開花右結實池產白蓮千葉香色異常有巨鐘相傳為僖宗咸通九年所賜寺有通幽軒空心亭蓋取唐常建詩語歷歲久其跡皆廢獨石梁外尊勝石幢猶存其上經刻乃宋平原陸展書清勁有法妙蹟也寺址修廣自官路外山門皆僧業兵火後僧徒散去為人占而為墳比歲豪右據者不已地理家以為山破敗於不利塋地僧舍故得僅存

東靈寺莊田記　陸巖之

壽聖東靈寺天台教院教院者肇修于天台六年涉二紀而告備爲基自講師光瑞而成於今闍黎梵崇佛舍中嚴講堂後邃學徒闐而主者無慮百數歲比不登邑民艱食崇師患無以贍學徒則每推施利之應已有者悉歸之衆猶不能給也然而人皆知崇師

之能導矣於是僧道賢率諸檀信等買田二百一十畝永為常住供崇師感檀越之厚施也則欲鋟石刻其名銜而屬為之記予謂吾儒言人情者聖王之田而以脩禮陳義講學為本仁為耕耨播植之喻至於佛說福田亦不過種諸善根而已合而言之其理一也夫方寸之地人皆有之果能竭精進之力以致慈愛敬惡之萌以絕貪嗇則信善之心生焉可已也尤信善之心無施而不可則所以為利益者廣矣且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于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所謂情田福田者于此荒蕪矣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惟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為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故當世導師必破人愛欲之萌而起人喜捨之意使人皆知情田福之說而內自得田爲則彼區區在外者何足靳邪況夫檀則能施越則能度生死是諸檀越充信善之心以捨施則將絕愛境而脫生死矣予故言情田福田之利益而歸之于導師之救病也

壽聖東靈寺在縣治西北梁大同中建唐嗣聖二年為中興寺舊在吳縣界神龍元年賜今額移于此宋熙寧元年重修有子院曰延福端平中重建今城隍廟即其地也

頂山龍堂記　　虞日休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禮之宜矣常熟澤國也風雨順物日作于民祀之則民被其利汝南周君為令之初憂且旱於雲破山之潭上而果應于是命工肖其像為宮以蔭之著之于典以潔其祀建歲以祿春秋書雩勸民之祀也日休嘉其民勸故書

重建龍湫亭　　王同祖

海虞于吳鉅邑也康州沈公以名進士出宰期月而政成三年而化大行威愛並敷允讓成則儉儉雍雍惟直諒是崇惟恭慎是秉九境內名山大川以暨群祀咸有俾于民載在令典者公躬事禋望惟寅罔有弗秩惟虞山之西北曰頂山有龍神祠自天監始代著靈異春秋水旱雩禜禮有加焉務民義也祠旁上方院中涵方池曰龍湫水清瑩可鑑無旱澇盈涸寔龍所窟也宋令趙崇惠秋旱即湫禱雨輒應乃構亭翼湫之上以介神貺後數更除葺歲久廢圮不復存矣丙申春沈公以歲事祼獻于祠瞻遺址儀然咨嗟警

陽曰龍神之靈能為禦民災捍患祀典所錄亭之建所以事神事神所以為民也今廢不治曷稱所以事神為民之意乃召邑耆舊王君登曰亭不建則慢神建則勞民慢神勞民令胥惧為奈何尔邑之良父老也其圖之登曰敢不式克欽承以事事乃獨任其役以故亭翼敉善崩剝敉既龍所羅翼之使山澤之氣鬱而不宣非宜也爰度敉之北得隙地營之為堅永計亭作于是歲某月某日決旬而成爰秋之交甘澍應時遠邇欣暢僉謂公之誠感召之也王君於是請同祖屬記其事曰庶以彰公勤民意也竊惟古人善政往往于今見之何也今之職最為親民其所施為举措無遠傳下逮輒响應為是役也嚴祀事以重民社不為費見興義舉以紓民力不為傷財沈公循良惠愛及民之政可槩見矣夫豈不足以感召神既哉同祖居鄰邦亦與被河潤之澤樂聞是舉之成且重王君之好義也故為之記嘉靖十五年仲秋望前

進士翰林　國史編修文林郎崑山王同祖書

留題頂山僧居　范希文

吾師仁智心隱然一山起中有白龍泉可洗人間耳平湖數百里變該山水音結茅三十年不過日月深

笑我名未已來問無端理却指嶺邊雲斯為牖君子

頂山　周霞賓

路轉青楓徑泉通古石橋規模靈隱小景象上方遙書壁藤牽秩尋源草沒腰每懷登覽日東海暮生潮

又　寇準

雨歇黃梅後秋生麥發前偶同金馬客來訪玉龍泉竹葉一尊酒榴花五月天不妨扶拄杖行到白雲邊

頂山壽聖禪寺在頂山之麓梁大同三年石文君捨宅為寺因名頂山院宋治平四年改頂山壽聖院後改今名

送安公歸頂山瑞石菴　王琪

護空一紀餘重出訪岩居身是汾陽嗣囊惟郭璞書公度側巖後泉石結茆初山頂收樓累極歡信莫疏

中峯　林逋

中峯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全村見秋濤隔嶺聞長松含古翠衆藥尚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群

又　王伯廣

躡徑登高亭天遠不敢局踈靄捲危穗飛泉漱寒玉

江横縞帶明山隐螺髻緑𢃄島破長烟百里在寧目
雲田猛虎嘯清風繞岩石飛飛入青松古淡琴一曲
倚闌更擬望斜陽上修竹欲去更遲遲勝槩那可足
瑞石菴中峰寺俱在頂山

福山大慈寺訪僧不遇　黄清老

欲扣禪關未有詩滿山空翠濕人衣竹間倚杖到西
日識問白雲歸未歸
鷲嶺雲深杖屨幽竹風松影共悠悠何人分得僧家
榻坐看南山一片秋

大慈寺　楊子器

朝來騎馬入禪關萬頃滄江指顧間芳草青青春雨
歇長松落落暮雲閑仙家誰道無蓬島塵海人言有
福山分付老僧休出院居然北往又南還

又　徐滐

上方突兀擁層樓竹影扶疎曲徑幽花柳年年數春
事乾坤日日此江流半窓月色中宵夢千里鄉心兩
地秋撫景只應開口笑牛山何必淚盈眸

同蔣君子遊大慈寺　徐有貞

冒雨衝風泛綵舟共君載酒七峰遊海門東望天連
水江市西來樹隱洲喜有鉄劉新製作能無王謝穩
風流登樓昊饅題詩句留與山頭作話頭

大慈教寺在縣北四十里福山鎮梁太清元年僧
普明建天監中又為法水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
今額相傳海中有巨木出没波中諸寺求不可得
大慈禱而得之遂以為棟名泛海梁元燬　國朝
洪武初僧善持重建

勝法寺　孫應時

古刹精廬隱茂林斷雲殘雨正秋陰黄花又見一年
事枯木依然千歲心病酒未能收獨酌懷人無與共
清吟僧窓夢覺鍾魚静聽徹寒蛩語夜深

又　李光

舍南舍北竹千竿鏡淨無塵碧玉寒中有老人清似
水晚來相對倚闌干

遊勝法寺燕簡謀公　陸綰

道傍有古寺巋然聳梅林迷来衣褐徒包禍蔵月深
埋伏狡兎穴嘯聚愚木陰安得智慧劍力斬奸邪心
吾師曹溪流所在人依欽郡邑兩交疏未發雲雷音
初如醉瓦礫乃見真球琳瞽者破其瞽瘖者破其瘖
有若鸞鳳巢無復鴟梟翕嗟予困吏役海峤宜投簪
扁舟扣船户清風滿衣襟高論松桂間為師揮玉琴

勝法寺在梅里鎮唐元和中閣將軍捨宅為寺院乾元：年置雜火宅寺晉開運中改為境寧宋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至和初更名禪院閣將軍今為寺也伽藍神頗著靈驗人有移家以居者必有蛇虺見箱篋林席間寺之東即將軍墓也歲時寺僧設諸饌祀之西北有洗馬池：側有小冢蓋其劍甲所藏也寺廢五十年　國朝嘉靖中僧某人重建于故處

與友人維摩寺小飲　　　　王　呂

暫依禪榻息塵机墻外東風晝掩扉欲上高峰尋旧

蹟輕衫短帽不禁吹

維摩寺　　　　錢仁夫

蔓草芊：没寺門墻根殘剥已無文敗搖尤滴夜來雨高樹尚屯窓外雲佳境故容僧管領禪床時許未分傳呼且莫穿空谷下有松間飲鹿群客

維摩寺在虞山上宋隆興元年僧法遷建

遊智林寺　　　　李　光

扁舟来訪小叢林花木通幽院落深旋拂胡牀成午夢閒持貝葉動秋吟竹聲瑟：生虛籟山意萩：入素琴更喜老明能會事手携炉銚自相尋

林寺在李墓村唐乾元：年建初名永安宋大觀四年為犯宣祖陵改今額寺舊在地名閏身後以鐘聲不聞於近而聞於李墓遂徙于此異僧了通實居之

遊鶖山寺　　　　徐　恪

香刹藏深紫翠坳岩亭長見薜蘿交翻經葉上虫書字挂衲枝頭鳥寄巢誰似金仙留賜帶先叅玉版向齋庖日斜茶臼林間响疑是松門過客敲

鶖山法輪寺在縣西四十里五鶖山南麓

養病白雀寺　　　　王　寵

香雨洒金沙輕陰蔽日華山嶔殘殿霸海潤簇樓霞地僻偏喧鳥林深尚落花誠觀清淨理牽志梵王家

宿白雀寺　　　　王　寵

木魚声起梵音長子夜焚香礼道場病客齋心渾不寐萬緣都掃事空王

繙遍華嚴几卷經殿堂突兀帶春星此身已集禪林侶破衲枯藤野鶴形

白雀寺在縣治北三十里僧如瑶建

吳江聖壽寺　　　　羅康約

漁翁沙鳥傍迴塘携卯閒吟繞寺廊遠岫不離青草

渡片帆時過綠蔭塢風狂林木生清籟日煖迷遊動
畫梁張翰思鄉應有意凡多屏障水為鄉

又　王禹偁

松江江寺對峯巒檻外生池接野灘幽鷺靜翹春草
碧病僧閒說夜濤寒晨齋施罷惟溪叟國忌行香只
縣官盡日門前照流水濯纓無便憑闌干

吳江聖壽寺九日寫懷　徐　衍

自笑羈孱作楚囚登高誰復共清遊黃花籬外無人
至白酒尊前有客愁世事浮雲俱滾滾禪心流水兩
悠悠輕裘肥馬徒為爾得似烟霞一釣舟

卷三四

廿

聖壽禪寺在縣治西北延壽坊故名北寺吳赤烏
間建梁開平間改吳貿院天福乙年重修宋天聖
三年賜今額淳熙三年重建陳武子記

報恩寺風雨聯句　高僧啟憲

商風簸天吳憲凍雨翻海溟魚蝦落半空啓蛟龍鬬
中野勢吞九河黃憲功潤千里緒愁疑決沙囊啓振
訝欲摧瓦橫行天兵馳憲大笑電女哆乾坤發生多
啓道路竭瓦寨滌濺瀑滂川憲旱去滅烟野谷號兔
誰嘘啟木撼不自把泗滾社必変其聖手憲帥逆維
舜乜陰冬氣如炊啓高葉聲若打陽鳥黏不見憲乾
鵲噤皆啞重翳將復明啓餘黕歇還洒雉悅灌園人
憲應愁渡江者侍王笑楚賦啟反我慚周雅避[illegible]憲恭
山顛憲戰慄昆陽下既霽想大田憲廣庇思巨夏梏
擽向曉停啟紈扇未秋捨亂號官私蛙憲莢辯來去
馬卧驚浪喧耳啟歸恐泥沒踝勿[illegible]芳屋憲且喜
憩蘭若民期歲有登啟囷荷天錫蝦沛澤宜載歌憲
斯篇試姑寫啟

宿屯村報恩僧院　朱存理

野寺荒烟暮色蒼偶來一宿照公房秋深客裡知何
夕年少僧中有此郎漫說江鄉鱸正美試行籬落菊

卷三一

並

初芳安排詩句歸鞭上白鳥滄波引吳長

報恩寺在二十七都唐大中間顧文通捨宅建

無礙院牡丹　宋和偶

霜氣稜稜草木窮花王忽綻曲闌中鮮妍着作三吳
瑞栽剪何須二月風芳艷已依銀色界清香不斷白
蓮宮出群品格無雙譽珍重人天造化工

題月禪師方丈　蔣　堂

我到雲房是有緣坐移蓮刻聽禪詮江邊畢日人應
記吏部曾來見大顛

阻風宿吳江無礙寺　陳　基

龍伯留人暫駐舟偶過西寺得詩流僧窓烟景五湖
晚澤國雨餘三月秋我欲弃官來釣雪誰能作賦共
登樓此身何日都無礙共向毘盧性海遊
無礙講寺在常樂坊西故名西寺梁開平間僧本
逢建晉天福七年賜額華嚴賢首講寺吳越王嘗
浴于此故名無礙浴池猶存

湖青堂詩　張景修

安得并州剪半江詩翁吟就筆頭揩過橋漁艇初收
釣傍水僧軒不下窓南北紅垂具區潤東西雲起洞
庭變通人施石心無礙龍鬼應須向此降

卷二十四　廿六

西軒　王摩

步躡霜莎入梵宮一軒佳趣屬支公剗開青瑣延明
月辣植修篁待好風笠澤波声春雨裡洞庭山色夕
陽中江頭景物牢籠盡欲寄琴尊此乔蒙

西軒洗竹　楊維禎

華嚴寺裡斷雲師許我來題洗竹詩未論竿頭能進
步且欽節外莫生枝定回午夜秋声減經罷西軒暝
色遲從此一塵無染着歲寒惟有此君知

過華嚴寺贈斷雲師　成廷珪

斷雲老師如斷雲無心舒卷自氤氳空山與之結為
侶遠適之堪持贈君黑夜雨隨龍聽法青天風引鶴
同群江湖我亦忘機者半榻今宵喜見分

宿吳江埨院　張鎡

宿雲斂空露溟濛我船曉繫紅蓼叢宿雨滑道樹遮
瀧我卑早轉青涯衝破程約渉一舍外遠目未快千
山供岸傍小店換馬去氈裘障冷披蒙茸須臾中盖
不容展莽々暗霧逢々風僧行客輿屢掀欹邊值官
騎來憧々刀弓負蒂競肆玩驢跏馳驟雖騎驄爭前
迭進步殊窘迫暮始望橋垂虹石塘百丈捍駭浪間
有灘磧紋魚筒雅群黑白混鷗起帆影亂點還波中

卷二十四　廿七

筆林茶灶住此地得句未必慚龜蒙浮圖老屋且投
宿群鴿正聽黃昏鐘紗籠炙灯照佛古蘭席布榻便
吾慵恍蹩足履未游地欲記倦著新篇工呼僮溫酒
立懦志逸與恐失難重逢呆遊希盡莫翻寫不覺紅
日看生東

登吳江塔　王守仁

天深北斗望不見更躡丹梯最上層太華之西目變
斷衡山以南闌獨凭漁舟渺々去欲盡客子依々愁
未勝夜久月出海風吟飄然思欲登雲鵬

登吳江塔　王鏊

吳江高塔在與客試來登欲盡五湖勝還升第一層

寧境華嚴寺在東門外梁衛尉卿陸僧瓚捨莊基建嚴法師開山名華嚴院東魏太平初重建宋元佑中邑人姚得瑄捨錢四十萬緡建浮圖七層其鄰舊有寧境院紹興五年併華嚴爲一賜今額並存二院之舊也　國朝永樂十三年重修

游圓明寺　吳　復

不到禪宮二十年庭前古柏已參天衆容自哂多華髮故旧相逢只白顛勸客新春醅未煮留人苦茗夜重煎一窓風雨催歸興好向溪頭問釣船

圓明寺訪呂山人　高　啓

憐君不出戶結夏與僧同陰竹行廊遠香花擁殿空飯分齋鉢裡書寄藏函中茶罷歸來晚西林一磬風

圓明寺在二十三都宋乾德間僧月覺建

寄顧仲瑛寓法喜寺　謝應芳

客來喜得平安信萧寺樓居日掩扃湖近浪揺窓影白地偏苔泛履痕青群賢方結蓮花社小楷尤鈔貝葉經歲晚歸舟經甫里好尋漁甫過煙汀

宿同里法喜寺　華幼武

九里湖邊寺參差樓閣重空林初落月深殿已聞鐘門掩溪流靜橋分野色濃暫來生逸興無計削塵蹤

法喜寺在二十六都九里村唐武德中僧西遇建

登崇吳寺樓望太湖　錢惟善

西望洞庭青揷天蛾眉兩點秀娟娟勢翻震蕩蛟龍窟氣漫高寒牛斗纏文過每招逢野寺龜蒙曾約種湖田況閑不盡登臨興更駕長風萬里船

崇吳教寺在光浦梁開平二年僧妙義建

吳江普濟寺　前　人

初到湖邊寺相逢有徽師深悲十年事朗誦四懷詩高枕窺春早寒灯照夜遲寧無一杯酒慰我鬢如絲

普濟禪寺在震澤鎮宋元豐中僧壽善建

游吳江永樂寺　高　啓

鬓隨鶴羽總秋寒幾日江行思渺瀰夜臥客舟聞詠史朝過僧榻共談經沙洲雨足蒹初紫林塢霜遲橘尚青後欲尋公曾到處留詩應在竹間亭

永樂寺在雙楊村宋淳祐間僧無際建柳貫記

寶覺寺　張　適

留衣山館久飛策海城秋迹逐初來雁情親欲下鷗晚雲黃葉渡斜日碧江流正是懷思處聽鐘獨倚樓

寶覺寺在曹村宋紹興十年僧佛光建

寄羅漢寺僧伏虎林　　朱良寔

我將入臺斷塵緣愛聽松風看瀑泉和靖吟懷梅度損濂溪生意草芊綿謀生未許全拋俗問話那能不離禪長想知音在何處他時定泛剡溪船

和　　伏虎林

黎里人家石上緣幸師來住古林泉旁四竹備聽猿嘯定起松軒看鶴眠暇日每酉看積飯長年不離苦空禪老夫亦是幽棲者久欲相尋共釣船

羅漢講寺在黎里鎮宋淳熙三年僧法燈建

過吳江永定寺　　高　啓

亂後僧何去門開葉落時畫昏蟲蠹老齋斷午禽飢罷說傳心法猶看賜額碑不知興壞理來此豈無悲

永定教寺在荒村浦

吳江泗洲寺二首　　易　恒

幽尋林壑間春暝護禪關到寺過頭杖開門對面山灯傳清畫永僧與白雲閑欲覓泗洲老高風詎可扳

開士僧中秀緇經畫掩關禪心秋水見詩景夕陽山鶴下松雲破鹿眠苔徑閒老尋棲息地着意欲追扳

泗洲寺在蘆墟村宋開熙間建

接待寺　　劉　濤

江滸收帆試倚闌目圍平野望尤寬氣吞四澤鵬相近路入三山鶴爭寒壓曉几思看浴日凌秋誰許傍覘瀾應憐俛首塵塵客何日風枝得暫安

和　　張　徵

小檻超然着曲闌登臨鄉使壯懷寬浮天野水東南圻照座雲山紫翠寒風定絲虹銜落照夜清紺塔卧微瀾自公休暇宜來數寄傲南窗膝易安

接待寺在東門外南津口俗稱南寺宋紹熙二年僧叔照建名承天萬壽禪寺元至元間僧正壽重建改今名

題梅堰顯忠寺壁　　景　奎

千古梅塘寺山門向水開地清塵不到僧好客頻來蘚墨題詩壁殘碑字沒苔抄攔樹下石云是講經臺

顯忠教寺在梅堰宋王樞密祠堂也

長橋寺化修造疏　　釋大訓

開山　祖焚目祈雨感觀音授以目復明朝廷為建寺昔聞大旱金石流而土山焦爰感精誠天雲垂而海水立盡謂恭庭之何益獨徼皆日之重明有功生民在祀典猶修其礼大德我祖而後人不葺其居傾乎心之何知視其額而有泚塔鈴自語况多舶趕之

風土偶相憐盃甚𣗥傾之雨尚想美哉輪奐豈曰嗟
手權輿長橋臥波依舊虹蜺夭矯高岸爲谷向來雨
露淋漓敢圖迺貢六鹿幾爲當冕勇爲而興起者使
黃金同土價頓希一語之仁得白璧照夜光不待主
談之噴百藹皆作爲福攸同

吳江洲水月院記　　前人

吳江洲南五十里有湖數百頃湖中有土阜隆然廣
可五畝曠古莫有居之者宋嘉熙間僧覺春廬其上
曰水月菴六傳至允諒諒築隄以廣之作殿堂樓閣
悉完好請予帝師易菴爲院而求記於予且曰世以

良田美宅貴戚豪奪尺積之寢廣而官之賦役益重
於是有不勝其用而病且屢者相望也故吾祖取人
所棄而有之以至於吾吾以一身之微寄於水月之
上泯泯如虛舟之凌滉瀁何往而不自得哉予謂志
早者狥利樂閒曠者狥境其誘於外而爲物所勝一
也若是則子之媢夫水月以居之吾爲子記之皆外
物也能斂念以返觀乎內雖宇宙之大虛空之無窮
曾無一漚之量而彼水月者又不啻隙中過影耳則
子之居將無所寄庸寄吾喙於其間哉雖然虛己必
觀物則物皆吾用不泯於空不窒乎有中道然也如

是而子之媢夫水月以居之吾爲子記之歲歌水月
之章以遺之其辭曰水之逝乎有潮有汐
離月之恒亦朏而魄有生適化孰不如物不有至人
會爲若一爰執其樞以游化初物我無朕水乎月乎
長橋寺與水月寺未知何所今錄二天于蒲室集

嘉定縣皂福講寺　　僧懷瑾

岌岌跨若穹登臨豈辭陡冷風天外來陽烏檻前走
縱目春正妍緩桃紅間柳徒倚漫裁詩不覺日在酉
樹景感舊懷臨風一搔首恍爲凌太虛煩襟復何有
皂福講寺在縣西梁天監中監建

圓通寺留題　　楊貢

曾向嘐城跨玉驄又乘五馬到圓通僧房有榻懸初
解暮夜無金賂正濃當道豺狼侈鄉國獯寒兒女且
從容莫言庶范從來少尚有今人可繼宗
圓通講寺在拱星坊內至元間里人高氏子爲僧
名明了捨宅爲寺

嘉定州南翔寺藏經記　　釋大訢

至道無爲無言也而所以爲以言者將挺墮群生陶
鑄聖賢其有爲而然乎以本覺明妙之性淪于六趣
散于萬類形氣情欲相桿以生相恐以化以蕩流無

垠故　情而訓之以刻情絕欲澄瑩精一求返于初
而甚矣情之蔽罔性之不充復也乃䣊其机隨器所
授示六趣以果因影响使之遠恶進善以超于聖賢
之域導二乘以四諦十二緣宗菩薩以六度萬行逮
人〻妙覺物〻全真以降一代化儀而猶曰彰其迹
尔筈夫顯本歸舊雖聖罔知豈世智凡識所能擬度
哉況性之精微言所不及性善言〻者能言于無言
而後可以達無言之言于是有月指筌蹄之喻而啟
迪將來非教莫宣斯三藏之文為世法宝聖凡顯幽
所共戴仰如日月于晝夜賴之以為向導也猶之嘉

卷三四　　三三

定南翔寺僧祖勝以己別業為經堂度經于中嵗選?
淨行僧閑之復施田五頃給其費餘以備繕脩而求
記於予〻禪者故取直指見性之道與契經合者告
之而申以辭曰　餉空于拼鈞水于缶而水與空非
大非小如性圓形〻不能圓嵌閟萬世芥視入表有
覺瞿曇孫性而譚虛空為舌萬象交發彼昧用覺或
聾而悟善啓其機爰得我心如屬于耳如接而命弥
隱而顯鳶飛魚沐花雨風清海天如鏡孰為種度日
以江勝〻即我謀妙幹其樞不有作者德山之後視
沸不為火書壞塵冥行同趣不既嬰與

又　　葛天民

南翔建自梁天監白鶴不歸江自轉保禪堂德祖師
𫝊昔有老堪今有遠我趍江鷗訪遠公遠公不有湖
天遠乙歲驅兒有幾房三百苾蒭無半面殿閣參差
高入雲一壺可着千僧飯古柏槎牙不記年柯如屈
鐵色蒼蘚古意備閑俗客懷歸舟有句無人遣明日
中流遇阿英逢宵細說南翔院少待崇蓮宝塔成春
風共看巢梁燕我欲婆娑借數椽子當力學如覺音?
一任江花惱殺人閒邊自數飛花片

卷三四　　三五

和　　僧普洽

白鴨南翔何日返香雲不動春風轉屋為鱗次江桃
安江作蛇行到門遠的〻明燈金殿寒沉〻複道長
廊晚老翁叟錄峡須眉愛客将迎笑盈面自言天監
拓基未食指數千猶共飯斷碑壁下試摩挲龜趺剝
落生苔蘚莚〻往事比寒潮蒼烟落日愁堆遺塔中
何處恨深深王梵新池開刷二齊已去老堪殂故院
壘空未巢旧燕吾宗有弟知此懷炊黍功名豈云頼
便呼阿買寫新詩研池謾擁清氷片

又　　揚維楨

三生石上有周依叟鶴陌從石上飛自笑老禪能事

畢不隨變去復還帰

又　　道衍

齊師不返鶴南翔梵刹如雲始自梁覆法天臨朝擁殿放禅僧出夜循廊碑残亭下思皇宋檜老增前識寺唐事業已經千載又空王誰道有興亡

保寧寺鐘樓記　　徐冲

樂一歲為十二鐘武事以鐘為代盖鐘與鼓等鼓陽主進鐘陰主退樂以鐘配地戰以金為欽吾儒用鐘大矣西方教尚金声銃鈸鉦磬亦胡部樂寂滅之訓宜有取于静退之音其書謂罽賓吒積事化為九頭魚刀輪舞波斷首復生循環不息聞鐘少停此緣起也流入中國則曰魄行中陰假聲進步人死不滅業通三世丕為因果設余童時見隣有虎適野者童鬇戴泥其家將因鐘一聲出雲杪遂閒然弱冠侍親謫婺鬱獲自經夜出闔蒙隣寺鐘鳴始去扣一夕必正良聦矣世習以鐘警迷暴戾潛消久矣猶樂通和鉦退師比也况佛祖誓願天龍綂攝通神明齊生死皆由人心發爲鑄好屏鐘鳴山應吾儒不為奇佛家藉以立教士不揣本義之曰吾不及也鄙之曰吾耻言也是皆不知倫類出姑蘇嶺門泝吳江百滙為青龍江距海三十六里曰甬置湾三精藍獨保寧以石晉天福建歷老而大長廊重樓方一新有吳越鐘四百觔開宝九年諸葛氏為報恩山中莘寺作不知何年歸于此旧樓且隤法喜聴天台覌嘆曰吾徒二千指號聲績司昏曉者庳陋若斯可耻也猛欲撤而新之表塩申明為倡檀施趨和遂以嘉定壬午歲嘉平上澣成廣三尋縮式尺高七尋盈六尺栱藻重檐四牖戍偹晉頞年以王事往返一夕法喜炷香淪茗求為記余指樓而告之曰幻土木之奇眂金碧之輝揭盛時之聲鐘懸百尺之崔嵬穿遠响于天外振阿含之執儀昔為鑒與今登濟斯尓所以懽喜衆所以雖息欸曰然又告之曰東西鼓尚陰折陽示無生意以鐘柔剛陽塞息萬籟静而清長晨雖未唑作而鏗鏘息者付遺業之全飲作者抑妄念之拔猖痴扃破鑰夜景發光律心萬法並徒釋争訟于曲直之場施形百斛何啻罷怨懟于矛盾之傷継令以始年鼓並鐘食輪轉法輪翔入耳着心化出反良兆我一身為世津梁此示衆未盡知其以語而宣揚合反曰法喜作樓本心也敢垂樂石四衆受持嘉定癸未八月既望記

又　　薛枢心

工曲蕭梁寺山僧畫捲㕔土花封石梵翠竹上人衣
海近潮声促廊空木葉飛我来味禪寂相對兩忘歸
保寧教寺在江湾鎮石晉天福三年東京大相國
寺僧智光所謂龍樹法師者駐錫于此爰建後周
廣順二年賜額元至正八年僧惟正重修 国朝
永樂六年再建

西隱寺空翠亭 張南渠

人閑風日不到處林石照衣顏色鮮半天六月雨蒼
靈隔水一僧吟白蓮座中得趣成三笑竹上題詩今
七賢他年此會或可再須借北窓供醉眠

卷三四 三八

壽樂亭 鄭元祐

西隱西邊壽樂亭六時天樂語檐鈴僊人馴鶴穿
竹捺水飛魚出聽經月到中庭開碧落星從南極上
滄溟千年一息那伽定長結慈雲擁帝青

真節軒 楊維禎

西枝林中訪道直况有文采錦斑如誰參如禪到玉
版自愛此君如史魚彭澤風高郎綬解空廬雪冷節
毛疎道人詩似春秋筆大字琅玕節下書

西隱教寺在縣西北清教塘元泰定元年僧可悦
建僧圓照記

普濟教寺重修記畧 曾棨

崑山距縣治之東一舍餘爲太倉其城之南門外有
普濟寺其先當宋季時有僧結菴于此然旧無田産
唯募耕以贍衆至元間有五臺僧曰普明大師者東
遊卓錫于此日擊木魚化募婁江之上時有朱左丞
者厭其煩聒令奪木魚弃擲水中已而泝流而上左
丞驚異遂捐貲改今額張士誠據有姑蘇寺悉焚蕩
獨存靈山聖像靈屋祥師思欲重創弗憚勞勤俄而
神光屢見施者雲集即鳩工庀材構堂五間以居衆
像 国朝洪武辛酉建大佛宝殿癸亥作方丈併爲
叢林永樂戊子昌梵與梵行各捐貲并募重建造國
通殿佛氏之教以慈悲濟衆爲心故世之人瞻奉向
仰以求福田利益者日滋月盛况于其徒崇奉而
歸向之以樹立而振作之歟

卷三四 三九

普濟教寺在州南一里宋末五臺僧普明止此遂
卓錫建寺元末燬惟靈山一會佛像存焉 国朝
永樂六年僧梵衍重修

淮雲寺 趙孟頫

淮雲三十里見者以爲奇而况于淮雲遠被浙水滔
其上聳樓觀丹碧何絢麗子孫有如雲咸能嗣厥事

老我作是詩刋之于樂石庶尔保令名照映滄江色

淮南精舍言懷二首　張　泰

幽獨臥禪林經年嬾醉吟久知書可讀不耐病相尋
鳴鳥夜還瞎落花春又深餘生憑藥餌又感同朝簪
年々春不改風雨是花時弱葉終遮樹鮮英且附枝
屛心居對景隨意步臨池聊用忘吾病憂中一較詩

登淮雲毘盧閣　陸　景

危樓高入白雲層拂袖閑來試一凭紅葉城樓開斷
角夕陽溪路見歸僧地偏不着塵埃氣心遠應超大
小乘安得吟邊添兩腋九重霄漢快飛騰

淮雲教寺在城北二里陳涇橋北元大德六年江
浙軍器提舉顧善夫營祖墓于此建爲養壽閣若
以其家世淮人不忘其始奏賜今額趙孟頫書扁
國朝永樂中平江伯陳瑄重脩

崇明縣奉聖寺　程用昭

霜落平沙楓葉丹可人情意滿江山空梅瘦損猶疎
放山鳥驚猶亦往還孺子與同秋水遠丈郎心與白
雲閑此時野寺題詩處昨夜擁寒湘竹斑

又　劉　秩

白馬馱經日本西偶来此地訪招提長廊松樹何年
種別館梅花後夜題結社東林思靖節白衣南海憶
昌黎江風山月今如此拚得今宵醉似泥
海國遠洲別有天上人駐錫住經年三花樹繞睡雲
榻七寶池通洗鉢泉清磬响時晨聽講名香爇罷夜
叅禪何時來問無生話喚醒人間醉夢緣

奉聖禪寺在崇明縣東沙唐貞元間僧道成建宋
紹興初里人陸思聞謝之剛拓而大之元泰定甲
子至正甲午重脩鄭元祐記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四終

長洲錢穀叔寶集

橋梁

乘魚橋　　高啟

橋上西行人橋下東流水遊人如水流朝暮何時已
誰知有飛仙赤脚踏神鯉波警風蕭蕭渡海秋萬里
左招騎龍君右携來鳳子笑食紫雲英聞歌桑宮裡
歸來舊城郭千載一日耳下看橋上人還隨雞鳴起
去者已如夙來者猶如蟻不解養谷神紛紛自生死

同　　周南老

范陽水府仙脚踏赤鱗公乘之過此橋飛昇凌太空
御氣鼓兩翼飄飄雲霧中魚化仙已遠橋影架晴虹
泠泠橋下水遠風自西東鱗鱗或來遊誰與巧相逢

同　　王賓

此處正當城市裡誰知轉眼引遊蹤如今不見真仙
過那得神魚再起來

重建夏侯橋記　　盧秀新

六飛駐浙吳爲輔藩地望崇重視昔有加井邑阜繁
於今爲盛郡治稍西橋曰夏侯以地有夏侯廟得名
歸創于皇祐壬辰重修於紹興辛未刻于碑記于志
可攷僅此他無聞焉水環接堞陸帶闤闠左峯臺府
參據宮寺右亘茲楹列津候輯丘級其首間樓屋濆
其覆人物輻輳使客雲午飛轂馳鞍電猶蹈履交往
遠來必由斯橋既歲久弊聲迹嘈擾夜扃未半曾上
摻動戰久而弊非兩馬力所荷厭危非一木支實慶
初元邦人相率出力改作使守嘉其志忘捐金以助
遠近翕然而應乃命工師謀負經其本石以伸秋叅
且徹其故而新之下則壘石爲址刻內直外如值半
圭護以連楹兩拜對起而合以梁上則鋪石甃句空
中僅踰如隍倚胥翼以扶欄兩廂互應而裝於遠明
年七月工以訖告大容九軌高內巨船不歧而除不
削而靈遠而望之巍巍乎其崇近而履之坦坦然其
安原材孔良厥砌孔堅足以閱千祀而不朽矣大因
行都稱京口淮維揚直都梁臨中原咸有通濟貫城
以行運糧長虹跨水以便往趨然其原泉併爲一川
架底散連無幾雖吳呼吸其區淮生五門由河雲達
疏瀹且有飛梁猶時與歧俱多與楷柱隆樓帆遺肆
左賦吳之夜橋楚鶴春船羅綺章詩詠之其流所以
聚故民殷而富其水清且洮故俗粹而美橋梁道路
責在有司吳人尚義多出私財閭里與修歷歷可舉

玆橋庶績其有自哉僕生於吳學于吳蹤跡四方三
十年未嘗一日忘父母國甫入都故老踏書述斯役
俚作記忻然諾之爰鐫金名於碑他日歸老能從容
乎其所名勿施位名金銀品目列之左不復書贊辰
二年七月朔散郡人潘曾沂記

夏侯橋相傳夏侯司空建或云橋傍有夏侯廟故
名

烏鵲橋　　　　　　　　　楊備

月滿星移水照天南飛烏鵲影翩翩雖然上應牛斗
氣不為秋河織女填

卷三十五　　　　　　　　王

又　　　　　　　　　　　高啟

烏鵲南飛月白明恨通銀漢水盈盈夜來橋上吳娃
過只道天邊織女行

又　　　　　　　　　　　周南老

古有烏鵲館橋名因館舊烏鵲已南飛影落蒼苔石蹟
彷彿寬橫空知是何年構往來頻是迎女牛曾邂逅
銀漢秋逆高堂羞莫子龍幌非濟川才欲進不可又
烏鵲橋在吳縣東古有烏鵲館因名白樂天詩云
烏鵲橋紅帶夕陽

顧家橋　　　　　　　　　王賓

秋落淡雁古拆斜畫羽幾樹有慈雅將軍孝行宜旌
表獨見橋名稱顧家
顧家橋在樂橋東孫權虎頭將軍顧悌家焉悌在
官得父書洒掃設几危拜跪讀之居父喪痛不見
父終哭泣未闋而卒

百口橋　　　　　　　　　王賓

百口橋邊春日斜旧時闕過紫荊花山東人說張公
藝此是中吳顧訓家
百口橋在委門西東吳顧訓五世同居百口同爨
故名訓歲朝會集行酒子孫三數以下皆知位次
故又名試飲橋

卷三十五　　　　　　　　四

孫老橋　　　　　　　　　王賓

白傳經營年紀衰蕭蕭白髮滿頭然孫公須來修葺
又在衰年白髮時

皋橋　　　　　　　　　　皮日休

皋橋依旧綠楊中閭里猶生隱士風惟吾到來居上
館不知何道勝梁鴻

又　　　　　　　　　　　陸龜蒙

横絕春流架斷虹見欄由想五噫風今來未必非梁
孟却是無人繼伯通

又　　楊備

隱士貧居日費舂物情却在五噫中叔則塞來何人
識猶頻橋邊有伯通

同　　高啟

閶門啼早鵶拂面見飛花綠水通鳴艣紅橋過擔車
誰尋伯通宅只問泰娘家

同　　周南老

漢郎皋伯通卜居近西城門前橋突兀時以皋為名
大橫當孔道來往人宮亡伯鸞操井臼衆中為欽迎
豈惟隱士賢乃貴知人明二賢久已矣問橋猶有徵

卷三十五　　五

同　　王賓

伯通久家淡橋邊有姓依橋尚遠傳非是偶然人記
取緣他知得伯鸞賢

重建虹橋記　　虞集

吳郡內外皆鑿溝渠納太湖之水以行舟與地為梁
從緣隙屬其高庳修廣視水大小獨虹橋在郡閶門
西跨官河通驛道為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而回洄
折而東行舟用劉悍橋舊址以木而加甓歲久腐撓
乃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是憂懼縣長吏計
會役大恩不即成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非久
計請出家財以成之遂以八月乙丑召工匠圖盡撤
其舊而新之甃水下石砌齒鍵固衆起拱合理徹無
間下通闥空漁水象月引重過之堅途定地泰定元
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十五萬貫云夫鄧商為半畝
謀逸進卜式輸財漢用不置以一民而專有司之美
不可無書也故為備載不辭

同　　貢潛

泰定二年冬十有二月平江閶門外新作虹橋成古
者辰角見而除道天根見而梁成有司之事耳春秋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常

卷三十五　　六

事者也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若三百五十九而為
虹橋者三其二在城西若千步即此橋也去是吳大
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真缺與水抗一夕盡北其
地莫拯通衢徵令賜予有改於遠方關奉貢輸賦為
行者病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取發又重以其
役厲民未知費所出郡內民人鄧文貴請以家貲之
羊更為石橋以利永久既又以為此有司若之事非
細人所得干也乃歸財用庀工役以聽要束焉遂以
八月乙丑始闢入甲而告訖功橋之修四百尺而其
修十分修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拆尋脊之廣得

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五上設扶闌高之用法其
下為門如半月以縱漕河而殿其兩崖以度軏若所
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僱計者二萬
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
成且謂文貫編户民非有名田稍食貨殖奇羸若他
大姓比小梁達路官是殖之而文貫顧能黻其衣食
之餘以紓有司之急務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
滑執筆書其凡而記焉夫以一大户利物之功而長
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勵之意是皆有司常事之
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滑不得辭也

卷三十五

七

夜過西虹橋　王鏊

破楚橋邊步偶停夜船燈火散如星館娃歌舞今何
處由詩吳歈与客聽

西虹橋　蔡羽

引顧烟無際晃崔念自深雲同滿川雁秋起一城碪
娥〻閶侵暮城〻月上林南冊從此逝把酒不堪集

虹橋在閶門外初木為之元時鄭文貴易以石後
後以木俗名朝橋成化六年改名永濟

楓橋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
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又　張祜

長洲苑外草蕭〻卻算遊程歲月遙唯有別時今不
忘暮烟疏雨過楓橋

又　湯仲友

出城纔七里地僻罕曾通孤塔臨官路三門背運河
鐘鳴驚宿鳥牆接入漁歌醉裡看題壁如今張繼多

又　高啟

畫橋三百映江城詩裡楓橋獨有名幾經過憶張
繼烏啼月落有鐘聲

卷三十五

八

又　劉南光

楓橋橫廣驛西出閶門西大明江上相霜紅映清溪
舟衝疏雨過晚收暮烟低鐘鼓來半夜月落林烏啼
叢由詩人勝二吳西唐題與烏不凍迷過此或少指

宿至楓橋　高啟

送宿城荊尚殺非不見青山舊塔做官扶加胄應隱
行鄉敲到耳是真歸夕陽寺餘啼烏在施木橋空亂
鴨飛哥語閶裡休後菱棉衣今已作衔衣

重過楓橋　張羽

晚泊楓橋市矣程憶舊遊月明天不夜江冷水先秋

田坼依漁艇高林出戍樓堪嗟名與利白却幾人頭

壬寅冬余初至吳中謁故老與遊石湖上古楓夜還舟宿楓橋欲訪陳叟季行爲之歎昔甚悵然諸老此余爲詩和之因以老字爲韻云

又　　徐有貞

憶自爲儒學未能讀書不事登科早金門射策有非時聊向滄洲拾瑤草故鄉風景初未識每聽人來說其好兹因訪舊始得還遊目喜陪諸父老南湖十月波下寒霜葉紛紛落如掃輕舟復擢木蘭舟乘風欲入湖中島紅蓼綠橘薦松醪奉觴浩歎問漁翁醉後高歌發繫箸悲歌望蒼旻恨然首韵出金石驚起潛魚躍芳藻小子何知敢申和把筆題詩殊草草月明歸棹宿楓橋復病杯盤更顛倒夜半聞鐘想悲孫寒山依舊背門道

楓橋　　范成大

朱門白壁枕彎流桃李無言滿屋頭墻上浮圖路傍堠送人南北管離愁

回舟吳城外泊由楓橋轉虎丘　　陳基

閶闔城外楓橋畔款款移舟近虎丘不用酒航更度曲只攜琴册恣遨遊兒郎楚楚春生玉兄弟蕭蕭雪滿頭負郭不求田二頃一竿擬欲釣滄洲

楓橋在閶門西七里豹隱紀談云舊作封橋後因張繼詩相傳作楓今天平寺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

題橋道中　　范成大

村村雖落總新修處處田疇盡有秋一段農家好風景稻堆高出屋山頭

題橋通夫硎山路

許市重建普恩橋　　吳寬

許墅在蘇西北境上其民傍水而居聚貨積盈爲州吳中一大鎮自景泰間　朝廷置権司於此舟楫停集居民益繁貿易往來以艱於官河者不能便成化初始作橋以免濟涉而南北遠近人咸折還猶以爲不便也里父老相傳故有橋在周孝侯廟傍訪求之果得石刻題曰普恩橋視其時宋慶元三年也乃圖重造而不敢專以戶部主事藁城楊君煥方奉命分司於此敢而有爲始合言以請君曰是民功也吾何敢沮且從而勞勸焉之他日工部主事貴溪姚君文顯行水至聞其事亦從而相勸之民既樂爲則又言於知府史侯侯曰宜又言於巡撫都御史朱公上

亦曰宜於是吏相告言出財以助凡得白金若干兩擇弘治九年五月興工是年十二月工畢劉君喜其事之果成也曰是橋則費甚鉅勞力甚多然而利益甚大不可使後人無所攷也介鄉貢進士蒲君應祥請文以記夫事之成未有不由於人和者周之作洛曰四方民大和會橋梁之役雖非是之比然而民不欲為則上之人雖驅而使之不能成也至於民既欲為上之人或咈之而不從則其事亦豈能成哉惟夫民欲為之人能從之故雖財用鉅而費力多不待踰歲而為然堅厚不易為之役速以吉完雖然人則和

矣亦惟得其時耳孟吳自古為澤國數被水患今則人熙穀未雅炭民取有秋成之利祖豢所在微施予亦不知否此事之所以易成也然橋之修一十二丈其廣二丈三尺崇如廣而堅重其役者曰倪俊凡出財者具姓名則列刻於碑陰云

晉思橋在滸墅

虎山橋　吳寬

閶人相見說杭人自料西湖讓一籌天為漁家開下港晚宜畫舫駐中流新詩已判饒攜劍佳景從教次第遊獨予歌聲何處起落霞孤鶩水悠悠

又　王鏊

湖上仙山翠𡽱重畫圖面面對夫容人家斜日東西港野寺浮風遠近鐘飛檻遲遲來此處誰能築室傍前峰放舟又過溪橋去恐有桃源徜未遠

又　蔡羽

初出山腹中復見水行處遠近得平瓏蒼茫息回顧山景不為高延覽自成趣風條薄林翠珍木披紫香前龍本及荐後萼重疏芳朝遊屢還坐霞石夜曾宿嚴松栢芳從來不識鋼玩向今日青青落吾掌上港何明媚下港亦清明楊花飛飛青綠成荇葉差差木

蘭榮前朓滅後躊與長川引頑雲光光冉然起煙氣香須臾不見西華村東風以亂蹋鵝群水西顏色何蘇蘇紫馬荒祠忠少懷

秋自虎橋訪朱子羽山居　皇甫涍

春餘五馬到雲莊頭白知君旧省邦二妄風流誰得似四愁心事耿難忘歸來獨臥青山遠不盡懷人秋水長悵望桃源迷未遠遙遙孤月限河梁

晚過虎山橋　前人

楊桃轉溪路山影亂晴湍向暮滄洲上閒來白馬群微寒見落日滿澤散秋雲會有竹吟客消歎期不聞

拂曙度虎橋尋玄墓　前　入

谷口望未引前林烟未疏宿言明星夕獨向青山時
稍稍衆峰出熒熒孤月虛遶過石梁去屐以蹔心期

虎山橋在光福西接太湖東嘉泰中重建元泰定甲子改為圜洞三遷以紀年名泰定橋成化乙未重修郡人蔡羽記

吳郡溪瀆三橋　　陳　寬

吳郡禎山之麓震澤之瀆所流派聚以通舟楫陸達四達故多橋其東屬吳江為越來溪春秋時越伐吳吳伐之入故名南距澤水二百里為越地茲蓋吳之　卷三五　主

故迹也橋曰溪橋溪之支流為菜港脩直如筆泝象頫也橋曰虢豫其南屬吳為甞瀆周以名橋襟山帶澤敗絆要區虢旅舊為木梁朽折且盡溪瀆且盡為之北甚踐石判水中距石危欹叢叢欲弁渡者如頻胥息趨而過舟行者望而憂之經其下篙悸凜汗間視皆相顧戒不得已路遠出之蓋三橋之弗葺先後數年矣尚書工部都水司郎中新喻傅公奉璽書督水利於三吳興廢疏滯經細靡弗既二年行郡經塗之臨視茲土集耆老問狀曰是葺之既其加崇乎然毋勞尔民下屬邑理其役發帑場工伐石聚材民爭

趨之陵整偕作工用次舉瘏危以安代木以石拓舊規新高廣有加焉雁公私錢十有八萬役夫千人始作於弘治辛酉春三月成於其冬之十月蘇其事者吳令郟君墻判官吳君秉吳江令劉君鏊邑丞于君旺竣事諧吏民謀曰公惠民深矣茲一役也功倍而利博役而克完至而勿勞不可泯也其美政引公德以詔於後乃相與來請為刊其事以書於石

吳邑重建永安諸橋記　　浦應祥

吳為蘇之首邑而蘇乃古都會菀周戚方疋連三江浸澤五湖其波流衝射為濠為塹為溪為瀆為津港　卷三五　西

為陂塘者雖以數計茍可以通舟楫處必貫橋梁以利涉焉故橋之為數孜之地志城內官橋凡二百九十有其郭外言之則所謂波紅與梁者奚啻數倍也承平百年來多所傾圮行者病涉間有好義者欲修葺而作新之覩上之人無有以勸相而倡率之逐至於廢墜而不舉良可惜也弘治己未工部郎中新喻傅公奉敕總督江南水利來蘇治水之餘令曰橋梁道路利於民者不細乃徼有司出公帑為倡而民之好施樂助者聽一時要津孔道窮僻陬隅來闐碧蒐罔不畢新識盛舉也茲若自胥門之西二十里許至

木瀆西橋者三曰永安永濟永福自木瀆之東南不數里許有塘曰興福西橋者四咸隸是邑公爰咨邑今鄺侯璿勸貲傳諭君象昭董其役畢者柴之狹者廣之傾者圮者固之上可以通車輿下可以通巨艦信久遠之良圖而亦直目前之美觀也其所以利於民者誠溥且博矣公蒞政三載將復 明天子命鄉之被公之利澤者胥謂予曰公之德政施於他方者咸有名筆以記公之盛今公去為 明天子由而不復至也則公之休美施及吾鄉者歲月流邁能不有所遺忘乎吾輩敢舊爲堅珉請執事文於上層以樹於

卷三十五　　十五

通衢以昭示於來者執事爲斷焉予是其請遂不辭而書之橋凡有七其徒廣材用高廣尋丈與夫財施丕作之里民姓氏當別敘於碑陰故於此而畧

圭晉二涇通水建橋記　楊循吉

蘇之鄙惟西南最而吳邑司之有水焉來自太湖引大豪而別注者南曰瑞涇北流三里至是而止北曰晉安涇南亦三里至田而止中間小溪凌不及滕村民以首蒲瀝進溉真之缺貫焉弘治辛酉晉門澤橋與邑令任丘鄺侯相水至斯嘆曰噫是固有別派而人不知也決遂鑿田其克有濟乎于時巡按侍御長洲來公方祗承 上命救之治道鄺侯欣奉曾公盡力民事九敬慤愛使其以情肯獻欲許可乃集地之老年而敏事者詰以故曰咸茲川堙塞且數百年今攷形其在麗看之老思復其舊而不可得大夫有意吾儕其何幸則又諭田者俾售之畢以地獻消日斷土度民子來不旬月功告成凡用役一千開地四十丈而南望之決於一日者不與焉沿流而行又適在疏劃其過地之侵官而屋其上者必斥無貸豪族共命惟恐後代樹枝蘊洞爾流波一望洋洋靡有阻遏於是鼓棹而過者無虞暮臨流而宇者歲底居黎

卷三十五　　十六

廣術慶前來聚觀若天造地設理固有定而遂乎成也方役之始侯叔廣集客巨艦慮無畢渠可納乃作十橋跨其上在北者曰晉安鎮其五曰昌祿壽安永福橋喜富民在南者曰圭涇鎮其三曰通惠張盛豐利七之用石三之用木率取陰蔭坐於里廛朱闈緣流無映遠近級以脩雨徒者便之然後鄉人以為舟之出是有二美焉昔不能阻閡不能陰是民志也乃謀伐石書偉功謂通压與水近宜不得無恩惟昕鬻則思通然必思而後濟功成則不朽然必協而後克觀之斯渠昔否今難取於大川其不有遭乎上下一

心以建厥節其不謂物乎雖然由是以求執政之實不可以不志惟侍御公以公忠持法而憲体振惟郡侯公以廉正率下而政道立惟今侯承之以勤能潔修而邑政用舉是故吾人安堵樂業熙熙乎無所不遂也若夫度河作梁乃一時餘事為牽補麻而亦盛之無窮君子居位而衍通物之仕兼建功之基既行之矣可無紀乎設是以敢筆其詳以示於後云与茲

流承父

毓稼橋記

莫　正

橋以毓稼名志豐年也豐年所以為生民立命也昔豐年而立民命豈無自而然我必有大德大功以涵濡於其間而人莫之知也橋在郡西南二十里南周村之上跨越來溪之支流左右居民務於耕稼亦有以儒為業者是以人無饑荒而俗多淳厚焉橋之創始不可考舊疊石為地上橫以木歲久傾頹將有厲揭之患里士盧綱欲葺之而未能也其子雅以文學受知於　欽差提督水利工部郎中新喻傅公間以白為公撫吳縣薄喻君象循示之君謀於大尹鄺侯瑞給公錢重建而里之好義者皆樂助乃甃以石為之經始於弘治辛酉春三月四日落成於夏四月廿又八日遂名溪山偉觀而行者便焉綱謂不可無述以詔後乃以貿財立亭於橋之北塊而以碑文見屬予予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先農事失時而欲為民食足也難矣此橋之所以毓稼名欤柳於是而勸有感焉吳於元末干戈之際倚於饑饉若於虐政而何毓稼之望我而我　聖祖龍飛為中華主命將出師討張士誠定其巢穴遂以平吳為畿輔重地今百四十餘年惟見黃童白叟熙熙然耕田鑿井以樂其樂孰知　上之功德所以涵濡者如此則夫一橋雖小獨以毓稼豈不足以照　上賜而与民同樂也哉

余家去橋不遠一望注來於斯習知農事今頗与諸父老率其子弟從事於耒耜之間暇則誦詩書習禮義使父子兄弟友恭夫婦保守鄉里雍睦興禮讓息爭訟自然和氣熏蒸豐年可望而所謂業儒者亦將出膺時需以圖報於盛時也夫然是則橋之建豈止免厲揭之憂也哉公名潮字日會今禮部尚書琳務公之孫以明進士累今官所至俱有成績橋梁若越溪若官瀆之類咸俱為重建非止是而已也謹記

吳縣廉履橋記

楊循吉

繞環水而城其西曰閶門注會者五分流處來漫溢
急并通凡由是前人鑿新河以避之而其上因有
橋焉以航以塗水陸咸賴利雖在人邑政是觀先是
壞且有年圖卒靡興石脫幾墮爲行游者憂久如也
郡侯任丘人也以名進士來令吳力官勤民百務咸
作至是得其宜修狀乃白里之謹愿有力者十人俾
任其事咸以爲當民心關永利欣然共命則使良工
代其石易故以新定其中而飭其外非近之圖惟大
之濟而候朝夕臨視其後以法增餘之凡二尺爲
孔宜大舟得通以其首尾今安克良於行因名之曰

卷三十五　七

康履皆復意也其經始於弘治八年十月僅百日工
成父老咸曰自侯之來也獨革苛弊四境豐晏吾人
受康多矣今也又康吾橋其敢無書乎蓋樂詠乃合
而經生朱臣以其石告夫橋仁事也百役先達而能
及於是則猶心已事宜無遺焉抑以知賢牧之在上
才大而餘功足義感而民力隨其澤人給如是也是
識宜埋致之焉而以附十人者之名侯名瑞字廷瑞
有志康安者也茲邑其其小試乎

重建勝安橋記　　夏　璣

蘇城西北虎丘山塘之半有橋曰勝安始於唐旧以
木爲之至宋端平時里人金道易以石梁逮我　國
朝積歲頹圮不堪於行正統己未巡撫文襄周公郡
守況公重建以廣旧制自成化以後累遭大水衝激
日底於壞甚於往昔行者病之弘治己未春民周偉
郡鑑劉里中義士將璞陸榮爲首倡又聚壽聖住山
僧圓智里人陸釗胡琳朱璁等捐高出貲以圖重建
白其事於　欽差總督河道水部正郎傅公曰此工
政之一事乃吾責也又請於郡伯曹公公以爲宜時
通府懷君長洲劉君吳邑尉君貳尹賈君又復勸諭
而眾尋之由是璞等遂經始於是年三月乙酉竣工

卷三十五　十

聚石財皆民助暮夕監督不憚勞苦匠氏効力而落
成於夏六月癸未高加三尺廣十有六尺翼以闌石
行者始免病涉之苦勝安之西不二里許又有橋名
花店者亦病於涉公復命糧長江仁老人朱忠等成
之於是遠近靡不讚頌水部公之德且謂不可無記
乃集予於橋左請予文以刻石垂於永久則璞等德
公之心可見橋成公厚勞之莫不勇躍聞風興起豈
曰小補哉天下之道皆然通水而不貫者非橋梁則
患於徒涉也涉水者必橋梁以相濟也橋之濟物如
此況以道義濟天下者是蓋傅公相天下之志也民

知仁義而樂於為善豈非善政之所致歟故用刻石
以為義者之所勸云

重建渡水橋記　楊循吉

東洞庭時太湖中心厥維吳邑之重鎮民屋鱗次隨
高下結屋若古桃源耕田樹果殆無寸地隙人力作
耐勤苦以儉為事屋陌經路不下萬井其往來上城
邑日憧憧然往返摩接無棄陰雨晏處若是故道路
之宜修急於通都勿可以荒遠視也其區添界二峰
之間西五里曰莫釐峰東二里曰武峰其南北貫於
太湖太湖本其區也以其水恒出是故以為號焉其

卷五十五

流廣而且急隔越行旅為必由之要津故有石梁曰
渡水橋四十年矣里人慮其工巨勿敢問架木以濟
高危懍懍每風雨晨夕人之挾携負荷過者多恐怖
幾業夫仆而斃有之居武峰之下有曰前賦長吳天
稽謹願人也病人之厄慨然思作之邑令鄘侯美其
志白之郡守史公公大善之道夫要勸者曰汝必毖
成乃贖無綠解惟汝名侯亦曰汝成于其義汝天稽
蔵厲益劬厥事旧石材悪弗可盡用棄之别購礦材
之良者甃焉延以弘治九年之九月告成凡長一十
六丈高二丈九尺東西為石陛延袤又各四十餘丈

其費金將百兩而不吝工部姚公方督水利事亦嘉
而旌之此後山之人大悅弗憂於雨弗惕於夜且遠
下視風濤不驚龍鼉雖為喑嗟以為盛事而令賦長
吳恪周元禹是其石以求頌有書也余聞立政以舉
人為大澤而不費斯又善為君夫利害非其独有而
欲使之傾材以濟衆非勸其孰能成之於此以見是
役之本雖營于下而寔出于上以二三執政之仁而
成斯人之義皆永永不可刊也已其族無述乎然天
稽之為[illegible]不遺其力而務廣其惠故又有繼續者三
若是傍經之梁出之陛上而道不遂若作屋三楹其

卷五十五

傍以迓來往而客有息若凌橋之東故井且亭之而
為若勿病皆其事也是宜得牽連而書故余勿敢畧
焉

渡水橋在東洞庭一名其區風月橋旧以橫木元
周富七郎始為以石　國朝成化九年吳天稽重
建

如京橋記　葉琪

皇帝踐祚二十一年將有事於規恢飭諸郡守臣治
橋梁除道路以便王師征行吳郡古都會由全蜀荆
襄湖廣江淮而下危檣巨舸往來相銜盤門運河環

城尤爲要津有橋如虹惟波濤洶湧車馬騈闐歲久
隤圮且路多湖潮坎窞騈騁過者病焉參政張公之
冒李公俱以碩德重望來蒞是邦君與調度亦既具
舉謂橋道弗治害於上旨以吳縣尉羅相刻意事功
乃命經理之尉承命弗遑弗疑亟募道者徐妙行帥
徒鳩工首先驛衢建于松江幾五十里其傍舊橋有
三繼踵營治悉用堅甃至是橋也益加其工光闡故
址易陶以石夾岍雲繞穗闌翼飛洞門天成而無山
此在官無費在民無擾厥功告成聞者驚嘆同相與
言曰凡四方貢賦之所輸百工技藝商賈之所輳措
紳豪傑文人偶士之所萃九夷八蠻朝覲會同之所
歸莫過於京師厥今駐蹕錢唐異時還都中原茲橋
適孔道要達延所必經從者益以如京名之輿曰宜
哉合橋與路積工五萬爲費三十萬有奇經始於嘉
泰四年正月成於開禧丙寅四月既望民既落之曰
升識其事朝請郎新知岳州軍州事葉挺記朝散郎
直龍圖閣新知潮州軍州事郭應龍書

如京橋即盤門虹橋宋開禧二年重建改今名周
虎書三大字刻其下

重建越城橋記　張習

吳邑西南橫山之下有石湖之水而東注者曰越來
溪溪之上湖之湄有石橋名來溪橋又謂之越城橋
蓋今之新郭即春秋時句踐築城以伐吳之地築城
彷彿其存而橋與之尤近故名則之所始未可據可
驗者重建於前元之至正再修於　國朝永樂之乙
未風激湖波旦夜衝齧歲久漸圮邑令文侯雨今之
三年政妥民安嘗號於衆曰王政之一事非杠梁之
謂乎聞嶺而未奉伊誰之任乎可以是橋白者侯即
首捐俸貲以率邑之鄉助者踵起民之省而良者徐
衢等董其事仍諭以其風波衝嚙之故墜石攲圮務
力估窳堅固經始於成化乙亥五月之朔落成於明
年庚子六月廿日糜費若干丈視舊各加以尺計者
二尚增石闌下衣石址申由是人之所履物之所載咸
出焉入焉而無少窒也僉感侯之德以詔焉邑人歲
以石屬記焉殊諧成周之言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民
內事也夫何政不舉若司民社者視治道成事焉
姑常故民往往有病涉之嘆況吳爲澤國舟楫之所
通行者俟頓斂好古勇於爲義凡踏履艱必本而新
之則他日爲我　國家獻之遠大豈不獨之治一諫

邑也邢侯名貴字天爵遼陽人成化乙未進士嶽本
天、章、占入憲臺司賦此併條此所以慰民去思之
縣云

越城橋在石湖北口舊名越來溪橋至正間重修

重修行春橋記　　范成大

大湖日應咸池為東南水會石湖其派也吳臺越壘
對立兩涘危峰高浪襟帶平楚吾州勝地莫加焉石
梁臥波空山映發所謂行春橋者又據其會胥門以
西橫山以東往來憧憧如行圖畫間凡遊吳中而不
至石湖不登行春則與未始游無異歲久橋壞人且

卷三十五　三五

病涉之萬景亦偃蹇若無所彈壓遊者為之嘆息
豪有力之家相顧環視莫恤漫以護之官前令陳益
劉棠皆有意而弗果作淳熙丁未冬諸王孫趙侯至
縣甫六旬問民所疾苦則曰此孰先於輿梁侯曰若
乃下令治橋補覆石之缺易藉木之腐增為扶闌中
四周而兩旁翼之歲十二月鳩工訖於明年之四月
條伍不知工役不預邑人來觀歎然落成而已今天
下仕者視剝縣如馮淋屏羸林暢猶懼不既假於此
時民各與聲蓋亦甚難四鄉之人不能出力傾助者
至是始有愧心則相與商畧他日將作亭其上以憩

倦者尚庶幾見之今姑識治橋之歲月亭成將侯
書云侯名彥真字德全舊名彥能隆興元年進士擢
第後改今名橋成之明年日南至資政殿學士通議
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成大記

重修行春橋記　　失名

洪武戊午歲春三月重建行春橋成設大會以落之
邦人士暨道俗會者數千人先是永淳祐間住山進
海禪師疑來所橋有文在石於是乃請今住山以中
禪師行橋以修故事人謂相距百三十有餘年猶一
日也既事衆請錫其縣示諸來者按洪武七年四

卷三十五　三六

橋壞公私大道計無所出孟擒當郡西北孔道又山
水迴合為吳中奇觀豪傑勝橋不可一日廢也明
年僧蹊基正宗方事庄始思弃克終乃以屬長洲僧
善成成傾貲勸募大者運材由是人爭其化錢帛來
果之施日至乃大鳩工畫財悉散而新之取石必堅
備工必良指揮指心裁以深以為石湖乃吳區之要至
是泰為塗潤涌流漾疾害與石闘弗若是不足以支
久也役且半會將作大有語嘗畫指匠氏以去役幾
中止秀州人錢玄濟素習橋事凡知便巧弄善製新
因深度廣易甚平地來未朔月而遂以告完橋之修

廣剎度一仍其旧而堅緻過之見者驚嘆以為天造
有相之道焉夫橋梁有司之事也使歉於有司則必
賦於民〻將覩望娖趦其欺弗役而集乎就令勿擾
而集也則取其昔獄又可與其堅久耶佛以慈悲弘
濟利天下而橋梁居八福田之一鼓其善以勸而入
梁趋之故無須官厲民而卒憤於成也然歲丁運役
百貴騰湧物料盡齊猶閱三歲更三手而後成抑何
其艱也二三子之勤亦已至矣未若思其成之不易
而毋忘彌葺以永其利可無忝乎鄉之好義費助者
而多有人則書於左

卷三十五　十七

歲晚行春橋　王龍

浴〻炎星渚綱〻璀紅橋青山正落日霞彩散層霄
天吳靜不發廣川無纖飈蒼林起長烟千丈暴水飆
紫翠有無端姿態狀横起南嶂稍花吐北渚荷香飄
禪室蔥森蒼湧塔翔標虎傲然睨天府鳶鵲休相邀
巖蒸屏中圓煩心劃旋張辰象躍萬象同逍遙
了得養生理長歌白雲謡

月夜卧湖梁之上詠蘇長公赤壁賦諸子和
而歌之樂也嘗人連致白魚乃遂觴於松下
而賦是詩　前人

長公胸中厥魂磊横壓江山鼓長氣一時感遇延已
眼千年古月今猶在古月今人代不同欸忽浮雲日
千態我曾高卧石湖梁彷佛赤壁江流長〻公不死
於來往風馬雲車進帝鄉瑯然夜咏窮冥幽驚起波
上龍鳳夾四山草木蝟毛竦星河為之久低昂綃人
無聲老姥泣永面金瓏蛾縷光氣翻風息片止千使
須一飲傾千觴白魚出水如人長驚刀飛剡猶垂腴
三〻五〻坐松下倏然落雪陰山凉古來賢達皆如
斗何必山林武則胥不祇黄公壚亦鄱生諛説高
陽里人生有身貴自適狂向侯門躡珠履君不見夫

卷三十五　十八

差宮勾践臺孤光炤〻嘯山鬼

夜想行春橋　前人

莫但煙林斉星橋珊太虚而洞矣翁對江海一蕭啸
白露横中下金波滿意對王喬妹可接騰踏五雲車

中元值閶王子美來日宣行春橋看月　袁裘

秋實中秋月來陪逵旦遊月當今夜好客為故人留
皓魄渾疑畫寒光更挾秋乘槎吾興發直欲問牽牛

其二

月白鳷鵲動秋清挂秋洞金波浮錦席彩雲射星橋

雲適交云嘯風得子晉齋遐思牛渚會來吹脩今宵

八月十三夜行春橋賞月　　前人

皎月昇青漢金波散碧元流搖斗省動氣欲鳴橋寒
下擬弓將滿還愁扇未圓不堪明達旦東燭盡餘惟

行春橋在橫山東茶磨嶼下跨石湖上與越城橋
聯有石洞一十八

重建安里橋記　　姜漸

蘇州府城之東南曰葑門其水陸之要衝有橋曰安
里自宋歷元歲久滋敝里人劉君玄初時修葺於城
東之开靈館憫其人民之艱於行也謀於里父老撤

卷三十五　完

而新之經始於甲午秋八月畢工於冬之十一月欲
求余文以為記而是丞交敝不果閏六年庚子使請
記之嘗為之言曰文之有記所以志夫制作之勤蓋
古人經文之意也迄至承平日久碑碣基礎無歲無
之可謂盛矣自兵革屢興皆雕有手筆雖古今士大
夫之文傳不傳未可知未嘗不為嘆碑之不幸也何
使玄初得子文而刻之則其身可從與子相欲以子
不足傳之言刻之於既毀之後其不為達人之所概
者希矣辭不獲則書其言俾刻之而玄初亦以多故
求是也　大明建國之元年師臨於吳凡附城之興
梁忠勇以兵而毀拆是橋稍令大丞相信國公駐師
其前不敢廢壞及克城之日師由是而進橋有力焉
玄初嘗自慶其功之不泯也復來請曰吾始為是役
將以濟夫病涉者已又豈知造物者俾我新之由以
濟夫　王師也不然何以數而新獨全于是直重記
之以旌於無窮也噫余之言其果可傳者歟然自甲
午至於今蓋十有六年一求余文而不果一為記之
而不磨刻凡再罹於兵而橋幸不毀於濟王師以成
大成功則予之言果可侍而傳焉者矣是不可以不
記故不辭而具載之使來者有所攷焉

卷三十五　羊

安里橋在葑門外

葑門塘改造二橋記　　吳寬

吳城東為長洲境其南曰葑門葑門之東有河河上下
有塘塘之東曰梅里逕又東曰金涇旧皆有木橋以
通七區之人往來者歲久傾圮人以為患里有義士
盧珪廷玉者屢嘗曰珪負服于也惟吾父母早去幼
鞠於伯父以長年十七即自樹立成家今幸有田廬
而衣食不缺者豈珪之自能哉吾父母積德之所由
也且聞吾父母嘗有意於義舉而不及為使吾今所
積而不肯為人不惟謂我忽而亦為吾父母辱矣欲

吾雖嘗為之顧無以及於人也惟二橋人迹必由者是宜伐石改造為經久計乃召工市材擇日興工以弘治十年二月始造梅里涇橋〻成里人僉名曰通濟明年十月再造金涇橋〻成僉以是玉之功不可忘也則名曰盧家橋以記之工部郎中張君守之與盧姻家也以其事當載于文來請且曰對門有塘長六七里居民稠密而上塘尤甚塘以土築土既善崩遇天雨更泥濘行者不便然年前是玉嘗甃以石其費亦不少也乞附書之予嘗觀於今之人凡積之厚者慳必吝故好積者早夜汲〻惟其家自圖是門以沐与衆共者不肯損一本覺一粘者是皆父之其財与身同於澌盡而已不然遺不肖子孫毀之至于隳財者毀於是然而家益盛身益康子孫又傳之久〻者於人事若損及而天道則好還有不可誣者予識是玉已久固知其為人其治生也無侍入之質其侍人也有周急之心及視二橋從若他否者不以為意必至于大壞人將病涉矣至于泥途不治者無大害然行者有沾濡之苦作跌之危亦仁人之所不忍也今是玉不求於閭里不煩於官府一旦捐數百金為此義舉不謂之賢哉夫義舉人多為之有好名而求人知者有求福田利益如佛氏之徒者君子皆無取焉今是玉念其父母所謂欲報之德吾雖其志若則又出于孝思不又謂之賢哉是玉常粟助有司賑飢授承事郎平生義事尚多不能全載予特因守之〻請為書此云

金涇橋一名盧家橋在對門塘東

重建寶帶橋記　陳循

蘇州府城東南舍古運河之西有橋曰寶帶接運河自漢武帝時開以通閩越貢賦首尾亘震澤東瀉百餘里風濤衝激不利舟楫唐刺史王仲舒始作巨梁障之以為挽舟之路運今為郡之要道也然河之支流斷續而入吳松江以達於海者不可無橋所為建也仲舒鬻所束寶帶以助工費故因以名宋元以來修葺不繼遂至傾圮無道有司采木以濟行旅每有覆溺之患正統七年廬陵周公忱以工部右侍郎巡撫茲地觀之興慨乃與知府朱勝謀曰是役工費浩繁不可輕為乃戒有司預備工材之用又四年為十一年公與知府及長洲知縣張昊吳縣知縣葉錫往計度之所積藏其而俾耆民李禧等董其工橋長千三百二十尺洞其下凡五十有三而高其中

之三以通巨艦其用材計石二千六百大木四方二
千五百株灰二十四万三千六百觔鐵一萬四百斤
木二千六百句椅既成咸贊頌曰此周公与朱侯經
畫之得宜縣大夫奉命往督之有方其惠甚大不可
無記會錫以攷績至京師來求為文夫為政之道在
於惠民惠民之事蓋有所當為雖聖賢亦未嘗嫌于
勞而不為孔子政言之美而曰惠而不費惠而不怨
孟子之謂王政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
成而民不病於涉蓋謂事之關于王政雖費且勞亦
不為過而况於不勞者乎况於惠而不費者乎諸公

卷三十五　十三

之為惠於是稱而無愧聖賢之所不嫌其起正於众
人之所從政也遠矣斯橋之建舟楫得往來之安行
旅無徒涉之患商賈免盜賊之虞郡邑有展業之旨
其於惠也孰大焉予故嘉之而為記

寶帶橋与履吉同賦　袁袠

吳野表三吳星橋跨五湖天河烏鵲起靈渚蛛虹梳
陸海環窮脈江淮要其區齊川懷壯業駐石隱雄圖

又　王寵

春水桃花色星橋寶帶名纔吞三島動虹卧五湖平
表裡閣形壯東南海勢傾當知題柱者猶是一書生

寶帶橋去郡城十里跨澹臺湖南北長三十餘丈
今呼小長橋相傳為唐王仲舒捐寶帶助建故名宋
紹定五年郡守鄭霖復重治之正統間况鍾周忱
又為修治

重建尹山橋記　錢溥

天順六年秋七月長洲縣重建尹山橋成其冬予使
交南還縣耆老劉昌延予而請曰尹山距吳城東
南十里許有土隆然起若覆釜而枕於運河之陽旧
有石梁跨其上歷凡四十餘年有司從工役而費耗
僅為木焉梁既高且危每風雨晨夕閒商旅艱攜懸

卷三十五　十四

肩負荷而往返者不無奔仆跌溺之虞都憲萬安劉
公巡撫東吳襄務既勤大慈人望爰命郡守黃君林
侯曰是尹山為民旅之病盍易木以石予捐俸以倡
之橋不踰年而底於成長凡二十二丈三尺高四丈
二尺而廣殺其高三分之一以石計四十五百五十
以工計四十九百有奇堅緻宏壯視昔有加先是臧
渡寶帶二橋正統初大司空房陵周公嘗命郡守况
侯成之尹山雖同時吳城之南獨遺之而勿奉豈非
有待二君子乎噫鎬京戒于父廢之餘功其難也劉
公崇廟先輩之宏規林侯存心愛物將有過於前守

之為者宜其同德協謀成此有不難也、類為文誌之
以為頌子曰事出于昔人之所難而成於今日之所
易非惠而知為政乎鄭子產春秋惠人也、猶所乘輿
以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蓋為政有大於此者、諸葛
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于治蜀而橋梁
道路靡不繕理然則冬月成梁民自免于病涉矣何
必市惠以徼名哉二君子可謂知為政矣熟人歌頌
將、喩於乘輿人之嬉雅是德于人人當不止于治吳
也系、以詩曰 尹山有橋界于吳域石既云隤木臨
其成都憲治吳大、施厥德命我郡侯俾復以石過者

思禹有永其無斁

尹山橋跨運河文懸天順六年郡守林一鶚重建

重修夾浦橋記

沈燾

吳號澤國諸水會于其區流而為三江以入于海水
由地中行其最衝要者莫有甚於夾浦其地去郡城
四十里在鮎魚口之下流衆流所趨水勢迅疾舟楫
不能橫絕中流而渡南通閩浙北接淮揚實為漕運
孔道時或則風甚而萬人捽乎舟多告艱宋紹興初
建為石橋人皆稱便橋有五空目以五星為名西栁
其匯之水由吳淞以達諸海奔流日夜靡有停息遂
為深溺人毀其下、伏蛟龍哉 朝宣德間一夕大風
雨遂傾圮久未有復、之者前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
公忱創為浮橋以代之造船一十六艘傾以鐵純架
為浮橋上濟波下通潮權宜、與瑜此制歲久屢葺屢
壞行者亦每間阻近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尻汪徐
公源与其弟南昌經歷君澄數過此、以為憂遠今
官正郎傅公瀕奉 敕治水乃其利害、白之公臨視
數四擬復建石梁於郡守曾公鳳、乃集、鄉人野老
計之僴三十六丈深如五之一成又疑其成、之難者
乃命長洲尹劉君珂吳江尹孫尹㑺經往、選試官

如前公卿思功々有間曰得之矣毋易前人成、制吾
但集材鳩新消冗閑置而已又令通判沈君溥、張君
肆縣尹劉君澤役視之皆曰宜然遂增船四艘併旧
凡、二十選其稱募良工俾縣丞黄君胤喩君東協董
其事自浦南抵北其維之貫之々其遠倫于前斤之
構之々、工成稱于昔又衡於梁者加置厚之本繫於
近者盡、擘、固之方舟而履之有若平地循而視之頃
忘其險更、置守者六人々有厚給寓有安居傍建屋
數楹行而勞、者有所憩弘治庚申季冬十九日橋成
鄉人聚而觀之咸、曰休哉不須吾衆而溥其利而享

其安其功豈小補哉、爰徵文于焘刻石以昭不朽焉
以為知水道者事疏濬、利徒涉者建橋梁、橋梁建立
寔有得于疏濬之勢疏濬、川澤每多碍于橋梁之奔。
二者將安處乎求其水道疏、通而橋梁修舉並行不
悖而彼此均利莫如浮橋其孰、能與于此哉傳曰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是役也其庶几乎
率由吳政亦武芳踵不倍乎疏濬、之道而得乎傳濟
之術則其識量宏遠夫豈晚生末學、所能窺哉因叙
其顛末俾後之人知所攷云。
夫浦橋在鮎魚口下流吳淞江由此起水勢迅疾

卷三十五

茲、有深淵下代致能永貽莫初建為石橋　國朝
宣德、間風雨頹圯遂不復侍郎周忱創造船十六
艘鎖以、鐵索架為浮橋至今因之弘治間都水郎
傳幹又、為、增置倍於昔矣

長洲縣吳官瀆朱涇二橋記　鄒揚

工部郎中新喻傅公以　朝命莅吳水利於茲三年
凡政之可以利民而行遠者公悉心為之罔俾有弊
而州縣、亦奉行惟謹莫之敢后公嘗謂橋梁者水利
之首務惟、長洲官瀆朱涇二橋在郡東北旧隷於縣
定衢要衝歲、久頹壞以為叫而未修則行者病而水
道塞非所以為政也乃出在公之銀以為之倡而縣
民馬珠曾源等復、樂助焉公命縣丞賓君亂專董斯
役徹其旧而一新之、經始於弘治庚申秋八月至辛
酉春二月而工告完官、瀆旧修十有五尋梁三尋有
四尺廣減梁之二朱涇旧、脩八尋有四尺梁不及二
尋廣減梁過半今視旧減梁、三尺廣倍之而洞其下
者亦然事雖董於有司始於小、民而所以規畫之者
大抵皆出乎公是故成之〻易而、其堅牢雄偉則又
可以久遠而非利於一時者也穆嘗、稽之郡志橋梁
之盛磨孫三百有五十以今視之其數、蓋不止是但

卷三十五

旧之司水利者皆州縣之佐官無專責其任未除往
往墜廢自如而水旱迭患延年以來茲以　廷、臣由
是其事始重而、然忠勤諒直如公者哉是舉也官、不
知費民不告勞而使者弁者莫不感嘆謂公之變民
如此水道之通識、有藉為公之恩不其博哉賓君俾
穆為記將刻諸石示不忘公之功穆吳人也蓋嘗受
公之、知而目覩其事故敢執筆而記之公名潮字日
會由科、甲進士與內翰而至今官政事文學与其兄
大宗伯秘、齋先生齊名於時

官瀆橋在婁門外跨至和塘元至正二年建朱涇

橋在齊門外

治長涇普濟橋記　杜啟

長洲縣屬里有地名野場涇其處多巨大家欲重其地美其名也故易云治長猶陳太史為相小沈氏之思賢涇巡也亦足以知其民之好事易於為義矣涇遠近若干里西首鵝湖巨浸南尾漕湖相值盈衍水之衝也鄉原四出則為常熟崑山無錫百里間貿易耕收乎度匪下往返之所必由故有木橋名曰普濟廢已久矣陸行不通若干年弘治之七年居民周方等欲創為之募錢於衆得若干貫閱數歲不時集又慮龐之於私家非便白於郡而貯之官既三年龐橋總積錢於官時與郡者他費之且本從給餘錢先既橋堵自是基緣不屬墾填阻水不通舟行者又三年既而都水郎中傅公　奉敕來督三吳水利處行至其地詢知橋事始末以為於官與民有不得不然者存誌召知候孫劉候議之候曰如命既厥費數以稱給之尚未敷也公又出公帑若干緡俾之盡斥舊規乃居巨石為之命水村縣丞簣龐董之僦充材倫民樂趨之不兩月告成徵計一百五十尺橫一十六尺陰三十三尺上為懸虹之勢中寫兩盂影飲河流下為僅月之形洞空輪廓而橋經度直闌橫椅偉觀村落不誇改名以便稱謂於是請用事者諸紀石以來公頌嗚呼民之義奉而幾廢於官閱歷數年公則與之候乃承之始畢民志亦維艱哉固宜書之以示後者物從存為作右長涇普濟石橋記公名朝字日會別號静齋江右新喻人成化辛丑進士歷今官公勤履恕於凡河道事罔盡心力以為民利類此橋者尤多候名珂湖廣與國人弘治丙辰進士初試縣為政修整賓軌山西僵州人出身大學生秦爭克謹將姓名刻于陰

普濟橋在治長涇西一名南橋

長洲縣十字河重建兩石橋疏　馬愈

伏以子產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為政惠州以庫帑布施亦是方便存心雖非雪鞋蘇閑焉不能奈此流水斷橋人不渡回成短既共結良緣恭惟蘇州府長洲縣乃江南與區武丘鄉彩雲里寔吳中勝地水出五湖其浸地有十字大河南通長蕩而北貫楊津豈但有兩個黃鸝鳴翠柳東走漕河而西連　馬鞍那有幾林紅葉送秋雖其泉河原有三虹木橋其北橋亦有廣成旧杓樵松常鎮行走者旁午相通商賈累

工往來者絡繹不絕，柰何歲年長久頹壞，雨雪剝蝕，又被水齧并衝，以致坑石墜塞，路途阻滯，舟楫難行。凡遇公私急務因而溺己者有之，更兼風雨不時，從而覆舟者無數，深爲未便，良可哀憐。於是昔儒施文德者有輸于中，義士慶以勤者頗，弘仗齊命而橋不通之利害，荷二尹李公之賢明，詢其所成大爲明便。爰令會計經營其是工程，估入其東長二十二丈，環洞高三丈五尺有奇，其北橋長一十丈，環洞高東河爲錫石闌石塊。今無秦始皇用術鞭參石，參石樂安得女媧氏通神煉就，杉木打樁，樁木千餘根，盡須錢買；油灰艌石，石灰數百擔也，用柴炕駁大去批泥，雖道看他慈悲鈸魯救來，下弁也須美與工旋，所貴不敷，急難措手，是以持疏建門，伽叩達官長者捐術，求君子賢良兩同成勝事。浩大而廣種善根，獨力難成，巧婦忌煮沒米粥來窮，輕易舉自保龍王幾陣風，便須壘石成山，全仗彈金似玉，添知度殘向徹，感動天心，慕守結埋，豈不大爲陰騭，向北條人人歎嗟險久已，夜夜好前程，東橋造就，要看高似昇仙，北春落成，竚見平如砥，下更有相如題柱，豈無黃石傳書。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何病涉。三

卷三十五　里

百年民不朽，三十年石不壞，福利無窮。建疏成化二十三年四水墨舍半本四月佛誕日，天勸緣道人。

賜進士出身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任吉太湖釣者馬愈抑之甫著并書

募修韓墅通濟橋疏　朱存理

諺曰：修橋梁利人爲事，亦曰捨錢財善者發心。切見韓墅村有蘭孜橋，年深壞爛。瑞雲觀伊羅道士日來布施，宮修是橋也。東爲龍江四橋，九里湖寺口而南，則同里，北則陸道判莊頭，通濟之名，其斯得矣。方便之事，誰不爲之，吾等不敢獨私施己，公菓猶當見義勇爲，他日橋成，列芳名千古，後來客過，覺風景一新。

卷三十五　里

葑門外馬路北募造石橋疏上傳水部　前人

伏以出葑門距城三里，行由馬路，望處一橋，是爲舟車之要衝，勿使人絕之冷僻，陸以直通，要奔門去水則達，接吳淞江未若干將墩南，存古疏而金涇滄宜沂上游，兵燹歲深，致橋之敝，更兼霜雪泥塗之滑，將以朽新革故，施財須仗高明，務欲易石攜工，作事心期永久。盛德萬人方便，義名千古傳揚。江國雲開，吳

見波凌端蝀冰泛桃拂笑看人倚闌干捏風辛酉正
月

修彩雲橋疏　袁袞

彩雲橋者橫塘之靈境吟吳會之通津蓋四達之
所經趍九衢之所輻輳者也年代歲久石圯坍崩行
人苦嗟居民慨嘆既勤游息辰病與徒嘉靖己亥有
晉臺來予營别業於斯丘從而蒞行王翁考新宫於
茲壞務既盡併永謝瓊瑱肆頒傾頹衰椽改作於是
雲門道人矢心發誓差日鳩工展宏基於曩規懇頌
驅石之費揭雄觀於今時冀免徒病之危凡我十方
各捐一木務使星輝月偃臥蒼龍於水中蝀舞虹蓊
填烏鵲於河表自今伊始驷馬蹄趍扗之人億万斯
年鮑業免寒暑之暑

吳郡文粹續集卷之三十五　終

吳郡文粹續集卷第三十六

長洲錢穀叔寶集

橋梁

文學橋銘　黄士毅

嘗謂而降道為絶學千五百年起濂續洛孳孳闕疑
久幾復絶再起滄洲教修日揭無極二五在人一源
似不問地時生聖賢吳通上國公即游魯胡並歷在
莫睢公武觀跡亦昧吁方舉祠是用作記意蔵晒飢
嗟予小子丑闢庠吳敢誦所自滄洲之徒登橋而思
刻銘述記朗我同心如水存至無今後學本末易明
僞行不作理亦自今

入學橋在縣治東北子游巷口舊名言偃橋又名
酺庠宋度曆五年録事吳秀建　國朝初里人陳
貞重建

重建晦塘橋記　曹肄

琴川去京畿八驛而近境大壤平舟車走集東吳之
望邑也東吳澤國千汪萬瀆德鉅趍隨從止而皆者
於三江澤於震澤薄而下至琴川分為五浦而復紫
入于海其經絡于闤闠之間旁注而側出者乃其一
也舊有橋曰晦塘凡迎詔朝廷之命全接方四方之

貲客厚省總轄憧々於遠路者莫不由斯歲崙綿於
雨霖湍毀來往患之邑人欲更為石梁久矣上人之
獄訟是務建武怡覬莫肯一屑意淳熙癸卯邑大夫
曾公為政之明年也歲物豐成閭里康阜稽仲父老
合辭以請公曰衆之所欲盍俾其勞是費民奇於草
莽也其可乎然役鉅費夥非號召鳩集要當以身先
乃出公帑之餘為之倡於是遠近士民靡不感動協
議畢力克伸修功致材不賦而美工不發而多曾厤
踰時訖遂成續公謂是橋之新也王紅蜿蜒直縣數
百丈寔東西取道之首一境阡陌之會名其可以不

卷三　二

旌乃以邑之地名之曰琴川自公改新耆民指壯益
圖而高廣有加也登焉引見則千里在睫晨霏夕靄
春縟秋霽征帆疏見飛鳥明滅環奇萬態閒見層出
騷人高士過之心景宜會則停驂嘯傲疏放微吟江
山之樂自適於意之表雖昔賢之風臺月榭仙擇之
紆岩繞路兼得之也真可謂爽塏而發選曠者哉
何向偏而今類自非公之精識逸韻其能經營裁畫
之如是邪且橋梁之興雖先賢以是觀人之政豈細
事哉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孟子譏其惠而不
知為政公成梁於暇日民無褰裳濡軌之患過子產

遠甚齊川之功兆於此矣公天資純粹以文學去其
家於書無所不窺施於有政則能執立新約隱察狀
詞見稽審而歸於忠厚凡民五過所刑猶簡獄詞有
至于連者援筆批判而人無不得其情不以吏逼民
不以政為吏役施見于日用者先定其規模而後從
事迎刃肅如也至若通漕渠而貿鹽得以資近廢福
山白茅二浦瘀荒蕪為膏腴興學校而子弟知為善
之可樂者是者未易一二而詳大凡天下勝處來人
莫傳滁山之林泉以醉翁亭而傳西湖之景物以蘇
公堤而傳兆橋以公之善政垂為一方之題觀壽振

卷三　三

耀而傳無窮也邑之宋文以識其事公之治績赫々
不可掩何待讚頌之辭蓋人之向慕頌戴而不足者
非刊之金石無以垂不朽而慰邑人之拳々也故為
之書吉州司理參軍曾肆記

琴塘橋舊名信義在縣治直南宋淳熙十年縣令
曾棨建

韓氏修道橋梁道路記　　桑悅

天下之事成於義而敗於利義之為字一而已矣視
之無形求之無跡假字過之貌々之婁々田路得之平
々直々城池領地有之則鋒廉隍落莫但之則隘戒

為則勇戰則力大至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扶天綱
立人極義其可少之邪是故事以義成不犯五刑物
以義得不勞神力交以義結嬰賊不絶甚矣哉天下
不可無義也練川之婁塘有故家子韓君玦字良玉
篤規因忠獻公後平生讀書仗義年至六旬傾貲無
繼因慨然曰吾蓄之留累之則利散之則義可不為
濟人計邪顧婁溪至邑橋梁俱有未修民或病涉邑
侯青城孫君以名進士宰本邑政通人和百廢具
興茲橋心思頗民尚未之及遂捐己貲自羅汪斯圍
汪謙汪用汪新汪表汪俞汪莊汪孫汪為橋者

卷第六　四

俱以木易石足為久遠計共費白金數百兩又走北
門城隍橋及砌婁塘街三千丈皆告成砌橋成孫侯
申文　欽差工部郎中傅公潮大加賞嘆批答有云
一毫不假去俗之可憎九橋連修觀斯人之獨異又
曰与其厚之以幣孰若華之以文用旌向義之賢并
作字儀之戒令侯絡綵帳俾縣學教諭周成彰之以
詞侍備以牛鼓侯親下其庐鼓樂前導與從塞途光
輝滿路里巷之人無不崇之夫橋之成道路之修使
出於官所損不知幾家所利不知幾人良玉以獨力
成之於鄉之人前無所損而後有益是豈易得也郎

夫哉旌有曰積財不施者自己無孔五家子有分今
良玉以五家之物為萬民之利所得不既多乎良玉
素以之嗣為憂橋功之就即產一佳兒名錫有竹孫
侯昔日獎諭之言他日見之成立而閔諸橋我期騁
焉之過我詠青龍之現心有待也余以文字為職業
因為記其事即可勒之於石以垂永久

諸橋在嘉定縣

常熟縣新建迎春橋記　王宗錫

常熟縣治之東南路接虞山太倉為縣通衢舊有橋
以木為之易於朽腐修理惟艱自吾邑侯下車之明

卷第六　五

年政事以和即與廢奉璽凡學校城隍廟以至諸司
公廨東南濟衆諸舍悉一新之曰念橋之頽圯行者
病涉且慮木之不能久也乃易以堅石申請於今巡
理河道工部正郎傅公曜然曰此誠經久圖也即命
以行於是召匠計之仍命義民唐政侯珮瞿旭董理
其事經始於弘治己未六月十五日落成于十一月
二十八日未幾橋即巍然煥然如長虹駕空見者驚
喜橋之舊多侯姓旧名侯家橋邑中積歲迎春皆從
大東門地頗近北外有觀音堂甚卑隘不堪則事致
之鄉今春從東方來非北地所宜況官吏師生壤塘

里老以及通縣施倪群聚而觀。地不足容邑侯因易
以東門從汲倉場即事畢經行此。橋其地寬其方正
父老欣呼咸曰百年闕典之舉一洗。而新之遂改名
迎春橋傅公又曰。此盛事也不可無言。以記其事邑
侯与諸僚佐謂予忝指卜商之學敢言志。之切惟鄭
子産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
若此橋之建舉之者邑侯也成之者傅公也二君子
存公平正大之體而有紀綱法度之施所以集此。數
百年之。事功不微上為人鰓鰓為惠利澤及人其可
書也他如福山磨盤小山湖橋皆當衝要津旧志頌

北。侯後次第為新均未有記亦缺典也茲併入記中
以見。侯之惠澤如水行地豈特一橋一事已哉邑侯
姓揚名。子冠浙之慈溪人以名進士起家救知崑山
高平常熟。三縣今應　召而起大用有期傅公名瑚
江右新喻去家。奉　命東南大興水利功業未量若
治農官趙祥縣丞張。綸楊明主簿郝尚質董肯皆能
贊襄樵謹可以書矣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繼斯邑者尚勿替引之。是為記

迎春橋在東門

利往橋記　錢公輔

出姑蘇城南走五十里民屋數百間據然汝渚之上
者今吳江縣也東湖之流是貫城之中屬垠旬北橫
可以渡者今吳淞江也隱然長虹截湖跨江便來濟
往安若履道者初作利往橋也橋本無有慶曆七年
冬大理寺丞知縣事李問縣尉王廷堅嗟邑民之鮮
恒慕學者將改立至聖文宣王廟修大黌舘以進其
諸生呼旧民解曉以奉釋氏不若助縣官與學民始
聽且駭居一日心曉意解歡然從命遂輸緡錢數百
萬未詔禁郡縣不可新立學二人者与謀曰民既錢
民財既輸矣倘不能作一利事以便人吾何以謝百

姓邊合備僝工橋及與為東西千餘尺市木萬計闌
者異之退議百端不兩月功怨大就斯橋之心侈而
廣之橋宇其上登以四望萬景在目曰垂虹亭並橋
之兩涯各翼以亭而表橋之名於其下使往而來者
可指以稱曰此某橋也初縣城為江流所判民半居
其東半居其西晨暮往來跡事無巨細必舟而後
可故居者為不利縣當驛道川奔陸走者肩相摩揖
相候也卒然有風波之變則左江右湖漂泊無所投
行者為不便及橋之成行者便而忘向所謂不便居
者利而忘向所謂不利議者皆吾强不敢食噫賢人

君子指一意與一役豈直爲游觀之美登賞之樂哉往往有悅其景物瀟絶脫落人去者若居之利行之便則泛乎其莫孫也雖然湖光萬頃与天接白洞庭蒼碧雲烟戰清月秋風夏霽滅埃斷牛漲漫吟唱鳴聞發誇声譁歎嘔啞互引後盼前觀千里一索是亦有足樂爲是堅之守曰去矣精敏沉毅須其肯中不止予佐一邑李丞仁厚莫雅善其有能而信從之視事幾數月塗巷室閭斬然一變若是橋利大功傳可傳可記者餘周不可以一二書也余觀今去人年居無議時戢不欲求位以伸道試廉以一職則曰職小

吳江志

八

位卑吾無以伸惟難殺奉法保己之不暇若世矣盡力其任不以小卑自棄若余未之見也始則欲設庠序以教養使民知堯舜周孔之尊及詔條尼之逮秋合財力興功利爲久久之便其周旋進退無一不中於道德皇帝人而誠至哉去矣余交也欲余之文以信本末余嘗學春秋太史氏法乃書曰慶曆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蘇州吳江縣初作利往橋哉

吳江州重建長橋記　　袁　桷

震澤東受群川汪洋巨浸至吳江尤廣衍地爲南北衝千帆競發駛風怒濤春激噴薄一失便利舉莫誡

制居判史王仲舒築石堤以順牽挽宋慶曆八年邑宰李某始建長橋田夫各捨舟以逹來往若織水嚙木腐歲一始葺孟爲民病泰定元年冬州張君顯祖始莅事議定首以稽工程財莫知攸出當茂於民民有調役進涉屠善計度長衡廣殺辟息以其吾語諸衆有獲廣濟僧崇敬寔來欲言木爲梁未克支遠易以石其適有秀參知政事馬思忽以漕運至吳乃參其議周詢以籌首捐貲以勸敢復曰作事謀始不可不慎有善士姚行滿嘉與人能任大工役必屬必要繪圖相似經畫畢具咸服姚議於是奉政大夫郡守郭

吳江志

九

侯爲翼從未與丞相答刺罕公朝京師回道由吳江郡白橋議丞相曰吾心首僞即捐萬緡而府縣士民相率以勸平章高公貫乃由湖廣江西來江淛乃屬張均卿於是工杜侯貞來守其土亦曰張之言然二年閏正月建橋明年二月橋成長一千三百尺有奇建以巨石下達層淵積石旣高環若半月爲梁六十有二釃以刺悍廣中三梁爲又三百以通巨舟層闌狻猊危石贔屭甃以文瓷道者如席旧有亭名垂虹周遭遠峨因名以增榮觀爲是役也參師鳩徒輸財逸三之二羸財十萬復以爲室帶橋助姚總其綱張

州首議出於政事有聡合而是州與役見知於丞相
識也大率取今運舟相戰驛使勞千咸曰丞相謀獻
莅速猿灼美墳田是得書將永無極繫之以詩
芝芝為句首轉于惠維四載功茲為其匯有失其防
群啾喁喁曰維李侯搆茲紅梁經始孔艱任負陽陽
歲老水洳為覆若驚張侯設官鈞戒比初曰茲橋匪
修凌者蓋病已雖番老貿布莫竟相圍之來大書徐
徐徊行黃宜以覓以岡劉其民殿俾民樂輸橋既成
矣紅飛于江千柱承宇群流廻杠像于層城矚其軒
憩張君壽思相閱成之彼清淨士克式承之千載永

卷二十六　十

額脩以銘之

吳江長橋銘有序

釋大訢

泰定間監官海涖江浙故相脫歡公憂之有禱於天
空謂山予言比過吳江見僧作長橋不煩於官而工
斂于事吾以萬緡助之又聞諸郡志吾橋并道路旨
之人惡妄之僧豈僧有才智而不知耶吾以海患圍
慶其賈民竭其力聞己之旁而羨彼之有成功也予
復之曰古之緇修妄之僧者非其才智有餘恐吏緣
奸而工若賈不盡得其宜故託之僧以推宜於且事
有人力而成之者有修諸人而相成於天者是不可

渠論也今言者方興水利地道不事公能用盖公之
言治以清淨使民自安而何有于橋修哉公曰然取
而政化大行言水利者所罷而海消故道矣中外望
公如曾參以相郡者相天下而公毒竟惜哉時公所
見作橋者僧從雅師立於其役案敢率衆以給其費
居士姚竹澗仕旁以終事泰政馬建忠州判張顯祖
倡義以贊成之橋若干尺費若干緡經始於泰定乙
丑二月閱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鉅閣奉
觀音象于上以師立之徒永福居之復置田以繼其
食他日從雅求記於予予以雅嘗從中峰於天目宜

卷五十六　十一

弘其教以拯夫三界之昏墊而為井為梁為筏之喻
且不可得況狗狗從事於木石哉雖然道無不在為
與無為中峰之教人如是宗敬教為好義度皇廟然
皆文於予予又知受於脫歡公政建德其語而記其
事系之以銘銘曰
周之食貨貨於泉南鄭傳呈馳明吳暮越萬艘千騎
水陸會同昔危而安今紀而通岩岩之石我砥我礪
既先履之狙若至止君之憂民如纏其弱輔以吾連
乃幽乃翼天書其施天下病之我心匪石敢質所知
寐濵在鶯鼉吟風作我安如山樺定寂若寂而恒用

人齊壽域于以闡教于以報國

重修垂虹橋記　　錢溥

成化十有七年歲在辛丑暮春之初重修垂虹橋成橋舊名長橋在吳江縣治東三里許注太湖所瀦三郡六縣之水注三江以入於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水無所洩必有震凌之患人失其濟必有阻溺之虞則是橋也實據兩浙八閩之衝驛使徵適者在焉南北輿馭者往焉益要地也橋袤千有餘尺下闢七十二洞跨鯨波之澗蹬鰲之背人行背其上華見洞庭諸山出沒於烟雲縹緲之間而東馳諸海日夜不息此真勝境也歷歲滋久崩隤日甚殆三之一行者病焉去年冬出侍御史高唐劉公魁巡而見之召其治縣者修之工鉅費繁未易規復其邑有故義官屠氏之婁趙氏闕之夫其遺姑孫承宗嘗曰而父積鉅貲以貽汝兄弟今汝兄弟已沒汝安能保其所有邪今繼壻周禮告於縣曰幸毋贖于官毋援於衆願自為之庶揚夫名於不朽保幼孫於有成于是縣達于公公且喜曰以一婦頓若此非有烈丈夫志者不能宜令縣學官禮于其門獎勵之藉衞指揮揚瑞董治之周禮則稟趙以酬應之端材庀工費以充合乃出白金千餘兩經始於於其冬不二月適復其舊煥然維新乃請於公願立石以記述公曰昔闕春秋常事不書此修橋亦常事也奚容書獨以故抑丈夫者多保利棄義雖至死不悟而趙乃能之宜書以為循而不能者之勸趙亦遵禮謝曰婦人無聞惟公然我東吳咸声義聞自足感人而要起為非有所為而為之也余乃嘆曰此乃一事而數善并為公能使民以義而加夫勸人之礼趙能捨財取義而存夫保幼之仁況端與禮內外謀合上不負公之托下卒成趙之志皆得牽連書之使後之有事於斯橋者寧不視以為勸乎詩曰

諸水東湊滙成其區雲濤泛流東海是趨鞏石為梁
橫亘天衢軒豁呈露圖渺瑞兜垂虹中斷病涉艱處
孀不伐者不言自爭成滋婦頓善保其孫一揮千金
惟新是圖塊塊修道廣袤乾據龍翔虎伏王硎金鋪
工閱三月兩霽虹舒勢控山湖秀鐘建業撫臺書傳
如履坦途如天斯直曾不必迂勒石告成有永不磨

長橋　　王安石

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日月所蔽虧東西徵然白漫漫浸北斗浩浩浮南極誰投此虹蜺欲濟兩間厄

卷三十六　十三

中流棖㸑氣闌循相承翼翊鞭神所為威設在傾刻
嚴與坐其上傲兀至中丟猶儲變化工不讓回人力
令君持酒茶談笑傾賓客願誇九州物壯麗此無敵
焚煌丹秘柱璀璨黃金鋪中閒不愈始助我肯豪雄
喟予獨不可還當恭民力

同　葉夢得

長橋跨空水淼漭北望登天去無垠阿逸目虜東西
山鶩濤忽起行人斷高切十年在坤輿東南大浸惟
五湖何如胡來不必限戰馬萬騎翻長驅

吳江長橋　卷三十六　卤　王令

老匠鐵手風運斤一揮不入千山見明堂有柱不見
用此為炎地猶濟人西消巨澤江海通瑪候利渦鷲
虧風當道獨能支險阻更東安得與天窮莫比去天
紳莫比跨地帶湍龍乾死苦與轢地海夫舟踏鯨背
恭帝東遊爰仙邸乘重四多飛不得二洲永隔不到
山借得紫虹千萬丈平時燒土埋其鐘吾亦棄劍來
游東飲觀水盡鯛宗再安得身袤破浪風為約他年
可脉處獨倚闌干不思去李鷹苑蘇不足奇待吾高
齋藏去咏之

長橋　吳友

有客過津亭高歌韻溜纓闌干聚網碧波浪捲秋声
蛛飲虹相渴龍將河漢横夕陽看不歇待肯月暈生

夜泊垂虹　孫元京

螺蛛然晴雨横空不計年長身欺浪激能力歇風顛
曳古今閒留題詩且往船飛鳴中夜雁何處得淵眠

月下將松江垂虹亭登長橋夜泊南屏日旦
游寧境院周戌十絶呈君勉且寄子通　朱長文

絲衣幾度時江濱今日重來潤滿巾惟有舊詩存屋
壁豈知投老負垂綸　卷三十六　孟

前哲臨流盡拂衣勇達憂患是先机非才自合居閒
職不從五湖何處妹
雲動樞中淺萊飛天圓林外片帆殊瀏千倚遍日欲
暮生宿芳霞生翠微
人事杆寬安在哉我愛烟霞昧去來魯望有堂還見
咲更因成聞意娩樓
兩山映日磨蒼玉萬頃涵虛織碧羅不會鼎天猶近
俗讀特強管樵烟波
長紅穩臥碧江心夢寐頻游覺其尋欲文相逢清絕
處酣歌一夕抵千金

溪〻秋烟羃政圍沈〻暮色凝漁船月華未出詩翁
遠樂事人間少十全
楓瀆到鴻入滄溟身近漁龍夜不驚鳴鶴空飛拄雁
過漁燈船滿一星明
僧舍蕭疎竹葉間閒軒處〻面雲山詩家不及種家
集坐臥湖光百慮閒
江裡鱸魚味不種江羅酒美清如泉長橋為席雲為
幕執大紅崖笑拍闌
同楊丑之步月垂虹回寄章蘇州　沈永興
萬頃澄江白玉寒金波由影動波瀾清時雖賦雖驗
事獨整巾綺夜倚闌
烙翻蘆背步徘徊萬里青山一鉏閒欲歸棘暗不清
影自憐非是謫仙才
斑葉蕊疎晚菜凋天涯牢落一身遙憑君莫惜松陵
月且借江邊照寂寥
舟過垂虹　何應龍
垂虹橋下水連天一帶青山落照邊三十六陂烟浦
冷鴉鴉飛上釣魚船
過垂虹　姜夔
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
路回首烟波十四橋
長橋玩月　陳遠
去聞八月十五夜何處樓臺得月多不及吳江橋上
望水晶宮殿擁嫦娥
長橋　張元
雲收霧霽水風高百丈虹橋豪勢氣疑是玉龍藏爪
距滑來江上看波濤
萬頃平湖水接天湖光水色遠相連虹覗截雨歸來
得橫在波心幾十年
記得當年過此橋月明江上暑風清而今重到經行
處空有湖光伴寂寥
垂虹望晚　僧幽希
光眼青〻望洞庭虹垂斷岸月初生消〻橋下無情
水不為吳王洗甲兵
垂虹橋　沈清女
晚來移棹泊垂虹閒倚蓬窗問釣翁為甚鮮魚低價
賣年來剛市怕秋風
長橋　揭希章
長虹鎖湖〻水長影拄洞庭吞三泖霜飛八月橋抽
歎我欲打船闖木香晴天晚眺過湖曲歷〻遠樹波

集三十六　七

匆匆客中有懷不得盡無人同上三高堂

垂虹感概　葉　廣

垂虹橋頭浪如雪新築層城堅勝鐵長堤十里土花
青盡是吳儂戰時血孤兒拾薪臨水游學得楚歌弄
楚語何觀飛矣在浮圖江水江雲便如雨

松江長橋　陳　孚

松江灰萬頃橋倚碧雲端白鳥茅房小青天落鏡寒
夕陽明佛塔秋色漁萃無限憑闌意何時此掛冠

垂虹晚坐　成良璉

長橋戎馬後旗幟尚紛紛吳越東西隔江湖左右分

卷三十六　八

荒哉皮學士去矣范將軍誰種千頭橘空山臥白雲

題垂虹亭　王　逢

長虹垂絕岸形勢壓東吳風雨三江合帆航百粤趨
葑田連沮洳蚊室亂魚鳧私祗賜夷子初心握伯圖

長橋　薩都剌

掉天蝃蝀勢崔嵬截斷吳松一幅羅江北江南連地
脈人來人往渡天河龍腰擁出漁舟去燕背高馳駟
馬過橋上青山橋下水世人能見幾風波

吳江長橋　李坦之

架木為梁若路平朱闌夾夾接空明江湖日夜流虹
影戲翻東西隔水声賣河豚橋朝作市戍樓撾鼓暮
歸當三高祠畔垂楊柳撩亂春風平古情

吳江石橋新成　宋　無

五色何年補坎瀉百瀆無地架瓊瑤老龍千尺臥寒
玉腰寬半空攢絲精天路行前星象通工濤怨息水
犀瑯騎驟使玉趨銀漢直戲台階挹斗杓

垂虹晚望戲作出入韵　高文彥

左右江湖樣滿地天開圖畫信雲雄吳松潮漲天為
坼林屋山高雲是峰上下秋烟生紫翠去來帆影亂
空濛闌干不歇頻來倚要路平生夢蕭肯

卷三十六　九

垂虹　富　恕

坤軸東南坼兩端巨靈擘華整平川王鯨偃蹇吞三
峽彩影連峰落九天有客吹簫明月下何人醉雨大
江前闌干三百風烟晚獨立蒼茫欲洞天

又　鈕　麟

老龍天半倚高寒氣壓三吳控百蠻江海水声吞合
肆東南地坼類連環玉闕凭月天應近石洞藏雲夜
不關老我一蓑還狂手釣鰲猶在五湖間

垂虹中秋對月　龔舜欽

月見長江上下同畫橋橫截冷光中雲頭蹈蹈閑金

艀水面沉沉臥彩虹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月
華宮地雖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素晚風

垂虹亭詞　蘇軾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晚橋里漁村半烟叶嘆今來古
往物換人非天地惟有江山不老　雨巾風帽四海
誰知我一劍横空幾番過按玉龍未新月冷波寒歸
去也林屋洞閑無鎖認雲屏烟障是我廬任滿地蒼
苔年〻不歸

同　劉斯立

跨隔臨横鳥倦飛行人恐犯女星杌長虹出浪無冬

卷五十六　平

夏老蝀浮空半是朱雨坼履声雲内合三州帆影月
邊歸闌干獨立昧風早皇侍郎魚始拂衣

又　林景熙

地拆東吳海脉連画橋兩道跨晴川影翻河漢蛟龍
國勢歛江湖蟠蝀天幾霞征帆浮日月四州津角隅
江烟三高遠去荒祠在一曲闌干夕照邊

又　龔獻

六月長橋斷不收末闌初喜映春流虹腰宛轉三百
又鯨背參差十五舟入市想應曾絡繹歸家盡醉兎
是由病夫最與民同喜那聞悲〻無復憂

長橋　華翥

何人拔起蒼山根挾來壓住江流奔三四百尺斷虹
影七十二灣新月痕玉闌兩邊翠苔潭滑石洞舟行
清水渾幾秋臨風又題柱恐驚司馬未招魂

泊垂虹　顧瑛

三江之水太湖東浪蹴輕舟疾若風白鳥群飛烟樹
末青山都在雪花中
垂虹橋下新水生白龍廟前雪未晴大風挾帆過江
去驚得沙鷗處〻鳴
江風吹帆數里野花笑　應獨行更須對雪開倉

卷五十六　廿

盍要聽鄰船揭玉箏

次韻　鄭韶

洞庭之西湖水東客行三日上江風行〻塞雁青天
外箇〻輕鷗白浪中
江上日〻客愁生今朝春雪始放晴舟人收愁看山
影驚起中流鷺鶿鳴
鸂鶒鷗鳧多情蕩漾春江取次行日〻以頭候歸
雁爲郎彈得小秦箏

次韻　陳基

旭日初生積水東白頭波起鯉魚風澗迷西望平如

峯七十二峯圖畫中
無限客悲難亂生春寒強半雨初晴烟波萬頃深無
底彷彿蚊人織杼鳴
誰是參參兄手情好奇長作漢陵行如今翻動江湖
興月滿搜船聽裝箏

垂虹　前人

出郭雨如注入舟天欲低風柔吟雲背端際亘長霓
三江風水急五湖烟月迷風昔鳴呆子何舟此入齊

次韻泊舟垂虹倡和　前人

何年伐木架危橋鯨浪翻空白雨飄勢控三吳虹斜　卷三十六　王
影氣吞七澤水通湖里潤宥怪犀難照夔章無名人
不燒伯圖黃金闊鑄像三門白玉想爲標功成海上
身先退詹喚江東興可追處月幾何深水逝山川如
因古人迷鴻飛增澈何由纂鶴去幾龍不可招浩蕩
扁舟歸鑑曲寂寥方丈似中條越人尚以鷄爲卜楚
俗相傳鷄類踢自把文章論隱伏敢許交態較淳澆
五湖烟景随時異萬里鷁處風帆帶却燒春畢堤上
去爲君裁取玉爲簫

垂虹　高啓

行人脚底𨔬波濤驅石神鞭是我操影落蚊龍朝窟
晴形垂端煉暮天高烟中去鴨鷄爽逸月下吟誇長
史豪髮慶凭闌賞秋色御魚新買繫歸舫

長橋　陶振

道人置立半道仙難石平湖掩巨川畫隷玉環輪影
缺夜開金鏡月華圍万邪壯蒐竹鰲背三島神仙出
洞天最是晚來烟雨後霞花堆裡首龍眠

垂虹夜月　周忱

清波臥長橋深潭漾月華肅肅亘景澄微微天蓋發
出入寺宇閣鉤簾坐清鮑

泊舟垂虹橋　劉珏　卷三十六　王

買酒涖卸飲暮寒垂虹橋上倚闌干行人笑指詩翁
嬾不向城中訪蘇宮

長橋晚興　吳瓛

垂虹橋下波濤壯人在黿鼉背上行落日帆檣迎太
驰春風鼓角動江城數人織杼背蛟泣北夜弯弓過
鳥鶩七十二峰波浪碧卧聽仙客紫鸞笙

垂虹橋　杜庠

天垂端煉跨三吳橋上分明見畫圖七十二峰平作
路万十層浪直衝湖石闌干外青山小芦葦叢邊釣
艇孫老我昔年遊狂手奉杯今日醉尊舟

舟泊垂虹　吳一鵬

凌亭跨岸枕平波避暑初從此地過高塔風霜僧院古太湖烟水釣舟多試烹蓴菜知佳甚欲采蘋花柰晚何肴脫茁菰成久坐月明隨處起吳歌

過長橋　宋寔昌

浪起秋風萬頃花吳江一望太湖賒子胥謀畧原非楚張翰功名尚憶家廟倚虹橋長卧水舟搖月棹遠侵沙不堪夜靜鳴榔鷗坐省牽牛憶歲華

秋夜長橋遣興　周仲仁

長橋秋夜月華清共坐江頭楓樹鳴獵獵金波來萬里消消玉露落三更隔舟漁火明還滅傳曉山雲斷復生張翰爲官何處是高歌尊酒一含情

垂虹橋在吳江縣東門外一名利往又名長橋宋慶曆八年縣尉王廷堅以木爲之東西長千餘尺中有垂虹亭治平三年知縣孫覺重修紹興間吳人犯淮有建議焚橋者郡守沈邁持不可而縣民相與聚泣地下不可焚元泰定二年判官張顯祖甃以石下開七十二洞　國朝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正統元年巡撫侍郎周忱相繼修治成化十七年重修

附垂虹亭詩

垂虹亭　孫覿

宛宛白虹貫層梓丘雲半束雲來帝旁立侍玉皇案銀河經千里水接天漫漫一杯屬明月俯見人影寄張公江海客生嘯白鷗伴寥寥如清風一笑亦可喚明朝駕我軒轅神明流白翁行矣且勿驅來往安石殘神光射斗南何名金鑒燭出門問何祥銅章付雷煥

又　陳璉

三年爲吏往江濱重到江頭照病身崗眼碧波輸埜鳥一簇珠兩屬漁人隨虹既月孤輪白入座群山數點春張翰英靈應笑我綠袍依舊慮埃塵

又　宋菁

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寄朶學垂虹秋色滿東南

又　楊峰

垂虹臨絕景仙隱寄人間遠水平吞野疎雲補斷山空明覓眼界透逈破天慳深羨鴟夷子扁舟竟不還

夜宿垂虹亭舟中有感　龐元英

離家無數里客思便侵凌久撥爐無力頻翻枕有稜孤燈如得伴哀雁似傷增低戍寒清冽誰憐露氣凝

垂虹亭　陳琺

高壓王龍踞參差雁騖朝雄吞五湖闊平挾兩山峣闌楹中流出尖叢白晝消暫來塵慮息那復日邊遙

又　陳武子

行槳江亭上晴虹天壤間舟沉玉筋雪妓鄉謝登山佳致輸公禮清歡愧不陪賓僚陪宴笑與盡宴紅還

又　祝又

冷落三江碧青圍四面山帆歸烟浪秋人住水雲閒風飐浪聲碎虹垂雨意闌無端動歸興一棹書艇還

又　陳直卿

泰三六

芸

西望洞庭笑九衆連仙里人家笑指闌干三百時來試此乘槎

又　蘇舜卿

氣象看雄天與翻世間不合有塵境凝將魚酌酬佳節只恐江山解笑人

又　丁謂

恐々風物四時新算々山屏萬古春多少江山人不看都來江上看人行

又　錢明逸

千里波平瑟々風纖雲不解翳虛空素娥自有清光在上下清明一鑑中

又　李定

一簑江湖三十年青山隱々水湯々當時把酒誰人在回首重來獨倚闌

又　王琪

上詳具雲

虹橋跨浪二千尺橋上危亭在水上六月火雲燒萬里夜來風細似秋深

又　王浩

長橋千丈截江洞虹影隨波綠翠閒誰與上皇傳信息是從此路入蓬萊

泰三六

芸

夜泊吳江悟去虹亭　戴良

閒々練月冒披々秋節拾掉上狂亭臨江候歸客佳人殊未來幽意為誰遣徘徊宿夜半彷彿去天尺仰撫銀河橫俯照星緯遍直疑穹壤連豈有人世隔試々形名蛻取々思何極居然挂風露恍漠就衾席亦既不成寐衎何戀茲夕賴有同人心連床語疇昔

垂虹亭　無名氏

石橋卧々如游龍上有亭子名垂虹飛梁橫跨碧波上砥柱屹立洪濤中氣吞具區三萬頃目覽洞庭七十峰君臣顯妝圓非一江湖合勢遠相通醒心疊樂

昔邦勝斷亭直与之相雄前年燔火亭燒燬郡民徒
逐東流水此邦壯觀已蕭條喜有孔侯復經始腹家
積白素王孫葺舊補殘有理倫棟宇翬飛洲渚間恩
雕輪奐明雲裡廟貌三忠自儼是道像肅然人敬企
邦人士卒共樂成鼓舞歌詩頌侯美從今過客登靈
鰲畫敞登臨氣象豪秋水夫容翻錦浪寒汀落日散
金齊風吹汝鳥近隱見烟雲竹樹森相交個中景物
吟不足空對山川送游目傳杯聽我歌此曲并刀快
剪吳淞綠

垂虹亭　春三十六　又　倪瓚

虛閣春城水登湖暮色邊殘雲忽入戶去鳥欲窮天
林屋青西映吳淞碧左連登臨感時物快哉酒如川

垂虹晚眺　柳貫

山光自斂一螺青人立垂虹酒乍醒兩界星河涵倒
影千家樓閣載浮萍欹橋側柁衝風動網落罾踈刮
浪腥正是鱸魚忘在味咫方我亦且叅苓

又　劉致

海神鞭石架穹蒼突兀虛亭瞰碧空藥井動搖天上
下彩虹拖脊水西東貫通百粵連吳會流接三江兌
禹功周道於今坦如砥揚航喜与鶴方同

垂虹亭秋日遣興　宗無先

膺袖玉皇香案烟綵娥背上眺晴川紅黃霜樹珊瑚
海黑白花光瑇瑁天玄閣空雖樓十二玉蝶對羅字
三十吟裘醉燕吳江水碼与騎鯨李謫仙

垂虹亭　僧仁裕

瑤虹陛橫楚連蜀底走狂瀾萬馬還水府有門容導
入洞天無鎖許誰關高空物往黃金索滄海浮來碧
玉環月夜江樓歸棹長扎攜取翠濤閒

又　周密

水國生涯一釣絲荻芽鱸膾四時新安知白首滄洲　本三十六　艽
客不是三高行草人
坼竹江花萬古春底今懷古最傷神不知一片垂虹
月照到梵閣幾許人

又　李維本

金尊綠酒寫晴空花壓雲鬟舞袖紅莫唱何戡渭城
曲且將箏嗚咽怨秋風

又　高啟

湖開登危亭江風墮輕幘空明入空眺天水如不隔
日落霞澤潤湖來松林霽綿綿州淑平莽莽蕪茂積
梵閣不敢嚏下有龍窟宅吹歸雲外秋鳥下烟中夕

欲吹孤來敘待月出海白喚起長珠君閒吹笋三笛

又　　周南老

虛亭架垂虹跨在水中沚江湖界左右闌檻倚青沘
璩廣動秋碧遠山疑暮紫光浮除空闊態接珠木已
漁歌忽互答歩暮烟波裡扁舟去遠遠可是鴟夷子

垂虹晚眺　　吳　復

木落波明露遠洲楚天萬里見飛鷗橫空瑞氣張華
劍淨去功名萬里舟落日樓臺吹笛晚高風杏葉下
林秋青冥共展闊向翼肯學馬唐嘆白頭　范蠡

夜泊垂虹聞笛　　謝　常

卷三十六　　華

蘭浮柯亭碧玉枝誰家哀怨竊江吹玉闌風急露霜
早銀津雲擁月上是停行棹處欺泪滿倚闌聽斷雁
蔡悲梅花一夕冰肌瘦堤証悲人獨坐時

合里橋　　張明達

蓬島徒息遠是也更激起波聞有林屋只是此仝鄉
在縣治東去傳陳明於此仙去故名下有仙人洞

辰單橋　　前　人

比屋連甍棟居民庶且寧早來漁市散晚日敗鱗腥
在縣治右元初改州又於州橋

大明橋　　劉嘉謨

東望扶桑路迢迢幾萬程滄浪行盡處忽見大明生

萬頃橋　　前　人

巨浸彌無極聊爲萬頃看去無黃秋度君試倚闌干

定海橋　　前　人

昔日松江上明朝定海來而今旧橋本不到半江回

甘泉橋　　倪　瓚

松陵第四橋前水風急猶須貯一瓢敲火煮茶歌白
苧思濤翻雪小停橈

吳江第四橋阻風　　王　逵

虹梁雪翻光明滅風著行舟水鱗生空對天晚乱杏

卷三十六　　至

紫五湖日暮多雁声馬周斗酒足自慰龜蒙扁舟有
餘粟滑中青錢不滿百聊買小鮮奈就烹
又名第四橋其下水甚清列在水品第六

新建大有橋　　宋存理

吳江縣治之東四十餘里地名莘塔旁有橋歲久傾
圮舊址僅存里人處通艇行者之病涉也思欲新之
而力有不逮乃告於鄉之巨室吳助成厥志承事郎
周君世敬慨然捐貲助之其妻之祖母趙氏妻母周
氏素皆好施聞之亦樂助焉趙堂以白金十兩脩縣
城之垂虹橋氣勢觥邑雖厚積而入以為難今茲矣

也若易〻然者實君遂市石墻工始於秋七月乙酉落成於九月　請予易其名復徵文為記予遂至其所秋風澤国貢雲滿野得觀大有之年歌吟笑語闐於隴畝蓋樂斯橋之成也因名之曰大有期以為歲之兆也衆以為然又以為真鄉人之慶也鄉人之相率助君事欲堅久故君贊視惟謹而功頗大所費出自君無吝且其歸功於君誠為義舉也已予雖不文既俾人昧於其創之由故碑石以記成化甲辰十月朔長洲朱存理性甫記并書篆

重建獅子橋銘　吳洪

吳江尹侯陳君景約來莅吾邑之三年政平而人安悅邑衙之前有橋名州橋久圮行者病之侯乃以暨歲卹众有力者為之民不勞而成侯式恩於民也寔多其橋名泰易也成化癸卯五月六日夜風雨交作侯二鼓祝寐夢神來謁偉然揖而進曰予為斯邑令一下車民無康後百廢具修是橋之建為民千紀之利也但橋名當易也吾為予告為予嘗覽郡志予是邑儀門旧有亭名獅子廢久而名存予以斯亭名名橋不亦美乎侯答曰獅子乃神羊能觸邪古人取以為御史章服之飾是邑鴻碩顯宦之多將兆於茲也神人間之大矣而去侯覺驚異筆其說以書來京竊予銘之予邑人也知侯為為祥侯以鄉貢進士除是官有清白操毅然有為不可干志在為民肯力屢遏威權不少避侯之大節不可及矣士論偉之咸以遠大望侯也況今　聖天子簡賢任使凡在郡邑有異能者悉品補侍從侯之建橋而神假夢如此固為吾邑之預侯之超遷於先符於茲乎神之靈不妄也今特為銘以鐫諸石使後人知是橋之名由茲而立是橋之建由侯而始侯之澤茲邑將與橋同久矣董工於成化　年春　月畢工於成化　年　月侯名光鵬　銘曰

猗歟吳江雄於吳東陳侯之來憂民若恫室家胥悅歲屢獲豐乃鑿白石乃建長虹民不告勞十夫斧役神乃假夢詰言從容有亭獅子載郡志中乃為神羊一角如龍無邪不觸無佞不攻易以名橋足振儒風侯乃稽首顧兆是崇橋由此名法〻期宗乃朋是邑俊髦挺鼎致身欺法接武登膺猶忠直節成濟　公我超擢兆先此建神之嘉貺罔有窮

登平望橋作　顧真卿

登樓試長望〻極與天平際海黃雲色勝朝見雁声

近山猶（一作全）彷彿遠水忽微明更覽諸公作知高趣

姓名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三十六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七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市鎮—墳墓

○○木瀆道中風雨雷震大作　范成大

惡風吹雲何壯哉溪水欲立山欲摧石峽迸裂攢邅樹胡林動搖船底雷靈岩塔後雨腳挂脊口廟前浪花來蓬漏衣沾不足惜酒瓶傾側悲空罌

○木瀆去縣西南三十里

光福塘上　前人

指點炊烟隔蒼莨午雞應可寄前庄鷄聲人語小家樂木柴花草深巷香春去已空衣尚絮雨來何晚稍初從今農事村村急第一先陂貯水塘

登光福鳳岡　吳寬

昔年曾學登山法縱步不憂山石滑含與竟上鳳岡頭趁此涼風當晚發遠山朝臣抱牙笏近山美人盤鬢髮我身如在巨海中青浪低昂出復沒山下人家成市屋家家炊烟起曲突梅林屋宇逞隱見一似野鳥巢木末寺曾見山如等閑翻惟群山競排闥偶凭高閣發長嘯笑我胡為躡石鉢夕陽滿目波洋洋西望平湖更空闊山靈為我報水仙預設清令供酒渴

吳人非不好登山一宿山中便愁殺扁舟連夜泊湖口舟子長篙未濕刺懶遊已笑斯人酸狂遊不學前人達若耶雲門在於越何必青鞋并布襪

光福鎮在縣西五十里

泊横塘　倪瓚

山寺微茫渓渡寒烟蒼蒼横塘扶犄自挑村酒船頭猶帶漁郎

過横塘　吳寬

夏半横塘風日多盡船載酒壓晴波高田得雨皆秔稻長蕩翻雲盡芰荷未必他年成故事也須隨處結

行窩悠〻十里城西路此是登山第一歌

横塘鎮去縣西南十三里有横塘風景特勝

甫里　高啓

長橋短橋楊柳前浦後浦荷花人看旗出酒市鷗送船歸釣家風波欲起不起烟日将斜未斜絶勝苕中刻曲金壁玉繪堪誇

唼〻綠頭鴨鬧翻〻紅尾魚跳沙寛水濶江穩鄉短渉長路送人争渡處斜日月欲圓時大湖我此天隨似否扁舟醉臥吹簫

懐甫里　倪瓚

節竹依〻故里石刊翰墨模糊龐公力田二頃拾遺扁舟五湖

甫里去長洲縣東四十里俗名六直浦

許市　方回

太湖晚山雨白鳥去冥〻古冢多無後荒祠豈有靈異峰峻石骨遠樹聳人形兵革已甦息廢田猶稗青

滸溪　姚廣孝

青山兩岸分夕渡舟横口夏雨欲生蓮秋風先到柳棒殘烟寺鍾香餘茆店酒相見無別人唯逢耕釣叟

滸墅送別劉員外　胡纘宗

去年送客菊初栽今年送客金閶鄭尉雨晴花遶菊次穹窿雲淨鶴徘徊功名猶〻還堪羡詞賦翩〻亦可哉把酒別君〻且醉感時休上鳳凰臺

舊說許市去縣西北三十五里一名滸墅詳見古迹民居水際農賈襍處為一大鎮舊有巡司急遞舖景泰中置鈔關於此

陸墓　韓奕

楊柳郭西門人家水上村豊年隨處樂生聚向來繁晚飯籌全消村沽酒半渾逢人詢舊俗喬木幾家存

陸墓去縣北二十里周宣公墓在焉

舟經荻扁阻風王抑夫田舍　吳寬

歲暮江村落日懸誰家漁網曬平田岸頭行客訟風伯堂上主人疑水仙斗酒急呼鄰慰藉扁舟欲去重留連荒溪白屋炊烟少縣吏那堪横索錢

荻扁在十七都鶡冠子云四里曰扁

尹山　陳基

人傳周吉甫遺基在句吳蕭條入墟里決莽帶烟蕪豈伊埋巨奇散落在江湖負耒林丘下答非隱者徒

尹山去縣東南十里

滯雨夜泊相城寄陳孟賢　徐有貞

卷之七　四

江風吹雨阻行舟薄暮孤村且暫留回首那堪望君處白雲只在水西頭

相城訪沈啓南　伊秉

此日初登君子堂幾回快覩德星光畫圖神品驚當代詩法名家邁盛唐雲煖石田生玉徧烟晴溪樹對門長不才生忝十年後杖履甘隨老故鄉

再往相城忘路誤經湖中　前人

渚禽格〻樹蒼〻暝色湖光接混茫始信桃花春岸水仙源回首誤漁郎

行次相城有感　王鏊

幾年約茲遊為訪石田叟石田今已亡不使此言負相知三四人挐舟過湖口行〻抵相城自卯將及酉四顧何茫然天水合為藪茆屋幾人家荒蒲與衰柳本來無紫宮自合鷗鷺有始田者為誰饑也非自取有司事征求亡者逾八九念此為彷徨獨立延佇久作詩當風操以告民父母

相城去縣東北四十里

許浦按教水軍（以夷從支韻）　陳造

萬灶連〻濺為屯料來喜氣襲人溫周知除器須平日政復技醪六至恩帝縛丞春周墨辟使星回擢照

卷之七　五

和門文經武偉君王聖汗簡須知紀治原

許浦鎮　周霞賓

形勢東南地兵戈阻隔時樓船張水陣幕府壯行麾江口衝寒急湖頭應月遲空存舊營樹夜〻海風吹

許浦鎮去常熟縣東北七十里思政鄉宋紹興置鎮及水軍寨

湖莊即事　吳堂

十五嫁來將東墻桑壓枝早禾低處穀盛飯滿花瓷自從涂為沴常見水平隄燒桑向東畜桑溫火力衰兒飢苦啼晝車踏我足胝東圩苗泛青西圩渺渺〻

云是連夜雨海潮漫前陂出門搔首望歲封嗟安支
不愁寒與飢但愁官租遲
湖莊市在二都
夕次同川　李繼本
鴉噪晚涼天新晴景豁然擲橋通水市荷港入湖田
鷺影沙頭月人烟渡口船相逢又相別書到是明年
同里　倪瓚
依微同里接松陵綠玉青瑤繞岸縈為咏江城秋草
色獨行烟渚暮鐘聲黃香宅裡苗三宿甫里門前過
幾程借書市藥時來往不向居人道姓名
同里懐元用　前人
一水東西雲窈窕幾家楊柳木芙蓉齊居出入無人
到嚴齒經行破蘚封客竹閑虛秋半雨楓林寺遠日
沉鐘寄詩為道長想憶想亦依依念去蹤
夕次同川　姚廣孝
長江遠接天一望一茫然夕霧迷沙樹寒鴉落渚田
林香通佛寺啎語到商船野路偏難識狂遊況隔年
重過同川　韓奕
携家曾此避兵塵川上花開幾度春頭白重来如故
里看花應少舊時人

同里鎮去吳江縣十六里在二十六都有巡檢司
稅課局
平望蚊子　吳融
天下有蚊子候夜噆人膚平望有蚊子白晝来相屠
不避風與雨群飛出菰蒲擾擾蔽天黑雷然隨舳艫
利嘴入人肉微形紅且濡振蓬亦不懼至死貪膏腴
舟人敢停棹陵者亦疾趨南北百餘里畏之如虎貙
噫嘻天地間萬物各有殊陽者陽為任陰者陰為徒
蚊蚋是陰物夜從喧墻隅如何正曦赫吞噬當通衢
人筋為瘦斷人力為爾枯衣巾稍且甚盤饌腥有餘
豈是陽德衰不能使消除豈是有主者此鄉宜毒荼
吾聞蛇與蟄避之則無虞吾聞蠆有毒見之可疾驅
唯是此蚊子逢人皆病諸江南夏景好水木多蕭疎
此中震澤路風月弥清虛前後幾來往襟懷曾未舒
朝幾蒙襲積夜仍淫逢藤雖然好吟嘯其奈難踟躕
人生有不便天意當何如誰當假羽翼直上言紅鑪
平望驛　張祐
一派吳興水西来此驛分路遥經幾日身去是孤雲
雨氣朝忙蟻雷聲夜聚蚊何堪秋草色到處重離群
平望驛寄吳興徐使君玄之　前人

故人為作郡百里到吳興藻思江湖滿公平道路称
包山方峻直雪水況澄清佇聽司空第遂知下詔徵

平望驛感先輩（李從實周鉷二故人） 李郢

蘆葦風多驛墩長昔年携手上河梁青雲才子驚
季向石山人芝木香華髮欲陪先道路大川斯濟戢
舟航少微星動桂枝發重整孤帆過水鄉

過平望 顔真卿

范范蘋草平如地渺渺長堤曲似城日暮未知投宿
地逢人便向問前程

解后劉公尤於平望（[illegible]） 蘇舜欽

昔別蘋初生離謳發清商契闊幾何時遠轉尤在梁
我亦宦遊者吳會非故鄉三考一瞬息扁舟此南羊
邂逅通夕語稱揖水中央淡影月照户清音雁南翔
攄意良未盡詎及羅酒漿予去尚千里道路阻且長
崎嶇憐所歷無令馬玄黃

過平望 范成大

寸碧闊高浪孤墟明夕陽水鄉搖病綠霜蒲蘸新黃
孤嶼卓罾網蒼烟忽鳴榔波明荇葉顫風勁蘋花香
鷄犬各村落菰蘆近江鄉野寺對客起樓陰瀉滄浪
古來離別地清詩斷人腸亭前舊時水還照叟妃史

平望道中 王惲

今日風日好舟行喜清和吳江抵嘉興遠不百里過
解衣坐蓬底閑聽吳儂歌大艑從東來帆檣鬱嵯峨
云是淮海公赴名航徵病蒼生不少住進棹如飛梭
物情忌太盛從者不得多尚餘蔽川載意氣溢兩河
有懷陶朱公伯業到不磨功成委之去敝屣與弃
左攜為金索右顧西施姿可想不可見五湖渺烟波

平望 陳基

下田不憂旱高田正宜雨四野已足霖三吳復無暑
盂酒及豚蹄盤羞及鷄黍擊鼓祭社翁燒灯御田祖

泊平望吊玄真子 孫銳

仙非勝地仙不昇地非仙跡地不靈古今絕勝天下
景多為羽客挿雲耕松江之南平望驛千古絕名垂
載籍遺基廢井雖不存依舊湖光接天碧我聞在昔
張玄真平生活計一釣綸浮家泛宅戲人世龜魚為
友魚簇隣故人分符判苕水東遊歷通溪山美翻然
聯壁至此鄉回視塵寰如敝屣酒酣水戲身甚輕席
行水面同舟樣祥雲瑞鶴欸然至泛此凌空歸太清
西塞山邊飛白鷺其間儘有朝元路緣寰平日恣遨
遊何忍臨岐弗相顧爭知萬頃玻璃中清都紫府還

相通故來成比一奇事欲將名姓傳無窮風帆過後沙鳥墜蜜蹤雖存人亦記向蘋紅蓼自爭妍誰識比為真福地何人好事能揮金結廬繪像湖之陰寒泉一盞薦秋菊往來不負詩人心玄真今在天何處獨立河梁望飈馭丹臺玉籍名相容攜手乘風共歸去

平望亭　　瞿衡

懶於蓬底閱青編來生亭前一鏡天識我鷗閑如舊日問人鶯閙莫知年半竿落日收漁網幾樹春風繫客船邂逅花邊須酌酒囊中賸有賣詩錢

平望夜泊　　僧蕉堂

風靜寒塘起暮烟數聲秋雁客程前湖波東下青山盡客路南來綵鷁連伯國城空惟燐火升仙祠古有題篇夜深何處漁歌發明月蘆花野水邊

泊平望　　僧道原

計程息勞奉日晚江路永連橋如有待繫泊就村井沙明鷗群回月出人語靜心清獨不寐況乃風露冷因思往來客終日困馳騁得非衣食驅無乃緣造請吾人方外士素志慕箕潁胡為淪水宿混迹閲壺遁丈夫別有念此意誰得領人生未聞道如何臥烟景

過平望　　張觀

喚醒江鷗舂舟行認洞庭石橋浮半月漁火點殘星驛路千三客春風十里萍逢山青未了回首又長亭

過平望　　陶振

平望橋東倚畫舟江天空闊欲冥搜瀰漫烟樹村墟晚浩蕩雲濤澤國秋戶遶鴨闌開驛舍旗搖雉尾見譙樓　聖恩優老身康健許看羊裘狎海鷗

平望八景　　俞璉

雨過南湖水天寬琉璃影裡月光寒雙鷺一去無蹤跡夜夜惟看浴素鸞（鶯湖夜月）

樹色依微欲曙天一痕殘月墮江烟鶯湖西畔前朝寺惟有鐘聲落釣船（殊勝鐘聲）

蘆荻蕭蕭起晚風行人從此挂帆篷遙看隔浦含烟樹尚帶殘陽一抹紅（遠浦歸帆）

畫棟飛甍碧空湖簾高搭綠楊風吳山雲水無窮趣都在凭闌一望中（驛樓覽勝）

當年于頔刺湖州曾築長堤捍逆流兩岸曉風楊柳綠王孫得意驕驊騮（頔塘躍馬）

桃花流水鱖魚肥之子仙遊尚未歸留得青山苔石在行人錯認綠蓑衣（玄真仙跡）

溪橋酒店繫垂楊好鳥多情喚客嘗最愛春風初起

處一簾疏雨杏花香——溪橋酒店
幾家茅屋住烟村桑柘重重綠映門昨夜鶯湖初雨
過漸看新漲入籬根
平望鎮去縣東南四十里在二十四都有平望驛
巡檢司
震澤別業自遣　陸龜蒙
數尺游絲墮碧空年年長是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
住亦有春愁鶴髮翁
震澤道中　王原杰
村市蕭條數十家扁舟夜泊傍蘆花江空歲晚歸心

切水遠山長去路賒帶水野田鳴落雁連雲烟樹繞
昏鴉勞生徒負螢窗志只合西園學種瓜
春過震澤留別 智熙隱旅昌齡　謝應芳
松江太湖春水生湖上白鷗尋舊盟遠公治酒壯行
色坡老賦詩言別情燕子日長書屋靜桃花風颭釣
絲輕相過不負青山約一棹東猶兩日程
震澤分題送李均翰　周鼎
湖上雨晴添綠波郎船將發唱吳歌誰知三萬六千
頃不及儂愁一半多
野老來舟自打槳閒看翡翠戲蘭苕連山不斷南山

口曲水迴通底近橋
太湖東去水相通大浪掀天難使篷今夜且來洲裡
宿明朝又怕日高風
震澤鎮去縣西南九十里十都有巡檢司
過梅堰 在二十都　陸龜蒙 一作孫觀
春行霧雨暗衡茅兒女隨宜治酒肴便覺此身如在
蜀一盤龍餅是疏巢
過八赤遇雨 在三都　前人
勝事營居觸事奇酒甘泉滑鱸魚肥松江好處君須
記風靜長江雪落時

宿庇村 在廿七都　僧北澗
秋風寄哀柳此景亦蕭然月落牛方飲舟行雁未眠
荒衣熟吏習節屋有詩律村僻人家少烟空水接天
鄉香暮歸 在二都　姚廣孝
歸城心欲速短艇夜還乘僧寺烟中磬漁家水際燈
遠天昏許霧高樹鬱疑陵陽峰山偏好徐看想舊登
寓柳溪感懷　陶振
深泊東南萬里船故鄉回首白雲邊慈親白髮三千
丈客子貂裘二十年韓信每朝常寄食張衡何日賦
歸田不堪腸斷思鄉處風雨蕭蕭暗海天

車溪道中 在二十三都　　僧善住

葬白節黃溪水清倚篷閑看浪鷗輕板橋橫處人家
小修竹叢天落照明
客裡蹉跎歲欲闌水邊楊柳尚平安夜來已作還鄉
夢滿目西風客棹寒

仲雍墓　　周霞賓

虞墓東山頂岐州萬國西人皆憐伯仲心實似夷齊
海水龍無害雲花鳥自啼寂寥懷古意文保見遺黎

前題　　傅良玉

仲雍古冢已丘墟冢上閑雲日卷舒莫薦不聞陳簠
簋奠端合禁樵蘇杜鵑啼血春風　狡兔穿塋夜
月孤過客無勞增悵惘至今讓德重句吳

前題　　王賓

斷髮文身正隱時清高裡面有權宜空山葬處惟荒
草到處人來必拜之

又　　吳訥

虞仲隨伯氏泯跡逃荊蠻至今仲雍處猶自號虞山
遺跡邈雖尋廢冢留山間鄉邑失開陳歲遠埋荒菅
予賤忝末裔有淚自潸潸誰為禁樵牧陳辭扣天閽

又　　鄭東

野風穿黃穴遺封百草深死無歸國夢人識逸民心
峦樹冬愈碧江猿夜亦吟海虞山上月梅里共沉沉

又　　周師敬

賢哉虞仲氏讓國來荊蠻斷髮文其身之死不復還
孤冢鬱峨峨此立山之間高風播宇宙邈矣誰能扳
青山得以名萬古永不刊

吳仲雍墓吳地記曰在常熟縣西虞山上與言偃
冢並列寰宇記曰虞山有仲雍齊女墓

吳王闔閭墓　　張伯玉

東客往來過虎丘橘花渡口維扁舟闔閭宮殿不可
見但見古塌寒颼颼惜昔吳王全盛日水犀千萬橫
吳鉤楚山既摧荊人冢越壘仍將勾踐囚豈謂西施
能破國誰知麋鹿上臺遊惟有吳王在時月夜深聞
照劍池秋

又　　高啟

水銀為海接黃泉一穴曾勞萬卒穿謾說深機藏盜
賊難令朽骨化神仙空山虎去秋風後廢樹烏啼夜
月邊地下應知無敵國何須深葬劍三千

又　　周南老

穿土鑿山骨積壤崇林立黃腸固銅槨玉鳧浮汞溝

金精来踞虎瑞兆符服牛生維贊莫邪于鳥殉銑鈎
池空冈劍名寒碧澄陰湫高深胡足恃胥用智力求

又　　陳　毓

下穿老骨痤銅棺要使先王體魄安金虎氣消天地
老玉龍光射斗牛寒蓬科有恨埋千載芻飯何人薦
一盤休笑子胥無葬所古今廟食拜衣冠

闔閭墓在虎丘

干將墓　　高　啟

干將善鑄劍〻〻成終殺身吳伯亦遂亡神物豈不神
始知服諸侯威武不反仁徒勞冶金鐵精光動星辰

卷之七　　十六

莫邪應同埋荒草千古春青蛇冢間出猶欲恐耕人

又　　周南老

神物須人就喋身劍乃成厥妻剪爪髮投冶濡金精
兩龍而躍出干將獲全生獻雖匿其陽殺身逆鱗嬰
匠門傳有冢春洑還自青劍化已云久吳治墓亦平

孫武墓　　王　賓

行兵無敵顯當年有墓于今是野田八十餘篇書在
昔流傳惟有十三篇

孫武墓城北平門外西北二里

要離墓　　楊維禎

金閶亭下路春草沒荒丘云是要離冢令人生古愁
侏兒三尺餘不佩嬰吳鉤中包猛士胆白日照高秋
惡死屠骨肉視身若蜉蝣荊軻不了恨慶忌成身謀
如何五噫客死與爾同儔

又　　周南老

細人胆氣雄一坐挫壯士匡吳許申胥要氣刲慶忌
兩勇若相厄多君囊底智弃妻固非仁殺身始全義
西出金閶亭〻下幽扃閉年〻草自春舉目山河異

又　　高　啟

弱夫殺壯士誰敢嬰其怒今日古城邊耕人肆侵墓

卷之七　　十七

又　　王　賓

當日要離投慶忌甘從驅使計謀深何如豫讓能明
向羞殺人臣懷兩心

要離墓在吳縣西四里閶門南城內相傳在今梵
門橋西城下馬婆墩舊有碑座基宋嘉定十六年
提刑司脩城此地多得古冢莫詳姓氏

瓊姬墓　　高　啟

夢別夫差殿頭墮釵零落誰收土昏青鏡忘曉月冷
珠襦恨秋麋鹿昔來歇苑牛羊今在荒丘香魂若怨
亡國莫與西施共游

又　　徐賁

館娃宮裡已堪愁況值泉臺閟小丘月冷寶奩無復
曉池空玉雁不知秋蘿間舊屋僧來住竹下新亭客
過遊不有佳名留郡志誰能識此為停舟

瓊姬墓在陽山與夫差冢相近

吳女墓　　高啟

魚燈照艷魄夜冷珠衣薄白玉土中埋紅蘭霜後落
不乘臺上鳳空舞橋邊鶴韓重未歸來泉宮秋寂寞

又　　周南老

鶴舞導靈輀花落埋香玉幽憤為誰嬌愁瓊春娥綠
不復棲鸑鷟烏知走麋鹿嗟爾韓家兒故為遂所欲

又　　王賓

相思異死生佳期難再復雖鳳鄒衆鳥誰能慰縈獨
眼看家國把眉顰無奈芳年病損身欲裡分明人聽
說苦猜儂意是懷春

吳女墳在閶門山塘

齊女墓　　周寅賓

惟第三千里締親遠結婚說傳招楚些雖返望齊魂
蘭麝山頭土蒿萊郭北門生涯歸一瞬摽梅至今存

又　　張洪

南風初動北風微爭長諸姬復娶齊越境定須千兩
送戎途應拭萬行啼望鄉不憚登臺遠埋恨惟嫌起
冢低夢草萋萋猶泣露倩誰滴向故鄉泥

又　　吳訥

齊景不自強涕出女於吳迢迢三千里百兩來姑蘇
死葬虞山顛北望父母都芳魂逐飄風艷骨歸黃壚
空餘一荒丘月夜嗥飢狐

又　　程式

宗國中微日勾吳始伯時來歸非我志時事有天知
身死繇臺下心馳淄水湄萋萋芳草墓千古不勝悲

又　　鄭東

突兀孤墳在千年恨尚新荊蠻非偶國盤瓠娌吾人
躑躅春啼血孤狸夜得鄰營丘無伯業吳沿更傷神

又　　林大同

嘗聞齊景公涕出女於吳孟姜志貞烈憂憤身為殂
吳亦閔其生卜葬於海虞中宵立飛幡昭明燭太虛
有客從宦遊考功朝帝都徘徘有耿光懸與忠義俱

齊女墓吳越春秋云吳太子娶齊女女思齊而病
將死曰必葬我於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
如其言葬之

子游墓　王賓

有樹枯來不記春邦依虞仲冢為鄰山家相約休樵
采十哲人中第九人
子游墓在海隅山上史記吳世家注仲雍冢並列

朱梁墓　前人

行行一里近要門有漢永梁墳尚存人欲知他身種
德其家多代出賢孫
朱梁墓在要門東南二里

顧三老墳　前人

魯有兩生名姓佚人皆嗟惜信其賢分明名姓稱耆
德何必切切史上編
顧三老墳要門塘北漢顧綜為尚書令明帝時三
老吳顧氏是其裔

卷三之　廿

梁高士碣　梁肅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天元純粹其
生知囊括道妙而遊於世遭漢微缺澆風糜物君以
為道不可狥時故安節以高蹈不可以激俗故高蹈
登仰以作歌歌不可以遂悲故適越以遐遊遊不可
以不立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
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于

援五噫歌以

默默則行之變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
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
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逃荷蓧
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誰與
哉唐大曆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遊焉孟子稱
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鴻之風亦
將舍爾朵頤以觀我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烈銘
曰山隱器東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
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
魯邦扣馬違諫餓于首陽遯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
皋橋萬古是望

卷三之　廿一

梁鴻墓　高啓

伯鸞有五噫歌因效其体

顧瞻亭皋兮噫丘墳有嵩兮噫術舂亦勞兮噫危邦
可適兮噫先生何高兮噫

又　周南老

伯鸞抱清節術舂苦勞生吁嗟歌五噫豈其相杵聲
配無德耀賢[illegible]成佳名城西孔隸鄉有此高士塋
逝者為俯軾路[illegible]金閣亭于今冢雖泯指地名猶稱

又　王賓

憂國心多賦五噫君王清問合尋思埋身容土終傭

保正在東京盛治時
梁鴻墓在吳縣西里要離冢北
祭梁先生文附　陸龜蒙
先生爲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
波客皋氏之宇下志沉潛而靡他自吳祭以舉婦夫
人之勸亦多不懷志沉潛而靡乎道之無頗比要離
之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乎後先生之千祀耶奉其
而求遇倘濯池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偏性誕客
他人之宇下不得故垣而自輸身病妻弱自吳民之
祭不得故力耕而自獲所以法先生之義者庶五噫

之可作
伯通墩　王賓
龍纖梁鴻與孟光先生時人已不尋常誠西墳上皆荊
棘名字流芳邾未荒
伯通墩在西門郎其墳也世稱伯通字奉鄉
漢吳郡丞武開明碑　金石錄
右漢吳郡丞武開明碑云君字開明而其名已殘缺
又云永和二年舉孝廉除郎謁者漢安二年遷大長
秋丞長樂太僕丞永嘉元年喪母去官復拜郎中除
吳郡府丞壽五十七建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遭疾
卒其可見者如此其他磨滅不可盡識按後漢書
秋丞二人秩六百石本注宦者又長樂少府位在長
秋上及職吏皆宦者又有太僕二千石在少府上丞
六百石據志所載中宮及長樂宮官屬皆以宦者爲
之而以史傳及漢碑石刻參攷如大長秋少府之類
皆雜用士人今武君以孝廉爲郎謁者郎中吳郡府
丞皆非宦者之職然則兩宮官屬蓋亦雜用士人也

代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張悛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以悼而不忍也故三代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普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齊作專力齊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欵且暴與疾頹礼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墜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而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詳〻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取進悚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恩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鳲鳩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倡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瓢井戢震群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州將迎幼

主雖元勲未終然至忠已著矣夫家積義勇之基世
傳扶危之業進為御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
絕於三葉園陵毀於薪蒸臣切痛之伏見平吳之初
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
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
從坐則異代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栽加
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壓謹曰不宜二君私奴多
在墓側今為平民已差五人蠲徭役使四時脩護頽
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孫王墓辨

盧熊

右漢豫州刺史孫堅々妻吳夫人及其子會稽太守
策三墓並列盤門外三里即今齊昇院東南而勢據
古蛇門正與府治相向祥符圖經云豫堅墩方俗稱
為孫王墓按吳書堅死於初平二年々三十七策死
於建安五年々二十六吳氏死於建安七年合葬堅
墓黃龍元年權尊堅為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
陵吳氏為武烈皇后策為長沙桓王太元々年八月
朔風拔高陵松柏石碑蹉動晉陽秋云惠帝元康中
吳令河東謝詢表為孫氏二君置守冢五人脩掃除
有詔從之其文張悛所作今載文選陸廣微亦云盤

門東北二里有吳武烈皇帝并長沙桓王等三墓前
志云宋政和六年村民村民發墓其磚側有萬歲永
藏四字得金銀器十數枚東西銀枱初若擊花良久
化為腐土并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悉皆如新一
尾熏爐與近世陸墓所制略似而稍庳灰炭猶存焉
碑石斷缺僅餘中平年三字將州遣命掩之所得古
物盡歸朱勔家洪伯易有譜亦略載此事即陽友夔
所賦孫豫州墓者是也洪氏三庚志云盤門外大冢
紹興二年秋雨隤圮牧童入其間得銅器數種持賣
於市鄉人往視圮處蓋其隧道有石刻隸書云大吳

長沙桓王之墓赤烏三年凡十二字知府沈揆亟命
掩塞仍立石表其所勝嵗為記袁甫之為宋死距赤
烏三年也四十載豈非權稱制之久復改葬乎所得
之器勝藏小鏡一其背有銘十四字一銅小麟鎮席
與致鐵以遺甫之嘉熙中裏傍土中又得唐孫德琳
墓志云開元十年窆於十四代祖吳武烈皇帝陵南
平地又按丹陽圖經載高陵在縣西練塘鄉吳陵港
以傳記證之當是堅葬曲阿後遷于吳史不及詳載
爾勝嵗所記謂紹熙中提舉常平張體仁智命其屬
表之題曰先賢塋於謂屬嵗考訂止從俗稱孫王墓

寂蓋據陳壽說破虜斥曲阿及策之薨其將周瑜魯
肅皆赴喪獨指此為伯符之墓亦未嘗及謝詢所表
不當三墳同域故論說紛紛自相抵牾在攷知知為
孫州之墓在紹興知為長沙之墓皆不能質諸傳記
以求其說地亦嘗為窆故舊志不復詳究矣因備載
始末傳諸好事仍錄古今文詞如左云

行經孫氏陵　何遜

昔在零陵厭神器若無依逐兔爭先捷將鹿競因機
呼吸開伯道叱咤掩江畿豹變分奇略虎視肅戎威
長蛇衂巳漢驥馬絕淮淝交戟無內禦重門豈外扉
成功舉以弃凶德愎而違水龍忽東騖青蓋乃西歸
朅來以永久年代曖微微苔石疑文字荊墳失是非
山鶯空曙響隴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
闃寂今如此望望沾人衣

長沙桓王墓下別李紆張南史　劉長卿

長沙千載後春草獨萋萋流水朝將暮行人東復西
碑苔幾字滅山木萬株齊佇立傷今古相看惜解攜

長沙王墓　范成大

英雄轉眼逐東流百戰工夫土一抔喬麥茫茫花似
雪牧童吹笛上高丘

又　劉克莊

伯略雖堪敵伯符每閱史策想規模一千掃衆橫江
去十七成名自古無警蹕未迎歸大內英雄可惜死
東吳君看末命猶特指領張昭為托孤

題孫伯符墓　韓沆

自無太史慈執對孫伯符群舒有餘地周郎或知予
既推道南宅以深譔相濡本擬馳中原掃滅許下都
天乎許貢客一箭失壯軀勉遐付後事張照（昭）乃其奴
赤壁之大攻僅可保全吳公瑾復不長伯符益荒蕪
至今春草生高墳在姑蘇傳言尚相點經行倍踟躕
異代歲月遠誰為哉非夫醉酒起英與白楊鳴赤烏
荊州忽已分曹劉竟稱孤堂堂破虜家歸命誠足俘

孫伯符墓下　周弼

梧葉蕭蕭墓草長夢魂曾斷九迴腸空聞絳帕雖譚
水誰見黃旗入洛陽虎峙有基宮樹老龍盤無廟石
城荒赤烏不識桑田變猶自棲棲戀白楊

吳桓王墓　鄭元祐

有吳桓王之墓田乃在盤門南郭邊墓中玉鳧久化
土石上赤烏猶記年寒食無人酒麥飯東西湍地飄
揄錢功昭前王啟吳祚葬地合擇名山川闔閭城南

不百步土薄易致耕夫穿裕紘諸臣號詳寀慮不及
此寧非怨緬思山東舉義日媧灶顧己無諸賢惟王
父子起相繼黃星閃避東南天假之脩齡定四海許
下豈容瞞著鞭鑿山掄匠等發掘朽壞一棺誰獨尋
向楊蕭蕭北邙路姓名能得幾人傳

吳桓王墓　高啟

朝出南郭門高墳鬱蒼蒼借問葬者誰乃是長沙王
黃腸豈不錮盜發取所藏金環出世間封樹無輝光
緬思衰炎際當途逞奸强英雄失所據虎視誰敢當
王初奮稚孤英風凜飛霜談笑定江東賢豪欻來翔

少假須臾年足見伯道昌胡為困仇奴輕獵不自防
天意豈祐魏遂使斯人亡因觀感往事喟焉令人傷

又　周南老

城南桓王墓高冢何穹崇昔為盜所發冢開寶氣空
孱然一豎孺揮鞭定江東闢地餘千里義勇日以雄
萬歲期永藏誰能錮幽宫英雄昔所在燕麥搖春風

孫王墓　王賓

千里爭衡最少年爲驕風疾喜行前正當許下迎天
子主樹生埋在九泉

孫王墓在盤門外今為義塚

石崇墓　高啟

乱酒欲怒珊瑚折步障圍春錦雲製真珠換妾勝鸞
鴻笑騎香塵如踏空酒闌金谷驚花醉家逐樓前舞
裾墜財多買得東市愁綺羅散盡餘荒丘猶令白首
同歸者坐伴游魂狐樹下

又　周南老

城西多岩巒信美非金谷荊州石刺史胡為此埋玉
緬懷步障春雲錦爛綺縟買嬌教歌舞不惜珠三斛
頗此墮樓人焉知禍所伏蒼蒼墓已墟誰歟悲宰木

石崇墓在吳縣西六里

張翰墓　王賓

洛陽城裡秋風起天下紛紛事暗多歸去不將身向
酒虛名有後是如何

張翰墓在横山東五里

陸績墓　前人

寥落孤墳荒草深一迴行過一沉吟邊頭有土如栽
橘表見當年念母心

陸績墓在陽抱山吳地記云在閶門外泰伯廟西
元至元間郡人朱澤民祖母病卜地此山夢偉丈
夫告曰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後既而穿地得石

曰鬱林太守陸績之墓別有刻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遂掄之而卜兆其傍今狀元朱希周是其裔也

顧榮墓　謝應芳

白髮吳儂說姓名將軍墓近闔閭城徵車入洛稱三俊割炙知人得再生江月似面揮扇影松風猶作鼓琴聲停舟一酹蘋花滿野鶴飛來聊獨鳴

又　王寵

不見人將琴走過白楊風緊獨秋多生同張翰言還在酒可忘憂如病何

卷三七　三二

顧榮墓冢字記云在赤門外九里吳地記云在吳縣東南二十里側有左威將軍張敏墳今冥在野門東六里長洲縣黃天蕩南俗訛稱顧邑墓西有祠題曰晉將軍顧或云上將軍榮從子和亦葬吳

瞿硎先生墓磚

瞿硎先生字鷁子廣川人隱居不仕葬于東陵武安寺重岡之原

瞿硎墓慶元志云在直塘市々有廣安寺淩塘得古冢墓磚稱云々武安蓋廣安舊額也今其地尚多瞿姓事見晉書隱逸傳

顧野王墓　高啟

南朝舊碑倒墓近横蕪道應與讀書墟離々秋草

又　周南老

迢々越溪水映帶楞伽山清淑氣所鍾鬱々佳城環野王識龍穴卜兆于其間平地不起墳乃知防後艱癖愛山水勝清與殊不慳丹青更稱絕猶得留塵寰

又　王寵

身處更無家戮甚行應有杖亦難扶提兵慷慨誅兇逆健者臺城報子無

顧野王墓在楞伽山下吳地記云在横塘別隔平

卷三七　三三

耳不起墳冢紹興間碑石尚存

陸贄忠宣公　前人

董生有學似桐當文氣從容理又長奔走奉天勞諫諍忠州閑坐集醫方

陸贄在齊門北世傳陸宣公贄葬焉朱子云董仲舒陸宣公皆有宰相之學

真娘墓　李商隱

虎丘山下劍池邊長遣遊人嘆逝川罥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幼蟬葉榆莢還飛買笑錢一自香魂招不得祇應江上獨嬋娟

又　張祐

佛地葬羅衣孤雲此是歸舞為蝴蝶夢歌謝伯勞飛翠髮朝雲斷青楸夜月微傷心一花落無復恋春暉

又　羅隱

春草荒墳墓墓閒虎丘死猶嫌寂寞生肎不風流皎鏡山泉冷輕裾海霧秋還應伴仙子香径夜深遊

又　顧阿瑛

何處真娘墓雲埋斷石根夜深風雨急誰喚海棠魂

又　高啟

金釵葬小墳揚柳寺前村已斷花間信空歸月下魂　墨之七　吾

山鶯留曲韻草露帶啼痕車馬逢寒食還來酹酒尊

又　周南老

女郎善歌舞日事繁華樂死葬虎丘山未忍甘冷落香魂化蝶飛每為春風托至今墳上花猶能媚輕薄

又　蘇衡

紛紛遊冶兒惟呼為盤礴幽幽短簿祠誰來酹清酌

不見當時窈窕娘空遺孤冢對斜陽凄凉夜雨悲瑤瑟埋沒春風怨錦裳背上不生連理樹人間那得返魂香分明癡小西陵路草綠廉蕪易斷腸

弔幽獨君　周南老

間乎山之幽玄扃閟藏獨嗟爾長夜魂愁共哀猿哭衷情見于辭隱石句堪讀形化神不留冥魯同朽木實實既飄散胡為未忘欲猶知念所親身百其可贖

又　高啟

君本何代人姓名復為誰何年棄人間長眠此山陲荊榛鬱蒙龍孤墳尚無碑游魂久未化哽咽還能詩人歿乃歸滅憂樂豈復知君何獨煩冤猶有親愛思一死衆所同已矣焉足悲陳詞為相弔此理君當推

幽獨君墓在虎丘山北

唐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墓銘　墨之七　昷　此四字誤存於前　白居易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避地渡江丞相嘉以降勳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衛在隋為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蜫即公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續即公王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閥閱稱迄今為江南右族公諱無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矣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能屬

文從鄉議登經第應制舉中精經史科補弘文館通
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杭州錄事換杭州錄事參
軍在杭州前後詰譌制補吏三十八人敗假仵侍老
二千人繫而正之人服其明會劉幽求爲刺史聞詔
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有主簿者怙寵侮法豪奪
人利公發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
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昶爲江淮
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置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爲
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令在獲嘉以
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剛得罪於是左遷鄂州司馬
移渠州司馬轉號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
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時在郡奉詔
條恤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滂害稼公請蠲穀
籍之捐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
公之剛直忿疏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撫州別駕老
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
歲餘謝病歸老於家天寶十二載正月二十一日終
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
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之天地閒八十有
三年可謂壽矣其閒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
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默默不遇陪臣秩
僅至郡守九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
文學當爲賀知章賈彥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
張廷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爲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
君子之力援而不足以一李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
厄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
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
行聞於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於國報
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
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碣之居易據家狀
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有木長碩大破爲楠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
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何
時不遇我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
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啟後
昆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公大曆三
年十一月八日終于伊川別墅五年八月七日葬于
伊闕縣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

員外郎明年贈太常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某日終于某所春秋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云

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興擇和州刺史祖諱孝緒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祿𢦤在知州府君碑內此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禫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六年衰毀過制以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調者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數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偽職污刑賞刧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誓不爲逆命所污及肅宗嗣位詔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匿山谷者伯連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於朝野君子以爲知道後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山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革里無人公撫之一年𢿙負至二年污萊闢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縣民擁車泣而餞之君子以爲知政穎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既高公陸渾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職礼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到門即公捐館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衰哉公常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碭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擲管沈嘆久之因賦詠懷詩云論成方辯命賦罷即歸田竟如是言終于衡茅之下君子以爲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陸氏郡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公既歿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咸爲令子又嘗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碣碑表继父志揚祖德此誠孝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漬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戶部遊而知其家事殆見託撰述庶傳信爲銘曰

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繼以義節振時名以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後父名父之子賢者無之可謂具美休哉

右二葬碑銘雖不在蕪而皆吳人然孝儀里是宋孝武旌張敷字景胤之居非敷嘉也然必一致也其事見姑蘇志孝友傳

陸象先墓　王賓

皇姑威令震朝中君不低眉暗去從墳上從來松栢樹青青遶吳雪霜濃

陸象先墓在光福山西象先不附太平公主玄宗謂後凋松栢

廣陵錢王墓　前人

一鎮中吳三十年農桑處處是人烟于今人到墳山下泉見碑亭已泫然

廣陵王墓在橫山西王名元僚為中吳節度績國經言其儉約鎮靜中吳栢為范氏古墳門稱其喜喜進遊不事園苑推見虎丘則色喜至必規劃條縷

范氏祖墳　前人

陰陽家說到墳前風水真宜子息賢文正有賢君聽取祖宗積德百餘年

范氏祖墳在天平山三讓原

丁晉公碑　曾鞏

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常袖文謁王禹偁禹偁愛其辭為詩贈孫何及謂比之韓柳名遂大振文淳化三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諫議大夫兩為三司使大中祥符五年參知政事九年除節制知昇州天禧間復參知政事改樞密使四年與李迪同相迪對上斥謂為奸邪同罷而謂獨留加司空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中坐雷允恭移山陵皇堂事罷少保分司再貶崖州司戶參軍凡五年徙雷州又三年徙道州明道末復秘書監致仕居安州又徙光州卒年七十二詔賜錢十萬絹百疋謂淳化間為福建轉運使初置龍焙歲貢團茶致品供御咸平初峽路蠻擾邊會分州陝為四路謂領夔州轉運使措置蠻事作誓刻石柱境上其後又入寇止委其首領討平之居五年詔許其代乃舉薛顏景德初契丹入寇謂知鄆州虜騎稍南民大驚趣揚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斬死罪囚于河上舟人惧不復稽阻又令廣旗幟擊刀斗鼓振百餘里虜亟走遁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謂因言大計有餘議遂定謂機敏有智謀憸巧險詖亦好其倚文字經目雖千百言無遺忘在三司案牘有差老吏不能曉者決於一言皆中其理

朝庭營造莫不典領凡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與
喬少遊江南遇呂洞賓語之曰君狀貌同李德裕言
訖不見其後累驗第誦說諫子珙瑚珷玘
丁晉公墓在華山習嘉原

范氏復祖塋記（此在河南故不錄） 陳基

故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在吳縣之
天平山至公之考始葬洛陽萬安山母夫人謝氏之
北其子監簿忠宣恭獻侍郎以下三世皆祔焉中更
靖康之亂子孫之在吳者弗獲以時展墓唯顧瞻山
河北向流涕而已我世祖皇帝混一四海列聖相傳
卷三七
四三
誕敷文德而尤惓惓焉致意於古今忠臣烈士有功
於名教者故公克與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之聖帝
明王並登祀典每歲仲丁有司祗奉中牢致祭惟謹
可謂盛矣然亦不過郎天年之白雲以寫其高山仰
止之意而萬安之原至大中八世孫國俊僅一至其
處同知徐君景瑞為復侵地亦存什一於千百自是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墳墓

○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
卷三六
一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諱為太
保祖秘書監諱某為太傅考諱某為太師妣謝氏為
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
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
信不擇利害為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

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出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以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

卷五八　二

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猶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礼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幸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

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還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為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

卷五八　三

要害又城細腰葫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何如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賞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吏使自為謝諸蠻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未見名

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
信大洽乃决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
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
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
復為民其餘兩路既得鄉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
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挽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
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
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
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
公懽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

卷三八 四

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
群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
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
責之公嘆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
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
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
恐避席始退而退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
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革磨勘例遷以別
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
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

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
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
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
撫使其知政事才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
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
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
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
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
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

卷三八 五

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
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
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
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
及其世次官爵志于墓譜于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
著〻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

公居三年怯勇驕懷兇兒憐歎擾卒俾來臣曼人在廷
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說于治公拜稽首兹維艱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孝言營營卒懷於成匪思其成
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殁有贈謚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文正墓雖不在吳而孤忠大節為宋朝第一等人
○且其義田祖墓在是因錄之
○○滕學士甫墓志銘 代張文定公作　　蘇軾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為治旁求
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　卷三八　六
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
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
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
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
木綢繆相附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
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
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
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疏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
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
與親疏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
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
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
於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興青留守南都
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
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之必欲殺公帝知
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
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為
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
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
為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　卷三八　七
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為蘇
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徙真定河
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為走馬者
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
且言公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
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為龍圖閣學士知揚
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
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為晚進而
聞鄰之道遺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
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疏之公嘗上

章自訟有同樂革無功論書滿篋印墨荷罪毀言曰
聞天下聞悲之鳴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
高晉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
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
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巽生贈戶部侍巽
郎侁〻生贈礼部侍郎蓋〻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
珣〻生大中大夫睦州刺史迥〻生越州觀察推官
勣〻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
溫州永嘉令祖諱監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
母祖母皆范氏妣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祖

卷三八　八

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詩敏
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
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
以千數第其文公嘗爲首第擧進士試於庭宋子京
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
年復中第二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
錢唐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
之要名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
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
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

十年旣過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
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〻曰宰相固有
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
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
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
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
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
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
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
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

卷三八　九

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
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
之种諤擅築綏州具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
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作已
納欵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内憂京師
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
知秦州上面諭公曰秦州朕非意也留不遣詔館伴
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移
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
與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曲委詳盡與公驚

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爲上泣別林牙謂與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皆惶寂居民恐其棄家而屯舍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墮吏修隄

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穎者爲隣婦隱其金閱數月不能辨穎憤悶至病促仗而訴與公公呼隣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叩謝失仗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

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知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都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奔逃者將吏大駭請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遽人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

使契丹揚與公迎勞問公所在耳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礼部侍郎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者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臣黨五曰贊治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

步軍九指揮彦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請復完之
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庭屢發諸路兵至今為溢其論
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惟青州與王戴喪失不還
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
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歿十年貧不葬又為葬之著克
作佐郎朱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為買田贍
之教使謝謹市物于安因緣為姦民被其毒公客既
奸狀上為罷黜謹白安定先生之亡公嘗割俸以賙
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賢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
揚徙鄆歲方鄆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郡學士食不

卷六　十二

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
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
詩以美之時淮南東京皆饑公獨有所乞米為備名
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
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
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
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
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
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
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詆公

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賴以生
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遷廩有餘請罷糴一年從之
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士豪將吏皆利於有
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耆旅來賀令曰謹
斥堠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
自軍司馬公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
河外諸將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
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
上下番是歲八月遣都將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
秋同公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敢也若其不來四

卷六　十三

將足矣卒遣吏休而將吏與匿和關爭之公指其頸
曰吾已拾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費累十
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
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粮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
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
縣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隄防如黃河民復成
市諸將駐劄城者吏或不悅捃摭以事有至死者
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鞫諸將聞之喜曰公保
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
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

倫灸金帛不資且為憂狄笑乃命部將晉虎蕭士元以兵護還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失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弃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允畫界以綏德城為法從之公同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為界則吳堡去葭芦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國家以進退尺寸為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德城人之謀曰吾將勁兵於仁吳二塞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為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

卷三八　古

撫諸弟以孝友闔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己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取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任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直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鄉之女衆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禧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秘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炳李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於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粟隝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被讒人曾不少置昔帝堯在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輙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於邊戎狄是臏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之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銘之悲夫豈為公

墓文　主

〇〇滕章公墓　王寵 一

荒涼不見舊碑銘過問人誰識姓名邦是勳賢滕達道幾番為將鎮邊城

〇滕章敏公墓在陽山粟隝

〇〇樂圃先生墓表　米芾

樂圃先生吳郡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光祿公之子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擇築室居郡樂圃坊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久之名稱藹然一邦向服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後為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

天子賢之起為本郡教授以為未廣也起為太學先
生以適授多士未幾擢東觀仍兼樞府屬元符元年
二月丙申遘疾不祿享年六十子耜杭州鹽官尉耦
耕舉進士以六月葬至德鄉從光祿之塋先生適廣
不疵短人人亦樂趣先生勞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
蓋見之如麟鳳焉方擢欲使大施設而命不假朝野
惜之著書三百卷六經有辨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
吳郡有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畧曰方朝廷成太平志
也至於詩書藝文之學莫不發雅造古死之日家徒
藏書二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贈絹百疋嗚呼先生可

謂清賢矣予昔居郡與先生遊而知先生者也表曰
窮達有命出處有時司出處者非命而謂時與命違
士能不出出而與命就捻於時升公之堂理公朱絲
清音不改樂圃松悲嗚呼哀哉——江淮荊湖等路制
置從事米芾表

樂圃朱長文墓在支硎山南峰西　張景脩銘

宋定城令方氏夫人墓志銘　方汝勉

夫人方氏諱靜真世出莒溪望曾祖朝散大夫渭皇
祖朝奉大夫通判紹興府案皇考迪功郎丹徒縣主
簿堧後占姑蘇故從事郎定城令君趙公用夫人生
於乾道庚寅三月二日終於淳祐辛丑三月四日享
年七十有二以勞遇明慶霈封太孺人子三人長勵
疾廢次勞永直郎淮東提領所準備差遣皆先夫人
亡次鵬舉業儒女三人長適迪功郎江州司戶楊澤
次適進士張復震孫男七人出繼者一女四人明年
壬寅二月庚申鵬舉護夫人柩葬于姑蘇長洲縣彭
華鄉虎嘯之原合定城公之兆也夫人性婉而識明
氣剛而志正言動皆典刑趙氏內外五千指咸取則
焉治家以儉撲為先初笄之衣暮年翼如也然尉不
求豈僅足而已姻親貧者賙之恐後每嘆曰吾少時

已隸吏書至矣今粗得清適於是爐香貝葉自課志
港淺斟無筭竟日熙熙忽嬰微疾卒然而逝得道者
莫能通也卜葬有日鵬舉書來求銘汝勉於夫人為
內表而夫人之在盛氏也以女娶為期待尉薦最為
深厚且知夫人行實甚覈也其敢以不文辭銘曰
莒溪之淑嬪于姑蘇趙族著幟閨言一無定城公逡
撫其諸孤不愧三遷賢擧翕如儉以禮制嚴以恕扶
內照遊心能味其腴鬱哉佳城虎嘯之墟勒銘堅石
萬禩與俱表弟朝奉郎通判福建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汝勉撰從弟從事郎新建康學教授逢辰書文林

郎差充淮東制置大大準備差遣王檕題蓋

○○宋故武功大夫濮州團練使西浙路揔管閘

○○公壙銘　　趙天瑞

公諱趙字與宋世為沂州臨沂縣人公名本姓也因夷狄亂華以閑為姓者欲閑大我國家之疆土云耳曾祖喜祖忠俱贈武義大夫父某封武義大夫其封贈皆從本姓則公改姓之意又著矣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母某公自紹興二十八年結豪傑起義兵衆推公為首不旬日有衆數萬收復密州日照縣等處聚集忠勇三十餘萬收淄齊等州差充忠義軍馬都統制領京東河北路招撫使李寶同進海道十一月差充山東河北路忠義兵馬都統制將所將大漢軍三千餘人及本部統制將等二萬餘人歸正本朝三十二年春授脩武郎閤門祗候充忠義進擊軍都統制秋轉武翼郎隆興元年二月轉武功郎改差充沂州忠義軍馬都統制告為先海州策應解圍之功也當年壽皇登極覃恩轉武英大夫差充鎮江府駐扎御前右軍統制二年名對稱旨賜金帶差統殿司右軍統領十一月改差充江陰軍駐扎御前水軍統制結局依前殿司供職乾道二年轉武略大夫英州刺史告為膠西密州之功也三年將歸正人情沂作過側降受武義大夫依前英州刺史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都監臨安府駐扎四年叙復武畧大夫充浙西兵馬鈐轄臨安府駐扎七年依前兵馬鈐轄平江駐扎未赴改平江府兵馬總管轉武顯大夫淳熙改元添差浙西馬步軍副揔管五年轉武義大夫十二年因父武義從疾危割肝以救事聞於朝上謂公孝其可特授濮州團練使十二月丁武功憂服除再任公以紹熙改元三月一日終于平江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七是年六月十四日葬于長洲縣彭華管山鄉之原去武義墳無步廿妻令人林氏先陷虜未歸得旨許娶乃娶解氏先公十年卒公有子天瑞天錫保義郎從祖武義姓以為繼曰佐保義郎試中材武未注授曰偉保郎見任侍衛步軍司左軍馬軍準備將曰佑曰伸習舉業曰儀曰侁皆幼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孤子天瑞銜哀識

宋鎮東將僉判王公墓志　　王庚孫

先君諱斗文字仰之先世自閩徙吳遂為笠澤人少力學精六典嘉定乙卯預鄉薦庚辰登乙科其歷官以丁艱而不赴者一慶元戶椽也以選部注者二池

陽學曾金陵酒庫也以爲辟差者三當塗差遣淮西
摠幕也以京秩之先〻其對薦則提舉趙公范郡守
楊公空雲汪公綸制使 善湘以陞削舉制使吳
公 蔡公範鄭閔陳公愷揚公恢督視史公 以
改秩舉曺使曾公頴茂鄭公起潛京尹趙公與 郡
守高公夢月以陞削舉參政王公伯大侍郎樓公治
以特薦舉也其積階則由迪功郎閣陞從政郎由儒
林郎改通直郎洎轉奉議郎爲憲臺誣以他過降授
宣教郎越六年而後復維轉承議郎自淳祐己酉再
起合該朝奉郎方磨勘閒而先君朝旨往鄞郡審勘

死因染疾致斃郡守憐其勤勞王事有請於朝令通
理納祿矣先君性恬澹雖登仕版不改寒素善與人
交手不停編小善一藝無不録也庶以律己勤以盡
職笞身家若一不暇計故宦遊所至有蘇書判成帙
飭吏事者爭傳以爲法不務進取每以耐菴自號督
餉循資則悉遜同寅而不芥蔕獄空辰績則三見其
效而不自矜處帥幕則放軍請之孤遺寄京幾則以
己俸而代賦所施未及萬一竟以淳祐辛亥仲冬乙
日捐館享年六十有五曾祖閎故從事郎祖宣隱德
不仕父籍累贈朝奉郎母太安人施氏後先君十有

一月卒妻陶氏封孺人子庚孫將以次年孟冬癸酉
奉柩葬于長洲縣彭華鄉滸墅之原葬且薄未暇乞
銘當世君子姑叙梗槩納諸壙云宗弟迪功郎新差
充通州〻學教授兌填諱孤子庚孫泣血書

重封宋圯墓大略　方鵬

滸墅虎嘐之諱名其地平原葬稍缺處亦不容遷浸
惟撥石手土封爲丘嗣祀無恙世遠祀斥嗣民日稠
廬燦而居墓罹不仁之害矣予未致尼院爲義塾與
民比隣古之葬地也敞於環居而莫知之民患鋪執
負租累歲故納塾傍西園作便所往視蓋兆圯塚露

三木左中並而中隔右下皆尺餘環木盡斃僅一畦
剗塚土而高下未夷詢董工民云趙王墓也録泐志
來見則宋承議郎耐菴王先生所葬命究刷移土厚
封匝界鋭垣通門於塾以杜外伺夷畦偏垣樹栢數
十株飭溝壹得志石一角覓集散泐又宋定成令配
孺人方氏刻丑祿地連塋績人次姓合稱日久傳訛
遂爵指之非也兩石尚甚可據閱趙石爲奸者滅跡
於水無可見今按方志則三木皆趙定城者或以石
木少據爲耐菴之柩斷無此理方以淳祐壬寅合葬
於定城之兆趙氏内外取則於方尚五千指而王庚

孫瘞耐菴則浮祐壬子相距十年趙豈免絶而客異
姓亂邪况庶孫自志厥考又非昧者必知遠嫌背自
亂其祀耶人之家以附其親孝子能爲之哉至愚涯
術私己葬氣破亦不爲也有謂趙之副室附於方之
右不敢齊下之理或然耳及審耐菴墓顧洋輩又云
前數年有氏頎燁訟民孫永吉兄弟發二于官令冢
皆不存居方另姓矣耐菴之墓必罹此害也由此觀
之發人之冢者安於無主竟爲他人圖而指自絶爲
天道好還鬼神所司假手之報豈欺無主哉耐菴墓
無迹矣幸泐石可集覓立於塾國趙之門南昭不祿
卷三八　廿
亦托以孝享祀人爲同類斯文更覩之嗣幽冥豈無
感爲君子不忍也二先生斯文也特而祀之君子可
以觀其仁爲之嗣之俗庶乎免夫雖古之人葬親然
從土自學愼防也趙之三木三百餘年非堅莫待今
完木更重也而今而後仁人孝子鑒亦昭昭矣
三圯墓衙塋碑義塾所將事具方鵬封墓碣内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上纘祚之十五年　趙樵
上纘祚之十五年戚行德孚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畏
服罔不顧爲臣妾上益勵精行健與大有爲闡鼓鼙
而思勳臣于昕夕不忘乃二月甲午制曰韓世忠感
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忠武益太師韓蘄王之薨
之葬至是乙二十有六年而褒崇益光遂與漢丞相
亮唐汾王子儀同謚宸奎内出不由有司中外偉陽
之時王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憂聞詔感泣繼血即
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彥古謹昧死言臣之先
臣世忠發身戎行遠事徽宗欽宗皆著顯効暨委質
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霸府洪濟于中興始終實條大
任仰憑宗社威靈與太上皇帝廟謨神筭摧勍敵如
拉朽芟剗盜如刈菅大戰數十小戰數百豊功盛烈
卷三八　廿一
光照古今不幸早棄明時亦既積年陛下惆念勳勞
圖畫爵以真王錫之美謚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
陛下哀矜究此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
當效結草之忠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
興實資佐命式定王國時惟元勳予其可忘乃親御
翰墨大書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朝諸將
于凌虛閣特詔彥古戎服入見面賜御書俾冠于碑
首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克有
志世其家予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
將感激奮躍益知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

以不盡也功名之不以不力也皆趋下再拜彥古可
亦再拜泣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
忠之碑臣雄以謂聖主褒崇元臣致事體大顧末學
弗稱且祖諱與王名諡適同辱上書懇辭上遣批出
畧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
奉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曰王諱
世忠字良佐姓韓氏韓本古列國後為秦所併子氏
孫自韓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為姓故王世為延安
人曾祖諱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槳病多
所全活殁有異人撫其所葬地曰代々當生公侯

後以王貴贈太師楚國公曾祖妣郭氏吳國夫人祖
諱廣考諱慶皆贈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
氏與楚二國夫人楚國生丘大夫子王其季也始震
之夕有光芒出屋閒鄉鄰以為火各具綆缾馳救至
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纔流睇々則目光如電楚
國游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偉峙尚氣節能屈西邊
諸豪里中恶少年皆俛首不敢出氣則争之服從為
或負債不償者王輒為償負者多聞亟持所償愧謝
里俗為之一變有寃抑不以謁郡縣而謁諸王咸得
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家會飲日已夕

而閉關王怒以臂拄門關鍵應手而斷且視之其木
兩拱餘閽吏駭服年未冠以勇敢應募鄉州挽强蓋
弓亡百勃嘗乗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閒
觀者驚衆同列無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
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絶人類此時崇寧四
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不問鞍
而奮喜與交遊病飲資用適有無或不待一錢相從
竭酒肆貰酒期於戰獲馘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
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緣從克蕩以行父母素鍾愛
不許王固請于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

宜齪々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南至而城閉王
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陴外三軍乘之大克徙而夏
人以重兵來寇次蒿平嶺王與克萬悉精鋭鏖戰賊
解去而突騎忽出闊道倚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
死士殊死鬬賊少却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
前問俘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郭君兀嚕也王躍
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經
略司圖上其事且乞優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
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
恬不介蔕當時識者知王器量宏遠矣從劉延慶築

天降山寨敵遣府之廷慶令王守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劃獲城鍾以獻維逢敵於佛口寨斬賊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尉底河又斬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吏民自浙河東西至于江南毒流盡千里南方素無兵倏詔調西帥討之王部勇敢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劉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潦道不通賊搶至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辨論不少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爲調一二且請

卷五八 卅六

以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兩頭更伏發賊衆大亂王追至泅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云時天下忘戰日久盜起倉卒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根據岩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榛棘嶔崎越險數里擣其巢穴擣爲八大王格殺數人臘遂就擒併俘以出辛興宗

後至領兵截洞口擒王俘以爲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劉帥楊維忠還闕少伸其事但超轉承節郎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藕格等五騎列于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未奮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艤舟河岸約曰虜奔即鼓譟助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向折自如虜疑分之爲二隊據坡以觀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從王淵討捕所在推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大

卷五八 卅七

破湯村強盜衆建奇功轉秉義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遠手滑聚衆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鬍衆數萬戰于韓王店又平之沂州賊徐進衆五萬而官兵不滿五千王止以衛兵五十餘薄賊誅馘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望仙山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衆皆不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殺獲東海賊張榮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諸盜悉平轉武節郎欽宗即位之初王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

漫不顧以為他盜王銳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
整行陣為護河計河一失守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
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曰
回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地輒戰以實歸報方平
猶以為紅巾賊不設備及虜進迫屯子橋則方平既
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陷
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鎗奮躍而前所向披靡虜
嘆異小却即潰圍出殺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
閣王勇冠三軍召對便殿且訊方平失律之狀王條
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

卷三六 廿八

城四壁為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為河北
總管辟王為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
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撫使李綱斬之以殉師正所部
本童貫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諸軍之選每禁軍一
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三四人皆人物魁梧武騎超
絕者統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
遂相約為亂鼓行而東剽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
五萬人號二十萬所過無有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戍
將寓大名雅為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
之至淄河以軍分為四隊布鈇蒺藜塞歸路令曰前

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
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襲賊砦賊皆驚擾且
為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
賊伏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
石雨下指臂吻鼻中四鏃王怒折箭拔弓拔刃輕前
殺為首者六人賊衆又奔追至宿遷其衆尚萬餘謂
已遠王不能及方擁衆所掠子女椎牛飲酒王單騎
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
全汝等以共功名賊自淄河破膽皆跪請命曰願吾
父貸死因進牛炙斗酒王下馬飲啖輒盡衆莫敢動

卷三六 廿九

悉來乎降黎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之而業以解甲
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
京師欽宗再賜對慰獎甚渥賜衣甲鎗牌除正任單
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
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
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益急衆寡援絕孤城吏
數日始破王一夕潛將三百人犄其營虜大驚亂望
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酋二都統是日破鎗
已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揔
管趙野辟為前軍統制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

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洶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日再至而其帥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僅千人與賊遇單騎突之斬首帥以還郡兵乘勢鼓譟虜衆潰南京圍解郡守率父老迎謁居民香火道多藏浮者於是還諸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太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御營以王為左軍統制招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昱等所向剿除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鎮河朔卻胡馬之牧敵者雎陽皆紀實也王以車駕所部幸維揚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真自金山以衆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之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遂解甲聽命李民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聲厲器械詔王渕處置渕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渕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大將軍後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賊盜時虜再犯河雒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劉

將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鐵如蝟率力戰以免復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敢退召還行在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赴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祥符段思亡至都下訛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彥素蓄異心聞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別宮凶焰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聞變望闕慟哭舉酒酹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士卒亦皆痛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欲議討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所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為即日與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啟行時道譯言傳正彥謀挾衆與以出中外洶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擣絕諸路郵置使傳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其甚急傳正彥矯制正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於郊頤浩問曰賊計無他慶予王曰彼恃勢憑衆脅助鐵券自

謂不效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
為不勝顧浩曰知彼知已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
二子質傳軍防守甚嚴王累無顧念會隆祐太后宣
見楊國楊國詣傳紹曰太尉作如許事公未奏於太
尉何如傳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願夫
人好為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
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嚴陛楊
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傳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乎
自拚身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王于嘉
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曰王至吾知

卷三六　三

有建安宮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兵益急
傅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御札曰知卿已
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
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偏諭諸將務為協和以
安國家王知脅求詔旨非太上本意諭來載曰天子
即復位事可乃緩不然吾今以死決之賊將語知不
可解即日復太上明辟王晨夜兼行承宣使張俊遣
兵三千助王〻顧所部或非素所拊循乃悉收家屬
諸軍及合戰臨平艤家屬舟岸下由是師徒登岸摯
戰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

河為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岸間甚濘
不可馳王乃下馬揮戈令軍中曰今日當以死報國
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鬬轉至剪刀山下賊
以衆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
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傅正彥
自授江東制置使提禁旅數萬以遁朝廷慮其遠遁
去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授
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行宮拜
且泣曰逆賊不道主辱臣死臣願受命縛此二逆因
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臣聞甚邇萬一寖成巢穴

卷三六　三三

愈難撲滅臣請速除之未審聖意欲生致之耶抑函
首以獻耶太上曰能殺之足矣臣誓生致之顧王曰
戮都社為宗社刷恥不然則臣為欺天殿前虎賁有
朱金剛張小眼者號臂力王乞以從欲俾獲傅來上
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太上壯之酌巨觥
以餞因握手語王曰執制吳湛佐二叛為逆卿知之
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馬衛王詣湛
與語手折其中指送擒以出門下兵衛驚擾王按劍
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誅王遂行
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王熏程追襲

賊方圍三衢閩王師來即解去將趨上饒王恐其或
溢蔓閩廣也徑自浦城捷出迎之漁梁驛與賊党遇
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誇溪據險設伏丘彥屯溪
北傅屯溪南相約為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璘
節特勇陷陣馬彥溥戰死之王挺鎗徑前賊望見
咋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丘彥及彥弟翊遣所乞
二虎賁獲俘獻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鉛山太上
遣中貴人賜金盒茶藥并御書忠勇二字表王旗幟
詔曰餘杭之難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賊之隻碑惟
卿之功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
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制曰智畧之優無
愧前史納內中俸以示報為功臣給俸妻自楊國始
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師御前諸軍
都統制兀朮入寇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
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
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朮兀朮遂自建康所宣
城直至廣德徑趨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
舟師赴難未發兀朮聞王在京口遂勒三十萬騎北
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勒除使絕南渡之患遂提兵截
大江以要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比
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遲覽來
奏及聞上方畧寔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
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覩圖規深所嘉嘆今以獲賊
資財物盡與將士并除空名札二百道用資給賞兀
朮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皐報之約日會戰數十
百合虜終不得渡復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
以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援建康兀朮軍於
南岸隸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
蕩四十有八日兀朮窘甚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保
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
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
主足相全也兀朮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以二
人從見復申前盟而言不遜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
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或生變而王舟師中流鼓
枻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皆
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
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朮自割其額祭天幸風
濤少休竊載而逃王謀知其謀悉舟師皆載會風弱
帆緩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番人河其後秦檜
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闊形

勢無金如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以觀我虛實乃遣
將蘇德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
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之數日虜主果有五騎趨
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
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躍馳而脫詰二人者云
即兀朮也是舉也兀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
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
龍鳳大王舟千餘艘捷聞太上賜札曰卿比統率舟
師安攀虜寇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弥兩
月殺傷虜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狀來

卷三六

三六

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
思奮犒饋自期獨提全軍往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
齊攻捷音遠聞殺獲甚衆言念忠勞不忘嘉歎未幾
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
時劇盜歘起閩中荊湖震擾朝廷為出禁旅遣辛企
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懋等力請改
命將帥章四十三上太上乃除王福建江西荊湖南
北路宣撫副叅政孟庾以行賊范汝為據建安巢踰
十萬至僭造黃金等王曰建居閩嶺上流使賊沿流
而下則七郡皆無由奧於是選輕銳航海徑趨福唐

擁衆而上福帥迎謁且言賊方銳宜少休以俟元夕
王笑曰吾以元夕凱還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次延
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師
遂濟士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
為鹿角設布竹簽鐵蒺藜陷馬坑凡可以旅拒王師
者無不用其至王即令諸軍偃旂仆鼓捨正路俾各
擇便利沿山壁溪拔寨刜林遂達郡之鳳凰山繞出
賊背下瞰城邑如在井底又樓巨石天梯雲梯百道
齊攻汝為震怖以為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為竄身
自焚四源洞中又有陸必強葉鐵骨陸必先張弓手

卷三六

三七

熊致遠等皆號賊雄將分兵四出而葉諒者別以一
軍再寇邵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衆三萬餘人生擒
渠首張熊等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逵謝向陸
棠等皆械送行在所乃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掠
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使耕商
賈者弛禁為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若貸遣建安征
之民自以為蒙再生家立生祠共刻其事于石至今
奉香火惟謹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為已就誅亡逸
釋朕南顧之憂其餘嘯聚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捉
惟務隨宜處置勿貽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訊獲醜安

靖一方非特秋毫無犯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
名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惟威愛兼得
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卿之勞苦實永朕懷王遜條
奏江西湖南群寇要須以時平定秉勝撲滅勢若破
竹詔從之王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括蒼
上饒徑至豫章江嶺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
以為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第來降王悉
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白種堂劉忠有衆
數萬寄與兀朮轉戰頡頏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
恃其領踞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栅相望凡一年莫敢

卷三六　大

嬰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
靈無種矣度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超白綿
如有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
非叅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度不能奪王即
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
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藏格便服躡小騎直穿賊
營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
字為號故所向不疑遂周覽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
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栅前行先遣銳
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

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蓋張敵而賊以三萬
人拒戰交兵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
所遣銳卒二千植旂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震賊
回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
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斬忠于小舟傳首闕下〻令
致掠子女者斬湖南遂平歲支之日與度所期如合
符契詔除大尉餘如故又賜札曰出歲師今符期以
爾勞苦繫我憂忡比又李宏據植劉忠敗績益張吾
武震懾凡徒朕甚佳之且以防秋戒期狄患是念卿
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

卷三六　三九

授鉞以出掃清三方太上偉其功詔柜密院以功狀
頒示內外諸將各務奮厲共恭中興以光史冊師還
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鷙絕倫者除開府儀同
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
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兀朮與酋帥
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
高郵壓覆飛鳥太上賜札曰覽卿平楚之奏良用駭
嘆今虜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
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
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趙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

憂之卿忠憤愛國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
更多籌以决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强虜
驅率吾民遠兵東向覬其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
所共嫉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室忠憤之
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
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國
家之急先防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机以墮賊計朕
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
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興言及此
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主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

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虜
步兵而王親提騎兵往大儀以當淮泗之寇伐木為
柵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
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為社稷憂諸軍奮忠義以報
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以拔橋斷路示無生
還之望遂大享士俟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
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
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
班師良臣切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
令中軍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

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嚴鼓之節則次
第起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如所見以對
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群酋厲秣兵
為且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吾軍之東
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旂與虜雜出虜
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全裝
陷塗淖弓刀無所施王衆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
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朮衆千里馬以遁
積尸如丘垤擒其驍將撻孛耶長女真千戶五百餘
人獲戰馬五百餘疋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勢大振

兀朮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賣己將斬之良臣好詞
以免解元至高郵亦遇賊虜設水軍夾河而陣列我
師皆願効死虜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
稍罷相距未决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
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
窮追于淮虜復大戰敗潰奔走相踐藉溺死者不
可勝計捷書沓至群臣入賀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
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勦殺犬羊數以
萬計遽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朕望兀朮舉國來寇
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

率先士卒以寡勝衆後僃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冑
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得卿
來報頓釋朕懐初虜旣傾國內侮朝廷過計有勸太
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敵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
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虜旣潰散
王自淮上振旅南旋江左遂安議論者以此舉為中
興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徳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
使鎭江置司王在鎭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
辣恥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王卽席遣使人張紗王
愈之持橘茗為報〻書畧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

卷三六　四二

戰敢不疾馳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撻辣諜卒不來
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猶望無敢渡江者王獨
請移軍窮邉經理中原太上賜札曰非因虜近張若
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
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
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〻奏來
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淮東
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兼節制鎭江
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荊王至則撫集流亡
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

衰府蜾蠦瓦礫之場化為雄都會府隱然為國長城
矣劉豫閗遣兵入寇每為王所敗却生擒僞知鎭淮
軍王拱及報軍數百獻于朝是年虜又犯漣水王迎
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金城時孫之鋭卒盡也遂堅
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冩口軍旣單弱而
虜發兵詭里卽束實舍人連至遂以背嵬輕騎五百
衝之為虜所圍王突圍拔衆以出復衆鋭捷擊通落
馬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旦暮且下會詔
班師王急遠道遏僞齊師劉猊率金國三路都統太
一字並蓋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慈曾

卷三六　四三

及兀术舉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向敵遣小校
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陣前者韓
相公也衆愕王〻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
王先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
虜衆暴尸三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
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賊俘獲群醜撫輯遺黎眷
言忠勞實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予民上將之威
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與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
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
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兼營田大使

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無以守乃增大其城
身自督役〻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
報先是移涇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傑
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來者金人
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
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太上賜札曰覽
卿來奏備見忠義為國之意深用嘉歎今疆場之事
以安靜為先更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信約卿其明
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而秦檜議
和詔師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

卷三六　四四

虜情論臣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
淮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警與敵人決
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
中原之志顧以數年事力未振姑欝〻於此自去冬
敵人深入卿首判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
潛師引退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為
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未便故便委卿相度今得
卿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此使朕竦然
興嘆以為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
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

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
國朝軍政日修虜師屢衂於是陰謀沮撓吾事而秦
檜還自沙漠力勸太上屈己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
使交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
主議甚力自大臣宿將萬口附和王獨慷慨章上以
十數為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畧以謂虜情譎
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
又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
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大加畢屈
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際

卷三六　四五

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
敗若其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
藍公佐交割南地界別無符合誑聽朝廷雖以王爵
處之未為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朝以
為後鑒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置憲典
其言懇切深到出于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太上
率優詔褒荅其畧曰卿勇冠世獨當一面國威既震
和議漸諧南北安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
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机會
當即召卿議方懷疑疆場事大正倚卿為重未可暫

雖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
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
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
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朮戕其
叔撻辣蠹公之歸和議已變故勸陛下定弔民伐罪
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
王精識而尤檜益深云兀朮既再陷三京又犯淮水
太上賜札曰金人復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
深憤激允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
宜措置若事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加口
破走兀朮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
除少卿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
入寇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
走之因取劉冷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死不知
其數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
胡陵大寨擒虜師郭太師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
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
國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令宣撫使張浚之
師與戰於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列軍數萬屯旋遠
王遣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終日兀朮中克敵弓
以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捷聞太上賜札曰聞卿親
率將士與賊接戰逕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
淮卿已復據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
嘆何已況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
策更為深慮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當賞
之濫乞自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時
和議復成秦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
言苦諫以謂中原士民迫不得已命于僭竊其間豪
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
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
北使面議優詔不許再三上章力陳檜誤國詞意剴
切檜由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召諸大將還闕
王及張浚岳飛除樞密副使王上表乞解樞務遂罷
乃聞時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不
許除太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
賜第都城奉朝請其秋顯仁皇后鑾駕來歸王朝謁
于臨平後以北方獨聞王名特至簾前曰名此為韓
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日明年進封潭國
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郊恩改鎮南武

安寧國之節太上數召王同家人燕於苑中眷禮深篤數賜名馬寶劍其他賜予芳問相踵然王老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乃上表謝事策拜太師問疾之使肩摩轂擊於道於是悉召故人列校勉以忠義大節焚逋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於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疾方革累詔宣醫診視訃聞太上矗然為輟視朝贈通議郡王賻以內帑金帛各三千疋兩賜上方名騄龍腦香以斂襚服用一品所以慰卿其家甚至遣勅使徐仲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

大葬於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之原有詔命中貴策祭於家又詔奉常卿致祭于都門外子孫次第進秩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茅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仕戶部尚書今為太中大夫延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直顯謨閣早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黃州次曰彥古朝奉起復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今家居蘄國之制女八人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州曹器次適宣教佐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宣州寧國縣王晟修次適從

政郎劉莒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簿胡南逢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神祐觀張子仁二人為黃冠孫男十七人曰梴奉議郎太社令曰秋奉議郎直秘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松通仕郎曰相承事郎曰楷承務郎曰楷承奉郎曰林將仕郎曰森曰休曰揖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仕郎王大昌餘未行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有詔特進封蘄王又八年乃賜謚始王嘗責戒部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行抑亦人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為諱君諱

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享也至是得謚忠武彥古禀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為通於孝云嗚呼王起西陲布衣仗劍從戎不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倚其盛耶為平寇將軍為都統制為宣撫使為處置使為營田大使為招討使為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而能益彰乎全閩奠江西剪湖湘殲苗劉擒兀术鏖大儀拓東海扞楊楚震淮陽所當無非勍寇劇賊而功益俊偉不可及〻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則忿其無禮於吾君請言誅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為之沮戢性不喜佞事關社稷必抵

傻王陛上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
致詳盡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為忤也秦檜用事
遣中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戀國思不忍去必械繫以
送至諜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歸父母妻
子悉遣屬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岳飛之
獄王不平以問檜〻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
事體莫須有王勃然作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於時舉朝憚檜權力皆阿附為自全計獨王
於班列一揖之老外不復與親每大議論言家人危
懼或柔問勸止王曰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
瞑目豈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而意
古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則生平不忍去心簽
樞王淵薦王於微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
王為請地厚塟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好義
家無宿儲或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
代其耕也若切〻事錐刀我何愛爵祿不為大貴富
商也王敬服其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為乾沒貿遷
之私上所錫賚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為之用太上高
其義察其廉特賜永豐圩江東田以給其子孫王使
上書租賦願與編戶同為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
之優詔獎諭惟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吝至一官一
級則靳惜如肌肉嘗謂將佐曰為國立功人臣常分
吾所以使汝輩功浮于貴者乃所以遺尔子孫也天
日昭〻爵祿虛受終必為禍他日為國爪牙尤當戒
此舊例戰勝第賞必自首級軍人貪得至殺平人以
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係奏將士
武功在武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將士
以豪髮假人是以淮東一軍功最多而崇資者少誠
楚州與士卒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揭閫在行間親執
桴鼓家楚州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遣以
巾幗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妝以恥之其人往〻感
發自奮後多得其死力其制兵器尤今洗洞以習騎
洞貫以習射獲覘之鏊連鎖之甲斧之有掠〻之
有支敵皆王遣法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
葯是也嘗中毒矢洞骨則以發勞拔之十指僅全而
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然以公王奉朝請尤能以
道卷舒絕口不言功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
杖屨幅巾恣意林泉壺觴閒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
裨部曲往〻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
遺辟工列碑想望風采而不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

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遠人幽閨婦女皆知有
所謂韓郡王歲時瓢相從詗王卒歲安否以為天下
重輕云而王終日淡然獨好浮屠法自號清涼居士
雖權臣孔熾王最為所忌嫉而能雍容終始蓋詩所
謂明哲保身者屬纊之際神爽益清冠佩修然合掌
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成以危言脅諸
孫令必辭諸孫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勤君父上表懇
免至再太上彊勉從之其終始恩遇如此臣維曰自
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尚矣呼吸雷風動搖山岳戰勝
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于册至於達之以

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所謂名將者山西蓋無數也
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名將者諸葛亮郭
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起翦相望而其智
謀忠義有過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傅猖天王闈變慟
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海道自徑還呂頤浩以賊
為憂王謂賊既取錢塘必無他慮頤浩又慮賊難勝
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計乃決傅
卒就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秉建瓴之勢
東向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識者以為深恨及淮揚危
急六飛南渡諸帥咸欲西趍岳鄂徑往長沙王獨以

為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實若又弃之
更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謀於是乎始定臣
雄嘗待罪太史氏獲覩日曆所紀太上皇帝聖語甚
詳最後論戰論和章數十上筭無遺皆策蓋所謂定
大事決大疑忠義禀於天資智謀出於人表視山西
以勇略稱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太上寵賜札曰雖
古名將何以加諸而皇上以忠武易名蓋以王為光
子儀之流惟二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鏗鍧
天下傳誦世忠得此嘉獎亦可以死而不朽也即
臣觀宣王中興如采芑江漢之詩所述蠻荊來威王

國底定等事雖以襄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
能致此巍巍則宣王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揜
也臣顧頌采周雅聲為銘詩以彰元勲以歌堯文舜
子知人之明以稱明旨顯擢韓氏以昭示於億萬世
其辭曰　昔在宣靖崇極而傾胡虜不恭神州盡歷
天地重開真人龍翔德業巍巍周宣漢光允此中興
誰實佐命鬰時元勲王國以定元勲謂何雄師蘄王
王奮山西起翦之鄉鐵胎之弓擇馬長槊方在童年
氣震山岳遠事徽皇至於欽宗天下兵動外阻內訌
王先戎行是礫是剪浙西山東績用丕顯伯府肇新

来衆風雲掃清南都大駕時巡淮海之間剽盗蠲起
解甲來戈如父詔子帝幸餘杭王征徐方逆臣乗虚
反易天常賊虐摳臣都城喋血以焰孔熾震驚宸闈
王在海上闗變號呼九角衆士今當靡軀吾與辟兇
不共戴天山川鬼神寔臨此言舟師鼓行雷動電擊
撓彼兇徒聚瞻僥覬天位反正乾清坤夷生擒渠魁
梟首大逵有狡汝為盗據富沙流毒全閩血人於牙
大江之西重湖之南蜂屯蟻結虎猛狼貪三方皆賊
地數千里奮攘矯虔犇勢相倚當宁謀師宜莫如王
授以斧鉞往擣其吭覆其穴巢鋤其根荄剿崴未周

三方　奔潰奔師捷書相望貸遣臨發旌別善良
爾商　我施爾征爾征爾衆我資爾耕仁義之兵
予伐是尚帝有恩言卿古名將胡馬飲江兇狡以降
金陵不支浙境上邦王整虎旅邀截歸路虜朮雖強
望風震怖海艦如雲江之中流北斜援兵南鄉歸舟
水戰陸攻摧枯拉朽殺傷莫數俘獲萬計酋帥小黠
僅脫其身敵勢寖銷皇威益信朮猶不悛終數年期
傾國南侵步騎分馳逆黨成林塵暗穹蒼九重制詔
罪己如湯王曰吁嗟君父旰食臣何生為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直趨淮壖親窒歸途示無生還妙算既定

奇計先施聲言守江已駐大儀衆寡雖殊我整彼亂
虜騎紛拏馬足俱斷四面鏖擊若降若屠積骸為丘
洒血成渠押醜獻俘千里相踵驍將數百豈計輜重
偏裨在楚亦以捷聞王來窮追虜師大奔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世忠〻勇虜不足誅江左人心恃此寧謐
中興以來武功第一淮揚鍾離莫非俊偉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王克極邊志清中原和議既諧弛彊鎩堅
王之論和忠憤激烈利害皎然黑白區別聖主俞之
權臣讐之明哲令終天實休之孰不為將孰不建功
動搖山岳呼吸雷風惟王天資與勇將異達以智謀

本以忠義大疑大事決於片詞較彼起蘄王其過之
王起布衣飯投衣紆出際盛時蛟龍雲雨解衣推食
言聽計從任用不疑天子之明三鎮節鉞三事典兼
報功惟優天子之德惟聖天子使臣以禮哀榮死生
福祿終始重華神武志大有為眷言勲勞恨不同時
真王啟封貴窮人爵忠武之謚如葛如郭八言褒襃
更聽雲章誰克有勲上不汝忘豐碑岂〻億載有耀
九百臣子其思忠孝

韓蘄王墓　高啓

宋室中興日將軍武畧優功宜超賈鄧名恥並張劉

白馬空南渡黃龍竟北遊誓擒諸部種還報兩宮讐
朝使須金册邊人識錦裘躍戈衝野陣橫槊截江流
坐虜亡魂走中原指掌收未終藩閫寄已感廟廊謀
殘敵熊羆士甘臣犬豕酋和戎詞易屈復漢志難酬
闕聳吳山蹕陵荒輦樹秋應頒歸未老郭令罷誰留
折檻言徒切厥兮勢可憂俄看星隕壘永使陸沉舟
感激思前代凄涼弔古丘劍花埋虎氣碑蘚剝螭頭
石騎嘶風雨山僧護檟楸鼓旂何寂寂簡册謾悠悠
父老悲猶在英雄事已休棲鴉嶺前墓聞說更堪愁

又　周南老

我行靈岩麓豊碑高入雲摩挲石上文有宋蘄王墳
惟王著忠勞談笑麾三軍誓雪兩宮恥恢復酬君恩
廟堂主和議不克成厥勲胡山綴清隱千載衛英魂

又　王賓

石鼓山邊宿草長中興名將舊墳堂漫漫不見南朝
樹只有孤臣似岳王

謁韓蘄王墓　吳寬

家國何多難推尊為蔡童蠹秦方逐北周室竟遷東
江左朝廷在淮南驛騎通天終憐宋土時則有韓公
一劍橫天外諸酋在目中南雲當胥斂黃蓋走艨艟
伐越期成霸于潛恥會戎蕭墻狼跋盡野穴鼠辟空
聚米籌三鎮開門待兩宮齊王真濟美鄂國與爭雄
有詔從中制惟詩詠內訌間遊嗟我獨和議約誰同
絢墨長兮勁題名片石寫龜趺呈細刻龍額表孤忠
草樹摧蘇折粢盛享祀豐神靈懸皎日生氣亘長虹
異代今全盛當論保障功

讀韓蘄王墓碑　伊案

力戰摧鋒破浪開鼓聲軒岸奮晴雷謀成玉帳無遺
筭勢逼金酋欲自裁恢復英雄徒有志柰時機會不
重來九京安得燕昭起國內千金更築臺

韓蘄王墓在靈巖山西紹興二十一年王薨太上
極優渥勅使徐坤發墓鄰令執役御題神道云中
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碑高十餘丈敕趙雄為文
初勒文而未立龜趺留木瀆嘉定間敕塈趙希懌
有司磨韓碑應用後始樹此為樓三成覆之今碑
尚存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三十九

長洲錢穀叔寶集

○墳墓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志銘　曾○鞏○○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俶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衛將軍考曖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司部度支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

卷三十九　一

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爲修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遷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常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鄆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官東院兼判軍器監提舉司　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物細要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放出而與天下之士扶其所有緘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上名動一時其爲尉及爲秀婺鄆州皆有治行秀州繫囚什孫累於力行婺鄆吏輩　嫉理其誣張爲直講以詁教誨學者歸之爲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爲吏部銓註墓選者採其平爲開封以慈恕簡重爲体不求智名以校世職顯爲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爲屬者後卒感服也公與衆不埇ゝ爲異不翕ゝ爲同以其故人莫能窺琢至於利勢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頹然跡與衆遠故雖有參者亦不以公爲可忘

卷三十九　二

也公之爲判官已有嘗有敍戎孫大臣意謂叔有所附致公不爲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圻及至有所特立介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爲人理畏情約与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爲篤也公之先既錢塘士歸天於其後至昭允胥和州十有八年以卒始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爲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娶孫氏泰興縣君

男曰某曰某早世曰㽘某官孫曰某〻官某婿若干
孫凡三人公与予嘗爲僚相善其且沒以道事屬余
而其家同來乞銘〻曰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延東
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㓗曰方閫揚聲天
路乃披中書乃掌帝制乃列某林從容調議治已伊
何惟直与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忠近公能自
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聽胡不百
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玫卜惟新公安于此而利後
人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前人

卷三十九

犬馬之質雖駐於稍䟽日月之光尚舉於㝎泉臣藻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出於幹族進以誠材文
辭擁說剿彙之朴衆称華匙儒館被垣經帷之職在
謂清塞獨稱易於美名盡觀遊於勇運至於抱鉛
之要劇領京邑之浩繁罷有勞能可稱報稱罷靈
而過厚致笑疾以支玫退霜露之所侵且竹斯甚幸
皷賓之無蹤得以全殊方去關足長投泉壤無陳遺
志猶及能言伏願　皇帝陛下御太氣之和慎調輿
正享萬年之祚永底華美再念臣愉殘息之僅存親
徐息之可与戢衍仁厝於隅於憐臣有男進士峰孫

男某觀堂弟茂夫出寒鄉稍親遵枚對菲不棄尚微
禄之獲需魚一作本救可供歲遲魂之未殘伏望　聖
慈並於文資內安排妥茲千澤悦在忘處保存沒之
狂眠詭始終於人賜生而無益莫及於銜環死或有
知猶庶幾於結草瞻望宸極臣不勝任

翰中秦錢純老文　前人

卷三十九

嗚呼公乎窮經及史旁貫百氏廢寢忘食不虛寸晷
篤好無倦華顛愈勵強記多識箱輸屋倚淵蓄渠論
河去海委詩賦論說射策三科金馬玉堂經帷三職
寒若自甚與光翼飛躁耳試士曰予帰尹正三戕
衆曰予依公於所閫維學之力公於可知則維自得
利害之際人鮮能安使爲怵〻公獨坦〻愛惡之情
人鮮自克彼有費則公爲衡石在所並憂公有不求
彼窺我靜則莫吾尤曾不三事位云未究曾不百年
數云非壽職國之良在列嗟咨貴民之望耋艾歎叡
天子聞哀馳臨使視勞恤恩孤賙備之匱九我同朝
刻曰同志哀由感觸孰知夫凄蔦爲在庭蓄羞在几
公乎來哉哥識茲誄

錢學士墓在天平山龍岡村

謁墓詩

王昇古稍与天齊使過於今又七朝各道遺書匀發
上西風江水碧絲絲
王通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無斷魂泣血三年絲淌
春夏將哀淚灑荒原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世澤頂今子孫
應故家今幾而嘗耦
◎虞建州莊墓在通山莊字成夫喪葬長子孫集顧
於元追封雅稷侯集謁墓詩序云先君太史弃諸
孫之四年集來吳門省建州府君大墓始見叔父
南山翁与集同出太史雍国公蓋四從矣翁曰使

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翁方客授外郡人又
以推人生年月日論禍福以助遺故不能久留城
中取用賦此以承命云耳

七姬權厝志　張羽

七姬皆良家子事江浙行省左丞榮陽潘公皆為側
室性皆柔慧妥容皆端丽脩潔善女紅負製又繡絍
手皆精巧絕倫事姜及夫人皆能以礼其拜起扣而
有序皆不為怙寵設矣之行公每閫閫闥闥娥人啟
以鄭禁自立若婦必為語其事皆應曰低六人為耳
公笑曰吾累汝耶及木難興敵塚城公日臨戰一旦
婦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宿
誠若等當自引決毋為人耻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
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銀母令君疑也
遂趨入室以其帨自經死於戶六人者亦皆相繼經
死公聞之曰何若遽死耶是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
以兵難未克葬乃斂其屍焚之後以其骸葬於後圃
合為一冢公還致其封且泣曰是非君所安也行當
高敞地而遷焉時以日薄故未暇為志及逾月始狀
其事屬羽將勒石定冢於冢側嘗觀古之史氏所載
貞妃烈婦能識節義決死生而不顧者恒曠世而一

見今乃於一家一日而得七人焉吁不奇矣哉乃列
其姓氏於石而系之以銘程氏蜀郡人年三十生女
一人生奴翟氏廣陵人年廿三徐氏黃岡人年二十
生女一人不惜羅氏濮州人年廿三卞氏海陵人年
与羅氏同彭氏与卞氏同郡其年与徐氏同段氏大
寧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公名元紹字仲昭宴宗親
子又美之高其先以避讎易今姓來俟云銘曰
生也同其天死也同其時而瘗又同其封壞樹蕭條
匪子之宮而卜高原以永無窮
七姬墓在郡城東北隅元紹後圃今為謝撫使宅

侍郎金公墓志銘

王直

公金氏諱問字公素其先杞人五有顯者從宋南渡家於吳故今為吳縣人公曾祖德久樂善好施有惠及人曾自鼎之游埜祖楓隅鑿七井以資行旅人德之問號金井祖圓用元河渠提舉父仲昊以公貴累贈至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妣顧氏累贈至恭人公自幼穎敏莊重喜讀書日記千言悉其大義弱冠從俞先生受易聞講姤復二卦曰所謂陰微當存御遏之戒所謂陽微當加擴充之功凡所聽聞深悟默契諸老先生愛重皆折輩行與交凡登亦好古嗜學有麗澤之益家貧無書嘗從人假借疾讀暗記無所不達其或損壞必為完整永樂初被薦為司經局正字 仁宗皇帝在東宮雅知之丁內外艱皆賜褚幣俾乘傳歸葬即奪情起任事雖不獲終制然喪禮未嘗廢久之坐累謫繫者十年復用或不能然觀之不以義而不受時學士永嘉黃公淮馬江陵楊公皆以事在繫三人者甚相得晝夜念咎之暇各持一經相與講論曰此吾履憂患之道也 仁宗皇帝即位陞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得失 上褒納之賜鈔二千貫衣一襲米十斛宣德乙卯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正統癸亥調南京太常寺乙丑冬陞禮部右侍郎戊辰春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年七十九事聞 上為之嗟悼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公天性孝友事父母殫力營養不以貧故儉其親兄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公解衣循河覓之服皆赤膚得百枚以進疾良已治家以禮內外秩然里有喪不能舉貧不謀自給者每伺夜投錢與之曰吾非為名也娶謝氏封安人加贈恭人生子男二長攸進中書舍人次攸遜女三孫男三平生所為詩文甚富必根於理而達於性情有青陽集拄笏集耻菴集若干卷藏於家耻菴其別號也最善書得晉魏人書法於星曆之學尤精然未嘗語人攸進在北京聞訃而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邑之太平鄉萬福山白雲塢先塋之次而以墓銘為予〻蓋如公者不可辭銘曰有文有行亦克有于光榮始終既多受祉白雲之原公墓在焉封銘去休百世之傳

金問侍郎墓在橫山

○○周先生墓碣銘

○○○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金華吳沉濬仲撰

先生諱南字正道姓周氏其先汝南人晉太康中有爲揚州刺史諱浚者族大且繁散之四方自汝南安城來居處之建昌其一也唐末避難徙走之浦城在宋官進道之營道之營道周遷爲先生遠祖至九世祖諱輔成登大中祥符進士第八世祖諱傳顺官至虞部郎中謚元公七世祖諱壽元符進士司封郎中至孫興裔和州觀察使侍衛馬軍都虞候駐劄平江萃處死節王事斂常熟虞山之麓葬焉故今爲姑蘇人先生高祖諱禹迪功郎常熟縣尉曾祖諱　祖諱瑛承事郎秘書省檢閱文字祖諱才建功郎沿江制

机撿察水部兵元革命江南行省檄令招撫鄉邑時軍伍恣驚公行剽掠乃以仁義說諸帥全活不可數計有他處生口被虜則傾貲贖之問所從來而還其家考諱文英元松江府監稅先生幼而聰慧備書過目成誦比長侍監稅於官所從江陰陸先生文圭習舉子業屢試不利退而曰學在我遇不遇命也因教授於鄉與著成名而去者居多久之用薦者教信州路永豐學教諭嚴條約爲諸先生重建礼殿倫堂齋廡凡若干楹復侵田若干畝新文昌鄉賢二祠改太平路當塗縣學教諭扶擿還蕪而南北多事矣是時

浙省大臣薦以便宜除拜委先生吳縣主簿先生覌事振舉大綱紀發擿隱伏群下莫敢欺縣之盧湖民告僧香益与王益婦私殺其夫鞠問且三月獄不能具則以告者爲証而又坐之先生始至二日閱其牘疑而復讞爲僧露其情而未肯顯言其尸与出伏所在先生躬造其地移檄縣神責以陰報翼日群鳥飛鳴下上若有所訴然良久從西南去半里盤旋於湖南芦獻上先生命從者入視之尸則正在焉未腐也僧与所私婦咸知首曰死矣已而从出水際巨石下於是止其罪而免告者一縣稱爲神明縣賦有額而

稅無　每歲皆送於官者代輸頑戶併命不能足先生驗籍指徵其逋在清弱其流亡民類以出處者臣閱其能辟以爲椽時蠱務方殷悉接不暇先生處之裕如上官目指氣使下吏諂諛成風先生獨裁之以正他掾欲有所爲則曰慎勿令周掾知也上書時政六事曰開荒田節財用通鹽法息奔競辨礼分公銓選案千餘言時至正辛丑歲也有獻議請開沿海港者凡十有三處先生往視還言惟白茆一港地勢卑下衆流所趨開之易爲力且爲利甚多其他則塗漲已久与

陸地無以異居民生長其間事耕種之利若與工疏
狃恐未為固利而先與民爭其海瀆閑田棄於無用
慕民立屯使有耕食亦策致之一策也聞者韙之除
兩浙鹽運司知事時國用浩穰仰給於鹽課乃浙設
分司於平江歲辦鹽十二萬引鈔七十萬錠常責辦
備者又五十萬錠運官缺負先生以一暮職任其事
設法既詳處置得宜豪商巨賈無所容其奸雖狡准
尚行省瀕磨咸江浙建陪從仕郎鹽價平江等處船
質提調嘉興長洲吳縣白沙兵浙省地日蹙而攤貢
人方大興土木廣生産受役援獻與民狡雄刀利害

春草齋　十一

先疾貧先生曰復上書言之大忤執政意然猶諱公
論外視優容未幾擢本省理問餘嘉興松湖因數遷
無錫州錢糧人咸服其公丁未歲蘇州既入版圖例
遷赴　京与新林太常諸公同議郊祀禮：成移陶
安府居越數月得　旨放還田里洪武元年也先生
既還自　朝与諸遊從日以經史自娛客至輒設
宴与去相忘洪武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卒春秋八十
三歲卜其月二十七日葬吳縣星涇道山先塋之次
娶孟氏元松江府判官諱澧之女先十五年卒今合
葬焉子男一人誠長洲縣儒學教諭女一人適元匡

學教舉張元善之子吳孫男四人汝甫淵源女三人
先生居家篤於友愛女兄弟凡十人多先生所字嫁
其他若內外親族之死喪貧乏給其所不給至於家事
則一付之孟夫人宗族間謂非夫人莫能為先生配
也先生之學本於義理而以文章發於英華詳於制
度而以我斷定其取舍方術技藝之書靡不旁通而
於醫尤精所著有易傳集說喪祭禮纂要大學中庸
章句集解地理會要醫方集効祛疑藥業話類樣咏
藏於家先生既葬誠以書抵京請於國子監學錄金
文徵為之狀而誠之弟子張輝方為太學生為之求

春草齋　十二

銘於予嗚呼先生之德之才固宜銘矣宜輝之請其
可辭乎師生道乖朋友義缺如輝者以其師之柔然
在疾而能代為之請豈不可尚乎予故取金君之狀
錄之如石而系之以銘：曰　周氏之先自汝遷閩
宦遊道州復為吳人子孫綿延文學相繼　粟英上庠
策名科第先生之生蔚有聲儀蘊玉匈射人莫我知
起為學官教授百里侵田未決新官肇啟相臣便宜
試以親民發奸直冤疏孫：如神虛田積存民代以輸
君按其寔攤斂以除大會選能衆務從集剖析若流
朱邑弗積愆汲之剛衆事獻議吕謂不可非我之利

海頭之田可墓而晦以屯以傑乃卒不行擢官分司
佐我國用貴重爭紫侍君為重大商四集貨室如山
設法之詳吏無容奸上疆日削權豪愈肆正色昌言
無所畏忌才不克盡運也則移命之不逢奄然其歸
道山之麓先塋之旁厥配則實與之同藏善行之多
我撮其要勒之貞珉樹於墓道
周南老墓在吳縣落星涇

沈公濟先生行實　杜瓊

先生名遇姓沈氏公濟字也號臞樵家有雅趣堂人
又稱為雅趣先生世為蘇之吳縣人高祖百鎰來戍
淄中以偶瀕掀天下曾祖清之祖成之皆清抗絕倫
克世其業父宗德入｜國朝以是術進事｜太祖
太宗仁宗三朝倫見寵遇錫賚稠叠與侍臣等年
八十以終先生得家學之秘而又從事儒業讀書學
問孜孜不休嘗及青城王文靖錫山王學士二公之
門得其漸染結字効章草為五言詩沖淡有陶韋趣
作水墨山水師夏圭馬遠設色法李唐深色則全
倣趙伯駒皆咄咄逼真其事父能曲適其志意曲盡
孝誠母王氏先卒恒以不得事養為終身恨言輒嗚
咽不自勝其交入始終不渝狎之者勿與談有過而
諭之不恤有危急出力援救勞費不憚也嘗以去之
畫無補於教往往寫古人忠孝節義之跡置之座間
使人觀感有求者輒與之永樂中｜仁宗皇帝在青
宮聞其名嘗｜召見命寫山水人物皆稱｜旨甚加
寵異間得疾｜命太醫院判韓公達往視賜藥物相
將顯秩矣素有羸疾竟乃身歸幅巾慕狀優游泉石
人望之儼然圖畫中人純類西湖林君復也以疾不
屢出鉅卿顯儒枉候之焚香啜茗講論史學或命酒
雅飲情無不適以故雖疾而不致劇忽不知其踰於
希年矣初娶濮氏繼徐氏子男四人璜璿珩均女二
人俞全盛煌瑨也孫男三人女五人生於洪武丁巳
年七月廿五日抵今正統戊辰年登七十有二預為
壽藏於吳縣五都萬福山先塋之側以俟他日之歸
銘亦宜預刻之里生瓊因為述其梗槩求諸名筆以
倫永藉云

沈遇公濟墓在萬福山事姑蘇藝術傳

中書舍人周君墓志銘　王直

永樂中｜太宗皇帝向意文藝既以經術求賢矣而
於書之士學有師法者亦徵詣京師有所纂述使執
筆其間姑蘇周君瑾用亦與焉其書宗虞永興在閣

輩中最有名久之得官爲營繕所丞然未嘗去館閣
与人交誠慎有礼士大夫雖前輩名徳多愛之而用
珎久益敬不見有闕失迁中書舍人益謹飭不懈而
書亦益有名秩滿得推恩封父母而二親皆得入其
禄鄉邢宗之母没居喪如礼起復未幾復以父喪去
官既即吉將朝京師有疾遂弗起臨終自以不克報
君恩爲憾而勉其弟与子以忠孝正統辛酉九月乙
日也年五十七其天資明敏多讀書又通醫術善吟
詩於晉唐名帖所積尤多其畫師董源作古松法筆
宏肆偃揮毫洒墨変化不窮京師人多好之用珎亦
不厭其求其爲人如此周氏之居鄱陽宋南渡時有
諱若爲兵馬鈐轄守平江之嘉定州因家焉曾大
父桂書元平江路医學教授大父自牧爲鄉校師父
仲立封從仕郎中書舍人母陸氏封太孺人妻張氏
贈孺人継室施氏封孺人子男一曰浩女二以卒之
明年葬長洲縣彭華鄉金盆鳴之原而墓未有銘其
弟寧波府學教授璣貽書翰林徐編修良玉請爲行
狀託中書舍人凌尚義持來萬予銘予於用珎亦素
厚嘗曰其以憂去而與其速來不知其遂死矣惜哉
銘曰嗟〻兮令儀徵〻兮予思悵一去矣不復來
金盆之原兮此爲歸於呼奈何兮胡寧不悲
周中書瑺墓在金盆鳴母支硎山西

錢良玉墓誌銘　王直

良玉名瑛姓錢氏其先江都人世以醫名曾祖益元
常州医學教諭因家常州兵亂徙蘇州祖元善洪武
中徵入太医院晉王子有疾奉命往治之愈王奇
其術留之卒葬太原父宗道亦精於医王奏爲良医
甚見親礼遇久之亦卒良玉奉葬於祖之墓次而奉
母歸養於蘇州遵治命也良玉承家學之懿又博通
諸書醫道益大顯蘇人求醫不問風雨寒暑貧富貴
賤即往視与藥無不愈名聞京師又徵入太醫院奉
公有暇往赴人之急一不異熟人時之報与否不計
也嘗教諸子曰醫仁術也當博施濟衆而可計利乎
哉聞者韙其言而美其德事母極孝能順適其意去
年冬母病心憂之爲之不進寢湯藥親嘗而夜進
母卒治喪如礼居苫塊之中哀毀踰節将奉柩歸蘇
州得寒疾而終正統六年二月十七日享年五十二
娶高氏子男五女二孫男二女二恒其孝舉二喪歸
欲与祖母同域葬焉乃以礼部主事顧讓所爲狀來
請銘予在京師久見凡爲醫者多嗜利而少見其劬

心窃鄙之嘗聞今右副都御史陳君璚薦匠之良者
為推得二人焉其一良玉也數欲試之幾廢急可托
而卒未能過嗚呼孰知良玉今遽死矣豈非可惜哉
子既重其人而惜其死矣可以不銘其葬以年月日
其墓在　之原銘曰　仁於人孝於親吁奈何遽
其真善必報利尔昆刻銘章廣永存
○錢良玉墓未詳何所其事実見姑蘇志藝術傳

杜東原先生墓表　吳寬

先生諱瓊字用嘉姓杜氏藕之吳縣人以成化十年
十月二十六日卒葬既十年其里諸生吳寬始克表
墓其曰先生今去之隱君子也學不在於為文而已
行修家達而倫理篤然以厚教不止於教徒而已化
及鄉閭而風旨超然以高色濟而爽見賢思不齊之
人皆可与語然為塾師以其僕一言之慢即日歸家
而不可面其子道也甚介行和而易九婉絶難繼之
事有所不為然毋病医藥弗愈則刲股作糜以進其
為孝也甚孜對老而敬事之不衰有類於孺頑師從
而衆慕之無替必為制服衰経不苟取故冀與不義
之物白首猶俱文故生有火端之友至于地侵於隣
而不争金盗於僕而不問又其事之瑣瑣者益當宣
德正統間天下承平求賢詔下士之有一行一藝者
皆得著於守令先生顧以母老力辭守令問其所欲
也卒用族其母之節而不敢強其仕遂以隱終身所
謂隱不是觀貞不絶俗者先生其近之故東海徐太
史以中行之士與之者以此則先生不謂之君子哉
惟昔東漢之去仕者固不暇論矣若危言激論以取
人判去者無不得全其身至深藏遠引而食力養親
者亦足以遂其志故郭泰雖賢於范滂不免近於佞
周燮若臣於黄憲終不失於高後之論先生者其必
有以識之矣先生得宋朱長文樂圃而家其旁自號
東原吳人因稱東原先生卒年七十有九三子鈺世
其儒業其登鄉貢者曰啓覽居先生覺慨先生之没
而不可作也用表其墓且以慰吳人之思云尔

淵孝先生誄　史鑑

維年月日東原先生杜氏卒於吳郡之樂圃里第旋
殯於如意堂之西階明年夏四月乙酉將葬於横山
礼也搢紳大夫与夫及門之士僉以為賢者宜有易
名令先生聞學精深至行純備有合諡典私謚曰淵
孝先生役學史某為作誄曰唐堯禪舜受命於天
惟稷溉子遏為虞賓世有名德啟其後人流衍日

滋族姓振振篤生剡來天畀多知學于春龍飫求欲
昔秉龍在夏貢之飲食夏后嘉之御龍賜氏以更豕
韋傳國歷世自商但周又更爲唐成王滅之羽祀猷
亡迄封於杜絶而復嗣赫赫杜伯魏然光獄保姓受
氏以示宗祊世不絶祀於後益光光之伊何代有明
哲漢晉揚聲唐宋滋烈立宣定策平吳伏節必懷詩
史雖殊相業叶族大以蕃枝分派別吾之高祖自蜀
來莫安其土俗登此版圖曰曾曰祖爰處爰居謹厚
自修保族宜家叶伊吾顯考信美且都才與德稱名
與竹符肖萊南都奄忽告歿吾生甫月其泣吸吸母
卷三十九

氏聖善寺節字孤持狀夫子年稍休屠嘗欲泉水原
出於山越澗渡壑衝積激爲小受大歸始克成小順
悟之名著自髫齔如珠在淵如玉在韞明潤內含光
耀外隱惟不好矣乃克務敏務敏維何篤於求所感
瑞始造孟功繼之明代闕初究厥指歸扶隱探賾鉤
深摘微其進不已其得不嘗融會貫通萃而爲演發
爲文章浩浩穰穰大邑丘壑細拆毫芒聲詩可詠金
石瑑瑑不務綺麗乃在和平叶博綜材藝精思旧章
晝宗氣韻書究偏旁等是之性本於天賦痾父早亡
於天永慕慨想容儀宛然如覩念我附驥孝養倫其

家雖屢空靡無不飫和氣婉容依依右孺德尊行愈
蔚爲儒宗講授於鄉以開群蒙從者日多來自遠方
叶履滿戶外席交室中禮容秩秩德音濊濊太守下
車求賢是察闡君材名謂世無雙叶將獻丨天子以
登以肅君拜稽首告於太守守匪通聽我躬何有無
匪而尸俱黍我后守誠愛德小人有母保孫嗣宗
爲德孔厚守社白之死且不朽乎曰爲政風教是圖
叶封茲勤義爲訓是多有子如此胡可厥磨拜跪上
陳丨命乃嘉叶肇錫嘉名用表厥家叶龍光有燁
川澤增華叶牡桑山水甚於渴飢鹿冠義義野服是
卷三十九

宜躋儉遺出樂以忘疲葺亭竹間命名是綠朝暉成
陰夕霏滿目於焉逍遙以寫心曲甲午之歲君年及
耆仲子請舉篤於有司謂耆告歸將與計諾叶君胡
遽疾運極在茲山頹木壞古往由來叶烏乎哀哉邦
無老成後生失援學者塞塗擇疾如喪大夫覩歟操
文致奠好德考終於何聞見益以莫欲傳無虛操爲
乎哀哉吾與夫子人品殊辱視已年不尊自屈且固
已下交屢往吾房周旋懇款獎諭吹噓昔有言者
哀子少人壽幾何莫忘丈要士感知己此恩未報如
何嗚歟意戚悲踊烏乎哀哉撫山之麓並人告凡叶

吉日辰良兮柩啟行兮悲風淒急飛鳥躑躅送者雨
泣白驥哀鳴吁嗟〻夫子永安斯藏視不見形吁不
聞聲吁人孰無死身名未喪嗟〻夫子其有不忘嗚
呼哀哉
杜瓊墓在横山未詳其裏其行實是始藏志隱逸
傳中

○○劉文恭墓志銘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兼　東
○○○閣大學士同知　經筵致仕淮南高穀撰

嗚呼斯文寥落存者無幾閒居以病忽有侍裹經者

卷三十九　廿一

埋門哭泣以墓文為請乃故友少詹事劉公子也且
謂公見屬於手俾銘焉嗚呼公復逝矣老成者殆盡
予忍銘乎公諱鉉字宗器姓劉氏號假庵其先汴人
高祖順之元為平江路推茶提領家於蘇因占籍長
洲焉曾祖元善號雪樓祖德謙｜國朝以儒學教
諭考仲輿贈中書舍人公生五月而失怙為母陸孺
人所鞠稍長聊知向學嗜好異於衆從里中已有
老師宿儒之喻永樂中以善書徵赴京師時予為翰
林庶吉士同祖丽盛往來甚密庚子秋闈公以易經
先多士人益高其才識未及會試拜中書舍人宣德

己酉預修兩朝｜實錄有白金織綺之賜擢兵部
車駕司主事戊午再修｜宣廟實錄成進翰林侍講
正統戊辰｜詔簡進士讀書文淵閣｜命公教閱優
劣士皆有所進名林籍〻焉己巳以公負士林之望
特進侍講學士階奉訓大夫庚午為京闈主考得今
翰林修撰劉君宣為首魁入號精選宣時由蘆龍軍
入試故也遂開經筵簡儒臣周資講讀公在首列每
陳帝王開治之道聖賢心法之傳且曰心如是而後
可辛未夏不雨制遣公祀濟瀆事竣有司陳金幣以
覲公哭曰吾之為此蓋為民拜災求福豈容吾私獻

卷三十九　廿二

賜彼姻謝而去壬申春會太學司正員時論難乎得
人予以公薦｜命為祭酒公至嚴條約以身先之為
生徒講說道義揚善遏惡觀視者往〻感稚豪者以
司進公一不之聽由是倖踰屏息人不敢干以私養
母陳氏卒｜命奔喪公力求終制未之天順改元今
上復大寶詔立｜皇儲必資才德老成者俾為輔導
僉謂在朝宿德無踰於公遂陞少詹事日侍講讀為
正心誠意之學啟沃良多天順二年十月六日以疾
卒於官春秋六十有五訃聞｜上深悼之賜祭以旌
其賢｜皇太子亦致賻以表其行朝臣自六卿以下

皆臨奠嗚呼盛哉公為人介特自守言動不敢与人
交一以誠恪為主而人亦服其無偽親若亦衆推門
要路絶跡不往或疑其太迂公曰吾知安吾分而已
當時名揚文貞公士奇揚文定公溥文摺雅許有志
古道如古人之嘆在中書時聯事有卒不克葬者公
為具後事復收其孤成學得有顯官郡有陶氏若天
寒不能行公裂裳被為裏褁之夫有病主人勿能
容舍之以待痊婚喪貧寠不能自給者周之或恐後
天性孝友嘗以二親不及养每歲時追思哀痛切勿
喪事久歸元君没子天公維其後見有疾躬染食以

奉姊寡迎養於家教諸子以德義忠孝無忝古人行
實為勉子瀚登丁丑進士第嘗奉使東南以無忝利
忘義為戒平生耽嗜群書至老弥篤為文渾厚雄偉
務極理趣詩春容豐雅咸有典律皆足以追配古作
四方求著日集户外一時文人咸推服之所著有
假庵稿若干。卷配陸氏有賢行封孺人先公卒子男
四長澄先卒次瀚即進士次滸次沐女四安肯遣預
蕭安福遣錢溥安正遣吳正安吉永行孫男五瑜拜
禎搞桐孫女五瑜扶柩南還以明年三月七日葬於
其邑武丘鄉表巷村之原合陸氏兆嗚呼予与公交

四十載始終如一日執訃涕達未久公遽永别而属
銘於予哉銘曰惟德斯純惟學斯正以道自持確
物無競遭際盛明歷事列聖輔翊贊襄始終一致
簡輔皇儲尉承承孫位崇望高由才匪命文矣君人
端与古並武丘名鄉水土深瑩宅兆是藏百世其定
〇别鉉墓在荒丘對通表巷村子冢曾祖溥乃其塋。

。。翰林修撰施君墓志銘　　揚溥

宗銘諱槃姓施氏正統己未科廷試第一授翰林修
撰明年五月丁卯卒於北京從弟宗良與其友娟葬
本同郡行人吳忠狀請予為墓銘嗚呼予忍為之銘
耶人之不幸莫大於賢而不壽也若宗銘者假之以
年所就可量乎予深有望於宗銘今不幸死矣尚忍
為之銘耶宗銘姑蘇人曾祖甫敬祖志方皆隱終父
遵道母全氏有賢行宗銘自幼警敏異常兒甫成童
不肯就家人産業奮然有志於學乃従其父進淮揚
就師授經於大姓家久之嘆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乃補郡校弟子員未幾遂有聲達官君子無加与進
既入翰林取中秘書竟日讀之大有所益立程度擬
古人詩文未幾盡棄其旧習其力學如此宗銘早喪
母事繼母龔氏無閒言父嘗來京師侍之出入拜其

恭謹足為弟子法宗銘在京從學怡怡然誨其所不
及過鄉郡先輩應對閒言若不出諸口平居若不知
其有官其致行之篤如此正統三年應鄉試明年試
禮部皆前列一廷試遂魁天下士時年二十有三
國朝自開科以來登首選而年少者莫知宗銘故人
尤推重之宗銘恬靜未嘗輕論事一日問余曰聞子
司業者諸生之不律者罰是矣故論者欲償死過矣
予曰公素厚其人乎曰非厚也為師道故也予於是
知其所養大矣使其年益壯而位益顯則所設施不
亦過於人乎宗銘疾方劇翰林諸先生為之求善醫

卷三十九　五十五

日往視之及卒也又往哭之嗚呼惜哉娶吳氏未有
子卒之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洞建山先塋之次銘曰
孰豐其才孰嗇其壽嗚呼宗銘孰執其咎
施槃狀元墓在東洞建山黃岡金塔下後又遷於
其墓三里許俟考志

明故武功伯徐先生墓志銘

賜進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
制誥一經筵講官眉山萬安撰
徐公元玉卒於家其子世良以礼欲殯畢還詣　京
師倩翰林修撰同邑吳君寬所述行實懇懇屬予為

銘將納諸墓石用垂不朽予與公相知有素又世良
之請仁人孝子用之心也不可辭按狀公初諱珵後
更有貞元玉其字也世為蘇之吳縣鳳皇鄉集祥里
人自幼穎敏不群年十二三入小學已能古文詞稍
長從郡憑思菴吳公進其識論往往出人意表思菴
嘗語人曰徐生遠大器也因率之見國子監祭酒頤
庵胡先生先生使賦一詩援筆立就語皆老成時先
生卧病未出觀公所作為之起坐稱賞不置遂由肄
業未幾大領要旨宣德壬子領順天鄉薦明年登進
士第又被選翰林庶吉士公益自砥礪日有造詣文

卷三十九　五十六

之宣廟御便殿命題親試之公在優列授史官編修
公既受官乃取秘書攻古軍旅刑獄水利良法孳孳
肆究求可以施於今日者而識之蓋期於有用之學
或人譏其非職分所宜為公曰顧此皆學者事所以
務之者欲恐他日職分有在而有向牆之愧或人是
其言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成陞修撰未幾陞侍
講寄簡命修玉牒及分考礼部會試正統中公思承
平日久武備日弛上疏極陳永康之計不可不先時
預為之凡數千言皆拒禦北虜良策　朝廷嘉納焉
正統末北虜入寇京師戒嚴　朝廷選文臣有才畧

者拔以璽書僉御史行事俾守要害一爲境土保障
一爲京師形援公在所選得河南之彰德比至民免
推潰匿山谿澗者甚衆公親諭其所撫諭之衆旬出
而復業者數萬人遂揀爲義兵教以戰攻擊刺之法
民害有賴咸賜理願爲之用已而虜退京師解嚴公
以召還矣時奉 命出鎮者十餘人進對施設咸以
公爲稱首景泰庚午 詔 公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陞
春坊諭德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前此遣治者率罔其
決築之求大至築輒壞積用勿成 朝廷命大臣舉
能治之者僉以公應 詔陞都察院僉都御史以行

至日適河水暴發貫南北通行運者惟舟咸謂神水
且以爲公成功之兆公籌計是役非積歲不可成役
卒久疲不可用悉遣還休息與之期俾復來卒既去
乃乘舟週河源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而
返始度地行水而前所遣卒亦如期畢至公曰秉治
水之策其大略言水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
昔禹行水率用是道也蓋河逾難之險固王者之平
美其勢漸肆又由豫至兗其勢逾肆而沙灣之東所
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一決焉則奪濟汶入海之
路而去諸水從之隕矣故從以潰渠以殺蕩則溢旱

則潤漕運所爲阻也今欲治之宜莫先疏水勢々既
平乃築其決々既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
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功廣可成疏上 詔如
所奏於是起自金隄張秋之首九百餘里至於大豬
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酬闊
疏渠用平水勢水勢既平凡河流旁出不順者則堙
之堰凡九及袤皆萬丈許其水既不東衝沙灣乃復
北出以濟漕渠事既有緒又作大堰其上旋以水門
緣以虹隄用平水性水性既平乃濬渠至數百里復
作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涸則閉之蓄溢則啟

而泝之皆通古河入於海甫及三年而功成 國家
永賴之初有發京軍疏河之議者衆以爲未便公乃
奏蠲沿河郡邑民之取爲屬役俾專事河防至是則
軍勞省民力紓軍民兩稱便矣歸奏 朝廷嘉其功
陞左副都御史天順改元 英廟以公有吏復仍陞
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尋封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
兼華蓋殿大學士辦事如故仍 賜誥券追封其三
代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感 上知遇每奏對
多剴切 上亦才公多所關綱一時委任專 寵過

厚而曹石華旧与同功者始忌嫉之會兕按山東監
察御史楊瑄劾曹石侵奪民田事 上敢由者之而
御史貴廣又率各道交章劾之曹石以為公所使也
遂以事中傷公下獄賴 上之明乃為廣東參政既
行曹石根猶未釋復誣以事逮致京獄減所司棵治
之三日竟無狀遣 承天門災 上遣背公謫雲南
金齒編民至則僅治一室惟玩易而已時有訐奏守
臣胡姓者不法事辭多連公 上察其誣置之不問
踰之三年特 詔戶部俾公還其家既還杜門却掃
雖觀疎等見其面後曹石相继敗死公始出買田桑
奉字元
元
室為終身之計恒念衆被誣陷荷 上恩保全之
無大禍故自號天全翁志不忘也 今上嗣位詔賜
章服閒居自後日与故人耆老倘佯山水間飲酒賦
詩相娛樂若是者殆九年一疾竟不起矣春秋蓋六
十有六曾祖諱文燱祖諱子復考諱孟堅俱以公貴
贈前貴政階勲与公同曾祖妣鈕氏祖妣丁氏妣朱
氏俱贈伯夫人配蔡氏亦忠息巽之裔孫亦封伯夫
人子男一即去良儒學生副室魏出女六祝娥將是
貴本瑒王琮其婿也二幼在室孫男英承公為人短
小精悍目光炯炯射人与人論及往代興亡成敗之
迹鄰慷慨激烈聽者為之悚然其初入翰林一時元
老若楊文貞文敏諸公雅重其人後凡銜 命所至
多所建白其作鎮彰德詢知岳武穆祖父之墓於湯
陰奏為即地建祠以祀武穆其治水山東奏復前元
所賜顏孟二氏圭田公增置若干畝意畀嗣人主之
供歲祀及建通 英廟重用方將展厥底蘊措諸事
業遽五月見沮於讒邪嗚呼惜哉公博學強記自經
傳子史百家稗說以及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書罔
不該究為文雄偉典則詩校遠足追蹤古作者晚年
筆力遒健求者愈多所著有史斷文稿若干卷公生
奉字元
卒
於永樂丁亥五月十一日卒於成化壬辰七月十五
日葬以成化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墓在琢王退山之
原銘曰
偉矣徐公駿才碩學才堪齊去學猷華國勲〻神功
公嘗紀述煌煌 玉牒公嘗撰次經惟論道啟沃良
多裨闡慝覽賢誅刑辯訛遂膺入啟東陽震驚特將守
鎮民戴父母河決為患莫或克平銜 命往治厥績
積底成遺跡 寵用乃隶 閑封方將開施倏焉而
逝竹雖則逝名譽愈大勒此堅珉爰示千載
參武功伯文并跋
史鑑

於戮而于丁丑之際天理不幾乎熄矣雖公不顧叔身滅族之禍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返乎正此蓋天生我公以翊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連罪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筠堂論之曰有生民以來撥亂返正之功惟唐之狄梁與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罹其禍此特出於身存身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免乎三思之戮否邪億億之議論人已然之迹以爲監閔痛焉不日當覺神鬼自有秋屬何心公以生事要功哉群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爲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奸雄之人常拊圍有窺當此之時歷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一有亂臣賊子窺其衅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 先帝宗廟危而復安彝倫斁而復叙四海亂而復正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議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矣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旦暮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宮民無異望復爲之昌宗輩直孤鼠耳非有絕人之才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明不待其自斃而舉之頃乃旦夕聚謀稱兵宮禁汲汲以迎復爲武蓋其所慮者與公同也唐之諸臣既不見非於復位則公豈宜得罪於天朝今天不祐善先李公青泉等荷公之知痛公之被用敢論公之大節備此一奠靈其墓之或謂鑑曰子爲此文子將得罪矣且國家殺受自有常典徐公豈當預哉蓋公假迎復之功以爲富貴之資亦嗚呼誠是乎言哉夫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奇利杜禍當死生以之豈有見其危難而顧利害以爲身謀也顧利害以爲身謀此乃妾婦也非大臣也當此之際寮陳既咸三宮之情不通中外危疑人心洶洶咸不自保而二三用事大臣以預廢立太子之策咸懼得罪於 先帝其無推戴之心者矣故有選立皇儲闔爲自安之計者不一而足一時群有司百執事之人方將俯承備就之不暇尚敢措異議於其間哉而 先皇帝在幽閉之中至穴牆以通飲食勢同桎梏於時外之君臣惟懼垣墻之不高而顧之不周方日夜營誅而求君纂弑之禍將日尋矣然而奸謀之不遂者宗社之靈故耳且自古臣弑君子弑父者皆以身處危疑而然彼亂臣賊子豈忍爲是惡逆哉特以偪於事勢不得不爲此以絕人望耳考諸史冊斑斑可見故舉晉之弑赤瑒子黨之戕魯隱高渠彌

之弑鄭昭南宮萬之弑宋閔慶父之弑子般商臣之
弑楚成李兑之弑主父劉劭之弑義隆皆以得罪畏
誅姑欲脱死於一時也然則 先帝當此之時豈不
謂之至危而極殆乎而公奮不顧身出此大策翊衛
先帝出虜之中尊居九五君臨天下以安社稷其功
可謂偉矣但以震主之威易生疑謗此止李沈所謂
殺臣者五不可耳豈功之罪也哉假妨功害能之臣
推以成敗詢人而不揆諸理吹毛求疵誣謗百端嗚
呼惜哉昔宋光宗以疾不能主其父孝宗之喪寧相
留正請立皇子嘉王爲太子因內批有甚好及退閒
之旨揺使趙汝愚請太皇太后代行禪禮遂擁立嘉
王即帝位於重華宮是爲寧宗初不稟命於父也然
當時不以爲要功後世不以爲生事良以安社稷之
功大也然汝愚爲權奸所忌誣以謀爲不軌擠之以
死然不久復其官爵書冊書之以爲美談蓋是非之
定不於其生而於身後也且光宗君父也寧宗臣
子也 先帝君也兄也景皇臣也弟也以比方之孰
重孰輕孰順孰逆則是非之辨將不待辯説而自明
矣鑑之於公雖忝鄉郡人品既殊事功亦異何昔與
衆説述哉况國家之典圖非庶人所敢議蓋痛公之
忠誠不白於世不勝其恨恨而有此將以俟夫後世
之知留趙二公者亦難以此得罪不悔也

謁徐武功墓　　前　人

繫酒來何暮淒凉百感生文名推獨步相業退成
才大人多忌功高謗易行只因墳下水流恨去難平

入燕山謁徐天全墓　　吳　寬

平生晁賈夫稀期欲使才名百世垂衆口是非何日
定老臣功罪有天知湖山彷彿精神在杖履從容歲
月移迎矣姚宗嗟不返荒誰爲刻墓前碑

祭武功伯墓文　　祝　顥

惟公天賦絕倫學精群籍才高當世志方古人早發
迹於賢科即致身於苑綸論思啟沃足潤皇猷保障
綏寧克清時患爰飭紀綱之重懋成疏事之功而乃
明炳幾先密圖匡復遂成風雲之會覩依日月之光
亮天工寔調元化寂然先以堯舜君民自任謂太
平指日可期夫何網膺不通竇牖既入以是畫水方
諧而萋菲文而河山雖誓而陷穽肆張李至敢與安
忠州之行純仁甘永州之去平平王道蹶騤足於疾
驅浩浩長風摧鴻毛於倉卒卷伯之章徒咏錦衣之
義誰憐而假直操戈於入室之後投石於下井之餘

猖獗蔓延隳惡未已幸賴皇天顯祐　聖主含弘覆
燾如夾完舜往返是雖群愿之無良亦公矯枉之太
玫也夫天地之道處斯成化功暴雨疾風無貢長育
故夫防之水必至潰決高張之弦必致絕响所以功
赫者難成而易墮盼驟者易失而難久嗚呼哀哉
餘有負貳功伯墓在吳縣貞山

太醫院御醫沈君墓志銘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
士奇撰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沈粲書
程南雲篆

卷三十九　三五

仁宗皇帝在東宮二十年太医惟院判蔣用文最見
親厚藥非用文製不進一日用文獨直於　上親御
寶輪道中使趴具家問之既不起医士誰可任者用
文書沈以潛氏名附中使以進用文卒踰月　上即
大位擢以潛太医院御医後數月士奇覲閣　聖諭
用文真知人以潛真不負用文舉士奇自是始識以
潛而与之往還沈之先世皆以醫仕宋南渡由汴徙
蘇之長洲思陵嘗書良惠二家賜其家謂其醫之良
有以惠民也至今鄉稱良惠沈氏元為医學提領諱
璞者以潛高祖也曾祖諱彥才平江路医學錄祖諱
德輝江制行省医學提舉考諱　以潛諱玄𡊮袁
父叔自刻勵於學幾對盡究其去之傳進而明於素
難仲景諸書及素古東垣諸家之旨不執古方每審
求病源随証用藥用之必效有為庸医所誤而殆者
往往求以潛而安而斂報与否一不計也一時鄉之
老於医者多服之而求者日接踵戶外矣郡太守舉
医學正科以母老辭礼部以名医徵至隸太医院則
見重於上官有所疑恒就講論既擢御医為　上所
信用屢㕘　命往視總兵官疾兩京師士大夫多德
之宣德壬子秋以偕得疾久未差自嘆曰命其止此

卷三十九　三六

又聞其長子死疾益加是年十一月三日卒於北京
春秋六十有四以潛為人平易質重不為矯激趨巧
以華世媚俗工詩好琴間暇焚香一再鼓自適未嘗
求於人故知者亦寡娶滕氏有賢德先十三年卒子
四曰寶字宙寅先兩月卒女五長未行次歸王　王
尚幼孫男五禧祐禎蘇未名女二曾孫男女三人寶
將奉櫬歸其鄉葬山先塋之次卜明年十二月庚申
合葬滕孺人之墓以治命齋翰林修撰金君問所述
事行來求銘為之銘曰　医之克明必審厥病源匯
宜厥方功臻十全徹其味者執方俟病治十覺五哀

哉人命嗟以清冑允匡之明理完葉犄欺改孔徽以
仁存心以義處物爲不百年恒濟天折東南其鄉佈
戴其績來去有閑不在斯聞
沈以清墓在笠山事行見皆撫志藝術傳

○○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墓志銘

○○○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　文淵閣
大學士知制誥　經筵官兼修　國史　玉牒
青齊劉珝撰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太子
保掌通政使司事工部尚書昌黎張文質書丹
篆蓋

大明成化戊戌十月十五日致仕右都御史韓公以
疾卒於家有司以訃聞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
域六部以下暨京師旧好者胥嘆曰公一代瓌傑而
今已矣可惜可惜既而家嗣太學生文以南京少司
寇張公狀徵銘於玄堂狀曰君諱雍字永熙蘇之長
洲人曾大父諱彥微積累深厚富貴勿食大父諱恭
一父諱貴俱以公貴累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陳
妣趙俱贈夫人貴初以閭右起實北京宛平縣戟公
之發身乃順天府庠弟子員正統辛酉中京闈鄉試
明年第進士拜湖廣道監察御史時錫山縣學教諭

丘靴告臨夫竹居兒其父令其逃遁而以死誣告附
史勘伏此坐極刑家人叢奏冤都憲撫公理之公四
散遣人適河至河閒雖居兒因此得復職其聲遂大
振時三法司刑獄弄刻奏章疏咸經公手未幾出按
江西饒寬獄黜奸貪所至望風解綬臺慶泰和等縣
大獄萃至千人叢時刻掠姻娟居民苦之有司不能
剸公与巡撫侍郎楊寧議法摘之得其首惡弄蘇党
患某重典地遂平代回陞廣東按察副使奉迎二親
仍還蘇少保陳循瓏公貞敏幹濟才堪大任陞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至首行均徭法次行歲

辨去其法規畫周密切中時弊民甚稱便值○歲飢
大發倉廩賑之貧賤價糶貴以得以食足天順改元
英宗復辟改山西副使尋陞大理少卿又陞僉都
御史与左都御史冠公同理臺事有獄滋十八當決
內二人訴爲冤起決獄所指冤云會問已明何枉之
有公曰人命至重宜暫留致不允因評乃弄指事者
由之後四人皆得白戊還翰林學士倪謙主考鄉試
得罪擬謫事救村發其結又儀府儀賓事下獄坐重
與公復力辯得戍置府綿衣指揮劉敬同石亨連坐
下獄地欲坐朋党藉其家公曰東漢時朋党二字害

盡賢人君子公宜畜之俾悟改擬教得近戶於山東
大同守臣奏處撫之人　上即命公奉敕而往至則
約總兵參將貪財兆倫皆逮於法修飭界牆搜括隱
占軍士設法俾耕田收末易銀是故邊餉之用有餘
而無私斂之擾朶顏三衛達子因虜酋孛來結誘犯
獨石公合兵出其不意擊之賊驚遁七年豫政至京
陞兵部右侍郎有權貴者銜之謫浙江左參政成化
改元兩廣蠻寇猖獗累征不利　上命太監盧永瑄
為監軍都督趙輔為征夷將軍和勇為遊擊將軍
准總理難其人僉曰朱鑑某不可復以左僉都御史

卷三十九

三九

公承　命益加奮勵時言者謂賊在廣東宜逐之在
廣西宜困之衆議紛紛不定公大言曰大藤峽賊巢
也合此而不圖吾未見其能濟遂率師而行抵廣西
聚議委都指揮顏宏副總兵范信參將孫震都指揮
彭倫各授以方略仍檄湖廣總兵李震與倫公則分
營以進至全州探報賊在陽峒公立發偏師皆擒生
擒其魁數人至桂林取刑以示軍威大振又以修仁
荔浦皆峽賊羽翼乃分兵將二十五哨分與太監總
兵領中哨進攻彌月賊盡平路無阻絕捷　上聞賜
敕獎勵陞子睦為錦衣百戶復移兩潯州益增戍械

餱糧全五哨由峽後進公與太監等督八哨從峽南
進復令二哨援於後復遣將士斷諸山口賊聞乃挈
妻孥輜重於橫涯等崖極險處預於山南立排柵滾
木礌石標鎗毒矢如雨而下公親其將急遂督甲先
登士魚貫而進聲震天地縱火熾烈日色晝暝賊不
能支乃遁去衆又云險不可追公曰破竹之勢不可
以緩督益急直抵橫涯等崖又進九層樓等山壁立
萬仞勢拉摧潰公復計遣將士於賊所不備處扳緣
至絕頂處奔絕為應衆復環攻數十合賊遂破蕩後
得大小寨洞九百餘處改大藤為斷藤刻石山頂以

卷三十九

紀厥功初公令士卒得一山一寨即守之勿失故賊
無可及之計許生擒被虜男女以准其功士無妄
殺之虞又謂峽內餘孽尚有然以為患宜設土官編
管乃奏改上隆州為武靖又徙周中靖等二巡司于
峽上下水又增土人為宣鄉黃江司陰三巡司副巡
檢又置千戶所以鎮攝藤縣五屯獞人凡可以固峽
之策無不行之先是公命將與廣守將共剿高雷等
處流賊尚未成績至是又分遣官軍往助旬月聞生
擒斬首虜同俘獲共四萬一千七十六名顆口事鑱
旋至廣東奏捷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又

奏兩廣地方袤千餘里一身不克周急合用都御史
二員巡撫從之會以父喪守制于家六部各衙門大
臣言梧州城內宜設總府總督今官居中調度彼賊
朝廷從其議起其家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巡撫
其便宜行事公至築城增兵以鎮禦地方特秩崇社
業淳搗內絕賊船置木牌以覺察奸細賀俗以歷亡
卒載松以養賢祠皆大服人心九年以監黃沁以公
務与公不叶訐奏數事公不与較即具疏乞休家居
又六七年以山水為樂壬寅十一月九日卒春秋五十
有七妻王贈夫人繼金夫人子男三長即文王出次

戢金出次敏側室王出女一適蘇州衛指揮侯討瑛
孫男二女二葬雅山之原嗚呼公之為人奥閫洞達
才識高遠居家孝友与人交有信義下筆為詩文思
如湧泉無少滯凝居官處事動以古之豪傑自居每
一出師必以曹彬不妄殺為戒故所至全活甚衆矣
謫黜陞未嘗置欣戚於其間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
識咸知其名云銘曰　有偉其人有碩其才發身賢
科肅政蘭臺副憲於外都憲於內戎二兵曹戎貳廷
尉載徹浙藩督師潯江巨魁以平吾民用康　天富
斯碩為休播美極品斯傚儒紳帝化嘉謨尚在成績

孔昭不違之求惟退之高哉々吳山悠々之玄室勒石
刻銘千載無斁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三十九終

長洲錢穀叔寶集

墳墓

○○仰大理壽藏記

○○○奉直大夫　太子諭德翰林侍講　經筵官

纂修　國史　玉牒東海徐理撰

正統癸亥權奸方竊政柄而其之於內既殺諫臣以杜天下之口乃益為峻法以鉗制人毒及細事勿惜也時諸輔政大臣暨內外百司之長率奔走其門維有號君子者亦不免趨跪鞠躬以求容至其小人則遂奴事之甚而呼之為翁父藉聲勢以作奸者不可指數其初度諸公卿皆至為壽而大理獨吾心衛之會遷卒有与蔚州衛兵沈榮為怨者誣榮与寡婦岳都通呪咀死其夫而寔非也刑部易為辨而大理聊之移至臺臺遣御史勘如對辨既允矣而遷卒通諸內權奸委之以　上命并奏辦勘官下錦衣獄會三法司鞫治法司者明知其冤莫敢白遂傅致成獄竟殺榮及二寡婦於是自大理少卿薛瑄以下罪有差而左寺丞仰公聽獨從重坐謫戍大同蓋公素以介直不合衆且力雪冤獄故也公既被謫即恬然就道及至謫所居七年安之如一日暮無幾微見言色對客未嘗談及公事雖以醫藥濟病者絲無所与或問公寧以自悔乎公嘆曰吾恨不能盡雪人冤耳罪謫非所避也何悔之有及己巳之變權奸既死公議始申景泰改元　朝廷用俞司寇陳都憲之薦召公還授右寺丞持法不撓如故久之家復不合公亦益厭於時即引年而歸時年六十有四公既得歸常杜門却掃教子外一不問家事日与遺人逸士游於山之涯水之涯竹之林菊之圃優游卒歲蓋不知老之將至也視蘇城東陳公鄉之原隆然中蓄乘而語於人曰此吾之竟泉也遂營為壽藏使其中子來請記公字宗泰別號怡菊其先蓋自維揚來徙於蘇故今為長洲人其諱萬五居建仁津者公之曾大父大父文也亦隱德仁津以公貴封徵仕郎母翁贈孺人有儀範公學明經術尚通醫家言善為詩尤妙於書永樂辛卯自邑諸生領鄉薦擢福拜虎賁右衛經歷洪熙改元以舉職有錫命尋遷大理右寺副得馳驛省榮轉左寺副以政以師揚士奇薦而至寺丞奉敕督詢求京圻民獲有所更明其歷任前後皆著績而為寺副時辨神武衛卒毛拜兒等冤獄活人尤多

蓋不獨沈榮一事也及更大患再召至而所守益堅
不肯俛首隨人後求富貴遂飄然决去而不顧嗚呼
此豈可以世俗所見擬倫哉昔徐有功之在唐遭武
后之虐二張周來邪思勝固滔天燎原之勢不可向
迩而來正持平屢而復起身可危而節不可攺故今
聞長世至今天下聞其名者猶斂衽起敬非過也宜
也然自有功後求人盡亦鮮矣公豈非聞有功之風
而興起者歟公娶徐封孺人有丈夫志子五高鼓巖
壽政女子三皆歸士族孫男女凡幾人其五子皆克
家而巖則聚請記者也既記之乃系之以辭曰生寄

卷四十　三

也死歸也孰委之離違者有不爲有以爲含小知得
大知學不就行不狀復從夷惟一知一時泚千載信
尚有徵在後人景泰三年秋閏九月之望

題大理壽藏　　狀壇

百歲光陰笑易過達人常比夢南柯了知身後遺蟬
蛻預向生前製觀高綠樹一丘封上脉白雲千畝護
萬阿高名宜与姚宋並垂去芳声耿不磨

又　　陳寛

回首西山日欲斜便尋歸計立生涯鑿開一片松根
玉卜得十年宅身後家焉鼠未封閒歲月覩窩不閑
嵐烟霞清風吹破邯鄲夢笑引兒孫醉菊花
伯犢大理墓在對門外

保定府知府致仕張公墓志銘

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左侍郎前翰林侍讀學士
國志總裁直文華殿賜一品服雲間錢溥撰

公姓張諱机字廷韶號栖霞子又號錦峰山人燕之
長洲人也初公以春秋舉宣德庚子進士第賜歸省
甲辰召試交趾道御史事明年擢大理寺左評事丁
邢閣看勝主文衛得明公之舉丁外艱景泰辛未服
闋起京大學士高穀欲薦起之會都御史陳鎰遂

卷四十　四

舉公理刑士申其鎮文武大臣交薦公才識過人乞
陞京職以資遷計適近刑部擬校乙亥同部天順丁
丑陞大理左寺正庚辰擢知保定府癸未會朝以老
疾請致其事郡民聞之詣　闕請由者數百人不可
以歸以退例進階亞中大夫居十有餘年日与鄉之
親故四方之尊顯而過者酬唱往復或泛棹觴
有興登高臨深以樂其樂享年七十有六而卒成化
丙申六月廿五日也其先河南祥符人七世祖德成
宋鄧州江夏簿靖康初召授保義郎閤門宣贊舍人
差提舉宿衛親兵雖兩浙淮南東路沿海制置使賜

肇麟城之樂園坊居焉六世祖繼善登進士役殊秩
尹止判奉郎知度都度判官河東都度使致仕五世
祖大榮以蔭補建功郎曾祖澤之高隱不仕祖子宜
八歲能詩稱神童年十三領江浙鄉薦元杜將傾遂
去入　國朝起修元史仕至奉議大夫工部郎中號
甘白有甘白集行世父用珍善琴畫　太宗受文衡
之賜封左評事母鄭贈孺人公生而俊邁警奧稍對
將郡覺即以能詩文出流輩上仕而在大理番錄部
院所問因犯不可勝數而平反者多若辨郭旗張匠
江軍宗典史周千戶再入大理辨潘陽曲守二衙之

卷四　五

軍婦富哈之張軍等之大辟皆藉以不死時論建之
雖處枯蕃而遇事執掌皆決於談笑之頃衆皆以爲
不及其開根場役工匠數千而貧富遠均肩畢成革
燕申寬而民多服屬邑戴丞被誣當死公力辨於憲
臣得免後戴侯公出番以白金百兩置家去公歸則
召還之保定地適邊塞軍民襍處以強豹其視公則
痛懲其奸縣知縣白忠之貪重建則靜修祠伯常之
祠人知向方嘗因久旱奏免民賦且發倉賑之民賴
以全活至今思焉　英宗初臨御詔求直言時公在
反評首上四事言畿甸旱蝗宜暫停徵稅匠有老病

幼弱宜驗實放免鷄倒馬之估價正武臣害軍以法
多采用之當時少所揚又啟公重其才屢欲薦不果
及大理卿缺冢宰河間王公擬及公而祖於他薦識
者咸爲公惜而公則聞而嘆曰此非吾命也耶卒守
一郡以歸尤惓惓憂國愛民雖老羸切至遇撫按之
臣郡縣之吏輒懇懇言之人亦重公老成多所敬信
使民陰受其賜亦多矣公天性孝友年十七喪母哀
毀踰禮父年踰八十所在迎養備甚謹敬事兄嫂閻
有間言急於賙物雖後生小子必迎致無厭閑居手
卷不釋遇有求作輒肆筆而成無所靳藁存于家有

卷四　六

若干卷配周氏元公十二代孫安漢傳王氏之子姚
德齊宗女婦叙式子男二純綬女五長適吳江匠官
盛伯次適陸璜朱琪沈屋鄭鴻孫男三朝儀侯已庠
生位倪女二長適陳璜次未行純等以歲己亥三月二
十八日將葬於吳縣至德鄉陰池山之原乞武陽司
訓陳君頌爲狀託舉子張泰來請銘德頌与公中表
言足徵而情甚至況余亦同朝交厚且久者烏敢不
忘衷而爲之銘也哉銘曰　公出河南鄙臣爲賜茅
吳城求忠義隱顯相承今幾世至公崛然起科第職
尊祥刑在棘寺平反上條　欽恤意負屈冤民賴欣

暨左近雖周道則俗作郡羅行多利燓民今思之不
能置婦臬丘園好弁樹酒詩倘徉自成趣一曲水紋
拂塵累半榻高歛青雲志弗究其施竟長逝渺虛曠
雲朝上帝赫晥下戴闕源寬後千百載高軒過豈無
人為式斯墓我其銘之亦何愧

張祝太守墓在吳縣陰池山

王雲朱公墓志銘

賜進士出身前廣東道監察御史嘉興姚綬撰

成化丙申八月十日蘇州衛指揮僉事朱公瑜之弟
瘞以疾於正寢卒之日縉紳大夫哭之士君子會哭

泰甲 七

之行路者亦咨嗟為歎爰且厚訃聞走予於其門而
哭之有物宜也後卒之五年其子倫始克舉葬事謂
墓石不可無銘請俊知公最詳銘為是屬嗚呼雖不
忍言忍辭之哉乃按狀瘞公之諱良德字也別號玉
雲父貿母王氏生公兄弟先世山東魚臺人曾祖寄
元季從張氏陸參政下行樞密院都事隨陸歸附授
管軍政徐丞相取山東克济梁潼關北平皆與有功
授忠顯校尉再傳至公之祖父伯父轉授鎮撫衛鎮
撫累陞指揮僉事於蘇州衛錦以文事則自兄瑜曰
良用者始也公雖出武曾無有數祿能耽墨翫綺犢

書卸勝物若自勵與諧儒術時都督翁公本
暨書等三吳聞而賢之以棟材抱德薦於當道公曰
吾兄守官口不足家事理當勉力具祀事應賓客鑿
池築垣闢圃而疏廣錢為吾兄助而不使其有內顧
憂怡ゝ捐橐於自可也尚敢以菲薄而叨　朝廷之
一命乎懇辭不就由是遠近聞者莫不賢之願交為
若武功伯徐公文部尚書錢公右都御史韓公泰政
祝公華咸器重之以及內外諸名官四方之騷人墨
客凡過往於蘇者必一識公ゝ款延之天光雲影亭
ゝ倚對清勝可愛主賓面連詩酒日不足繼之以溪

泰甲 八

夕而復建旦忘倦甚勞如故者常厚以兄札事之況
其上者乎人謂公之好客與晉鄭當時不肯上下故
得昕交者詞藻甚富平生養成直氣與海古今成敗
得失歷ゝ可嘉於人無忤而且不流逾趨人急難則
推忍後定良用之難季也不滿下壽僅五十有四而
正慈夫其生永樂癸卯娶蔣氏有淑德子男四長即
倫以　恩例授散官次價仁俊價湯氏出也孫男女
各二卜以辛丑四月十有七日奉柩葬於吳縣陸墓
山之原以從先兆兄良用俊公卒而葬同日他尚有
碣此則公之銘也銘曰武弁而儒讀愛兄而好客事

收時名式承世澤人非過香壽不滿德溪亭之水阡
岡之石春雨秋霜易朝夕若人泉而弁樹碧刻此銘
詩示無斁

朱瑾玉雪之墓在陸墓山事行見吳中往哲記

○○同壽沈君墓志銘

○○○河南開封府陽武縣儒學訓導致仕陳循著

同壽沈君既卒之明年子周得吉地於天平山之北陰沁之原將葬述其事行來請曰周自幼承先人之教懇懇切切今周旻賚種種不克如教有所成立如時賢之為子孫有奏而爵有封誥使潛德不能勒石

卷四十 九

以載則將就於泯滅而不孝之罪何逭子知其素為詳是以敢請嗚呼君固自有不朽者在則周亦有顯揚其親者奚假於不炎之辭雖然不以遐容已乃摭其實叙而銘之君姓沈氏諱恒字恒吉以字行同郡其別號也世居蘇城為長洲人曾祖德卿祖良琛贊相城徐氏因家相城父孟淵母朱氏生二子長貞吉次則君也其先故最盛元季兵亂家業蕩析良琛始振起孟淵克復之其族之盛不特貲產之富蓋亦有詩書禮樂以為之業當其無閒父祖子孫相聚一室商確古今情發於詩有倡有和儀度文章雍容詳雅

四方賢士大夫聞風趣門請觀其禮殆無虛日三吳間一時論並族咸稱相城沈氏為之最焉君稟賦清秀穎悟過人五歲授孝經小學朗然背誦屬對如應响然稍長從翰林檢討嗣初陳先生學學日有進甫対逆為鄉賦長不得已從於官者七有餘年非其志也止既聞方伯周公忱撫南畿南昌況公知府事二公皆務剗平宿弊恩數章信任吏事時所在倚賴克物不與有抵牾者惟公一無所汙且其文藝精致辯論確實尤為二公所優禮歲飢民多貸官粟有司徵斂來時民不堪君年又老請緩其期父老難之曰來徵

卷四十 十

何以濟後日之乏君言目今眾事方興食且不給甚助而支徵之足重困其力後雖有濟何瘳於今日之病卒從其言鄉民賴道交輸不足必取辦於豪富之家酬以倍蓰之息蠶子破産往往有焉君每出己貲代民足之不加其息一鄉之人獨免此患同邑有王其者聽忌君或傳其誹毀之言君不為意王忽被誣於有條守嚴莫敢辯君力為辯之得釋王嘆曰我今日始知沈君長者矣終身媿其人矣交人沈公望卒貧無斂莫公為經理之其手書遠戍又為援例嘗補迎衛其急於行義多類此性至孝先意承志得親之

惟心家嘗植盆封時君處外寢將脫然不知父母所
在號呼復還幾遇害而獲免人謂孝感所致工於詩
体氣清而所著有同壽稿藏於家精繪事不苟作〻
則為世所重善飲酒於席未嘗少亂晚年謝世務寄
情於觴詠西溪有接登眺其上綸巾氅衣風情都雅
儼如神仙者流酒酣愛誦范石湖詩興至輒賡其韻
時或命周畝之間然自得厭人談世俗事一聞孝義
之言則感激歔欷至於泣下其胸次可以概見矣患
風痺手足拘攣者六年竟以是卒於成化丁酉正月
三十日距於生永樂己丑九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九

泰甲　土

葬以卒之又明年正月庚申日其娶維孝張氏子男
三長聊周次召早卒次盈庶出也女四一端嫁徐潤
一琡嫁劉玉一華嫁吳誠早寡矢不更嫁一清嫁陳
懷孫男三雲鴻應端康金女四二有婦餘未嫁銘曰
　前作後述咸有其人承前啟後寔維乃身源深
其出不啻我發於周益昌于詩名暘久遠有光所生
彼留貽與本必為宗名淳寔亡無書有毀敷厥短長
舍彼取此勒銘於石以示識者有過陰池於焉下馬

石田先生墓志銘　王鏊

有隱吳君子沈姓諱周字啟南字而世稱之惟曰石田
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
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恆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
生風格修潔眉目娟秀冰標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
則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
官傳奇下至浮圖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為
詩推深雄傳閎闊變化神怪畢出讀者頂耳駭目其
体裁初規白傅忽變晉山或負敧崩而先生所得要
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崛間作繪事每盡
烟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及態其或草〻點
綴而意已足戲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

泰甲　土

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搢紳東西行
過吳及後李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在長洲
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乎
其港矣先生圖書客至則相與燕笑詠歌出古圖書
鼎物撫玩品題酬對終日不厭聞以事入城必擇地
之僻隩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僮滿其
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
來索不見難色或為贗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
年來近至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為
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

已有重名汪郡守澍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恕
旡南畿尤重之泛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
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焉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
於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
無違母氏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
狀而後與弟病孫於年与同卧起鞠婺妹撫孤姪皆
有恩義尤喜獎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為延譽不已先
生娶於陳生子曰雲鴻官崑山縣儒學訓術早卒歿
子伎孫履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
壽八十有三後相履道葬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
葬相城西隅宇圩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鈔石
田詠史補遺客座新聞沈氏交遊錄若干卷獨其詩
已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之之深
者誰乎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闡其潛而掩其失則
唯公在予詎為銘曰　武陵之位而僅其是或豐之
秩而修其有戢是二者吾其奚亂嗟嗟石翁拔衆遺
并發為潭鯉震驚一世復崇而肅唐臧皆是相城之
渥湖水於乎幽矣我懷其人
沈恒吉墓在陰池其子周墓在相城

王聖俞墓志銘

桐廬江公望撰　延平陳瓘書

君諱仲舉字聖俞王姓其先太原人西晉末徙家福
之福清縣七世祖棨仕唐為尚書郎其後仕宦不絕
高祖仁價為閩王王審知所知以大理評事陷於家
歸不受命君子高其義審知歸朝祖父拘語子弟曰
時清可以出仕矣父璣有志之士再舉禮部不偶憶
從來見玄素之風流而至君兄孝猶承議公望初識
君之兄聖時於斯定一見愛其神情玄定有類交之
志續見君於廣衆中必知其為聖時之季其風声氣
習盡相若也既交其兄因得君三人皆為忘年
之交始得之省駿間今皆白首乃君死無聞然君在
童稚警敏過人父早世与兄事母孝謹人知王氏有
子焉何吾節日益堅業屬文不逐時好三黜於有司
慨然有隱居之與偶居吳門生事窄落治田百畝數
豈歲登殊數年之蓄儉勤日以給財婚祭祠以至賓
客之至皆出於是不求取也杜門讀書雖鄉里不識
面目教子成就其大者視故數置不給者周之族之
孤不能婚嫁者皆嫁之妻方氏敬順惠和以承君志
族之長者至其家饋事如舅姑無忌客君於閨門間
不見細過方氏与有力也享年六十有八卒於政和元

元年二月九日以其年三月二十二日葬於吳縣橫
山之原以方氏祔長男湞次葉氏嫁女一嫁士人蔡
元康頤葉公望總知其為人靜頗有奇蘊与二兄力
學義〻有成初聖時之子卒方以老獨為念哭之甚
哀君不諒於手亟召鎮告之曰我兄即汝父也拜之
即出為聖時後人所難也君安行之不悔君性剛介
不可犯与人交如骨肉莫可解不合不復顧見事至
時甚厳憚至於講道酉室不讓致於死生之際由如
也聖時在海外相期晚秋同會君於吳門三人若獨
君不幸且死矣余有子成之耶在人者何如哉銘曰

卷四十　十五

學不務博莫身則正行匪斷闇心不息視為生良
勤苟充而已年不敢氣白首以死闡道之力雖死亦
可矣嗚呼是銘足以与金石相敝

〇〇宗王先生壙銘

呂學主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兼邊都巡檢使郭
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
農事盧愿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參軍張愿
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
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塋之側其孫德文
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
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遊知之寔詳敢請初紹
彭先大夫僑居笠澤先君年甫弱冠〻有鉄文声
先大夫礼致爲館書曰收得所於式矣定業六載聞
廸弘多先大夫日夕相与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継
軍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則浙先生
得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咏未嘗不屬意
先生也先大夫平時許与毋以違者大若期之曾不
少見於世則以其類未合何敢辭先生諱拯字勉夫
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

卷四十　十六

資禀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与人交
誠寔無虛語有義事雖奢置必竭力為之肯淡寡欲
刻苦嗜書寛厚長者耻言人過鄉里皆謂之善人君
于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旬毋夫人没患弃所習
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
望瑞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析而参議陳公造為
文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
著書由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稿筆五十
卷叢書門人頗聚鈎隱抉微考証經史百家下至騷
人墨客道草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睹爲觀族

之仕進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謂弟子曰吾自
未暇其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為之
擊節雅相推薦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顏之門踰三十
年賓主相懽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攣之疾坐卧床
嘗展卷易簀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
年六十有三詩中有起看風帆便上船之句冑次英
坦可知要葛氏孰盡婦道男二人德文純文業進士
烏乎才大者用心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博者壽
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
先生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

卷四十　十七

之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　何才之豐何道之局橫
山之中是為先生之宮　臨終詩云平生不學口頭
禪脚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求煙景起看風帆便
上船

宋故提幹王公壙記　王　政

先君諱德文字周卿家世福之福清自高祖仲舉徙
吳因家焉曾祖諱蘊曾伯祖著作講伊洛高第與
四年六飛南渡知府事孫公佑以學行薦白衣賜對
稱旨賜校正音有通儒之褒嘉熙四年郡侯王遂立
祠於學亦先君之請先祖諱大成隱德不耀父林號

分定居士參議陳公造有記有著書三十卷曰野客
叢書石湖先生嘉美為之跋先君攜此書謁鄖山李
大參壯作序為家力以服行不負前人著述之志書
成焚之墓下見者無不泣服先君資稟穎悟筆端有
口屢魁京庠士論推重當世名勝爭願納交雖學益
文昌章自身魁而躓虔寧交替二十年終始如一日
海陵趙守善湘遭值逆金毀壞城壁委請先君協力
經理董治版築城壁復完以功奏補承信郎先君辭
遜不偶亦克以儒科自奮晚晉鶚、對調寧國酒稅任
滿太守王遂薦復挽西一年庚子歲歉發運史侍郎

卷四十　十八

宅之高見盍賦也先君攝華亭尉凡兩載餘往來湖
湘搜補拾盡與通類邑人賴以安吏大漕陳垓亦以
先君才能敏即俾兼追船瑒市舶未幾徵守鄭宗山
奏辟監權貨務走會紙門及頗受賞轉承節郎受南
務酒官居勤擬轉保義郎以出仕二十年尚可循轉
先君恥於右選意欲在科遂置而不問先君手蒐鶴
山魏先生渠陽詩集析文辨義詁註甚詳鶴山嘉之
而既跋叔以廣其傳克齋游丞相佀為之序真西山
德秀杜立齋範王定齋遂皆有跋語亦各舉先君科
目秘監李侍郎心傳跋云此五人者天下之正人周

鄉与之森亦無忝於所生矣近蒙將相召命眷皇且有褒餘之語方且自喜夫何一疾医藥罔療即正寢而祖烏乎痛哉先君享年五十七生於紹熙改元四月二十九日殁於寶祐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先君娶周氏男一人致方志於學思克竭力擇次年五月十二日卜葬於吳縣橫山桃花塢先塋之側若夫先君平昔云為操履畢載於前之名賢跋序姑叙其大槩刻石幽隧以為不朽之識云孝男致江血泣書兄奉議郎知處州麗水縣主管勸農公事斗文填諱

王賓傳

賓善大夫　太子少師吳門姚廣孝撰

王賓字仲光熱人也父安之善相人之術决人死生休咎其驗如影响來求相者肩磨踵接曾興者日雖紫閣麻衣勿能過之號曰電目湖海間戲呼為王電目云賓生幼穎悟有志周孔之道不傳父之術七八歲即入鄉校幾紅自唐虞三代以降至于秦漢唐宋及元上下數百千年間其中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陽陰曆數山海圖志兵政刑律与夫稗官小說之書悉皆覽而備記間無所不知者賓於医學尤精用藥多神效然未嘗肎与富貴人医里巷人貧者及方外人來求医者即趨往診脉施与藥餌一不望其報賓貌甚陋其隱也不於山林僦城中一廛居之蕞然其面及肘服皆咸吝髮兩角短布衣芒履竹杖行市井間或箕踞道傍露兩足絕痒時人見醜陋咸罔之間有紳中有知賓讀書博古亦以其醜而無瑕舉者賓乃然々自若賓性至孝父早喪母在堂奉養每日飯必親爨羹必親調冬寒則溫其衾席夏熱則凉其枕簟日侍左右不敢遠遊賓平生不嗜味澹泊無所嗜好多与方外人交或閉戶閱佛書以消長日作詩文尚奇崛瑰深其辭人讀之卒莫能通其義年七十先母

而卒至疾革時抱母不舍死手响復甦呼母遽声氣方絕葬後魂歸於家夜二鼓忽發狂狀行呼曰孃々舉室皆驚其母戲之曰我在此復曰孃々兒舍孃々不得母痛哭既久而息賓之孝行至於此賓之著述甚多稿皆散失不存有吳中名賢紀蘇吳下古迹詩二集在交游之知己者惟同郡韓先生云

君子賓奇士也懷材抱德矣患不居山林而居廛市醜其形駭憫々忽々行井里間時人皆不識之間猶紳大夫士有知賓讀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瑕舉者故賓得遂其志而樂於隱也賓平昔奉母至孝雖死

爲兒亦不忘子母兩婦皆烏嗚呼賢可謂奇士也那
永樂七年余撰王賢傳同郡韓[illegible]公更欲旌厥行
於四方此亦君子成人之美也公達其可嘉也哉
其可嘉也哉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姚廣孝識

○○王處士樹志銘

○○○迪功郎紀善潁川陳璉撰　承德郎吏部考功
主事夏昶書　奉訓大夫綿州知州致仕龔模
篆

處士王德廣卒已二十有一年其配沈氏孺人殁將
祔葬處士之墓其孤敏泣告余曰先考葬時日薄事

嚴未暇請銘今葬先妣若不併求志銘則考德世系
終泯焉敏用敢請按處士諱寬字德廣姓王氏知分
別號也其先太原人西晉太傅之裔清一世祖宗仕
唐爲尚書郎八世祖仲舉本議郎其後家於吳者自
仲舉始也九世祖著作郎蘋伯洛高本世多聞人宗
紹興有通儒之稱高祖行父號雲溪曾祖安之善風
鑑號雷目祖君顯谷彥常皆有隱德伯父允慶又以
儒臣名處士志得其傳人賴以全活者甚衆　朝廷
嘗以明醫徵未赴而卒洪武己酉六月二十七日也
其生之宣德紀元十二月初二日其之卒也春秋五

十有八配沈氏諱妙真同邑士良之女有淑德生子
三人長佐早夭次敏娶嚴氏次政娶蔣氏女四人適
陳成業茂顧王來榮孫男五人爲銳達泰理孫女二
人甫處士殁時二子尚在孩提間沈氏不憚艱苦撫
孤以嗣厥家恒恐先業失墜乃課子讀書使明於學
俾其子克紹先業者皆沈之力也孺人生於洪武乙
卯十二月十四日殁於正統甲子三月二十八日壽
七十而終卜明年三月甲申葬吳縣靈岩鄉桃花塢
先塋之次嗚呼人莫大乎知分能知其分者必有所
見也處士善保家稱裕後嗣以世其業而非知分

之驗耶若沈氏善相厥夫夫殁而善教其子不失故
物者其亦賢婦也矣銘曰　知分之心金石堅克紹
世德振後先萊只令配婦道全撫孤有成才且賢吁
嗟殁兮何憾爲併勒銘辭昭永年

明故王頤齋先生墓志銘

頤齋王君吳下名士以醫之良而務其衆長卒莫務
於君子之見知而幽光潛德遠近來弔者各能言其
略也母沈氏娠七月而生君至老猶戚戚未合父德
廣早世家遂落年十六從韓先生伯承學伯承知其
可嘗讀先世藏書幾何頤舉應答曰不失爲世儒也

醫家子可救也處一室偶誦不少輟每其師所診救
巧且意表處輒記成帙曲折不遺伯承曰王生可就
當不在人後踰年師已遣盡啟東先生致御醫李聞
其孤且貧也曰盍石藥設肆以養母苔曰治家學在
繼自吾而失先生曰志足以繼先處矣吾安業先處
之門還投之於其高宜矣由冀館下卒業未幾母得
亂痛疾卒大慟脫下領什而幾絕衆至誤合之良久
甦蘇綿州壯初論以傷生之數曰貧而孤不有母不
有今日哀慟自不能已也綿州賢之他疾延治者拒
不往綿州曰在禮固自得矣如物何識而往其施治

一出乎東垣丹溪不立異以徼延致不乘人之危以
射厚利不斥言他醫之惧曰吾業偶厭中耳蓋純盡
二師之心博同一仁術君擴充之而及人者大也域
内休媼稚愚智皆契君之名君察脉觀色即得其疾
所致治無不愈者惟貴勢人之疾雖治療工手欲售
其能攻補謙施一難也過下不以禮自重者不苟往
非所重二難也唯唯取悅孰得而盡禁其所欲而難
之三也奉養厚而中氣素有奪又難五一君則反是
客禮遇言之易入而投劑之奇中名愈遠而愈尊貴
者延聘四至或臨蒞乎其雖帶疾亦延訪其謹疾致

疾之故之悉君益以禮自持全活者多而心愈下不
易其所易不難人之所難每記人某疾某脉某案受
幾歲治以某法某劑可起與否詳書之不可起之證
與脉何似亦詳書之積五十年得百一十八籍曰藥
案其間出騎之見時與古合某婦患血蠱攻以常法
君以安胎之劑調治之且曰當得男即已愈而果然
杖日受海道總師俞公燕謝飭優者為女子循觴無
疾也頰赤而青氣而氣微促君謂俞曰大充金之光
也大氣司天必死果明年六月咯血死稽人樹千户
申志年才近二十忽昏眩譫語躁煩而咳以傷寒治

者為救乎當然而同声也君曰疾也以升均湯与之
衆相傾疑厥明疾出庭階而愈錫邑劉氏疽發于背
不能起衆為醫起即易為治也君診之曰擊指之脉
即起亦不治何言之易衆訽以又起如栗映然曰怪
無傷矣竟三日死人又知其不分科而能通也松江
富家錢白金裁十斤借言於巡撫都御史萬安劉公
君應罷之曰吾以醫見重於公而以利貺人之罪非
報己之道又以利而觀公之聽非愛人之道既而公
兼得之作君之贊曰儒通萬理醫惟一家心淳近古
質厚孔嘉豫章羅公亦贊曰心常存古人之風鄉人

吳修撰曰祇而祀之儒者之風則其人非良於方而
已也嘗自撰娘嚴氏壙志及家譜後識語文辭致可
觀孔部屢薦起爲用以贖厥辭吾吳城德慶坊宗以
來四百有餘年故址也君早孤門户衰薄僅舊屋五
楹間君辰拓綿稍分與弟中半不以新拓置者爲己
有也又辰爲新第者三與仲叔季三子以故弟與伯
子守先祠風日好時迎奉於諸子之家與客觴咏以
樂暮置於伯曰此吾瞑目地也今年四月閏二十七
日中風越三日爲五月朔旦卒壽七十有二永樂甲
午五月廿四日爲君生辰卒之年爲成化乙巳歲先

卒二十一年繼室谷氏卒先二年長男禹之卒先五
年次男朔太醫院醫士次泰邑庠生升貢太學未行
次觀應名醫之徵亦未行官憂劇故也五女而夭其
一四婿曰莊棣陳廣李廷張瑋瑋京闈登朋貢士孫
男七曰琨曰朴曰櫰曰穀曰本曰杲曰慶孫女八曾
孫女一君姓王氏諱敏字時勉號訥菴晚以疾不良
於聽別號聵齋其心聽之聰未嘗聵也弟政字時孝
號恒軒亦太醫院醫士此其事行之概其家世之懿
自太原從閩之福清在西晉時遠莫之識其詳者唐
承部郎祭登咸通三年進士始見於譜爲今初祖慎

徵入乔稚爲三世之祖連取科第已殘唐來皆南官四
世祖仁價以高節不受王審知僞命子孫皆隱於衆
七世祖第兄七人亦方盛時出而仕者二人八世祖
從兄第十人仕者三人九世亦仕者三人則南渡之
初十世則三人仕十一世如之仕於元者亦如之則
世次在有二元李則連三世不仕皆讀書而隱我
國朝則隱於方術而爲用於時者四人君爲世在十
有八矣封顯考常曾祖祖也絫絫諸綵闈第進士者
十人爲中允貞林博士節度推官教授僉判殿路幹
州郡守縣令凡階先祿大夫奉直大夫中大夫奉議

宣議郎奉宣教修職從仕等郎封開國男賜紫金緋
後先輝映倡明道學於中吳者九世祖若保郎信伯
若書立言從遊於西山鶴山二先生者十二世祖承
節郎德文先發先生諱閎賓爲王氏十五世孫所著
述尤多且神於醫今之業此其以世其家者皆祖之
也其徙來於吳則始於八世祖先祿府君叔康葬吳
縣横山桃花塢則始於先祿之從兄仲舉後皆兆也
卜以今十二月十三日祔葬君如禮嘉禾周禹文於
君自弱冠至白首如一日
於戲君有美行在人寔多欲盡書之奈片石何尚誒

寸祀寫碑哉〻其載無遺永耀布屠

欽鶴王君墓志銘

自成化以來江之南北達於京師以及四遠孫上醫有千金功者曰王先生惟顧從而君無廣李於是其爲人秉忠篤行高蘭自愛若氷雪金玉不苟同於人於是更榮其称曰儒行者也既老深恭俟命乃高壽考終凡其平生交契老宿爲文辭贊詠已多而揄揚之志其二子以予有連好也來屬之乃稍爲撮狀之徵素而叙之曰君王氏諱祝字惟顧族於長洲最久且望其始出太原晉末從闕之福清居氷新郎中榮爲令者一世祖三世大雅慎微皆唐季進士四世仁儧不受王審知偽命七世礎贈朝請大夫八世仲舉贈奉議郎始之吳九世顏仕宋高宗爲著作佐郎終中大夫称程門高第第子十世以下率茂奉寔至十五世陶顯爲君高祖曾祖彥常祖德廣考時翘時所称頤齋先生君爲頤齋第四子少從文教諭先生洪爲建士學既去之讀爲之事其爲醫操邁識集奇效先後不可勝算今條大都一二高御史撰妻中病傷寒且日猶與其鄉人飲酒君語郡太守死期不過丙夜衆駭且疑不信則然寧有是邊也果半夜死王尚書文肅公過訪君攜其孫在側体魁梧無病君視其脉曰有大珍終不可爲尚書進金請爲診治之固辭曰金可受則疾可療矣無已少與藥塞其請不逾年死郡守曾公病膚痛〻七孔群醫刺之火傳以毒未效君曰不是其虚當未何能已令服大補劑且甚多化而次第盂竟愈受守四會林公疽發於腰錄若栗君視之曰在命門無以爲也竟如之衞使張君疾衆不效祭祺治之無驗君曰是內損得之以虛弗藥石所克衆固咸無策更叩君法者卒嘔血死〻乃驗其果傷也大僕少卿李公病嘈雜閻君〻云火克肺金〻不能制木〻挾相火而乘脾土脾土沖和之氣索失救之精液乃不行濁液攢聚以爲痰〻因火以動故嘈雜不休宜補土伐木治痰爲要爲之方從服之愈無錫有李御史宿病瘧而不劇比當出按遠方頻行向君乞拜調方藥既爲之斟議初之曰君不看無行之爲善也李不聽遂死中道人里中王宗好酒色歲九月來時患咳君曰此不可瘳與時疾論明年清明其殆乎榮固信君聞語潸然淋卒如期死又吳江陳瑋病肺切脉亦謂若病本酒色不可治不信吾試適其來夫人色荒則本臟虛火乃熾遂克金肺既

其究也声必瘖酗酒則濕熱萃之脏道壅以致土脾
既數究必腹脹又土色黄濕熱蒸之遂以必胥發黄
斯三者必無来年不至是也金令司天其不免矣越
藏之秋秋果發黄繼其癈音啞七日而死常州守李
妻病厥脹痛腹鼓満月李閔不下治者用鍼刺走巳
處痛益甚或主以湯液消之或不應日加德君曰處
○故氣衄不周傳之以為積血奏止指當自除不然則叫
本以攻未安所望治疑以参熱飲數服乃巳一婦人
血敗通一日夜崩不止六脈盡既氣息奄奄死在呼
吸家人姑集群工餌以艰艾一律氏君曰敗者既不

卷四十　元

可止惟生脈生血為當務耳既膏参益以麦門冬五
味子飲之須之脈復、血止婦竟活君素無疾年七十
餘謂家人吾魏雖若無恙脈欲至無何逝矣凡然去
其諸處聞耳大率君為治逾主補不脉為寫若攻擊
其言曰若人天真完固則榮衛周流而客感莫擾邪
搖患遂亂自以致病耶初金華朱彥修既得河間真
傳以授戴元礼元礼授王仲光仲光即君曾祖秀常
之兄名賓字仲光其遺高躅　國初以奇節至孝博
學寓文為吳中卓行君子風烈被邁學皆稱光庵先
生其醫既精施用救之韓布伯承盛寅啟東復救猶

子德廣而贖喬承之還卒業於伯承啟東其為儒若
醫猶光庵也故君之於二道也亦然早喪母事贖喬
曲致其方推而弘之自以世德緯睽朝国有侈而家
美不嫌隱顯声聞蔚炳宗族所藏唐宋以降數百年
遺容詰數經解文集翰墨卷軸充箱盈目一一蔑護
次類摸刻副本寫藏不息或得之他所重購以歸先
墓數十來一地守、祭麻謹始祖之封久沒於麻賃而
尚復之平居孫嚴有度無苟訾笑寡所嫺諳而當世
名德賢達乃相与甚隆且度如故吳文定公原博李
太僕貞伯沈先生啟南李宗伯世賢今莊囯少傅王

春甲　幸

公尚書劉公叔縣事壯公其尤善者也樂祭大吏部
使者郡太守邑宰賓敬因或喪然不悉支法必延致
以礼乃注或假以解公府事不肯也成化丙午以名
医徵入太医院手丁贖喬喪歸終剌遂不復出晚年
礼部蔓推遂為用終不行性詳雅好古敏學御家勤
肅屏内水奉身儉潔倫然軟塵暇輒閉户繙閲研訂
故戴及經方：術無自遠斯其務儒之著者也初自
號杏園吳全文天爵嘗視之鶴更號狀鵰中歲用例
受壯服以正統戊辰五月十八日生正德辛巳二月
廿二日卒享年七十四母麻氏繼母翁氏娶范氏生

一子早夭繼娶錢氏子男二長曰獻積国子生次曰
獻祥縣學生祝氏翊氏二子婦也女二長適吳使早
寡次適吳淞而卒孫男二長立貫聘張太僕孫々女
五長許嫁陳其第三許沈其餘皆幼二子以嘉靖壬
午十二月廿四日奠君吳縣靈嵒鄉橫山桃花塢新
兆隣於宗塋之右銘曰　士也頎兮為行欽嘉而反
欽還而去欽華猗華其躬而以光其家大德之缺々
兮往見先以無忝若夫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歟々
為者將大苞以振其來於無涯矣子
承直郎應天府通判姻生長洲祝允明撰

卷甲 壬一

王氏復墓記

弘治十三年夏四月長洲王觀惟顒得復其去先之
墓於郡西靈巖鄉橫山桃花塢念其久之久而得之
難思昭示其後人乃屬石請予記而刻之予交惟顒
久且深知之寔真乃詳述其顛末云王氏之先出漢
隱士霸魏晉中名德奕生不可勝舉自坦之以後居
江左晉室既東有避地過閩者遂為希人迨唐咸
通閒曰黛為尚書水部郎其後迨不乏貿至宋曰仲
舉字聖俞則著作郎程門高弟藏之父也以著作貫
贈奉議郎寔始廷吳郡政和元年二月九日卒以其

年三月二十二日葬於此地事見江司諫公望所為
志　本朝盧舍人熊作府志具載家墓係下且謂其
從孫浙西參議大本大本從弟大成大成子楙並祔
為蓋衆其九名者言也著作既以通儒高弟大著於
南渡之初後來致益蕃阜而承引河人修於家顯於
朝政學隱行累然相望而凡其先之居室丘壠亦相
與紹承不替以逮致顒為處士敏字時勉益弘拓之
蔚為三吳之望初數百年來族之葬者不一其地橫
山之塋雖時祀維修而罔柔所傳名所謂九墳名春
議墳若名安人攻若南攻若新墳者咸在其所謂大

卷甲 壬二

墳及二十官人狀六孺人攻則裏以兵戈之擾後遂
迷失蓋諸攻雖皆在一隅中而各以為封樹故耳大
是顒爲廣詢詳究於田甲墓丁若山之老皆歷歲始
之其孟為懷袁氏所弃久矣茶之顯者曰天賜自
中進士來吳模齋朗是白來復之不許及其仕壯史
時觀以坟山乞周郡墓等志記予與詳論之天賜尚
未決後轉蜀憲觀又累求勿果從後天錫以致仕過
吳觀乃持周諸志衆與之而耕往返數四昭彰可徵
本始詢服焉乃舉而歸之立券述故以為復擾於是
所謂大墳者復還於王寔即聖俞之藏而王氏始葬

之祖也嗚乎豈偶然哉昔者韓失寶玉大弓而後得
之孔子作春秋特兩筆之夫二者獨先君之藏物故
其失其得有以為後人之勸懲而聖人致之意焉矧
我先祖遺體之所託耶又况夫之久而得之難[illegible]然
無忝覘安覘亭而今而後松楸叢蔭長當不衰不亦
善乎故為記之俾其來者知惟顯父子之志之力也
為王氏之孝子慈孫功德衆盛尚祖與謹守嚴護以
致於去々庶不忝為是為記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敕巡
撫四川贊理軍務郡人劉纓撰　賜進士出身
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翰林庶吉
士刑科給事中長洲陳璚書丹　賜進士出身通
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巡撫山東地
方長洲徐源篆額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冬十
月朔旦十二世孫覲立石
王氏復墓記碑陰　祝允明
王氏居吳最久且顯儒通文業宦積功匡大之於忠
孝細之於方術五百年來不匱而方滋未矣我其德
慶坊之居等桃花塢之塋兆皆即宋代之遺也頃者
微君惟顯又得復其先丘之中吳者知者皆為之喜
而中丞劉公大書之石矣予固辱在契又媾連也知
之尤詳惟中丞公之坟主在復地故所叙未志其餘
乃為列諸其陰曰所謂大坟者其封有五盖七參議
府君仲舉與配方著作顏之先配秦六八儒林府君
大中與配陳也二十官人坟者在路家山其封五八
府君葉與配吳二十府君大方與配方百三十府君
彰也北境之封四十一府君盛與配徐揚表也參議
坟之封二十一參議府君大本與配陸也石安人坟
之封一在鄭塢即安人乃參議之先配也南坟之
封四十三府君大成與配趙乙講書府君林與配葛
也六孺人墳在參議坟後六府君之媾與配郭即孺
人也新坟之封二十有三承鄭府君德文與配周雲
崎府君敦與配楊竜目府君仁美與配李君顯府君
廷貴與配任君善府君廷　與配徐一伯康府君利
賓與配顧二先吾府君圓　三彥常府君嘉賓與配
宋五文玉府君璋與配陸一府君祥與配張知分府
君寬與配沈及旌莊諸子孫皆祔焉而政則祔于石
安人坟之傍也凡此皆旧地也其外於合又有四封
二曠齋之女兄與繼配也曰三鄭惟賢之封一鄭惟
泰也曰三娘子坟之封　鄭惟先配文而其諧瑒則

各有所依補也凡此皆新地也而皆在一隅惟顯又
別瞬地數畝曰金丘其間將俟百年之藏焉嗟乎吳
中堂兆之久且蓄而能善守復如王氏者果多見乎
哉宜中丞公之特先昭昭也凡所以美今而飭後者
已備乎無以加贊惟述此以垂示庶覽者如指掌勿
迷云耳至於諸封之域址坐向塋樹歲月具在閑录
志銘載其家惟顯名觀晴齋之事也
弘治十八年歲次乙丑四月望鄉貢進士婣生祝允
明撰并書篆
王氏諸墓在吳縣橫山桃花塢誄見劉尚書撰祝
叅罡　蓋

京兆允明復墓記并碑陰

明故太醫院御醫致仕張公墓志銘

祝顥

成化十九年十月廿七日致仕御醫張公以高壽令
終於家鄉之搢紳逢掖耆英碩彥下至里巷耄倪細
黃士庶聞蜀赴吊者源源未已而公之子婿乃合其
群從聞奉大事以公女兄之子太守盛君焉狀託其
塾賓陳君岳李引謂予姪逸予為銘顧惟耄荒無能
為役然念公平時每以壽藏之銘見托雖諾而未果
今可以存亡易心乎遂為書之公諱豫字至和姓張
氏別號恒齋其先汴人有諱彥者仕宋為和州防禦
使以兵燹吳因家於蘇之長洲又三傳至端禮始以
醫名生應元嘉興路官醫提領生元善字性之江浙
行中書省官醫提舉階保仲大夫卒中書左丞周伯
溫銘其墓稱以醫名儒行君子公之曾大父也大父
文叔父希文永樂初徵入醫垣三使海外歸自號怡
光前卒從祀尚書周文襄公銘之孫其學傳理明重
義輕利其室人陳生三子公其仲也自幼岐嶷穎重
屹立如山早從陳太史怡庵讀儒書精義理及聞朱
丹溪傳見其由醫入儒慨然慕之曰吾本醫家可自
叅罡　異
倍涵哉繼志述事分當然也於是就醫門諸書晝夜
研究日有領悟而未敢自恃及怡菴歸祈疑難沛
然無滯出以療人輒收奇效由是請求者門無虛日
公既宜行修益行檢未嘗緣幸會以避功褰危急以
財利琴川大姓錢公達患背疽日久惡証迭見諸醫
環視莫措公指之曰疾雖危益誤不非本病也宜大
補元氣猶有生意其家饑幸循麋以酬公笑曰吾治
疾本非索豈疾愈公連婦翁都憲吳思庵親為文張
之而公則一以利濟為心未嘗藉此以貪富足計數
於類連無造之疾尤惓惓拯治全我助之薪米以貽

周者且曰吾葬治名在治法當然不𥘉泰間東南水
荒大作米價騰湧錢法阻滯道殣相望行旅斷跡公
曰此天時天患非藥石可濟古謂上醫醫國者非其
時乎乃出錢積價賊疏通又糶廩作粥濟饑捐貲助
官賑恤上下賴之因而應捨封帶天順初徵天下名
醫近百人萃京師拔其尤者止七人而公居首選入
禁近擢御醫　賜敕命錫賚駢蕃譽望赫奕一時
名公鉅卿往往相親以周康濟而公則以年當休致
日就龍鍾屢疏乞身久而得請南歸之日都下相知
靡不缺望歿其懸車鄉之故舊則又莫不懽欣慶幸
墓甲

而四方求請者益衆公亦不以倦勤拒焉蓋公平生
學術濟時活人者不可數計而計其術之精妙者則
不可逮而不書公在京時通妙卿真人求公診脈公
驚曰不出六日法當中風時卿固無恙越六日如其
言又視太醫院使董君傷寒病甚而脈未平詰其
公曰怙四七日已而五日死又診俞司徒風疾衆云
不治公曰可治然必是而後藥力多乃可已而藥至
百服愈此皆由公學力之至察脈之精而研幾之審
故凡於病如燭照數計而不爽毫髮也況其篤於仁
而勇於義濟之以有恒之心哉斯無愧於古人無忝

於家聲也公生於洪武庚辰四月十九日享年八十
有四配顧氏繼室王氏子男三長淮卒次曰沐曰澤
女六孫男三𥘉祀禮孫女五韓業朱繼閔更陳膺啟
夏況陵其婿也沐等以公卒之歲十二月廿五日甲
申扶柩葬吳縣長洲鄉茅陽山之原銘曰　醫林仁
術肇古聖神鄭重立教用濟生人世降俗漓名浮利
勝卑志仕情民斯不幸伲伲恒需俗宗真傳濟之以
仁功參十全既允其先後昌厥後自天祐之俾登遐
壽長洲之鄉令終歸藏不亡者存表此銘章
張豫墓在茅陽山吳中名醫也其兄養正名頤与
墓甲

王敏齊名

仲兄醒菴先生墓志銘　陳完

嗚呼完尚忍銘先生之墓耶念吾父學以傳自宋歷
三四百年以至於今不絕吾兄弟書人皆承服風接
之者中歲兄三人皆早謝獨先生與完白首同聚鳴
呼而先生溘先一朝遐矣痛矣完　銘先
生之墓耶先生諱寬字孟賢陳姓也醒菴號也其先
家蜀與宋文忠公先曳同祖先曳從父諱鄭始徙南
康之都昌七世至諱豪登宣和進士歷官左朝散大
夫明州通判再徙里子豪生秉州推官準有判豐在

石屋間講學時考亭朱子知南康爲寫石屋書堂牟生池州通判拒常師朱子習義理最精事載郡志拒生靖州判官唯〻生彬〻生珹淳貢士洽〻生元綸林待制仝〻生徵號天倪受學臨川吳文正公澄所指授又從蘇之吳淼徵生濟南府經歷汝言汝言生翰林檢討紘先生之父也先生幼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既長益力學先生性嚴毅教訓甚篤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物度數之詳得於耳提面命而會於歸由是清香勃〻然動人口矣母金孺人殁先生執喪哀毁過禮父官翰林走省侍之時南郡揚必係見而奇之曰他日獨步東南及還士林李延師席以不得爲憾郡守朱公建社學禮先生爲師出其門者皆爲名士東吳猷詩之士每以所業質焉先生默質純類矣不心醉而去楊尚書翥嘗語人曰陳孟賢御賞甘雨也東吳之士漸被其澤矣性好潔所居必焚香客至〻論茗論古今與之浹矣　時務之宜　備察其賢不肖過之各盡其禮嘗勵後進曰士貧而多於工商而獨當以廉恥自重不可干當者之門升斗之粟其孫風雅操過人遠矣好蓄古今書畫古玩服古名賢巾服人望見之皆曰此東吳大老也故人拜先生之詩其雄渾也則江海瀅洄涵容一碧其和平也則瓊珩琚瑀璀鏘殿陛之上不求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先生風神儀表眉目清朗飄逸沖遠國子祭酒陳公鑑嘗贊其像曰粲〻乎氣象之峻也詠〻乎履道之值也文以承詩書之緒也生雖奉比階環玲珮拖佚塵以若潤也盍非忘去而長嚴几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議者不以其言爲過初先生喪妻年未四十諸孫無依或勸其更娶先生曰吾見後母虐兒惡令吾兒蹈之耶然不聽人皆義之先生志足以立行才足以適用氣足以壽世學足以明義矣然獨任斯文之重不得沾一命若子惜之景泰中　朝廷命纂修郡志所司徵先生總其事歲郡庠鄉飲禮賓必於先生郡自守仝以下無不知其房而禮之每宴朝貢獨先生布衣與焉年及耄無衰憊態將卒尚讀書与家人語自若投其書右脅著遂卒時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吳中賢士大夫皆爲哭

配施氏先卒子男三儀偉佶女一適吳容孫男六元賦元鴻元卿元福元祿元徽女七曾孫男二貞還女一歲已已八月丙午葬吳縣萬福山之原所著醒菴詩集二十卷藏於家銘曰有吳詩派高揚張徐

渢〻之音鳴於|國初救敝固宜以変於古卑平醒
蕃膚淺其武諷諭婉暢亭蓄摭雅醲醊群味以姱依
者淑於鄉邦不道小子化雨之功固不細矣猗福之
山松栢鬱龍有攸歸然遐者起歟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四十　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一　長洲錢穀叔寶編

○墳塋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墓志
○○銘　李東陽○○

公姓吳氏諱寬字原博學者稱為匏菴先生蘇之長
洲人祖諱壽宗贈嘉議大夫禮部侍郎考諱孟融累
贈亦如之公在成化弘治間為翰林院修撰遷右春
坊右諭德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進詹事府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出為吏部右侍郎轉左侍兼學士入|
內閣典|誥敕掌詹事府事終禮部尚書兼職如故
生宣德乙卯十二月丙寅卒于弘治甲子七月戊戌
壽七十配陳氏累贈淑人繼室陳氏生二子奭奐以
明年乙丑十一月丙申葬于吳縣花園山新阡之原
公早學晚達卧有奇遲继寵而弗究于用天下有遺
望焉烏乎惜哉盖公年十二而為府學生十八而應
試三十四而舉于鄉三十八而登進士在官三十三
年其得艸第也始試久不售已絕意進取提學陳御
史士賢見其文奇之敦勸就試為|京闈書魁試禮

部名第一）殿試之日甄選未定宸衷已出御便殿
趣讀卷衆與擬以省元卷上既賜及第特擢首然其
校士則辛丑甲辰為同考丁未壬戌為主考皆在禮
部得人為多而壬戌所取為庶吉士者即奉詔受之
業讀卷例用尚書己未之試公獨以侍郎預其講讀
侍從則今上在東宮時為講讀官）御極初以先經
筵講官最後乃直日講而今皇太子講讀又以宮僚
長日預侍焉其史事則修憲廟實錄纂校正修大明
會典充副總裁比修歷代通鑑纂要亦如之凡此皆
翰林職任自部曹復入領者前所鮮見其居喪則在

修撰時以父病乞歸省年不應例特予告遂終制及
以侍郎丁繼母憂自載訖吏部仍擬公名服未闋叙
月朝廷為虛位待之尤仕途所未有其寵遇之典則
以三品賜鶴袍犀帶詔旨於郷春秋丁遣祭先師孔
子御殿傳制皆用內閣禮以疾告則命醫診視遣中
官存問賜酒四瓶米諸物訃聞則命有司治葬如例
而加祭二壇賜銀幣爲賻驛給舟車遣官護送
超贈太子太保皆出常格若賜謚文定則本朝自南
陽公之外一人而已其長子與以三品恩已蔭為國
學生比以舊李恩當官其少子奐特命與為中書舍

凡此俱另行
按陽曹

人而以奐補國學蓋上欲大用公而卒已不逮故其
既沒尤為之眷注周悉如此云公識趣高雅行履端
實孝友天至還族里有恩其居官廉慎律物以叔身
所在未嘗事虛說復就清簡雖優語業留而引退不
置惟于學先然自得所為文醇古有法詩得唐格書
酷似蘇休對命在朝廷紀載在史局碑版翰墨遍于
天下孰此亦可以不朽矣與奉禮部左侍郎李公世
賢狀請予銘乃哭而為之銘曰世有望閭不
容偽上有廷論下則與議遠且賤者夷狄奴隸猶
無知孰後而欽其所自致匪賢曷位胡其臬之功詎

云易官居六卿孰謂非貴年登七旬壽亦云至惟三
不朽公亦有二有德有言功則未既尚有餘地我銘
矣公以俟來世

○○文定公墓表　王鏊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丙申葬我文定公于吳之花園
山友人王鏊刻其墓首之碑曰烏乎公其是即當
宇之所倚海內之所望斯文之所屬其遽止耶烏乎
公諱寬字原博世為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考諱孟
融皆贈吏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時流
方務舉業公獨博覧郡籍為古文辞下筆有老成風

格屢試應天不第以歲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
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我江陰卞郎中華伯以
詩自負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遺少可
而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公以屢擧不利絶意仕進
不肯復應擧天台陳公士賢時御史董李政于南畿
以禮敦遣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時稱謂之應士
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撰旋被選
侍｜先皇帝于東宮九年進太子右諭德｜先帝即
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成進詹
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爲吏部右侍郎久之轉

左尋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專掌｜｜制
誥仍侍｜今上于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進禮
部尚書兼學士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公素
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所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高望
益重天下稱爲匏菴先生而不敢字焉｜東宮進講
闕雅辟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復
爲｜｜上誦之｜今上我少闇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
東宮講學有寒暑風雨則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
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人生十歲
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

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
親近儒臣講明治道尤多得焉建議者謂先儒吳澄
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詔廷議之公言從祀六
觀其有益于經傳否耳苟有裨于經傳則揚雄馬融
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也｜太皇｜太后將祔廟｜
詔議其禮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于別廟詩謂之
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
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我竟
如公議公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慰留至有學
行聞望與論攸歸方資委任與爲國對之語公乃不

敢復｜請裁閏月弘治甲子七月十日也訃聞｜
先帝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者四給驛舟遣官護運
特贈太子太保長子與從中書舍人次子與補國學
生皆異數云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于權勢榮利則
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于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
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
題聯句爲樂君不知有官者被選宮僚人或賀之公
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我何以堪此若我及｜詔
是日講尤衆所崇而公韓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識
不從也及嘗｜制諸久衆望公柄用而遂回不進意

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
之甚安之衆意為之求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
屬公、又辭之甚堅人曰今世亦有不肯為天官冢
宰者乎公端清淵穆不囿、為同不曉、為異士與
賢者皆雍然得心公亦依合衆容不見町畦平生不
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其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
之君子乎公為文不事追琢獨嚴体裁稱膺深理
致恬長詩為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迹沉着高壯一
洗近世儉斯之習為書姿潤中時出奇崛雖規模于
蘇而多所自得雅善鑒法書名画一經品定衆莫

能易焉乎公由侍從致位八座敘況垂四三十餘年
其声望隆矣爵位崇矣）朝廷恩数不為不加矣年
登六十不為不壽矣而遠近薦者猶未满非以其
未嘗一日柔行當路以行其所學耶夫公之所立自
足以不朽雖位卑與年未為不貴且壽也况其最傳
之邦學之行不行蓋有命焉其人矣歟乎予与公生
同鄉仕同|朝相知最深且久故以是表諸墓哀而
不能忘公之志也

○○祭吳文定公文　　、王鏊

我生雖晚從公則舊科第官階交手授受公為之前
我羈其後乙未之春|朝班聯蓮玉署相隨金匱吏
細已亥還南斯焉在疚公來視之其匡之數至今猶
山傑句增秀壬寅至京風雨析剖各事園亭對開户
牖雪月之宵花柳之晝有倡斯和有集斯湊詩简酒
壽閒適之走有出必偕至鎮聯裒陵遺編託刻坏宿
留最後同宣|文華邃宥經帷数陳公左予右進以
事同分隨年重叙度之致公蓬之酬莫知富深寔忠
同伍晚有弱息許奉箕帚通家往還不間予婦人事
好幸我焉東首送我于郊欲别且復我言北來會合
斯久稍聞微疴引年屢奏手札頻承憂色如焚宜壽

而臧事乃大謬卿士典刑國表耆老知公德器天胡
不佑胡不三事胡不遐壽我登公堂不我云覲不与
我言有櫬斯遺平生此别情曷云究公其聞予薦
觴至

○吳寬文定公墓在花園山

○○明故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志銘

楊循吉

弘治丁巳冬十一月|上起南京太僕寺、丞文公
于家以為温州府知府公拔府堂書力辭不果從道
以車乘赴任至之日首擇緊徒千人民大悦既而以

法約豪强咸遵于今設施詳明惠洽黎庶尊礼耆德
風以丕變一年而政化茂行竟用己未六月乙未
卒于官年五十有五凡遺所著文章總三十卷别為
奏議三卷聊耶漫抄一卷烏乎偉哉公諱林字宗儒
其先衡山人相傳以為宋丞相信公之族高祖俊卿
元末鎮遠大將軍湖廣行省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
昌曾祖定遠從丨高皇帝平偽漢賜名天龍功授
徐州衛左所副千户曾祖定璟從其兄兵中屠叙騎
舍人始徙浙而祖惠遂居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涞水
教諭贈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顏氏呂氏呂

卷四十一　八

以丨誥恩封太安人公舉成化壬辰進士宮保尹公
與銓除全數人獨以公為永嘉曰此我所知能作縣
者也公其時英敏精悍尤銳于治每聽政必闔門役
人之入覘環前後無禁制決神異輒傳為故事有王
姓者事李中監為暴于境上率不能制公設策捕而
覽之獄衆稱快者数郡名遂藉藉他所為梗桌皆類
是于是旌為浙全第一而知者咸期以大用父喪解
職起復知博平邑小無事惟以勸農論士為書人甚
宜之而抗捍權要執向風盡屬不貶娶梁建李雖居
帯久亦其有勞可書也已以精吏遷丨朝衆咸擬公

必為御史當磊落有所為或曰斯人在小官尚剛許
如是翊列之臺端乎竟補南京太僕寺丞太僕政
久弛弗振部内吏胥驕不奉法公為奏按其罪若數
人丞着為令得提問官吏其後又以留都牧場將官
不當授官馬又不還路凡劾大小把總等四十餘人
皆抵罪而詞有所連不少借鬠為之清公盡心馬事
深究其法以必欲報丨國自勵焉乙任曰吾書奉切
聽其可有見而弗敢遂調叙古今事宜論蓄牧之計
上馬累三篇冀其遺行初兵部尚書馬公宗建公問
達慕公辭以未習因請論馬遂以謨重呈是既下郎

卷四十一　九

議其便者撤公行之會公尋已移疾歸、凡六年不
起而温人以其永嘉之政思得公甚故丨朝廷以為
宜其民善若樓父母窮山谷皆提携出迎惟恐後而
不得見温多訟多盗俗尚鬼好溺女患為科降處分
其不備善刑獄屢空境之暴與一敢肆民生女皆育
而前後所毁淫祠殆盡又作俗範訓其民而導以化
本温用是清謐不生解穢其在郡凡建上七疏皆賦
役章程不可已之事中一疏以灾異自劾求退而論
鎮守剝民尤切百姓盡敬事公無敢欺而公思歸日
甚將閣諧遣人輒知之閉其賊不得行乃留視事以

迮于殘然而得疾哭喪溫之人害于公無廢札焉公
博通當世之故還事敕書口獻替爲心|上和郎位
大廷覆論公適朝京師遂進|聖政十事畢論所學
皆本諸經術立義醇正得匡益之實其在博士又論
邑內　德府賜田于校事謂官校做狀不便極陳利
病已付有司自其以納既上或咎恨遺指疑事匡料
公不恤卒從所請其土歌焉　公嘗曰爲吏而無建
明其何以職蓋其素存忠愛國天性然也公爲人雅
喜交游其于官無所不可爲而尤事持廉臨終戒諸
所爲大言曰我男子死即死爾復何言人謂公諄之

卷四十一　十

不撓坐視牧莊可歎得云公配邢氏先卒贈安人
後配吳氏封安人而仲子森以進士令鄆城且顯于
時子男三人長壁供縣學生次室尚幼孫男三人孫
女三人長筆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吳縣梅灣
之原乃以狀來俾銘以志銘曰|烈烈文公信國是
承克育剛大厥氣孔昌已路誅酒知叔宗經忠體自
許允惟邦楨公才既優仍篤收理連宰二邑成肅風
紀司民之牧衛東絕覆廣情乃入納于仁軌|帝寵
休嘉式選之|朝俾職庶圍大閱于郊以威四表|
固武允昭司馬曰賢拜賜以薦會歸來歸處臨用要

山有考盤道在居息溫人題思會奧公出|天子有
命往撫故借使風裁揚是微治憲赫焉方隆胡頹之
亟有墓于梅來碗翩翩既耕有田斯菲其從何以世
之尚光永延銘刻茲石用質幽宮
○文林溫州墓在梅灣
○○明故劉文學墓志銘　楊循吉
劉君諱嘉綃字協中吳之名士也考諱昌爲世大儒
著書甚富位廣東左參政祖考諱敦封廣衡主事祖
妣許氏封安人晉年八十餘終即我外大父母是已
吾隆慶使茂異生焉男氏始若與子在河南倚而得

卷四十一　十二

君母李氏君靈質天稟風儀如玉年數歲據小兒習
書儼然成文又選古詩摸其格律皆有妙悟男平生
猶書尤煉孜時君總十五歲李弥高爲丈家千百
言不竭詩亦思致清遠雋味有餘嘗著予范墓丈意
甚高古而用字艱奇讀者或昧味不能通及和予游
山詩予安登澗入深極安陽之狀往哉予北上侵舟
百里還于抵無錫酌惠山泉始別不惟親、之審而
名言情勝枕作日知也予之歸田思得朝夕之士與
遊于君指實先歷既而竟縮長暝違我素心春秋止
呼二十有四嗟乎痛哉君善書結体斯異最得法于

覆君書未嘗不歸視寶愛書肆二篇寄予不及全
為從予援倭檢之尤為予所篤嗜一旦遠去不覺洮
足起覓竟忘之念至必悅懽不樂君為人溫重靜默
對長者無一剌語居家庭孝謹既篤而性氣迥邁高
寄物表不屑屑繁雜士服庠序宴然有山林情焉
配頓氏郡守頓公德明之女少參公崇善之妹家亦
三世進士子男一人貞方六歲女一人燭光卜以弘
治九年十月乙酉葬仰天山之原所與游者祝希哲
都玄敬文徵明唐子畏皆奇士予畏又編其集為之
楬文云銘曰吳獄孔秀斯稟則茂嘆獨之厥惟不年

而壽
○劉嘉精乃屡欣昌之子墓在仰天山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
誌銘　王鏊
正德己亥正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
卒于家訃聞｜上命有司治葬事丁丑三月○○日
葬先奉山之先塋友人大學士王某刻其碑曰公諱
源字仲山世家吳長洲居山之滿江祖孝質贈通議
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考振初封工部都水主事
贈武選郎中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少則好學工文有名吳下成化乙酉占南畿鄉薦乙
未、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理徂徐寺處泉源
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歷職方員方郎武選郎中廣東
布政司左參政浙江右布政湖廣左布政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山東初武選最號劇司公至洗心自警
一意奉公杜貴請囑戒門者一切不通而籍其姓名
若將行罰者嚴踰逆絕時天下武功爵幾二十萬坐
耗天下饒嗣者以疏遠襲公奏宗派許額旁支者一
切罷之大革冗濫舊例以罪去者落職公謂罪有輕
重以官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樂其寬大司馬

馬公甚委重之廣東勤雲貴猺獞公督糧水陸並進
瘴癘深入師以克濟山東歲飢公與刑部何侍郎
分行賑濟割臨清倉米八万有奇以補歲漕之數明
年徵償公奏民相拯給稍蘇而又遣征之何睞帯給
詔免與民｜徐王就封于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民
為騷動公檄所司姑俟之至從卒渡河水旋至坦然
之國公私無擾公凡三蒞場屋浙藩析卷多儒士御
史意欲有所前却公曰科場所取者文耳道勝儒士
何傷山東歙鎮將以鹿鳴宴贈士公曰方策仕而示
以利非為政之体乃已嘗代祀岳鎮東海齋之夕庶

時謝南關里丈廟成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仕
詔馳驛以歸公溫粹寬仁人稱長者而臨事粗守堅
定雖當官蒞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覩文章博雅尤善
為詩力去近世尖新之習書有米家父子風肥來
氏封安人贈宜人加贈淑人子男三棐佩授蘇州衛
指揮同知先卒棠國子生棨郡庠生女三孫男三熙
烈熊曾孫一子與公交四十餘年公弟南昌府經歷
澄狀公行來請銘曰嗚呼粹溫文以富厥有施于
有政亦既克守毀或未全非我所恥銘于山阿嗟余公何

○徐源都御史墓在堯峯山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墓志銘

王鏊

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澤民其先自家南
渡來家吳包山之陽曾祖孟女祖文昌世有隱德考
泰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歷官　江學訓福建按察知
事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最
盛其淵源蓋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
試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
御史巡視漕河通為通出按廣西風裁凜然剔奸
振滯黜污崇良名聲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
悅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
司撫夷勦冠茂著勲績鎮守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
公負望不當尚滯卑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
衝時木邦孟養奉共相攻累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諭
以威德事且就緒而固以病乞歸兵帳下千人以金
賄不受夷人為作却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
二十四年歲乙丑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
十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二其年十二月廿有六日
葬山之西隔配郁恭人祔子男六泰以進士歷官御
史直言被逮敘遷南京刑部郎晉郡庠生艮漸吳學

孫男二安節安世公為人樸執堅定而目嚴冷在道
時獨持憲紀筆類御史柳晉媛不敢出一語親舊
或有為則厲聲曰吾知有國法不知有他曰有
言事當有錯則又厲聲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况燦
發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為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媟
見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偏如也近世仕
者多營宅地廣田園以侈相高公少能以其家富遠
老所居狹隘卑陋終不肯增一瓦增一屋曰無為子
孫累也冠服敝舊飲饌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亦不
肯隨俗奢靡但奴樂忘望然去之出入坐一小航

人不知其嘗有官也焉乎其可謂篤于自信不為流
俗所变者耶銘曰去官適遂傳日滋滔〻末俗止
者誰嗟允夫子矜獨持毅然不蔵行不隨後有考不
在于斯

○賀元忠副使墓在西洞庭山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廻撫山
○○東沈公墓志銘　　王鏊

公諱林字材英沈氏世為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諱大
父洪考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
少好學成化甲午占應天鄉試辛丑進士第時方重

內輕外或謂公有律門可得內除公不從出知晉州
州人情而寂公教之樹藝教之蓄積修城垣興學校
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小沈吾父母
也時年未三十致云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
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夏麥鎮守鎮守勝塞不為
札公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
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願而出廻行二州入邑之間
覽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善告訐株睽蔓引動至百人
公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便之郡李秋隱文廟制
窒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贊含齋庐庖庫祭
器又增樂舞生教以声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
講解懇〻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為諸郡甲郡故無
城郭乃鑿西山之石仍講論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
遷雲南參政後寧戍之及蜀客藍廖輩倡亂所過殘
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陴保民益思之至雲
南交人忽雖兵境上遠近恒懼公曰吾在此無恐吾
請以身當之已而乾興事正德丁卯入賀——聖節
時逆瑾盜政內外官守罔不餎謁公固不往瑾嗛之
銓曹屢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
遣邏卒詗公〻行邏之逢抗手而過至挨拾無所得

獨以諂進素傳白瑾有石丈義者適在旁曰沈良吏
也丈義益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為見遂緊下廻按
御史閱狀家人供稱不刑規以賄見御史亦欲撰其
微使得為計公曰無屑懇官禄与墜名節孰重竟落
職為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沿邊備直怡然以歸逆瑾
伏誅言者奏起公為廣西左布政司單車就道一如
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税之羡名
曰公堂尽歸私囊雖號良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
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鎔範戟等之屬
為公府宴享閒時廻撫交章剡薦遂進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草銅仁烏羅等苗
屢出剽掠爲患前撫臣率以化外覊縻不究切之公
曰是不一懲刈則滋蔓、難圖也率勵將士爲深入
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苗皆帰附天生屋囤倚險
攻之斸石毒矢交下人莫敢向迩公調兵先絶其餉
遣賊乙囤火鎗飛礮継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
牛羊器械無筭隊寨猺獞九十七砦相率來帰給以
流官悉隷貢賦二衛屯革土官倉儲積與自是内境
晏然初藍鄢二寇横行蜀中數年|朝廷大發兵勦
之公俱奔道隣境爲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平蕩有

狩角之助焉癸酉闈宜公訃已帰守制|朝廷遣
官諭癸比服闋|詔起巡撫山東公在貴用兵勞勩
成疾继以哀毀在途病加劇遂固乞致仕|詔命馳
驛以帰、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九嘉
靖元年九月十八日葬吳江蓭字圩之新阡公娶許
氏封宜人子男二知剛知柔皆國子生女二適引礼
舍人史相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大璞大璋大雅大
中大璞蔭國子生孫女二公生而端静在衆中嘿然
若不能言而稟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爲君子也
筮仕之初吳文定公亟称爲處子之秀今少師楊公

每言昔在太學爲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諸生喧
閧其旁若罔聞也順慶之治有遺愛于蜀、人至今
思之不忘初順慶民相率立公生祠寓副楊錦至郡
以書來曰公何修而得此于蜀人廬御史師召行縣
父老請公祠在學宮出入爲跽請還近便許之他日
復至則已與然輪奐廬訪其成之速知其得民之深
也雖詩歎息而去及家居焚香端坐不以事經心事
二親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敢嘗南向坐初帰
自蜀弟麓已别居公亟過之出涕曰吾寡兄弟忍分
異邪待族屬鄉黨皆有恩義嗚乎其可謂篤行君子

矣銘曰聖貴諭言曰馬用彼啚夫捷給君子攸病
藹若一家酩醴篤行恂、沈公寔維似之于晋于蜀
所至則治政声發聞既去而思苗夷獷猂分此荒服
自昔相沿爾兪腺日公不謂然執曰王土躬率偏師
深入其阻林竇洞蜒無敢違者昔所未有公行不疑
仁者之勇乃見于斯公功既成公力斯憊齊魯翹懸
不尚有儁勤而山屋爰告來祀
○沈林都憲墓舊在吳江羅字圩今迁于長洲縣報
○敕附封君屠巷墓旁
90 知永年縣致仕尤君墓碣　王鏊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予觀公章平居
恂恂、非禮弗踐、然言不出諸口至其居官所至
輒聞年未至一旦毅然去之世所謂勇者或未能焉
烏乎可不謂賢乎予以是知孟子之言不誣也君諱
淳公學字光之先自許庵宋來家于蘇三傳為良器
仕宋提刑司點檢曾祖諱羾星湖廣布政司經歷
祖安禮貴州布政司左參政考忠君以景泰癸酉占
南畿鄉試會試名在乙榜授浙江之平陽縣學教諭
以憂去改任濟之沾化考最擢知廣信之鉛山又以
憂改去知廣平之永年在平陽以身為教隆冬嚴暑

冠服坐堂上召諸生講授親為筆削經義夜則巡行
各舍聞書聲或見燈燭光則召加獎勞惰者斥之于
是諸生奮勵人才輩興平陽法食浙鹽而民買閩鹽
以生不禁則廢法禁之則生亂君于是關畧苛嚴視
皆多寡令驗業于官為出歲備入請諸他邑業以定
倉庾于是官備先民用至歲旱出禱三日雨合縣需
足而隣境旱如故民歌謡之永年民無宿儲值水旱
輒倩妻子去其鄉所遺田稅則里人代輸故去往供
賦因君榜招歸之約蠲其力役若干屬其吏胥不得侵
年流者復歸不歸者計其田分隸土著民而使之等

五十有七慨然曰吾其歸哉遂移病不治事當道不
許再疏于朝乃得可歸吳閶門自守居守者莫識
睹其面年七十有八得疾則却藥不御盥櫛賦詩而
逝實弘治乙未七月　日也以庚申正月　日葬吳
縣為橫山之原配鄭氏子男四棨樓樾楠樾鄉貢進
士孫八人君也温厚莊不為矯詐嘐絕之行取予進
退之際尤不苟雖致政歸就為學者指授經義婚喪
冠祭尤依古昔烏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予而世莫
之知也予少學公知且知公為深故為揭于墓上以
示鄉之人

○尤淳知縣墓在鷹山

○○趙處士墓表

王鏊

吳有奇士趙姓諱同魯字與哲年八十有一弘治十
六年九月九日卒其年月日葬長洲縣趙墓先塋予
表其墓曰宋熙陵第八子恭肅王元儼之後有南陽
侯仲曠與其子武翼大夫處州安馬鈐轄士翻隨宋
南渡家于睦武翼之子義郎不珀監浦江稅因家浦
江元季有諱良仁者來虜修高第弟子所著有天人
究義圖徵士誠召之始來居長洲之金莊良仁生友
泰友泰生季敎季敎生處士自元至今趙氏為庶而

業儒攻文不就處士肆韜鈐志氣高邁自六經諸子
至天文地理黄帝岐伯神仙養生之說靡不涉獵爲
文下筆數千言論、莫與角居田里而喜論當世事
見人之屈抑與民閒利害時政缺失憤然若疚于身
有豪猾儉者誣民爲盜處士論之百方不聽乃曰吾
罪盜將安之乎移于府于院我死隨之案乃止有王
御史者理軍籍吴下擬揀齊民以足其數處士争之
曰軍以衛民也今誣民爲軍、是民亦何罪王爲寢
歲每遇飢歲則預陳極濟方于郡邑大夫辛丑大飢
以郡邑無足語者乃爲書詣金陵上巡撫三原王公

卷四十一　　三

大要言宋元時蘇郡歲入苗爲斛者止三十四萬九
千至｜國朝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地昔之
地也何加多如是況今年積雨爲害吴爲沼而徵
科不止民其若之何王公讀之甚賞其文而匪意于
蠲税書至再上三上不得已許減税銀若干且欲薦
于上亦不果近世論東南水患起于常熟之白茆港
開白茆則水患衰墟崑山之沙湖則盜賊息而處士
已言于數十年之前矣烏乎處士固未嘗有一命之
寄也論及世事感激奮發使其食君之祿立乎人之
朝其所建白豈止是乎尚肯脂韋突梯觀望上下若

世之患得患失者乎惜乎其不遇也吾故表之以告
夫有位者

趙同魯處士墓在長洲縣趙墓

蘭菴居士自誌銘　　鄒亮

居士姓鄒氏名亮字克明世爲吴郡人曾祖諱壽民
祖諱文華多陰隲俱不仕考顯贈承德郎刑部主事
妣金氏贈安人君弱不好弄酷嗜讀書凡得天文醫
卜兵書必晝夜手錄殆忘寢食時工部侍郎廬陵周
公以文章政事名重天下爲當世儒宗聞以所業往
贄公深加稱賞爲延譽于兩京公卿間公極欲薦拔

卷四十一　　三

同類忌之因僞匿名書于憲臺欲沮焉是郡守况侯
伯律惜之曰爲賢爲國非爲私也特以名｜聞拜行
在吏部司務轉南京刑部又轉都察院復以周公薦
陞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改户與關户素而已景泰
甲戌夏四月｜敕命褒嘉有獲身備衛畢更任使暨
近臣紀式克勤慎尚有類秩需宋後勁之語｜恩至
隆也惜乎天不假人以年無以報稱萬一焉其生永
樂丙戌九月十七日景泰五年十一月初六日以疾
卒于南京官署春秋四十九早號梅屋後更蘭菴有
書千餘卷及所爲詩若敝帚等集二十餘卷藏于家

所撰詩宗韻海未能就緒娶吳氏有婦道封孺人子
男二瓊爲應天府儒學廩膳生瓘尚幼孫一曰貞孫
卜以景泰六年〇月〇日窆于長洲縣金鵝鄉先塋
之次嘗倣杜牧之故事預爲自志曰脩短數也死生
命也夫天地萬物莫逃乎數況生死如晝夜然孰能
免乎銘曰生也順現歿寧無遺憾安此爾
〇鄭亮御史墓在長洲縣金鵝鄉
〇〇趙宗文生壙志
宗文姓趙氏名文宗文字也世爲奎明人曾祖諱興
祖積善以行義值元季海道剽掠徙居長洲之甫里

遂占籍爲祖諱成祥考諱華甫爲善以相承人屢以
橫逆加之將恐而取者或告曰盍弗直于官也報對
之曰彼實無養固宜之不暇直之致其縲豈吾心哉
聞者以善人稱之無間言娶沈氏元江浙儒學提領
諱德輝之女生我兄弟三人文居其長甫弱冠不幸
先君子棄諸孤遺家多故舊業幾墜賴吾母力以教
督漸底成立洪武間縣令周博舉文爲人材丨召至
京以母老得請以歸養母卒永樂五年丨詔求賢文
又以翰林典籍梁用行薦授番陽知縣後以事免官
還田里日以吟詠自娛未嘗務外慕今年七十有六
老病日侵知不能久于世乃命子鏞築生壙于依仁
鄉西江滸之原先塋兆次且自爲其壙志然非任其
達也蓋爲生死世未能免之者特以平昔之行不
可不據書于埋石苟求他作或過實而可恥孰若知
所恥則不敢以自誣而況學者之尚存則必修者于
一息尚存之間此他人所不能知故不容不致力于
彰也文生于甲辰二年乙巳二月戊午若吾卒之日
與吾之事早則俟吾殁併以實之配王氏子男一人
鏞娶劉氏婿孫男安娶方氏庶孫男宣尚幼曾孫男
二人慶童壽童皆尚幼文平生所述詩有慎獨齋集

四十卷理學直言一卷文則有止義齋集二十卷銘
曰　承先人之善澤兮陰昌期而顯膺中既撰而加
膺兮知己修而未隆雖休還而哀遺兮恒惴惴而有
彰惟天命之不易兮尚委順而俟終
曰正統三年慎獨趙先生預治幽堂復自銘其墓門
之石越二年爲庚申歲五月十九日而先生卒享
年七十有八卒之二年爲壬戌歲三月十一日而
埋藏焉夫不以終事爲諱制事于未然者世已甚
鮮欲望自爲墓銘如杜牧之傳奕者又幾何人哉
先生寔繼之可謂達矣覩先生當死生之際其達

如此則其平生又可知矣其自銘者其謙抑而不尽書者其可尚也夫又銘曰|保厥始慎厥終預為銘宜幽宫全而藏永無窮|

翰林院侍讀承德郎兼修國史彭城劉鉉撰

趙文先生墓在長洲縣依仁鄉西江澤

封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林士隆墓志銘

吾姓林氏諱昌字士隆號守軒蘇之吳邑人考之族譜其先出于子姓之後故事孔子居魯復移濟南後以晋永嘉之亂始渡江散居南方有諱遵者仕福清尉因家焉称為福清始祖遵之子仁偶生仲雅仲雅六子高向喬苟高尚高仕屯田員外郎累贈至成國公妻黄氏封成國太夫人始徙居吳下諸弟子若孫俱隨寓焉称為平江六房高生五子棨閎棠建垕建任大理寺丞生子升任兵部侍郎棻任刑部尚書生子茂先太常寺卿贈紫金光祿大夫升生五子長真卿通直郎任江陰司法七傳而至高祖茂山曾祖誠山祖清隱父貴和俱質直以善聞祖母范氏文正公世孫日莊女母趙氏長洲著姓士安女皆有善行比吾生未期父因通易書曉卜筮遵|朝命五從中貴使西海諸夷郵一往返凡五年幸無恙論者謂積善之報吾六歲游鄉校頼祖母朝夕訓讀啟家字書及長遵奉教識孟勉于李年二十從徙邑中見知于令尹吳公復延教諸子重加礼貌後葉公錫以廉吉士出宰邑荷不鄙建立義學以礼幣招我與教又李為境内儒士名載酒知册業泰五年|朝廷遣使纂修誌書郡侯汪公游以書敦請蒐循紀述乎昔守分不矜持不忮支不輕造公門厭事學吟、以自適情素不為譏浪諸人語飲酒醉而愈謹人不見有落魄態與林推配得宣聖五十、代孫孔鏞字韶文時為長洲庠生家甚窘苦志讀書見其器識有用于世遂以妹嫁之後韶文舉鄉薦登進士歷任都御史廵撫貴州復轉工部侍郎舉望甚隆惜吾妹早世鄉族皆称吾知人與弟士明友愛頗篤成化戊戌子荐由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荷|聖朝推恩封吾如其官妻夏氏封孺人又蒙|恩例分俸養親拜|命以來慚無報補及追思吾親俱逝而不得奉養爲勝感懷烏乎自福清始祖相傳至我一十九代中孫顯晦不常頼予菲薄守己安分幸不混于庸人之歸雖未獲祿仕而教子成人効用于時　封為御史優游林下叨與鄉飲為僎為賓幾三十年俯仰亦無愧矣死何恨

我子男二長即符以御史九載歷陞廣西按察使以
公事今為南雄知府娶范氏封孺人次節義官娶王
氏女一淑貿嫁儒士劉潮孫男六原雲原復原喬原
升原泰原昂女四俱適名門曾孫男一女一吾生于
永樂甲午十一月十五日今年八十一祖塋在長洲
高景山之原不備摘書予日之使塟而自為之銘不
知卒于何年月日享年幾歲臨終二子為我書之銘
曰 勁乎才也違來明勁乎德也行無成守身畫志
安分真情老而切封以沐恩榮逢吉身後之計
永歸妥于先塋弘治七年十一月初吉撰先考府

君自撰墓志後不幸于弘治九年六月十七日辭世
享年八十三歲卜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安厝不肖等
奉遺命謹書刻于石烏乎痛哉孤哀男符節泣血拜
識

○林昌府君墓在高景山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
狀　文徵明

公姓劉氏諱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清江人甫出宋
集賢學士原父其後有諱待矩者仕元為江西行省
都事因徙家新淦之橋埠灘遂為新淦人國朝江
西內附待矩之子雲芳以尺籍徙隸蘇州衛雲芳子
廸吉廸吉二子次曰謙海讀書有行累代見戍吴遂
留居吴中公之大父也父曰中正娶張氏以正統七
年壬戌八月五日生公于吴城鳳凰里穉阿英特質
復頴異少從鄉先生賀浚卷李先生亟称之既而受
易于夏靖先生精析浮矯不拘、于師說而剌剌涉
獵阜見端緒為文操札疾書未嘗致思視他人遂緣
行釋方事矜儆而公數百言已就所作明暢英發以
儒士再試不利乃入縣學為弟子員成化辛卯中應
天鄉試戊戌中礼部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己亥

授湖廣武陵知縣武陵為常德輔邑地大而繁公少
多吏事習知民隱至于吏乾沒丕緣請属之情咸
悉其狀、視事之始展采錯事無不當允雖多隘地
民情不知微樓人實什器多不備公處業根賠抵尽
民利由是民知力本歲亦比登先是有長賦者土豪
若干石郡守以使官帑法死執不從當以士夫既而
從上上官閱其牘曰此良法家也卒從所擬明年庚
子母張夫人卒公即日解官持服、闋改知山東兖
州之滕縣、小而俗素多盗著被荒歉推埋狼籍吏
歛歛盗歛不治又其俗狠鬪嚚訟公鈎振稽歛亟迴

節辭剖析明暢而執遣要求皆中肯綮一時莫不驚
服向化盜亦衰止藩臬使者咸称其能尤為司徒許
公進所知丙午丨召入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徹廵東
城稟督視京倉不事摘抉而綜執攸當究姦罔匿戊
申丨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公多所論奏皆隨事
救正達于大体是歲奉丨命按福建嘗閱沙縣因有
鄧釗者坐謀殺父繫獄同時麻寬張成富皆坐死公
視其所荷校皆新翻閱牘詞多支贅且事發無主名
而牘尾云、類俗語曰豈挾匿名書成獄耶急索前
後訟牒果得匿名書于文辭攸牘中蓋釗父以負貸

自劾其姑之夫陳富利釗産欲奪之故為此陥之以
寬等其所親昵併及馬前時有司寔傳致成獄其後
讞者不欲更異又憚執法故首鼠其事公疏闡寔即
被械釋之一時称為神明莆田民有隨母出嫁者剗
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公判曰有本姓而冒他姓
義已不明虧父体以濟父譽孝則安在衆服其明識
時海外諸番入貢者多挾層貨貿市于閩監舶者利
其賄不禁或不時得賄即恣閉成陳公謂此非來遠
之道且傷丨國体即下令絕不許直至今以為永便
戍還丨朝十一月滿三載考最給丨勅命進階文林

郎推丨恩贈考宗政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妣張
氏孺人辛亥再奉丨命按廣東廣亞海有別居曰濠
番舶交易之地、有珠市世其業者十人豪民張政
者先冒名番舶商海外諸國致番貨直數十萬賁結
中人監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盜海上詭藉声勢張甚
因欲漁奪十人者之業不得悉誣十人者為盜捕置
獄中七人瘐死餘三人當論决公讞得其情亟釋人
人抵政死指揮倪鳳亦以捕盜推剗海上使害尤甚
頤恨陰狡多養死士自衛患之恐変乃以計擒得之
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書各堅得獲幼男寄養軍中

宜從宫刑以給內用而寔無其人比丨詔取之則旋
買良人子屬以充数屬且三百人而罷者十五所須
尚十人方買之海人公聞急渡海抵瓊崖諸屬覈寔
比還則所司部五百人方艤舟德慶公亟下守廵官
驗非俘獲即日散遣于是其家人感恩咸謂曰刘公
寔生汝、復有嗣宜以刘姓、之癸丑還朝十月再
滿考留掌本道事時外戚驕蹇結聨中官用事縱横
亂政公率同官上疏極言、使中宫中官故激怒丨
上逮繫丨詔獄罪且不測辛賴丨上仁明答而不問
公前後所按大省勍罷不職官有使郡縣守吏而下

十有六人誅戮文者百三十餘人平反斬赦罪百二
十有三人兩侍丨經筵號署十一道印事皆甚剴而
辰滿九載陞太僕寺少卿時馬政廢弛圉人多肆侵
漁馬耗不蕃又私相盜鬻違擾印率換去舊文吏入
充數公立法辨審弊為之請又採稽畜富利病得二
十事條列以聞從之已而考滿給丨誥命進階中憲
大夫推恩加贈考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妣恭人庚
申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提督糧儲兼理
松潘軍務丨錫璽書以行蜀去京師萬里而松潘又
在荒外瀕于諸夷棧道險絕氐猺出沒為患控鎮大
臣多不親履其地綏懷惟事調遣或恣取夫所往、
僨敗公曰我為大臣出鎮萬里可自逸以委勞于人
耶且吾奉丨命督理軍務不歷其地何以知其要害
險塞以得其事情乃東竹究波絕徼循行諸砦廣布
耳目以求其事端蓋諸邊戍守賊壘俱在夷中夷人
與吾人連結興事則邀賂取功事急則買和賊跡其
事在夷者十三在吾者十七公為科條禁誡疑章數
化事以救寧又有所謂賞番者凡官府行邊恐夷人
出擾有司先事買綵帛牛酒于路以賄之謂之買路
公嚴加禁戢官軍奉丨要束惟謹乃是公行邊軍夷帖

息莫敢動在蜀甫一年屬子微卒悲傷成疾上疏乞
歸丨詔予告暫還痛痊起用仍給傳以歸壬戌抵家
越三年乙丑御史龔元上言劉某舊撫四川老成練
諳協于民夷年力未衰不應閒廢會四川缺撫臣吏
部郎奏起之有丨詔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兼理
如故再丨錫璽書以行會松茂疊溪木匠兒諸番夷
嘯聚醜類連兵剽掠鑿城燒棧侵邑猖獗公親赴境
上相機設策會諸路兵討之衝擊攻擒斬戰折北諸
夷懼讋悉從兵羅拜頓獻甲馬贖罪到柯空龍諸砦
多斬賊首以降凡降二十餘砦前後俘斬千餘人使
闕降詔獎諭賜白金五十兩文綺二龍橫果麻答二
猾當諸河道通站諸夷每鈔運輒為邀劫而衛士通
番往、敘暴蒲江關堡久已殞廢劉柯諸番往來結
納肆為剽掠一時邊患往、坐此公亟議復之仍議
各立分司設官守之自是迄公去邊境不擾正德丁
卯再滿考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時有丨詔裁革
巡撫大臣凡十有一人公得丨旨還朝尋奉丨璽書
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
急歲賞江溢覆舟傷有小徑道出奴其間商旅不敢
行歲數假貸湖陝大費轉輸議自夔抵荊關為大道

公私便利至是御史王瓘以閣時逆瑾方用事恨公
不先關瑾詔逮公下獄公上章自理會廷臣亦交章
論救得釋仍起湖廣〡判王奏蘄州守仝志權用兵
仗剋減祿米欺侮宗室諸不法論死〡詔公會三法
司勘問公爲奏辨得末減戊辰二月陞南京大理寺
卿六月〡召爲兵部右侍郎和崇明盜起江南諸郡
繹騷時承平日久兵衛耗減矬卒莫能支所在募民
兵應數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軍給餉公不
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倫閩廣民兵封洞寨從便宜月
給米人三斗後皆籍爲軍至今遺患于民〡國家軍

餉並宜輕議事遂寢明年己巳年六十有八上疏乞
骸休致有〡詔不允尋給〡誥命進階通議大夫推
恩贈公祖考謙海加贈考宗玫皆通議大夫兵部右
侍郎祖妣某妣張氏皆贈淑人庚午陞南京刑部尚
書有豪柴法殺人欲行賄弓免費且鉅万頓公不可
入國公所知求關言之公不可竟按殺之公素練于
事尤長于法比然不爲深文巧詆還獄有疑率下屬
吏再三覆又無生理然後付法至于悖理深惡尤尽
法無貸故所屬咸執法不敢欺監奸宄屏息辛未〡
兩宮慶禮成覃恩給〡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

考、皆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皆夫人是歲公
年七十再上疏乞休不允越明年癸酉尚書滿三載
三月赴部考績有〡旨令復職五月上疏再乞休致
有〡旨卿才識老成精力尚健宜照舊辦事不允再
辭六月再疏自陳老疾乞休以全晚節有〡旨卿數
歷中外多効賢勞近疏乞休已有〡旨不允宜照舊
用心辦事八月遂次揚州再申前請因遂歸家待命
有〡旨卿累疏乞休已有〡旨勉留不允再辭十月
又連上疏始得請仍〡詔給月俸給與皁以示優寵
越十年壬午〡今上入正大統改元嘉靖公年八十

有一會　兩宮尊禮成覃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卿〡命有司具祿帑羊酒存問明年癸未以疾卒訃
聞〡命有司致祭工部營葬事如制公爲人亢爽疎
雋明燭事机而閑于吏政又精明強幹事多迎解然
其中有定識雖事出紛遝而條奏分齊較若畫一做
沈思深慮者或不及也故其當張變化人莫能測而
情法不悖所至咸貴丞立而能飾之以文在留大修
學校尤敦行義飾祠祀唐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故騎
常侍高適經略使李德裕宋知益州張詠修復他名
賢祠墓尤多速按閩廣皆值鄉試爲監臨官精擇典

校尤嚴閩衛而不苟瑣惟擇于槍閩不令有遺在廣
嘗親閱落卷得一士以為奇列之首遂擢出咸謂得
人今翰林侍講湛若水也其他推賢李能化贓道利
無所不用其至故侍郎海陵儲公嘗稱公經世之務
謀国之利往往在刑章訟牒外其為尹如侯覽為御
史如唐介其抚湘蜀文教如文翁水利如李冰鎮靜
如張詠一時以為寔錄云公長身玉立脩眉疎秀而
舉山軒揭辞吐琅然見者竦企晚歲家居益事無整
客至未嘗不見雖盛暑未嘗不冠吉凶慶弔未嘗不
行四方書疏皆手自裁答不少遺志尤篤于故舊或

在患難尤竭力拯之雖犯謗不惜至人有過則多面
折之雖貴顯當路無所嫌避以故人有譏之者然卒州
不能改其善之眾也素性儉質既為貴非祭祀賓客
食不重味尤寡嗜慾故晚歲神現不衰對舉舊事如
引繩貫珠纜纜不能休年八十餘篝燈作蠅頭字精
楷不異壯歲屬纊之前一日猶對客談洽無所苦抵
暮与家人戲語如常明日寬体中不佳稍就枕却藥
夜半起坐呼水盥櫛及旦奄然而逝寔三月十有六
日也年八十二公任中外四十餘年積階自文林郎
九轉為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配李氏積封自孺人至

夫人生子男一人即徵嘗為縣學生文學行義人謂
振家不幸早卒娶諸氏亦卒女三人長適大理丞御
宗泰之孫灝次適福建僉事杜子開之子懋次適都
御史王恩德之子東孫男一人遺以公蔭補国子生
女二適張慕林大中書孫男二人曾祖同祖女一人
葬以卒之明年甲申某月某日墓在吳縣罕賜嶺之
原徵明先居溫州与公同里居既仕同朝相好甚審
徵明以契家子早辱公教愛及公歸里遂得以晚進
厠跡賓階窃念先君既殁老成彫謝殆盡而公獨為
鄉邦之重每一晤對未嘗不興前輩典刑之嘆烏乎

而今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耶公之孫遺將乞銘于
當代名筆且將列之史官屬為事狀徵明自顧無方
安能論次而耳受目睹庶幾不誣云尔謹狀
小劉櫻尚書墓在罕賜嶺下

○○大明故光祿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
○○恪王公墓志銘
○資善大夫南京礼部尚書予告前戶部左侍郎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無錫邵宝撰○承直
○郎前應天府通判門生長洲祝允明書○胡纘宗篆

此乃正文直頂抬寫

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少傅王公卒于吳城里第于
是公致仕歸十五年矣先是〡上即位遣行人即其
家〡存問敕有全德盛名海内推重之語公上謝疏
進講學勤政二篇〡上嘉納焉官一子為中書舍人
越三年又遣有司存問〡恩礼隆重時方仰之至是
訃聞〡上為輟視朝一日〡賜賻米及布〡命諭祭
者九贈太傅謚文恪仍〡命工部治葬事比葬其子
延喆等以其長女壻徐侍讀子容狀屬銘于宝、以
公國元老銘宜館閣大筆且公鄉郡固有作者矣宜
至于實我延喆曰先公遺命也先公知公深安宜乃

卷四十一 三八

不敢辭公諱鏊字濟之姓王氏别號守溪晚更號拙叟
學者稱震澤先生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
家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琬用光化知縣
贈以公貴贈如公官曾祖妣陸氏祖妣葉氏妣葉氏
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年十六隨父在國學
始課舉業落筆過人有傳其論策于文莊葉公、大
奇之曰此子他日志肅乎志肅碧山公諱也公与同
姓且嫌名故称之于是声名動京師有辰年与行引以
為友如吳元啟者居二年歸游吳庠凡考必居首陳
提學天台先生尤以天下士期之甲午試應天第一

主司謂安傳東城復出至今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
未會試第一〡廷對策入眾擬第一執政有忌其言
直而抑之者陰曰文太長難讀也家宰尹公讀之遂
寘第一甲第三初授翰林編修九載陞侍講〡孝宗
初開經筵充展書官〡憲宗實錄成陞右諭德用徐
文靖公薦為侍講學士專進日講以宮寮遷兼左諭
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陞吏部侍郎丁外艱去
終喪復任〡命兼國史副總裁綸命以其官兼翰林
學士入閣典機務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國史
總裁同知經筵事再進今官勲柱國階光祿大夫致

卷四十一 三九

仕公在翰林益肆力于學閉門讀書延逮杯替如怒
不及士子請業者遠近輳至惟中貴弟姪皆絕之在
經筵雅志啓沃每講至天理人欲之際及君子小人
之用舍尤諄尤懇〡上方春出遊後苑左右諫不聽
公講無逸至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反覆規諫〡上悚
聽為之罷遊仍傳飭內侍廣今日講官意指尔、好
為之云、東宮將出閣司馬鈞陽馬公疏請選正人
以端國本〡詔會議至公名同聲曰此真其人遂以
為首吏部闕侍郎侍郎謹公推部事以公与焦寧欽凡
有達既貴而能遂之其正可敬也貴屬而用之在吏

部仰蹬堅恬情簡得体北虜入寇上籌邊八事議論
敫切促权倖始雖尼之後多施用大學士餘姚謝公
以災異求退舉公与吳文定自代時論称之｜武宗
踐阼時公協韓司徒將帥諸文武大臣伏｜闕請誅
内侍導荒遊者永成等八人以除乱本疏首當屬敦
宰焦公焦辟乃屬韓疏入；上大驚怒欲庇八人內
閣持不可幾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
屬衆相視莫敢發言司礼棠乃曰｜上言卿等所言
罷宴樂勤政事皆當從之惟八人者不可去公曰八
人不去乱本何由而除天下何由而治且今日之舉

果何為乎俱不屈韓亦尼言促之帶等語塞為懟之
言而羅国論倚以為重既而八人者已倖于｜上歸
咎於一人斥之南京尋用八人分布要路瑾入柄司
礼而内閣劉謝二公皆去｜詔補其缺衆推焦公及
公雖以前言見忌然重違公議遂俱入閣時李文
正公尚辭疾不出焦公每事推公｜上見公班尚書
後因進公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公以資淺辭不
許未幾｜賜蟒衣玉帶公閣尚宝在曉郎中張瑋副
使姚祥以微眚被枷濒死亟言于瑾曰士大夫可殺不
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亦何顏而復立于此由是

三人者皆得釋韓公雖逐瑾衔未已必欲置之死無
敢言者公言韓請德粹行海内所知今無故加罪恐
不能服人不聽會廷中得匿名書斥瑾罪惡瑾意積
我韓得紓焉亦以公前古故先是應詔舉經明行修
六七輩有餘姚人者瑾欲因是逮謝公并及劉公
与文正公力救乃已司馬華容劉公被逮將坐以激
变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不率叛何變之激判得減
死或言都憲石淙楊公在陝西築墻太労費瑾信之
屡以為言公曰今安得文學政事作人有功如楊某
者為國修邊奈何罪之廢后吳氏之喪將秘不發公

不可瑾曰何以成服公曰雖然葬不可苟也晉泰江
妃薨于帝時疑其礼曰妃廢不以罪當追復故號葬
以妃禮以后皆從之時中外权要婦瑾公初開誠与
之言閒〻見聽及其事輸阿諛乃不合瑾益狂悖横
屬禍流播伸公救之不能得蹙然見顔面瑾望見之
曰王先生居高位何乃尓耶公再疏求去甚情而懇
或以公怫瑾意虞有奇禍公曰吾自省無咎何畏彼
我瑾使邏者詷公以公絕贄幣報瑾笑曰過矣于是
公疏至三　上許焉賜璽書乘傳以歸歲夫月本其
給當時以為異數云公立朝三十餘年廉正守道恒

如一日史館諍有所可否不少徇撓裁意經筵之
進以不及執政門故遲之然公望重終不能抑也主
考南畿知有典法不知權勢絕関節叢處燬隱然為
吾黨重先後會試再為同考主考尤称公嚴能得人
教諸庶吉士不惟其業亦惟身率以道称能成人論
者擬諸泰山喬嶽盤坐鎮之功大矣而東山之望睨
賢天下尤重惇叙慎修持身持家表裏同淡讀書著
文樂以忘老雖士夫雅博諸玩一不屑意人莫敢干
以私者公稟之法臨事接物戒不能無動于心偶讀
程子明理治懼說已治懼二言箴以警焉及涵養既

久進講奏對從容詳雅得告君之体覌公之成者未
嘗不三嘆于斯其為文先愛三蘇才思則涵援事如
不能止既自超娩力追古作自昌黎上遡秦漢疑
手幾與論起衰者埒之嘗言吾文得法于孟子君子
曰信稚而辨老而雅晚精理學論辨多古人未發詩
蕭散清逸有王孟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晋唐筆意
所著有震澤集震澤編震澤長語紀聞各若干卷公
卒時距其生景泰七年八月十七日壽七十五配吳
氏继張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男四長即延喆中書舍
人次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次延陵郡庠生次
延昭女五長歸侍讀子容名縉次歸貴州都司都事
朱希召次歸庠生邵鏊俱先卒次歸中書舍人靳懋
仁其季受庠生衆濡聘孫男三女二墓在東洞庭梁
家山之原葬之日為明年乙酉正月一日庚申銘曰
明興中葉運與時升君子覌國人為是徵我求其人
憲孝之書偉哉王公植我元氣公有忠義文章以宣
成化制策弘治經筵在正德初少宰入轄彼究濟奸
公心獨苦見是伏闕偕二三臣請劍未許狗国以
身公如砥柱百撼靡動平生二箴況也自誦豈無加
秩少傅尚書兩裕未足伊任其餘時方倚公公去則

丞僉曰自我亦有錫公在桐堂易寔棟隆公在山
林斗揭安棄公既老矣猶望其起公既壽矣而視未
已震澤萬頃莫罄千尋英靈還止山高水深
王鏊相國墓在東洞庭梁家山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一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二

長洲錢穀叔寶編

墳墓

○○大明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祝公

○○墓志銘　　李應禎

國家文治百餘年士大夫進而建功業于　朝廷足以震耀當時顯著後世其退而田里亦足以咏歎聖化表儀後學以予所見鄉郡先輩尚多其人二十年來凋落殆盡幸而有侗軒祝公在今復已矣惜哉公諱顥字惟清始以進士授行在刑科給事中即敢天下事入思慮所建白先大体而畧細故嘗被　旨巡察在京寺觀毀諸無賜額者有青龍寺甚壯麗主僧稱受密旨所建不聽奏毀之駙馬都尉石璟持節封荊王妃命公爲副居母喪　詔奪情起復不行服闋復前職尋陞山西布政司左參議時督糧儲時經胡寇大擾公私無積而盜賊嘯聚人相食公晝夜規畫民田以紓堅考滿倉廪有數年之備　賜誥命進階朝議大夫贊治少尹陞本司右參政公在晉久諳其俗故治民養士興礼舉義益究厥施初曲陽臨汾二學聖賢像設犹襲胡制公即更正之具文釋奠以

謝不虔洪銅縣有皐陶墓、旁有祠且隘敝其地里、傳舍一称以神號無所諱乃命封植其墓重建祠屋扁曰有虞士師之廟凡觸神諱者一切禁止之澤州舊有祠祀明道先生公爲新之以伊川先生及元陵川先生郝經配又作二賢祠于聞喜縣李祀唐裴晉公度家趙忠簡公鼎其于學校尤諄、然常舉教人與治人不同責在隨材成就若强其所難能違以害之故分别異有科等又以師儒俸入微薄鮮不規求非分致玷名教加激厲焉晉地邊胡故所在寫窮瘠鄉寧蒲縣介居深山中遠水與爲得萆其所輸與諸大縣等而平陽乃露積又折廣其校遂移咨戶部止二縣之役他所頑使于平陽運之人以爲便公于刑獄明慎而矜恤之壹蕩然汾州献人作乱公聞变戒守禦豫備毋輕動自戒服馳赴之至則賊就擒凡十六人而扳援者逮千餘人三司皆以逆党論莫敢出公曰十人同謀何不傳聚而遽發相吾等既不辨奸于平時又乘乱殺善良重得罪矣盡釋之嘗監决嗥縣囚七人二人臨刑獨嗟嘆公患止之因曰吾罪不當死向來官人恐對因徒醜穢動加榜掠求死不可得爲求辨今公仁人也反復加問所以感患衛寬而發

此嘆也公語御史須更審不從公曰　朝廷所以命
某監決者豈以左右丞聽命者邪正欲參伍斟酌不
至刑濫耳今閱其寬而不之省是二人之首斷于吾
二人之手矣為吏當如是邪卒辨出之公吏學甚精
律令條例各有據依疑獄滯囚立能剖決按行州縣
于長吏獨加之意廉其才具勤慎者異甚禮貌以優
其餘道路車馬之間遇田夫野老必駐接詢問亹亹
不倦人皆謂公之為治文而知體者如此公再一報
政而年且逾六十矣遂謝其事以歸于是時吳中士
林宿學與夫宦遊而休者累數十輩暇則尋山問水

擇勝而遊公于其間賡韻修禊看字精采而又善于
言論出經入傳指事倚寔貫穿抑揚闔者聳聽聞或
發為嘲笑緣文反覆動成雅謔其文章以婉麗自憙
詩亦典贍有思致字愛作行草遠近求者一皆應之
無倦容蓋其風流文雅最為人所慕愛而與人實則
皆孝弟忠信檢身律物之事乎居動止有常所御器
物雖微不苟費聰明強健老而不衰成化癸卯十二
月戊子卒臨終語其孫曰死生之理吾自了然尔等
毋得過家喪葬之具切事虛文可為孝矣享年七十
有九公之先雲間人有秀君者元海道都漕運萬戶
府經歷乎江浙從嘗占籍長洲穗嘗以下四世皆不
仕曰九思曰子潛曰景章曰煥文公之高曾祖考也
煥文贈朝請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參議母王氏贈恭
人配錢氏封恭人蘇學教授孟書之弟之子初孟書
奇公之妻錢氏無後卒主其祀子男一人曰徽先五
月而卒女三人長適劉滌次鴻臚寺序班湯煌次適
濮孫曰光明郡李生員女二曾孫男女各一光明將
以明年三月十有九日奉公葬于吳縣之橫山屬原
楨為之銘屬楨愧進且不文念嘗辱公教爾知公進
退履歷之槩遂不能辭公嘗自言吾平生不妄害殺

一人達公所行知公所存學矣宜其享有福壽功名
始終豈獨其文雅可尚而已哉銘曰　粵惟祝宗受
氏以官閥拓信獻為族寔繁長洲之祀肇遠松江從
嘗而下乃發乎公、奮高科敏、厥聲通登侍從給
事內庭允惟出納職思贊襄金、附玉節使命有光
帝心簡注踐茲方岳不　不驕執事愈恪民有飢饉
待公食之民有重役待公紓之妖人作亂玉石不分
公出一言卒免于焚熱德不回當事是競垂元之因
為之請命曰礼曰義風化攸閑彼俗不知視如等閑
相礼惶、拎佩斛、強歡諄、公教不忘公雖未竟

公則知止曰予歸我吳門之里老成日喪吾今得朋
婿李小子考德是憑公義軒、公論言、邦之耆俊
孰居公前壽則孔高福亦多有備然吉終何傳之李
治千人者古謂先興尚教遺休大啟厥承

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先生墓志銘

陸粲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
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于祝以國氏云七世祖寬
山陰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蘇遂為蘇
人祖顥 皇明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參政

父瓛娶大學士武功伯徐公女寔先生所自出先生
少頴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日數行下九歲能詩
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日據
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遍貫綜群籍自天官地理釋老
方伎稗官俚家皆通其說擷其英華紓發為文奧深
詭而擴縱闔合茹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談笑
雜遝伸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声大躁歲壬子舉
于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
也果然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
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

全之介循海民尚譁訐蔵于襟祥先生示之禮簡進
秀其親為講解遠一變其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
掠為設方畧一旦擒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
判應天七何乞歸人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
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
翰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一嫁潮
州府經歷王穀禎孫女三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
在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
衣槃礴存心玄閒賓客足從履滿戶外若弗聞也性
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弆為

榮書獎拔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為家未嘗問有無
得俸禄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劇飲歌呼費盡
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斂六
先生少有意用世既蹉落不試一發于文雖声寔宏
振抗非其志也所著祝子通祝子罪知蚕衣浮物
野記語怪蘇材小纂興寧志江海殲渠記合詩文集
為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于天地尊由漢
氏來縉紳之士臻于斯位者亦僅可數已 明興百
年士犹膠守章句未覩其諓然者也乃 弘治之際
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草精發藻積邃辭屬起

追古昔感我若其湛浮白龍変不羈大观道遥廓然
離俗矣語所謂游方之外者非耶先生殁以嘉靖丙
戌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
日葬横山丹霞塢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粲為之銘
銘曰　維聖有文自天作之其卒蕆剞孰振起之特
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摛為流往舉世振驚維
時弗逮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烱群蒙横山之原崇
四尺者先生之遺後千百年尚虔有也
祝顥葬政其孫允明墓俱在横山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墓志銘　文林

弘治癸丑七月九日南京太僕寺少卿長洲李公卒
明年甲寅十月六日辛酉葬吴縣鳳福山九龍塢之
原初公之卒林以太安人病劇弗得往哭與殮既闋
月始與友人沈啓南史明古紀其家事僉謂公平
生學問在文章而立朝大節則有奏疏宜粹而傳之
檢其書笥不得及訪之故舊家又不得蓋公在官雖
多所建白而章疏之傳録于人者悉已取而焚之而
所為詩若文亦不存稿曰亦何足傳也烏乎公之所
存豈後生末学所能測哉先是嘗托少宰吴公原博
為墓碑比葬猶未至公弟應禎自南京来會葬謂葬

不可無銘衆以屬林遂不敢辞按公諱應禎字貞伯
一名姓其先汴人建炎南渡寓居蘇之長洲遂家焉
曽祖仲仁祖士文永樂中士文以名醫薦入太醫院
故又居南京考崙明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員外郎
母賀氏贈宜人公以宣德辛丑八月二十一日與應
禎同生于南京自少警朗攻舉子業即迥出常流景
泰癸酉以儒士中應天府鄉試第九人礼部會試中
一牓不就卒業太學文名日盛時中貴人牛玉用事
士爭出門下玉雅聞公欲延致之一日詣太學求姓
名索公、避不與見成化乙酉拜中書舍人故事賜

百官燕中書舍人坐給事中御史上頃歳礼部大臣
黜易其次公抗章斥其非至再語侵大臣大臣竟持
其議疏而不果与同舍之偉進者俱上章乞補教官
不許尋　召直文華殿時荊襄流民定居既久言者
欲逐之公上言宜就撫其衆逐之非便　朝廷是其
言　命有司縣其地壬辰　詔寫浮屠書公辞非臣
職上章極論其非是忤　旨廷杖之幾死久之罷
殿直癸巳乞歸省祭始居長洲越四年戊戌歴南京
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未任丁繼母陳氏憂服闋改本
部車駕司擢督遣江廣湖湘馬快船丙午進職方郎

中弘治戊申改南京尚寶司卿辛亥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在太僕甫兩月以賀萬壽聖節詣 闕下還力陳致仕還長洲二年卒年六十有三 朝廷遣官諭祭有學優才贍性直行方之語郡守洛陽史公鎡特為营葬事公配王氏教諭貫之女翰林學士景章之孫女封宜人子男二皆早卒紹戴室顧氏顧氏出才五歲聘袁氏女二長適舉人祝允明次適舉人張廷獻公為人瑩、精悍部音峻重性峻介選少不平輒抗無所諱避群坐中發一語怙、無有犀者与人交任真而有情家貧恒赴人之急給事中方伯仲叔

倖藹官鬻居以往相傾莫敢售公奮然貸而市之累應房早卒恒分月所俸育其二孤于其外家事王公之非其人而下交卑賤不求備才与行未顯為廷譽奨拔不少後然後見甚嚴嘗曰前輩自有規度吾自降以崇虛讓豈所以教後學邪公故世家早得接老先達緒餘尤好尋核故是故記憶該博當世罕及為文簡嚴而則詩亦沉着皆不輕以畀人有所敘述亦未始少有假借其書多所師法而自成家小楷健勁絕無姿媚氣習行艸獨步一時而篆籀之妙尤為得古人筆意遺次作簡牘皆可傳精識古書畫購搨名

蹟畫像及金石書刻不厭勤劇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死之日惟書數千卷而已若修輯蘇州志若干卷藏于家烏乎公以用世之才而仕不究其用年不副其德惜哉林少公十餘歲往來相知逾二十年晚復同官大僕公致政歸林以病告同舟南下由三茅歷張公洞相從甚樂方恃公居吳可以時請益也不謂遽不、遽去遺孤藐然遠近予者莫不咨嗟流涕少傅宜興徐公自京師遣賻尤拳拳其家而大夫士之往公者視殮及葬志、不忘棄置烏乎豈公有势与力致之哉銘曰

于公之德直惟自持侃、是論不休于戚公之文章亦如其行或嚴其辭惟詩之慎內錄皇言出署郡曹表長全節以莫不優太僕精近在公晚歲回翔惟順復不難退挺然偉人言貌惟宜少也師古老而彌堅孰不自見公識其跡匪事之逞其見之特国之全人鄉邦之師誰不云亡公錄吾思

李應禎太僕之墓在鷹福山九龍隝

劉完菴墓志銘

祝 顥

烏乎人情莫悲于生別而老尤甚古有是言也矗暮景之人悲感易集于其親知生別且然而況与之永訣者乎劉吾于完菴之殁何如其情也顧嘗有詩哭

之矣幽堂之石尚忍銘諸然念其諸孤穗、輩弗獲
已乃從錢君允言所述事狀書之公諱珏字廷美姓
劉氏高祖山甫曾祖彥英以上家蘇之常熟梅林里
其祖希仲號南溪者婿于長洲王氏始占籍為長洲
人南溪生啟東號梅庄弘毅有謀善继述闢産廣業
延師教子家日裕而声日起遂長鄉賦為邑望梅庄公
之父也母吴氏大行人文華之妹有賢德公自幼秀
穎出群天性孝友父疾晝夜侍左右湯液之奉究悉
之事皆親之母患瘫瘓之良愈女兄嫁周氏寡孤無
依即養于家買田宅居之復為建白旌其門處甬壁

尤篤恩義宣德中郡守况伯律辟名家子為從事吕
乞公曰古者儒吏一途無岐吾人抱全材隨其任使
奚其擇今業詩書游庠校者為儒執刀筆居公署者
為吏所入一殊而相去倍蓰吾寧屑就我乃自上書
乞從儒守嘉其志許之遂入邑庠既畢故習一意于
學甫三歲以能經中鄉試升太學景泰三年除刑部
浙江清吏司主事公以刑獄重任盟心自天以父祖
取號之義扁其居曰清白凡貨賂請謁一切謝之蒲
田丞其督運赴都侵漁不咎事覺就逮當公執訊丞
以黄金二百兩託公所親朝士賂之公斥去置丞于

法居旻時偕邑興錫令其受賕繫獄知公与當道好
密遣人齎白金五百兩求解公曰若欲雪主已而覺
我那不亟去當執之于官其操行之潔大率如此而
周人之急成人之美則不少靳故凡平生所知後進
名士有處困約而莫能自振者公皆極力拯之百方
周旋務欲其成立因之以琦頑庸者有之其人德与
不德于公則未嘗少有德色置之齒頰間君子以是
長厚称焉初　朝廷叙公年勞賜敕褒嘉授散官承
德郎推封其父如其官母為太安人妻安人鄉里榮
之天順間公起服至　京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奉

敕提督屯田所至振風紀革奸弊郡衛欽憚軍民畏
愛之然公雅倦職務而雅志不忘丘壑因奏　表
入　朝上疏辭仕既得請章南還送者數千歸理
舊業以當燕休之所于後圃疊石為山引流種樹藥
亭其上號小洞庭日与賓客故人相羊其中酒酣賦
詩落筆如雨而尤工于画順自矜惜得其手蹟者皆
為寶玩武功伯徐元玉才高當世少可其意者獨称
與公贈之詩曰判部詩高画亦高當代不獨称詩豪
其見重若此郡邑大夫已下咸致礼之歲行鄉飲則
先書敦請必欲得公与席而詩壇文社搢紳延頸齊

推說之方期儀利鄉邦而遽焉告逝成化壬辰二月
初八日也距其生永樂庚寅正月十三日得年六十
有三配高氏子男三正直高所出中貳室碩出皆娶
名族孫男七傳博傑侃仲似餘未名孫女十一曾孫
男二養女適戴淮卜今歲癸巳十二月初四日庚申
葬公金鵝鄉鉴字圩之原祔先兆也予與公前後登
朝而聯官藩臬晚歸鄉里情好益篤其第去東郭一
舍許每入城必過予嘆談觴酌留連移時不忍舍去
一日謂予曰吾始慕名節乃以節菴自號今欲以完
菴易之何如予詰之公曰天完形于上地完質于下

而人受父天母地完而生之宜完而歸之其不然者
自新長耳吾無似幼而季壯而行老而歸身名事業
庶幾完全而無虧如玉反璞以全其真完而歸之不
亦可乎予以其言有見蓋晚年益進高遠未易量也
今而已矣悲夫銘曰　烏乎完菴素尚名節行高四
知藝精三絕鍾尚帶居泉石畫娛衆方龍驅已獨舒
徐完璧收光韜精而藏我銘孔彰其亡不亡

劉珏僉事墓在金鵝鄉鉴字圩之原

感樓賀君墓表　李東陽

姑蘇名勝地代不乏人作而顯有勲績者不俟論一
時遺逸若東原杜君用嘉醒菴陳君孟暫味芝陳君
永之感樓賀君美之輩予不能悉也数君者相雄論
說賀君差少說亦獨後予聞其人于吴春坊原博陳
大理汝玉劉侍御與清黃進士日升君配王氏之葬
嘗致書請予銘及君病其子恩紫復用治命道人上
京師徵銘原博而以墓表屬予雖不預識君而君
之屬我重如此予亦不能負也君真確不浮善剖析
事理尤精計慮每臧否古今人物皆有分别儀貌修
古衣冠整嚴與世俗士相闊為文疏達簡質不事
鈎棘往往為鄉人里客所稱興郡大夫有所纂述亦

禮致之鄉黨後進執經請業者甚衆嘗為無錫縣所
屬以常本郡不屑例而歸家貴初不免隸籍每有所
入節不妄費中歲裕久乃益飭屋宇田囊具有成緒
備人佃夫各効厥職然殊其所為計錄兩明當未嘗
義取過致雖出納酬酢不廢觴咏蓋于此有餘力焉
子恩以易李舉南畿鄉試第一已有名蓋教之不厭
未嘗挾以夸人家既盛大訓子孫毋夸貪賢時事或
以斂物示之曰今已陷此毋志也然極窮赴急義所
在則亟為之有弟層遇之殊厚教其二子意愈君已
出又有族人在湖南亦取而鞠之其他所為悉稱是

烏乎自厲奉法行有司每盛爲條格以杜私倖置于
條有不得不然也有如君者須以別格之不得一
命以致法固使然邪予方有感于斯因叙君事俾表
于其鄉与諸君並傳焉君諱蕭吳之其字始號秋軒
後更號感樓人亦爲感樓先生其先自蜀從蘇之吳
縣大父大理評事諱哲嘗爲江陰訓導僑居江陰考
諱宗儀娶薛氏及居北始遷吳遂定業乃子四曰恩
息應、早世女一適沈堂孫五牧收放改教孫女及
曾孫各一君生于永樂乙未二月二十一日葬吳縣
先墓其地曰香臺鄉黃山之原以王氏祔君遣使時

卷四十二　十五

病已劇尚未屬纊故虛其卒葬屬筆補書之其卒以
弘治庚戌十二月十一日葬以明年九月二十四日
壽七十有六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
講學士經筵官纂修國史長沙李東陽撰并篆額奉
議大夫大理寺丞同郡陳璚書　其墓志乃吳寬撰

解元賀君墓志銘　吳寬

始君自吳中來就試京師其狀貌羸然望之可驚予
得一室使治其病數日病轉劇則爲書報其家其兄
慈異得一見也不一月疾馳四千里而來則君已死
矣且死神思愈清謂予曰吾不可執筆爲吾書所以
告吾父者予諾之抵夜促書已具須其子故姪收曰其
善藏之昕之儼然而逝烏乎惜哉君諱恩字其榮姓
賀氏其先蜀人也後徙于吳曾祖公宣大理寺評事
祖宗儀父莫之皆儒業不仕母曰王氏自居爲童子
時聞其父教力學不少懈既游郡校治易得其義而
止未嘗曲爲之說下筆平易譚容皆可誦也成化四
年舉于鄉第一明年削試禮部以病不果後凡三試
輒屈然其業益精名益完嘗入太學祭酒司業期待
者甚至与同舍生講業皆推讓之以爲不可及家居
學者爭集其門終日懇、不厭指教去而取科第者

卷四十二　十六

凡君于人遂以易師称吳中人爲善辯說是非無所
徇于人人以其中無他也亦無怨惡之者至其事父
兄孝友教子弟嚴而有法其可称者多矣君初以兄
之子放爲子後得子曰欣女一人皆幼其娶吳氏也
生于正統己未七月十二日卒于成化癸卯十月三
日年四十五其兄慈載其柩將以明年十月三日還
葬于吳縣香臺鄉黃山之先塋予因与君同舉者不能
無一言以相其役也竊觀君之死公卿大夫雖不
識君者皆惜之其識者尤悲悼之所以得此于人
者非以君宜有爵位而不及致故也然彼徒有之

者而人方羨其死則人寧得乎此耶得乎爵位耶況彼亦終死而同歸于盡耶因書此以慰其父兄子弟之哀亦以自慰云不爲之銘曰　抱美玉兮來售歷長路兮止息方援手兮肯昔使會予兮誰耶形燦燦兮硯茫茫蕤蕤稚兮在吾側豈秉風而反飾志嵩山以爲宅嗟死者之紛紛美名譽之藉藉繼好修而有文究其人兮如存才可用兮自致命在天兮雷閣君維安此兮無憾見路絶之云云窃獨怪其不賴豈平生垂顧予緊睍兮無往而不在安斯墳兮尚永閟乎千

賀甫晟柩及其子鄒元甚墓在黄山

吳寛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茶鹽常平幹辦公事始留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祐天祐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不絶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頎字永之少孤鞠于繼母而孝于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景泰元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膀授湖州府學訓導丁母憂服闋改荆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武陽先生精于經義用以教人日先生奇舍雅雅講說及爲程文指授有法而持行請紀雖不苟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鄉試爭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爲多在武陽時巡按御史會兩司考察校官推先生爲列郡之最因留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遷教授也章三上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早衰年近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送之而諸

生留之不得尤以爲恨蓋自湖州去任已然先生爲人外若和易中寔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穀然不肯爲尤號康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爲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也卒弃不取初至荆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官一馬以便出入他日納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且亦爲公污竟謝却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賺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孚又如此性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捧交而篤于信義久而不變其爲文章平寔溫雅詩亦清切興

痕語所著述有之宗簿錄若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
若則從其別號而名之也陳既醫家先生少則通其
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俗
之匿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康
甫次欽甫先卒孫男二蓍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
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
日葬于吳縣高景山之原後三年康甫使人持其叔
父顧所撰行寔請予表墓予獲交于先生聞先生之
殁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言行卓
然吳人皆知之何待于表而後著特以是為康甫復

然念予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
志者按而列于人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
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頎訓導墓在高景山

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墓志銘

吳　寬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邢公為礼部侍郎而以翰
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
僚屬生徒皆自以為得人公為人師莊重簡默于條
教置改更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
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
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為飲食費然
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為公錢用之盡吏數祭酒皆
然至邢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
咸欲誣其以公錢入己者且及公公置之殊不以為
意事遂上聞詔大臣雜治邢公對簿力辨公嘆
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掉口舌乎
不吐一詞竟服時議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備官
坐除名于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為公訴誣枉不
報士論冤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朝廷一旦辱二

大臣去之如反手又為國体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
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
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夫人錢氏葬
柩歸葬吳縣伏龍山之先塋寔九年二月壬申也公
諱鑑字緝熙世本嘉興高氏元季之乱曾大父肖避
地長州之周庄冒氏陳大父諱某父諱潤贈翰林編
修公生方幼稚編修君謫戍益州道京師遺公故人
范叔賢家稍長去從王太鄉一居為老氏學非其志
也然公少有高質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為文
章輙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

誦習舉弃其業而歸于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
九年中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乙榜不就
入國子爲李文忠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
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
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醫巫閭山還充經筵講官七
年還修撰　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考試
禮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選充　東宮講官六
年主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還侍讀
修　英宗實録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
鄉試明年奉　詔教翰林院庶吉士未幾國子之命

下矣公爲人容貌岸然望之君不可親及就而聆其
言論藹如也人有善喜爲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之
如仇故卒以此得禍少罹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
自樹立及登第得官而編修君殁所久矣間因東
使代祀使道函其父骨歸而從母太孺人養之于官
既而得　旨賜歸葬其父于鄉母子同入里門卒完
其家室而加光大之人以爲難公事太孺人孝而盡
禮太孺人卒居喪三年不食肉不內處不酬應文事
時　朝廷方修實録嚴有　詔起公、上章求終制
不允章再上懇求允之平居無声色之好、止藏書

并古書函器物而已朝鮮嘗因公來使以妓女侍公
詩却之吏人敬歎至板刻其授贈諸詩行于國中其
爲文才贍而氣充所著觀方菴集凡若干卷善筆札
至臨模古人真跡殆不可辨配錢氏封孺人賢而有
内助功公無子　弟之子家光卒三女長適湯璧次
適范輪次許適丘某而夭孫男一人曰秪公之葬蘇
守鄱陽丘侯時雍實經紀之而墓銘須未之刻寬則
有罪焉蓋寬少遊于公之門不　不肖每與進之今
幸竊科第入翰林而公既不見則聞公之葬獨無一
言以下慰丁九泉乎爲之銘曰　得喪糾紛有萬其

狀自我得之我以人喪我力可爲人不可知經焉而
日求無歉而公則其人進退自適公須未忘則我藉
藉此寬可置從惜孔多歸全一丘其如公何
陳鑑祭酒墓在伏龍山

王莱菴處士墓表

吳寬

長洲之野有隱居讀書曰王莱菴處士其諱錡字元
禹莱菴其自號也家世力農吳人因其所居稱荻扁
王氏處士自少軒然出群從中長益好學自經傳百
氏務徧覽尤熟于史凡先代是非特善記憶而已考
其得失善惡以求其興衰之故自謂不易其言對客

談辯輒酬忤人惟其性剛直以為言衝于口不能茹雖故人戚亦不暇恤平生有所見聞既筆之不稍忘諱號寓圃雜記蓋處士好從先生長者游又婦翁為劉草窓草窓一代詩人也居京師博學多識故處士得其議論尤多宅臨湖 彌望皆田園而堂宇靜深閒以嘉樹宛如也性不飲酒客至必款曲時出雋語以為樂或放扁舟出漾烟汀渚月間往往賦詩寄興一日諳毘陵訪親友須上錫麓入荊溪遍山水佳處輒盤桓適時已而徑歸忘其所訪者其高致如此處士生六歲喪其父廷用賴母滕氏守節以教滕氏固

卷四十二　卅三

賢母處士事之四十年未嘗一日去左右其孝足稱也友其弟鉦鉦卒撫其諸子家屢遭火厄故居蕩然卒盡力營置以復王氏所以不墜者處士之力也弘治十二年十月晦處士以疾卒享年六十八葬有日其二子沐汶達人乞表墓之詞而以事行一牘同至予少識王氏昆仲後皆物故數年前獨見處士與其從弟涞留仝柳大巋然存耳涞復與予從子奕相好因以此見委夫惟有世契則處士為人豈待此一編而後知邪噫望蘇臺之白雲晤茂苑之喬木故家舊俗猶有存者獨清遠之士所謂巋然者今復不得見矣因為慨然傷懷書此以著處士之隱節且以識予之感云爾

王錡處士墓表辞

宿田翁生壙志　吳寬

成化丙午翁年六十有六曰吾老矣一旦即病不起何如盡預備所以藏吾身者于是治棺棺成又曰盡預備所以藏吾棺者于是治壙壙成又曰他日子孫必求志吾墓者或失之誣乎則以書來京師請于予曰吾故韓氏孤童也昔先祖院判府君遺命祖妣倪安人俾為伯父府君後時既幼無知識賴先母張

卷四十二　卅四

孺人撫育之如己生而叔父府君更講之稍長則為擇配以家世業醫也命從兄梅窓先生學早夜肄習亦既勤矣蓋吾之于醫雖不能過人然治病未嘗不盡吾心或不可治雖有重利直謝却之使更他醫而已惟吾性稟介直与世多忤故兩以醫薦皆沮于人且愚不逆詐詐至于囊橐枵然此皆區區置之不足道也獨念吾母張孺人守節歲久宜言于有司家見旌表以少酬所以撫育吾者他如修祠堂不謹祀事以奉先世置墓田必立條約以示后人此則不敢不勉焉者今而且老惟上下山水与名人勝士杯酒

咏嘯以韋布終其身焉吾有子曰金蒙嘗侍外舅張御醫先生于京師先生高于醫者得盡傳其秘爲者薦授崇王府良醫而吾晚年卒賴其祿養此又爲吾入粟賑飢有章服之榮此固非吾所望然念其孝不忍違也吾娶張氏能守婦道不幸先卒有子四人長即金次鑾次鎣次鏊、庶出也女六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張氏卒時以先墓在城西者隘始卜葬雅宜山鳳字號而虛其右以俟吾今所治壙即其地也吾平生大略如此惟托斯文之雅及吾生存以一言記之幸甚于與翁别又數年矣嘗見其年壯氣盛時好面折人過論事侃侃無所畏忌及斷老矍然一醫吏謹愿靜默可親今得其書其言真率不妄如此視彼好自矜詡而考其行無一副者豈不賢甚矣哉于是志之韓之先出安陽爲宋魏國忠獻王之裔世有顯者至　國初有曰復陽先生始精于醫傳其子曰公望隱居不仕曰公茂公達並以醫事　大宗文皇帝最見寵遇公達生三子曰伯濟伯廣伯高廣娶俞氏生翁而爲伯濟後伯尚寡教而成立之其名襄字克贊宿田其别號也以永樂辛丑十月九日生壙成于丙午某月某日明年七月十日志

韓襄宿田墓表詳

南京太醫院判周君墓表

吳寬

弘治二年二月辛亥原已院判卒于南京後二十日訃至士大夫凡識原已者咨嗟之聲相屬至有垂涕者其不識者聞知原已為人亦曰是宜悼惜者之多也當其病甚亟欲歸吳中一見父老竟不及行而卒于是其友李貞伯為治殮其後五日子婿陳鍵扶柩至家又七月將葬于吳縣沙涇村以宜有文表其墓也陳玉汝則請于予烏乎予與原已有交親之好非使其文豈待請邪第有不忍為者然度原已望我者在此乃卒書之原已初名經更名京後又更名庚號菊田幼即穎異從塾師學書落筆有法而詩則得于舅氏閭丘省用之教為多迨長益好學每夜五鼓輒起誦習居諸生中如無能人及見其述作知其所蓄充然也家本業醫不欲以醫名然醫亦無所不通又閭巷之士爭為舉子業多取科第頗獨向古學殊無羨慕意蓋將隱居養親以終其身知其才者則謂原已當自見于世無可假焉一日太醫院奏下吳中徵醫士數輩中有原已名非所望也時太守丘公方請修郡志原已始以入學就弟子列冀免不可得被廹

達上京人知其為儒醫也尤敬重之未幾選入集中典御藥及數以醫驗始獲授御醫居數年以父母益老無兄弟侍養悲思興已達南京欽学院事者衆推之乃擢院判以往至則公署久壞醫徒散迷空廨數間而已原已慨然欲復舊規修葺一新藥餌畢具初其下習為欺紿多怨言既久見其無私始皆嘆服無敢弗執役者原已為人慎密清雅状貌癯然視之如懦夫中寔剛介不随其擢居南京官亦異矣一旦意有不樂即欲引去人力勸之而止之平生動作不苟雖簡札細事未嘗草率性喜為詩與知己者酒閒賦

咏終久不倦其摘抉古事叙述人情平寔深秀語多绝俗每為詞林諸公稱賞其自處歡然不以為能也然与之交者則慕其賢非但以詩况醫乎我其醫既為餘事至視人疾用藥尤謹不取其効故獲生者甚多亦不自以為能周之先鄢陵人也從宋南迁有為鈐轄使守嘉定者子孫遂為吳人自宋歷元代為醫官高祖曰継周　國初光澤縣李訓導曽祖輔治春秋能詩不仕祖鼎尤深于医父南承其業而名益著以原已貴封院判母閻江氏封安人原已初娶陳某女再娶太常寺丞顧本女封贈亞安人一女陳出壻郎陳鍵其卒也年甫四十七烏乎世未有不死者死而可悲有如原已者乎蓋非特以不壽以無子嗣續耳雖然古之賢者或夭或無子若其父母皆老而哀相視焉、則生者既無托然後知死者之可悲也其可慰者死而無所望于人而致人爭惜之其名彰、于世身殁而若存家断而若續他人何以及此蓋繫乎天者無如之何亦推求其得乎人者而已百世之下有知原已葬于是者尚相与護其墓也哉

周庚院判墓

福建提刑按察司陳公墓表　吳寛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南乃獨為　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于明理明理在于讀書盡聖學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為後世師法君非素加講習則于理未尽明雖有生知之資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于道者鮮矣今　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傳于此或未得于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于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然而所謂學

尤貴乎知要知要則事功易成而効可得惟宋儒真
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
古今之寔跡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
可頃于 視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
欲使知孰謂道義之可遵孰謂嗜欲之可節孰謂忠
賢之可親孰謂奸邪之可遠孰謂民利之可興孰謂
民害之可革古今君何而治君何而亂政事君何而
得君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
義輔德者愈見于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于
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公奏已有以嘉

欲邪佞有所指[illegible]疑為他日以聞侍臣皆卬首為疏
辟以對且謂作緣丁忠愛所發無他也 上意稍解
先是有 旨械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
特繫之獄 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
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子
敬母顧氏幼即不群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 詔修
大典以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
又二年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
即拜河南右參議為政持大体惠愛在民嘗与按察
司究章言事調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躬自耕作其

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寮士大夫遣子
弟從受經一為講說不倦凡十年 仁宗即位念謫
者才多可用 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遭 上晏
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郡試之公
策第一吏部覆試復第一特擢山西道御史公在言
路愈自激厲一時繩劾权貴為之斂跡出巡福建糾
貪黜庸自方岳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卹民隱福州
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日
禁止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
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功役者受瓜州人賂不

深就致所欲 上雖曲宥其人而在 廷多公直既
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起湖
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 上怒
甚復械赴京詰元未幾言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
京雲南道監務建明戶部侍郎吳璽奏奉主事吳悅
悅有違法不得舉聖被劾鞫獄者因以私恨附致其
罪悅亦不勝考訊而死公嘆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為
深刻乃不令究診存恤戰此之由已坐其人以亂變
成法罪大理官依阿宜弄罪之奏可以杞在獄前辛
皆不坐仍 敕天下法司一遵非斷當以徇私深文

爲戎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
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公痛繩之民
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爲考其建
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鄉義賢名教者悉除毀
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民不知勞衆爲紀功于
石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時公移疾不出前部侍
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且習閩事强起公爲力
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早歲即步仕途
雖庸陋無補焉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
無能爲矣因數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賍斥去公

獨得請而歸閩人雖不忘公去而亦爲幸之公既歸
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立家法爲事蓋
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月癸丑也以是年十二
月庚申葬于吴山桃花塢之原配夫人王氏子男一
曰宰新野王府教授女二長適
次適太常少卿凌信孫男三曰俅曰倪曰怡悦郡庠
生女一適曹鑄曾孫男三女二公爲人風神整峻音
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奉
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所值鄉試如湘陰曾文肅陽
柯潘賴公監臨得不枉柳後皆知名于世若其他事

死之孝治家之礼賙財之義爲李之勸蓋終其身如
一日者其詳 固有志家有傳墓銘可以考見寬獨
循教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應禎之狀節其事
係之大畧表于墓道而復系之曰嗚乎公乎古之遺
直也其忠誠激發與唐劉去華等而政其前後殆有
甚難若蓋方貶均州之謫士之厭苦死者莫不縮首
蔘舌退藏于後以自全能復進言已唯矣況言之所
指隱然時與以取死死之禍是固尤難也章其出一
生于九死雖古之好奇節者知所懲艾而 蒲庸之
踪不旋踵而入此不亦尤難矣乎夫去華之言雖剴

切止于一落第不錄公言君少從其禍則大至其對
之而義愈壯權之而節靡堅此可見其中卓然有得
而非浴一時之名使偉焉且以塞責者之所爲也孔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公其
有之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郡人吴寬撰

新野王鎮國將軍教授陳君墓志銘

河南開封府陽武縣學訓長洲陳頎撰

君諱曰宰字曰以道氏曰陳蘇之吴縣人也父曰祚
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母曰王氏僉事公初由進士
拜河南布政司參議君生于任所公以事落職謫居

均州太和山十年君從公曰便孝經論語即能記誦不忘　宣宗即位起公為監察御史上疏請即經筵講明大學衍義用禪治道忤　上意拘繫獄詔併籍其家君在獄四年備嘗辛苦　英宗復辟復公官釋其家屬君始得從師授易經習舉子業、成屢試鄉闈不第景泰初應經明行修之　詔授徽州歙縣儒學訓導歲丙子丁外艱天順庚辰改任真定武邑縣學未幾丁內艱甲申改順天之昌平成化己丑秩滿陞　唐府新野王鎮國將軍教授在任六年、六十以致仕請　賜告歸、四年以疾卒、之明年葬于

吳縣之桃花塢僉事公墓次永樂丙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君生卒以成化己亥九月四日葬則庚子三月十六日也妻曰徐氏子男三曰懷曰悅園子生有祖父風曰怡女妻清遠舉人曾鎬孫男三冠姻見女二君長身修髯動止莊重雖燕閒獨處六飲、自持肆居則議論侃侃、可否是非無所阿比戲謔之語不一出諸口淫哇褻嫚之音妖媚靚冶之色不接其耳目以誠忠自號晚益安于素履故又號曰靖菴君李熟易詩所為詩文必以理勝不尚藻靡歷任三學教人有師法多所造就其為官臣盡心致地至于事倫理

崇節儉尤極懇切　王深感歎而嘉納之君之將還留之不可得既還猶遣使存問于家君孝于二親居喪哀戚踰禮處群從兄弟極友愛嘗曰昔同志雖今何敢忘臨終猶以為言其所存可見矣治家重禮法一遵僉事所定而奉行惟謹故其內自閨門以達于鄉黨邦國無不感動焉人以僉事有後信哉將葬懷等以其門生王浩所為狀乞銘予知君者跡其平生與狀有合遂次第其行己而系之以銘、曰　憲臺之節槎而弗折名臭可臧　王門著述不世其職而世其真硨罹復起將復其始悅乎其藏

故僉事陳公修墓記　楊循吉

皇上龍飛弘治之元年常思海內凡古今名臣殁而有聞者　詔悉修治其墓于是吾鄉故福建僉事致仕陳公卒葬于吳山之下且三十年其孫太學生悅以其平生履歷白諸有司應詔如例衆言僉同且稽之　大明一統志而公忠義事具在判事遂施行其二年三月墓成孤賢既逝瑩寢再光　明天子之賜及于幽淪君是其大也公永樂中以進士拜河南泰議謫滿十載復起為御史有直聲累以言事被罪謫死卒不變建事四朝皆得蹇蹇、匪躬之道孔子之所

謂剛者公為得之夫旌賢表忠王者所以率天下之
大政也公持官清苦葬之日僅穴而已遺孤奉家法
守寒儒業無所增歲時上冢酒飯坏土取不缺為孝
安服致力于幽堂之飾耶故有狐狸荊棘穿物而不
免使人過而傷之曰忠廉吏身後所得若此則孰肯
相率而為善也御惟　皇上始登大寶即下　明詔
及茲事公得首先蒙被貴于泉壤豈惟子孫之榮將
服官之士莫不踴躍思報惟恐不及焉恍感　上恩
德不能忘因請刻石墓道誇示來世敢拜手而為之
書云

陳祚僉事及其子寧教授墓在桃花塢弘治中詔
修其墓事具楊循吉修墓記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墓志銘　王鏊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卒
十月四日辛酉葬吳山之上金原壽六十有六初公
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利積數十年無敢
決公曰吾請決之尽以其地歸之民李懷之未發也
久之公遷貴州時李為吏部考察見公名曰是陳某
邪即此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宣慰使宋然率軍民抗
疏留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具蕭然至鬻書自給有
司援天順　詔例歲給米五石日與學者講解經義
有感憤輒發于詩佔畢呻吟病咯血吟猶不止竟卒
居諱琦字粹之大父諱某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西
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隸居京師公少占
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歷寺
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辯疑獄
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自誣服
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于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知
其夜過胡也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為害白晝標
掠無甚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擒其首者倍之乃
得悉其巢穴俺捕之尽請戍御史大猶酷虐更引平
民公争之不得乃出理所全道民悉自首寔御史誣
戮二百餘家悉縱歸農比御史去民手瓦石骨擊之
而為歌謠以頌公、所至與學獎士見章素有文行
折節下之負材勢者視之如無覺以是嚴娶吳氏繼
邢氏子曾年始十二女適烏程縣學生嚴斌銘曰
嗚嗟冷巷唯義之躭惠文客、孔光且直官卑名根
孰云我貧我貴我安講道以哦吾其逝矣傷如之何

陳琦副使墓在吳山上金原

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墓

志銘　王鏊

弘治乙丑冬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致仕歸
吳明年正德元年九月十日卒于家又明年其子鉞
來京因請予誌其墓烏乎往年吳文定公不祿今茲
公又逝乎生交遊存者其幾其尚忍銘之抑其尚忍
不銘抑公諱璚字玉汝世家長洲之陳湖大父諱
子富考諱孟䜱皆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祖妣吳氏母錢氏累贈淑人公積官自翰林庶
吉士從兵科給事中歷刑科左給事中大理寺左右
寺丞左右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副都御

史階通議大夫嘗以給事閣寘胡貴遷備以少卿出
按湖藩刑獄以都御史總　周府莊田又按　吉府
獄事前後董舟師于江上享年六十有七墓在陸池
山之原葬之日為丁卯歲十二月三日配嚴氏封淑
人子男四鉞鑰鍵鐵女二孫八適陸律卓談泓同漸
曾孫四公体貌修整不數吳產少入郡庠生已頎然
出其輩類成化戊子舉應天解額戊戌今少師李公
同考會試得其文知其為奇士也置之高等遂被選
為庶吉士時文定公在翰林院声稱藉甚公初与同
席所丞居己師之相与劘切為古文詞公質若重遲

而思致獨遠不肯為尋常熟爛語始務奇倔卒造乎
淡時輩推之為言官隨事献納務持大体不沾激訐
名妖僧继曉事覺法司當以常刑公言先王之制為
奇技淫巧以蕩　上心者殺法司當非是于是曉竟
坐棄市尚書何喬新等皆被詰責待罪有中官倖近
臣于殿陛問公劾之兩皆坐黜又劾寧陽侯陳輔諸
不法事卒奪其爵在大理以儒術飾吏事平反惟允
初　周府左田与民田相淆累歲爭不決時河南諸
當道意在民也公往覆勘其實以　聞詔歸之府于
是始忤當道竟其董舟師也遣剿賊施天泰出沒海

上大肆剽掠東南騷動公引兵會魏都御史仲子海
口賊已殺氣仍諭以　朝廷威信向背禍福賊遂挺
身來歸東南晏然眾方多其功久之海上餘孽復相
煽動言者乃咎公与魏不當受其降會　今上初言
路大開言者紛然猶尚以當直劾也公不辯遂引疾
乞致仕　詔許馳傳以歸明年卽其家　賜緋袍白
金以平賊功云烏乎公之撿田也所持者衆其受降
也所存者信而每不為議者所与夫衆与信非所獲
罪也公又何憾乎其亦命而已矣于人何尤爲銘曰
誰謂吳遠而多文學公在詠垣其儀濯、乃平邦刑

乃持印囊出入殘更吏以儒緣世方疾驅吾獨委蛇
吾自吾信噫々則那退處而休孰從以尤琢詞玄石
以昭于幽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二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三

長洲ㄏ錢穀　叔寶編集

墳墓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致仕都公墓志銘

中順大夫直隸蘇州府知府天水胡纘宗撰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澗潔玉潔蔚為醇儒盖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為礼部主客司郎中年五十有四即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士大夫見公之歸無留資於橐無田廬園墅於鄉蕭然戒行視棄官爵如吐唾無毫髮顧籍心乎挽之不得莫不嘆歎以為公兼賢達於人歸而敦苦食淡寢臥圖籍與相婆娑婷進屏車亦鮮掃迹公門以著書為業或放迹山水冥捜遐寄知足者十餘年嘉靖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年々六十有七卒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其子元爵等以卜卒之明年十二月六日葬公花園山纘宗属守吳得與其先役事而又属之以銘重以工部主事伍君畸中之狀乃不獲辭而為之志曰都氏之先為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先生者仕宋為尚書吏部郎中由丹陽徙蘇居吳縣南濠里曾大父文言

大父彥和父卬封工部都水司主事妣朱氏贈安人
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汎濫群籍杜門篤學者
幾二十年屢空晏如絕意進取名聲大噪吳下巡撫
都御史何公某提學御史林公某忻其名強之應舉
公乃出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乙未第進士思子
拜工部分理器皿廠廠事故旁午多靡費公則鳩匠
會計大小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絕去迺馬入廨自
齎米蔬廚人掘地得金貯之庫吏有私請者公斥之
曰若曹何敢污我已而巡視京城浚渠繕墨事成某
丙寅改南京兵部武庫司廩給如工部日辛未復官

卷四三　二

工部陞虞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禮部職主客諸
夷入貢使者充館公某遠有道　國體以尊　慶陽
王妃應冊封公副宗信伯貴公某往使之賂以貺幣
拒弗受便道躡終南巔尋道首陽登華嶽兩山抵少
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震括
其勝洩之歌詩倘佯而返公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
恤幼弟皇皇如不及文祖韓歐詩宗陶孟尤長於纂
述故郡人稱為南濠先生其行於世者曰南濠文跋
南濠詩話玉壺冰聽雨紀談藏于家者曰南濠詩略
文略賓語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璀琳琅云配其生

為某年某月某日配徐氏封安人子男二元翁先卒
次翁俱府學生女二嫁太倉州學生陸之箕太學生
陸采孫一曰祖齡維公束髮好修篤師古人完德遂
學星列海內受知　兩朝贈貤有赫風流儀矩典懷
後賢雖老於食貧不可謂不遇也是宜銘銘曰
群鳥爭鷙鵷雛乃翥炳其五色羽儀翺翔覽德而下
終息丘樊嬌嬌太僕光耀璵璠蟬蛻污濁霞舉雲撤
猶精吐靈綜古立言飲水飯蔬清風灑然代有作者
興慨天閫

都穆少卿墓在花園山

卷四三　三

唐子畏墓志并銘　　祝允明

子畏死余為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為銘
子畏余肺腑交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
千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為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
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
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
不答一旦以二章投子禁特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
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轉高
駿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為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
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賈

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不逮
父盲德廣書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歿子
畏猶落：一日余謂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
必從己願便可褫襕幞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庠自不
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
捐一年力為之若弗集一擲之耳即杜戶絕交往亦
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緒
討擬議祇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為第一人己
未往會試時傍有郡富家子亦已舉于鄉師慕子畏
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拜于朝言與

卷四三　四

主司有私許建子畏——詔馳敕礼闈令此主司不
得閱卷並捕富子及子畏付詔獄逮主司出問訊于
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辨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
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
放浪形跡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
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蹔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
少瘉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等究律
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烏
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為一家學未及成章而
沒其於應世文字歌詩不甚措意謂後世不取在是

見我一斑而已矣奇趣時發或寄於畫下筆輒追唐
宋名匠既復為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
已四方慕之無貴賤富貧日詣門求索文辭詩畫子
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寄遐邈不以一時
毀譽重輕為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即少不
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
慎予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娼
疾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樂
其菑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伐漆割害
傷成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

卷四三　五

氣化英靈大略數百歲一發鍾於人子畏得之一旦
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
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
為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為煅煉功奇
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又放白氏務達
情性而語終瓌瑋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遊九鯉
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為唐氏世吳人居
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
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
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

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橫塘王家村子畏雅稱後歸
心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
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子重名中
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　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
兮歸來歸桃夭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子
猶徘徊星辰上下兮雲雨淮倚桐輪囷兮撥無諦擬
孔翠錯璨兮金芝藏綴碧丹洞諷兮人間望思
唐寅解元墓在橫塘王家村
徐昌國墓志　　王守仁
卷四三
正德辛未二月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大夫　六
聞而哭之者皆曰烏乎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
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卒說者謂
顏子最好學精力弊焉夫顏雖竭吾才然終日如愚
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
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
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
也夫鴟鶚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
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紫不踰旬萎艸雜
而益繁鴟梟蝗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覯禹商
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

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
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
書若有所得嘆曰敝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
謂知乎巧詞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
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
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正德庚午冬陽明王
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淺溺於仙釋昌
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
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
卷四三
仁笑曰而不應因留宿曰吾受異人五金八石之秘　七
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
吾聚然吾昔而遊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
亦去之歧歧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
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邪抑又
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
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
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予未吾是
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
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
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滅皆心

也存心知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
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
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
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
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澌子其煦然
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
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惧不足以致遠
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謙謙然
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
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
言昌國垂歿整襟端坐託餘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
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
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
志不亂烏乎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反而昌國乃
止於是吾則憾焉臨歿之托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
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
親老求改便地為養當事者目為好要抑之已而降
為五經博士故雖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
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
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

銘曰

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辭中乃謝棄
脫淖垢濁修形煉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
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琢之未琢堂方頑礪
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志

徐禎卿博士墓在虎丘西麓

彭實甫墓志銘　文徵明

彭君實甫以進士出知湖廣之公安便道過家戒其
家人曰吾行服官致義不得顧家慎無以家溷我遂
單車至縣縣屬荆南連江帶湖民貧而俗陋君拔抉
適利悉意拊循稍以經術緣飾之誕章數化朞年而
治成然執道自信不復以文法自拘一時文法吏咸
憎疾之而君不顧也會枝江盜發一夕斬關而入縣
故無兵倉卒不能捍盜遂執君擊之以刃不屈擄其
橐空無一錢乃舍去曰是廉官也然盡藏所有燒劫
略盡矣詔督捕定罪盜既得而贓鏹無獲法不得
閉而素疾君者從而媒孽之坐不戢盜鐫一官左除
廣東德慶州判官久之或言其非罪稍遷知廣之新
會新會即古之岡州負山阻海夷蜑雜居谿獠峒猺
衆聞時時竊發君至而鄰境已為賊據節鎮大臣方

事牾來而夷性險譎不可援馴稍急則降已復叛去勢不可終弭始議用兵而賊皆踰捷阻險衆爲出沒不常官軍轉戰不前多所亡失無已取乎民被誣者掠訊成獄付縣杖殺之日以百數君既不義其所爲多不承令又供需浩穰不忍剝斂以徇用是積忤上官欲求其罪罷之据摭無所得乃以墊溺不勝任劾君而君亦倦遊矣既歸杜門掃軌不與流俗競相還往日發其所藏書披閱涵泳間爲論著亦往往賦詩自悼然皆不以示人或時飲酒酣暢輒復理詠意凄然若不能自釋者久之竟以疾不起烏乎悲哉君性

賢朗融而氣復邁往少則勤苦自將能以志帥氣既通諸經又貫綜群籍揚推探竟得其膏腴發爲文章馳騁奔放頃刻數千言而辭旨精詣名出銅錸激卬踔厲以古人自期下視胥輩莫有當其意者然數試不偶年四十始領鄉薦繼登上第於是人始望之謂屢有以達其志也而連宰二邑皆值俶擾方以最難折衝從事而剛方直致與物齟齬竟連蹇龍雒以死允其所負卓越之才精深之學与夫名世經遠之圖曾不得一試而世竟莫有知者烏乎豈不重可悲哉彭氏世以高貲甲於里中君既仕顯而先世田廬乃

復加損其貞白之操有不可誣者而世之人顧以官簿不逮議君烏乎君則何罪哉君諱昉字寅甫其先請江人高祖學一國初以尺籍徒隸蘇州衛遂居蘇之長洲曾祖仲英祖斌父至朴母　氏君生成化庚寅正月三日卒嘉靖七年戊子二月十又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娶胡氏子男二人長年次科女一人適國子監生劉遠明年庚寅葬吳縣隆池山既而墓為水所嚙嘉靖癸卯　月　日改葬長洲縣九都　字圩

銘曰　氣則奇亦昌于詞而不利于施甫引而馳竭厥綏中蹶以達吁嗟彭君其命之羅邪抑有蠡於時

郎

彭昉知縣墓在長洲縣

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銘　文徵明

余友王君涣文通判嘉興府之三年改蒞東川軍民府東川在蜀者在烏撒之西本烏蠻閟畔部去京師萬里夷獠雜居雖名列郡特遐方一聚落耳君起儒紳通悅夷易居官不修章程不能由事上官謀文苛禮有所不屑用是積忤當路顧其任未久又未嘗一挂吏議乃以通慢易置之實奪之事任而投之要荒之外也君歎曰吾誠不佞未嘗罔天與人而得是

遠從豈其命邪雖然吾行且纂孱弱之身豈復堪此
遠徙遂卧不起未幾竟以疾卒嗚乎傷哉君正德己
卯以尚書領應天鄉薦試礼部數不中卒業太學嘉
靖庚寅以太學生釋褐官嘉興受任督賦當一再攝
縣及轉輸綱材皆能其職卒年五十有三嘉靖乙未
七月廿又五日也君諱渙字渙文别號墨池子世為
蘇之長洲人曾大父存心大父以仁父諱銘母陳氏
君生精悍穎敏少則勵志彊學既遊隸學官益事精
進剌經推義不遺餘力而博綜群籍成繹而通之鑄
詞發藻必皆不經人道語而含咀英華經史錯出緯

組爛然人謂之刻深鍛鍊若出銅鍜而君頃刻數百
言操觚立就曾不經意而思致不窮其亦一時之奇
隽矣尤攻古黙得漢魏遺意詩宗句傳晚嘉陸放翁
范石湖然皆自出機杼不拘〻體裁而奇思奕〻始
在庠序無所知名會部使者得其文奇之一時隱然
喧動吳下當其時莫不偉視其人謂區〻制舉不足
取也而君亦自負所有不肯碌〻但已厄於時命偃
得一郡倅淹倒末殺卒困頓以死嗚乎豈造物者有
所靳耶抑有司之失邪君高朗闊達而舉止疎慢不
事矜持出言無所顧藉遇人無貴賤並狎視之其卒
彼中傷益亦以數然其中寔無崖異推誠投分簡而
有情内之族属外之里黨朋從莫有間焉余友君三
十年知君尤深及是塋其子遂以吳學生陳君曉所
為狀来乞銘君娶郁氏先卒子男四人庚壬己戊女
四人適沈大璞顧與范善政羅元素孫女一人葬以
卒之後二年丁酉十一月廿有一日墓在武丘鄉銘
曰　維材孔良德藝其章既奮用揚而弗利於行維
坦有夷弗失其馳迺轄厥罹蹶走而違而躓踬以踦
吁嗟乎其時兮其數之奇兮

王渙通判墓在武丘鄉九都廿三啚

郭子墓志銘　蔡羽

郭子諱邵字濮才世為蘇之長洲人入　國朝族始
大號東坊郭氏六世祖彦珎三傳至用行用行生汝
文汝文生禮儀禮儀生郭子邵母張孺人為雲南按
察使虚菴公女彦珎號愚學以善行高於鄉〻人德
之私曰愚學長者汝文號絅菴有操行敦修礼文盍
閭厥家以子貴　封太常寺典簿禮儀由鄉進士授
南京太常寺典簿加文林郎聲踪籍甚方擬大用在
任三年遽引退陞鴻臚寺丞致仕人歎其高郭子之
生敏而嗜學自幼不為嬉戲父之官太常也以郭子

從時始數齡已有識度父知其不凡令遍從文章鉅
公用是器日益充歸遊郡庠郡弟子咸推之御史院
試輙居一等與太原王寵齊名意高第不足取然亦
累蹶場屋郭子則益勵厥志以古人自期逌德業有
成渾然不見圭角然其中較如也將衡山文徵仲濟
陽蔡羽年皆倍郭子愛其早成与為忘年交嘉靖壬
午秋試復下第遂病不起以其年十月十六日卒以
郭之𠂔德鴻臚公之不盡厥用郭子克請其家書治
二經文為將式由是以顯厥家壽且有從豈足多哉
顧皆無之淺薄者出輙弟澤未厚者顧保且壽由此

觀之、天果施於善人否耶郭子篤倫理綢巷之喪害
佐鴻臚公治之斂葬合礼及嫁女弟所以代父母經
畫者亦克内外之情平居語不妄發遇事出一言足
以斷可謂識敏明慧之士配徐氏為天平山徐守耕
之女無出卒之日以從兄受益之子為後名曰緒郭
子生於弘治壬子十月廿一日距卒三十一年鴻臚
擇以卒之歲十二月十二日葬吳縣至德鄉博士塢
先塋側委銘為陳子逌逌為狀受狀叙之銘曰
孰俾爾完孰鍾爾全謂天匪厚於人不然指取功名
赫與厥宗中道則僨胡弗竟從跖顧宜延顏顧宜折

踽適其嬰何昭何滅於乎古今旦夕孰為不朽念彼
哲人聰彼靈皐有烈光上映策首耿
郭邵秀才墓在吳縣至德鄉博士塢

王履吉墓志銘　文徵明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
家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
史按試輙褒然舉首一時聲稱籍甚隱然為三吳之
望三吳之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其真知者謂能
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
之志直欲軼古人而逾之蓋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

以充其所受也是可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
將以勤誠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群經手寫經書
皆一再通為文非遷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論諸撰咸
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非角即與余遊無
時日不見見輙有所著日異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
其止也而豈意遽疾而死也烏乎惜哉君正德初與
其兄履約並以儁造選隷學官蜚聲儷迹翹然競爽
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而君每試輙斥以
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輙斥蓋自正德庚午至
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輙斥而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得

其指授往〻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而死嗚
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疏節而履方一切時世
聲利之事有所不屑猥俗之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
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軀藉自將
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樂親附
之性惡喧囂不樂居塵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
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
〻入城過佳山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
艸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悠然有千載之思遠其所
為豈碌〻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語

卷四三　六

言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〻以文傳而
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雖非其至者嗚呼豈
不重可惜哉君孝友天至居常能愉悅其親而順之
於道與兄履約少同筆研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既各
授室而聯捆共食視室處之時恒倍君卒時履約方
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鎮鄖陽便道過家以某年
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俾徵明為文君諱寵字履仁
後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父貞以履約貴封中憲大
夫太常寺少卿母朱氏繼母顧氏贈封皆恭人君生
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未四月三十日享年

四十歲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陽太學生銘曰維慧而
明亦藝而貞胡不潰於成而卒困以衡吁嗟乎其名
王寵太學之墓

張太學子饒墓志銘　　蔡羽

蘇郡東城張氏之盛四世矣景暘翁為菊泉封君父
富而好遊〻於燕山時諸雄賈角立法書圖刻名器
珍玩狼籍大都者持入諸貴人家不省景暘具精鑒
善甲乙之故張氏世擅傳古多文之譽景暘三子菊
泉居仲賞鑒視景暘子孫罔是兼多自滌致情焉夫
人情莫不各有鍾不能於經書圖玩諸無賴將靡不

卷四三　七

至人皆曰張氏道善并是以遠何如哉菊泉五子簑
交者子京子倢子饒子京為吏廉能累官至光祿署
正菊泉所由受封者也子饒名澍太學生以履行雅
素受知於前後大司成其遊太學也為嘉靖戊子間
時分宜介谿嚴公大整學規績分為行升舍子饒以
行得上舍未幾後南林公四明吳公咸申前法子饒
連以行最居上列故諸公喜之召置左右親為解疑
惑造就之意不淺卒郊選比順天不第同遊重之然
已瘁于學痛至夫輒告歸者初子饒在本郡學人已
多其雅尚師事今太學湯先生子重交遊于輩故文

太史王履約履吉比予咸獲造其館諸往返無他俗
談請其圖刻賞玩遇目輙生古氣見古人精思前代
制作坐輙移時日閒陳佳菓筆札請題識故友人從
張氏往返若入一古藏同於洲也生于弘治乙未八
月十二日卒于嘉靖癸巳八月十三日年三十五母
吳氏孺人菊泉婿配同日封自光祿至子鏡為一世
先娶許氏有賢名先卒繼娶陸氏生二女卒之日菊
泉命子候之子賢之後名曰公椿子公椿聘熊氏女
許陳與立次女許石坊子銚性敦孝吳孺人苦多疾
：則子銚侍藥不暫離側又善開母懷故孺人屢病
頼於危竟享高壽處兄弟咸篤友誼能書亦長於歌
詩歸者日別購一區宅曰厥園池精以樓館曰處可
以奉二親菊遂吾養吾志畢矣未究而卒：之三載
光祿君居母艱其冬大營葬與子候協卜隨太孺人
同日舉襄蓋十二月廿一日合前室許氏之窆也先
期光祿以書抵南翰曰弟制生嘗辱諸公教亦嘗用
力其間名騤泯不傳恐向上者無以勸諸公辱教亦
空言矣亦備其狀目也敢以志請展其狀則湯先君
生所為也因嘆曰父兄師友父兄言之豈無故耽為志
而銘之銘曰　好修度：濟于儕輩宜爾家庭孝子弟
弟舍選郡公克念克類師與厥進友尚厥志肯構肯
堂迨我養事為嗣不職報或不至回凋路榮天道奚
昧兄哉光祿遺書哽嗟野有簡青不背于師不閒于
家無忝箇生沒有榮加勿感下泉石言告遐
張渊子鏡墓在五峰山博士隖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盛公
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十有三日前都察院右都部
御史吳郡盛公以疾卒于家訃聞　詔下有司俾營
葬事賜諭祭者再公仕弘治正德閒以剛毅廉循著
中外蓋自弱冠筮仕郎曹即能抗捍權要得罪貶斥
一再下　制獄皆瀕於死賴　朝廷仁明得不終棄
再踐再喬卒至大官凡所臨蒞輙著茂績振風紀而
執法緒正益厲不肯以故崎嶇展轉多所抵冒而豐
功盛烈往：敗於垂成卒坐廢以老一時輿論於公
有遺望焉嗚呼惜哉公諱應期字斯徵別號值菴裔
出宋文肅公度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吳江今居郡
城歷元至　國朝衣冠不乏高祖落東以儒醫除遇
文皇為太醫院御醫特被寵眷曾祖似不仕祖昕父
璀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

朱姚胡繼姚蘇俱贈徵人公以弘治癸丑進士釋褐
拜都水司主事奉使莊濟寧諸閘節通限列啓閉有
時公私舟皆以秩進宦舟或挾私貨徼倖入之道路
怨々相戒莫敢犯而中官大不便之時大璫李廣方
貴幸用事相與流議中傷既不得間則以阻格薦新
為大不敬逮公抵罪錮入階謫受安寧驛丞安寧隸
雲南荒遠非人所堪久之稍起為祿豐知縣祿豐古
之祿琫烏變蠻所居慓悍梗化前政往々寬賦待之
公不鄙其民誕章敷化納之仁軌民用歸集而盜亦
敉學風馨所被洽於隣壤尋陞四川順慶府通判受
任督賦輸將摧會咸有法程而鉤稽宿蠹民莫能謾
民咸轉輸松藩往々破產不足更貴公畫盡通利害
休而節適之事節而民不病丁父憂解官適陞武昌
府同知正德己巳服除改長沙專理亦籍隸公執法
不事鉤撥而繫為之清郡中　王府官校及衛所餉
給多為奸吏侵牟官軍坐困或出怨言會公攝郡程
督吏胥稽其出納參合分劃得其利弊所在遂推行
之上下給足而郡以無擾俄陞雲南按察使僉事歷
按金滄洱海諸道摘伏省微所部職辦其属要束諸
郡皆土官世襲梟獷桀敖王法有所不治公皆以正
臨之莫不懾帖向化知府陶某父子讐殺而奸人實
搆其間公探得其情縛奸人寘之法曉陶以義俾父
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攝郡所為多不法而
其子朝鳴尤險狡謀思梗制圖奪民甚苦之　朝廷
下所司究按咸憚公不敢行公方入覲　萬壽當道
議留公々得疾馳屬蹴之出鳳不意母子震慴伏
謁輸情公因籌責其黨竄竟抵罪悉還所奪於民時
鳳氏方甚公慮其後必為患請降鳳秩設流官制之
奏上　朝廷重於改吏事格不行鳳後卒致如公言
特鎮守太監梁裕驕褻侈汰漁取無厭公隨事裁抑
不令得騁者内諸鎮礦咸有常課裕擅為己有朘剝
苛急民不堪命或緣是賊殺啟釁公建封禁以絕讒
既該實抑裕而奪之利也歆裕銜之時御史張璞副
使羅以登與公協心制裕々因並奏三人誣以他事
悉逮下　制獄鞫訊慘毒張竟考死獄中公益不撓
諸大臣言官交章論救會乾清宮災遂得貰鞫前是
公已進本司副使復任未幾遷陞河南按察使策情
警頑風采益振太監孫清欲攬事權擅理民訟民或
秉藉為奸利公面數之正言直氣無所回撓孫不能
堪欲逐訐公以事公不為譬而孫卒亦莫之能為也

丙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故事右轄多循默遠公權展
采錯事無所避避時條長持重務存大體事或濡滯
而公拔決敏利案無留牘所興革緒正皆利病切急
身名所繫不可已者故雖嫌於侵權有所不顧戊寅
陞陝西左布政使時鎮守太監廖鑾陰賊強禦恃有
內援縱橫者中諸弟姪廝罷翼奸駔騎狼藉動以上
供為言有司脇息莫敢問公至首執其左右尤無良
者用法剪除之一切横斂皆格不行又不隨衆加礼
廖謀不悦思有以中傷之先是有　旨督造織罽其
費鉅萬廖以撤公取直撤又嚴趣實以害公欲因是

徹之用公為罪公得撤阻閉戶發籍按傳所支破已
逾數萬明日詣廖廖方盛氣以待公徐出數示之因
問更費如此計所造有龍今皆安在領以上聞廖乃
不意內怖不能對惶恐悉謝乃已及　上西巡　駕
次榆林士馬彌集蹂躪叛逆人情洶洶而公處之裕
如供頓有需取具呼吸間民不加賦境不知擾而事
罔不集一時扈從諸璫名諸嬖倖氣焰薰灼自鎮巡
而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先辭所被既有以警之
而臨事整暇足以坐鎮物情檢人小大望而知敬一
切非分之礼無假之求消沮殆盡於竟弥縱無少跳

脫司事諸公莫不降歎以為難雖　上亦知之明年
己卯四川缺巡撫遂用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其地蜀去　朝廷萬里夷獠傑居負險易動公練兵
飭甲隨時疏捕不少息緩六番指討楊文林數出兵
攻圍城邑虜劉吏民而流民謝文寶亦糾焚夷為亂
皆以次戡定捷聞　璽書褒嘉錫以銀幣時朝多秕
政權倖縱橫誅求切豎而蜀尤甚公糾撿諸正首事
限列而絕之以法外科數一切放罷西南數千里
為之蕭然庚辰丁繼母憂辛巳會　今上登極以疾
乞休不允壬午服闋被　命起撫江西適遭逆濠倡

亂之後瘡痍未復加以飢虐所在寇盜充斥而彭蠡
為吳楚交會之衝逆出沒其中阻險剽劫而漁舟為
之嚮導公調遣官兵團軍譏把係籍群漁為伍使互
相覺察盜不自容一時併散於是平徭者斂跡免襍
調繇錢揔數十萬而請留以濟民者亦不下數萬檄
者臣外地賑恤躬自督率極意撫循民用甦息而歲
亦比登為南京諸郡阻飢肯輸米四十七萬石銀二
十萬兩以濟而奉　詔積穀備荒亦百餘萬石有詔
嘉獎者再尋被　璽書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時嶺南吏數政不治兵疲財

置號令墮地土酋玩狎不知禀畏而愈驁悍梗時時
竊發公至陳兵大閱料簡鉤攝一時適鳩以次復伍
乃飭督積護烽燧繕治干櫓部署諸將俾各守要害
紀律嚴明精采煥發於是諸愈稍稍知懼而逆徵有
恃矣婦善劇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為亂公檄守巡發
兵捕斬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全等斬首一千一百
三十級俘獲男婦四百餘人土官劉名誥執兵官擅
思恩府以叛郎調遣民兵分隸將官授以方畧而躬
率半巡諸臣繼之進攻芭梅諸寨搓鋒衝擊大破群
酋斬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餘人召被創

卷四三　廿

火充餘黨悉平田州土官岑猛懷詐挾援恃其險遠
將為不靖畜聚累年反是數出境剽州縣事聞下公
體量公會巡按及三司守臣參審籌畫咸謂此積歲
逋誅不問孟峨而一方之民不容不拯於是上疏具
陳方略大率誅首惡而貸脅從兵部覆議從之事下
而公已得　旨致官矣先是公稍拔尺籍得搖兵太
監二府脫卒甚傷既勤師伍而深抑其官屬不令恣
橫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自幕府關
決於是二府禁不得肆大與撓構欲以罪去公當道
者為之調停遂除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厪奪之

摧而置之散地會言官復有論列公遂引咎乞歸得
旨致仕嘉靖四年乙酉也丁亥河決徐沛漕渠淤塞
濤治久弗聞功有　詔集廷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
以公名上遂　錫璽書起公於家即拜都察院右都
御史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
承勛胡世寧皆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而少
卿黃綰詹事霍韜各陳便宜並不合看詳公與郎中
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參議劉淑相親往相度延訪
父老既知利害所在乃上疏言黃河之患古今則然
而中原平衍無間度彭蠡以為之匯故遷徙不常為

卷四三　廿

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
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二支俱
出汴城之東南行由泗經淮入海正德一支出汴之
北東行至兗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
小浮橋俱入運河經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
南二支湮塞併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
沛俱入運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嶧豐沛適當其衝
近年河衝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楊
家梁靖諸口奔潰四出經趨沛縣譙河橫流出於昭
陽湖之東泥沙壅遏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

今非改鑿新河不可蓋上流不救則决口不可塞長隄不可築而河防不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　廷議是之　詔以春和與役公先命郎中等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舟而堅築隄岸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於是簡屬吏之賢才有者以任新河之役躬履其地量地授工分程布役時其食作工其勸懲聯絡相維統攝有叙甫四閱月工完十九旦夕告成而讒言遽興有　旨罷役而公去國矣時諸老大臣爭言其枉而户部尚書鄒文盛刑

部尚書胡世寧言之尤力蓋新役之罷起於一二同事之人以細故更相責望生失事幾故當時公論如此公家居七年更敕復職致仕既而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内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遽疾不起嗚呼惜哉公為人修正禮貌遇事直前不為利害回折秉公憂國之念寤寐不忘體貌嚴重進止有恒居家整肅如臨官府而與賓客談笑雍然有情待諸弟妹甥姪有恩族人孤嫠有給婚喪患難有助於倫理甚篤也生成化甲午年八月廿有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沈氏繼顧氏俱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郡學生娶王氏次之榮娶王氏繼沈氏女一人適前工科給事中陸粲孫男六人茂勲郡學生茂照茂康茂壽茂然孫女一人許適吳治以卒之又明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日葬吳縣横山感慈塢徵明晚辱公許知公為詳及是葬公子以治命屬銘不可辭銘曰　桓桓盛宗立氏以國兢其徽之曰有成伯有顯者吉在漢則良曰苞孝章奕世其揚別籍於杭爰有文肅燁其家聲不忝維穀有展中丞德言則維于千斯年有衍弗替衍之維何道則有光行則有方政業其章履貞用嚴侃言維直歷險以夷維正而克我備維良我武維揚豈不

有庸讒言孔傷彼讒則傷我行維烈道有險夷不易其轍重其有馳迴厥踦揆武失之既而名匪虧有展中丞維吳之淑堂不云亡公其奕蹟

盛氏先塋之碑　王鏊

盛故餘杭閥家然自宋丞相文肅公始大其從吳中則自判平江府君諱岫始其葬黃山自寓翁府君始黃山在吳縣西南數里而近望之隱然如舟蓋吳山之小者而山水環合草木蔚然青烏家謂其秀當有所屬而盛氏塋在其麓隅寓翁曾孫偁言于鏊曰先塋在吳中者九九而黃山帶爲歟存水木本源之義

在焉何可忘也盖自允季兵與所謂允九者多蕪沒
而莫尋則無表識故也先大夫孟睿悵之他日世益
遠人益衆族益散則又安能保斯之不蕪沒也乎脩
用是思爰用增蒔松楢立亭壹樹華表大書盛氏之
所示後人以不忘也唯執事賜之言以昭世德以詔
來裔於無窮使盛之子孫繩繩承承永有儆焉孝敬
其無衰乎予惟盛氏在吳中占科第登仕籍者累累
有爲其餘又各以醫名家通籍于　朝官于鄉累世
而絶不也何其甚哉信其先之積累深且長乎固不
獨青烏家所謂山水之秀而山水之秀亦或不可誣

卷四三　廿六

水木本源之義則自不可忘也予故爲著之盖營域
之延袤允若干畝中爲緜垣垣之正中爲脩曾祖寓
翁諱似祖府君之兆其西爲伯祖諱賢府君之兆又
西爲伯考寔諱伯府君之兆其東爲祖考諱棣府君
之兆又東爲御醫諱寅府君之兆又東爲太醫院士
諱儼暨醫學正科諱侃府君之兆高祖諱宗仁高伯
祖諱忠二兆還自齊門今在垣之外北上諸殤次在
垣之外東西坡下其西南隅爲翰林待詔李先生貞
臣之兆先生揚州人寓翁故人也老於吳中無所歸
遂以墊爲春秋祔享之其諸世系行歷刻之碑陰

盛應期都憲墓在吳縣横山悲慈鳴其王鏊盛氏
先塋碑乃在其黃山祖墓之上今附其文於此

太子少保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贈
太子太保謚文端吳公神道碑

賜進士及第吏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禄大夫前
經筵官國史副總裁泰和　羅欽順撰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壬子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
致仕吳公卒於里第之正寢訃聞　詔贈太子太保
賜謚文端遣官諭祭者四命礼部員外郎王楠護塋
事其孤子孝遂以是年十月壬寅塟公吳縣陽山之

卷四三　廿七

原事既畢將樹碑隧道以余爲公知己俾來謁文余
實知公雖年老力衰埋揚隅然於誼於不得辭也公
諱一鵬字南夫號向樓世居蘇之長州山塘里曾祖
敬祖琮考行俱隱德不仕以公貴祖贈南京太常卿
祖妣周氏贈淑人考封翰林編修累贈太子少保南
京吏部尚書妣司氏繼趙氏繼累贈夫人公天資秀
穎年十六七即篡爲古文詞化成丙午以郡庠生中
鄉試弘治癸丑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乙卯擢編
修預修大明會典大臣有遺諱去位者疏請留之以
全國體人知其有匡時之志焉丁父憂服除仍旧職

預纂資治通鑑　要及脩玉牒正德丁卯陞侍講尋
兼經筵官同修　孝宗實錄成例當進秩時逆瑾竊
柄公與諸同官見之無加礼瑾銜之因矯詔以擬充
政事為名凡與纂修者多改官部屬公去為南京刑
部廣東司員外郎明年陞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瑾
即伏誅　詔還舊職尋陞南京學士癸酉南京國子
祭酒以公補之乙亥陞南京太常卿丁繼母憂去
位嘉靖改元始入為礼部右侍郎尋轉左奉使安陸
改題　獻皇帝神主迎致京師事竣有白金文綺之
賚以內閣薦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尋充　誥敕

充　武宗實錄副總裁乙酉實錄成進礼部尚書賜
賚尤腆其年冬乞假展墓　詔給驛以行丙戌還
朝時江南亢旱江北大水公具狀以聞請蠲租發廩
以濟民艱復請疏導江流以便糧運　上嘉納之下
其事於戶工二部　詔舉堪任內閣者僉以公名上
爭進者忌之或謂公可與援手公笑謝之曰嫠婦老
而更節亦可醜也俟被　旨出理部事居數月復改
掌南銓加太子少保辭加官不允遂行再踰年懇乞
休致時年蓋七十矣前此乞休者數四皆被　溫旨
慰留至是始得。其請重有褒諭仍命有司月給廩米

三石歲給輿夫四名蓋異數也公在翰林累與纂修
恒極精審三充會試同考官一主順天鄉試所得多
知名士每進講義必稽古而音吐洪亮足以發之在
南都累年未嘗以留滯為意師範嚴整書札精絜率
於前政有光間值當變書陳修德禳災之道　今上
初即位進說尤詳要在開悟　聖心為宗社生民無
窮計也在礼部與尚書汪公協心秉正　上欲為
獻皇帝建室大內汪公執不可既去而公攝篆乃會
議於廷援古證今詞氣侃侃然上意已有主議竟不
合公因自劾求去　上亦不聽會事陳說冒舊銜入

疏假大礼以希寵公劾其無恥干進請罷黜之洗竟
得罪而去出自東閣桂文襄方為侍郎選事時有異
同亦不能奪公所守歲貢生就教職者奏乞仍與鄉
試公議奏以為可許　上從之遂著為令在南銓
務持大體品藻人物每留意焉既歸有建崇正書院
鄉人子弟來學者與聽受仍割田百畝贍之其傍為
真趣園亭館山池清。邃幽雅公既有以自適而子孝
遠居官欠恒思之不寘既而得請歸養所以由致公
之樂者率在斯園焉人謂士往來不絕也然公尤以
表章先賢風厲風俗為事嘗言於有司即尹和靖先

生三畏齋道址作三賢書院并祝安定胡公文正范
公陸宣公墓在齊門外頗為居民所侵亦復其故蠡
口陳孝子興立祠祀率衆修葺并海虞周孝子容祠
之故劉丞鋒遺愛在民為葺其衣冠之藏而立門署
牓以從民志民間耳目為之一新其前後義舉尤多
惠利所及蓋不止於親故鄉鄰而已公生天順庚辰
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三蓋家居十有四年
而卒平素篤於事親居喪有礼於故舊有始終之義
與物無競雖間遭排抑處之裕如口未嘗道人過悪
而妍媸高下中自了〻和厚之氣藹然可掬望之知

卷四三　三三

為吉人君子也為文効歐陽子平正豐潤詩宗盛唐
有風骨耐咀嚼字亦清勁康配宣氏繼姚氏薛氏宣
薛皆累贈淑人二男子〻忠早夭次即子孝勤學善
為文嘗　庶吉士之選既皆中罷循次外補以南京
吏部主事歸養於家四女子皆有歸孫男五人尚朴
蔭國子生尚儉郡庠生尚默尚選尚潔女五人其行
状甚詳乃公里婣光禄卿王君履約所述碑蓋不能
盡載也銘曰　仰止蘇山其高君搏魁傑嗣與于
斯為盛文定文端尉惟同性厚德清文前輝後映官
高望著彼此一時或安於近同志相維或睽而遠誰

實間之容雲不雨有識嗟咨允懿文端綸綍信美載
北載南徐驅直指歸以義榮優游故里亠既有年而
又有子寛吳令終寔多受祉惟　皇念旧鄉與加隆
續之生氣慰及巨工寫碑在望有篇其封我銘曷以
惟德之恭貽孫有裕流聞無窮
吳一鵬墓在陽山尚書

大明禮部郎楊居生壙碑　嘉靖二十一年
壬寅八月望日　　循吉自撰
堪輿上下元化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
大海十舍許蓋宇內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飧於世

卷四三　三四

八十有五年行將奄歸玄宅返乎太初相彼盧右有
丘爲我之永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
乃自為文琢石而鐫之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於
望弘農郡周宣王子楊侯之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
唐丞相綰謂德著閩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于　國
朝三内閣文貞敏定名彰華夏門閥盛矣君世家崑
山元末實援来居吳城西市坊高祖子中性忠勇策
名霸府戰死妣陶守節嫠居洪武中選為内庭姥〻
供執事末年放歸今先塋首穴祔葬衣冠者是已陶
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冨民塡實京師供億有年

仲氏甯閑尤富屢屢跨里林亦眉壽從居同稱淑士
最幼二季由毋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觀提點雖
非顯融亦不下賤考府君封承德郎毋刘封安人安
人之兄擢解元於正統間官至三品楊業傳自此始
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 憲祖御天成化甲辰
科幸叨黄牓擢拜儀曹為京官未職幞簡青袍入參
翊望人生之極榮弘治初建事 孝廟時 五王冊
封備貳執事獲從堂官拜華蓋殿得覲 龍顏事竣
賜宴直房并賚羅綺楊薄命蹇痞癖內攻日食米止
三合恐曠職致尤上奏乞換散官果不遂乞歸蒙

卷四五 廿

恩准致次年馳封典下郡諸侯具彩輿迎賜二親無
報効勞之萬一矣自惟受官無補己未歲清寧宮災
下詔求直言不揣應詔上疏復請建文君尊號以礼
文事分所當言用是塞責 帝褒欲允大宗伯以事
體重大弗敢覆存為文案傳閣掛入太史氏未知然
不既而謹厚大臣遠貽如執之戒一向守默性偶好
書結廬天峰院折松枝為籌課麟範經術通章句傍
涉子史百家又及千卷時武歸者從郡使君游或為
文章吐言亦未名家正德初嚴慈既歿寢苫先隴傾
貲修築靡千金既舉大事每歲率持齋誦經一百日

不出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歲 武宗在南都蒙呼
試樂府三次庖 膳允九易賞茭告歸是冬復取如
京塞辞迴命歲祭不廢明年夏南歸别業築室支硎
山下修葺舊閣名雲峰廣要檢書既多積語典故然
以筆研度日不作生業有負郭田百畝悉賣不存如
此又十年 皇上龍飛十五年田野閒樂閑盛事時
則恭逢 九廟肇興上頌文一篇蒙頒史館講表奏
叢之敬諒無補益也外華陽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
蒙嘉納全技應倚慶洽普天而有日精射禱之祥屢
見于室奇哉山農共覩非敢妄道是年冬自山西還

卷四五 廿一

歸故鄉埋頭隱伏終日維與古聖賢相對輪蹄絶迹
亦不尤人自是年益老耳聵目昏龍鍾移步起拜心
候狀自知去死不遠昔李白一子遠游不歸不孝類
之君配趙生子二一從北上愁僕遊外未歸一喪京
口舟中今停柩在殯所庶生二孫尚幼頗賴恩門不
得隸學書無紹爲何續自築前豁後城亦足偃臥文
集方斟酌未成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不
欲勞他人之筆所貴以自述為不誣故撰其碑云爾
詠曰 上古人淳壽常百許今茲耄年久寄逆旅歸
休何時匪有告語允人之生口體為主如何到予無

一克舉彼姑文繡說衣我處彼富倉箱我乏朝飱靜
言思之不乃自取有官不作身日畢無財可恍親益
離古之高行豈汝能追弗數其事但語寒飢原憲是
貧李廣數奇命也奈何莫為而為抑則有道非時所
知景公千駟民稱伯夷念昔辞官嚮處畢娶豈急還
存霊髻霜髭一壽僥倖他從誑遣人之墓也期千百
年我則不必其然亦不必其不然掩骴之後悉付于
天聠犁表樹皆非己壽常存不化性有神仙廣成千
歳亦隨雲烟不化還孥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
卷四五 塡三山六水一分之田穀少人多將何具饘乃生吏 六
化陰陽互還前除後續世以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
憐古多達士倮葬未虔從容自序靖節為賢有書万
編有文未傳無非措約不喜流傳且夫生也憂充則
否遠恥辱乎仇讐萬千年一筆都勾以還造物與苦
鴟鸞遊錫汝畏祇艸綠仍秋所以佚我惟此樂任自
古有衆聖謨垂休曾啓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切
利識洲纏綿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者流時
未委順至衆弥修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國恩俏
埃靡酬亦負罔極自同蜉蝣爲乎傷哉嗟斯人之在
世無一日得志遺謨履厄人百忍棄夫亦何怨坐不

富貴終當擧手永謝塵世陳辭既舉請刻以記過者
来覩莫厭辭費　公生天順戊寅十一月五日
卒嘉靖丙午七月二日享年八十有九卒之年十
二月十九日葬吳縣至德鄉碣字圩之新阡

楊氏修墓記

朱存理

楊氏墓在吳縣十一都庭蕩村某字圍氏之先德鄉
府君由崑山徙郡中入洪武初以富民久居京師歸
營葬地僅四畝卒葬爲子某府君孫某府君咸祔焉
有道其地者曰後其有文而顯哉逆封承德府君始
卷四三 拓之積舂凢四十餘爲地通二十畝有奇正德戊辰 六三
承德伯劉夫人以高年朴純壽終子礼部主事循吉
表次中日走墓所經營葬事以舊土稍下高之四尺
五寸許躬操量度殫心畢力有司遣人助之後悉謝
却厥制前立石坊二環市垣墻坊前有池臨池有屋
池之陽將規以樹植而未遂也明年乙酉閏九月
日合葬承德夫婦于斯自公卿大夫而下遠近會葬
者千人既葬礼部君益葺治不斷謂前制未稱訪于
堪輿家數人厥議弗協頃易講廬平區倍其值而返
其材遂更擬之向東有廊達道往自左坊歷祖塋至
考妣冢冢前隆阜植檜覆亭明堂中中設香燈几案

摘　封誥中語扁曰樂善慈惠旁構屋三楹塑高曽
祖德卿府君而下三像於左考妣像於右妣之設尊
所出著有功也若池之廣袤減昔十之幾樹植加爲
撤去池後屋鑿塹三圍環植蒲柳蕉之背積土爲崇
丘旁築金星二其平地壁土處開置田五畝無供税
事別建藜莪亭以爲宗人享餕所規摸宏博於制弗
越揚氏之墓於是乎大備矣竊怪吴中士大夫家牽
於風水之說往往棄祖塋不憚數十里以求山地思
爲子孫利益亦惑矣夫祖宗之心其爲後人計於吾
豈異哉獨君不泥流俗一意先墓而加治焉且其墓
卷四三　六
去家半里而近朝暮謁拜無防樵牧其爲利不既多
乎君之識見則過人遠矣余受知於君謂不可無述
爰爲詳書　制歲月以勵其後昆俾毋怠焉

秋崖壙志　秋崖朱紈自撰

此蘇長洲第一都之原邑人朱紈埽藏之地枕先塋
趾射瀆獅山導其前陽山屛壁擁其後都會通津經
其左虎丘峙焉紈字子純別號秋崖生於弘治甲寅
九月朔特父主菴府君以景寧教諭遣謝罷歸之二
載嫡兄衣作亂出走下邳之二月也生母太宜人施
坐蓐中毒不成三日保紈就邑禁仲兄冠者哺者信
宿賴伯父孟暉伯兄請爭同冠復還太宜人倘賴巾
細糊口不死居百十日弛禁百衆之身太宜人以有
百衆全之發提識趨髫齔經史得於府君諱嚴太宜
人左右以底於成內難嵗作歷涉艱險皆口不可言
者正德庚午入郡庠壬申遭嫡母馬宜人喪乙亥遭
府君喪服闋己卯領鄉薦庚辰會試辛巳對大廷賜
進士出身觀工部政乞差歸省天曹懲其初預列外
選嘉靖壬午除景州癸未改開州三年考績進階知
奉直大夫　賜誥命丁支陞南刑部員外郎司浙江
乙丑陞郎中改南兵部司職方庚寅改南吏部司考
卷四五　元
功三年考績進階奉議大夫壬辰陞江西布政司右
叅議甲午入　賀不承當軸治第之委陞四川按察
司副使整飭威茂兵備寘罷之也丙申平滿深諸賊
部院上其功　賜白金三彩幣三丁酉遭太宜人喪
辛陞貴州左叅政不拜服闋辛丑補山東左叅政癸
卯陞雲南按察使甲辰陞山東右布政使乙巳陞廣
東左布政司時封川奏捷附名薦章　賜白金一兩
午提調鄉試將入　覲過家遭人倫之變父子幾不
免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巡撫南贛汀漳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改浙江巡撫兼福建海道提

督軍務時以海寇猖獗創建此官而禁奸除寇勢利
家所深害息与忌者衆之十月入漳州平同安山寇
按閩者信訛道論前任之遺得以功贖平生庤薦二
十一章至是始一被論然同安非前任所轄也十二
月拜　敕歷閩海防請以重典刑亂　賜軍令旗牌
八戊中三月至寧波撫海島倭寇六百餘人入城志
受約束四月襲破雙嶼賊巢五月寧波詐傳　詔旨
敎寇作亂以殺巡撫爲辭于時駐定海以鎮群蔡渡
炎海入雙嶼以定不拔之基計賊失其巢徃來外洋
者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上下連戰皆捷六月閩人周

亮泰華巡撫既而漳國遣入於海大担嶼大步門大
江諸警繹驗時疾甚呻吟規畫與敗績九月兵部録
雙嶼之功奏旌之賜白金一彩幣一十月拜　敕改
命巡視蓋臾疾督兵追賊下温盤南麂諸洋十二月
大捷處州礦賊起衢州告急亦平之時經年連白多
見阻撓仕途怨謗盈耳閩人林懋和偽狡表覘我之
說　命下遣還業就約束者寧波道文華喻以南京
侍郎覬以身後之禍說以市舶之利與屠僑屠大山
内外交煽尤力乃連疏詩戮晋中辨蹇蹇己酉自温
進駐福寧漳海大捷擒佛郎機名王及黑白諸番喇

嗹諸賊甚衆度其必變乃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
安其反側先後以閩浙閩患定五月得請生還田臥
蕭寺屠僑歟御史陳九德論以殘橫專擅衆欲殺之
賴　聖明在上姑褫職俟勘群非大來竊自嘆一介
書生叨胃至此靜思拝塞不過數事在開州恤里甲
均户役在職方革協守之横在江西定安福均粮之
籍剖東鄉安仁封圖之訟在咸茂平畬寨處遣鈎在
山東奔守瀕之議在廣東在贛州平攻剳搖而已然
未如今日之自然也人情如此果貴耳邪遂力疾取
所集覺餘各卷刊定之着孤匠孽子之類作侯命辭

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
毀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
非之人孰與放雖成吾是治後事囑諸子以塋第三
十年府君未霑一命之榮不華送死不訃不受弔不
祈碑銘配徐氏封宜人子男六貞元郡庠生貞介貞
則貞同貞孚貞訓邑庠生女一適盛之繼孫男七冢
符簡蘂篋篇籙女六家世敕勞藏永感録自撰壙誌
虛卒塟月日如左
此誌甫就不意竟卒卒之日乃己酉冬十一月廿十
六日辛亥也姪男貞元等遵遺命不敢文停遂以

明年庚戌正月癸酉日埜兄紹枝淚署尾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三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四

長洲 錢穀 叔寶編集

墳墓

宋龍洲先生劉公墓表

先生名過字改之廬陵人宋南渡後以詩俠名湖海間陳亮陸游辛弃疾世稱人豪皆折氣岸與之交宰相周必大聞其人欲客門下不就故人譜友文宰之崑山[illegible]致先生先生雅志欲航海因抵縣宿留焉先生卒縣主簿趙希楙以友文所賻錢三十萬買地馬鞍山以葬遂立祠東齋久而墓與祠皆廢更一百四十餘年為至正十三年州人顧瑛秦約盧熊等聞之州州下其事徵諸圖籍正其疆域表大石其上題曰宋龍洲先生劉公之墓越六年寺僧立塔其所今知州貴使初令下僧還路復其墓且表樹焉建客復殷奎謁予求表墓辭予昔往來婁閒屢詢其遺墓弗得今幸幾復予何辭於言或謂公一窮詩流耳其詩又局於李宋陋習僅如五季羅昭諫爾何以表樹後人哉予曰不然取人以辭不若以節義公嘗抗疏光宗請過宮與屢時宰陳恢復方略請甲兵謂中原討賊之義義士為之激立可以辭客少之乎吾以是復奎使歸告貴

倪刻石為表大元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五日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維禎撰將仕郎杭州路海寧州判官褚奐書倪墓之明年貲倪去官石不果立今守高昌偰侯既祥墓遂取其文刻而樹之廿三年夏五月十有一日儒學教授蘇基識平江路崑山州偰斯判官丁復初儒學教授蔡基提控案牘趙從周都目謝宏道州人朱珪刻

復劉龍洲墓　蘇大年

平生四海劉龍洲高卧百尺元龍樓置酒載花過黃鶴江山依舊風雲愁區區礼樂嗟南渡江水奔流自東去英雄恢倒竟何成留得當年旧遊處墓頭無石寫征西墓中無金狐夜啼迷人荊棘不見路傷心禾黍秋淒淒浮雲夢境翻今古子孫散落歸何所有酒如澠醉世人一滴曾澆墳上土斷文埋誼千載同軀除樵牧封玄宮蒼苔朽骨亦解語何以報德酬諸公梨花寒食東風曉野烟蒼莽迷芳草行人来經讀殘碑仰天共嘆英雄老君不見五陵無樹起風秋消沉萬古斜陽紅何如馬鞍山邊三尺墓多謝諸公肯垂顧

又　謝純

兎門王氣横江来秋風落盡梁宮槐鳳皇山頭駐青盖海門樓閣空中開五國城荒蛮如席冥擁旃裘兩宮泣帛書不繋雁南飛哀草黃雲淡無色君臣自謂虞重華不識何如司馬家鳳笙龍食將進酒玉闌獨鼓方催花白頭遺老空惆悵鐵鎖長江幸無恙獄中誰抹岳將軍人間知有秦丞相搢紳之士皆汗顏山林氣壓居庸關那知義膽忠肝者弗任蜩螗玉珮間何人好事高千古愛此淳風似鄒魯咸陽寂寞漢諸陵慚愧劉郎一抔土

又　王賓

生從詩酒過時光到處閒遊半帯狂今日馬鞍山埜處一叢枯棘在殘陽

又　沈周

龍洲先生非腐儒胸中義氣存壯圖重華請遇補缺典一疏抗天肝膽露中原喪失國破碎終日嘆慾度起呼往籌恢復詣公衮論予聽盾事大殊芒鞋破襪世塗遊蹭蹬短劍秋風狐發高耶且賦感慨江山故在英雄無権門欲指脚板硬頑遂詩則無酒往尋常一飲空百壺貴文購募黄公壚酒豪便欲踏東海故人留飲亦須臾玉山固是埋王地咸惟三百骨已枯

三朝封樹再起廢人重風節非人驅嗚乎人重風節
非人驅龍洲龍洲眞丈夫
〇〇大明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謚文莊
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及第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知　制誥同知　經筵事　國史總
裁安成　　　　彭　時撰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世為吳郡崐山人五世祖秀實
惇重好義元季有暴僧聚徒事焚刧為鄉里害秀實
即圖上其事于官捕斬之時稱為葉義士曾祖茂林
卷四　四
妣朱氏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
人考春封兵科都給事中贈山西右參政加贈通議
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
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同邑
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不可量曰勤進
邑庠遂嶷嶷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
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　英皇北狩郕王監國
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竄之以謝
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與師問罪
以除大逆不廷之賊如此則大綱以大正義以明而

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即位頒賞
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內府
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輦糧料以
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四日
間凡七八疏悉合機宜虜既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
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
信則人人力于事功恥辱不雪讐無不復矣今効勞
如孫鏜成事如謝澤雖眚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
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
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
卷四　五
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
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
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
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乎其如田里之民
荼毒乎宜急遣回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
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即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飢寒
感悉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為
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
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
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德名具帖言迎

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
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
之有旨令兩書胡濙封進帖鎮留中而正論有不泯
焉是冬公以北虜南蠻為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
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天象甚異公
又條陳弭灾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遊畋
又請舉行　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
形於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奸
佞恤民生禦外患為主其有裨于時政為多三年遷
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

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
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為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
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學以濟疾病立義
冢以瘞死亡設堠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
度品武職悉倫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
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佃撥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
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自是邊人
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
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
二年　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而加獎諭尋擢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
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
積商困往往路守關津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為聽
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
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邊餉而後出境於是公
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為害而兩廣守將頡
頏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
于梧州居中調度賊可平矣韙其策而不果行則衆
公不得已請益兵　英宗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
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

訟降謗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今
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之
法墾田益廣積粟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餘
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
民始雖怨之既而待以無怨乃忻戴焉在宣府屢有
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于邊褒恤已往賢臣為方來
勸　上嘉納之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
是冬持節封潘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飢命公巡視
真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
京民之飢者全活甚衆八年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

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
城堡抵東勝從民耕守其中公受命往議方略奏言
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
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壯新軍
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効而亦足為
長便也　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
每議礼用人從容贊决其間倚長敬信司屬悦服為
至若是非部分而關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
鄉必相辯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從堂署事忽
疾作不能言與歸西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

年五十有五　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千緡諭為
文祚遣官諭祭營葬以明年二月十七日塟于邑之
積善鄉謚瀆之原公為人温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
言動思致古人居家敦孝友涖官清慎勤恪設施不
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
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
無襍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寝食而於世
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為文師歐陽
而功業自期於范韓以范公為鄉先正尤景慕焉惜
乎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于家

公凢再娶先金氏贈淑人繼耿氏刑部尚書耿請惠
公之女封淑人子男一晟補國子生娶副使張和女
〻三人一適貢生虞臣一許聶景溢一尚幼公之卒
也晟不在側冢宰尹公旻率僚属經紀其喪事既又
狀公行畀晟奉以徵予文曰且先父雅愛先生言幸
加辭而公内弟司業耿君裕又申其意而請因據狀
言著其槩系之銘曰　昔稱才難今世尚然彼長此
短用各一偏優於政矣其文謳傳文武工矣攻舉弗
宜遠觀於世百靡一全而公兼之寧不為賢性公問
學有本有原公之履操金石其堅請文述識自視無

前檢自約已猶恐弐愆歡歷中外逾三十年忠君愛
民心實勤奉言惟婉切用適方圓惠洽于民戚行于
邊緬懷鄉哀我道隨肩謀謨事業期著後先何志之
遠而去之遽位不滿德繫命于天墓門有碑德烈是
銘於乎文莊百世不謏　先民有言林宗不愧〻
蔡邕文子讀文莊公碑亦識無愧彰公所著也何
則同鄉稔知其德業景仰之餘不能不為之感歎
歲乙未仲夏梓林識

葉盛侍郎墓在崑山縣積善謚瀆之原

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張先生墓志銘

葉盛

英宗皇帝復大位之五年庶政時叙悉如其初於是
詔在廷舉文學行誼士仍理學政廷臣合辭以南京
刑部郎中張和等名上　上特陞浙江按察司副使
餘陞擢有差皆畀之璽書以行蓋今天下諸臬十有
三浙江固其一云今日夏盛自廣赴　闕過浙江浙
江之三司言張先生病矣先生能帥祇　德意蒞事
甫期巡行遍屬學者且至再勞憊過甚病矣既而見
屬學官弟子皆如三司言未幾先生竟卒于其家其
郡邑之賢皆奔走哭弔里巷之民多咨嗟悼惜浙之

諸司亦皆致奠其門人學子相與會哭者數郡畢集
閒作為文詞以致哀傷之意公卿士夫詞苑名流聞
其訃莫不嘆息曰人哲亡矣噫先生果何為而能得
此于人人誠蓋先生天資穎敏絕人成童讀書數行
俱下尤積學不怠至忘寢食稍長即知謹義利賢否
之辨為文章立就已鏗鏘有奇語聞先生長者有賢
名即造詣請益同邑張伯緒華亭陳文璧翰林尹鳳
岐皆器重焉正統己未偕弟穆同登進士第　廷對
之文稿無竄抹讀卷者奇其才請寘首選以病目劄
不果擢第二甲第一人不久移疾家居一時碑版之

請戶外之屨恒滿執經問業學徒踵至先生率語以
科場易事學者務治身心他日當有益　國家耳有
以程文請者纂題多百餘言少二三字先生兀坐數
誦經傳次賤釋一無所遺言出成文諸先此筆左右
仲經疾書至迫逮不及書雖數十人人各不同莫不
滿意而出後頗厭苦之諸生屢卻不可去歲庚午主
考江西鄉試五經文字得士爲多辛未授南京刑部
山東司主事三法司有重獄就咨决所上奏牘皆經
詳定尚書侍郎不以郎曹禮稱以先生遣子從之學
俄膺　名入翰林与今欽修纂宋元史事翰林素艷

先生名既徙事皆以同事得人自慶天順還南京陞
署浙江司員外郎明年實授又明年陞陝西司郎中
未及書考而提學之　命下矣今之士夫君子經先
生指教者內而近侍外而臺臬州郡稱能官者皆有
人假使處先生養士儲材之地其所就不既多矣乎
提學之任亦重矣天與之年其又可量乎蓋先生之
不盡其用殆非人力矣雖然士之見重於世用不用
其何足較也夫先生性孝友治父母喪一遵朱氏禮
以家無厚產恒寄鄉族給製衣帛寄其兄以及其弟
與全名鄭鄉先輩漢陽守章士希老與所于沛嘉興

朱闇巷其枝師也皆為之倡皷金以圖其後事庶絮
自將權貴之門不一濡足聞忠賢節義之為喜躍知
自己出直無他腸有所知必以語人不問交處久近
朋友有過舉必面折之是〻非〻不少容貴近臣嘗
有事懐金過先生者雖怒斥之然猶委曲捄護之不
顧于人以是人多倬服之歿之日家無一金之資言
而遠近敬愛先生者多致賻以舉其喪先生諱和字
節之號篠菴張氏崑山名家相傳為唐燕國公說之
後世有令德其生邑横塘里曾大父道昇大父文裕
皆蒙士父用礼贅于和塘北何氏遂家北塘又家妙

涇之南後以穆貴贈其父奉政大夫刑部山東清吏
司郎中毋胡氏宜人先生之妻丁氏封宜人子男二
懋甫直甫懋甫邑庠生女三長適諸天叙次受聘配
葉晟皆出丁宜人次尚幼側出也先生永樂壬辰四
月廿六日生卒天順甲申六月九月卜是年十二月
十八日葬馬鞍山南城隍廟西之先塋先生之卒生
見其友吳劉昌筆亭夏寅所為傳蓋於史館秋臺之
事加詳其於盛景世通家其相視異姓兄弟也南都
之會剪燭劇談有丕表祖塋之約而今已矣盖先生
之所學宜矣如盛雖不忍銘而義宜銘〻曰　南峙

惟崑巷江湃奔代産豪賢匪獨攙雲猗嗟先生超前
軼群百氏揚瀾六籍窮源昌言　王廷戴筆詞垣粤
有文衡式臨大藩兩贊刑書實多平反豈無他人或
深以繫士行公方居子之存五色光晶亦大而殷浙
俗熙〻童冠誂〻朝勤夕勞稍東軒〻往而不來引
領含顰若人云亡天胡弗仁高墳鬱如一丘序如後
欲求之于斯文
張和副使墓在馬鞍山南城隍廟西

明故太中大夫浙江右參政張公墓志銘
楊循吉

崑山有二張先生　公諱穆字敬之於行為季與其兄
提刑公同名于時人尊之故並以先生稱公家世居
崑山之横塘後徙委上正統乙未公与提刑公並登
進士第當是時提刑公進士出身第一而公又在會
試第二天下榮之公初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繼移屯
田以憂歸與其兄服喪有礼鄉黨稱之以為孝起復
改刑部主事陞員外郎〻中公曉暢法律持以仁恕
其所斷無以冤稱者蓋在景泰甲戌之歲公以員外
郎為會試考官允曹郎得選此選者非學行超絕者
不能有也公之陞郎中也進階奉政大夫而公之考

諱礼亦以先贈主事進郎中妣何氏以安人封進宜
人天順改元　英宗皇帝御極銳於圖治親擢在朝
之臣任以法官布之天下使繩刹奸弊而公得山東
按察副使　陛辭　上親御文華殿諭遣無有賞稍
之　發所以倚任公等者甚重公感　上知遇思有
以爲報稱至官奉法不阿直聲著聞蓋在山東者九
年用已正物人以爲異員　詔旨成化元年考績書
最例得正三品執政者以公之久伺也舉爲浙江右
參政推得一級便公也而以公專清軍事軍曾補伍
久不勾補者例解丁查往々多死道路間公獨以移

文行查不解丁人大使之雖違例不顧也嘉興知府
楊公剛勁人也有疑獄不決公爲立剖之揚公不覺
下拜公至浙江之二年進表入　朝時常州李公秉
在吏部推知公山東之政欲薦公都憲臺適有劾奏
李公者連及公々遂解官歸其橐蕭然幾無爲生門
生故人相與買田松江之滸助之公始得濟焉提刑
公之卒也公事寡嫂最有禮濮州判官者公季弟也
亦先卒公撫其孤尤甚厚在山東所至境內則必求
先賢之家卹之及表算其墓不以爲勞而公之少時
所事學師與其羣主皆浙人公在浙時已死公爲之

或葬或祭無不報者蓋公之天性忠厚如此公好讀
書平生暇時書未嘗去手又喜汲引後進而爲人性
剛直不假借人至訐古人亦然極平之修志也取舉
歆爲周公曰歆漢賊也何可存々周可耳丞命去之
而貴恕修者故尚書劉公言于葉文莊公曰徵之好
直不擇人瑕垢至品量篇翰亦然可畏也後竟以直
致謗不容于時而歸公以既歸之年爲成化二十三
年丁未三月二十五日卒其生蓋永樂十三年乙未
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年七十三配宜人周氏宜人之
父爲鄭府長史側室有子者郭氏子男一人早甫娶

知武安縣鍾君女々二長適吳縣顧禧故禮部主事
顧君汴譔子也次適江陰薛章憲縣學生早甫將以
卒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横塘之原與其兄進賢教
諭寅甫鄉貢進士安甫奉吾友黄君應龍狀來乞銘
應龍文宜銘公而以讓循吉則循吉何敢當也然循
吉先舅氏太中劉府君與公兄弟之間甚厚今提刑
公談笑容止吾家猶能說之蓋府君与公兄弟同在
南京以古學相友提刑公讀漢書一傳必三十遍其
文雄一時然獨重府君人有就乞文者則辭曰何不
詣劉虞部然則循吉雖未嘗得親公亦公友之子弟

也銘其得辭乎提刑公名重一時公與之頡頏上下
人並稱爲先生提刑公入仕遲享年少而公之年仕
皆多且久故其閱歷施設著述之事于提刑公爲尤
爲公屹然爲鄉耆德今已矣典章故實孰從而質之
也此鄉後進之不幸也公所著有勿齋集二十卷勿
齋公所號也未盡之志其在茲乎後來者盍以求之
提刑公諱和字節之者也銘曰　屹山之二張人傑
雄文章政事美略同公其季也碩而忠兼執其名配
長公多才練達智疏通乎以治獄擊蠹究覈不撓法
仁不容于時　英皇再御龍簡拔賢俊皆登庸公當

此時首進榮班人達之由　帝表報之難是乃畢躬
煌煌旌節靑山東泰山日觀兩目空圩頑避走寂無
蹤惟彼淅涌壯且雄公所宜有曰治戎以民養兵慮
其終乃公於此爲有功公官日進方顯榮德修毀來
衆口攻飄然拂袖還里中膏車遠邁川津逢公略不
以存心胥知時委命樂以雍愚有幸會賢有窮懷慨
好論議之蘐于公何恨何忡忡惟公伯子時所宗文
章琴撞閎笙鏞公實佐之森前鋒不朽矣假乎爲鍾
横塘之原伊夜宮三品之葬榮厥封其下多土上多
松得失何有拙與工且以元氣還鴻濛樂哉地下兄
之從

明故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張
公墓志銘　文徵明
祁州知州崑山張公致仕家居凡三十有五年年八
十有四嘉靖十六年丁酉三月廿又四日以疾終先
是公以進士釋褐守祁甫四載以母喪去官既免喪
遂不復仕時公年艾服吏部尚書馬端肅公嘉其靜
退奏　錫四品章服階朝列大夫致仕越二十有八
年子寰廾　朝推　恩封刑部員外郎階奉直大夫
章服如故公始罷官退居横塘即故廬爲園鑿方池

構亭其上曰天方自稱天方子日從親友文酒燕遊
閒有佳山水雖遠必至或浹旬累月忘返三吳勝迹
登覽殆遍良辰令日未始虛擲壺觴在前圖史肆列
握槊呼盧悠然自適或語及時事輒起避去若將浼
爲戊辰己巳之間群幸用事士夫閒居者或攀附躁
貴時當路適公同年故人有意羅致之且寓書問訊
公亟搖手謝不與通蓋其素性閒曠不樂與時徼逐
如此其在官乃能勤愼自將不少縱曠祁故鄙壞民
貧而健訟俗喜巫禳公設爲科條傅以古訓俾誦以
自守民信而格訟用衆鮮不事追呼而民乂以安閭

出者耕困遂鉤撫民隱民咸得以自實年歲殘損更
為徵調斟度下上式克以均尤勤於賑恤明慎罔害
不為虛文以若餅盜譯奸捕伏者徹巻中繫節允公
所為未始觚法徇民亦不肯苛法以為民病推誠任
真執述戾易又能飾以儒術故雖不久而文治燁然
為一路之冠行部使臣列公治狀薦諸朝會去不果
用而公亦既倦遊矣公諱安甫字汝勉其先唐宰相
燕公之後宋南渡自洛徙吳世居昆山之蕭墅元以
武胄顯　國朝有諱道昇者稍徙横塘道昇生文裕
文裕生贈刑部郎中用礼始徙今婁上用礼生四子

禎和穆种而和與穆聯舉進士和仕終浙江提舉副
使穆浙江參政並有聲跡為時名臣公則禎之子也
母金氏以景泰甲戌十一月七日生公娶徐氏先卒
贈宜人子男一人即泉以家學取進士建守濟寧護
闔三州錫為刑部員外郎方侍養在告女一人適臨
安府經歷趙禧孫男四人恒裘恒純恒思恒孚孫女
二人公少以舉子知名始為鄉校即為部使者識拔
比試應天壮試者奇其文用為舉首魁得他卷偶詞
氣相類遂兩黜之已而發封得君名而同黜者為同
邑方岳亦知名士乃甚惜之然次舉公竟與方同薦

庚戌試礼部遂登上第有司録其文以傳一時聲聞
甚籍謂且紐躔先烈而孤立寡援竟就外補浮湛常
調迄以不振嗚呼惜哉公為人不立崖異不事矜持
與人處無少長戚疏貴賤一是以誠而人信之亦莫
有謏之者平生於家有制教子弟以礼而器之以學
獨不能治生入官數年先世田廬乃損於舊委心任
運曾不置懐顧能舉羸急義中外族屬以及鄉黨鄰
里緩急有求必委曲赴之其尤可書者副使公和參
政公穆既皆無後為構特祠置祀田俾群從子孫世
享之蓋張氏文獻實始於二公公此舉非獨継絶而

已公生臞瘠纖踈絶古而神情被服蕭散舉止踈慢
對客恂恂不能劇談高論望若憒眊而內藴精明雖
以經術名家而博宗群籍不遺餘力奇情逸思發於
古文歌詩精警過腴足稱合作所著有天方集二十
巻雖善攝生而不為後溺既病却藥待盡及革手書
遺令呼子孫示之泊然而逝嗚呼斯可為達也已泉
以是歲四月十三日葬公横塘祖塋之次距卒才十
有九日從治命也於是泉手具事狀屬予銘銘曰
有攸維龜繁祿之徵顧言則貞維德之凝豈有不崇
迪心維烈彼嗽其腴我行其潔有賢設公德懿維冲

既竊有庸亦飭其扶〻方州有民有社弗援維倫豹
爰德以化匪無禁圖我攸有適合梅來歸以宴以息
思〻名宗億馨孔耀孰其承之乃賢有紹不紹其祿
紹其忠貞有贇張公允其英〻出正於邦屢戢於旌
既忠亦貞不吞維穀橫塘之墟鬱茲新阡生斯葬斯
以永無斁

張穆參政及其姪安甫知州墓並在橫塘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
參政吳公墓誌銘　文徵明

公姓吳氏諱愈字惟謙晚號遯翁世家蘇之崑山曾

卷四　廿

大父孚才大父公式　皇贈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凱
字相虞仕終禮部主客司主事修正經執事母萬孝
年四十棄官歸養以高年令終鄉人私諡貞孝先生
母安人陳氏生正統癸亥八月一日成化戊子以縣
學生舉應天鄉試乙未舉禮部會試　廷試賜進士
出身戊戌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乙巳丁外艱甲
辰復除本司主事歷員外郎〻中弘治庚戌陞四川
敘州府知府癸亥進河南右參政明年甲子致仕嘉
靖元年壬午以　登極恩進階嘉議大夫五年丙戌
五月十有九日終于家年八十有四公自少聞朗書

過目不忘嘗指外舅夏仲昭閣壁間文累數百言閱
已取筆書之不遺一字資既穎異又敏學彊解不遺
餘力既連舉得雋益進精不懈初官法比卽思明法
以達于政每退自公輒取故獄詞翻閱探竟凡事始
章程傳爰論報悉究而通之事至迎解不煩檢會所
部蕪理鐵輔事尤苛劇公者決敏利達無留獄析律
詳明所當必允苟得其情雖貴勢不避時留守中官
驕不奉法會有事當按公待之急中官使人宣言欲
公且懼以脫公酬對閑整詞直而遜卒竟其獄不少
詘骸然不為深文內庫遺火事連中司坐死者數人

卷四　廿一

公具獄以比請尚書言情罪既得矣以比為公曰法
如是不可踰也尚書執不從獄上何文肅公當識閱
其牘稱善曰此吳郎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比
言卒改用比律奏之尚書乃悔不用公言由是益任
公每公當遷輒奏留之凡一再進官皆不離故署會
詔大臣舉屬吏尚書鄭時侍郎徐懷聯章薦公堪
長藩臬參上而敘州之命已下敘去京師萬里俗獷
喜訐吏多並緣為奸公始至判牘日以百數吏故嬌
列數事嘗之公且判且閱徐謫所嬌數事訊吏〻卽
叩頭具伏公既精敏慧發謫而濟以嚴重有犯必繩

以法吏畏民懷訟用哀鮮尤慎刑獄每行縣録囚必
有平反慶符盜正疑判縣：逮執二十七人皆抵死
公審鞫左驗惟二人真盜乃悉縱遣二十五人其後
果獲餘盜貴州都勻用兵叙當轉餉而道路險遠公
諷遣節適民不勞而事集出諸郡上有　詔錫楮繈
文幣旌之所屬長寧筠珙夷獠雜居尤剽悍易動公
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
撫臣移文發其渠率至者閱習公執不遣曰犬羊之
性未易擾伏萬一令逆不可輯撫臣不以為然必安
欲致之已而椎剽鹵掠旋不可制公手書戶揭諭之

卽復弭帖蓋公推誠待物素為夷獠信向知此土官
安鰲以馬湖叛有　詔擒捕而叙實比壤藩臬重臣
咸會於叙公言鰲雖剽無遠謀然器甲精利兵亦驕
捷未易攻取不若重困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
而降也議未决鰲而棄城走將糾諸夷為亂衆相顧
不知所為公徐曰鰲在吾彀中矣問故曰彼以郡守
將兵撓戰勝負未可知既離巢穴不過一窮虜耳所
轄諸酋長皆其讐彼且無以自容又何能為因遣
人襲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凶授首及改設流官其
醜類不復服嘯境上劫郡印為亂衆益懼援公親叩

其壘好言諭之曰若等情有欲言：之朝當處分何
以印為且印出　朝廷失一印復制一印於我無損
若持出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無用之物自陷罪辟
故為若言若無以印為也衆即委印解散自首事竟
叙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比奏報而叙不及
公衆為不平公曰叙與虜接師或不競叙實先受禍
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敢覬賞乎在郡九年郡
農振業興學教民：靖化洽歲亦比登乃平繇吏賦
勾考逋講之侵於民者得四十餘萬輸將轉調亦敷
十萬庾庾既充以時賑發流庸來歸戶口增羨郡以

大治在河南兼理屯田時田多為藩府乾沒及勢家
漁取或假中官蒞覆捽抑詆諸吏敢致詰公嘗者鉤
校多所緒正在者一年屢系錯事方將有為而臺評
出矣會蜀士有不悅公者復從中醞釀之而公亦已
倦遊遂致仕去公識慮精審舉動詳緩每計事尤要
其終斟度分劑不少滲漏一時雖若迂遠而積久考
成往：有餘詣牒往來非公事不輙乘官舫雖遠不
給過所官中饋遺一不受亦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
在官經費一錢以上皆注籍令不皆覆其所為必視
法所在敕歷官中外未嘗一挂吏議其待屬吏特嚴

雖所喜不少假色辭所不喜者亦不輒肆詆挫不立
科條不枚鋒舉而質行履方往々出名上故所在政
事卑々而人鮮復稱之尤不欲有所附離初登第觀
政兵部々條有與當路交比者雖喜公故為引重欲
援致要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有本末因緣
進取非所志也其人媿謝後當路敗所所引咸坐廢
獨而公無與時已韙公卓識其後益厲不変淳泓常
調者垂三十年晚始解后一會而竟以讒罷烏乎此
足以占公之所立矣家居尤事撿持出入起居咸有
常度接人和而有辭故雖燕笑融洽而人莫敢慢易

人有過不面加詰讓惟對之不言而已其待子弟亦
然々人每以是候之顏色所加甚於質責也故諸子々
若孫咸子々自将無少縱弛閨庭雍睦訾毀不聞邑
中稱詩禮家必首及之雅喜賓客燕設精鑿禮文詳
雅周旋尊俎間終日忘倦晚歲聰明不衰音吐洪暢
理言遺事憶記歷々每對客舉似必深究顛末風流
雅尚奕々照人蓋以高年令德為鄉邑之望者二十
有二年烏乎今則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邪公娶吳
氏太常鄉仲昭女封安人有賢行先公三十年卒無
子側室姚氏生子四人長東誦江縣丞次南國子生

為仲兄惟明後次西次守中國子生東西皆先卒晏
安人生女三人長適王銀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次
陳仲戊辰進士充建理特進贈大理評事次文徽明
翰林院待詔側室趙氏生女三人適陸深朱希韓餘
一人尚幼孫男四人詩訪許詠詩國子生訪縣學生
女五人曾孫男二人女三人葬以卒之又明年戊子
十二月甲申墓在邑東積善鄉興仁里晏安人祔銘
曰顯允吳公既貞既質有言庚庚亦順其德侃侃貞
孝為府全丞弗大厥施發于嗣人寔丕邦刑翼々盛
者堂曰世發光于有烈維烈如何齋々在公入守郎

曹出嗇民肅維允叔服條夷易飭吉綫弗設式柔永
懷宜民則懷亦貞厥履後々狀々紛于仁執道隆周
荼功成不言　天子有詔往奠中原有似王臣既貞
亦蹇府弗我達身則既倦見褒既營式迺其歸公歸
維何鄉人有依顯允吳公維民之則出建邦獻處苑
鄉國々則珍序斯人云亡後千萬年以光有光人亦
　有言維德則久我作銘詞而詔厥後
吳愆叅政墓在吾邑之積善鄉興仁里

翟郎中行狀

方孝孺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翟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諤然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弟達遂求旗號俾招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及宋亡還蘇州巡鹽大使兼香内六縣捕盗時怯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

從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異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竭力稼穡以養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親揃蒸扇驅蚊蚋以手麾蠅剔癰扶起臥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至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療乃置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時稽顙於地額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我邪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胸何暇惜

手知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裹瘡戒左右弗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羹喜為之握筯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裒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僅得菱實三持歸遺母母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攜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盡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貿遷日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時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適獲人所遺橐有楮帛若

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遺田宅契書於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謀沈欲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僮工王氏大雪凍餒不能起灶突無烟府君憫之天明攜錢二十緡踰捷窗隙而去歲歲出糶有客人來糶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邪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五錢授以楮帛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弊去將以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不欲其知而

皆此類允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慨舍以館食之癘氣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視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既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聞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二子懋荘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與荘服父訓刻志事學荘入國朝為礼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毖念慮或亂晝紙為圖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成等道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 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荘在礼部急請於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礼部員外郎配蔣氏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顧念諸孫代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夭二適某孫男四人紹緒紳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歿明年荘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参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聖嗣與孝子墓在吳縣橫山梅家灣

故郴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　楊循吉

吳郡思玄先生桑公少好詞賦師司馬相如揚雄以其長擅名一時至為他文章皆本是凡為集十卷既而力探群經旬易春秋周礼皆有義釋又數十數合家總二十餘萬言弘治癸亥六月四日以郴州府通判卒于故邑常熟之寓館年五十七邑令計君鄉進士也盡發其書觀之為具歛加厚其將葬也其從弟鄉貢進士翹以遺言請銘於我烏乎先生之道裕而能容介而不群充其辯可羨於將使極其用宜大于區國胡獨以一技名邪先生諱悅字民懌其先有舉齋公者仕元為都水庸田副使傳六世至遠貢婿于穿山周氏生先生年十九領鄉薦累試礼部不第貢才游京師無所屈竟以乙榜授泰和訓導三為考官皆大省號能得士秩滿家牢三原公方執政將薦用之不果以資拜長沙府通判又以催科無績調郴州府郴邊泯穈居多竊發先生出入賊巢穴示以恩信來附者萬家郴人至為繪像以祀然由是名聞于

會府因得名致幕下待以賓礼俾司謀畫道方行會
父喪歸遂不起以至于沒蓋先生之設施不見若若
此先是未卒之前一月友人薛大章夢見先生乘高
車擁入玄冥云與原子邀遊已而果卒說者謂先生
躬葬元精以神明其心志又不大於事業以有蓄為
一旦以施其不逮〻為帝見亦明矣夢所見殆猶然
乎先生配章氏故贈都御史孟端女男一人皐先卒
女二人長適吳掾吳文恪公四世孫次適歸應祥蘇
州衛掾倒指揮僉事孫男二人內曰接外曰儁皆嗣
皐為後幼未克立夫人費主喪事先生先世皆葬故

邑虞山今以十月十六日葬謂溪之原從其先君兆
礼也在太倉州南四十里與穿山三里而近先屬邑
今屬州故先生又為州人銘曰有才不售澤不大施
謨粤縱奇以昌厥詞休〻三原非不己知疏直以焚
始乎終遺黃髮鮐耇世所謂壽賢者不然道德彌昌
髮彼兩童亦既樹後祭祀克紹在礼不繆歸終于寓
邑令是主送葬謂原爰拊父母遺書譜家蠙珠琳琅
聲光若斯不磨以亡百世有考尚于銘章

桑悅通判墓在太倉州謂溪

明故資善大夫礼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

石城李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贈太師謚文康南海——梁儲撰

昔成化戊戌常熟李石城先生始自翰林院編修遷
侍講又九年丁酉選侍讀學士後　孝宗登極以先
生有青宮講讀舊勞特遷左春坊左庶子學士如故
既而　憲廟實錄成與先生同職纂修者遷少詹事
或太常少卿仍兼學士惟先生遷南京國子祭酒以
去雖然發加祿之礼不欲為然出入遠近之間礼意
不侔矣說者謂當道厭人好直故用意沮尼於其中

豈其然乎既而先生速遭內外艱俱特賜祭葬洎服
闋起為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遂遷南京礼部右侍
郎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書復召為礼部尚書時
中官劉瑾亂政受其府親藩重賂欲以鎮國將軍為
郡王慫先生執成法議之將中以危法禍　上心垂
察止令其致事以歸劉瑾既誅　詔吏部疏起舊臣
才有識為瑾所擯斥者先生雖名在首列然雅意林
泉無復有仕進意矣烏乎當通者能尼人於祭酒之
時而不能尼人於宗伯之日劉瑾能慫人於議礼之
際而不能慫人於疏起之時况先生幼學壯行克全

晚節名遂身退貽福無疆是固平生好直之報天定
固能勝人也豈理勢所干與哉先生諱傑字世賢以
世居常熟石城里别號石城雪樵生正統癸亥卒正
德丁丑家譜遺元季喪失無所考今以曾大父居仁
府君為始祖云既貴獲贈大父濟父希潤俱禮部左
侍郎祖妣徐氏郭氏妣徐氏元配章氏俱淑人側室
曾氏生長曰而達應例授七品散官繼配弋氏生子
次子曰而進授光祿寺署丞曰而通授中書舍人皆
先生蔭也女[illegible]人錢奎趙康錫劉夢錫顧榮華翰其
壻也孫男四元紹元貴元顯元望初先生為編修侍 卷四四 廿二
講時嘗充經筵及青宮講讀官三為會試同考官兩
同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副僉都御史為請理武職貼
黃為學士時嘗主考順天府鄉試及為殿試讀卷又
為纂修實錄集校正官為少卿學士時經筵講讀以
舊臣仍兼為青宮講讀又為纂修大明會典副總裁
官後聞里孔廟災命奉香帛往祭告為禮部侍郎時
國夏旱命祭禱　天壽山而雨又為泰陵山陵使
既沒蒙　賜諭祭二壇有司為造墳安葬凡此皆關
係　朝政大體故並書之公自幼穎悟至老猶手不
釋卷在仕路四十年歸田又十餘年有文集若干卷

藏於家今其子某等皆淳雅有文行足以增光而裕
後先生之澤固未艾也銘曰　惟公尚年匪徐與巫
雖為當路所抑晚而際遇出入皆榮眾倘歸來適若
可行虎狼九關莫遑誰飛竟爾冥冥予之斯言亦豈
足以賢公之平生也耶
李傑尚書墓在興福寺北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思菴吳
公神道碑　　徐有貞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政吳公之卒也有
司以聞賜之葬祭如制於是其外孫中順大夫知荆 卷四四 廿三
州府事錢晰狀公之事行使來請銘于墓道之碑有
貞之少也蓋嘗從遊于公而荷公之知重斯文之誼
惟永弗忘如公之德之學之官政有貞實皆知之雖
不文也其何敢辭乃哭拜受狀序其事而銘之公諱
訥字敏德别號思菴吳之士大夫皆稱之為思菴先
生而不名後公雖貴不以官稱乃所重在其德學焉
海虞之吳蓋仲雍之苗裔也公之曾大考諱清大考
諱天佑考諱遵道遵道仕國初為沅陵簿卒以公
貴贈僉都御史妣王氏繼陳氏俱贈恭人公之生也
罕失所恃而遠所怙然天賦高　能自樹立甫七歲

摘五經之文誦之不訛出語有章老成長者已識其
偉器時沅陵方遠宦公獨侍其祖母繼母居海虞且
學且養不以憂遺其親沅陵君被誣繫京師公匍匐
許于廷乞以身代事未白而沅陵君沒公扶柩歸葬
未幾而祖母及母亦相繼沒哀毀幾不能存雖在窮
約而喪事一毫不苟且欽定虞祥之禮一依朱子書
遠近觀礼爲鄉人化之治喪乃不用浮屠法母族王
陳二氏皆徙遠方公迎養兩外祖母於家供養如一
其齒益長學益富大江之東稱德義者必首及公而
稱學術者亦必首及公永樂中旁邑之大夫交辟爲

校官不就乃薦之　朝召試翰林優等且授官或言
其善醫將使教醫生公不願舍儒從醫上疏懇辭爲
時　仁廟監國因是知公命之即南宮教六卿子弟
有薦公行在者　文皇召見齋宮奏對稱旨命日侍
仁廟登極翰林學士沈度秋官郎中王濤交薦之吏
部尚書蹇義以聞　上曰是嘗教六卿子弟者耶毋
使外任即日擢監察御史公素自重又感　上知遇
〻事直遂知無不言　朝野憚之其出巡狩至以扶
持綱常爲己事在浙江則立高宗九經語孟碑而削
秦檜記刺群賢之文表宣公之奏議褒岳王之精忠

忠而於貴州則以蠻夷樸處務持大體不苛以擾恩
威著爲及代還民不遠萬里詣　闕乞留先是使貢
選者率學所養而公獨無　宣宗時以南都留臺爲
重求可任者僉以公應詔進右僉都御史尋陞左
副都御史階通議大夫公執法體剛而用正沉〻之
言車〻之行論者謂其得大臣體未幾有與不合者
愬之　朝公遂以疾求去吏部方奏留之而其辭益
力不可奪　上嘉勞而遣之公既歸家事一不問日
惟著述以終所志閉門絕掃而士益歸嚮焉初未嘗
寢疾及易簀無一語之亂是惟天順元年三月既望

也公兩娶皆歿先贈封皆恭人有丈夫子二曰欽曰
銓女子三長歸錢公建次歸嚴顯又次歸俞昱皆善
士孫男四長啓發于公第進士爲御史克肖其風
裁不幸早亡鄉邦惜之次尚設沐孫女一曾孫男三
女一公生洪武壬子享年八十有六葬邑之虞山從先
兆也公爲人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
其學務遵儒先闡經訓以淑人心正士習故凡爲文
章鑿〻爲斷〻爲根據義理有裨世教不徒作也所
著有思菴前後稿詩文集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註
文章辨體詳刑要覽晦菴詩鈔草廬文粹諸書文欽

悉粹行於世於乎以吾觀乎斯世其功名如公爵列如公者益多有之矣至求其立心如公制行如公者則未之見焉故少師文貞楊公嘗贊其像曰道古人之道心古人之心君子以為篤論然則有貞之為公大書特書而不讓者豈門人之私哉蓋天下之公也

銘曰　吳出姬姓實惟周宗海虞之胄祖於仲雍〻〻後迄今綿歷百代〻〻不乏人及公而大親不為學公學惟正利落文詞直窮理性孰不為仕公仕惟時進礼退義動合其宜公病士習蹤等先序乃訓小學為之章句公忠官邪淫刑以逞乃著詳刑俾之警者聯卷我師尊廬我友力陞前修以覺於後三品之貴八襄之年世謂造尊公其終為我為斯文楬於墓道尚俾來者於公有攷

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何公墓表　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驥撰

中奉大夫江右布政使致仕吳江何公年八十又六以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正寢將以又明年九月十五日葬于里之長山之原先塋之次前期其子纁以兄墻主喪不敢離於殯側乃偏不遠數百里踰湖涉江氣㕽造余門泣拜曰先君沒矣當屬纊時呼纁輩於前囑之懇〻顧求執事數語述其平生刻於墓道今茔有日纁謹奉遺命而來惟執事不靳以副先君之臨沒言是望復出公平生行實見示又泣而再拜余念公故人也不相見者幾二十年凡辰月夕未嘗不往來於懷以重其為人今而已矣以所千載不朽者為托且惻然孝誠切至余何可以不文辭惟公實出吳江望族世以詩禮相傳名源字幼澄九歲通四書大義十二能賦詩作文十三讀毛氏詩十七讀蔡氏書爲推擇為郡庠弟子員遊於春坊贊善謚文靖王先生之門而又以周易是明先生見其言行卓〻乃曰是子公輔器也十九失怙獨於母居罔母朝夕不離其側且不廢學所洪武甲戌膺貢入太學又明年以易領京闈鄉薦名在第七主司刻其

文以示後學明年會試礼部中乙牓名在第一授山
西太原之德保州學正文行昭彰克稱師表屢薦陞
山東德州知州々當南北要衝供給浩穰且罹旱蝗
民多乏食公於其間晝夜極力營為致事克濟暇則
問民所疾苦於利即興於害即除致民仰之如神明
賴之如父母明年蝗生隣境公躬率父老齋戒禱于祀
典神祇曰蝗將入境神其止之守者有過神其罪之
民無所告神其恤之旹畢蝗果不入境於是闔州之
民號公曰賽包家蓋以公之誠心制行通於神明得
於黎庶似宋包孝肅公爲耳逮丁母憂民扶老携幼

告于部使者留公勿行公曰聞父母之喪當見星而
行見星而止豈可留而勿行耶部使者以公達大體
及出郊上爲父老脫公履懸於州門以示去思服闋
復屢薦陞梧州府知府值山水驟至人民廬舍漂沒
無算民見存者無以聊生衆議欲具奏發倉賑濟公
曰具奏必俟報俟報而發廩民則盡為餓殍矣首出
己之俸為僚屬倡及官立券借其衆於富民遂得衆
若干石由是民獲免飢而弗死者甚衆踐閩郡之譌
祠以耗民財者祠凡若干所革諸江艤渡之截免民
沉溺之患者船凡若干艘至今民不敢變爲以桂誤

被論赴交趾笑國張公少保户部尚書黃公所聽調
發公於二公一見之頃二公重公辭公動止不凡曰
此儒者也而委署交州府學事公嚴立教條用夏變
夷致諸生忻然從教未幾選貢得士十有餘人至今
有位至方岳者爲還朝除吏部考功員外郎時　仁
廟極擇賢以輔導親王廣少師蹇公薦擢任鄭王
府右長史公繪歙器圖以進士言其畧曰臣欲殿下
以盈滿為戒王嘉納其言　上聞之特賜誥褒美及
侑以金彩段疋推　恩贈及父母久之改除吏部
文選郎中屢近臣薦陞江西右布政使時江西民所

患者勾補遠東大寧萬全各衛所軍役為　公即具
奏江西之民去北數千里且不禁其地之嚴寒至則
死亡者多乞於見勾數內存留幼弱者三千餘名於
南昌衛操練　上允其奏民甚便之其行利於民者
多類此在江西三年々乙七十即上章乞致仕　朝
廷以公秉論所推老於從政不許踰年　詔許入覲
既見　上憫其果老遂獲賜歸既歸鶴髮烏紗優游
林下者十又六年足跡未嘗入城府終日閉門惟焚
香手不釋卷以適其所適而已卒之前二日覺四肢
微倦呼諸子於前曰術者謂我命止八十六歲昨得

一夢謝之相協我死後毋作佛事但得蕭山魏尚書
公數語述我平生刻於墓道足矣恐路遠不可致耳
言訖奄然而逝三日大斂神色如生哭弔者盈門咸
曰福德人也福德人也曾祖慶遠祖正卿父信之贈
奉議大夫　鄭王府右長史母顧氏贈宜人配陳氏
先卒贈宜人繼室苗氏封宜人側室劉氏子男四曰
瑞曰瓛陳氏所出曰珏苗氏所出曰璘劉氏所出女
兩嫁信張震其壻也孫男九人曰晟曰旭曰昇曰晟
曰杲曰晘曰暹曰晾曰昂昇補邑庠生孫女五鄒致
章貴生顧宏李思皆孫壻也一在室曾孫男三曰復

恭晉平生著述有澄菴稿若干卷藏於家烏乎公於
書無所不讀於政無所不達其所操所履一以廉介
正直是務誠勢有所不能怵利有所不能詘者歷事
五朝始終一節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享有高壽得
正而斃況又善教其子孫如瑞輩號：礼詩足以繫
珪組續風聲是則公尤可謂之不沒也其視彼逞智
自私以僥倖一世追沒身名俱泯不異與草木同腐
者相去為何如哉故余烏得不表其墓以為公鄉邦
之士勸噫豈特為公之鄉邦之士勸哉

承事郎趙君墓志

淳祐十又二年良月既望友人陳鑒來訪余蓋轂下
發囊啓緘謂余曰此我故東道主之子之書囑誌皓
圯鑒義弗忍辭故請於執事曰公諱息龍字子雲曾
祖瑄祖華父朝俊世居吳之嘉定望族也公幼從吳
之名士游肄舉子業端平間鶴山魏公督視江淮荊
湖四州軍馬公以兵機進擢襄州定遠尉以平寇勞
補承信郎嘉熙三年大丞相史公復任視師公語長
子涇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吾與若可以植樹功名
詣隨軍轉運李公曾伯尾督謀將軍呂文德命定兵

間呈鐸勵師迪相其捷特轉承節郎子涇補進義校
尉李公方委禾石鎮寄納倉以示優擢公抱疾嘉熙
四年九月之癸亥卒于正寢年四十有六娶同邑安
陸之陸氏微猷之後通判之孫名妙智事公姑和親
族恤孤弱惠貧窮捐廩入蓄茶湯供鄉人多德之
卒時淳祐辛亥五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八長
子涇命諸弟卜用壬子十一月壬寅合窆于蕭永之
上四男長男進義校尉新兩浙轉運司准使次曰涇
男發曰英發曰男昌二女長適國學進士龔天定次
適通州進士顧應環用述目誌余閔之哀而感嘅

汝墳遵化之中行而孝子之潔白世亦鮮儷古意寥：今行於趙氏之家矣故為之歌大車之卒章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以美其有是夫而有是婦也又為之歌既醉之五章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以美其有其父而有子也其—承議郎知處州龍泉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楊煥撰

明故大中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墓碑銘

吳寬

弘治七年七月戊申浙江右參政致仕陸公以疾卒于家明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太倉陳門塘先塋初公

疾革已不能言若有所囑其子者於是其子伸以治命往請銘其墓上之碑惟予與公同　朝二十年相知實深每重公才操當大用於時一旦頓以浮議而去則公不平之氣亦宜假此而發然此亦何足為公重輕哉是宜置之不足道也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冒徐氏至公始未生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復其背曰當生貴子已而得公弱歲穎敏篤學遊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日取諸經子史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曰聊以抵諸君戲耳獨與故翰林修撰張亨父太常少卿陸昶儀友善三人俱以文行聞於鄉而公

尤為葉文莊公所知天順三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司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遷陞右參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邊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於而慮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貢胡進獅子至陝西嘉峪關奏乞大臣率軍士論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　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寧不貽笑天下後世耶讀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鄰邦有欲加兵者公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

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遠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戶韋瑛以佯附勢得罪謫宣府謀再用指良民妖言為功公言于尚書且疏請下法司鞫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坐者無數公請除其例從遼東都指揮昌佐求為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從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要地必得堪為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僨事咎將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奏都指揮二人為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

都督大官必積功始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市
恩、專擅尤宜寘之于法以為後戒疏、凡再上言甚切
直　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着
為令他所建白若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鋪教導熟
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
法慎重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益究察民隱、振作士
風、行縣至桐廬且嘗發漁、家兄弟殺於潛弓者夫、婦
事人傳以為神明之政爲既乃條例浙中便宜十事、
悉見施行閒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病語斥權貴
沮事有言所不敢者言、蓋公少即有志天下如兵刑

水利、之類有所得輒手書之冊後多見於用云公事
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者累月嘗夜醉
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盡礼三
年不入私室、人未嘗見其嬉笑治家嚴肅動容凝重
若不可親狎至、與人處歡然也性喜聚書政事之餘
手不釋卷見於著、述率明切平實為詩文凡若干卷
外記錄諸書又若干、卷陸氏世為蘇之崑山人公之
曾祖諱福祖諱繼宗皆不仕父諱裕以公貴累贈奉
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妣陳氏累封太宜人配
張氏河間府通判環之女弟、封宜人子男一人郎伸

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次適鎮
海衛指揮使武勲、皆封孺人孫男、二人復陽滸陽女
一人銘曰　瞻彼崑山韞蓄良玉〻匪可貴人秀而
毓有美陸公白皙而豐少則有志、誓終其、躬統師籌
邊帷大司馬我佐其勞操縱用舍朝有成憲、憸人妄
干以身障之我力柜〻力所可為夷險一視何、以為
之國有興事手削章疏觀者駭爲我職在是位卑、亦
言彼愚不知指為沽直知者與之則為盡職為上為、
德、不畀惟斯出參政事惠、澤益施未究厥才歸歟則
速、逍遥海濱進退不谷白日自顧、吾身獨全〻而歸

之瞑於九泉、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四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五

長洲　錢　穀　叔寶　編集

墳墓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銘

府君諱|仲温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為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於蘇臺曾祖某事錢氏為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於秘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明歷真定府武信軍掌書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於京師幼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

業孝悌於門中景祐二年以某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反境外許都監餘杭縣市征杭州能覓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詢牧守成有表薦除海寧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黃岩縣慶曆之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沒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為桴晝夜救之全活者數千人既而上官知其所存請黃衆以治城府君雖喜利人長於應事衆議築土為城用甓以傳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甓何能久乃集民衆土以斗數百球之堅而後增至于城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挽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陣之衆伏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飢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取窮民窮民窮民乏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悅從飢者獲濟為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因請覆奏朝廷悉恕其死黃岩大邑民數萬户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非巨蠹者府君必為解其仇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使

交章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遊曰吾樂矣何用官為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餧乏資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來集所入日為鷄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顧隣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訟次適進士沈充二女在室以

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嗟夫
某從事四方與府君別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
其願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洒毫不能成文
銘曰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為家棟梁
兄又逝焉我獨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
俾從義方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仲溫中舍墓在天平山三讓原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志銘

建安章氏自郇公以文學通德仕仁宗為宰輔聲號
顯融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五湖踵相躡為將相寵

祿光大為世間人宋初徙平江者尤稱於天下大丞
相申公家州南樞密秦公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
望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秦公生七子
多知名公第三子諱綡字子上為北章氏適亮英敏
有大志讀書不治章句屬文辭典麗有古風秦公仕
于次及公公推與其弟而東書諸太學受業食寢攻
苦窮日夜不息然後挾所有從諸生校於有司元祐
二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收其科學者尊其文傳誦
以為法調河南府洛陽縣主簿　范　忠宣公尹洛
一見待以國事屬禮尉薦條吏莫敢望於是故相韓
公汝玉中書侍郎范公子功李公邦直皆以文行薦
於朝就除京兆府府學教授秦公帥涇原奏充主管
機宜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太上皇即位推恩遷奉
議郎通判鎮戎軍秦公治兵號名將守邊四年城兩
州築九砦生致兩大酋斥地數千里威名隱然戎虜
出塞遠遁將吏極一時之選後多為顯人而幕府籌
尺籍伍符檄書請奏皆自公手出秦公薨太上皇臨
其喪敕中貴人錄籌為機宜者姓名以進免喪名對
上頷而喜曰名臣子是嘗佐其父者他日謀帥無以
易鄉也除祕書省校書郎居亡何以為陝西路轉運

判官會五路漕臣分總邊計而公適當秦公舊治手
疏便宜數十條鈎考財用出入之要窒奸偷罷不急
以紓縣官餽挽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
己者召公還言者隨次之出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
管西京崇福宮未幾公弟綖以飛語聞而章氏一網
盡矣崇寧中蔡京用事久擅震中外彗出竟天上感
悟免就第凡京所建為天下害丞中書趣罷之中書
侍郎劉公秦公壻也京懷之未發它日京用復諷御
史誣奏綖盜鑄為奸利以併中逵於是詔開開封尹
李孝壽即吳中署獄連逮千餘人敕州縣發卒護送

鉦鼓之聲連晝夜不息捕繫累月庚死數百人考驗
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審建言御史蕭服沈錡代往
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吏用孫傑必擬疏如章乃
止疑坐是除籍為民徙海上兄弟皆坐非有得罪
公又免官竄台州歲餘上辯其誣罷者皆復〻公故
官通判秀州實大觀三年也已而又坐陜西漕事奪
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朋黨交舉相謂伊周恭直
不平序為莽卓天下聞而壯之四年復召為校書郎
還倉部員外郎再遷起居舍人宰相張商英言蔡京
紹復熙寧元豐法度卒矯誣為奸罔非先帝本意建
請置局號皇宋政典擇近官范鐘劉拯纂集為書點
其忘語公為編修官御府出筆墨端溪研以賜後嘗
奏事上追懷蔡公且問蔡國夫人起居狀公摘首言
臣等幸因先臣蒙記識不幸履遺讒悪以見困躓負
先臣餘教幼弟頻臣母情之未嘗一日相舍中被誣
陷屏伏田里母子無聊陛下幸哀憐孤老舐犢之愛
加惠頻等復還仕籍臣昧死自言罪萬死上為動容
即日詔復頻官而公終無一言自及蔡國適疾移告
馳者而蔡京復相同列有繳進者逢京之怒又中公
以危語會遭蔡國喪〻除吏部直注岷州長道縣而

卷四五　五

公亦病矣以政和四年守本官致仕逾年病閒郎舍
旁營一室號美蔭聚書萬卷凡國子中秘所有皆具
集今古石刻千卷編蔡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卷
參議者經原山川要害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公
以類分卷每一事為序文識篇首可備一覽而不果
上有所感遇則為歌詩音節平緩無戚嗟流落不偶
之嘆八年落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朝轉請郎朝奉
大夫宣和二年運部使者去為均州提舉兩浙常平
未至改提點刑獄還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東南
新蹂於兵詔升越州為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越州
兼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公事公樂職嗜事所莅有名
迹束縛奸吏重足而立愛養百姓則惟恐傷之解州
神霄宮貮庶訪使者劉憚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
吾民不可以重困即擇日齋戒設壇場台官屬行事
祠下會其徒入居之事訖驛聞憚恚亦已房陵婦人
越所部訴其子於均公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於轉
運使以屬公〻召詣庭下不以屬吏鐫諭開曉母子
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州嘉興富人高安與陳氏有
故怨間方臘之亂挺之為盜聚群悪操兵入其室盡
墟之以捕盜徼賞平江長洲陸氏沽富橫閭里殺人

卷四五　六

應捕輙求吏執平人代己公一閱盡得其情狀取二人寘諸法衆讙以為神明越新去亂人情危惧曰三四驚旁郡守將往往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無集賓佐如平時於是勇敢卒謀變公飭將吏指取無一人脫者一府大震左丞王安中帥燕山求文武士於幕下欲請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五年中貴人譚稹為宣撫使又請公於上朝廷不能奪除公河東河北燕山府路宣撫司使叅謀官磨勘轉朝請大夫加右文殿修撰賜三品服松亭關戍卒二千人號食粮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稹怒欲盡戮

其孥公曰若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稹悟而止時金人納夏羌之請割畀拓跋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遠之止以鬪武帰我夏人疑之向朔州境上稹次河東詔稹發兵討之公言兩國通行囊橐包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檄問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不已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為爭端若奉詔出師誤傷金人邊隙一開則騎虎用旨事者墳墓矣今困竭天下盡於燕山詎無善後之策况議雲中手退而疏燕雲決不可守之狀反復數千言皆社稷安危之决趣稹上之稹讀奏大驚曰安得此不

祥之言公曰擇禍莫若輕盍以徹罪行乎為稹極論數日稹不得已撫取一二上之書奏稹罷公落職送吏部更命宣撫使童貫出師遂敗績師再出而燕山七郡與朔武皆不守知公言其年會恩上書告老復直龍圖閣致仕七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公少年負所學不由勳閥以文章自奮一出試吏部為范忠宣公所器天子記姓名禁中以為可脩將帥絕奉公後公慨然自任以當世之重而孤立一意衆媢不容將起輙仆遂弃官老於家宣和末天下多故詔起公再任而大將爭欲引公自助屬時久

安軍政大壞而貪功生事之人方欲徒手搏數百萬虎狼之衆以僥倖於一試公於是喟然投劾以帰卒亦無所就命矣夫諸孤以其年葬公臨安縣横谿塘頭鵠之原公所自卜也曾祖頎故任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祖訪故任禮賓副使贈太尉父策故任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謚莊敏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曽孫元配河南縣君今配太碩人四子男曰羲曰荷並右朝奉郎曰蒙右迪功郎添差監臨安府浙江税女嫁晋陵孫覿孫女十七人男四譚曰諳

曰澥曰沕曰澮曰滭曰滸曰洋曰淳曰汭曰洄曰滂
曰濛潭滑並右迪功郎洴右將仕郎女適右宣義郎
新秀州嘉興縣丞陳文蔚進士何顯祖處者二人公
性剛果胷中無留事與人交明白洞達樂為之盡一
言之出終身可復視財如糞土赴人之急不以在亡
為解居官矯矯然見義勇為不計禍福必遂其志乃
已家無聲技之奉未嘗一日去書不讀尤尊王氏學
著書三十卷醇深雅奥發明經術居多焉予公之女
擇所從而歸覩四年而公歿矣又七年而公之女亦
亡又八年而覩銘公之墓公之事可紀者衆矣非搢

卷四五 九

紳士大夫所共聞者皆不論著故所次止於如此銘
曰轢轢章宗巨室秦公有子千夫之特騤墮地雄宗
走不可係躡蹻雲追風一抹萬蹄視天尺五可階而
上發揄慨然帝悅而向擢門衆趣操翚倚旁矯矯介
居君子之則踐艱秉危初終若一方愎而振又以諱
出孰愠孰懟匪神孰尸謂當乘除以詭耄期命也不
祥盍棺永已魁名揚厲表表愈偉天定勝人德遠而
興蔽芾如林視此孫曾
章練龍圖墓在臨安縣乃吳人也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鄉公墓誌銘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清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致仕鄉公諱珹字伯玉以疾卒於衢州江
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孤右從事郎遊載其柩歸平江
以十二月庚申葬於閶闔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
左朝散大夫權發遣信州軍州事張公彥狀公爵里
行治屬余銘以闡諸幽烏乎余故人也遂次其語序
而志之而系以銘鄉氏自河東節度使緯以功德顯
於唐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京兆唐末子孫散處
河岱之閒故仍世為魏郡人曾祖灝故任宣德郎累
贈通奉大夫自開府公三世皆葬於廬州合肥今又

卷四五 十

為合肥人公英妙駿發記誦過絶人屬文辭方布席
抒思而數千百言已就與李鎣俱馳聲場屋間舉崇
寧五年進士第調淄州淄川縣主簿秩滿授穎州觀
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為開封尹而宋康年代為州
頗變更章故時約束其條不悅公者陰訹章以康年
所為多公助之章怒愬於上有旨移公秦州司儀曹
事朝廷城四輔從康年拱州又以公為幹當公事尋
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奉議郎除陝府西路
轉運判官故時閿陝以觧鹽鈔摧鐵錢輕重百貫欲
賴鈔粮供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鑛錦勞民之費自

博折務增收鈔價以為羨餘推貨務為奪鮮鹽之入
共京師幣輕貨重商旅不至於是始鑄大錢又更為
夾錫宣撫使童貫又創平貨務法益容而物貴日以
騰湧公私病之公語貫曰祖宗之法故在公第請於
上出片紙行之轉敗為功如反覆手耳不然徒紛紛
無益也貫不悅會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且入對貫始
怒俄有旨送吏部久之授在京西抵當所宣和四年
除知濰州河朔盜起洛州不治詔公代之公至則繕
治戎器增浚城隍料兵儲食弥月而辦名賊張迪者
聚黨數萬人掠雞澤進迫城度不可攻遂引去手詔
卷四五 十一

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勝捷
兵次雞澤而盜已去輒入青城掠執殺社人數百級
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系道群譟譙門下公大驚卷
歛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群惡以屬吏勝
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還所隸軍
籍公曰殺人者死天何待焉即日論殺之貫怒劾公
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是官軍過州境歛
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錄事李承勳權州事州
兵聞公病唱言倉粟惡逐庾官嘯衆為亂公聞變力
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亭飭二校率其屬捕殺首亂

者而釋其餘已而復以承勳逆貫之怒以公病不任
移書馳告貫而自為功居與幾公黜三官免歸承勳
進五官而郡豪納粟賀就者亦進七官莫測其故久
之始悟承勳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年傷故
官當靖康遂告老以朝奉大夫致仕建炎二年詔起
公知蘇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召赴行在又以疾
辭差主管台州太平觀紹興元年除福建路提點刑
獄未赴改兩浙東路再提舉台州明道觀於是積官
至中奉大夫六年感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十
有六公通與閑濟知世務之要尤長於議論計一時
卷四五 十二

利害論人物臧否詞辯鋒起聽者竦立居官任識有
所施合問義何如未嘗顧望少貶以求合既屢觸童
貫彼斥朝廷韙其諒而貫方用事權震天下雖宰相
亦憚其為公所至又缺與之遇故終徽宗朝流落不
偶命矣夫娶韓氏故相申公惇之孫奉議郎持之女
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邦滋也監饒州商稅
務滋切時全人手抄孝經語孟校之解悟通人不自
標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乙未卒十年正
月甲申祔于中奉公之塋孫男一人曰揆右登仕郎
公弟武家淮陽建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走歸公

公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珹至遂改蕭珹今為文林郎徽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於傳記無不通達古法書圖畫至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遍顧見唐進士題名人物風流筆迹奇麗慨然懷想至徘徊其下不能去遂捐橐金命工刻石屬隱士王特爭其歲月隆為十卷書出一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炎南渡圖書蕩滅公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兵火戰塲中拓今一二尚存者尤為世所寶云銘曰　嗚呼世衰道喪兮閹人用事指鹿為馬兮欺君之不忌憃憃郴公兮孤立一意孰擠之於險兮又推之於阱陷懷

卷四五　十五

奇負氣兮不百一試埋玉樹於土中兮靡恨永已萬木如茨兮閶門之阯是為公藏兮子孫受祉

郴城中奉及其子監務施墓在閶門外同徑內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志銘　孫覿

紹聖初新黨相用事首按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戎棄地之罪生者削籍流竄嶺海死者追貶禁錮子孫不用赦除以示永廢已而蔡京當國盡疏名氏為四等立石朝堂號姦黨碑嗟乎立法本以便民當適變通之宜禦戎本以安邊欲紓戰鬬之禍而權臣修怨建為紹述之制上下凡議論之臣疆埸之吏輒有一言議令便民解仇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搖國是詛壞先烈入元祐黨以故士大夫避謗畏禍便文自免終蔡京之世二十六年猶有陰傳中傷文致疑似為害紹述而觸大罪者靖康之變金擁騎數萬馬驅河朔直犯京闕於時臺諫爭請和戎以緩倉卒不測之難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倖起於小吏驟擢將相試之一擲卒至悞國二帝蒙塵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皇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尚循紹述之利終以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閒置散至于老

卷四五　十六

死不用國其理也靖康元年十一月粘罕自河東來頓兵州南青城斡离不自河北來頓兵州北劉家寺遣使請淵聖會盟復三關故地時公以翰林學士為館伴又命防禦使高世賞副公報聘公抵粘罕與中或折以義理或諭以逆順禍福甚辯凡四反粘罕始改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㮚以執政宗室代行粘罕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馴致城陷㮚始遣李若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庭淵聖幸青城予三鎮外又割河中府十數州粘罕致酒端誠殿面約土地人民還南家盡斂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還內而

富室大家占吝貿貨莫肯赴國家之急虜中移書皇
帝卜日再會何㮚入見請行群臣力爭謂金銀不厭
其意故邀天子為質且云卜日設有期會尚當辭行
虜情叵測拒可再乎不聽詰朝淵聖再幸青城有獻
計者曰天子弗取反受其咎廢立之義蓋啓於此矣
於是寨執侍從中貴人衛士悉分置諸寨中外隔絶
不相聞逾月張邦昌請馮澥曹輔以下五十餘人公
亦在遣中得還邦進數從官於攻地日詣延和殿昌
後偶玉軒會議後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聽政
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踐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

上皇自濟州至登至尊六月李綱入相盡按邦昌共
事者為偽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責授
寧江軍節度副使湖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北歸識
者論徽宗皇帝北遷公與孫傅送虜徵一人之數再
徙韶州公既就道妻淑人劉氏詣闕訟冤仍引少保
高世則戶部侍郎王俁等十數公為證朝廷下其間
驗實如章其年八月得旨改正自使脫然無事矣而
言者終不置也烏乎噫嘻命矣夫公莫氏諱儔字壽
朋其先吳興人徙錢塘又徙平江今為平江吳縣人
也曾祖延正祖倜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卞中元祐

四年進士甲科以文行為當世大人所器尤為故相
鄭公達夫知樞密院張公賓老所厚歷尚書郎衛尉
少卿直秘閣知河中府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妣太淑
人朱氏公為兒時英妙秀發不類童子誦書日千餘
言操筆為文不由師授自中律呂年十八補太學生
一年升內舍二年升上舍四年當政和三年大比試
廷中徽宗皇帝擢為第一授承事郎越日特奏名士
第一人適與公同姓名徽宗因非其倫也名實混矣
命去偏旁名壽比公入謝會正奉公以兵部外郎從
卿貳奏事殿上々顧見公謂正奉曰儔年少耳草數

千言文詞贍麗皆切當世之務遂為諸儒冠卿可謂
善教子矣嘉嘆久之授議禮局檢討官四年除秘書
省校書郎五年除符寶郎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
且名試矣公自以起於書生遭逢千載之遇慷慨感
發孤立一意不閱權貴人所　視天子為知己而大
臣懟公不附己移太常少卿臺臣承望風旨又奉斥
公罪為提點南京鴻慶宮宣和三年丁正奉公憂々
除々光祿少卿遷國子司業六年召試中書舍人賜
服三品同修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先時詞臣草後
宮書命冀有中上意者制詞往々多自中出徽宗遣

二捷好公當制仍命邦日進告：入對稱臣有詞控
得人之語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宰相
吳敏問公入真併下六制欲回是以危公：乘一炬
解衣邦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體淵聖嘉其
敏妙會公入對褒盤甚寵除吏部朝士聞之曰宰相
以己望人欲養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也俄拜翰林
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未幾國有大故公亦得罪去矣公又曰唐
人始議置署路允迪允迪不從藉軍諂怒拘留軍中
會京城災免以後邦昌為請允迪得縱去邦昌既以

卷四五　七

僞學誅死而允迪大節宜見褒顯以王歸容迹不錄
邦昌用呂好問為門下侍郎同侍共政者皆坐僞命
除名籍竄斥嶺外而好問以恭政客本中之父更進
尚書右丞相百官合為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人民
還趙氏知初納御史臺奏擒為首尚書者誨執禮為
首後檜論功補言於朝位宰相執禮雖已死宜褒
贈亦以辭客置不問虜人以叔寨欲覆我軍結于都
欲滅我國培各淵臣以至疑辱而靖康將相建此議
誤社稷者皆以富貴福祿哀榮終始若群臣偶以一
青挂史議至終身不齒既以為功：同有不賞者既

以為罪：同有不罰者處白善否一出於愛憎東西
黑白變色易位非予一夫之休戚也公兄嶷字仲孝
友道人嘗為教令所刪定官自公去國亦弃官不仕
徒寓華亭葵室居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傍
連邃數夫抵臨川趨公還營一第矣何相望度一級
跨其上以便往來幼弟俱宦遊四方代期至則從旁
僦舍以俟四人者集處一堂一味之甘未嘗獨享兄
光弟從知壎知篪聚燃：然如是十五年謨沖下世
公杜門却掃惟讀傳記著詩文以自娛又十年田園
之入不足以卒歲賓客之奉晨夕之須隨所有無諳

卷四五　八

然自足未足營一毛頭之利帛供臥疾昆山丞合公
馳小舟冒大暑往者財適句公亦遇疾而歸臥起如
常日無苦忽一旦自與於榻名家人至前以後事屬
其子司者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奔走驚呼
賂望出涕真所謂有壽以告死者是歲隆興二年七
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內外制二十四卷四
六集十卷真一居士集五十卷辯誣訂誤錄一卷藏
於家公事親孝心慮機微輒逆得之仲弟佁為世太
淑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絕乳而母氏亦改適太
淑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公遇郊恩當任子

貲以名聞命下太淑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衆太學與
同舍生劉疇善議以從妹埽公方卜日致書幣而公
廷唱中首選疇𨈆縮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覩之命
有前諾矣今配淑人是也其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
寃名動朝廷公得旨改正除罪籍還中州始不偶然
也淑人既沒公自爲文識其事内之壙中葬湖州長
興縣嘉瑞鄉大鳴之原生二男子曰初太仆仕郎奎
卒曰同能傳父業審劾飯哭韓吏部賦詩百韻紀次
公行事之實詞句溫麗有家法四女適右宣教郎白
仲言右文林郎董隣右從仕郎張涛右迪功郎徐瑛

卷四五　九

孫男曰岐曰遠曾孫男女二人其孫同學以其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合祔于劉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屬予
銘：曰　翰林初載文中之虎端：群廷御于帝所
秦篇甫上褒疏一覩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
鵬搴鵠舉歷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聲振海宇
丞踐榮路程躋册府虫篆鳥跡汗簡編簡盡讀平生
未見之書入尚符璽廣内貫館龍文亀畫河洛之圖
北門西掖時惟帝俞演綸視草汝言代予思如涌泉
沛然莫禦一揮六制嘆久之餘帝悅而嚮將貳政途
大厦遽頽一柱莫扶讒厄三七炎正中圯兩地弊式

實揆傑沛將相謀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巢覆卵毀
獨屏閑處待終而已遇疾不藥但飭後事言笑未卒
既生而逝死生之變亦以大更容貌如生不見小異
銘以著之敘予世：
莫倚學士墓雖不在吳乃吳人故録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十有八日辛巳南京刑
部尚書顧公以疾卒於金陵里第先是公以考績還
自京師道聞長子與卒驚悼得疾抵家疾甚久之竟

卷四五　十

不起嗚呼惜哉公諱璘字華玉別號東橋居士世為
蘇之吳縣人　國朝洪武中高祖通以匠作徵隸工
部因占籍為上元人曾祖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
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考文顯愚遠初封承德郎而
吏部主事加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母陸氏
母楊氏俱贈夫人公以應天府學生領弘治乙卯鄉
薦明年丙辰登進士庚申授廣平縣知縣甲子徵入
為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　庚午
陞河南開封府知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
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嘉靖改

元冊立　中宮禮成奉表入賀遷陞山西按察使以
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庚寅起為江西按察使未行
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召為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上書乞終養忤　旨落都御史以布
政致仕丁酉再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兼贊理軍務乙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　顯
陵肇工改工部左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
還朝改南京刑部尚書公於是歷任三朝閱五十年
歷十九任積階自文林郎歷十有一資為資政大夫
正治上卿公駘朗澗達精於吏理能激卬任事初莅

卷四三　廿

廣平年甫弱冠或易視之而公閱決敏利摘伏若神
拊循遺利靖而不煩而飾以文學有古循良之風反
為閣封益更練堅决會盗起燕劉諷刦中原攻圍城
邑所在蟬駭兵部尚書彭公澤奉　詔統捕領兵壓
境上簡公自輔公亦悉心展錯練兵飭甲轉餉儲倉
取其呼吸閒而厭難折衝揆畫居多在郡期年隨事
經理多所緒正而彊執不撓鎮守中官廖堂持逆瑾
黨援園奪自恣公推抑捍蔽每折其萌芽不令得肆
瑾誅廖罷去而錢寧用事群閹方熾王宏者尤肆護
慄疾繼廖出鎮秉權席寵氣焰讋人一時有司咸屈

節自容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不答嵗時展謁長
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倚寧為援矯　詔逮赴錦
衣獄獄吏問狀公據理執証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
無已逮還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竟其
獄獄成謫三階徙全全即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遠
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期以文教道化更筆誠心拊
綏之之民用乂安而士與於學甫三年而有台州之
命台為東南劇郡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史並緣
其閒縱橫饕謾更數政不治公至絕蹊剔抉求得其
要端與利源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為

卷四三　廿

修築更費浩穰率為主守者乾沒恒一歲二築築輒
壞公鉤考得所侵漁悉沒入為城費擇義士經理而
程督之故他城易墮而台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有
鹽筴之利貧民業鹽自食苦辜榷煩苛每迂道轉輸
而邏卒乘是為奸利至相賊殺不可止公為弛禁俾
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民用便利而國課亦登
故時軍餉不時給運軍往往稱貸以需而驵儈得肆
侵牟公支放有期而勾稽維審軍皆給足而奸民無
所牟利矣郡南瀕江畀不多水患地有中津橋且壞
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初莫喻

其旨已而叓涂水狎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
計乃服公先見云公既久於台憲浙中事宜經以參
藩遂得舉而行之雖不及久而宏規石畫功緒為多
及以左轄重臨益請練宏達而意從周審展采錯事
惟志所為而釐葦積弊若賦發科適調補吏胥皆利
害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不少縱而
畫一以守要束章程式正而桉吏不得緣以為奸事
緒雜襲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
往往剸手無所事事然積不能平衆其解任而羅尋
遇誤一時雖摸紋口語而素履明潔望實在人孚亦

卷四五　廿

不能有所汚毀也起撫南益事振植湖湘遐壤提湖
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生理而已公不躡故迹輅
車者循偏歷州郡雖偏鄉下邑莫不臨蒞跋涉險阻
蒙犯霜露不少厭郡故事巡歷所在必以簡泉守臣
自隨公悉謝遣軒車簡易僕從斂約供頓次舍才足
周用民按堵不知為勞念劇湖沃衍而俺廣墮施地
利有所未盡科輸頻擾期會迫促民日益貧公私交
病故所望勸農振業平賦復稅而摘伏省徵執迹冤
易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
地瘠民貧食不足而藩府賦祿無限後繼為難又兵

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更代勢
不得周欲乞添差御史分莅湖北南以廣詢謀又言
外屬臣僚多有宏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歲限以藩
府戚屬不得內徙此非　祖宗舊制乞越例推選以
收滯才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雖不
盡施行而論者莫不韙其言云　　顯陵之作役大事
繁經費不貲公既長於料簡而程督彌縫調發有制
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規制宏偉翬飛
赫奕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為煩其經理施置有足
多者然此特出其緒餘耳非公所用以為才也及是

卷四五　廿一

雖典郡刑而留司務簡亦不足以盡其用且鄉里所
在父老姻戚不能無望於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肯毀
節以徇苟羅於事必以法繩之豪猾強戚不得肆
而怨謗興矣言者因得假以為辭肆言醜詆而素所
忌嫉之人從而醞釀之公雖內省不媿而不勝浸淫
之辱竟罷罷以歿烏乎公論不明是非失實使瓌奇
卓越之才不獲究於明盛之世必有執其咎者君子
固有竢於百世之下也然則公者奚憾哉公素長者
不慮人詆欺而直諒自信不肯脂韋干譽出入中外
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耦公既前輩自處論議

之閒陂韃奮迅保〻自拧每下視諸人〻多不能堪
往〻傍倪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謗受禍殆亦以此
平居事親孝思逸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與同臥起
吮濯扶掖舉身親之㖶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自
佚以委勞於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解官其後出入㢜
垣而二親之亡公適皆在告皆得送終篤英玉不偶
然者處群從兄弟尤极友愛從弟英玉婎公起進士
官按察副使仕歸而貧而介潔自拧公雖知其志雖
日與親接而不輙餽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
少學於李瑞先生孚死一子不立妻篤不免飢寒公

在官每分俸資給之既又為其子植產旋拉旋廢而
其子卒因以死乃迎養篤氏於家死為歛葬而給其
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纪妻方氏食貧養姑
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於朝凡推挍深冗文牒往來
咸具於公而一切吏費咸自公出至於里黨族属婚
喪緩急亦多倚成於公其於倫誼至重也為文不事
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為師見諸論著雄深爾雅
足自名家詩尤儁永雖矩矱唐人而刬除陳爛時出
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問學博洽既有資地
而才敏氣充足以發之自其少時已有名世之志既

舉進士即自免歸大肆力於學時魯南王太僕侍講
欽佩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鉥望奕然時
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〻事甚簡益淬礪精進居久
𢇛而學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雖遊若李崆峒獻
吉若何大復仲默若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一
時詩名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顉頏其閒不知其
孰為高孰為下也然李杜復出不達又皆盛年物故
公仕最久官亦罷顯所歷若沅湘若天台雁宕若衡
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
燕遊感時懐古臨覲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委蛇

𧶬强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及是将解西務住家吳閶
尋郡里舊遊糾子盖遊諸山以畢其平生而事左心
違竟成乖越為手而今已矣尚忍言哉公所著書曰
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之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
中集曰息園集曰登衡小紀總若干卷其生成化丙
申七月七日享年七十娶沈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嶼
歲貢生娶羅氏時娶陳氏峻尚幼女二人適俞建遴
念孫男八人履祥蔭為國子生次賓祥元祥耆祥應
祥楚祥餘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履祥等以卒之
明年丙午三月廿七日葬公上元縣彭城山之原前

事奉公門生太常少卿許穀取為狀來乞銘〻曰
於穆　孝皇主國用明孰言翊之允維邦楨烈〻顧
公維時之彥爰外而中式歌用琥起家民牧弗奪弗
違言飲之德既去而思豈德則同亦堅厥志〻撫靡
移乃言有濟扶微興壞樹之風聲載蹟載奮卒偕以
休維靖而恭乃剛弗折式過其竣濟華列出將使埽
指入典邦刑以巽以貞以莫不紐爰飾用文留兹述
作廼古有訓仕優而學其學何如宣言華國敷章帝
猷詠歌朗德在　孝皇日群獻彥〻發藻摛詞式章
用明翱翔後先公實曹耦德音洋〻維學之懋烈〻
卷四五　芝
顧公既壞既奇學為文宗政為吏師維學維政鮮兹
兼德緊名之高斯跂之積烈〻顧公遷窆在是豈不
驗歟迄走厥施彭城之原公兆於斯尚後有考視此
刻詞
顧璘尚書墓在上元縣公元吳人故錄
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姜公墓銘　王鏊
公姜姓諱昂字恒頫生而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數歲
刻礪讀書成化辛酉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出
知太倉一意愛民凡所決遣皆自以不冤門無呵卒
獄無滯囚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孜省得幸

公率同列疏論之　命杖於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
京河南道出理福建戎籍擢知河南府值歲大旱公
至則雨隨之洛人訴舞每晨吏白事退給日閑閱觀
書鞭箠縣之不用時每夫人年八十以懷土屬病疏
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
他日除還遣自劾乃改知寧波寧波聞公至同官皆
感去輿爲華飾俳優雜劇不一陳於前日本人貢過
郡望公但戢六年復以母老歸養進福建布政司左
參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之
而公以某月某日卒某年月日葬郡城之官山公於
卷四五　大
取予尤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菜子弟
學書不得用官簿箋非歲有未嘗啟客不受人饋遺
亦未嘗餽貽於人權要請托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
悅而亦不能毀也姜故汴人扈宋南渡家崇明之西
沙元時徙崑山之忠安鄉今為太倉州人高祖諱仲
和元海運千戶曾祖諱源祖諱寬考諱敏贈文林郎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母曹氏封太孺人子男二長
龍中應天甲子鄉試次淮女三孫男一女二銘曰
抑〻姜後維行之揭矯然不緇為彼玉堂　皇假進
郡汝其予守邑養以終萬鍾奚有秉悔洋〻終臥不

起焉乎姜使可謂君子

姜布參政墓在吳縣官山

廣東按察使趙君墓志銘　王鏊

成化辛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名栗夫在第一刻其文稿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〻中浙江按察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蒞任甫越月卒四年十有九君諱寬栗夫字生而白皙纖若不勝衣而警敏弱絕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于舉業殊不經意下筆郎超邁老輩皆推服之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淹貫為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夔岷山奈廷贇天台王存敬皆能詩四人相得歡甚更相倡和時吳文定公在翰林良辰佳節四人輒相過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相賡和君才尤騁下筆數百言衆皆驚其捷服其公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久律例通究曉析訟至立解獄無寃滯及董浙江學政能推所學以獎其習士無諛聞狹見之陋凡經指授為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動搖有所軒輊高下遇人坦率不事表襮人以是愛而重之曾祖諱銘黃岩典史祖諱瑛湖州梅溪局大使考賜累封刑部郎中母沈氏封宜人梅溪善星數君之幼也以為必貴特愛之南京國子監學正莫君奇之歸以其女子男二禧邑庠生餘幼禧卜以正德元年葬君於吳橫山靈石峰之麓莫宜人祔銘曰

孔翠祥鷄其文既蔚麒麟服轅也[illegible]始詿啓之辛雖屈之已乎栗夫愛莫起之

趙寬憲使墓在吳縣橫山靈石峰之麓

錢孔周墓志銘　文徵明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瑋絕之才負陵轢奮迅之氣慼慨激卬以豪俠自命雅性闊達不任檢押所與游皆一時高朗元爽之士若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所善者視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會為數轉日不見輒奔走相覓見輒文酒燕笑評隲古今或出所為文相訂質以為樂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履約履吉雖稍後出而遊好為密蓋君喜問學尤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也其所友必勝己者苟不當其意雖富貴有勢力者恆白眼視之或取怫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廬靚深嘉木秀野足以游適時〻肆陳圖籍招集奇

勝觴生酒壺列前棊局旁臨握槊呼盧憑陵翔擲舍醺賦詩負軒而歌蕭然高寄不知古人何如也嗚乎而今已矣交遊中有如斯人可復得耶性喜蓄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尤喜左氏及司馬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遇有所得隨手劄記巨積數帙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為切要而君未始一注目也為文奇崛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燦然如出鍛煉他人況思極意不能至也平歲思以

功名自奮稍斂鋒鍔以就文場矩矱亦惟俛焉訓故涵詠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關鍵皆不之省人咸非笑之而提學蒲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君高等咸以為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為公所得也自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不售而年日益老遂自免歸嗚乎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而舉止軒揭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奇窮轗軻迄於不偶嗚乎惜哉晚歲困於徵逐家日

益落又得末疾行履疲曳每負杖而嬉而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燕笑諧謔委蛇容與使人意消嗚乎君真雄俊不羈之士哉而曾不得一試以死豈不痛哉君諱同爰字孔周別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於宋事見國史六世祖益仕元為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遂占數為長州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　晉府良醫宗道宗道生太醫院醫士良玉〻生伯寬伯寬生汝式自汝式以上世以醫顯汝式娶何氏生君兄弟二人長同仁太醫院御醫次即君娶張氏子男二人鶴徵太醫院

醫生娶吳氏竹徵蘄州吏目出後同仁娶朱氏繼湯氏女二人長適余長子縣學生彭次適陳遇側室生子男一人復徵娶傅氏女一人適劉司衛孫男五人孫女三人君生成化乙未七月初二日卒嘉靖己酉六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五庚戌十二月初一日葬吳縣橫山銘曰

氣則傷亦藝而章維命不臧而志弗昌卷而藏而卒困以亡吁其傷

故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墓志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三月二日翰林侍講王璡汝嘉卒館閣自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　國家

用儒之際余何其衰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余何衰
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為人惇實內負外
和修識明學該博尤熟竹書春秋為文章和平寬原
一傳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
折衆群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為悼惜之者非
徒以寮家之故交游之私也既卒之兩月其子荒奉
櫬歸葬其鄉以翰林脩撰張洪所述事狀求葬銘余
於汝嘉有斯文之契廿又六年義宜銘故序而銘之
序曰 王氏其先京兆人唐大理卿藻從僖宗幸蜀
家蜀之遂寧九世至拯事宋理宗為吏部侍郎遂家
蘇之長洲生矩之元溫州路總管生先祖常燮總管
縣尉縣尉生平孫黃巖鹽場司令司令生立中松江
府知府知府三子埂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春坊
右贊善兼翰林編修季汝嘉也自幼嗜學問穎敏異
群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繹義理已津津勤其長
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
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後舉
明經為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
至盡心啓迪學者率見成効初被召修永樂大典為
副總裁又召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重賜

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迪功郎扶讒陞侍講授承直
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試礼
部三無干敢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學士
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礼遇甚厚汝
嘉與人交久而敬慮而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所不
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玉文名
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己有道蓋於汝嘉無間言云
汝嘉蒙恩贈其父為翰林侍講承直郎母任氏母黃
皆為安人封其妻葛安人二男子節荒皆好學有立
荒遂永樂二十一年鄉貢二女子皆有歸一孫欽汝
嘉汝時春秋七十有二庶幾可無遺憾者歟銘曰
介知在溫知玉唯君予兮不可復兮
王侍講塋與其兄文靖公塋並在陽山鳳皇峰
下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志銘　杜瓊

君諱會姓謝氏維貞字也別號容菴世為蘇之長洲
人曾祖祐之祖彥達父以澄三世皆隱約里閈不食
非其力人皆以善士目之君生而奇嶷不與凡子類
未數歲即嗜讀書母平氏憐之輒縮其膏油俾毋夜
讀君竊入寢室而默誦焉既長益究遺學歸于厥紹

其居家奉二親以孝與其弟維德篤友愛交朋友以忠信事有不安於義者雖小〻不為也業進士業以易經中正統甲子南京秋闈明年會試春官登乙科選得學正職君以不能為人師乞卒

故處士錢伯鉉妻張氏墓志銘　金問

孺人諱善慶蘇之吳邑人曽大父某大父某父仲良俱懷才德不求聞達母周氏有懿行孺人之生性慧而行淑孝經列女傳通曉大義凡於女紅其母嘗曰教而不勞組紃文繡之事族人皆曰巧莫可及既笄擇嫁錫山錫山錢伯鉉乃吳越王十四世葉之孫元永嘉書院山長彥春之子至正從父避兵於吳因而家焉孺人入門以孝敬事舅姑以寬裕待媵妾卑順之容恒服於身體忿懥之色不作於容貌贊畫家政井〻有條鄉里皆曰錢氏得佳婦而家業興矣是以名門右族莫不以為儀範然伯鉉處士嘗遊郡庠學舉子業厭後弃去以疾而不見試踐履儒素有隱君子風不畜羨餘及卒家無長物孺人以嫁時裝送資賄具棺椁盡祭塟之禮鄉族稱之若出一口逮夫男女嫁娶畢悉以家務付子婦司之孺人惟奉佛誦經優游自若正統辛酉十一月二十四日以疾終其生於元至正辛丑抵卒之年春秋八十有一子男一曰實娶曽氏女二長淨延適同郡陳常安次志延未行孫男二驥娶蘇氏騏未娶孫女一適玉峯朱瑀曽孫男一曰澥孫女二俱幼卜正統八年癸亥十月初四

日瘞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從夫兆也將事郎某公以行狀乞銘于予既按狀次第而述之銘曰業靈毓秀衣纓之家三從四德良玉無瑕思之古人伊誰其偶梁家之婦陶家之母龍封四尺胥臺之鄉其藏其固弥久弥康

此七世祖母張氏墓志銘

錢處士墓志銘

處士名孟滸字仲廣初號湛隱裔出武肅王鏐自浙徙常之錫峯時號磚橋錢氏曾祖昂贅蘇之張氏遂占籍為長洲人祖公隱父惟善俱潛德弗耀母蘇氏處士生有志操知經史工繪事容肅貌端氣宇爽闓作詩時有警句吾祖宗伯文恭公因以女妻之既壯挾貲遊江湖遇佳山水則留連而不忍去詩人學士則親多恋慕之隱文僻字則逞而考諸書必求其通而後已用是見聞益博器業益宏而貫藉藉名士大夫間矣晚年卜築於懸橋之右闢地數弓鑿池構亭蒔花竹培蔬果春和景明群芳競秀秋霜氣肅橙橘紅黃嬌雪漫空綠陰匝地處士皆披中曳杖逍遙其間咏風月以適性情因景物以玩造化客至則觴博奕諧陶然忘其世慮又自號曉圃云最後聞　覲湖唐王能下賢乃挾策而往　王果賢之為書曉圃且賦詩教什以褒之至有詩宗杜甫畫法王維之句大司馬公安王公因為之作記蓋與其修于壯而成於老也生於宣德壬子二月十七日卒于正德改元九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元配即吾姑劉氏生一女適祝蕃皆先卒繼顧氏生一子曰桓桓以才技徵入　京師供事內府配張氏女一適許鳳孫男一曰曹娶唐氏卜某年某月某日瘞黃山祖塋之次曹既而以墓志請予處士內姪也敢以不文辭乃為之銘曰　猗維處士行遠言闇鑒古書畫服古衣巾遨遊湖海見聞日親王公野叟卽之若親所親伊何厥中孔珍曉闢小圃樂極天真棄化歸盡不亡者存刻銘斯石用式後人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　經延國史官武功劉棨撰并書

此曉圃曾祖府君墓志銘墓在吳縣黃山

陳基傳　　尤義

陳基字敬初台之臨海人父祥多聞好學尤善老子清靜之說平居常黃冠鹿裘與方士遊沒時基年甫九歲越五年母夫人姜氏即命與兄聚于杭從師又四年從內翰金華黃文獻公溍受業至正紀元之元年從文獻遊京師授經筵檢討其徒有為御史者以言責咨于基〻謂並后為致亂之本因草諫章力陳其失冀君覺悟以正始也而上方溺愛詰知其由欲置於罪怒且不可測遂引避南歸臨海奉母夫人西至吳教授諸生循循養惟謹為詞章必務上法三代下軼漢唐東南聲聞為之丕變遠近學者爭師之戶外之屨常滿屬南北用兵朝廷開以樞密府鎮撫南服起君為都事轉江浙行中書員外郎儀曹郎中時平章張士信統兵鎮杭基以本職參佐遏之以正杭有岳飛墳無職弗恭久矣基追慕與感以狀請於朝俾與歷代忠臣並列春秋致祭尋自為文刻石墓上以表其功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無幾即白平章出官錢若干補綴成帙夫以天理民彝泯亂之秋干戈相尋日不暇給基乃以贊佐餘力為其所得為使聖經賢傳復明于當時崇德報功無媿於往哲雖武夫悍卒聞下風而望餘光亦知有所起興擴而充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未幾由杭來吳參太尉軍府事及太尉自王於吳群下同聲賀之而基獨諫止太尉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階通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於基之手基每以為憂而不以為榮也今　國家命將平吳〻臣多見誅殺而基晏然無恐　朝論多基之能尋召入預修元史書成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十月壬午以疾卒於常熟河南里之寓舍得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先四年卒無子以弟之子訥為後女四人長適吳某次適畢某三四幼皆庶出基平居慎重寡默與物無競家人僕隸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宗族故舊自浙水東來依率養育獎勸俾各有成士有才德可用必引而進之有喪不能舉者為買棺斂恩義過於平生方太尉僚佐強占民廬基獨以己俸買宅天心里即舊屋數椽稍加塗墍環藝花卉之屬蹄小丹立休沐之暇輒與客徜徉其中啜茗清談議論古今出入經史百氏危坐終日歲時有事於祖考始殺牲以展其孝敬初非薄於朋友也吳國將亡食肉者惴〻焉恐偪弱鄧君子謂基實保終吉而已果然噫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君基者其亦可謂克全而無憾者也今藏於家有黃白齋集二十卷觀其文雄而趣高可以黼黻皇猷敷陳帝業而乃使留滯江湖之上馳驅武行竟賫志以沒玆其可惜也夫

贈敎初弁改字　陳旅

我愛天台陳敎初少日辭家即遠遊上書擬獻賈生策入關便弃終軍繻八月官河秋水大三江觀合暮雲孤名成歸去歲未晚卜鄰有約依東吳

敎初幼名無逸朋友字之曰敎初比與予同舟北遊爲予言曰吾名與字皆有所未安蓋無逸者吳與陳先生之字也而敎初云者狀之尚書則近於僭久欲易之以吾父早世無所請命于宗盟之考長也幸爲我易之予遂易其名爲基而易其字爲敎初云旅拜手

石澗先生小傳　楊炳

石澗先生俞琰者吳處士也先世自河南扈宋南渡家洞庭之西山先生雄邁博閱經史過目成誦宋社既屋掃滌舊業馳騁外家傳語天文地志仙書怪牒汪洋奇詭悅懌神會玄解不習而挈其要領好鼓琴嘗疑近代琴操有譜無字失古哲制作之原研究音調述絃歌譜四十餘篇稗漢太史之遺猶南以琴名者皆歎之晨興焚香誦易一過暑寒弗廢四十年手鈔諸家易說百餘卷名曰會要註易經弁十翼經傳考證古占法纂圖等凡四十卷名曰周易集說所以發先儒之蘊又纂校百氏書寄行細字端楷有法晉老不衰喜方士談玄學註周易參同契發揮三篇陰符經解一卷陰補空同道士鄗訢之不足易外別傳一卷貫融性命推衍程邵張朱言外之意宋狀元玩公菊存國初右丞馬公性齋皆白首北面先生自言遇隱者授讀易法得窾中之秘其闡發圖說演繹參

同陰符非苟知之盖嘗試之者也問論蔡季通袁機仲雖與訂正考覈字義未免臆度夫豈無得而有是言哉至於丹砂化煉刀圭玄牝神方直造玄室靈迹昭著不屑爲耳方閭溺嗜者匍伏前席祈請丹旨先生以養心寡欲之義旁喻善誘來者外忘中服而去終其身不以授人也終歲寡出保順精氣益昌於學從游無遠迩飢附而飽去參政王都中尤卑然若也先生風宇清峻性卑機敏尋細節好賓游未嘗以有無計然不耐庸俗安華宮巨室莫敢延請樂錫棋啜哂薄玩世享年七十神閒心虛不累形物體氣強適

中人一日命侍者具湯沐浴更中衣先生召仲溫進庖酒飲畢曰吾與汝訣矣諸書未脩者成之言既神采不移翛然而逝非達於幽明生死之故者郎先生字玉吾石澗其號云

葉伯昂傳　吳敏

伯昂名顯東洞庭山後人父國英倜儻豪俠元季兵興欲教子鄉無碩儒縉山王九萬避亂依山前葉氏國英遣子從遊業以富傲國英國英曰我能使兒讀書成器齊奴不足齒也國英與長興耿炳文為友耿廷前應奉翰林文字國子助教宇文子真主家塾國英令子就學館穀豐腆有逾於耿宇文子擬講來國英家過江浙提學雲陽李一初來訪一日忽悵怏國英罰謝李口妻子寓旅邸不能不動於中國英曰已令人省問薪炭而為臨爾蔬菓之類皆具李驚喜稱山中宰相於是與伯昂之子脩訓頤伯昂大造就而卒業為後試省浙中上第為和靖書院山長不憚所蒞換業走燕京俱風塵道梗流落淒毫間宣明年一區宇始克來歸兵燹之餘母弟俱亡家徒四壁立無意於世號浮丘醉史放情詩酒高歌感慨人多譏之時炳文助討張士誠累功封長興侯富貴烜赫閻伯

卷五　三

昂因渧遠使招延會聚通家之好欲為邸第再娶薦於朝而用之伯昂曰時去志違年幾知非毋庸是為也吳與者姓姜仲剛苑玄德張大聲徐正敬聲聞儒許雪嶠葉仲清曹可大吳宗本丁志仁皆訂盟知己縱游講學留連歲卒竟旅死長興　論曰麟鳳之瑞于曾狩獸于楚狂而不得為祥瑞非其不靈也出非其時也可士亦然惜哉

㚈齋先生傳　朱存理

隱君子邢氏名量字用理號㚈齋學者稱㚈齋先生自少以疾不娶居一巷中蕭然室廬讀書樂道以終存理少時從先生講孝經論語日接見先生時年近五十不茹葷酒蔬鹽不給其貌甚臞而修髯服垢履弊屐跡屬人未嘗一至城府閉門靜坐默校諸經及將觀子史百家生中之冢性禪人道侶有顯者知先生因造門先生避去家畜一童既死無應門之人鄰有代勞薪水者輒辭病華辭自為志有書數百卷卒後悉散去存理收其遺文數篇太史吳君序之吳未仕時與先生遊者也嗚呼此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先生其人也弘治四年三月廿四日門人朱存理謹書

卷五　四

落魄公子傳

蔡羽

吳文定公兄弟三人其季元暉生子名奕字嗣業元暉蚤世嗣業秀而約文定居　京師弗能從獨與母處讀書嚚俗年至二十不屑見四方之士然四方賢士舉吳公子若曰益衆嗣業不喜〻以偷不勉〻以隘不揖〻柔從不牙〻獨立處于流俗之世而能翩翩乎邁於衆也嘗嗜林酒而簡〻乎亦至焉也故謂之落魄公子云文定公愛之篤每賓客南來必詢嗣業食飲顏色覺以心淺舂進士業方文定公居袞位盛門不受謁炎熱者求親于吳公子無所不用其心嗣業則深屏宴息閉影畢軒築紫筠亭日招致高人人主不謝而入生定毀君賦詩復不謝而去炎熱者不得闖然焉文定書尤精籀學至堂無虛席常避客東禪竹堂東禪竹堂為聞竹林梵香君覺不遑及他務其烹泉藝香之法吳儈無不傳習謂之茶香先生眉目疎秀神采煥發望之如神仙而貴能下士樂而不淫文定既殁炎熱者又去而之他嗣業則蕭然東莊之上美箭嘉木環渠隱悶琴酒款客來即自如約而飲〻而歌布素之士無少貶挫可謂炎熱所得容無所失矣嗣業事母孝交友朋以道義一時勝流皆與深相得兄弟婚姻咸篤恩義居家律己無事紛華其堂即封君之廬三世無所加正德丁卯母夫人喪之明年其弟祠部君泰燮悲痛相繼遂病不起是冬卒子二人依雄　贊曰衆不自知其清味之而愈長蘭不自知其芳嗅之而愈香處其君子遁迹韜光生不為用死而徬徨山虛其巢水虛其釣竹無主人偕我言矣雲兮月兮悠〻我思

平思忠傳

文鑑

平思忠者吳江人也少為縣吏役滿歷京考選授禮部主客主事維時明興四十年矣中國强盛蠻夷向慕　文皇帝方事招懷諸國朝貢者絡繹交於道路為重譯至不能容乃贈宴犒館餼無虛日率主客主之思忠有精力勤敏過人遇事衍應裁立辦尚書呂震器之陞為郎中嘗以事下獄適北虜入貢新任主客者區畫不稱多旨　上怒震因言思忠等以微累禁繫不至去官且習外國事乞宥之以收其後効奇可即日釋復任初有楊弘者陝西〻安府朝邑縣人為刑科都給事中敢直言　上特擢為陝西左布政使來命以弘陝西人例不該除　上曰非爾所知也後不為例弘亦以本貫辭不許蓋是時有楊太

監者數人在陜西故上以楊弘往制之也他日上諭執政曰楊弘初去時頗肯言事近日又默然矣可選清強有胆氣者一人往參政以察之吏部以思忠應詔上素識其名命之往而思忠有養子曰平安者私以綾羅度潼關為抱關者所發解陜西布政司思忠時出行命弘命收而勿籍候思忠歸私以物還之思忠感愧不已竟不敢有言嘗有某府一推官録事至司思忠知其素貪乃發杖之後其人解京因招嘗分事内某賦賂思忠刑部併逮至思忠就考遂有例凡貪贓官吏妄訴不法者皆棄于市思忠乃誣服謫戍邊會太監劉馬兒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在主客久多識貫胡請以自隨詔釋其戍給冠帶辦事從馬兒西抵吐番烏思藏朶甘隴答等處亦斤蒙古罕東安定于闐諸國而還復免言家居以漁佃自給又數十年卒初蘇州知府況鍾亦以吏員起家繇思忠為主事及思忠參政又以嗣其郎中察案交承情分甚密鍾來知蘇州思忠往見之鍾迎候甚恭呼其妻子出拜謂曰此吾舊長官也飲思忠酒時正暑熱命二子扇之思忠辭鍾曰某忝知貴郡非無僕隸可給使令但欲使小兒輩知公為吾故人耳其敬之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始以事干鍾人以此多之初思忠未貴時知縣蔣奎嘗延一相者問休咎徧視在座者其言皆了了不大思忠時給事堂下相者數目奎因呼上使相相者曰此人他日富貴位一品然不終奎大笑相者去奎謂坐客曰術士之妄如此一小吏安能頓至三品乎後奎坐事自殺同僚無一顯者思忠竟如其言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耻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之以散而目之子反以為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稍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為雪水之局為瀦為洫為潢汚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埶死可以入土之墳不可以為埏甓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人傳以志其後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以是學為己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瑕先生恐疑誤後學乃書摭而辨之其平居以文章自娛雖幽憂疾病之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壓者投於篋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為己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窗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覈正定相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講評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糅汙或藏去不返先生蹶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

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吳田一畝云二百五十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囷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鄙之具）具每歲波雖在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瘠大禹胼胝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蚕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荈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山在吳興郡歲貢茶）縱之租十許簿為甌犧之費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茶訣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無錫）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淞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尊罍但不復引滿向口尒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放小舟設蓬席齎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

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猶急遇事發作輒不含怒辱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浩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吳寬

上世之人親死有舉而委之於壑者瘞埋之制未有也中古始有之然於中野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其制猶未備也後世作為棺槨其制始備而焚屍之說亦起夫上世荒遠人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故親死不葬可謂薄其親矣然卒無所謂焚屍者人情之所不忍也其所以不葬者養生送死庶事草略其道皆然後世宮室飲食皆極其厚則葬埋之制亦厚而卒有焚其屍者豈人情獨有所忍哉蓋西域謂之荼毘自佛入中國中國之人習見其事不以為怪而從之愚者惑其言之妄貧者樂其法之省不忍之心忘矣積然與本名相類噫何愚俗之不可變也在　國朝洪武三年下詔禁之令天下皆立義塚其後又詔立漏澤園至特載之律令犯者其法甚重　聖政推仁可謂澤及枯骨矣蘇為郡自　國初兵荒之後戶口見於版冊者其數已甲於天下承平以來生齒益繁殆倍其數死者卜吉安厝固遵禮制至於小民焚屍日亦不絕造飾其語謂之火葬或拾其骨於煨燼之餘而埋之甚者直投之水而已愚而貧者固不足論其有知識而力足以葬者亦從而效之噫何俗之惡久

而不能變也弘治十年新蔡曹侯以監察御史出知無州正身率下令行禁止甫及三年俗乃大變獨視其民不以禮葬痛切於己曰此徒禁之而無以處之不可也慨然有義塚之舉他日移于巡撫都御史彭公巡按御史王君皆曰盛舉也報使行之侯始與僚屬擇地之高亢者營之城有六門各立一塚其塚廣百畝有奇周植木為限而大書門楣以表識之令初下民感于義或出地以獻其贖于民者則勸富家及益以官錢平酬其值名地之賦稅則歲以餘粮代補其餘事悉有區處塚成條役下令各里有願立者亦從其便始庚為此詢謀于衆皆曰固盛舉事也余地有限而人無窮何維庚亦疑之既曰古之有仁心若必有仁政使已之何以守兹土以居民上亦惟盡吾心行吾政終吾任而已吾何暇計且後之繼吾者獨無吾心吾政乎當復有以處之夫禮緣人情謂人情之可緣者焚瘞可以言人情乎雖然民不可以家諭也非載之文詞不可會僚友倪林二同知以公事上京師托以為請予聞嘆曰此前人許不能行者何意行之于今日哉予產曰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侯之為善恐無以助彼不書乎乃悉庚之意以諭其民曰爾有父母有人損其一指爾怒乎爾有妻子有人殘其一目爾怒乎爾怒必訟之于官以報其讐今爾父母妻子之死不以土掩覆乃親置烈火中使其皮體糜爛腸胃斷裂非特毀其一指一目而已旁觀者猶蹙額泚顙不忍爾固人也非木石也何獨忍乎今爾幸遇賢守為爾治葬地爾有喪其安厝於是及爾有力能自擇地則遠葬于外不禁使死者得保其骸骨生者得識其墳墓為爾之慮遠矣其功大矣爾民其知之無惑自是敢復有違其制者　朝廷法律具在府如爾身無悔尤義塚在某都某圩與頃畝之數及好義之士出地為財者姓名具列之碑陰

義塚記

楊達春

掩骼埋胔先王之仁也環封澤枯　國之制也是故全而歸之夫以教孝獄形還葬亦以引阜天登而水瘞斯其義也久矣于和作沴於斯為烈抑厚國苦無厲之匪惟民無違春秋收是邑再目厲及側然弗寧爰求故域未之有稽也乃自郭以東貿田九十有二畝自郭以西貿田五十有四畝坎而登土旋乃與民約良者卜兆無告者歸茲土有弗率者刑之以殉越再歲此風寖息歲則大稔乃作義塚記嘉靖丙申十

原缺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雜文

蘇州刺史謝上表　　白居易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以刺史臣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簡條祇命荷恩以感以懼臣某誠歡誠幸稽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曆數重造寰區將至累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恤黎元實陛下惟良之秩責成共理之日也

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能已蒙寵榮入改宮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奬飾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况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為最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苦節惟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海嵎之下庶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閒敢臣式布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答無任慚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蘇州謝上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始從郎署出領郡章承命若驚省躬增感伏惟皇帝陛下受上玄之眷佑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慎擇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蘇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詩從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為御史在臺三載例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領務遂奏錄用並闕虛名唯守職業實無朋附竟坐飛語貶在遐藩憲宗皇帝

後知事情却授刺史凡歷外任二十餘年伏遇陛下應運重光物無疑滯收拾耆舊塵忝班行既幸逢時常思展效在集賢院四換星霜供奉新書二千餘卷儒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優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誠重戀闕滋深石室之書空留筆札金閨之籍已去姓名本末可明中雲無路豈意聖慈弘納不隔卑微而辭之日特許升殿天顏咫尺臣禮兢惶不敢書言空懷誠懇謝恩而出生先於九陌之閒受詔而行布政於五湖之外臣即以今月六日到任上訖伏以水災之後物力索空臣謹宣皇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

之物蠹魚必生有才之人謗言　至事理如此古今同途了然辨之惟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天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雷雨之恩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戀　覲為榮

蘇州謝賑賜表　前人

臣某言伏奉去年三月十五日敕蘇州宜賜米一十二萬石委刺史據戶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百姓伏以臣當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流庸尚多臣前月到任奉宣聖旨閭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閭里備知凋瘵方據事實便奏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特

卷四六　三

有賑卹救其災荒蒼生荷再造之恩數歲同有年之慶臣忝為長吏倍萬常情無任感激忻躍之至

蘇州韋中丞自代狀　前人

蘇州狀上中書門下諸道鹽鐵轉運使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應物右臣蒙恩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務皆有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今領職雖重本官寄輕伏以當州者口賦首出諸郡況經災沴切在撫綏尚者無能輒敢公舉司權筦之利誠籍乎才流豈弟之風維邦本非敢聽說以塞詔書今具奏聞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前人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踈闊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遺擢授名郡實荷弘獎斷非全器伏以當州緣大寇之後物力蕭然飢寒頃仆相枕於野誓當悉心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堪無聞問忝負恩知不任瞻望懇迫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前人

卷四六　四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恭守教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具上陳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泥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效猥蒙朝獎特降命書顧踰拔之為儒技華章之服資有慙明之與誠招彼己之譏限以官守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戴馳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前人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降重霄榮霑陋質虛黷陛明之典恐與彼己之詩寵過名器喜深生惧中謝臣起自

書生業文入仕德宗朝爲御史以孤直在臺順宗朝爲郎官以緣累出省憲宗皇帝便知其冤特降救書追赴京國緣有虛心稱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封者潛搆巧言易信孤憤難伸伏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陛下膺期御宇大振淹滯録臣宿舊猥見收拾職兼書殿官忝儀曹微勞未宣譴命多故又離署省重領郡符廷英面辭親承教誨銜命即路星言載馳到任之初便逢災疫乘宣聖澤恭守詔條上稟廟筭下求人瘼才術雖短憂勞則深幸免流移漸臻完復皆承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微臣薄劣能致臣素之親黨家本孤貧年衰無酒食之性拙無博奕之娛藝自領大郡又逢時災晝夜苦心寢食忘味曾經詛殿每事防虞唯托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上達宸聰冏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之下國絲綸褒異苦節既彰印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抃舞豈盡丹誠視環玦以徘徊空嗟白首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蘇州謝就除礼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范仲淹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洊謹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垂拔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於舜門一第爲榮四方無勢爰自書林預進柱籍升華恥汩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越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祇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答未更於鴻霈儀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況閣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躋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簉清曹仍居舊治拜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終始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無任云云

知平江府謝表

孫覿

詔赦疏恩忍返南遷之役褒封避寵又分東顧之憂擢升內閣之華增重全吳之寄中謝伏念臣憃愚獲短見謂椓衰竊情妄行自作寄禍孽誣若此一死何逃尚寬東市鈇鉞之誅永畀南海蟲蛇之侶仰止覆

盜之照脩拎種豆之宽投豺遼屏於遠方敗履亦再於華惺皇堪老退治筆研於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於神武純誠備罄全度務從猥分刺史之符再刻從臣之托心勞政拙已覺覥顏之不容猥愕夢驚可見吳斗之尚喘茲益伏遇皇帝陛下聖謨天縱盛德日新炎正中微擊光武興王之業小雅盡廢屬宣撥亂之詩深念三吳刓敝之餘致畀千里藩宣之重究其老矣自惟無益於縣官卧而護之尚欲無　於獄市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卷四六　前人

內閣實儲促上遂嚴之直全吳臣屏叨居方面之崇欣蓬白首之遺民還復青氈之舊物恍如昨而祇忝明恩中謝伏念臣少世閥踈空斷情學逢辰休顯受冒官榮獨荷三朝識拔之恩編塵丙禁高華之選分符海上斷拔邊塞之身改命吳中又玷藩維之重追尋陳迹宣布寬條千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觀四隣雖火一空盜賊之餘閭里呻吟田萊蕪決舉全城之鄰衰病何以堪之坊无都之桃飄零殆無存者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官人作哲厚下施仁俯憐簪履之遺加惠桑榆之晚撫三江之壤悼靈光之獨存矜一介之

臣望神山而已遠擢　小郡移牧通都申畫封圻撫綏凋瘵虎頭食肉　妄意於古人焉革裹屍庶捐軀於異日

辭平江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前人

臣資稟愚恐數忤權要一遭訟謫遂寘嚴科負天下之寃至犯人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觀望發卒圍守至持挺擊折以衛終則群盜入室指為奸細又探愛婿笑而赴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不知存亡疾病呻吟日與死迫遠叨嚴詔還禁垣削罪籍於城且之書收舊物於從臣之索閱關驚嘆弛拘維之禁交親故觀通問道之書痛定之餘恍如隔世理宜扶憊奔走造朝而積憂薰心形羸骨立負薪有疾力難強於馳驅僕篤而行罪不容於逋慢悚懼上扣全度矜從權之次對適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重惟京斐瀰積饒皇卧章濱之府尚未逃於兇貴冒鵷梁之刺必又致於人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安田里以保餘生雖壽藤坐薪莫進往咎誤當叩叔擊壤以俟太平

張正甫蘇州刺史制　白居易

浙右列城吳郡為大地廣人庶舊稱難理多選他郡

二千石之良者轉而還為鄧州刺史張正甫自領南
陽僅經三載賡平淸簡以臨其人人安政和理和葬
一宜以大郡推而廣之用旌前勞且佇來功可蘄州
刺史
賜工部尚書浙江西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
大使知平江府文天祥詔
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史罔不日艱惟時碩儒秉
忠倡義奬率三軍入衛社稷國勢為之增重人心恃
心為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卿器度才猷克邁前哲
惟長江之險要未復幾甸之守備當嚴卿以太常伯

兼領二使表裡撐拓以固吾圉東西運掉以淸庸寇
儒帥一臨士勇百倍用綵乂我文祖受祖茲惟豐芑
貽謀之意極其禡牙紓服宵旰之憂所諱宣不久正
言曾唯奏吳門輿區今為邊地倫魁雋望忠孝勤王
軍中喧騰小范甲兵之謠河上尚稽先世節制之命
德祐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浙西江東制
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文天祥
除端明殿學士制
敕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遇
降方面之推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承明之邃職
內以傳幾廷之彥外以褒師閫之賢王素之牧平涼
程勘之蒞益都皆膺茲命得其人具官文天祥實選
學濟時英猷緯國文有武備義槩質于神明儒知軍
情忠忱貫于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難而
國勢張不負素定之謀允為寡二之翰著咨爾修扞
之疆守命爾援除予欲壯浙西之略予欲復江表威
稜聳前茅之令勇肅折破竹之威惟任之專者位必
崇惟名之至者功必集乃躋班規殿之峻以增華帥
閫之嚴噫邦咸喜戎有良翰茂對陛明之渥身雖外

心在王室勉成敵愾之勳
德祐元年九月十六日賜端明殿學士浙西
江東制使知平江府事文天祥手詔
詔曰卿秉忠忱以濟時艱倡義旅以衛王室經營四
方如召虎奬率三軍如武侯爰始常伯之英超奮制
閫之寄將士用命遂汎掃於虜氛精神折衝盍振揚
於勝氣有嘉體國之志亟奏攘虜之勳元戎啓行周
邦咸喜載加錫賚式示眷懷今賜卿金二十兩注盌
一副金十五兩盤盞一副細色二十匹綳羅二十匹
龍涎香三十餅度金香盒一具十兩清瀀香三十帖

龍茶十斤至可領也故茲札示其體吾往倚之至意

胡琴婢勝兒　出宋無啽囈集

吳谷祈恩泰伯祠爭圖輿馬獻新奇文王三讓周天下糊愛胡琴寵勝兒

吳泰伯祠在閶門之西每春市人相率牲醴多圖善馬綵輿美女以獻之以金銀行以輕綃畫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勝於舊繪者名其為勝兒蓋他獻者無以為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於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夢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一胡琴妓藝精而色麗知吾子納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生初不酬命酌人間酒一杯已醉乃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娑撥四弦攏撚三五聲喚起邊風馳明月大聲嘈〻奔淈〻浪蹙波間倒溟渤小弦切〻怨颸〻鬼哭神悲秋窸窣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女右袒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奔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海內漢民皆入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撥涼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得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吟罷以獻王召勝兒授之王之侍兒有妬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驚而悟歌傳于吳中

王敬伯歌宛轉歌　唐郎大家宋氏

風已清月朗琴復鳴掩抑悲千態慇懃是一聲歌宛轉宛轉和且長願為雙鴻鵠比翼共翱翔

日已暮長簷鳥應度此時望君君不來此時思君君不願歌宛轉那轉那能異棲宿願為形與影出入恆相逐

同前二首　劉方平

星參差月二八燈五枝黃鶴瑤琴將別去芙蓉羽帳惜空垂歌宛轉宛轉恨無窮願為波與浪俱起碧流中

曉將近黃姑織女銀河盡九曲錦衾無復情千金寶鏡誰能引歌宛轉宛轉傷別離願作楊與柳同向玉窗垂

同前　　陳江總

九夕天河白露明，八月濤水秋風驚。樓中恒聞哀响曲，塘上復有辛苦行。不解何意悲秋氣，直置無秋悲自生。不怨前階促織鳴，偏愁便路擣衣聲。別燕差池自有返，離蟬寂寞詎含情。雲聚含情四望臺，月冷相思九重觀。欲題芍藥詩不成，來采夫容花已散。金尊送曲韓娥起，玉柱調絃楚妃歎。翠眉結恨不復開，寶鬟迎秋度前亂。湘妃拭淚灑貞筠，笑藥浣衣何處人。步步香飛金薄履，盈盈扇掩珊瑚唇。已言採桑期陌上，復能解珮就江濱。競入華當要花抛，争鬭羽帳奉華茵。不惜獨眠前下釣，欲許便作後來新。後來暝暝同玉牀，可憐顏色無比方。誰能巧笑特窺井，乍取新聲學繞梁。宿處留嬌墮黃珥，鏡前含笑弄明璫。採菰摘心心不盡，莱莢折葉葉更芳。已聞能歌洞簫賦，詎是故愛邯鄲倡。

宛轉行　　張籍

華屋重翠幄，綺席雕象林。遠漏微更疎，薄衾中夜涼。爐薰暗徘徊，寒燭背斜光。妍姿結宵態，寂壁幽夢長。宛轉復宛轉，憶憶更未央。

王敬伯歌　　李端

妾本舟中客，聞君江上琴。君初感忘嘆，妾亦感君心。遂出合歡被，同為交頸禽。傳杯惟畏淺，接膝猶嫌遠。侍婢奏箜篌，女郎歌宛轉。宛轉怨如何，中庭霜露多。霜多葉可惜，昨日非今夕。徒結萬里懷，終成一宵客。王敬伯，淥水青山從此隔。

同前　　高啓

舟初維，琴始爲，驛亭邊，夜相見。歌宛轉，情綢繆。解環珮，彈箜篌。歌易闋，情難歇。江波寒，墮明月。綠壺再傾，芳音欲遠。辟彼林烏，達晨各飛。羅衣沾霜，城烏忽起。明日相思，孤棹千里。

同前　　周南老

舟泊通波亭，琴調離鸞聲。美人忽見相感，此琴中情。侍婢出箜篌，低回按始更扣。金釵宛轉意慘，琴復清。時以白玉爪，月落蓬窗明。少年佐夢作端由，起心兵。

王敬伯事見前集

杜蘭香下嫁張碩　　宋邕

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來經玉樹三山遠，隔銀河一水長。怨入清塵愁錦瑟，酒傾玄露醉瑤觴。遺情更說何珍重，擘破雲鬟金鳳凰。

張碩寄杜蘭香　　前人

碧落香銷蘭露秋星河無夢夜悠悠靈妃不降三清
駕仙鶴空成萬古愁皓月隔花追喚別飛絧籠樹杳
淹留人間何事堪惆悵海色西風十二樓
墉城仙録云初漁父於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
無人惟有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
歲天姿奇偉靈顔珠瑩殆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
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携女而去將升天謂漁父曰
我仙女杜蘭香也謫於人間吴建興二年復降包
山張碩家有侍婢二人大名萱枝小名松枝贈碩
詩曰河母處靈嶽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
墉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慮塵穢從我與福俱嫌
我與禍會乃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鷄子云食此令
君不畏風波辟寒暑碩問禱祀如何香曰消摩自
可除疾淫祀何益消摩謂藥也既成婚授以舉形
飛化之道香後絶迹不來年餘碩船行忽見香車
於山之際驚喜往造香欲登其車其奴祭扞之
遂退閣在西洞庭東拜其處

玉波煙冷蓮　高啟

金風暮剪斐頭槃啼臉辭秋嫣血紫宮女三千罷笑
喧錦雲陣冷紀英元淌江烟玉流右香身魂弔影愁
泣泣吴天墜露衆紅濕一夜波寒小龍泣

同前　周南老

凉月墮玉波露洗雙蓮冷瑣窗閑洞門虛暮水蒼影
美人久延竚盈盈素妝靚滿進珊瑚鍾神游蓬海境
倚曲歌未終不知秋夜永折得並頭花猶思在烟艇

並秀約花並即蔦也香草出吳中者良　高啟

吞香上瑶褥褶引蘭撓渡蝶散倚紅房王孫歸已暮
斜條拂纖髮采擷同芳壯脈脈雨烟濃江皋斷腸路

同前　周南老

並秀襟蘭佩華葯出雲房春容發芳采晴暎散蘼香
我：水磬晶聲：雲霓裳抽簪珠盤擊扣節歌樂章
殷勤時寄約目射生烟光回首憑吳宮颯然風雨京
唐處士李竄夜遊霞洚逢女郎爲歌玉波冷隻蓮
之曲曰比衆吳宫二隊長之詞又歌其所製並秀
約華之曲蓋龍女云二曲世皆不得令戲爲補之

泰娘歌并引　劉禹錫

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初尚書爲吳郡得之命
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
一二歲携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
捐去故技以新聲度曲而泰娘名字往往見稱於

賁遊之間元和初尚書薨於東京秦娘出居民間
久之為蘄州刺史張愻所得其後愻坐事謫居武
陵郡愻卒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有無能知其容
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焦殺以悲維客聞
之為歌其事以足于樂府云

秦娘家本閶門西門前綠水環金堤有時妝成好天
氣走上皋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
隼旟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幰迎入專城居長環如雲
衣似霧錦茵羅薦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擕上
客蘭堂暮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擁低鬟

卷四六　十七

緩覘抱明月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銷歇題
劍無光履聲絕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蕭松柏哀
妝奩蟲網厚如繭博山爐側傾寒灰蘄州刺史張公
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墜雲中從
此始安知鵩鳥座中飛寂寞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
前時結韓壽香消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雁哀
鴻秋雨夕朱絃已絕為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
風烟非舊時夢尋歸路必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
洒滿湘斑竹枝

與劉蘇州書　白居易

夢得閣下前者枉札數幅兼惠答德春草報白居易
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獲視書中有
有擬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雖復知之因
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為溺臆與閣下在長安時合
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辭慎集去
年冬夢得由禮部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郎冰雪
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僕
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
草而別歲月易遷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

卷四六　十八

知老醜元長為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
千里捨此何以啟齒而解顏哉噫乎微之先我去矣
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
無虛可繫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
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
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為以附前集合
前三卷題此卷為下遂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寄
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擬孫權答曹操書　蘇軾

權曰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

劉備以自效書辭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時
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之昔田橫齊之
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
小者侯獨能以力自剄不肯以身辱先劉氏韓信以
全齊之地未手於漢而不能死於牖下自古同功一
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翦伐承平則理
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
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借亂焚燒宗廟發掘陵
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响應天下思得董
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世嗣先兄伯

卷一六　十九

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
之耻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稱号
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盡名字伯符提偏師進兵將歸
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意有荆柯舞陽之
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
來卧薪嘗胆日月之適遇而數功名名之不立上負
先臣未報之志下忝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
吳權君劬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教豈不墮其
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
亂終息董卓之禍復興催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

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
且僕意公當揮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
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
有欺孤之意欲挾天子以令諸侯妄引曆數陰搆符
命昔笑王莽之惡今竊數足下陷覆車也僕與公有
婚姻之舊加之同志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
惟同志失望天下甚藉藉也劉備雖無兵少然僕觀
其爲人雄才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
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
策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

卷一六　二十

且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
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語有
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有唇齒是相須之
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到能成都者吳蜀皆
存也今足下使僕取蜀是欲滅吳也蜀亡吳亦隨之
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
取虞虞不知以故及禍足下何以甚異此古人有言
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托人必擇所安孟德
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託也荀文
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卒使憂

爻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前憾釋然豈敢必
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哉縱公
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是
在公側悲讐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教窘漢王及即位
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
文若于九錫其肯赦于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
內奇士足下殺之如皂隸豈復有愛于權天下之才
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復悔耶甘言重幣
幸勿復再

報韓維書　　蘇舜欽

蒙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擺羈外較千里自
取愁苦于豈無親戚之情會合之樂安肯舍安逸而
甘愁苦哉所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
隨衆上下心志蟠屈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
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下吏人無敢言
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
為快來者往〻鈎賾言語欲以傳播故閉戶不敢見
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
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阱也兄
血屬之多資入之薄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

可闢闔常不與人接不可也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乎
人〻皆如持國則可不迫持國者必加醜惡言喧布
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都無此
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
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〻取辱於都城使人指
背訕笑哀濶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
弟兄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
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机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
舒放三桑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
琴尊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

古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
口又多高僧隱士佛廟道觀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
池高臺魚鳥之留連不覺日暮孔子作春秋而夷吳
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
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
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哉人生內有
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
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
戚常守耶予寫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
洫而饑豺虎而後以為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急難必極相救後章曰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
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
不相救又於永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磨雖古人所
不能受于欲不報乃慮吾持國也

太祖皇帝園姑蘇諭張士誠書吳元年丁未夏
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
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來
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所
在豈容紛然雖有狡若事業非成亦當革心畏天順
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
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每爲困守孤城危
其兵民自取滅亡爲天下笑

太祖征張士誠下令至正二十年
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
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
致天討兄士誠放縱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金連兵
構禍罪不可逭命大軍致討分止于罪首在彼軍民
無恐無畏無逃竄無廢農業已敕大將軍約束官
軍無致擄掠違者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

伐張士誠諭士民榜至正二十六年
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
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聖王之起兵也非富
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
官以賄成罪以情免風憲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
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四十萬
人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于天致使愚
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
其治以甦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
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
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粮兵馬而討之略無功效愈
見猖獗然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
熟慮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鄉軍之號或以孤兵獨立
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
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
與成功遂領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
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
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
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歸爵將相皆置於朝
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荊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未及

而政令頗修惟蘇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
刦於江湖兵興則收聚凶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恭政
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
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
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擣于近郊首
尾畏縮乃又詐降於元其罪四也占據江浙錢糧十
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詔陰行假王之令挾
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
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迩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

卷六　十五

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刦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
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堯舜禹湯文武與之同世
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拯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
左丞徐達率領馬步官軍舟師水陸並進攻取浙西
諸處城池當戒軍士征討所到殲厥巨魁脅從罔治
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咸宥其罪其尔人民果能
復業即我良民舊有房舍田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
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室此興師之故
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
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果有賢哲或

全城歸附或奔力來降于所賞賜非所敢吝凡予之
言信如皦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故檄

送丁謂序　王西偁

主上躬耕之歲僕自長洲奉被召由大理評事得右
正言分直承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今之
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歲數百人朝請之餘無不歷覽
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罷者有終一篇而
止者或詩可采而賦則無有也或賦可稱而文則無
有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況若書立言之士乎去年
得富春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大浮經古僕因詢

卷六　十六

諸同列或曰有進陽者何之同志也其文與何不相
上下僕未之信也會有以謂之文示僕視之則前言
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就與之交又得謂之履行甚
悉且喜其忠積今春謂來示以新文并律詩與賦向
所號進士者皆莫能及也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奧
其文則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于韓柳集中使能
文之士不能辨也自是人爭願識其面而友其心矣
翰林貫公尤加歎服是知道之尊人也豈位也乎學
之富人也豈貲也乎哉今之不勤于道不力于學而
望人知者宜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值其歸贈以序

送貢公守平江序　　王禕

上在位二十有三載慮寐治道罔修太平重念天下黎元比歲失職興師討罪久無成功乃更登庸舊臣属以政柄於是綱紀粛飭賢正並進於淮南士有時望者為各道廉訪使而吾宣城貢公被命蒞閩中居無何遽召為禮部尚書而廷議以平江缺守任難其人俄復用公守平江或者以謂憲使為耳目之司尚書處喉舌之地其權位為最要而顧守於一郡於物論疑若有未恆者禕竊以為不然今日郡守之選重矣而平江為江南大郡其守視他郡為尤重以故朝廷恆選明嚴碩博之材諳人情而卹民隱者托之以郡寄所以尊大藩重外庸也惟公以文儒名家士林之冠冕歷官中外所至政績蔚暴曷嘗為都水營田使置治平江其民之利病蓋所稔知朝廷視郡選俟其用公為守也固宜公之宏材無施不可亦奚校此之計乎嗚呼惟我祖宗統一宇內百年于茲重熙累洽式臻丕平四方無虞幅大万里可謂盛矣夫何四三年間海內騷沸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戎馬蹂蹈已無完區而大以南列城殘毀生靈塗炭亦靡有息肩之所世故之艱難於是始有不忍言者幸而平江以地利人和之故隱然為南方之保障然餉餽之給比諸郡卒十七八百需供億萬計而其民亦已不勝夫凋瘵今公為郡以父母其民寧不有以輯綏撫摩之以阜其財以結其心乎嗟乎財者民之心也不取諸民以無給國用取之無藝無以得民心品調消息之間公得無有術哉是故一城之完朝廷免一城之憂一民之安國家賴一民之力公也任郡寄之重上體宵旰思治之勤而布宣其及下之仁不久政成天子且亟用之當大任矣迎者濟南韓公鏞守郡陽南陽成公遵守武昌皆即其官召入參預大政庶幾漢世郡守入為三公之意朝廷今日之用公意在比豈非天下士大夫之所望者乎禕窮草澤之人而有當世之志於公之行用區區一言之公平日知禕為最厚將以其言為不佞矣

贈蕭敎諭赴長洲序　　王直

蕭氏吾邑故家詩書相傳也久矣而尤以篤義重鄉邑洪武中鵬舉先生舉賢良　太祖皇帝命賦指佞草應口成詩　上大喜授撫州府同知以寬厚清慎得名再任山東鹽運副使深庶之操老而彌勵至今人能道之彥清其孫也彥清名欒以書經領薦今年

會試禮部郎中教官選得長洲教諭彥請勤學攻文足以得志於有司其試禮部乎實典文衡局以科額於是失彥清乎與蕭氏有世好意甚惜之而彥清不以望乎雖然予固惜失之而喜長洲之得也夫彥偉之才所在有之而不能不賴於師々弟子之所由成也辟若制器然以良才遇良工加之以規矩準繩而後方圓平直規矩準繩之不加欹器之方圓平直蓋雖良故雖有材而不得成器以適於用者不過此也今之為士觀無用世之心哉其材有大小不同而無不可然用所以成之皆於師乎望也因其才而篤焉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則才既成矣以是而為世用此治功之所以盛也然而遇良師者固有矣其不遇者蓋多焉不遇則無矣成其才猶未為病也茍遇而弗良師之以不正之習而加之以非道之施中才之士隨而變焉豈非學校之不修哉長洲蘇之望縣其地多良才今其未仕仕者日望于成者不少其前所遇之幸不幸乎不能知今而得彥清乎知其為幸也彥清之學得於家講於師友皆聖賢之法言仁義之達道卒是而教之為弟子者勉而學焉其才將無不成乎故為長洲喜也彥清克篤於是邦人父老必推李於同知公之賢而誦公之德不畏是彥清能成其祖之名亦所以為教也彥清勉之因書以贈其行

送太守况侯述職詩叙　徐有貞

大丈夫將有為於斯世必先養其氣節氣節之固則其中浩然以直遇事而不餒介然以正臨變而不殺不餒不殺而後可以任天下之至重處天下之艱難矣彼乎居悻々自好恃能舞智以為天下之事無不可為及事變之來無以自守而輒餒以殺者以氣節之素失其養也然欲養其氣節必其天資之高修學之勤而後有以致之若吾蘇守况公其庶幾乎侯豫章人也才輕識明胸次磊落而澈聞乎道義故能毅然以正自立而顯于世其為郎禮部已有偉望時宣宗皇帝在御以天下郡守多不得人　命舉廷臣之才堪寄者得九人為特　賜璽書諭勉以行蓋國朝郡守之　賜璽書始此而侯以大宗伯胡公之舉寔居九人者之首故　命之守蘇々幾內重郡也粮賦居天下之半國用所需多於蘇為取之土產有餘而民力不足污吏奸豪欽攘其間故雖有富庶之號民常苦於他郡而為之守者亦難於他郡侯既拜命即以興利除害為己任及下車遂脩政條明禁令

一以　璽書從事黜汙吏擒奸豪芟减稂莠之重
者十之三凡諸不便民於者悉陳革之蘇之人始則
畏侯之威終則懷候之惠而樂其利如出幽而明既
病而起也侯去郡者再民輒上書乞留于今七年矣
治久而化孚侯生而撫之民無不順者故論者皆曰
自國初以來有功於吾郡未有如侯之多者且謂侯
有行必達有言必遂可謂有大丈夫之為者余曰此
侯之有為人固知之而不知侯之氣節所在也異時
謁者專使於外秉威挾重以誅求乎民方岳旬宣之
臣皆向風而靡郡使者亦斂手避為郡縣奉承不暇

卷四六　二

異免督責於己遑恤其民乎所在有一二輩赧騐然
失寧而蘇之聚者常三四十輩以其富庶也誅求常
倍於他郡侯之至獨挺然以義折之使皆俛首去不
得肆乎其害而彼之黠桀者且服公所為謂其人曰
況太守清政人也不可犯為是以朝廷嘉侯之忠而
吏民賴侯之德當是時侯之氣節蓋已雄於天下矣
余嘗一見侯與論大丈夫之事業侯因欣然以為天
其志而余亦以是與之也雖然侯之為郡守亦重且
難矣然天下之事尚有重且難於此者以侯當之而
不餒以數是則余之所望於侯者也惟侯勉之侯以

述職赴京師郡之薦紳會餞侯吳門之外各賦詩一
章以侯為贈時余適預焉因衆所强而序以弁云

送太守況公述職序　　徐有貞

太守況公之述職將行也郡之大夫士聚餞送焉而
為之詩文以稱道其德美余不系於郡人之末禮不可
以獨已亦既有贈矣而醫學正科盛侃又屬言贈之
余嘆曰太守公政績之美信有足稱道矣然吾郡能
言之士十以百其人極口之辭殫筆之力稱而道之固
已無遺矣使余能言且無以加矧其不能乎敢讓于
能者侃曰不然夫美功詩人之業也屬辭比事頌功

卷四六　三

春秋之法也子名在詞垣而任官史局其於叙述固
所當然今郡有賢太守如況公者雖屢書為不為過
也子奚辭為余倘於侃言而領之然余竊以古之君
子之相贈人以言也不徒美其所已能尤必贊其所
未至故聖如大禹而益猶贊之今諸君之稱美於公
盛矣而未有贊其所為者何耶夫以公之所自立而
觀其志蓋不止于今日之所見而吾黨之士所為稱
說乃止而弗進豈忠告于公者哉昔黄霸治郡常為
天下第一後為丞相乃無所建明而功名損于前時
韓休亦善治郡以恬和易之及既當國則直道匡

君有良相夙盖大臣之道與為郡異朝廷霸明于治民而慣於丞弼若休則可為無矣故漢書傳霸循吏而唐書叙休之相業有以也公之高才達識其必有見於此者使其果進而大任尚須宜以霸之所不足者自克以休之有為者自勉可也夫有而不自足者必成其大行而不自止者必至於遠古之君子惟日孜孜求進乎道恒若弗及用國其遠大之功業而已余不敏亦常有志于斯故喜為公道也公于是而加孜孜焉以求其道則雖唐虞三代皋牧卿尹之功業而有可致又何韓休之不可及哉遂以是言復于侃

而為公賀

答况太守問芝草書　前人

正統戊午年九月十日太守閣下今月初三日承寄使親札來慰于墓廬且以靈芝事為問良感良愧某之所以營葬于此者蓋以先人平生有鄉土之思而某為子不肖不克奉承親志侍以還鄉不幸先人遺疾竟終于京師不孝之極無以自逭重惟宗祀在身不敢即死所不忍寘於客土扶柩歸葬庶幾追承先志之萬一以自逭耳豈有纖毫孝行之足言哉既幸克安厝因廬墓所終喪期亦固當爾豈敢沽名釣譽

以自附於古人者哉廼者墳堂之上偶生異草三瑞莖山中人輒相聚觀識其靈芝閧然以為祥瑞某是即時明以戒止使勿造妖捏佐豈意好事者遂乃傳說入城府以誤閣下之聽耶閣下以聰明正直闡且嘗為禮官所識見遠矣山野鄙人訛言入城正賴閣下約止之奈何從而聽之顧以靈物異事為耶某雖不肖少頗讀數行書常恐藂於匪人之域今者不死方圖自立以為報親之地使天下後世不謂其為不孝子幸矣豈敢復隨人造作以自瑞耶夫山中之草百數有之自非神農莫能盡識今此草之生某既不

能別識亦不敢承識公又何庸問之顧早約止勿復言至幸至幸某固愚蠢者方在哀疚不文不次惟且閣下諒察

又己未春正月再復書　前人

某稽顙拜復太守閣下年前承問芝草事既以明白回復今者復蒙敎札略其蠢愚願加獎慰且援引古今的然以為孝徵瑞事至欲枉駕臨視某固知感盛德然憂惧滋甚欲即詣府白止之緣在禫服誼不可入公門故以不免復此　竊盖尚古之世物無所謂祥瑞者若夫古今瑞圖之載皆漢世以來繆儒傅會之

言也六經豈有是哉經中之言稱者蓋不過吉善祥之徵云耳其竊有見于此素不信之故平日於文辭恥及祥瑞事今者不幸而遠望吾親獨廬于此又不意而有此草生于壙所而致人人訛言紛紛如此也然百草皆山之生也誠亦無恠其生者此山本名青芝豈非素生此草乎其何足為異某既以此曉于山林之人矣但其人好事甚又欲承奉賢府主意遂以為素未嘗見此草生使就果非素生亦何必為異山中之物生于山中固其所也不足喜也若其生于人之家庭則非其所矣吾且以為妖而惡之拔而去之

卷四六

矣今乃在山而又當塋封之上所不敢除故遂置而不問豈意人之好恠乃至謹傳以誤閣下之聽如此耶然其竊惟閣下賢明固非可惑者也意者其將拔起風化故假此等事以為人人之勸耳然于他人則可以承命于某則不敢何者己既不以為異而順人以為異己則惡他人之造妖揑恠而復順之其過有加焉苟以為孝之為徵則所不敢者人豈不自知如某者方惴惴惧以不孝而見謫于天又何以徵乎乃徵諸天是誣天也况此草固地之所生者豈某致之生耶若指地之所生以為己徵是誣地也某雖不肖

平生所學不過一誠耳方切切自勉以誠而不足安敢以誣天地乎或者又云閣下之意將以聞于　朝廷朝廷又豈可誣哉某固不才無可用於　朝廷然區區之心未嘗不以朴忠自勵者而乃使之為誣此又不敢之不敢者也太守一郡師表凡一舉動庶民趨之倘枉駕遠臨則必闔郡响動得不大為驚恠耶此又不可之不可者也如將舉之某則有逃遁而已必不能從爲哀疚之餘不事筆札為閣下所迫忍苦告誠閣下鑒之亮之恕其蠢而與誠不勝哀感之至

送葉玄圭知吳縣詩序　前人

卷四六

永嘉葉君玄圭初以名進士選為庶吉士　詔比二十八宿繢學翰林五年而出為蘇州之吳江縣令至官朞月而民大治以毋憂去今年起復赴京師得調于吳凡朝之賢士大夫之知君者咸以君之才行學識之茂宜列之朝著贊經綸司風化以大其用而弘其施乃處之一邑且久于外莫不咨嗟以惜之惟吳之人士聞之則私幸於得賢而為之舉忭以相慶若余之意則又無處乎二者之間焉盖予與葉君以聯科進士進入翰林同研席者幾年斯文相契之情若兄弟然其為吳江也余送之行既而各以家艱去官

不相見者閱五寒暑矣今余自吳之裳廬起復而來適與君會方之與之叙契闊展懐抱而君復有是行夫知之深者期之重余寧不惜之去然君之所治余父母之邦也君去而大惠吾民又寧不為之私喜耶且吳為泰伯過化之地而子游氏之所生也其民風素厚士習素正而又素為富庶東南財賦所出吳得十二焉然比歲以來民風寖變而澆漓士習寖流而卑陋而向所謂富庶者亦寖以凋敝寔去而名存究其所以致然者固有由來矣其將振起而復之者獨不在于賢守令乎夫欲民風之厚必本之仁化欲士習之正必先之德教若其富則必由乎安養之而致之然長民者恒急於賦役而緩于教化故卒患其未能復也今幸得賢令如葉君其有所望而振起之矣昔子游以絃歌而治武城同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君之學子道也有素能弗推愛人之道而極其至雖天下之大可治而況為縣哉君行有日在　朝所與同選諸君子相率賦詩送之而推予序其簡首

送長洲丞邵君宏啓序　前　人

古之人所重者父母之邦而邦大夫尤所加敬焉孔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又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夫有可非者未必賢也未必賢者且不非之則其賢者固在所當事矣然此特所居之邦爾非父母之邦也于所居之邦且然況父母之邦乎其礼固宜又加重焉耳矣長洲余父母之邦也凡官于是者皆余之所當敬也況其賢而愛民者哉賢而愛民者雖不吾識固亦吾之所當加敬況其賢而又有斯文交親之分哉者此予之於邵君所爲眷眷而不忘者也君名昕字宏啓越之餘姚人也其從兄脩撰君宏譽寔余同官之良而相知之深者初君之以文學才行舉而來也余數會之脩撰君所覩其儀止而聽其談吐固已知其所存之厚矣及余丁艱歸吳君適為丞于長洲其持己也廉其事上也恭其處寮寀也和其馭吏也明而臨民也惠至於儒紳之士有可言者又必待之以礼焉由是上下之人翕然稱之皆以為賢余聞之良以為鄉邦斯文之休君亦以兄之好數枉顧余山中然余以哀事故不及以復也今年君以三載滿秩叙治于　朝詞林諸公以脩撰君之故又聞其賢也莫不敬之而贈之以文章余其故可想然而耶已雖然余之敬君者豈以為諂哉所以為禮也以禮敬人必有所忠告焉可也自今已往君其尚加

懋乱持已無數其明也撫民無數其患也待士無數其乱也夫如是則都高官而享厚祿當重任而臨大事將無往而不可豈惟佐邑之爲賢乎君其尚加勉

送劉原博序　前人

華窓劉先生原博余之斯文交也原博之先世以醫名錄宋暨元代有顯者在國朝則故良醫公彥敬院判公士賓相繼以醫司手握聲于天下原博寔良醫公之孫而院判公之子也然原博之學不專于醫自吾儒經世之學書以及諸子百氏之言靡不讀〻之靡不探其賾而物其深其于辯折物理議古論今縷〻其弗絕疊〻其不厭也至發爲文章蒼然古色有作者之風爲原博初賢良舉或尼之而止繼以文學舉又尼而上卒以醫舉爲惠民局官乃始得之知原博者原以爲原博以母夫人高年在鄉陳情乞歸者觀既得請而治行與其原博司官及所從遊之士謂余謀所以贈之者予曰嗟乎以原博而官于醫有不足爲者矣余其奚贈哉雖然原博之志始不止乎醫而已也余嘗之所以知原博期待原博者亦不止乎醫而已也原博固儒者也儒者之事在學與行之修爲耳學不足以明不足以爲學行不足以經德不道足以爲行學行之脩則以之達焉而可以之窮焉而可以之近焉而可以之遠焉而可達以施之天下窮以守之一身近以行之當時遠以傳之後世余也謬以儒名竊有志乎久矣然質魯而才下無以自副斯志者故願與原博言之幸其有以相發而進我於道爲若夫醫師濟生之術原博固不求聞于余〻亦無以告之原博致於寧遠致養之道敬恭系梓之礼又原博之所素敦焉者其待予言哉其待予言乱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六終

碑文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

陳基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七年為至正六年詔公卿輔弼之臣若曰朕將以天下之治責成守令尔尚各舉所知以稱朕意于是皆拜手稽首曰幸甚臣等不佞敢不慎擇其人以與負聖天子嘉惠元元之意乎既退咸以四方萬國至于荒外守土之臣莫不各以其職宣布上恩時節貢水土百物以供郊廟社稷神明之

祀而平江為劇控帶楚越所部四州二縣地方千里海陸之產饒于右昔國家所以為奉也根本所繫寔異地環職師帥任保釐于此者尤難其選居久之有以西夏六十公子約之賢為言者宰相曰是故同知濠州有德于民者乎此長者可以復明詔矣即奏為平江路達魯花赤時至正九年也公方持江西部使者節命下郡由豫章趨吳郡長民者方臨人以嚴而刀筆吏規規守文不知大體公因慨然歎曰此風其可長乎不敢將欺吾民日乃以旦日謁先聖先師飭學官增弟子員聘名師用月書季考之法程試之取中式者補郡宮吏葺飭學宮增廣倉庾以備廩粟買學宮南鑿園作重是門以正廟貌公餘政隙輒呼吏屬雁行立從容為言修身理人之術出入經史上下古今亹亹不倦日以為常郡諸生化之爭自激卬以明經取進士高第者至是彬彬焉公方務与民興利除害會有詔擇長生牛水深圍長爲之屬者置造官與公偕行其地而崑山嘉定瀕海事故之田扁民者為尤甚公因自念使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二千石之事也今聖天子下寬大之詔苟不以斷時悉除民所疾苦後將焉及因疏其害力請而免之

吳介居東南道路之咽喉有田者常賦之外又以餘苗供郡城興吳江平望水陸驛傳勞來之需公曰此非政之善也乃以歲餘官糧變錢爲子母月取其贏以次資郡宮吏生其費號曰被侍民大稱便海運糧于盜行委諸公按兵崐山之劉家港公先身士卒戮力海事春夏兩漕皆以時達京師淮右苑窃發攻昭江東西郡縣浙右騷動省憲督吳郡募民大興築城之役周餘四十里費且鉅萬然皆不仰之官屬方盛暑公不忍其重困語及且泣下且時身出入版築之閒勞苦之海盜復犯崑山公募民為兵選官吏家之

居者分守郡地特門之啟閉以備非常初冦之入杭
也行者做冨民引兵入援公曰賴杭為處不應禍且
及應之則民不堪命因發而募兵義五百人赴之未
幾冦陷常繼湖烽烟漲空鉦鼓四起羽書告急相望
資粮兵械什器之求絡繹道路人心恟、公晝則閲
決趣辦供億紛紜夜則申嚴約束以死自誓民賴以
無恐居久之朝廷除行省臣不遠數千里奉家古備
禦吳郡已而省臣調他省江浙行中書因檄公兼攝
軍事公鞠恭夙夜與士卒同勞苦然不動聲色而賞
罰號令視前十倍居民安業遠近稱之使者聞奏詔

卷四十七　三

募民輸粟佐江西軍須多寡植官有差列郡承風應
募比至吳公懇、為使者言吳民困于糴和百需未
價須費千王錢若干緡小民粮食無賴方發官倉賑
糶之定無以募應使者感公言遂以所餘告身還朝
廷時論偉之先是榷酤官止收其税後公私讓費吏
取酒酤戶吏倚挾豪滑甚者至破民之産公議立
罷之征止常税而已公學醇淑正性尚寬和聽政決
獄務本經義而參之以章程秉志忠貞律身廉慎而
將之以勤敏起官至諸生官二千石而退然身若不
勝衣始公之下車也士仰其德久之衆服其能終也

民安業其宰相奏公治行最東南詔嘉之特命增公
秩復公位三年吳人室家相慶曰聖天子以公保艾
我百姓三載告終引例當代復詔以公私我使吾入
有父母出有司命侍御六載長倚一節晏然不与溝
郡之民冒供矢石殞鋒鏑膏血塗野艸者聖天子之
賜也盍石刻載德以昭示無極且公生慕入參廊廟
進陞臺閣勲進位崇譽与德稱其大書特書慶書不
一書者太史公之職也乃具次後予俾論著公治吳
善政刻而頌之以無忘聖天子之賜公以成均上舍
生釋褐授濠州同知調南豐浦城二縣長轉南陽府

卷四十七　四

同知富寧庫提舉尋改同知都漕運事由涇德知府
拜監察御史又陞江西廉訪使副除今職云頌曰明
明天子、惠兆民執宣上恩曰在守臣注、疆理廣
邑舊典執先澤人布時雍撫濟、在廷奉詔拜手愼
肅乃僚旁求遠取九州立牧施及八荒各職方物時
對來王悠哉吳會東南奥區厥土塗泥化為上腴當
伊人功勝于地力肆、德音斯民之則執懌明命往
綏茲上挹其嬰孩投之父母宰相薦公天子曰宜彼
試長者服用弗疑始而吳政運以刑罰始而吳吏拘
以文法公寬理之訓之經義大者賓與小者試吏訛

訖多士吏化俞然飾其儒宮以表化源公教既施民瘼斯究田時漏爵驛搆何有公承寬詔上疏貸租使者來責其之吏胥海運梗漕六歲却之船衆悉萬往寔京師奮尔妖寇蠢起蛾聚蔓延江南屠州陷府公戍郡城戴高其壘公屬郡兵戴奮其士吳城匪城公仁可憑吳兵匪兵義可恃公哺我飢公極吾彌去其蠹賊法我稼穡材徹交起以盡告公徹衣謁發斯萬不同公曰恤哉此皆王事敢不勠躬夙興夜寐有卓治行上達九重天子曰都予懋乃功有臣若斯宜在左右重憂吳人失賢太守詔贈公秩詔復公任以公

私吳寔天子資公之為吏如虞黃公婴其吏欲追治康公之愛民如鄭國僑始不忍斯終安其教公留樹我公勿去我公不我遺我思公舍公惠在人公熟在石天子用公昭此成績

〇〇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紀績

〇〇頌　　前人

天子之本在京師京師所仰在海運海運所恃在舟楫舟楫之利所以濟不通然振古以來有天下者未有海道為渠轉漕東南億萬之粟灌注天府以備梁畝祿廩軍旅之儲如今日之盛者也蓋世祖皇帝闢規大畧所以為聖子神孫萬世無疆之計始天授之非人力也一旦有司撫字乖方鯨波鼓擊吾糧道壁舟利楫蒼黃失措鞠為灰燼于斯時也軍國大計苟非得人以濟之則祖宗七八十年振古所未有之利將有賠涎浩嘆而已領何益于事哉此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所宜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也初海道之失利也聖天子圖新漕政而難其人廷議奏曰今樞密院斷事官至脫因侍儀喜事忠謹絕人諳書知古今達事變曩抗法御史府讜論不回天下偉之臣等敢昧死請以漕事屬脫因詔曰

可時至正十〇年〇月也先是每兩漕事設漕民率以漕隙脩器械舟楫又先期補製謹風信也自海道有變糧艘所泛者參乎會公下車申嚴約束且遣漕期衆皆凜凜不知所為公乃下令傭買吳楚兩船往來江浙之願售者并日兼工蓋小為大且戒以事貴〇神速慮多決少兵家所忌此漕事吾以軍法治之敢有不用命者乎兩漕額之舉皆以時達直沽公用事精勇類如此上大悅詔賜二尊酒副之束帛公曰此特事之權宜非經久利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令漕民告病舟楫不戒危道也變而通之其在斯乎乃

移文平江嘉興湖州松江諸路府遴民力之勝任者
補充漕戶是時鯨波告急新漕之民利涉無虞國樂
為之用而軍國大計所謂萬世無彊者克復舊常褒
勸之禮視前有加而公之事集矣公雖任專海道然
苟有以惠生民利社稷者知無不為去歲秋吳民租阻
飢公發漕節糴粟以賑之今年春陽山民嘯聚發縱
大剽掠殺行趨郡西門公身先有司從數騎出萬死
不遁顧一生殺獲甚衆居民安堵者感聞之皆遣使來
賀十五年○月○日詔拜公為江浙行中書參知政
事提制軍民保障東吳仍督漕事寵賚優渥昭懋績

也漕民因有作而言曰公糴粟賑民、誦之以詩公
殄賊安民、刻之以石公重興漕政懲後海道制权
宜如裴耀卿謀經久如劉晏處身清潔任不廢學如
韓滉唐有一人當為節使皆以漕運致位宰相公今如
之節使也三人之長公寔兼之而頌聲不作非曠典
歟且公居漕臺則功在海運任執政則志存藩省異
日登台輔秉机要則又將以德加天下匪、之頌于
公何有哉雖然興言不酬無德不報詩之著經也乃
礱石徵文論著公漕政頌之公字明善世為蒙古ㅣ
部人頌曰
昔秦挽粟漕運乃與一石之利百斛費

并漢唐治之陸運水行負擔操舟垂湍跨陵其一或穿
鑿村戍歷底柱或鑿三門或役婦女百險備更萬夫
疾首痛哉千計浮不盈斛其二大哉皇元天闢漕渠匯
陸以陸弗川以行于於廟灵海括坤之區噓吸百瀆早
以自居其三維皇道之濟險以便海右駿奔為東戮力
護我靈艦贊我文謨一波不興萬里斯息其四直沽之
口析木之津糧艘會同伐鼓夤、六軍騰懽萬姓交
忻飽我稷粱樂此富歟其五大略宏規善建不拔詔渠
無羅振古莫超執楊鯨波百怪並發其六煬我樓櫓梗
我糧道出沒濤風犯我城堡彼方雷吼此寧電掃執

兵樹旂放此褫援其七既勃之舟運冠之粟止此闘案盛
下藏糜綿軍無見糧民食半菽憂貽當宁議取東軸
其八事有非常得人斯濟孰寔堪之惟睍因民昔居諫
垣抗言不諱使長漕臺廣展才智其九君命既加公責
斯專金符虎節銀章龜綬秩長萬夫勞崇列守公展
在公、退在西其十公行雷動公止山立公令一申公
事畢集以治兵漕以权齊生勇輸軍儲往寔京邑其十一
帝命偉之龍賜有加公曰斯权經久則那法貴變通
戶別等差損上益下作寡就多其十二漕民核寔舟楫利
完春餽夏餉風往浪旋轉粟如山弗危以頓傾欲飛在

後陽侯在前其三昔禹敘運今則助順威德所加載以明信威德伊何不驕不吝明信伊何克廣克慎其四天子曰嘉事立功成受以執政升諸外庭拜命分曹發餉治兵公文且武公允且平率我曹事衛我蒼生其五公今在外保釐吳土邑有長城民有父母公行居中進位台輔室有棟梁穀有甘雨其六邑傳獻頌野播民謠或聞鄉校或采蒭蕘詠歌功德嘉歎賢勞爰勒貞珉永繼風騷其七

送張州尹序　　前人

常熟言子游氏之鄉也子游當春秋之季列國爭衛而其爲武城宰獨尊信孔子之言弦歌禮樂以敎之及漢興收秦民于百戰之餘而相國曹參獨師事蓋公用其清淨之說以治齊而齊大治夫清淨之說與君子之道不同然劑而致之亦足以勝殘去殺與民休戚則侯學子游之學仕子游之鄉而將以道僧愛人之休戚于變易使之淳風顧不益簡且易乎然百戰之餘或不戢于秦漢爭衛之勢或不弑于列國于斯時也欲治之以清淨　　而不先敎之以禮樂乎則抒柚其空瘡痍未復故今日之務莫要于敎民　　莫狠于拯民苟非仁足以

周撫字知足以退強禦才足以綜繁劇廉足以律頑貪而又將之以精力如保定張侯庸道者亦烏足以守北門之管鑰貨水陸之咽喉卯翼生民股肱藩省也於今日用侯與侯之爲今日用殆非徇其名而已蓋將有以收其實也吾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常熟爲吳大州薦紳之徒豈無忠信非公事不至尸室如澹臺子滅明者乎斯行也吾知其不待盡公而州治矣申公有云爲治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侯尚勉乎哉

送虞秀才序　　前人

故宋太師虞雍公以雄姿偉畧佐宋中興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其經國大業之著于章疏忠貞氣節之形于奏對太史氏所錄蓋班、焉有志之士聞其風者猶足以興起而況覩其全書者乎其書舊刻蜀中已而燬于兵四世孫通判宝慶府君將復刻之湖南弗果五世孫參政當國初尤篤意于此會故人眉州史孝祥守興化聞黃伯固家寔有之求之不能得至六世孫學士遭逢盛際以文章致位通顯其侍書奎章閣時嘗屬閣校官謝中物色之中至湖道劉武官有購得之者得以見學士未幾學士歸田里尋捐

館合自是書之存亡無復以為意者已與予友者曰堪字勝伯于公為八世孫一介布衣困窶無聊自勝伯以上居吳、子弟與勝伯儕輩者往、厭弃筆研不屑事父兄書自負以班仲叔者撫麾十六七否則亦竊自緣飾為公孫子不成其敵猶足以辭丈巧紙與鄉里少年爭長雄勝伯之計顧不出此獨折節以紹隆家學經紀遺書為己任閭閻松江俞子中為吳理官時得其書于昔人賈景莊氏特親往求之斯行也天其或者未喪于斯文乎吾閭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勝伯去公八世矣斯文也猶賴勝伯以弗墜

韓愈氏有言莫之為後雖盛而不傳勝伯所謂善為人後者非耶于其行吳之能言者爭為詩以相之屬予序之

送張同知序　前人

張君德常由吳縣長調同知嘉定州事將行或曰德常為布衣時躬耕陽羨里中讀書事親足以卒歲蓋自以為一世之高士矣及辟丞吳縣尋由丞陞尹出則居官字民入則與子弟侍老先生起居訢訢如也父之感使民化服而縣以因日以理由是治行為郡稱首使者循行州邑而德常遜以最官居上考盡墨化而德常雖復以布衣高一世不可得矣及調官海上或曰州視縣雖已崇然同知為貳職縣視州雖益卑然尹為長吏尹之職固專矣然自辰及酉奔奔為率以事隸大府雖飢渴不暇飲食者君于年僅得以最考稱于時由是言之為尹孰與佐州為貳職亦較然明矣夫勢躬州縣與偃蹇布衣出處固大不侔矣然使事親讀書無或憾于心又庸知造物者非所以玉成德常也我又曰夫祿所資乎遠養者以其能推以及民也德常為縣治行卓然可稱其始知所推乎自興兵以來芻粮器械水陸戰攻之具取給于州

者不一而足而奸吏並緣為市又貿為日夜侵牟蹊剝于其閭田里之民嘆咻呻吟而卒未知所休息者由上之人不知所以推之之道也德常既知推之于縣矣則夫舉而錯之于州譬之醫者之用藥取其已驗之方而試之則未有疾而不起偃而不信者也德常勉乎哉吾恐同知之席不暇煖而有司將不得以尋繹尺較歲月于德常矣予與德常善故于其行以或者之言告之然不以頌而以規者蓋知之深所以望之厚也

大明吳縣令鄭公遺愛之碑　祝允明

日月容光天無不照而局于蹠者有限江河潤物人皆仰沐而蒙其福者不出安上治民寔存良牧至於安之深而三續必涉治之久而百里難淹于是思以涉而始周澤由去愈覺上之去下之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今夫地望莫重于江南匠工莫艱于令長故曰難簡者羅授亟者臨推而究之在在求謡也況而吳之為聚也競岩巨浸財賦區薮士家商雄月旦紛午異時為之者推致定之患弘治癸丑天子策士于廷得任丘劉公瑞是廷瑞明年吏部以吳缺令聞天子曰顧其可公奏曰是惟國家扶為人特推

蒙非堅其得立而宏其範模者不可我知為之者矣蓋公天授英絕才力豪挺明有以洞幽與智有以幹植鈴勇有以銷猾興果有以樹事功而又本之以經慎居之以莊靖籌焉而與弗獲擬焉而與弗中興焉而與弗成叢舊修潔其特躬也康勝食忘寢其程力也勤裒多益寡其科賦也平均審時使其力役也準左吐右據其札才也篤予明奪公其聽訟也抑飭礼舉義不可具稍始學宮多缺觀乃引闢正門疇拓隅隱移廨植表昉造射圃于邑治則截新門合祠表尤詳于閭閻之間嚴慎周完因免非命遠近杠梁嵩立

仍葺者以數十計而西成渡水最鉅跨川䑓不一而晉安歸泾之復最便他如杜李倉儲之建運河浮橋之設埋壇祠宇之飾洞庭諸山耗税之永蠲者歲六千三百石有奇凡制使被朝命協有司集衆思以事事者往往公之捍劾為多仕優退食又刻樓氏耕織圖以治生日用曰便民圖纂与吳趍春秋金石新編叢家大訓忠孝詩歌流布之或研精吟迷音紋深切詳等斷雅廷躬色牧廣載連牘于是桑稼蠶絲歌响騰民人育而魚鹽若奸盜息而覆萑稀八年于茲六事交叉今歲壬戌公朝于京師天子曰邑固壯

不足以竊吾良惟嚴土弗若是貳佐守汝其往哉公乃拜命以行既往而邑之僚屬士庶懷戀遑切不能已已判傳瑜丹東姜君克慕史蘇君信吏李鐘吳孝艱塘里老王縉徐瑛沈進陳良等千二百人思紀遺愛樹之風教僉議既協委筆于僕凡公先後建置邦之尊達如少宰吳公等紀勤豐赫懸諸不刊矣惟古之論政孔子曰獲乎上有道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聖人亦若是耳異乎今之談者哉一道焉寂掃暗章模稜我三尺以從女曰所以獲乎上也虐戰畏高自欺于一朝之革面曰吾民已歸矣其然豈然吾

未敢信蓋所謂獲与歸者依古難之而今偕為古難獨以己今雖異以人己可力人不可力是以曰偕然君子亦曰己而已矣奚人之閒別所謂己者天之理也天之所定孰得而遷之故聖人法天命運天机于此拔擢而崇進之其來未可以俟而因以知公之得于上下者由其合于聖言所以久而徹去而思其效不于他而于此故曰天也非人也嗟其懲我粤觀古之豪傑或列循吏或標文苑飛華汗竹千載可師今公之善固繫約而求之則所以主之者備也所以行之者文也兼彼此而貫昔今吳士與民何幸親遭而

積被之肆不量荒簡登之疵陋云尔烏乎鐫石鏤金永口于碑服有誠思我無偽詞弘治十五年秋七月吉旦立石

送本縣邢令君詩序

長洲 前人

黃梅邢公出宰敝邑政明而通化久而富教方浹朝天有期民等攀躍嘗假諸詞誦者民王錡吏什數篇并獻行囊頌美不傷于聲複中感無嫌于猥鄙敢復序列為公之舍我赤子而入朝廷公理在彼則留之者宜私願在我則還之者得將何為吾儕之情我謂物之雨匯專一區公在廷陛間調中酌外澄湛聖澤滲決上下將吾濟終被澤沐孰曰逢顏侯其升矣烱霄未涯悠悠衆思具如章句

太守曹侯十詠詩序

楊循吉

今之郡比古諸侯國撥厥治要則必以移風為大然而民不易令令必以身率故從政者所克由于是焉其惟正己者為能出令而移民風之風移俗美政化以成置頌之不能已故有行之者我郡守曹公是已公初以監察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日合郡肅清得綏柔化暴之道然公之所為嘉惠茲土者不寧惟是蓋蘇為江南郡甲民物蕃庶歲賦餘三百萬漿承流

風尚鬼好奢昧喪葬之正埋習博戲之亂事其他姦壞雅俗者又非一而足公深惡之以為為因治郡當澄源培根不宜使百姓重困乃先斥其一二大者而以毀淫祠節喪費絕賭博禁燒香為首號令一出民相刑戒纖毫犯既而又為蘇人有燒屍之俗則嘗大家六區環城而列俾葬其中又尺髮女尼而廬之遠俾優而去之由是人知向方養生送死靡不遵道易流為淳邪鄙悉去噫此所謂正人君子而能移民之風其功甚大而一本乎躬行之德者也于是少宰吳公首唱一詩以詠毀祠之事而殿撰狀元毛君編修

沈君吳君陳君進士都僉事憲張公序謂公美政尚多不可遺則皆次第述作若節長桀博游与建家屏芘遜倡者詳矣或曰公崇作興學校獨非續乎廉正率下獨非美乎果致豐年獨非德乎繼而作者郎中黃君鄉進士蒲君解元唐君又三人合而書之凡十篇而後公之事備詳、乎何其盛也傳曰君子之德風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公寔有焉蓋柄也者風化所由以上下者也獨惟我公爲能用之以美吳風弗惟其末惟其本不務其小務其大已而果臻寔効古遺甫復此今之稱善治者所以不能及歟夫功德盛則歌頌興公之于蘇誠心愛民有父母之道明理道俗有師範之宜納鈇于飽食約碭于真素推溥于款厚仁壯義篤不可殫述則其功其德垂于無窮亦幾以加矣由是而詩歌之作編既成予以郡人請書首簡以告太史氏夫孰能禦之

送貳守和侯考績詩序　前人

郡別駕之職所以佐牧伯宣化理昔晋太保寔陟斯任以基三公君子榮之吾蘇在江南號稱雄邦、君而下屬于貳侯貳以贊治莫難于今蓋由我府主廣東林公之賢也惟山西和侯以名進士兩宰劇邑用績擢陞是官始至而闇然既而翕然及今而燁然侯連署州縣皆以廉介有爲馳声于時其平居衣袍疏食頤古人書自娛而已声利之說不惟不留于耳且不萌于心及其莅事輒如山不移于時我公方以治行爲南諸侯冠擢使之道允合不戾故議則協謀則同事則濟用是以靖我邦人則貳于公也無難矣歲弘治甲子官三年將起報政于天官我公于是率諸大夫厥郡官爲詩以播之夫凡政之報也上官長寮輒以其績書于册將用是爲殿最他日考功第其能陟其官以侯言之其最宜然爲其公以公贊之侯未足以盡意故又著之詩歌焉蓋古者列國陳詩以備采録觀民風則今詩之作其果出于是歟侯居官不懈持操甚高及是政成而往其將去是而郡大顯融也亦不遠矣詩不徒作也昔棫樸之詩以得人爲周室頌于斯有焉因公之命敢書以爲序

送吏縣侯考績序　前人

維吳大邑冠冕南州煙銅符而令茲者厥維艱哉况乎百里之任在今尤重黃甲于焉歷試烏府由茲簡拔寔不以親民体要大化首先者也君左掖英材中都雋望爰擇瑞班之朝來操牛刀之割自臨徽土頃

穀戴途以信感人不尚朝夕之術用簡禦物遂與晝一之謠凜乎其嚴已恂乎其下士縟乎其寬劭乎其不可犯故得四境修六事治書考雅最語無遺衆允矣我懽悌之不負人也華舲既駕彩鷁將飛望五雲以張帆端一笏而思對君禹門道而神餘化若丹藥就而金馬閒在此行也遇酒在卮何言可復況使請補相臺之缺副花縣之勞焉嗟我吳人豈不繫白駒于今朝同將公霖雨于天下也雖時仲夏麥風清淑冠蓋路祖餞子序詩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郡能之文也君罪 卷四十七 十九

王鏊

姜侯恒頫初守河南上疏曰臣母老矣願乞江浙間一郡自効且以便臣之私不報會述職至京復上曰臣母老矣願乞近郡以便養特寧波缺守詔以畀之于是朝之士大夫莫不侈上之仁嘉侯之孝侯喜得侍其太夫人寧波喜得賢守而河南之人乃獨惜其去也于是寧波之仕于朝者求予言為贈噫守令之難也頃予還南歷數十郡縣入其疆其六事舉者蓋少也獨得三四人焉耳三四人外盡有環數城而不聞書政者何其難也三四人者其政赫然有聞刑獄減賦稅集斯已矣其誠心撫字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合郡之所利一人以為難為懼而不行者有矣合郡之所害一人以為難為懼而不去者有矣故曰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又況先王之世所以治之教之者哉姜侯純孝人也庶乎豈弟圖已飫于河南其知寧波也無以自是而推之乎使一郡之老者無失其為老也幼者無失其為幼也是所謂循吏也乎是孝之大者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請以是贈

送劉吳縣考績序 卷四十七 二十

蔡羽

崑長之境衍太倉常熟之渴而其穢三陪于吳而吳之境亦三陪于諸邑以其有名山大水也北起吳市南盡歸烏東內三江西薄荊谿湖山相去恒數百里六縣邑之業農不謀工工不謀賈而吳之業作不齊島居而陸處以土阻越如魯猾吏得蒙其上豪強之黨得陵其下六縣之人得匿其中四番不法之徒得有冒實而相逃擊故令得其人則湖山之間樂非其人則湖山之間憂吳非易為者也正德丙寅春吉水劉公來為吳令適郡有榮明之警修戎器選丁壯供餱糧恒君枚水火然而烽火之候一日數至為令者

內聽其民外樂其侮日中揮行滌燭而遑不寧如是
數月乃已丁外戊辰之歲時政乖繆貪暴之徒橫索
于上非意之變朝不謀夕吳之難為非有甚于遠年
也劉公以進士有名首授大邑老才風掌練達之器
設能乘時奮發娶其若必鎮之以靜處其艱難治之
以本下車未遑首敦教化旌廉節寬民于農桑之間
講其能賢以勵其積鈍不激不沮不為奇新而三年
之間翕然稱治由是吏不敢挾其刀筆胥不敢恣其
科條豪強勸而為義以輔其上而移其下九流之人
各順其道逃亡之患悉為赤子朋山之間盜賊屏息

浮鼓不起吳民之樂乃遍曉昔而六鄰之中咸來則
化矣由是觀之非吳之難得其人之難也公方考滿
于部扐其為之序．

送大參徐公序　　　前　人

術新奇以市譽矯飾設以球眾可得于一時不可得
于久遠循流守常無所斟酌可以得博大之名不可
成博大之化斯二者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寬而
不慢簡而不漏不厲以肅不巧以精始若不快人意
終樂且利居之若無能卒成遠大孔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是得道者也江
西大參永康徐公守蘇五年而擢河南參政假左參
治蘇又逾年而下江西之命其剌蘇也六年有畸徐
公不新不奇不疾于前不怠于後不巧于始不爽于
終布之優優為之紓紓但見李校化其教田里安其
令刑無煩暴賦無苛急下無迫切之情上無廢弛之
政而公雖鳴聽政張燈而不輟勵精圖治不自滿假
其心若一日也夫不事新奇矯激合先王之寬不務
博大之名勤勵不息合先王之嚴持是道行之六年
厥化大成夫豈盡出于天資抑由公以尚書起家學
有端委未仕為名士既仕為名臣自其嘗謀諸生而

觀之經義之精理學之淵以邃磅礴莫得其際其度遠
其識高其取舍公要之不外乎一誠夫負公之誠以
濟厥學于以臨政未有不合于先王之道者也夫士
之命固聽于天亦有得于人若如物之不肖人之所
棄也而公錄之不置置意其有璞中之物耶詩曰采
葑采菲無以下体人棄我取公之謂可見矣茲將去
舊治展大藩賢愚之徒不知所為朋也我當贈言敢
揄吾邦之慶荷于公者序以獻公用為他邦慶

送大參胡公序　　　前　人

治劇者身殉案牘不遑旰食而已廉者無所取而已

患者不罰而已三者舉其一人以為難君泰安胡公
之治蘇異于是夫政沛于庭持之不違寧御之而不違
食常情也公嬰之平、撫之間、不忍不竈偷次後
先米鹽無労考教行為案牘無侵蝕咏閭為視治劇
吳君四郊所與戶口所輸父務所會泉布日益于政
堂公視之蔑如知其上供知其出入知其居留乃吏
不敢入吳餘之計則自菲薄以化廉屬視廉者吳君
發奸摘伏以破兇憸嚴刑大罰以禦寇盜于常民有
犯罟不見血法試于下食其利而忘其功視惠者吳
君故頌之者無間于四方也烏乎是可以倖致哉亦

惟心地才術而已矣夫心不虛則公不至愛不遍矣
求康與惠得乎才不全則用不周政不暢矣求治劇
得乎本之以心地輔之以才術故文章德業並光于
時也然皖不足尽移于蘇也蘇不足尽移于蒲也他
日蒲不足尽將安歸乎夫心地包天下者也功業其
緒餘耳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又曰袞職有闕
仲山甫補之夫仲山甫有出將入相之望故詩人致
意之深也公既政于南國將顯猷于東藩德望遂揚
于中外矣于是起自蒲宣用秉鈞尽展公之底蘊亦
不日事也予拭目焉

送邑侯楊子入覲詩引　前人

古聞楊子治吳之三年嘉靖乙酉冬將朝京師諸国
子在南雍者請為歌其行或曰楊侯于今何如人也
昭曰以新以奇非所以觀侯觀侯者取其可久無敗
而已夫民計則怨結而風偷違則強兼而弱亡不貴
貴則爵輕不貲、則遺丧不恤衣冠則廉耻不立凡
致管上之人導之也江以南務新奇立異政者不少
恐非遺之以長厚之風長久之道也無意無必順俗
而治持平守正大小咸得始之以誠終之以誠楊子
一人而已聞牧民之道乎易為先如我侯古人中求

之可也衆曰如子言遂各賦如左

送天水胡公序　王龍

序曰自秦郡縣天下而有郡縣吏秦吏大抵皆酷也
漢良吏為盛班固氏傳循酷而吏道備矣予讀循吏
傳考論其世未嘗不喟然嘆也蓋鉤奸摘伏取威樹
聲赫、乎若揭日月而行者世所稱良也至君風學
敦礼植本培化使民回心而向道漢吏亦無幾焉夫
以循名者猶然而況其下乎我皇明受命溥將疆理
萬国循吏如林然窮于期會書牒者皆為故聖人作
而化蜜礼樂衰而風微薦紳先生所扼腕也嘉靖癸

未吾師天水胡公自皖守徙吳、敘于太伯春秋時
有季札子游輩興故其民以禮讓文學相高猶有先
王風也秋頻海下濕土浮而民惰尚雅飭服亦其地
然也公下車葺泰伯之宮崇子游之祀廣屬學宮躬
帥諸生習射鄉冠祭之礼飭飽紘管枕金王之器皆
折盤碑示以揖讓執經講解与相問難酬答從其異
者降為主客之儀不期月而吳之風決、矣夫吳號
難治以金穀溢騰負傳狼籍吏隸譁法謗訐叢興也
而教化獨闕焉豈非寡本抑末頗刓與當我公超然
遠覽獨追古之人而與之上下摹畫奮以泰伯子游
為必可師而進我吳于三代之列故化易行而功則
倍信道不惑之驗彰明也使吏天下郡縣者皆如吏
吳之吏王道成矣迺夫康以達利明以蔽欲辟以理谷
賦嚴以督奸儉以節費恤以柔民皆炳然為天下称
首而求所以綱維鼓運回斡轉易則惟古之道也故
略而弗著焉乃丁亥之秋聖天子擢公為山東左參
政吳民丁壯號娛老人兒啼曰公去我予民將安歸
于是其門人王寵識公為政之大者以序其行以為
他日傳循良者告也

卷四十七　廿五

贈長洲馬丞序

王鏊

古聖王國天下列之土而專治于侯伯長至秦始郡
縣之後世繼、不之改亦勢使然也然以下承上莫
極于縣蓋由部者郡以至縣而縣之任則繫焉故邑
之鉅者必多其官、皆賢相与協治事庶能集否則
多弗集也長洲為南畿近地民繁財賦甲諸縣號稱
難治宜得馬君思誠以計偕選銓曹來丞于是縣
淳謹樸愨力于事、居官且久祿入薄其貧猶昔布
時雖資望允仅左右居不一動心故能始終以廉称
凡佐貳參令、皆贊之縣賴以盡治行部使者知其
操守檄署他縣事者三所性輒成治每代歸縣他縣
民多愛戴不忍舍信乎能廉則公、則明、則民無
所屈抑而宜其慕之之若是也君丞于此歲幾二考
于民愈親于家愈貧而處之愈暢其不寔同相副矣
官階之登為日不久第其民之欲其留尤甚于欲其
陟則居之滯于下僚方且自樂固非他官暫來倏去
升沉不固視縣若傳舍然于民之治与否無暇復謀
者比矣噫官有貴賤其為委任則一苟責塞焉則賢
矣果何貴賤之有今君如以一日視官以終身視縣
隨所遷轉望治而不望擢則長洲治矣他邑治矣嘉
靖二年歲次癸未季冬吉旦

卷四十七　廿六

贈馬丞署事崑山回任序　顧鼎臣

立賢無方官人以世二者並列于經傳凡以辨美惡而存訓戒固也自後世觀之黔名節義之士多出于世家舊族而編廬畎畝之子孫雖或發身科第以取顯仕未幾多以賄敗者何流風餘韻無所從來而聞見者小也如前二說豈可遽為定論也哉在先王舉措至公至明自在权度存焉耳嘉靖壬午崑尹〻君以考績去上官俾可攝縣事者曰大浮廉能吏乃以屬長州縣丞馬君令寔所事〻以往君移治數月得代去崑之士大夫耆老吏民因弗愛欲所慕為文渴

卷四十七　廿七

于文贈之于素知君名君來時予適以展掃南歸目擊一時治効翔彰著吾職也遂樂為之序君体幹魁偉資性敦樸庶幾古之所謂悃愊無華者且持己公而絕丁嚴故賦役用刑謹訛振槩雖或弗能堪然皆心服無後言屬歲凶甚而為我懷民田廬廻徙李公命編歷四境視狀君檢覈精里胥無敢因緣為奸者既而謁祖根窮之患斷被弗替君之力也固初仆育二途並列庶官無有軒輊自後人情向薄於意浸乖科日重而貢日輕士不偶于場屋積日需次貢礼部入胄監侍選吏部且十餘年始沾一命雖有軒揭之才莫能自奮因而頹墮者眾矣君固崇田頓于是今觀其所立豈下于科目士哉本既正而末從之俾職百司登大寮何往而不可哉蓋君河南宜陽故族厥祖諱旭者景泰中起家任內丘知縣滿九載民騰章乞顧留遷得增秩再任又滿三考齒踰七十累疏乞休以去進退有礼如此其牧民持身之道可以槩見子孫業儒不求婦戒〻以守節顯家世相承傳君之所聞見豈區〻寔職翻野所可擬哉然則文賢官人之法可泥于古訓而不論其世哉夫丞貳職也惟事猶偽衆也而獲上孚下如此他日為令長治專任久較績所

卷四十七　廿八

就寧知不肯異乃祖哉於乎凡今之牧民者〻如馬君則民不窮民不窮則賦役有秋礼義可興而天下治矣嘉靖癸未秋九月既望〻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同修國史經筵日講官崑山顧鼎臣序

嘉定等處萬戶都侯政績記　黃溍

昔成周寓軍政于鄉遂兵与民一後世析而二之為將師者往〻知有兵而不知有民善乎荀卿子之論曰兵要在于附民而已為將帥而不知所以恤民乎若平江十字路萬戶都侯蓋知兵之要而得先王軍

政之道意者也切予在金華聞侯奉省檄巡鹽浙東
所過無秋毫之擾心已志之及仕于朝往來吳下見
士大夫咸言都侯賢今年春官于儒司嘉定州父老
陳銘錢等以侯政績請記于石予既知侯久矣以眷
老請誼不得辭因敘其辭則曰嘉定為吳之要地瀕
帶海江每歲萬戶府分官出鎮苟非撫馭有方則士
譁卒貲適以病吾民耳今劉侯之來紀律嚴賞罰信
凡麾下士不得以一毫擾吾民海隅晏安奸宄屏迹
遇歲旱侵侯捐俸為所轄賞編茅郡杞嵩成寓處而
賜屢應歲既豐則創分府營閣武場皆出貲倡始民

卷四十七　廿九

懷惠者樂相助初未嘗以役勞民也不寧唯是元統
二年朝廷徵兵討廣西寇至元四年討漳寇師行多
鈔掠每過吳侯出郊勞諭於其長曰出師以討亂也
而自為亂可乎且師出以律今已失律役何以戰吾
既以告若々不聽則當從軍法其長惕息戒其下毋
犯侯令民按堵如故役者徵發兵郡兵隨侯處其
捍發必剩奪或秉以報恐下令趣具兵畢資器械夜會
啟行平旦民始知軍已發莫不感悅時處州沿海翼
軍陳慶等戍汀之上杭以餉不給四十餘日亦叛吳
戍卒賈世見亦在行總兵官處之死刑侯言于行省

此等本無叛志第由主將不恤故惧餒死求苟活耳
若當以死惧夫士心行省韙其議陳慶等得不死者
八十三人他翼之士命者亦用是得免至若建安樂
堂以居軍士老疾者雖官与藥物當不給侯每出俸
祿以濟其乏其惠于卒伍大率類此侯闔望郡著行
者每有訓練按時必檄侯以往索至浙東福建諸
道數罷寔察鹽禁惠施威布所部州縣盜賊莫不以
侯之政績上聞運司憲臺帥府行省交章稱薦他如
廣東帥府湖北憲司閩侯令名亦皆存舉而侯退然
不敢當性端謹好古嗜學涉貫典籍凡賢士大夫之

卷四十七　三十

交々則唱詠盡禮終始若一家居延接賓客鼓琴賦
詩泊如也昔侯之曾祖元帥公嘗從太祖皇帝定河
南祖襄愍公平江南贈勳忠宣力功臣正奉大夫江
南行省參知政事父明威公肆行武節服書王家侯
以屢世勛舊子弟而務學若醇儒為政若循吏取兵
若古名將無一毫貪官習以侯之賢若此於吾州之
民又沐侯澤苟不紀諸石則不能見吾戴慕之情且
無以勸來者予聞父老言因嘆曰兵民之判久矣為
將帥而患于卹民雖古之善知兵者何以加此然古
之名將有愛卒伍而驕士大夫有愛禮君子而日糧

捷健兒後皆不能興槩今侯于卒伍既懷以恩而不又
能好賢下士不啻是又賢于古人者矣至于成其事
業惟其所從來則雖先猷祖訓有足取法而其好古
嗜學之功亦不可誣也昔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卻
穀說可以說禮樂而敦詩書也孫权之雄材大略而自
云孤嘗讀書大有所益及呂蒙奉权教始就魯肅
遇將揚輒稱其才略非吳下比則侯之德業又獨非
好古嗜學之功歟侯名天解世居宣德自元帥公定
河南因家究丘予既為之序其事如左乃為之銘其
銘曰

海陬之邦控扼大江颶鶩濤奔籍兵以防桓桓萬夫
闞如虓虎匪帥之良孰請其旅猗歟郝侯孔勇孔仁
匪惟馭兵寔綏吾民我有水旱惟侯之恤是禱是禜
保我稼穡歲時豐穰海壖樂康庶馬不澤叢矢在房
乃作大府其庭其植我出我賁匪藉民力民曰宜哉
侯豈我需我懷侯惠曷不相諸侯燕賓士嫺嫺我鼓
有瑟有琴籩豆攸叙邦人來觀為侯歌詩豈弟君子
胡不樂胥昔尔祖父曰維元勲功載盟府裕于後人
曾孫孝恭克紹其猷匪惟世美寔于民休天子明聖
宜褒尔績維藩維宣以惠四國赫赫厥報宜公宜卿

百祿是膺子孫繩繩我匪佞恩人則具知德音不忘
永觀厥鼎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黃溍記

送陳忠厚秀才還姑蘇序　鄭浩

通甫少孤舉進士不偶貧甚無以養其母慨然承家
藏地理書學焉且歷求一時名人以為師莫不妙盡
其長而机圖智獨又自得其象數之外標以涉世其
術遂顯今年秋為先考終大事留數十日語予曰葬
有吉凶失得之驗使于影響甚可畏不戒不慎差若
毫釐則禍起泉下而禁其家是誰之過欸欲自脫于
天刑難矣或者視秋券金帛何似而忘其心始謂天

可誣也我方陰自積德詎敢忽須有孝者情其勤示
其大端已而省其私猶有意利情不知所恃慎懼特以善
慙行吾術弗與竟也余聽其言而觀其行孟君子人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存
心異于人遠矣孟人之初設心為利去天心幾何哉
特以術驅數卒以人自異況君子乎通甫蓋以千計
然其年未老其游未倦其行術未艾也陰德之積自
不可以為量數又况孝于其門者又皆心同之人乎
今江淮閩浙閩由指授以顯者著錄僅四十人而踵
經者未止人人以通甫心行術于四方其所積德久

豈可以為量數乎通甫有子方十歲知好書成誦日
數百言天報俾在此乎惟勉旃以俟

送文溫州序　唐寅

寅稚充之歲跌放不檢約衡山文辭與寅齒相倚又
同井閈然猶體自持尚好不同外相方圓而寔有須
㢌之美辟家居太僕先生時以道勸居鄉一閭寅縱
失𨄘痛切督訓不為少假寅故戒策豫弛日請益壓
隅幸得遠不齒之流然後先生獲贊拔書揚略不置
口先從于邦閭耆老于有司無不極至若引就盤策
駑駘然是先生于後進也盡心焉耳矣且夫聞文之

聖積累仁義詩人咏之曰得四臣而天下附孔子之
教冊籍紀焉曰有顏子季路閔曹存夏之徒而道益
彰今蓬蒿之士偵先王守圍樸茹藿冠書莫養飯脫
粟遠近寬博其興于鼓刀負販之人若芥髮耳不先
有所引掖後有所推轂輔翼其何能自致于青雲之
上傳言曰朋友不信不獲乎上矣此後輩之所以必
仰賴也而為前輩者道有所論授相與優息而無獨
知與徒之嘆而後輩則高山在睹有所標的是上下
相成也今之後輩破服妓兩伸眉高論旁論無忌不
復識有前輩之尊與益也是豈長者絕之哉世後進

之序以寅覲則知前輩之用心用人也矣今先生出
刺溫以病謝不赧赴郡有期秋當為詩以餞敢又書
此以敘寅之所德先生而與可為報者

蔡侯平海盜敘　方鳳

昔人論弭盜之方惟瀕海難為功攻之則風檣奔駛
彼利我鈍招而殺之則信與舍之則威損故陸宣公
真文忠公皆以海盜弭于未發者為上功甚至欲擇
守令之善武者久其官其口苟非逆折其萌芽終於
難圖于癰蔓論則得矣然亦難矣哉吾蘇惟嘉定瀕
海、盜出沒為患前此若劉通施天泰之一撥數郡

震擾雖終底擒戮而橫罹鋒鏑焚燹驚苦其賦虐之
猶未除矣尉其患者曰李礼亦施姓陸蓄無賴至五
千人巨艘五百艘橫行水陸民居商艘酷肆劫奪寶
產山積乃俾建田屋雜良民中以自蓋然出入必以
兵衛兩掀與王法為抗人視之若虎翼然雖官府亦
不敢發養成其患者殆三十年矣今年夏河南蔡侯
以名進士來尹茲邑部使者喜曰巨蠹可剔矣侯承
命惟謹旦夜蹤跡廬窠者凡三月務求不負上官之
知而盜類不一窩雖左右信用之人莫知也崇礼于
是益縱肆法外抉思少百餘撰汙辱婦幫婦庚嫠莫

支給許之娛以酒食而侯以廉得其迹密遣人火其
舟挈其黨費十夫之力而縶魁就縛島夷何其神哉
人之所甚難而侯獨甚易之侯豈真所謂善武者歟
風不暇遠引姑即二鹵者評之倭通時風在垂髮萬
方不獲不得已始以不死既而磔于市倭泰時其貴
不貲官窨告罄擁老弱之頸以赤盜乃於乎二盜起
于倉卒成于數百島合而其害至此君宗禮者至數
十年之積而加以數千悍勇之氣一鼓而發江淮古
命應呼紛至東南之害十倍二盜于是乎侯之功之
大富享廟食不但上官獎借之榮而已也鄉士大夫

卷四十七　三五

司空蒲川龔公侍御沈君篳咸衆侯之成功且以為
地方慶也方率耆老持禮幣再拜稽首以頌侯于庭
委鳳為文以張其盛若夫尊學校剔吏奸息浮訟寫
像雖簡無盡之費薄征斂之法皆侯之政之善之可
書者雖然侯以清才重器志期遠大怡然不以一事
之過自修他日高名偉績當與宣公文忠並稱盍區
區之私所以望于侯者如此幸相與勉之嘉靖癸未
十月望日後崑山方鳳撰

崇明勦海寇紀事碑　楊循吉

明受天命主中國百四十年于茲暨亨豫大寇易孽

茅我孝宗皇帝既定北虜修武功遂誅蠻夷之干紀
者皆以次削平矣惟是東南消疑尚肅天刑則茲不
能無中島盡蘇內地也不當有盜賊有屬邑曰崇明
寔居海中法制不及恒驕為患往時金墻劉通輩是
已以其渠魁既殲餘或寬而不誅故至于今茲尚弗
克靖乃弘治十六年春賊首施天佩鈕東山楚牧響
家抗官兵據半洋沙為寇亂未幾天佩來歸庾死明
年弟天泰棄潮到太倉西門燒船刦兵既而亦俱與
東山來歸先帝用撫臣魏公仲奏赦其死寘諸鼠荒
其兄天傑當遣不至復與鈕東山嘯集致海上一時

卷四十七　三六

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其姓以十數曰沈安泰徐黃窩
尹克文皆用父子兄弟羽翼刦奪罔出甚至控運艘
官粮肆無忌憚事聞廷降璽書切責職吏跡捕甚急
不能得正德元年正月鈕東山逃歸賊黨漸盛作軍
器號衣出入車馬張蓋鳴金鼓為令以舟縱橫其徒
至千人恣意殺掠汙良人子女不可勝數且謀陷其
邑及上海城池衛所州縣吏不敢報尉守林侯世遠
獨曰是不加勦絕復何俟急馳白于巡撫都御史艾
公璞巡按御史曹公大有巡江都御史張公昊倫言
宜決討狀會議當州皆如議今上皇帝方嗣大寶圖

纂先志討不恭命奏上詔曰可史張雷三公乃駐吳
中調四府五衛軍壯得二万人募船得五百艘置軍
大器械為件一十四萬六千五百有奇以屬浙江屯
田僉事焉公偕僕都指揮王居選使督之以陸以
要害其各分布以守毋令賊得便又使備其遠境防
奔突我師既集艾公曰始諭之使再往皆不报賊弥
猖獗作声勢自沉大肆焚掠自嘉定常熟靖江、陰
諸縣無不律騷久之施天常始未埽殄續群酋首領
自贖而西山天傑果以岳當子來獻皆羈之民舍再
令州同知周明往招餘党被留不遣且邀吾歸其人

卷四十七　三七

頃之乃知出二降賊所為艾公由是怒虓徼取明以
還而下天常等于獄決議進討會上赦亦至于是三
公皆詣太倉伤師且申妄殺之禁是年六月六日高
公王居帥師出海分三路薄其沙翌日登岸傳其渠
穴賊衆奔竄藏匿大繳兵追勦逼南北大洋至于三
月四月歷時十日賊鼓擱扦我師、逐而旋艾公及
一公議以賊必隨至益搗士卒督其後至進乃獲施
安肇幟東山前後撫敵七百六十二名口俘獲四百
二十七名類燒獲船四十九隻獲兇械四千一百四
十三件金銀錢珠銅錫綺布衣服麦米等物五万九

千六百一十二觔兩錢文件石起七月十日全師凱
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于李無晉有差捷奏上悅賜
勅褒獎仍令上諸臣功狀冬十一月賊党于闔門外
誅從其妻子遠地又使也經畧處置大抵皆出艾公
而曹公網紀其成其供億則林侯興事不任宣劳為
多常守楊和言侯次之而以武進知縣余君濂参謀
軍事同知丁君哲指揮使張君飲以計劃成皆有功
蓋始事至賊平甫百日詔改率洋沙為平洋沙添設
巡檢司一又禁沙船毋得過上江著為令僉曰昔高
皇帝龍飛時吾蘇寔先中原歸附民棄既奉去令輸

卷四十七　三八

稅究事惟恐後不幸海濱亂為狂愚境土因是于蛾
其君子羞之非我群公侯君相与主張協贊底是大
功則天子必特大加兵于吾邦民且震恐死無地矣
由是言之克清大憝以寧其人國家利賴生民受福
焉可誣也乃請刻石為歌詩以垂無窮且示其無忘
者永為鑒戒毋再罹罪而以有功宜屬列之碑宾其
辭曰
聖朝建国威制中國豈惟版民要荒咸賓孝孝臨朝
征伐四中情、海人頑狂而猖匪無斧鉞懼其来馴
罕赦不誅輕典是因帝德廣大彼其何知負險怙終

自同島夷海波而天挨驢若馳謂莫予迫暴狼以嬉
蜂擁蝶下霜亦羞ミ有忤必刈不遺貨貲村落遁迯
避命流離列邑咸震訛言曰疑艾公曰嘻惟是常伐
聞于天子我師乃發無ミ我師來至城下旗揚鈴鳴
有兵悉駕指授方畧先塞港汊飛檄往來靡息晝恆
賊惧自斃執俘獻功先声既奪陽許斯役我招貝餘
載獲其攻尚念黎元勤下不容窮如何變生以勤艾公
公曰尔師文武將吏皇有明詔寵在元刈凡予同事
戒爾與異尔其慎殺毋及非辜六月既禡甲寅師行
臨送于許拒鼓揚鈴標以掉驅憾ミ旆旌戰則有虜
或浮海居海島既除長陸亟趨遂覓大洋見勝其舟
去不可得率為我漁紛紜自洸十死一得始難為謀
俾賊相縛賊有欲斬賊有首為其群死謀厥魁可服
七月丁亥振旅凱作公及曾公在洋齊樂衎ミ燕飲
海霧清廓始時議任衆皆謂難彼狂海達我不習船
浪簸舟欹戰于何安悉主撫毀式養其奸近乃奏功
人敦無言凡茲設施便事先謀裕以寵之迸用劉柔
含容奮發蕩平靡苗執事始終二公林侯二公林侯
詔以狀上賞不遺細悉預旌獎赫ミ元功艾公是長
刻石攜文永播遺響

江淮平亂碑

王鏊

明受天命爲萬邦九聖相傳涵天覆休養生息百
五十年絶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奮兹勿靖
皇上赫怒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有逆
監盜柄朝綱以淫刑苛政毒海内海内靡然俟動逆
瑾伏誅群盜逆作五年霸州人劉六與劉七齊彦明
相扇起合他盜楊虎横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
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讀獄殺戮焚燒奸淫慘
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其著名號劫王臣截漕舸
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
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
以討賊自任乃命爲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邊騎
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ミ言六
七彦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
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于霸州之
平口遣郤副總泰部游擊未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
于阜城于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恐懼不敢逼而
副參桓以麾下至与永泰合擊于景州之宋門店大
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不見兵革一旦
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群不逞且蜂起從之勢

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
生路立招降幟于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剧錄各
繕城浚池清野以俟賊至與所摘楊虎既敗獨帥其
衆而南九月六七彦明趙漕州諸將合擊大敗之于
曹之裴子岩是役也賊之銳卒畧盡幾不能軍上復
遣中使至督諸軍与戰于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
之于穆陵關劉副總兵又大敗之于滕縣七年賊率
其餘衆至下邳唯上總漕張都御史特遣兵禦之賊
敗北門有四酋迷謝欺覺之乃達迴道去參將李璋
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追之遁于水浅洑

卷四十七　四一

殺其衆殆盡六七彦明獨挾驍猛三百餘騎遁去北
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湖南又奔衡廣劉六隨溺水
死七与彦明奪舡東下犯鎮江、陰桓海之狼山恐
逼江上犯南京安慶公復移、實書兼程馳至衆謂賊
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吾會乃分兵
駐京口張總漕洎王都憲楊俞都督陳將副總兵各
分兵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
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
揮引所部力戰揮与任至戰山北永戰山南成截盾
隐行奪其險賊墜岩下死者無算七衆小舟將遁溺

海死彦明為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抵
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群盜盡平
中外又安議者咸曰盜横南北所至創殘罪稔惡盈
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殲之予以為唯天祐民唯人
順天唯節制公禪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大堪諸大
夫戮力抒忠奮成猷爵諸將士推鋒摩壘勇賈先登
相与成此膚功蓋天人協應之効最是役也大戰十
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
勝紀七月甲子班師誅餘賊于市封賞者悉殺歸之
捷聞自鄭制而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于

卷四十七　四二

狼山相与伐石紀功以示永久詞曰〕
赫、皇明肇朝萬方克享于天錫祚無疆運鍾百六
奸盜乱朝蘁生厲階遂延肆騷盜賊蜂起千萬為群
烝人呀、虎嘷蛇吞城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相俠
日奏圖功帝曰來宛汝惟于度其往視師總吾戎務
桓、虎臣雄邊健兒授爾鈇鉞惟爾指揮公至會師
誓旅大憝受命徂征無或撓退王師垂奮執吾獻、
員冒是螳臂而當車轍載枕其吭載斬其搢首始奔
竄顛路南北飛走計窮海山之獲狐妖晉兵虎鼠走
險天獄盜瀆海作颶風我師東之遂殲群兇王路載

吏黔黎相慶江淮克全惟茲天幸始亟之萌監也當
國迨亟誅吏役任必式治亂之萌昭然不忒鑄詞海
虞昭示懲創後雖璲尤視此京櫳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八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序附一卷

雜文

八關齋詩三首 文道

閒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予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棄之懷道使獨往于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藥集岩水娛遲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

建意營法齋里仁契朋儔相與期良辰沐浴造閑丘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修窈寵入閑容無擬自綢繆寂然五習真亹亹勵心柔法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悽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存誠夫玉室裡三界皆清休嘉祥歸宰相觸君慶雲浮

二

三悔啓前朝雙懺暨中夕鳴禽戒朗旦備禮寢玄役蕭索庭賓離飄颻隨風逝踟躕歧路嵎揮手謝內析輕軒馳中田習習陵電擊息心投佯步零零振金策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

吟咏歸虛房守貞玩幽賾雖非一往將且以間自遣
〇〇三
晴一背蓮履指、詠初九廣漢排林篠汽颭西隣躡
從容邇想迎來葉登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萬畝
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秦柳解帶長陵峻嬰晴川右
吟風解煩懷寒泉濯溫手參、神氣暢欽若盤春萩
達度冥三才恍惚長神偈遊觀同隱丘愧無連化肘

吳趨行 無名氏
貫滿重簾下帷有遠相思藉葉清朝剝何見早歸孟一作
遲時

同前 梁元帝
生裡生恐趣池心恆欲飛蓮花通未遠何時秉穗歸

伍子胥 鮑機
忠孝誠無報感義本投身日暮江波急誰憐渡丈人
楚墓悲猶空一作在吳門怨恨一作未申

王世容歌
王世容政與嫂省撰稅盜賊空
吳錄曰王鐸字世容為武城令民服德化宿惡
斧近丈老歌之

吳孫亮初童謠
吁汝恪何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楊子閣
宋書五行志曰吳孫亮初童謠按楊子閣者反
語石子岡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
席裹身篾束其腰投之石子岡後聽恪故吏收
葬求之此岡云

吳孫亮初白鼍鳴童謠
白鼍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

同前 張簡
天欲雨有東風南谿白鼍鳴窟中六月人家井無水
夜聞白鼍人盡起

宋書五行志曰吳孫亮初公安有白鼍鳴童謠
按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避也明年諸葛
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服之而死
鼍有鱗介甲兵之象也

孫皓初童謠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宋書五行志曰吳孫皓初童謠按皓尋還都武
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

晉吳中童謠
寧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蓴庚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

宋書五行志曰晉庾義在吳郡時吳中童謠興
幾而庾義王合相繼亡

送李濯游江東　王昌齡

清洛日夜漲微風引孤舟離腸便千里遠夢生江樓
楚國橘柚暗吳門煙雨愁東南具今古歸望雲山收

送姚司法歸吳

吳掾留觴楚鄉心洞庭秋雨海門陰但令意遠扁舟
送不道滄江百丈深

嚴子瀨東送馬處直歸蘇　劉長卿

望君舟已遠落日潮未退目送滄海帆人行白雲外

卷四十八　四

江中遠回首波上生微靄秋色姑蘇臺寒流嚴子瀨
相送苦易散動別知難會從此日相思空令減衣帶

吳中聞潼關失守因奉寄淮南蕭判官　前人

一雁飛吳天羈人傷暮律松江風嫋、波上片帆疾
木落姑蘇臺霜收洞庭橘蕭條長洲外唯見寒山出
胡馬嘶秦雲漢兵亂相失關中因竊據天下共憂慄
南楚有瓊枝相思怨瑤瑟一身寄滄洲萬里看白日
趨歎甘負戈論兵勇投筆臨風但攘臂擇木將委質
不如歸遠山雲卧飯松粟

送李員外使還蘇州兼呈前袁州李使君

別離共成怨衰老更難忘夜月留同舍秋風在遠鄉
朱絃徐向燭白髮强臨觴歸獻西陵作誰知此路長

將赴南巴留別蘇臺知己

又過梅嶺上歲、此枝寒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看
猿聲湘水靜草色洞庭寬已料生涯事唯應把釣竿

送陸澧還吳中

瓜步寒潮送客楊柳暮雨沾衣故山南望何處秋天
連席獨歸

使回赴蘇州道中作

卷四十八　五

春風何事遠相催路盡天涯始却回萬里無人空楚
水孤帆送客到魚臺

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駱賓王

井絡雙源濬湯浸九派長淪波通地穴委輸下歸塘、
別島籠朝蜃連洲擁夕漲韜珠成積潤讓璧動浮光
浮光蔽析木積潤滉圓沚王輪地險開劍匣連星起
風煙標迥秀英靈信多美懷德踐遠芳端操慚謀己
謀己謬觀光牽迹强悽惶揆拙逮三雀勞生昧兩忘
彈隨空歎笑獻楚自多傷一朝殊默語千里暴炎涼
炎涼幾迁貿川陸疲臻湊積水架吳濤連山橫楚岫

風月雖殊昔星河猶是舊姑蘇望南浦邯鄲通北斗
北斗平生親南浦別離津瀟湘一超忽洞庭多苦辛
秋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
漳濱已遼遠江潭未旋返為聽短歌行當想長洲苑
露金薰菊岸風佩搖蘭坂蟬鳴稻葉秋雁起蘆花晚
晚秋雲日明亭皐風露清獨負平生氣空牽搖落情
占星非聚德夢月詎懸名寂寥傷楚奏淒斷泣秦聲
秦聲懷舊里楚奏悲無已郢路少叢臺叢臺富奇士
溫輝凌愛日壯起驚寒水一顧重風雲三冬足文史
文史盛紛綸京洛多風塵猶輕五車富未重一囊貧

卷四十八　六

李仙非易托蘇鬼曲難因不惜勞歌盡誰為聽陽春

夕次舊吳

維舟背楚服振策下吳畿盛德弘三讓雄圖枕九圍
黃池通霸業赤壁暢戎威文物俄遷謝英靈有盛衰
行嘆鴟夷沒遙惜湛盧飛地古煙塵暗年深館宇稀
山川四望是人事一朝非懸劍空留信亡珠尚識機
鄭風還可托闕月眇難依西北雲逾滯東南氣轉微
徒懷伯通隱多謝買臣歸惟有荒臺路薄暮濕征衣

贈萬生下第還吳　郎士元

直道多不偶美才應息機灞陵春欲暮雲海獨言歸
為客成白首入門嗟布衣莫羨君可憶慚出掩柴扉

送文暢上人東遊　權德輿

桑門許辯才外學接宗雷護法麻衣淨翻經貝葉開
塵喧知不染忘想自堪哀載結西方社師遊早晚迴

送陸書還吳　武元衡

君住包山下何年入帝鄉成名歸舊業嘆別見秋光
橘柚吳洲遠蘆花楚水長我行經此路京口向雲陽

贈吳門邕上人　皇甫曾

春山唯一室獨坐草萋萋身寂心成道花閒鳥自啼
細泉松徑裏返景竹林西晚與門人別依依出虎谿

卷四十八　七

送陸鴻漸山人採茶迴　前人

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
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思一磬聲

送滕元擢第歸州拜親　岑參

送爾姑蘇客滄波秋正涼橘懷三箇去桂折一枝香
湖上山當舍天邊水是鄉江村人事少時作捕魚郎

送褚十二藤擢第歸吳覲省　錢起

林表吳山色詩人思不忘向家流水便懷橘綵衣香
滿酌留歸騎前程未夕陽愴茲滄海去誰惜杜蘅芳

送陸贄還蘇州

鄉路歸何早雲間喜擅名思親盧橘熟帶雨客帆輕
夜火臨津驛晨鐘隔浦城華亭養仙羽許日再飛鳴

送蘇州姚長史　戴叔倫

江城驛路長煙樹過雲陽舟領青絲纜人歌白玉郎
葛衣行柳翠花簟宿荷香別有心期處湖山滿訟堂

送李明府使蘇州便赴告期

莫言水國去迢迢白馬吳門見不遥楓樹林中經楚
雨木蘭舟上蹋江潮空山古寺千年石草色寒隄百
尺橋早晚盧家蘭室外瑶瑚王佩徹青霄

奉送蘇州李十五長史丈之任　杜甫

星坼台衡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傳
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
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

壯遊　前人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
劍池石壁仄長州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迴塘
每趨吳泰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
蒸魚聞匕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
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
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
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
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
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
黑貂寧免敝斑鬢兀稱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

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
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
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
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黄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
翠華擁吳岳螭虎啖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
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
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牀
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
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絶老病客殊方
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

之推壁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敛然棄藏幕有嚴霜
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群凡逆未定側佇英俊翔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清一雁遠海闊孤帆遲
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吳州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送崔度還吳度故人礼部員外輔國之子　前人

幽燕沙雪地萬里盡黄雲朝吹歸秋雁南飛日幾群
中有孤鳳雛哀鳴九天聞我乃重此鳥綵章五色分
胡為雖凡禽鷄鶩輕賤君舉手捧尔足疾心若火焚

拂羽淚滿面送之吳江濆去影忽不見躊躇日將曛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張翰黄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
再動遊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
去國難為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相顧共淒然

贈張旭　李頎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声興来灑素壁揮筆如流星
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与醒

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裹江魚白甌貯香秔
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春日長安送從弟尉吳尉　李嘉祐

春愁能浩蕩送別又如何人向吳臺遠鶯飛漢苑多
見花羞白髮因尔憶滄波好是神仙尉前賢亦未過

送恂上人還吳　儲光羲

洛城本天邑洛水即天池君王既行幸法子復來儀
虚室香花滿清川楊柳垂乘閑道歸去遠意誰能知

送沈校書吳中搜書　前人

郊外亭皋遠野中岐路分苑門臨渭水山翠雜春雲

秦閣多遺典吳臺訪闕文君王思叔理莫滯清江濆

試得館娃宮送王山人遊江東　盧綸

蒼蒼楓樹林草合廢宮深越水風浪起吳王歌管沉
燕歸巢已盡鶴語冢難尋旅泊彼何夜希君抽玉琴

送王録事赴任蘇州

迎拜路萬里一帆前潮作浣田雨雲成焚
吏寒惟重法俗富不憂遷西掖今宵咏還須寄阿蓮

驛中望山戲贈渭南尉陸贄

官微多懼事多同拙性偏無主驛功山在門前登不

得髮毛衰尽落塵中

郡樓春宴　韋應物

眾樂雜軍鞞高樓邀上客思逐花光亂賞餘山景夕
為郡訪凋瘵守程難損益聊假一杯歡暫忘終日迫

寄李蘇州兼示楊瓊　白居易

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鬢上秋霜白為問穠臺酒席
中使君歌笑与誰同就中猶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
謝公

答劉夢得白太守行

吏滿六百石昔賢輒去之秩登二千石今我方罷歸　卷四十八　十二
我秩訝已多我歸慚已遲猶勝塵土下終老無休期
卧乞百日告起吟五篇詩（時罷官自吟之首）朝与府吏別春
與州民辭去年到郡時麥穗黃離離今年去郡日稻
花白霏霏為郡已周歲半歲罷早飲糯稌兩無一片廿
棠無一枝何乃老與幼泣別盡沾衣下慚蘇人江上
愧劉君辭

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以寄微之
及予輙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答兼呈微
之

白首餘杭白太守落魄抛名來已久一辭渭北故園
春再把江南新歲酒杯前歌笑徒勉強鏡裏形容斷
衰朽領郡慚當潦倒年隣州喜得平安友長洲草樓
松江岸曲水荷花鏡湖口老去還能痛飲興春來曾
作閑遊否憑鶯傳語報李六倩雁將書与元九莫嗟
一日日催人且貴一年、入手

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

亂雪千花落新絲兩鬢生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
江上今重去城東更一行別花何用伴勸酒有殘鶯

赴蘇州至常州答賈人

杭城隔歲轉蘇臺還擁前時五馬回厭見簿書先眼　卷四十八　十三
合喜逢杯酒暫眉開未酬恩寵年空去欲立功名命
不來一別承明三領郡甘從人道粗才

去歲罷杭州今春領吳郡慚無善政聊寫鄙
懷兼寄三相公

為問三丞相如何秉國鈞那將最劇郡付與苦慵人
豈有吟詩客堪為持節臣不才空飽煖無惠及飢貧
昨卧南城月今行北境春鉛刀磨欲盡銀印換何頻
杭老遮車轍吳童掃路塵虛迎復虛送慚見兩州民

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遊偷
閑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

郎中仍呈吳中諸客

謂北離鄉客江南守土臣涉途初改月入境已經旬
甲郡標天下環封及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
自顧才能少何堪寵命頻冒榮慚印綬虞獲負絲綸
徐蘇州制云藏于己為直義施于物為政能在公刑胥用之言合郡有情務之稱俟病須遠
脈方流要塞律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劇使斜條
簡推令賦役均以救為根恤安敕不窮覬儒矜提於
手拿綜佩在紳軟弊稱俗吏且擬活疲民常州帶表徵
黃霸州田枕借冠潤愧無鎬腳致有何長孔三時郡相為諸將晉隨
劉書之見徒添太守銜封詰誇黃綃州吳貫當也諸篇占白

蘋吳興也葺吳銅符拋不得白也瓊樹見無因警寐鐘傳
夜催衙鼓報晨雖知對秀吏未暇接親賓色變雲迎
夏聲殘鳥過春麥風非逐扇梅雨異隨輪武丘山如
故武丘寺也王樓月似新南樓西名東池塘閑長草絲竹廢生
塵暑遣燒神酎晴教晒舞茵待還公事了亦擬樂吾
身

寄劉蘇州

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敦詩何堪老淚交流
日多是秋風搖落時泣罷幾回深自念情來一倍苦
相思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蘇州更是誰

喜劉蘇州恩賜金紫遥想賀宴以詩慶之

海內姑蘇太守賢恩加章綬豈徒然賀賓喜色欺杯
酒醉妓歡聲遏管絃魚佩葺鱗光照地鶻銜瑞帶勢
沖天莫嫌鬢上些些白金紫犹來稱長年

送蘇州李使君赴郡二絕句

愧拋印綬辭吳郡衰病當時已有餘今日賀君兼自
喜八迴看換舊銅魚予自羅蘇州及換八刺史也
館娃宮深春日長館娃宮今靈岩寺也烏鵲橋高秋夜涼烏鵲橋在蘇州南門
風月不知人世變奉君直似奉吳王

送王協使君赴任蘇州因思花迎新使君感

舊遊寄題郎中木蘭西院一絕

一別蘇州十八載時光人事隨年改不論竹馬盡成
人亦應桑田半為海鶯入故宮含意思花迎新使生
光彩為報江南風月知至今白使君猶在

白太守行　劉禹錫

聞有白太守拋官歸舊路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
太守駐行舟閶門草萋萋揮袂謝啼者依然兩眉低
朱戶非不崇我心如重華池非不清意在寥廓栖
夸者竊所怯賢者默思齊我為太守吟題在隱起珪

赴蘇州酬別樂天

卷四十八

十五

吳郡魚書下紫宸長安廄吏送朱輪二天風化承遺
愛八詠聲名躡後塵梁氏夫妻為寄客陸家兄弟是
州民江城春色追遊處共憶東都舊主人
到郡未浹日登西樓見樂天題詩因即事以
寄樂天自此郡謝病西歸
湖上收宿雨城中無晝塵樓依新柳貴池帶　苔春
雲水正一望簿書來繞身煙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
早夏郡中書事
水禽渡殘月飛雨洒高城華堂對佳樹簾廡含曉清
掃鏡整危冠振衣步前楹將吏儼成列簿書紛來縈
言下辨曲直筆端生交爭虛懷詢病苦懷律操剽輕
閭吏告無事歸來解簪纓高簾覆朱閣忽耳聞調笙
郡齋書懷江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
謾讀圖書三十車年、為郡老天涯一生不得文章
力百室空為飽煖家騎李衣冠稱鬢面吳公政事副
詞華還思謝病今歸去同醉東城桃李花
酬樂天見賀金紫之什
久學文章含白鳳却因政事賜金魚郡人未有聞謠
詠天子知名與詔書珍重和詩呈錦綉領言歸計並
園廬舊來鮮客無多位金紫同遊誰得知

送仁弟載玄往蘇州
楊柳閶門路悠、水岸斜乘舟向山寺看展到漁家
夜月江村樹秋風白蘋花江天詩景好迴日莫令賒
送陸暢
共路長安街裡屢吳州獨作未歸身貴門舊宅今誰
住君過西塘與問
送從弟形東歸
雲水東南兩月程會歸處蘇馬蹄輕春嬌欲醉攀苍
別野路閑吟獨酒行詩價已高猶失意札司曾會
成名舊山風月知應好莫過秋時不到京
送從弟徹東歸
縱山領郎知公奏才稱同時盡不如奉使賀成登冊
禮陪班看出降見書廻程去在秋塵裡受詔辭歸曉
漏初早晚行為朝署拜閣坊買宅作鄰居
送人遊吳　李頻
楚田開霽後草色與君看積水淨春氣深山溺雨寒
毗陵孤月出建業一鐘殘為把鄉書去因收別淚難
尋陸鴻漸不遇　皎然
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着花
扣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去歸來每日斜

送司空曙之蘇州　　苗發

盤門吳舊地蟬盡早秋時歸國人皆久移家君獨遲
廣陵經水宿建業有僧期若到栖霞寺應看江總碑

戲代李協律松江有贈　　許渾

蜀客操琴吳女歌明珠十斛是天河霜飫薜荔怯秋
樹露滴芙蓉愁晚波蘭浦遠鄉應解佩柳堤殘月未
鳴珂西樓沉醉ゝ不散潮落洞庭洲渚多

宿望亭館寄蘇州一二同志

候館人稀夜自長姑蘇城遠樹蒼、江湖水落高樓
迥河漢秋歸廣草涼月肆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葉濕

螢光西園詩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畫堂

送劉禹錫郎中赴蘇州　　姚合

三十年來天下名銜恩東守闔閭城初驚函谷眠山
驛漸入梁園問水程霽日滿江寒浪靜春風繞郭白
蘋生虎丘野寺吳中少誰伴吟詩月裏行

送王闕歸蘇州　　劉商

深山窮谷從人來遲迴相逢眼漸開雲鶴洞宮君未
到夕陽帆影幾時廻

五湖　　汪遵

乙立平吳伯越功片帆高颺五湖風不知戰國官榮
者誰似陶朱得始終

西施　　羅隱

讒高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來未會子孫因底
事解崇臺榭為西施

嘲陸暢　　元和內人

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並梧桐雙成走報監門
衛莫使吳歈入漢宮

解嘲　　陸暢

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
母不奈烏鳶噪鵲橋

送常熟錢尉　　范仲淹

姑蘇臺下水如藍天賜仙鄉奉旨甘梅淡柳黃春不
淺王孫歸思滿江南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餘杭偶得借麾來山態雲情病眼開此奠無涯誰可
共詩仙今日在蘇臺（白樂天謫蘇州為詩仙）

依韻答蔣密學見寄

東南為守慰衰顏憂事渾祛樂事還鼓吹夜歸湖上
月樓臺晴望海中山奮飛每羨冥鴻遠馳騁那慚老
驥閑此日共君方偃息是非榮辱任循環

成都進士杜遷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

蘇軾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韁
鎖料得如今似我能

吳中田婦歎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
瀉杷杷頭出菌鐮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卧
青泥茆苦一月隴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汗流肩頳
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
及明年飢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

滿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婦

寄賀方回　黃庭堅

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
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癸亥立春日泊胥吳會亭　范成大

去年春盤浙江驛湛湛清波動浮石今年春盤吳會
亭冥冥細雨濕高城天邊作客風沙裏今年去年成
老矣客心古井今無波道眼人情只如水憶昔三生
住翠微偶來平地著征衣山中故人應大笑扁舟坐
穩何當歸

半塘

掛晴閶門送晚潮半塘々下越路回炊煙擁柁船々
遍芳草緣堤步々來

送丘為下第歸蘇州　嚴維

滄江一身客獻賦空十年明主豈能好今人誰舉賢
閶門秋枉駕旅食謀歸旋嫩日媚春水綠蘋香客船
無媒既不達予亦思歸田

書情上李蘇州　前人

東土苗人尚有殘皇々亞相出朝端手持國憲群僚
畏口喻天慈百姓安禮數自憐今日絕風流空記往

年歡愧著青袍將十載忽來漁浦却垂竿

送魏十六還蘇州　皇甫冉

秋夜沉々此送君陰蟲切々不堪聞歸舟明日毘陵
路迴首姑蘇是白雲

維揚送友還蘇州　崔顥

長安南下幾程途得到邗溝吊綠蕪渚畔鱸魚舟上
釣羨君歸老向東吳

贈長洲何主簿　戴叔倫

桂席迎歸沉依々望虎丘殘春過楚縣夜雨宿吳州
野寺吟詩入溪橋折筍游到官無一事清靜有諸侯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李白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
力笑倚東窗白玉牀

感蘇州舊舫　白居易

畫梁朽折紅窗破獨立池邊盡日看守得蘇州船舫
爛此身爭合不衰殘

蘇州故吏

江南故吏別來久今日池邊識我無不獨使君頭似
雪華亭鶴死白蓮枯　運宿昔蘇州同來

將歸姑蘇南樓餞別送李明府　許渾

無處登臨不繫情一憑春酒醉高城暫移羅綺見山
色纔駐管絃聞水声葉落西亭添別夢櫓鳴南浦促
歸程前期迢遞今宵短更倚朱闌待月明

吳門送振武李從事

晚促離筵醉玉缸伊川一曲淚雙〻欲攜刀筆從新
幕更宿烟霞別旧窓胡馬近秋侵紫塞吳帆乘月下
清江嫖姚若許傳書檄坐築三城看受降

吳故宮　常建

越女歌長君且聽芙蓉香滿水邊城豈知一日終非
主猶自如今有怨声

吳苑思　陳陶

今人地藏古人骨古人花為今人發江南何處葬西
施謝豹空聞采月香

吳姬十首　薛能

夜鎖重門畫亦監眼波嬌利瘦岩〻偏憐不怕旁人
笑自把春羅等舞衫

龍麝熏多骨亦香因經寒食好風光何人畫得天生
態枕破施朱隔宿粧

滴〻春霖透荔枝筆題箋動手中垂天涂不得唐王
召頻著青衫作小詩

釦合重盛繡結深昭陽初宴賜同心君知一夜恩多
少明日宣教放德音

退紅香汗濕輕紗高捲蚊廚獨卧斜嬌淚半垂嬌不
破恨君瞋折後庭花

取次衣裳尽帶珠別添龍腦裏羅襦年來寄与鄉中
伴殺尽春蚕税亦無

畫燭燒蘭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
散已是明朝日向西

樓臺重疊滿天雲殷〻鳴鼉世上聞此日桃花初似
雪女兒絃管弄參軍

冠芳黃綃帔紫羅薄施鉛粉画青蛾因怜索手誇織
巧從此椒房寵更多、
自是三千第一名内家叢札禮獨分明芙容殿上中元
日水拍銀盤美化生

歲寒堂三題序（君子樹松風閣）
范仲淹

於堯舜受命于天松柏受命于地則物之有松柏猶人
之有堯舜也是故聖人觀有心而制礼体後凋以辨
義丁公神還鑒寐刑爲陶相真棲風韻在矣。
爾吉住行堂徒然我吾家西齋僅百載二松對植扶
疏在軒堂根不孤本支相茂卓然有立儼乎君思霜

卷四十八 一一 苗

霰交零莫能屈其性緣桐閣發莫能擬其載不出戶
庭如在林壑其少長北地近還平江吳先人之故廬
有君子之嘉樹清陰大庇期于千萬登徒風朝月夕
爲耳目之資爺我同命其西齋曰歲寒堂松曰君子
樹、之側閣焉曰松風閣吳之以名居之斯逕由我
祖德昭厥孫謀昆弟雲來是仰是則可以爲友可以
爲師持松之清遠耻辱矣執松之勁無柔邪矣稟松
之色義不變矣揚松之声名彰聞矣有松之心德可
長念茲在茲我族其光矣子、孫、勿翦勿伐惟吾
家之舊物在歲寒而後知天地懌其材而况于人乎
作詩紀之以永長也

歲寒堂

我本先居相夾世天衢行子孫四方志有家在江城
復松儼可愛高堂因以名雅知堂上居宛得山中情
日有千年色耳有千年声六月無炎光長如玉壺清
于以聚詩書教子修誠明于以列鐘鼓邀賓樂昇平
綠烟亦可知終日在磨檻太陽無偏照自然虛白生
不向摇落地何憂歲峥嶸我肯構人處之千萬載榮

君子樹

二松何年植清風未嘗息天矯向庭戶雙龍思霹靂

卷四十八 十五

堂無桃李姿賤彼非正色堂無蘭菊芳貴此有清德
萬木經摇落獨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歲寒惜
有声若河江有心若金鐵雅爲君子材對之每前席
誠當應自然化爲補天石

松風閣

此閣宜登臨上有松風吟非絃亦非匏自起蕭韶音
明月萬里時何处聞綠琴鳳皇下雲霓鏘、鳴中林
淳如葛天歌太古傳于今潔如庖犧易洗人平生心
安得嘉賓來當之共披襟陶景若在仙通往來吳中

吳江岸
蘇軾

晚邑負秋色蟬殺雜禹聲壯懷銷鍊盡回首向心驚

晚入盤門　范成大

人語嘲喧晚吹涼萬家燈火轉河塘兩行碧柳籠官
渡一蔟紅樓壓女墻何處采菱闌度曲誰家拜月認
飄香輕裘駿馬慵穿市困倚蒲團入睡鄉

白雲嶺

路入千峯一線通陸離長劍立天風五年嶺客題詩
處正在孤雲亂石中

天平先隴道中時將赴新安掾

霜橋冰澗浄無塵竹塢梅谿未放春百疊海山鄉夢
熟三年江路旅愁新松楸永寄孤窮淚泉石終收漫
浪身好住鄰翁各安健歸來相訪說真情

丙戌閏七月九日與王必大登姑蘇臺招王
從明陳淵叔臥時擘題暑次時擘韻

姑胥火西流還嗟斗斛閒餘暑犹強顏新涼顏難進
燥渴欲沂焦卷亢如炽炎官扶日轂輝赫不停運
登臨有高臺勇往浮三伐仍將王郎子飛步凌切似
風從噫氣來雲作壞山陣鄉如乘領魚忽已翮振
空明曉遙請更要孤月印書生乃易與倪俶更善慍
洗閣天為高奔酒山欲近奇書鐵鉤鎖灑句錦巢榮

卷四十八　廿六

奈進我輩獨難挽軟紅眼居乔籠中鳥寧識成池韻

上沙夜汎七月二日

困倚船窗看斗斜起來風露滿天涯亭亭宿鷺明菰
葉閃閃涼螢入稻花月下片雲應夜雨山根炬火認
人家江湖處處與窮景半世紅塵老歲華

次韻孫長文泊姑蘇館

讀書窗下一燈殘忽有詩來為暖寒聞道扁舟春共
載雪雲雖冷不相干

次韻答吳江周尉飲垂虹亭

垂虹亭上角巾傾蒼怒龍吟醉不聽安得對君浮大
白想應嘆我行新看夢魂歸棟隨春草時節賓鴻數
暮汀湖海扁舟須及健莫教明月照星星

壬辰天中節赴平江錫宴因懷去年以侍臣
攝事捧御杯殿上賜二小詩

去歲排場便壽宮薰風披拂酒觴紅小臣供奉金籠
畔親到虛皇玉座東
天中徽動五雲來萬歲三聲徹九衢想見千秋當殿
遥舜裳雲委拜冕階

次韻平江錢子師侍郎見寄三首

自古四愁湘水深誰將城郭散山林有情碧嶂圍禁

卷四十八　廿七

統興數茶樓縹緲臨焖鼓揭天驚客坐家鑾航海厭
臺開三千客路長安遠故舊書來直萬金（白人以焖比及作陸）
（數菓向徽異當交任以家草為先鑾皆是事）
靈泉杖屐浙江頭絃濟長懷尚興州堂上讀書朝氣
興臺前呼月海光浮交情尺素勤雙鯉刀筆枯松挽
萬斗乙把三章翻樂府為君擊節变蛮謳（予師新作小莊子浙）
（江氏吳泉積書堂呼日臺皆其處也）
前年衝雪過渡路風帽況擔騎吹隨燭醉依前逢錦
琵好音惟是欠黃鸝功名未試玉環玦離別頻傾金
屐屜晴昔北征頃書夢南征合有夢歸時（眉年北使時舶野多）

卷四十八　廿八

（妾傳報留不歸予師家中人思妻子歸望日逾界報到故未旬及之蜀、予師家書欲寄前年逼婁春湳乙未）

自閶門騎馬入越城

日影穿雲亦未還夜來昧雨洗晴空村前村後東風
滿路數小桃花一萬重
斷橋隋岸數家村雨少晴多殘漲痕雪白柳兒綠楊
柳日高猶自掩柴門

閶門行送胡子著作漢州

前年送君朝明光今年送君還故鄉錦官樓上一尊
酒萬里閶門折楊柳吳淞江、蜀山蒼人生行路如
許長相逢相送鬢如雪人生能禁幾離別房湖風月
閒春臺石湖水雲歸去來西棹東帆君未了相逢還
向閶門道

閶門初說二十四韻

淳熙丙午重九後十日家人輩以予久病遣新修小
舫勸扶頭一出以懷抱也滞遊至北城撿校桃花塢
出閶市漕河望楓橋横塘中路而還故有即事詠景
唐律之作

好在肥烟路平生載酒行推藏身久病契闊歲頹更
昨日燈花曉今朝插花晴出門新夢境觸目舊詩情

卷四十八　廿九

水遠推篷眩天寬倚柁驚轉倚滄洲繞挽惡岸倚篙撐
舫後裝兒女艫前列弟兄醅香新麹嫩茗味小春輕
紅綠粉霜果黃嫣燃夕英緗林疎露屋朱閣靜臨城
桃塢論今昔楓橋管送迎山腰燃蠟動木末酒旂明
竟日窑烟直中流塔影横數帆殘照滿一笛暮江平
晒網楓邊術亭縉柳際棚姗雲縈石住田水穴堤鳴
遏暖牛歸速穿籬犬吠獰魚寒猶作陣雁遠更闌声
急棹湖痕出疎鐘暝色生鄰翁欣問訊道客愧寒盟
一昨成歸卧于今負耦耕生涯都蝸蠍心曲漫崢嶸
猿鶴休多怨瓢箪尚可旻藥囊吾獸苦扶傳且班荆

晚步吳故城下

意行殊不計蔘風袖飄然勝羽翰拄杖前頭斐雉起浮圖絕頂一觴醺醉紅市地針瞟蝘壁練溪空瀬水寒却向東皋望烟火缺塘光映衡林昇

寄虎丘長老

誰云簪紱坐成貪亦漫為官漫好音身已偕當生死病心何曾住去來今一吸不動月空照萬籟興情風自吟待此東歸似同志故應分我半嵊林

送徐叔智運使奉祠歸吳中

手種湖邊花百畝東風日夜催歸去當年辛苦種花時不道白頭猶未歸君如肯過城南陌便向水雲紅處覓煩呼猿鶴問平安當有嗟丁辭看客我今江船亦欲東榜迴楓橋成雨翁壓枝萬朵雖過盡尚及巢邑蓮葉中

懷槩頤正

好在楚襲子秋來情緒稍昨承書素說行待板輿歸烟水潮平棹風霜歲晚衣幾時真訪戴莫待雪苍霏

吳歈一首送丘宗卿自平江移會稽

吳兒與君緣不薄再騎竹馬迎南郭吳兒與君緣復淺坐席纔溫旗腳轉東人賦重越吟悲越了隨

朝鶴胥奇百媿當活國君豈犹私吳与越鶴鳴樟橋猿夜啼訶奴未滅家何為功成他年歸結屋好在山花休新竹（宗卿十三年前守吳今復來幾年而去祖氏園于和買嘉有意為賜城之樟橋宗郡卜築處有山牡丹二本歲晉發奇花手植筀竹二十年今一人閒作命時為當伐去皆寘錯席上語也）

翻襪軒夜坐閣雨

閒門冷落靜無譁小閣簾幃密自遮日晚課程丹灶火夜深光景佛燈花人生寧有病連歲身世略如傳在家步屧尋春非老伴任教風雨噀雷車

壽櫟東齋午坐

屋簷靜寞元雲氣低陽藏殘葉飄疎雨孤花倒媚風北窗午睡起一笑萬事空無人共此意莎階咽微蛩

次韻袁起巖送示郡治雙蓮圖

疎湖玉水折方圓涌出雙蓮照酒邊壓倒小湖三級草增光後治兩重蓮名華名字元相並桃葉根株本自連好把吳歈翻楚些楊荷新曲勝當年（閒戾小湖寺田瑞儂有竹枝之殺草湖中生三級紅蓮庚日休有木蘭後也東臺蓮詩云兩重元是一重心皆吳中瑞故事而未有竿蓮之傳也）

再賦郡治雙蓮三絕

館娃鬼散碧雲沉化作雙葩寄恨深千載不償連理願一枝空有合歡心

池光閣檻倚斜暉把酒看花醉不歸但許化央相對
浴休鸚翡翠一雙飛
雨歧秀服已蒿萊春意還從萬萬回不是使君和氣
勝此花應向別人開
次韻袁起巖喜雨
使君精禱動山靈目御戒從單唱經昨夜雲頭隨手
盡今朝雨腳掛青冥池光拍岸浮洲宅湖面粘天漲
洞庭騰系吳歈歌歲事傳歸擊壤謳中聽
再次喜雨詩韻以表隨車之應
仙篆驅龍劾水靈佛螺吹梵演雲經何煩礎汗生烝

閣便借爐熏作晦冥一合故應周法界萬神元不隔
明庭昌時至群形庶應不是周時莫我聽
三次喜雨詩韻少伸喜頌
鄉非賢牧政通靈幾負松陵未耜經天籟侵晨占少
女雨師連夜撤元冥作霖豈必求商野名兒誰能右
漢庭閣道追鋒傳好女語從今側耳為君聽
唐公錄示和提點喜雨之作輒次元韻
雨挾潮痕漲具區流渠滾滾繞幽居荷鋤日課都志
倦把覺天機本不踈且喜水平昌谷稻莫教雷假介
林車老翁飽外還多事更把林閒種樹書

賦得桃陽送別　高啓
何地芳菲滿吳趨曲陌西藏經非漢疊種樹似秦溪
未曙怨霞起過春猶雪迷葉翻波江唱花憶映門題
折時或彥水遊處每成蹊偶來因送客腸斷有鶯啼
還妻江寓館
寓形百年內行止固無端我生甫三九東西宜未闌
去年宅山陸今年伏江干野性崇險陋經營惟苟完
閒窗備平疇幽扉臨遠湍豈思大廈居弗稱非所安
撥條始蘇霜露淒以寒誰云遠親愛弟子相與歡
室中有美酒歲暮聊盤桓

登西城門
登城望神州風塵暗淮楚江山帶睥睨烽火接樓櫓
蒼蒼何時休百骨易寸土向來禾黍地雨露長榛莽
不見征戰場那知征人苦馬驚西風笳鳥散落日鼓
嘶嘶城下水流恨自今古
詠雨酬張進士羽見寄
珠碎復絲粒飄回乍拂檻望中來曉峽愁裡度秋城
沁濕黃應冷荷响露還驚聽絲知晁潤臥篁覺幃清
一覽侍雲句離把轉難平
賦得姑蘇臺送貴文學麒

城上閣啼欃臺前見遊鹿悠悠畫簾影薄暮澄潭曲
雲隨歌舞散日与興亡促吳人不歸來湖水春更綠
思君別後登鹿尽天涯目。

聞晚鶯時在閣中城作

昨歲聞歌鶯綠陰山院行今朝復齋雨重聽獨含情。
両個多喬木何為亦到城

答宋南宮見寄時寓江上

樓寓豈高遁偶家南渚濱雜欣逐物累終悲寡交親
繁身近入郭言欲訪故人叩門子不在思懷竟誰伸
歸來掩蓬廬出臥属始春風喧郷意動雪霽禽新鼓
卷四十八　三四
孤遊發芳物尊酒孰與陳念昔文翰場弱齡継清塵
鳴紱東閣夜飛蓋西園晨斂与年但供悴両未振
朝叢桎壞遠懸我行慕勤深情寄斯辭不休桂中珍
居已在守志養素豈辭貧哉章以少答此道顧無論

還家兄西遷

昔別嗟有期此別去何極西邊属事變登貢非擇已
家貧無行資空橐辭故國思思逐徒旅宛宛謝親識
幸攀不能留惻哭野水側離鴻為回翔浮雲慘悽色
別時雖云苦未若別後憶願行勿憂家養親自我職
殊方氣候異炎霧秋未息委命毋怨尤長年強飱食

召修元史将赴京師別内子

承詔越嚴駕晨當赴京師佳微豈不樂獨念与子辭
天自帰我家貧賤久共之闔門露情欲寵德不以姿
天寒室仍罄何忍遠去兹王明待細文不暇顧我私
勉勉恍子勤為我菜伏雌攜幼送我往問我旋轡時
行路亦已邈浮雲蔽川坻宴安聖所戒胡為守蓬茨
我志顧稈國有遠弃在斯加餐待後晤勿作情思思

酬謝翰林留別

啟与同郎謝君微同徵又同官翰林洪武三年
七月廿八日上御闕樓召對擢啟戶部侍郎謝
卷四十八　三五
吏部郎中俱以喻者辭郎家命允賜内帑白金
放還于鄉
江左称謝家奕葉多名人君今復秀發瓊枝遠風塵
顧予忝郷里才華敢論美并詔偶見徵雲龍欲同起
謁帝入九閽咫尺瞻天顔從容務通籍接武諸公間
朝侍青坊論夜陪玉堂宿講罷分御炅吟成刻宮燭
出入在両宮与君無不同自惭本鷗鷺亦得随鶴鴻
朝朝禁門下聽雞共騎馬上國多故人情親似君寡
並命擬列卿寵極翻驚我叨掌国計君佐持銓衡
僭辭向明主叩天聽天語敕賚内帑金東還特相許

拜賜出皇都人言似雨跳月明照宮錦同棹入中吳
吳中故鄉道兩歇秋光好青山度水迎畜我歸來早
落日下長洲分攜忽辭毋好何到家書却有別君愁
別君去還近只隔吳江水離思與秋長蘆花三十里
來往片帆通相期作釣翁高歌雞鄙野猶可贊王風

始歸田園二首

辭秩歸故里永言遂遐心豈欲事高蹇居索雖自任
清辰問田廬荒蹊尚能尋秋蟲語左右翳翳桑麻深
別來幾何時舊竹已成林父老喜我歸携榼來共斟
問知天子聖歡然散顏襟相期畢租稅歲暮同謳吟

二

白露無草木荒園徐窮秋歸來一芰理始覺吾庐幽
高柳蔭巷咏清川映闔汎落日望禾黍離離滿西疇
年歸竟自欣策杖披覽遊名宦誠足貴猥承恨愆尤
早退非引年皇恩未能酬相逢勿稱意不是東陵侯

送王太守還雲間

男屠猪羊女釀酒共禱神祠留太守太守今年遭太
州除書已下誰能留兩州相去無百里夫君應愁浮
君喜安得如君數十人一時盡福東南民

憶昨行寄吳中諸故人

憶昨結交豪俠客意氣相傾無促戚十年流亂如不
知日費黃金出游劇狐裘蒙茸款北風霹靂應手鳴
雕弓植公墓下沙草白彷彿地似遼城東為行宮中
四蹄熱流影欲追飛隼緘歸來笑李曹景宗生鬢黃
猶飲其血鼻橋春娘叟翠娥唤來尊前為我歌白日
欲沒索愁何迴潭水綠春始從此中夜遊樂更多月
出東山白雲裏照見船中笛聲起驚鷗飛過片片輕
有似梅花落江水天峯最高明日登手接飛鳥攀危
藤龍門路黑不可上松風吹滅岩中燈衆客欲歸我
不能更度前嶺絕峻嶒遠携茗器下相候喜有白首

楞伽僧館娃離宮已為麥香徑無人欲愁思醉題高
壁墨如雅一半欹斜不成字夫君城南天下稀狂游
累日志却歸座中爭起勸我酒但道飲此無相違自
從飄零各江海故舊如今幾人在荒烟落日野鳥啼
寂寞青山顏亦改須知年少樂事偏當飲豈得言無
錢我今自笑雖未老豪健已覺難如前去日已去不
可止來日方來猶可憂喜古達士有名言識說人生
行樂耳

賀樂文南郭新居　范成大

新臺燕雀喜竹籬柱藤蘿前斧風濤裡浮此竟巢荷

西山劾爽氣南浦供清波會心不在遠容膝何須多
先生淮楚俊踏地尝兵戈飄〻萬里道芒鞋歷關河
風吹落下邑楚語成吳歌豈不有故園荒垣鞠秋莎
無庸説賞歸到處皆南柯閉戶長獨卧奈容剥啄何
會令蒼苔石屐齒如蜂窠

樂菴初成　李彥年 宋侍御史

老子平生可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終朝閉戶只讀
書四面關窗都見竹
投老菴居可事宜早暇晏起不論時更長睡足披衣
坐頻耳林間聽画眉

頤順堂　龔明之

百事如今與世違一花一木謾兒嬉莫欺兀〻痴頑
老曾覩昇平元祐時
不服丹砂不茹芝老來四体未全衰有人問我頤順
法一味胸中愛坦夷

崑山呂正之三男子連中神童科蓋奇事也

次嚴別駕韻　葉衡

三秀標姿穎不凡姓名睽列紫微間已知鳳穴栖棲
穩誰謂鵬程萬路艱孔釋當年親抱送由莊逸駕定
追攀發揮更有文章伯高壓淮南大小山

送衛狀元著作提舉淮東　樓鑰

通泰牢盆亘海濱官家專欲用儒臣淮南草木生顏
色又見龍頭第一人
晨君持節拜庭幃未老雙親着綵衣君遇盖公煩問
信生曾日念舊遊頻
屢從尊酒接從容叔寶風姿對座中他日相逢年盖
老春壇尚有青雌雄

寓居全吳江上　姚中之

幅巾蕭散一枝節身在水雲千頃中林野亂山隨意
碧裏林霜葉可憐紅

松江　司馬光

吳山點〻江水清欲雨未雨傷交情扁舟蕩漾泊何
處紅蓼白蘋相映生
秋風索〻連江起暮過烟波十餘里長蘆瘦竹映漁
家燈火渺茫寒照水

送楊太祝使知長洲縣　前人

三吳佳縣首民物舊熙〻專用清談治非如俗吏爲
林麓丹楠迥稻熟白苕敍宜使民無忘嚴修泰伯祠

送僧歸吳　前人

高枕聊成夢晴空忽見花浮生各是客何處得爲家

旅食帝城久歸舟澤國賒初因菰菜味回首浩無涯

虎丘晚歸呈同遊　鄭誥

虎丘山色最宜秋山下澂〻亦可舟北去幾年空好
夢東來今日快登臨邦畿正為無雙譽杖屨仍逢第
一流邂逅高風許追逐異時應擬峴山頭

濟明不預虎丘之遊作此寄之

虎據千年一放丘尒來形勝絕南州池清不徹龍收
影臺迥猶疑石點頭白日青天秋更好幅巾藜杖晚
同遊還知正擁雙旌坐直上雲峯一笑樓

送長洲周丞陞吳縣令　高啓

卷四十八　四十

青山隔花墻改色去非遂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
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凋寂寞長洲路空閒五袴謠

錢塘送馬使君之吳中

棹亭離席散還發畫檣東飛雉新行麥啼鶯故苑花
望山登郡閣行水到田家莫道疑香句前人獨可誇

送石明府之崑山

茂苑行春罷攜琴又向東潮收數里外山色半城中
帆帶桃花雨衣翻柳葉風鳥夷聞善政為有舶船通

吳僧日章講師赴名修蔣山普度佛事既
罷東歸送別二首

萬人擁坐聽潮音寶刹曾迎玉駕臨佛法曉敷三藏
秘帝恩春及九原深鍾山坐處花頻雨練浦歸時樹
欲陰樓閣楞伽嗟已別楚江飛錫暮沉〻
故鄉未解識清容邦在金陵闕下逢中禁曾分齋鉢
飯上方時叩鐵庭鍾一帆細雨迎〻浦半塔斜陽露
露峯相送師歸思多感飛雲出恋舊作松

送貫文學以郡薦赴禮部試畢歸吳

迅馬都門候曉開吳公新薦賈生才郎中方待傳經
業閣下先稱射策才寒食杏花江店雨春衣楊柳繫驛
程埃漸手東檯叨陪講難把長干送別杯

卷四十八　四一

送鄭僧淡雲歸笠澤

往來海上獨離群稱身名是淡雲任院葉深秋講
散香臺鳥下午齋分坐閒山偈曾同說別後鄰鐘不
共聞笠澤到時尋舊業菱池漠〻雨紛〻

期徐七游雲岩

憶与青山別幾時雲僧應恨雀歸遲少知學道實非
痴聞愛談禪偈是詩女兒暁江烟舩〻人行暮苑麥
離〻明朝風雨還同往恐負高僧石上期

被召將赴京師留別親友

長送遊人作遠行今朝還自別鄉城北山恐起移文

請東觀撕叨議論名路去幾程天欲近春來十日水
初生只愁使者頻催發不盡江頭話別情

入郭過南湖望報恩浮圖

兩岸春波柳浪香布帆歸緩怕斜陽漁人為指江城
近一簇船頭看漸長

過保聖寺

隔江寒霧隱樓臺遠送鐘聲放舸來乱後不知僧已
去幾堆紅葉寺門閑

舟歸過斜塘

漫漫村塘水沒沙清明初過已無花春寒欲雨歸心

卷四十八　四二

急瀨駐扁舟問酒家

舟行晚過張林　張林地名有土山

望山幾欲去尋幽此日難來不暇遊一棹黃昏過山
下隊燈絡緯滿林秋

夜至陽城田家

東津渡頭初月輝南陵寺裡遠鐘微主人入夜門未
掩蒲响滿塘鵝鴨喧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九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詩

次韻寄錢翼之　楊載

有聲吳下昕多年長把漁竿釣海邊李賀才名過杜
牧魯公書法繼張顛塵沙撲面驚吾老星宿堵胸智規
子賞歲晚著書言足妙青林竹正宜編

和孟東野題崑山寺

簡谷負崑岡鑿崖安佛林掃雲石磴滑入廚泉水香
旦寒鳥相聚月黑龍放光舟行苦局促卒聽踏場

卷四十九　一

次韻高李廻別後見寄之作　張羽

友中原少寐看月上林端雁叫楓江夜人栖野艇寒
浮踪隨斷梗殘夢怯奔湍不是孤吟懶離群自少懽

約徐隱君幼文同隱吳興

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還居繞郭群峰列迴汶一鑑如
癸餘那宜從樵罷亦堪漁結屋林霏下殘年共讀書

眺漁軒寄題徐良夫

之子住銅坑人傳好事名如何同甲子翻遠昧平生
野岸風中釣湖田雨後耕秋天新凉冷或可赴蕭盟

送人之平江復判李守

送君何處趂一劍古蘇州螃蟹黄花節鱸魚碧水秋
尋碑松陽寺按曲酒家樓况尔多能者膺門必見留

寄王正仲高季廸

新恨孤城未解圍、開看遺別相知夕陽江上幾、
酒細雨燈前草、詩有夢直從花落後興書空遲歷
來時郭西古寺題名處今日重遊却共誰
別後吟成許寄無定知詩境不虛蕪新詞典雅推摩
詰古體優長異達夫華岳群峯雲霽出梁園萬綠日
晴軟青從大曆開元已重擬清談夢唾壺

過何山發寺

千峯寂、寺門開石逕春風長綠苔傍閣丹青餘瓦
礫、禪房花木變蒿萊翻經空憶僧應散施食臺空烏
自來誰料空門亦如此獨臨斜日重排徊

悼高青丘季廸

燈前把卷淚雙垂妻子驚看那得知江上故人身已
沒篋中尋得寄來詩
消息初傳信又疑君亡誰復可言詩中郎幼女今癡
小遺稿千篇付與誰
生平意氣竟何爲無祿無田最可悲賴有聲名消不
得漢家樂府盛唐詩

寄叔方　倪瓚

乖阻方經秋忽然已改年櫻桃花樓前開落春風顛
來船到家日兩脚滑滑、綠酒仍滿眼素琴久無絃
呼我共斟酌歡極更惆然處窮則已司言達誰當先
俯仰寓鳶魚浮沉各天淵慎勿傷本性木雖而上挺、
鳶翔安可挽青雲氣翩、猶是羲皇人清風北窓眠

江南春

汀洲夜雨生蘆筍日出曈曨簾幙靜驚禽蹴破杏花
煙陌上東風吹鬢影遠光搖曙劍光冷轆轤水咽青
苔井落紅飛燕觸衣巾沉香火微縈綠塵

春風顛春雨急清淚如潑江竹濕落花辭枝悔何及
絲梧哀鳴亂朱碧嗳我故爲去鄉邑相如家徒四壁
立鄉花入水化綠萍風波浩蕩心怔榮

送虞勝伯之雲間求先世遺書

川谷深、淅水波雍公勳業本消磨況當異代求文
字尚有聞孫枝拜跋京國不關狀汗馬草萊仍見說
銅駝雖隱聖主賢臣頌奈尔陰山敕勒歌

虞勝伯徵君隱居竹叢居甫里垂二十年不以姓
名求知于時之聞人遺園先生其叔祖也先世雍
公遺文遺園先生欲求而不可得勝伯必欲以意

購之、取可謂有志而不忘其所自矣關此書藏書
江俞子中稚宮宅稚宮沒已久而子俊州尹其弟
能假以歸騎伯非仁人義士之存心乎州尹吾故
人也因書以為之請陶遂大尹見之當有以教吾
也倪瓚頓首

次韻答陳叔方早春見懷

隔江山翠晚依微隱映江邊白板扉事往依、驚歲
改老來念、覺前非已看庭草侵行徑漸有汀花拂
釣磯慚愧詩篇髯幽獨白頭從此莫乖違
清夜哦詩手自書也應把燭倩宮奴瘦半犖確苞田
隔肥馬踏踏笑飯壺且釀松花江水碧更分木奴領
雲腴人間誰覓玄真子春雨扁舟釣綠蒲

白馬寺道長老修圓覺期化緣

惠遠深心白蓮社湯休麗句碧雲篇懺摩不斷香燈
供穀若仍通文字禪雨後春池青細、月明寒渚竹
娟、東林門外聞鐘返惟有陶公妙入玄

貞壽堂詩為吳縣尹楊彝作

貞壽堂前風日遲天、寸草畲春輝兒今事育心無
作母氏康強志不違從日膝攀季子卯只今身著老
萊衣照顏鶴髮照綠酒金鴨火溫香霧微

烟雨中過石湖

烟雨山前度石湖一奩秋影玉平鋪何須更剪松江
水好染空青作畫圖
姑蘇城外短長橋烟雨空濛又晚潮載酒曾經此行
樂醉來江月臥吹簫
結不能醒已白頭滄江波上狎輕鷗、情与老和無
柰不棄輕軀想是愁

蘇臺懷古

臺中烟草古長洲不見當時麋鹿遊滿目越來溪上
水流將春夢古揚州

吳中絕句

醉嘆吳姬踏舞筵風蘭花陣亦回旋愁生細雨寒烟
外詩在青蘋白鳥邊

發吳江

一望洞庭秋水相連南滿孤蓮江干有興發客閒居
火釣漁翁

泛太湖

還按太湖烟敷尚留赤壁圖景越來溪水泉西香雪
來梅瓢影

登姑胥山

吴王館娃西子兩情斷送長流麋鹿泝沾荒草枕人
汗漫重遊
過盤門
將軍南　勾吳魚龍跳下江潮無限吁嗟神迹怕聞
淒涼洞簫
歸闔閭浦
極目烟江盡頭屋栢椶城陂口世人不理曲脉自飴
黃雞白酒
吴鈎行　楊維楨
吴人殺二子釁成變吴鈎吴王食賞今不識鈎中愁
臨鈎呼二子飛來父心頭百金何足殺萬戶當封侯
佩雙鈎比明月爲君斷髮者斷脛者肘制諸侯問伯孔
千秋萬歲光不滅
長洲曲
長洲水引東江潮潮生暮暮還朝朝只見潮頭起郎
舵不見潮尾回郎棹非夜西溪買斐鯉恐有郎緘寄
連理金刀剖腹不患食尺素無洗蹄還委西溪之水
到長洲明日啼紅臨上頭
五湖遊
鴟夷湖上水仙舟舟中仙人十二樓桃花春水連天

浮七十二峯吹落天外如青瀝道人謫世三十秋手
折一枝青玉虬東扶海日紅桑樛海風約住吴王洲
吴王洲前枝水戰水犀十萬如浮漚水聲一夜入臺
沼麋鹿已無臺上遊歌吴歈舞吴劍相鴟夷今仰陽
侯樓船不須到蓬丘西施鄭旦坐兩頭道人臥舟吹
鐵笛仰看青天天倒流商老人撫髮夾東方生桃核
偷精衛填海成瓦實海當作山憐鴟龍馴爲不飲成
春愁
吴城怨
吴兵夜入郢小弟騎父兄讐子射天日肇土築長城
長城築未竟客主老塞劇
夏駕石鼓辭
在夏駕山高一丈徑三尺下有碧石爲足諺云石
鼓鳴三吳兵
聞家十圍鼓散落陳倉野猶有夏駕石盤盤駕之下
秦鞭血出骨吴獵非野大夏鼓建不擊石鳴知者寡
父老俱識言山空石長啞
虎丘篇
洛出女墳湖鴛群伯王軀吴池飛霹靂拈豕走於菟
老禪猶點石仙鬼只護狐組龍來發閟銀河又飛鳧

香山篇

放舟晴塘曲盤進湖上雷〻鳴湖雨作還作香山隈
美人聞香草上有九畹我美人在何許搴芳擷歸來
露下荊棘草鹿上姑蘇臺

金處士歌

吴人金可父賢智有才藝而自埋于民衆賁然以
處士稱之權貴人以丘園科起處士處士絶之曰
予業有序一區在市闠可以避風雨田一廛在郭
外可以給衣食學聖人之道可以自樂不願仕也
且仕榮利祿得樂貝妻苟以相易彼此兩乖〻而

卷四十九 八

強合吾不能已吁處士如可父信其退而自老歟
故集賢舊老相与畧䂓錫號曰自退會稽楊維禎
為之賦詩曰
蘇州古隱君寔始虞仲隱居放言中乎清与權次曰
漢董氏言不枝行不徑未嘗留足諸侯前五噫之夫
將其妻聯耕織為業不廢緝与紡亦有大道仙配鴻
吴子理釣船去之五百年求繼者孰賢閶闔古城裡
曰有處士氏曰金長身而美髯叶風局孤古〻貌疏
且況家不失職里不失任有餘推与人翊貴貴祿入
心〻瞬下足終南吟叶貧賤易屈富貴易淫故大隱在
闤市不在壑与林鳳皇不能引高神龍不能深心叶深
人呼為處士更加貞与達號為知古不如來今吾嗟
今之士朴隱丘役事王侯竹無稱關言與梓葉惟祿
食是媒叶記貞而隱詭退而依以為吾人憂放而置
澗谷岳麓屋閭處士風其不訛然在頴豈吾人傳

城門曲

牒報越王兵城門夜不扃孤臣睛不瞑明月照人青

吴農謡

吴農竭力耕王田王賦已供富臥羖鄰通董賢何為
者一生長用水衡錢

吴下竹枝歌

卷四十九 九

三箬春深草色齊花間蕩漾勝耶溪採菱三五〇
去五馬行春駐大堤
家住越來溪上頭胭脂塘裡木蘭舟木蘭風起
急六逐越來溪上流
寶帶橋西江水重寄郎書去未回懷莫令錯送
錦不答犯史字半封
馬上郎君雙結椎百花洲下買花枝碧罘冠子
夫能唱黃鶯舞燕兒
白銅鞮操手雙彈舞罷胡笳十八般銀馬杓中

酒看郎色似赤瑛盤
騎馬當軒鵠嘴靴西風馬上鼓琵琶内家墜裡
籍不是南州百姓家
小娃十歳唱桑中尽道吳風似鄭風不信揶娘
嬝珍珠長絡守宮紅
夜發吳門　趙孟頫
吳樹依〻吳水流吳中舟楫好夷猶多情最是吳門
月又送行人下秀州
次姚子敬懷王子慶住吳中
闔閭城郭鎮姑蘇弔古登臺百感俱秋水遠隨潮影
卷四十九　十
設江雲長借客帆孤吳時花草今在晉代風流世
絕無剩後古人酒有得已應懷室問歸途
姑蘇懷古和鮮于伯机韵　陸文圭
會稽俘伏遠行人吳國池臺川〻新模下盟歸金甲
獻宮中麗羅翠眉顰皓〻今古三江水敢〻英雄一
窖塵笑問鴟夷身退後漁翁何者効齊民
虎丘留題辛卯三月書于劍池
伯業荒丘春草長只聽兒女話真娘虎來墓上猶應
旋鹿入宮中儘可傷太息乾坤空浩蕩不留豪傑骨
興亡屬鏤抱恨沉江底渾覺猶生古劍光

龔子敬同遊桃花塢趙中時達至　郭祥卿
麥光繞郭擁青浪華氣浮空散紫霞小院碧桃留客
醉隔林修竹又誰家清明過了春將暮獨酒傾殘日
人斜一笑相逢誠不易人生看得幾韶華
吳中寒食　龔璛子敬
食清明曹酒家酒旗亂插白紅花江南癸子非一
日蝶蜂房殺午衙八十漁翁曾平被住來辭客路
一又村中女伴無忙事珠雨小塘收柔紗
登姑蘇臺　丁復仲容
白日初高尺咫黑姑蘇臺前春栢塞百花綠洲水曲
卷四十九　十一
尺小浪群吹度游鷗暗烟漲蝶野荒〻薗〻西山淡
球罷海風東來楊短蓬吳兒圻望長歎發遐興遥將
白少去逕目飛鳴憑低湖扁舟甚有五湖思風雨漂
操從所泊幸逢大國全盛日地極蒼生無聚圻向東
時運數更變河山南北烽火隔人攀岩穴恐不陰樂
土不居何暇擇只今城址多盤鑿麋鹿所遊尽桑麦
自笑生來但為客五十有家無土著有酒不作懷抱
惡明日〻出已非昨
次可立律
霞際浮玉青靠〻吳中景物天下稀三江入海作扶

浪五湖滿地採夕暉孤鶴忍与白雲起神龍或挾赤
鯉飛翔林抱藤但長嘯丈夫安得為輕肥

天平山　　京口陳方子貞

東吳水為州西山嶻獨秀上有百歲松下有千尺溜
況當泉石闢野花亂如繡頓足恣僕勞長歌發予酒
沉沉范公祠肅肅香火舊碑猶鞏洛時寺當風雨後
嗚呼一代尊廟食今誰守寂莫壯士懷松風動清晝

登姑蘇臺　　薩都剌

闔閭楊楊自春風水殿幽花泣露叢飛絮紛紛滿城
郭行人不見館娃宮

卷四十九　十二

野水滿城飛燕子誰家小艇載吳姬姑蘇臺上一尊
酒落日昏鴉無限悲

夏駕湖　　鄭元祐

吳王城西夏駕湖至今草木青扶疏想見吳王來避
暑後宮灑灑千娛紺紅矗翠挽殊絕誰似西施天
下無西施醉倚水窓睡曼衍魚龍張水戲月上湖頭
王醉醒歸舟蓮炬警星不知左擁右擁人人若曰
夜窺吳不暫捨

魏公祠

天長寺裡魏公祠翼翼英英嘗奠荐時廟享百年亡國

後道求千古聖人知山侵鳥道盤風磴石拔鯨牙撐
羽旗更上高亭望吳下墓田秋寔正離離

送劉長洲

中吳號沃土壯縣推長洲秋糧三十万民力罷誅求
黃時兼并家夜宴彈箜篌今乃呻吟聲未語淚先流
委肉餓虎蹊于今三十秋畝田昔百金爭買奮智謀
安知徵飲急田稱死不休高貲不論值低價寧望酬
賣田復有献惟恐不見收日覺鄉胥肥夫臺起高樓
坐令力本農命輕波上鷗天意憫困劇南轅郎金侯
侯有萬金劑探囊令病瘳斃者起羅瘠者言啁啁

卷四十九　十三

坐今百里邑蠢回息彫敝是皆仁侯惠頌声滿道周
[illegible]朝考功選賞典無滯留顧侯登廊廟一洗蒼生憂

玉山佳處為顧仲瑛賦

東里東吳積水深海天削出青瑤岑蕭侯諸孫有基
構界經營室如小林石根浮尸音荀字燕玉氣圻曲窈
窕界定音龍鶴散馴合舞鄭池魚出游聽鼓琴樓臺
花雨散香國書画芸香千古心按歌寧辞夜投轄弹
冠又須朝盡簪已傍苔磯李釣獨更上風磴窮登臨
竹梧參天鳳鸞集老夫為尔長歌吟

崑山石

崑岡曾縕玉山石尚函輝龍伯珠璣服仙靈薜荔衣
一泓大景動九鉶劍苗肥閱世忘我老蒼寒意未達

靈岩涵空閣

吳王宮闕草萋、飛閣重登意轉迷洗硯池邊雲欲
冥拜郊臺上日平西湖涵遠浪千帆沒樹響慈風一
鴉栖江海鴟夷招不返荒煙野草鷓鴣啼

遊嘉定遺院

芙蓉洲上集仙宮環珮声聞縹緲中桂閣吹香天樂
下稻田踈脉海潮通呼龍起舞迎初日跨鶴歸來御
晚風大藥已成金鼎塑丹光犹得兆年豐

簡張仲舉待制

宵占雨、使星東川后迎恩啟閣宮海上天燈涵宝
月帷中神語颭给風雲團芝蓋香烟直春入衢尊酒
味同況是詞臣工致祝鯨波永息歲恒豐

送沈仲説遊杭

錢塘湖上水西頭歷、山人旧釣遊相府犹餘秋水
觀酒旗多挂夕陽樓春喧車馬松閣寺夜載笙歌月
下舟見説于今揔清歌休文到日重凄愁

俞石磵讀易處

先生遲易隱南城激石松風答磵声式玉式金王度

在一寒一暑歲功成要參未畫須心悟洞徹群疑貴
理明節屋見星元是畫寰瀛挾杞可無程義精詎忍
辯捫古樂大何妨枕曲肱雨露每滋庭草綠雲霞不斷
晚山橫成林詎合千章木求友雖忘百囀鶯歲月推
遷陳迹在牧家常憶酒同傾

石湖十二詠

石湖

滄波渺千頃何處覓鴟夷同姓千年後流芳著斷碑

新郭

闤闠創成郭俄徙傍河山酒旆千家寶今猶作市寰

拜郊臺

吳子築圜丘祀帝存遺址曹亦敢聖訊大椿同失札

行春橋

醉倚倖心遍韶華艷綺羅至今湖嘴上彩霓卧滄波

越來溪

始由嘗膽鑿戰艦遂成通今日凭誰占漁家一笛風

觀音岩

碧潭通海眼崖設大士座宛如訪天台石梁飛度過

治平寺

雲鴻藏招提閣窓面湖渚時發鐘磬音驚散沙鷗侶

茶磨嶺

孤屿突蒼翠波濤曾盤、誰嗜先春味當來製鳳團

楞伽塔

危峰峭浮圖七級雕闌曲影落湖波心魚龍驚常伏

趙公井

隋將移城時鑿供萬夫飲清泠尋丈餘倒浸青天影

御書亭

敕賜宋名臣穹碑動奎畫至今孤亭中紅光照山白

紫薇村

今退紫薇省宅種紫薇花千樹臨山麓秋來聚晚霞

賦採香徑送吴令張令陞佐嘉定州

泰伯常採藥深溪入苔蘚攀桂作帷帳紉蘭製裳衣
先令文身俗老從端委歸夫徽後世君礼讓日漸遠
述陽竹林足蘼蕪露沾衣三秀不改度齋房耀靈輝
擷之薦瑤席神享氏是依

寄吴江知州于壽道

照、愛日衍高亭、外天寒渚相青晚駕來猶理公
事夜燒銀燭枚餘絃吹烟白陰魚龍固野稻黄鋪雁
鶩汀三載政成儒業驗玉堂親擢暫須停

徐良夫耕漁軒遺題

幽館夏初度清林暑氣中開軒對流水坐石待薰風
落花鳥中側烏啼山欺空邦漁者誰子散髮奏絲桐

天平祠

西望層峦華木青魏公祠下拜儀形經綸有策迴天
地憂樂無時忘闕庭異代苾常遵典礼故山香火下
神靈浮雲變滅知何在閒聽松風語塔鈴

龍門

龍門截嶪倚天開敷穎神龍幾度來雲起極中成五
色星從鑄裡見三台更無鐵鑑喚山鬼可有金鋪上
石苔李花党同斂業異御車千古豈愁哉

發吴門　陳基

少壯不解武衰老却從軍行相北出師步伍各驍奔
伐鼓震城闉樹羽隱秋旻水師啟龍驤鐵騎紛紜屯
軍容亦已肅士氣老欲伸載咏東山什感激為淺处
顧予慶鹿姿厚參熊虎群顏然介冑間見此逢彼臣
微祿不遑養匪材胡足珍驅馳罷厚送俯仰媿君親
秋風吹海濤落木滿江津去、勿踟躇浩歎天宇新

平望

下田不憂旱高田正宜雨四野已足霖三吳復無暑
孟酒及豚蹄盤着禳雞黍擊鼓樂社翁燒燈御田祖

分題得劍池送夏副樞
寶劍𣂺山石、断餘劍痕留池泄海眼絶壁拔天根
鞔轤卷晴雪泂若嵬崙翻積雪旱弥測波深夕不混、
上副状虎丘下飲垂枝猿居竹心不渝瑩徹鑒霖源

訪北寺無言講主留題
秋風日蕭爽散策入空林有竹心已清無言意弥深
襟花不容把謎磬有餘音逍遥思廬境落景駐還岑

昭明寺
山居有餘樂縱遊良不孤生多濟勝具覺髀足力劬
處、青蓮座人人僧室球雨花無宿帶玉樹尽新株

巻四十九 十八

天池
我覧天池作名篇如彫琢寥手亦何為太学逢其濱
清竹入朗咏洒然清我中、何當花高翩去訪鄰室人

范氏荘
田家近芒種客至已黄昏開門列芳席稍、羅盤飧
忠厚有餘訓詩書弥所敦琴詠衡門下聊復却塵煩

咏歸樓 并序
呉興沈仲説築室呉江之曲養其祖母又鑿池構
亭室之西偏曰咏歸毎服田事親之暇輒挟琴書
餒歌、其中仲説之言曰昔者孔子感鳳鳥之不至
慨圖書之不出退而修詩書礼楽之教于洙泗間
其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孟軻氏曰孔子賢于
堯舜又曰禹稷顔回同道嘻乎使孔子得聖人之
位其徒固有宅百揆如禹播五穀如棄敷教如契
為士如咎繇典礼楽如伯夷如夔其所試將不止
于冉求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公西赤之為小相
而欺治之欲又不止于仲由之所謂三年有勇者
已周末道知德者鮮臨河之嘆君子蓋知道之不
行矣于斯時也侍坐之頃乃有如曾點者雖或行
有所不掩其所志頗能合于聖人而異于三子者

巻四十九 十九

拘、焉思欲用人之國而其所以浩然与天地上
下同流于萬物之表者曾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業
其日用之常而已一時動静雍容見于鏗尔舎瑟
之際千載而下尚能使人想象興起宛如衣春服
從童冠而風于舞雩之下則夫夫子所以深与之
者又豈可以言語形容哉方今聖神御極丕闡人
文本詩書而施教原礼楽而敷治兄德如顔淵位
之輔相勇如季路任之将帥辯如子貢使、諸侯
藝、如冉有俾居官尹其下亦且為方岳為百執事
由是群生異類圃形兩間者並沐仁義之澤可謂

感矣哉走也竊焉一介栖遲藝畝獲于事育之餘
自記狂猥之未咏歌孔子于點洽之世尚志曾點
于咏歌之所其得于天者亦拿吳尚何所願乎外
乎臨安陳基聞其言而建之乃為咏歸操
我朝于田我暮于室曷以自娛有琴有瑟我服惟春
我樂惟親我欲浴乎沂濆匪舟兮孰先我津我欲風
乎舞雩匪若人兮孰爲我從我葬我履我讀我書我
蹴有蔬我食有蔬我非悅此新構我咏歸兮匪夕伊
晝我非愛彼流水我搴衣兮欲溯其沚塈如可作兮
我從夫子

吳儂謡

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海道都漕運萬户府達魯花
赤明善公羅米賑吳吳民德之作吳儂謡
城上日出走匆匆吳儂負米行且呼漕府君侯長萬
夫羅米食儂如哺雛君侯運粟輸京都人食稅復
米糧又以餘力赴焦枯連年和糴喧九衢吳儂有粟
不得哺遂令斗米如斗珠不貴楮幣貴青蚨非侯哀
儂釜生魚昨日兒飢苦嗚嗚今日飯飽走如駒君侯
長漕非剖符不忍赤子坐顛虞使君歸朝掌詒謨
世界平樂有餘天下米賤酒可沽上及父母下妻孥
天子行當賜絳車君侯幸勿馳其驅

送姪環還吳

西風蕭蕭鴻雁鳴行子悠悠隨節旌百年衣食仰奔
走四海甲兵紛戰爭狐將筆札事鄉相叨備戎行陪
俊英軍中草檄吾何有馬上據鞍汝所能人稱阿瓚
八分好吾愛永興戈法精吾女咿嚘學言語汝兒讀
書知姓名中年簿祿正爲此使有石田歸力耕汝今
還家我羈旅各飭加餐調寢興升堂尋拜阿從母兒
妹琅璫欣走迎扁舟石湖先上冢霜露既降草木零
丁寧爲我戒樵牧慎勿剪傷松柏青我欲還山結茆
屋五岳遺還期向平乞身時寧若未許南望白雲傷
我情

分題太湖送鄭同夫

朝飲太湖水暮咏太湖秋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
峯居上頭上棄成池五車氣下浸日月涵斗牛鴟夷
之舟從此逝功成身退合天道聲名萬古齊伊周江
東步兵輕是疏長揖齊王歸故丘尊羹鱸魚何足道
上與造物同遨遊唐家拾遺眾許說躬畊湖上食杞
菊不與滴去俱沉浮三人之生不並世出處雖異心
則侔至今血食太湖上下雲氣參蒼虬今君還別

太湖諸敎杝三高祠下路借得龍威一夕風送君彭
蠡湖頭去

青絲絡馬頭送李彥章

青絲絡馬頭游宦古蘇州蘇州城東萬斛舟前年運
粟直沽口送別江亭折楊柳承恩頭伸上陽花錫宴
尊傾光祿酒江上今年楊柳黃碧書千里有輝光勇
騎閭外將軍馬飽食閫中蒭子衆閫中兒女歎白苧
把君觴君為君舞將軍好文不好武自古閫中称衆
士

八里莊寄吳中兄弟

晚泊清淮口臨風一振衣長河吞巨海千楚送餘暉
未覺鱸鼓險堆髮蹈撤飛故園兄与弟歡樂我多違

送任讓從軍武安

送尔徐州去秋風幾日程水道彭子国山擁楚王城
虎帳雖輸嫂犀船互兩輕從軍古云樂今我不勝情

其二

世亂難為別他鄉復暮秋蜆手叩入幕念汝獨登舟
季子裘空弊班生筆悞投恨無田二頃歸老石湖頭

癸卯三月十一日常熟阻雨寄吳門分省同
官

一棹琴川路頻年此往還海風寒挾雨戌火夜連山
澤國龍分鄙邊城虎據関故人向省暮匙食賦珊

琴川懷古

撐讓思虞仲絃歌憶子游學文須到魯讓札必宗周
俎豆今如此干戈若未休衛非割難手安敢話層牛

寄沈仲說

欲采芙蓉寄所思秋風江暮正離離每因見月懷玄
度可但看詩說項斯漢上無辭華屋早樓頭魚上碧
波遲太平無事是科了埽共歸泉理釣絲

其二

野人籬落並江濆竹裡泉竹外雲好學棗乖淮裡
樹莫誇司馬最能文小橋斜徑漁樵路落日爭呼雁
鶩羣獨憶咏歸亭上客久留城府思紛紛

寄家兄敬德

庭闈一月違溫凊兄弟紛年嘆別離落日有時成獨
立秋江無處不想思雲邊白雁初傳信籬下黃花預
有期甚欲卜居依北郭●故人誰送草堂貲

秋懷寄王山

江上秋陰十日多思君不見奈愁何風高澤国來鴻
雁雨入汀洲落芰荷公子文章裁瑞錦美人衣袖剪

輕羅、西船上欲溪頭去聽唱花間緩〻歌

次韵鄭逆昌奉謁范魏公祠

皇〻巻服儼尊祠生氣渾如未死時天下功名韓相並閩西威烈夏人知英雄未尽王君策父老猶嗟出牧詩昭代尚賢嚴祀事詩人聊得薦江蘺

次韵答秦文中學古

艤舟復向三江口載酒欣逢二仲来红園束帛已加辟将相求賢無弃才柳色綠欺頭上雪桃花紅映掌中杯也應別後無知已從此柴門不浪開

其二

吳江繫纜已十日故舊獨逢秦与文豪歷元龍餘子賤、賤高司馬九重閒西山柱笏聊容我東閣招賢欲待君、醉却金貂供官酒賞花特爲正春分

送成夫使吳門督漕事東寄分院同幕諸公友

挂帆南斗畧扶桑奉使家聲道路長轉漕復輸滄海粟、勤王事最紫薇郎風生漢節蛟龍避花繞吳宮雨露香、同幕故人如見問爲言相鬢有〻毛蒼

次韵謝德官送梅州判還崑山

西船檻鼓待潮回山色留人不受催官酒醉㕘羅袖還、雞笠愁聽竹枝哀秋風老憶淮南桂暑雨晴收海上柴莫學君家子真叟變称名姓不歸来

九日簡同幕諸公兼寄吳中兄弟

官舍叢祭淮水濱一尊九日還相親那知黄菊籬邊客不笑紫薇花下人秋鬢白嗔烏帽側衰顏紅愛綠醅新中吳兄弟應相憶悵倚秋風北望頻

癸卯二月十一日官軍發官門

去年移戍秋將半今歳度江春正分晉國偏裨歸宿將漢庭旗鼓属元勲弋船十萬尽犀弩鉄騎三千皆虎賁、却笑高陽老狂客謾凭口舌下齊軍

送嘉定俟知州

俟家公子白狐裘两度出爲江海州漆求不廢農桑業、楓宇曾分社稷憂公勤既守古康更請白傳家漢列侯老我畊居玉堂署送君欲泛練川舟

哭袁白二首 袁白即陳基也

白髮江湖一病身平生積力瘁斯文師門偉器今餘幾簡国奇才獨救居共愛將華進董賈肯將出處累机雲生前不到黄壤墓目標表湖西日暝

老我歸来托遠林仙桃猶泛五湖深身名已喜全離乱生死俄聞変古今懸榻空餘徐孺恨絕絃真乱伯

牙心無瑞又向溪橋立望斷秋陽淚滿衿

陪方厓翁綠水園游矚　姚廣孝

熟游境已常偶到興偏違園房依古闢門扉倚虗迹
芳景變清和羣植欣滋息雲錦曲梁水苔成陰階石
業筠殘旧綠蔓草餘新碧游蜂却來舞歸禽自知夕
臨幽想煩痾遂思展芳席雖怡靜者趣未達空中寂
茲園遣高士屐以樂無斁

奉荅高啟李廸

晴晨長松下聽禽坐適深蔚章思遠寄光華兩空林
諷詠得客意展玩懸離心春晴見猶蔭況茲逢暮陰

奉荅楊基孟載

悃、泊城南春容抱幽獨餘花猶綴紅衆樹已滋綠
茲園廢肉屋始憶山中屋何時陪騎游吟看旧題竹

送友之松江得曙字

潮來沙磧平月落海門曙汀渦轉風帆堤柳搖烟素
江、頭春可憐天涯人獨去有歌送君行無酒留君住
雪浪没沙鷗雲帆出江樹回首讀書帷青山不知處

婁口夜歸

日淺渡口昏水風着人熱漁燈帶黃火微光互明滅
舟人報水程路遥行欲歇故山不分明目盡心力絕
還想山中人待人仍看月

蘿徑爲陳維寅賦

興騎臨雖遠荣、循磵曲蔓引行樵步葉容遮禽宿
影、分夜螢白色帶春烟綠何當攜孤琴閒行追妙躅

登錦峯

奇峯起蒼旻秀色攢可采靈石麗文華晴空炫霞彩
斕、斑駁青暈絪縕森芳靄朝陽映猶輝夕陰會還藹
或云、神升仙鞭驅過滄海不經野火焚詎逐歲年改

琴臺

肅履曉飛陟巖然立如待庭燭動幽抱架元時有在

崇臺起雲岑夫差日遊宴七絃石上彈閒花落餘片
風清荅松响烟暮草成薦至今想餘音冷、散秋院

劍池

湛盧埋伏深厓際立危壁波含金氣清苔吐鐵花碧
龍光日夕浮蛙黽供潛迹臨玩復何時吟餘慨今昔

白雲泉

陰世自浴、緜流仍脉、輸練徧山青飛瀑混天白
閶州帶幽香群蘚漬餘津昔曾汲飲來依松駐金策

与王正仲游穹窿山留題顯忠寺

隄陽飛花三月後殘紅已無樸綠有湖山風物尚可

人登臨又喜同心友杳廻徑反不用與凌空曳杖盤
旋走、峯飛天外曉雲騰瀑流谷底春雷吼烟蘿紫蔽
啼鳥翻、風林果落飢猱手望中隱、蘭若出僧子相
逢信非偶、暫留倦足憩孤榻欲谿吟畔放孤牖詩牒
莫景意適畫、乳攪新茶味勝酒笑歌傲仰真自得盤
桓不計時交互、去來冥足住予心賊否何曾挂居口
却嗟昔日不羈人、今得微官郎鉗桎我于奇踏儐窗
討再理謝屐君須趣、只恐天公忤人意風雨頓連不
堪久明當歸去草堂眠輕撓仍繫沙邊棹

送李煉師還吴

薦紳吴下真鬪藝獨欣東郭多交友我著田衣共頭
碩、形服相忘歲年久間止文章力追古宗常李問曾
無句、來儀才居班馬倫從横筆下蛟龍走吹臺偶倪
如達大豈特百萬成斗酒萊邁讀書犹滿腹議論風
飛鉗衆口幼文詞翰俱清俊處歡温潤渾如琇仲厥
居富曾無驕、為學孜、能謹守吁嗟諸子皆妙年自
信黄鍾非瓦缶、一時声香震乾坤萬丈光芒射牛斗
鶴骸先生清且秀、深探道術持樞紐山居每与吾儕
會茫然共入無何有、我念彼緇道不同當知見愛情
尤厚何如蘭箴慕患違、至今高名傳不朽原修乃是
先生任道李向之甥授受、先生已辭已多年不意原
修今白首余客翔方將廿稔、故交零落存誰某形影
相看我尚留命危脆若經霜柳、原修忽作燕山游此
會須知信非偶燈前笑語不肯歇、旧好難忘常握手
今秋欲逐江南去鶴駁凌風如馬趣、嗟我老矣不同
歸雨泣如傾風雨吼

八月二十日出城西眺望過楓橋登天平白
雲寺謁寺上人翌日到西麓時林園靚深
庭桂、盛開天香滿屋可愛因懷韓奕先生
不得共玩遂賦此詩以寄

我年已老宜遁還北運未得心還、盡言山中秋正
好、眺望不待山人招清晨拂衣出城去藍輿直過江
村橋、西衆山環紫翠飛坂惟見荒、苗人家門巷
盡桑荼、綠遇始覺先蕭條沿流路狭曲難認僕子每
問扉柴棋、虎岩深伏樹蓊蔚龍門斗起山巷見白雲
泉頭暫游日、飛樓湧殿凌雪霄主翁留我共禪悅且
向竹所開山餐累傳石跡貯圓眼飯來香積炊長腰
留植自足世外樂、兩髩不計清霜侵行、又復過西
麓山深那得閒遊賞、松堂畫閉人不到庭桂花發蘿
烟消沄、泉底日影動、冉、雲外天香飄此時獨恨

無良友豪吟謔浪從通宵蒙菴先生舊曾約路遠忽
使兒童要先生有道我所愛惜身不定如芭蕉逃禪
往〻入深谷交往重畫并杭棲何由來興忽來此把
手歡笑今應饒便當右酒歡些遠且留情節傾山瓢

舟次松陵

一上松陵道秋懷便不同樓鳴漁浦雨帘曳酒家風
沙鳥雙飛白江楓半帶紅離人千萬意都在短亭中

重經常熟

鉅邑當吳北官興接運勞水多歸海近城半在山高
僧寺餘庭柏人家尽野蒿重存蓬日暮惆悵促回舠

寄高鶴修季廸

濟〻登明日瑤〻際盛時歎回仍載酒講罷相删詩
尋竹思龍阜看花戀鳳池自忘形服外游咏不須期

還蘇州府都細還吳

細教臨吳郡安禪自有方北山松桂秀茂苑芰荷香
杖錫辭天闕袈裟上野艇相看還別去〻水雲鄉

題張山人適樂園林館十首

去官歸故里僑隱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風席上琴
幽通西崦曲徑入北窓深此處堪清賞時來一醉吟

二

卷與車馬聞扉掩薜蘿籠馴傳信鶴池養換書鵝
閒徑曾培竹移栽欲避荷子雲曾好古載酒屢相過

三

虛館何幽絕深藏世少知柳雲唯夕攬蘭雨積春池
恣客藏存酒頤神局罷碁餘生無一事不用慕安期

四

室中無異物左右畫圖書不共漂摇似還同水竹居
弟曾呈瓌鳳客欲贈銀魚衣獨長來此清談得緒餘

五

閒牖依林樾迢〻去市遥翠紙承雨竹綠砌受風蕉

夕嶺還侵戶春流欲斷橋主人緣愛客時為出山瓢

六

遠〻依山郭柴扉向竹開眾鶯兒嬾出相鶴客頻來
坐飲杯浮月行吟屐破苔春深花滿徑蜂蝶為遲回

七

花徑斜通巷榆林遠隔溪曉庭輕騎集春閣亂鶯啼
野水沉城北雲山峙屋西晚來吟興發獨往杖青藜

八

一軒開小圃近水更悠然杏棟紫花霧芸窓宿篆烟
竹藏鳩子哺苔襯鶴雛眠此地多風景悠然似輞川

九
松桂園林屋還知處士家疎簾宵進月虛幌曉承霞
藥味園中术詩求檻外花尋幽來到此毋惜去程遐
十
林居無俗韻琴史引素賓逕狹難容轍池深可縱禽
登山新製屐漉酒旧栽巾我亦耽幽者他年願托鄰
寄周鶴林
廿載離吳下人傳少府豪久羈燕地遠長想鶴林高
池影涵秋月松聲鼓夜濤南還如有日尋訪肯辭勞
寄王光庵
卷四十九 三二
學優何不仕奉母向桑榆今古書千卷乾坤宅一區
竹臨窗更密蘿繞徑偏行坐上賓朋少興來且自娛
羊祐廟 在吳城南大雲菴東沿河
探環桑下悟前身幼歲知君不歠人祇使才猷伏晉
室肯施德澤被吳民荒祠猶雨炉生蘚古屋無風壁
受塵今日經過思峴首旧碑剝落泪沾巾
亂後入城有感
槐柳陰殘第宅隳行看不忍步頻移歌鐘寂、興今
日棋鼓琴、似舊時人改冠裳變罕識寺亡臺殿倒
還疑故交况尽東西去獨立斜陽倍感悲

王汝玉省廬墓回京除翰林院編修兼春坊
賛善賦此爲賀
賜歸上冢已還京復拜新除慰友情翰苑修文多寵
眷春坊輔賛更恩榮墨濡彩筆松煙賦香染羅袍桂
子清行見聖朝應大用不惟吳下擅佳声
百花洲上送陸五
雲閒小陸善能文戲彩娛親是處聞今日百花洲上
見蘋香荷影思紛、
送昂上人遊洞庭諸山
西風飛錫度如舟來向湖山作勝游七十二峰青一
卷四十九 三三
色君看何處獨宜秋
緱無量壽院
齊女門邊古佛祠小橋流水樹參差偶來看竹逢佳
士指點園林說舊時
十二月廿一日舟出楓橋遇大風河凍河邊
三宿復步歸西山海雲蘭若
曉發楓橋上野航官河水合路茫、岸邊食宿連三
日雖道家鄉是客鄉
寄陳嗣初　王汝玉
昭代鮮遺逸夫人尚沉淪豈無乘時志華髮有慈親

傾家具甘旨摒擋守清貧蹉跎四十載抱潔仔終身
嗟我媿非才叨陪侍從臣荐章空可惜知子情未伸
滄海風霜晚故苑芳華新勉爲慎自保綵服高堂春

贈鶴林周玄初

鶴林先生紫烟客手神秀朗雙瞳碧早年學道迸人
群吳越名山遍遊歷靜中默悟天地真却歸高臥桃
花春河東蛇女來騰化滄溟回首揚紅塵丹書召入
麒麟殿身披羽衣承燕見從此聲華頃上都五侯七
貴爭迎餞西方神岳高嶒嶸詔遣先生祠百靈道旁
奔走二千石人訝真仙降玉京礼成備伏拜大庭環

卷四十九　三四

環掃地風令、四門闕開對黄道五雲回縹垂金城
是時君王方穆清龍顏頓盼喜氣生賜以石髓所和
之丈漿賁生前席何足榮羅襲上疏陳悃誠臣願乞
身終素情綸音重降芙蓉闕特許先生返岩穴路出
龍盤山外雲帆開揚子江心目青鸞白鳳參差仙之
子兮續紛而相隨洞天冥冥兮千秋一時先生歸去
兮秋未遲丹臺旧種金光草此際花葉方紛披懸知
先生交構功已成欲將身与元化并長生之術尚可
授我願相從閬苑行

寄耕漁子徐良夫

理世無遺逸君何獨遁迹方知唐虞盛乃遂巢由高
耕田中吳野下釣五湖濤帝力我安有熙然縱遊遨

和徐高尚同陳朗二文學虎丘遊集

中吳饒佳遊茲山極殊觀磴磚踏阜陸墳坑軼霄漢
靈若南藪劇震浮西衍蔓岩嵬見城堞參差膽里閈
飛臺突巘出紺宇横林與餘霞皎夕塗初旭鏘晴旦
宗周昔興衰四國爭發難闔閭紹遺業僭侈霸東翰
雄圖未終畢宫車忽云宴并還代祠忍世變物情模
深藏閟西花四池暮烟蔓崩崖留鑿紋石蹤餘劍斷
諸君美無度假日窮幽玩凭峭信多覧吊古亦增嘆

卷四十九　三五

重尋倘能卜偕行願相贊

初辭長洲縣庠

滑辭貴幽沉返翮當上仁伊抱屛阪賢術仰雅爲情
進趣既匪任退武復悚驚含往感多變傾始娛將傾
茲焉幸返旧將息在紫荊谷行晨陰暝循眺夕澄明
紅泉演紅澗碧璧披丹英時并烟霞来恍若凌長清
素心自昭曠外物徒紛榮顧同戰勝者吴化保嘉貞

古塼篆文歌

洪武某年范陽盧公武氏嘗過予城南旧居道出
僧坊見梵壁古磚上有篆文隱起勢甚奇偉公武

欲求得之時僧全是方飾吝傾懷帯肯于今年余
復見之因扶壁豪取而公武沒已數載遂歸于公
武猶子次農并作歌紀焉夫此碑不知綿歷幾千
百年始獲發于公武今公武沒又數載不為他人
持去而余獲歸于次農是豈物之遇有其時亦世
之好事者恒鮮得耶今年寔洪武丁卯也

范陽盧居好奇古羅網前聞用心苦荒岩窮澤遍探
求斷畫殘鈎悉裒聚皆過僧字見陶覺上隱遺書可
璠璵瑕疵不假琢石磨缺角等煩煉金補剜苔剔蘚
試斫尋宄土蝕塵細摩樹未知纖悉無舛訛已覺纖

横合規矩從盒出窺為劈似向崔蒲獲荆楷世遠
邪能究源委紋究尚可推緬鉛記形轉僧龍盤拏逸
龍飛騰鳳翥舞鸞如庹衛駕列駟踏君高闕蹲怒虎
氣呑鄒郢練三千價陋咸陽城十五蛇奔虺走莫徒
誇釗拔弩張安足數範抏玩不類臣斯体肖未應同
誰楚仇鷲孔壁得科斗真訝岐陽遺石鼓吁嗟篆法
久變化惆悵簡書趨苟簡不知此字誰揮灑欲与籀
史爭參伍緬想東吳孫伯強曾聞季札聽韶夏一時
文物盛興傳千古字書當有祖後人自合重千金故
物不宜充百堵擬令僕夫逐情挾興奈主僧猶吝予

中心往來累朝暮經次周流更予。午我昨重來經旧
地盧居已歿歸荒土壁傾僧去物幸存水涸西崩文
不廢已已卯識貴陽春歐路由來識章甫世興博雅
同賞鑑獨發長吁為收取終然雄劍起豐城畢竟明
珠還合浦可憐盧君難復生賴有阮咸能嗣武嘗臨
滄海跳三韓曾入青徐矛槊父蓬裡富儲金石録賀
中宏闡圖書府循言持還歸寶藏請止知音群魚蠹

送人歸吳

相逢不計別來年居吳如蓮我結秋親友凋零知幾
在江湖飄蕩喜俱全九重着告承新寵五柳還家老

舊田明發京華又分別春風應送洞庭船

寄吳中故人

鄉心離思共依依吳水吳山恨久違客裡頻看流景
換老來偏感故人稀百花僧舍思携酒細雨春林憶
采薇一枕滄江海夢夜深空起蝶交飛

題画送陳孟敷

君家門掩綠陰低古木叢臺水郭西我向京華望吳
苑桃花只隔武陵溪

送趙友同之松江

画船曉發鳳城東江上青山雲幾重秋水還天三百

里片帆一夜到吴松

送謝雪坡防傑出郭圖糧　　楊基

朝徙築城夫暮點圍結兵民、皆動搖一日十數驚
所賴官長賢撫勞得衆情防傑出郭來父老拜且迎
垂髫及戴白羅列車下聽官家百万師自足与寇爭
汝自實汝鄉汝自保汝生間暇苟不虞倉卒臨見傾
我當徵汝、勞薄不賦稅征父老感激閧然動歡声共
旌旗泊甲矛、五色相鮮明豈惟備抄掠大敵固可嬰
閑居何能然子、弟衛父兄平川雨初收馬嘶鼓鼙、
相逐不同往極目秋鷹横

茂苑思

輦路秋蓬滿野香圍綠堤瓊墟絡燕愁花鉛松露泣
鶯声舊時好玉砌秋歸早東家蝴蝶飛烟姿滿芳草

白門荅高二聘君

戊申中秋余謫大梁季廸嘗夢余与若平生明日道
路傳余已死季廸有夢余詩已酉春正月余待親
東歸季廸亦應召來京師相對驚喜因出所賦夢
予之作予既感季廸之念而復疑猶夢也歌以荅
之

結交貴知己不在早与遲嗟予識子晚淺深惟子知
每于朋儕間擊節賞我辭前年吴城破子居我西鄰
交遊亦不多獨念与子離相去日已遠數与禍患罹
道路傳我死可信子尚疑日暮過我廬為我涕交頤
今年我還京逢子應詔来叶握手發長嘆示我夢我
詩我昔志難、中精爽興不之而子独夢我与予若有
期方于夢我初、正我念予時春風鳥嚶、花發滿故
枝為貢一斗酒痛、飲春江湄生死固常理勿為達士
唉

食燒笋留題陳惟寅竹閣

春雷一声萬簪玉参差亂迸筍苔綠斬來稱葉當烓
燃、何異燃萁煑秋萁登盤查牙玉版肥焦尾卒烈蒼
龍皮、山人大嚼無報寫作林間燒筍詩

過陳湖贈寄周明府

闌苕参差桑柘綠細雨岡頭啼布穀人家破產給丁
夫麥未上場蚕未熟無蚕催絲綿無麥督税錢民間
此愁誰見憐居侯為我辭倒懸

聞玉雪將還吴門

桑葉重、戴勝飛行人多報故人歸髮從別後星、
出花到春深樹、稀詩喜官閑能不廢身緑謀拙事
多違便須出郭相迎送莫遲南風雨滿衣

懷王隱君正仲
小几支頤却倚書，身閑便喜見秋，初山林自此縱橫
落，歸俗于人次第疎沙鳥海江明白鷺水花掠雨淡
紅蓮相知獨有王摩詰兩月無詩寄草庐
答王半軒次韻寄答
懷剌歸來臥枕書白雲滿榻閉門初草玄未信揚雄
病礼法從知阮籍疎短牌夕陽慈蛙蜂方塘秋水老
芙蕖南村口悼呼難得一任狂風攪與庐
懷高著作季迪
坐看清江飲白虹不知樓閣又秋風淼浸禾黍蒼烟

外寥落夫容暮雨中富貴逼人驚变豹文章鳴世豈
雕虫清時欲草征西檄只有陳留阮瑀工
徵趣赴京
亂後人知再得生敢于世上望声名詩吟白屋雖安
隱詔落丹崖從失驚鳳閣有心求柱促鄉材何量祇
祇甚不堪故旧愁分手揚、楓橋第一程
送周鍊師玄初還吳
玄都春暖碧桃開鳴佩朝天到鳳臺夜傲雨龍江上
發、曉呼雲霍洞中來黃精却老和泉煮丹橘娛親繞
會栽為問長生應有術早修真籙進蓬萊

送僧住蘇州北禪寺
六年江海一論心又聽鐘声出禁林歸路暖風芳草
合講堂春雨落花深衰殘蒼老三編論獨覺韋郎五
字吟水月偉人塵不染待君重振海潮音
哭高季迪旧知
鶺鴒才高竟殞身思君別我愈傷神無情四海無知
己頓覺中年少故人祀托友生香稻粹魂歸丘隴杜
鵑春文章身壞成何用哽咽東風淚滿衿
舟泊潯陽懷中盾衡
江烟漠、草縈、且泊蘭舟近水南一鷺暝投檣外

石漫鳴帆拂樹逢嵐夢隨春雨歸草屋愁逐東風上
短檣柳色漸深人漸遠幾時花裡共停驂
舟中聞鄰船吳歌有懷幼文來儀
輕帆短楫泝烟波叠嶂回舟奈遠何一路詩從愁裡
得、二分春向客中過江通漢水情偏緑山入湘雲晚
更多何處思君腸欲斷楚妃祠下聽吳歌
天平山十四題
龍門
天開一罅道石古漫崖破中有波痕痕知是龍飛過
石屋

六丁運神斤鑿石為巨屋風雨繞入窓夜、山鬼宿

五丈石

星落長百尺風雨怒中斷至今雷火焦突兀猶存丰

白雲泉

泠、白雲泉流向白雲邊泉水流不斷白雲飛上天

一線泉

石竇小如針泉飛一縷金天風吹不斷穿過白雲深

卓筆峯

露蘚凝斑管烟蘿束紫毫山靈罷揮洒卓立萬山高

釣魚磯

老父兆作龍遺石比山久雖撐百丈竿重拭連鰲手

蟠蜍石

神蟇月下來化作千歲石曾吞王杵霜清露時、滴

頭陀岩

頭陀不可見岩石似當時草長齊眉髮雲栽百衲衣

華蓋松

飛蓋結龍形斜杠九曲青流螢枝上落疑是紫薇星

飛來峯

高峯似玉臺何處忽飛來定向西天竺曇花頂上開

四時亭

泉声四時清山色四時好不知寒暑移但覺松山老

宿雲軒

盈、山中雲就我簷下宿昨夜雲不歸空閒半間屋

照湖鏡

團、山中石下照太湖影如何一鑑中三萬六千頃

初歸吳中感事

附郭好山遠近繞城流水東西人哭人歌夜月花開

花落春風

赤山閒居

荷鍤澆蔬栽菊解衣石上觀松甘分草食瓢飲底須

汗馳萬鍾

抱膝長吟梁父折腰穿規繡兒洒呼白墮朝飲米難

離胡曉吹

寄陳惟寅惟允

坐有重紬食有魚眼能識字手能書山於秋水紅頭

看家在春波門外居

氷

連日毒熱思氷不可得因賦五言排律一首書寄

上庠錢望梅止渴之意也仍邀東儀李廸幼文三

文學同咏

凌空啟深藏冰恩錫上方壺清迷練色甌薄釋寒光
當座人俱素瑩旋体共凉瑩含銀永潔甘存客脾香
凌碧、迎歌扇微紅映舞裳明梵雖作礎堅恐易成漿
瑞擬金窓雪勛高玉井霜屏櫥雲母熱簾純水晶凉
醉客狂思觧詞臣渴頓安

南峰宴坐僧

空岩橋太形入定倚松扃鶴供銜來果猿看誦罷經
雲霞埋衲重苔蘚上鞋青只有樵人識曾因采茯苓

泰伯廟

古者五夫子曹称三讓名後来秦失鹿劉項若相爭

巻四十九　四四

寄錢巽之

作賦擬相如何人薦子虛琴弾中散操扇玩右軍書
北闕青雲近南冠白髮疏娗君傳道遠着我入樵漁

江南曲

送天碧藹藹遠草緑愔愔併作相思海春来一様深

簡錢巽之

碧樹緑蕪空乱雲故人何處隔江村旧書在手再三
讀新恨從頭又一番竹檳随行家具清蘭亭摹出典
刑存幾時定訪揚雄宅為問太玄經裡言

南峯歸雲菴

雲伴老僧居翠微老僧應共白雲飛杖藜西去雲東
去日暮僧歸雲亦歸

呉中菊花盛開

菊花三百六十種處處名園花不同安得化身千百
億一花看取一吟翁

呉江石橋新成

五色何年補泱寥百弓無地架瓊瑤老龍千尺卧寒
玉雌霓半空横彩綃天路行看星象通江濤怒息水
犀驕鯨便欲超銀漢直從台階徙斗杓

竹枝詞

莫折閶門楊柳條帶行離恨滿楓橋句道春愁不禁
滿蘭舟長放艫輕摇

巻四十九　四五

續集巻四十九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五十

長洲 錢穀 叔寶編集

○○立春之二日大雪平地三尺吳中五十年無
○○○此雪 韓奕

蕭條江縣空歲暮寒風積雨雪連日夜平地深三尺遠近寂無喧四顧同一色沽足良可佳有綷誰難識空街人迹斷寒光入虛室重衾不知暖孿縮衣猶慄餘生近老病起臥但微息顧欲遠遺人難馳正行役在物寔同類有懷屬此夕

寄俞立菴

相望才一里不到已多時家似山中住人非世上知草深疑斷路水漲訝平池破篳竹林下秋涼想最宜

包山毛公壇

微茫太湖心諸山此爲最宛如海上國平寬納幽邃田廬錯上下人烟万家聚相蔡及橘柚栽植窮地利想當秦漢間未尚通風氣龍蛇不敢居人跡未始至毛宵奇公仙有福當此地開荒治丹術道成遂仙去嗟余後千年恨不身親遇願執灑掃役服勤於爵器微生倘有分異沽於杜棗喔哦三尺壇草藥春不異縹緲千峰烟霞景仍秘平生出塵想僑宵徒仰企浮雲影悠悠與從候仙馭山水漫娛人凌風振歸袂

橫山西隱菴

孤艇溪邊入千峰雨裡登老年雖厭客長夏欲依僧院古青苔滿林寒宿霧凝解衣禪榻上未覺有炎蒸

黃埭興國寺

粳稻田初熟烟霞日欲西孤舟僧共載古寺鶴同栖樹抱溪流合窓陰月影低紀游聞有咏常向壁間題

八月十四夜過望亭

夜裡行舡過望亭滿塘秋月露初零閑吟忽記唐人咏喜見平田晚稻青

送友人還崑山 張適

雨歇東風曙色微妻孥子迎歡掃花明祖席清尊酒御拂儒衫白芋衣上水海魚堪作鱠近人少鳥不知机烟塵滿眼且歸去莫負春山采蕨薇

春日登胥門城樓

城頭箏樓勢鞏飛西望吳山落翠微春草荒臺麋鹿過夕陽古塞雁鴻歸關河萬里歸興廢城郭千年感是非惟有樓前太湖月夜深依旧吳清輝

雨後過海雲菴招提寄徐畊漁王耕雲

雨後穹窿萬壑青白雲粘樹濕冥冥寺從栖霍松邊

露泉向啼猿峽口聽徐孺閒居過經遠王猷茅屋隔
林扃相邀共借栖禪榻夜粥登前煮茯苓
送崑山知州任嘉定
夕陽江上雨初殘楊柳陰金拂馬鞍白鳥笑予長送
別青山留客共盤桓桃花淺水征帆從燕子風生柱
席寒在路獨吟今夜月到州仍作旧時官民罹歉歲
傷凋瘵君有長才定治安行見經綸應重托邦留遺
愛遍江干
送長洲主簿兼司税
佐令勞才子秋深始到官蒹葭催暮雨蟋蟀泣初寒

候吏迎車近商民望税寬政聲傳府重罷權課非難
寄陳山人寅
草堂孤在夕陽村每憶城南綠水園春露尚沾萱草
背夜寒忍散鶺鴒原孤鴻歸興寄琴調香爆思憂到
酒尊寂寞楊雄甘老去百年名姓至今存
宿山中徐研溪宅
舊業非忘世新射似隱淪雲生蘿徑晚花覆石房春
千大憂無嗣書多未是貧酣歌頻續燭竟忘主和賓
題笠澤陸氏隱居
隱居何處所笠澤水西偏贈俗田千畝容身屋數椽

桂陰侵座薄柳色映窗妍軒冪花前霧亭分竹裡泉
斕深忍見日林茂欲無天石壁琴常潤書床硯已穿
俯池虛欲墮登樹靜相牽瓶貯滋花水籠通煮茗烟
蓄書千卷足課子一經傳字罷臨流坐公餘選石眠
病多諳藥性閒久積書篇客至爭饒子琴僧上斷紋
尋山穿雨屐看竹棹孤舡津渡還持晦栖遲任性便
感恩懷欲厭俗思翩翩要我頻相過佳章夜共聯
與陸天游張南村諸公進濮西華嚴庵
讀書只在松檜林不遣春色孤村深鳩啼雲淡亂浮
思花落水流驚客心過溪尋僧蘭若擲偈石坐夜夢

蘿陰杖藜田路通撫遊落日已下西湖岑
寄道衍上人
京國歡行喜早歸茅菴岸流檢校康文章留世新編
穩師俗榮身旧賜衣晨鼓懷分天界粥春風還來海
雲藏相期共向林泉老已悟年來五十非
與王止仲夜話
飲過已多時春來不爽期花前初熟酒別後只添詩
續燭知宵永聞雞略睡遲劇談須莫倦明發又天涯
送坦雲軒住中峯寺
中峯香刹翠雲边支遁昔日曾栖禪白馬千年不復

逐青山萬頃只依然師行氷雪歲云暮舟渡吳淞江
凡憐名地猶來在人勝好勤修業繼前賢

蘇人葛秀才送余至京師及之官又送至大勝驛值大風雪感其高誼臨別賦此

君不見昌黎公藍關馬蹄風雪中又不見玉局翁黄州路遠如院窮我生今年五十七讀書吳山畏人識昔年曾作水曹郎聖恩早賜歸蓬蓽迩來又越十六年老病囊與桃藥錢去年府州忽相辟豈謂聽明不及前茅茨驚憂病增劇展轉歲除千感集今年始及趣裝行兒女牽衣憐我泣抱痾艱苦至京師上赴天

官陳履歷聖恩浩大不加罪命向廣西佐方伯青衫白髮老從事自媿才踈難稱職臘月出皇都白門啼乱烏乾坤忽变色風雪方載逐騫驢凍屢仆瘦僕飢且痛俄至大勝館面皮尽黎色丁寧僕莫嗔勞役總第一下車就酒家酒薄殺不佳飯乏敢嫌此情愚良可嗟酒家頗見毒煖湯温我指把酒爲禮杯垂情相數語乃知平生交切薄屠沽子邂逅遇一官問之称孝廉共買金陵酒同上廣西舡廣西在何許浩渺烟江水舟師數驛程四千三百里大寒遡大江江風急淙淙步頭暫停棹飛浪壓蓬窓况乃途路遥老年俄此罹病情正苦絕忽逢葛翁歸葛翁叙叙向我別胸中有言不及說我今竭力報皇恩翁亦还家保名節我家呱呱好孫子翁先還家凭寄語到官急遣迎爺歸男長讀書女織蒲

舟中聞吳歌

清湘夜駐木蘭橈月落霜天雁叫遙忽聽吳歌驚夢斷此身只解泊楓橋

過楓橋留別城西諸友

頻君遺餞意偏饒念我離羣寂寥相悵雨催詩欲就鄭亭風動酒頻消移舟射瀆黄昏近路轉江村碧

樹遥記取今宵分手處鳥啼時節過楓橋

早春過望亭驛書晴追次唐嘉祐韻

遠望晴煙散綠蕪稚蓮起坐整衣巾野花開處多臨驛水鳥飛來似送人愁裡聽窗三日雨客邊吟到一分春今朝已有尋芳客來往東風陌上塵

宿閶門

霜滿烏啼夜月寒客窗燈火看愁看故園相去無多路便覺今宵睡不安

客金陵送盛寅還吳

宮烟籠陰半已青俄聞歸棹發金陵秦淮雪裡春潮

長堤向雲開既日昇先我還家綠客久如居多藝更
誰能莫辭同醉長千酒明日程思恨不勝

送俞立菴應湘府聘

鶴書遠聘到岩阿拜手晴然出薜蘿天接孤帆秋水
濶門閒五柳夕陽多吳雲斷杳鄉樹迷兩水微生渺
外波此去賢王應待久安車行看莫蹉跎

宿開元精舍

落日樹陰陰禪幽靜客心香烟秋歛寂燈火夜廚深
茗熟僧先睡詩成佛對吟自憐就僻志只合臥雲林

賦得秦淮夜泊送吳秀才歸吳

烟露淡籠月泊舟依淺沙且沽今夕酒聽唱後庭花
淮水迎歸路吳山看到家鄉中萱草帶慈母在京華

賦得太湖春水送華以及歲貢

浩浩來天目溶溶接漢津光隨征櫂遠綠染客袍新
瑞雪初銷隱包以總是春明鏡禹門外一躍有論倫

賦得劍池送友之京

岩樹蘚紋生鐵花一泓寒玉清無瑕山中有穴通海
脈人間無地埋青蛇居僧經歲不飲井游客常時來
煮茶安得干將復飛出贈君佩服歸京華

楓橋歌送姜秀才歸金陵

居不見楓橋水奔流直下太湖來環繞闔閭城西地
其間風土何佳哉層樓疊樹侵雲起望處人家半臨
水水邊歌舞不勝春橋下帆檣停似堵復有大道接
金陵送客每來橋上行山寺鐘鳴知夜半漁村月落
見燈明今朝相餞吳公子解我金貂沽綠醑帆檣長
洲花外烟衣沾虎阜山頭雨暮烟秋雨益悽其別緒
離情無限翔鴛時因是今時景令人還誦昔人詩見
說長干花似綺君歸更莫思鄉里

移家將之金陵宿楓橋

山寺烟初暝江村月又生辭家無十里不寐到三更

大逆漁燈火鐘催客棹行從茲去鄉土寧得是吳城

送醫學盛啟東之京

欲識軒岐李相將上九天祖陳楓葉下席展杏行邊
暫別燒丹灶未登蓬畫船不對頌賜日雨露想承偏

吳岩懷古送瑞上人

吳宮成梵剎銷歇尚遺名臺峙荒琴薦池存洞所泓
綺羅無復見泉石有餘清相送師歸去重增弔古情

送任二尹復官吳縣

考績曾聞詔紫宸俄看征棹別江津郎官拜去雖依
舊雨露承來又一新古縣花明千樹繞重城柳色萬

家春。知君德化吳氓乂風俗從茲想更深

送金徵士問應書諸寓

金鄉二十那能文染翰爭誇逼右軍用筆不慙窮兜
顏。臨池惟愛美鵝群常年閉戶稀曾出一日佳聲遠
自聞。忽睹薦章從聘召為書皇詔錫功勳治裝早已
辭親舊。拜手明當謁帝君花底傾來杯欲盡柳邊携
處袂將分嗟余嘆守依環堵羨子鵬搏在五雲聖代
英才起往古。家鶴野鶩任紛紜。

逢沈以譜

何處移來一艇閒寒衣同憩樹陰閒自依別久多情

話不為看山忘却還

賦得千人石送沈寅仲

林下盤陀石山中不記春佇看無一點容坐僅千人
靈蹟平如砥苔封厚似茵祖庭從虞設權會在迷廻

送吳歙學還吳省親

覲白髮老東吳令子丹心向帝都正及歲寒歸故
里不辭雨雪戢長途無人似爾情偏摯有酒如澠興
不孤。他日想思凝望處暮雲春樹總模糊

登天平白雲亭

白雲泉上白雲亭京國歸來喜重登欲試坐間誰老
健酒酣先上最高層

送韓伯承還吳

今朝佳節是花朝相送重來白下橋老語生憎鶯舌
巧新愁翻壓柳眉嬌天街有雨塵還少酒巷無風旆
自搖只尺清明歸未得羨君先上木蘭橈

虎丘送別

天上樓臺海上山何年移却在人間不因此地多情。
勝那得遊人數往還望處已添吟詠興到時偏解別
離顏。今朝還當同春去門外白雲千頃閒
相送瀛洲客來登海湧峰岩雲騰白虎池劍躍蒼龍

境勝詩情愜盃深別思濃、分袂處高塔夕陽舂

題杜瓊草堂遺意卷

舊業成都万里橋百花潭北草堂遙門無縣吏催租
稅。座有鄰翁對寂寥松影滿庭閒白日茶烟繞榻颺
清飈酷憐杜甫成詩史翻笑揚雄作解嘲
草堂遺址在重構剪荒榛松偃吳門月花移蜀地春
流芳知有本紹業豈無人喜到瓊枝茂詩宗又一新

賦得龍門送范原紹應聘

凌雲峭壁聳崔嵬不待神功禹鑿開一徑直通天上
路洪崖隔斷世間埃雖無鎖鑰常關閉肯放豺狼恣

往來今日送君騰躍起從龍為雨潤枯荄

遊天池訪愷上人不遇

山中夏將半嘉樹敷陰重問攜綠玉杖往到青蓮峰
苔徑少行客微存舊遊蹤臨池聆頌偈万壑來松風
蘭若倚天開岩光白雲封高軒蔽岩穴珠樹衛單櫳
未緣稽予共所欣良友司朋當發毫素誓言遺愷公

送翰林刘孟功姪鉉還吴

君家吳望族名冠儒林表自昔我先人素有通家好
若翁余同庚交誼如管鮑翁也歸去久余亦漸衰老
阿我能繼業丰姿美年少賦罪擬揚雄詩成驚謝朓

一朝省世父治裝遠來到欲辭十年別不惮千里道
再叙肯月情重講家庭教談話每宵分尊卑恆懷抱
昨承訪蓬萊出迎双屐倒從容問答間实臧頻余掃
高門座麒麟音倚亦光耀正欣接吟席又復理悍棹
草色瀛洲新鶯声上林早相送出都門春江波浩

寄蘊性初

詩親進太學歲月去駸駸夜雨青燈夢秋風故国心
一官仍未遂三歲又將臨早晚重歸省相随頻有琴

寄沈公濟

蕭齋嬰疾久不覩沈休文枕畔悲吟雨天邊日斷雲

卅青誇独步頗陸頗同群擬剪西窗燭連床話夜分

過范氏山莊

林静書聲隔淪關輪蹄不到絶置氛天寒鶴立蒼松
久童子開扉掃白雲

正月三日陪陳士初錢孟書游北禅寺訪瑩
上人不遇分韵得款字十六韵

昨見葭灰飛玉琯已覺陽和布晴煖條風吹綠草荄
萌殘雪消寒柳條短新正促欲探春行令朝便有尋
詩伴青鞋布襪慣林泉華髮心情厭秣館北禅古剎
吳城陲眼界清幽塵跡斷群賢偶集本無期去路雖

遥亦何惮行不覺到蘭櫓一徑蒼苔平且坦有意
來参宰戸師遣遊飛錫歸遐後惟存法主梵公像趺
坐繩床右楊袒山童見客遠相迎作礼殷勤為延款
盛表香粒堆飯盂供度白花浮茗盌嗟予泯抱烟霞
癖野性不羈久味嫩涼久遠自白門返由染黄塵衣
未澣幸叨方外相追随得逐閒遊散襟懷頻浴吟
思逮人境俱寂清風滿詩成坐待師不還白雲散漫
無拘管

過思菴郊居　周忱

故人家住碧溪濱出郭書声白晝聞過訪几回回首

竹、啼休何日共論文山容半向窗間出泉脉逆從樹
底分、最是快人心目處連晴翫稿翠如雲

送李子劉昌赴會試

早從侯頖究羣經虎榜新題屬妙齡驟出馬群空北
土鵬因鶚化運南溟功名有待標青史禮樂行看對
大廷席上儒珍期自保一尊相送重叮嚀

送況郎中任撫州太守

擢自儀曹領郡符朱輪熊軾向姑蘇身馳驛傳声華
重手捧天書寵渥殊政洽九江重渡虎時清合浦尽
還珠、故人尊酒送相送努力期居展壯圖、

贈草窗先生詩 并序　　劉鉉

始以道其所自中則偉其才而惜其不偶故歸之
命以壯其志末則托予德之、心而究其遠大雖
皆公之寔而語淺意庸拙于形容進數是幸

磊落八尺軀魁梧且雄壯静聽論言一見奇貌狀
早、從緣侍下兩京飽遊訪出門狎師友麗卿偕碩相
所以、韋布間行對得声望而翁醫恒暫和從相頡頏
竭去指、館舍東吳遠歸奠朝廷加聘、命師保為銘墉
予送來親、朋騈闐車百兩象然在東住、序基足悃悰
歲暑或忘屢陪、冬或不續時宇、倏迂移歲月不多讓
里閭称孝廉佼英餡講秀撫臨冬官周隸屬郡侯況
僉謀輿遺野疏薦文為、張百鳥不如鶚一言亦須尚
先皇重嫱巧雕琢伺宗匠方期就豐自豈復敢谿壑
易闕龍恩升孤臣荒何仰周、南難帶龜坎坷寧悲悵
吹噓竟無媒鎡情曠克諒得非、命數奇珈闕道、諒謗
奔趣性卑汙潔身處高亢請息理、固然欲得必由表
寔以草為名志与先賢伉滿庭春不、除生生意深廣
陟屺空為盱天際孤雲颺王事既靡盬、躋攀誰為奪
心事一寸詩激發何慨慷静中聊自怡柳、莞顛舒暢
短章既春容長篇亦跌踢府藏出珍奇釣天、奏宏曠

光華燦烏日鋥鈎咽更响正如巨陂中魚龍笑寫泼
蒼波合東流涌、浩難偉有時我為歌三嘆而一、唱
岐黄術精深有似淮陰將克捷看有神鏖攻無不當
務施濟利仁扎瘥成倚伏而今病妻孥藥物屢承、貺
乎、以補清羸既以驅瘵瘴孚德懷寸心感激忍遺忘
擬報、待帶金毖君增況長擬贈這俚辞思君廠浮雜
惟年改、元初青陽日方向國家喜清明輔弼元凱行
皇猷足黼黻天工共寅亮氣和時已康物阜民興惡
西山雪霽佳、路水澌流傚肩輿既堪命軒舫宜同榜
行廚載山肴玉、瓶注家釀俯仰天地寬遨遊跡浸浪

炅風颯然生送子雲霄上

重寄杜用嘉 有序

往歲雪中因憶使弟梅花已奉節作欲為來春之
約張本今既及期復不𤇆闊感時對景不能無言
所以嘆流光之易邁嘉會之不偶也

去年花開雪飛處慇懃曾□賦懷君句欲期來歲故
山春攜酒林間共歡聚豈知于今花發時又復兩地
空相思相思正濃花正好千里東西夢現綫夢現何
事苦思花花總飄零人未老

懷陳孟賢

綠水閣中萬竹深當年曾此寄幽尋芳花池上看垂
釣香樹抜前聽鼓琴徒短蹔能忘舊會分題長憶深
新吟别來音問如金玉令我長懸一寸心

挽陳怡菴先生

門外青山架上書東吳佳處是幽居一夜風雨開芳
草十畝園林隱與庐伯玉有文垂宇宙大丘無意在
鄉閭執經犹記相從日寒雪初深聽講餘
弘文入直被恩私曾受先朝聖主知万里康莊騏驥
遠九重霄漢鳳皇儀金蓮夜草平明詔綠筆朝題應
制詩奪得錦袍多意氣賜陪龍駕宴瑤池

故里懸車歲月深春風華髮漸盈簪鄭均退後家無
祿疏廣歸來賭有金湖水烟霞同封曲竹林觴咏似
山陰吳閭賓散青天月池上誰歌醉白吟
金星光徐夕雲浮鄰竹與声吞不認身如百年雖似
夢文章千古更何求詩哀吏部憐張籍謚美河汾念
薛收漢淚滂沱何處落盡隨江水向東流

送真上人住姑蘇宝覺寺

聞說湯沐最少年早將心印一燈傳滇南鄉土渾無
夢吳地江山自有緣暮雨疎鐘烟樹外夕陽孤塔水
雲邊遙知聽法龍來處香散花飛畫滿天

近得家兄書、語欲促我歸展誦之際不覺
悵然

第兄何處億相違凉月閒齋半掩扉燈下屢看新寄
字客边穿尽旧縫衣参辰欲曙隨雲没烏鵲驚寒繞
樹飛朔馬北風犹自戀故鄉誰道不思歸

懷瀚兒

憶從生汝在京畿膝下晨昏肯暫違遥被每同寒夜
宿篝燈曾候晚朝歸回首歡處傳杯酒為我酣時解
帶圍遥想歲闌風雪裡懷親能不思依依

贈送吳江僧會

杖錫邀進上九天袈裟曾拜玉階前人間無繫空身
相方外淨名逃世緑残雨絲鐘江寺遠夕陽古塔水
雲連贈言好為揄吾道闡說聡明似大顚

懷杜周嘉

十年膠漆重交情憶昔同門聽講經詩足清新詞白
雪筆多神妙在丹青彈棋留榻捻迷石看竹期過水
上亭今夜想思何處切不窓殘月上珠櫳

挽劉僉事

青驄來鄴遠觀風銀漢星搓萬里通頻見棠裝貽陸
賣又勞來帛起中公九天雨露恩常在百歲衣冠蛻

卷五十 十七

巳空闡說西湖、上路甘棠新長旧時叢

寄任淳澤

還家見汝倍多情我昔離家汝未生今夜客窓千里
夢竹林誰繼旧時盟

望楓橋

鄉山遥望翠高低滸墅橋邊日欲西江郭到城無千
里不妨月出夜烏啼

吳宮怨 張楷

江空月冷天如水銅龍滴咽柢檀死宮中粉黛一千
人醉眼相看嬌姑起自入朱幃翡翠户幾番曾得君

王數君心好惡自不常豈在區、歌與舞宮門侍天
鈴索垂喚霜吹老青銅枝玉鸞泥、背墻去何人遊
得君王歸君前豈無容妾地旧劃猶存青綠葉

移居横山 謝應芳

為愛横山、水清山前築室小溪縈老夫枕石看雲
臥児輩求田候雨耕古井寒泉龍有宅孤村夜月犬
無声廿年老眼風塵暗猶喜如今見太平

送道士謝清一歸吳中 陳維

丹崖紅光照洞庭天壇月色帶珠星玄都道士蒼精
劍上界仙人白鳳翎閶闔朝回天蕩蕩蕊珠經盡

卷五十 十八

冥、欲從杖屨秋山裡風雨寒燈未茯苓

送魏司業出守姑蘇 陶誼

東吳父老候麾旌皂蓋朱幡五馬榮名郡暫煩親
相諸生久恨失陽城麒麟符劍王君恩重厳凝香吏
牘清描日微貢下丹詔又看環佩入承明

姑蘇感事 王澤

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群睥睨金湯徒自
固倉皇玉石竟俱焚将軍只合田文死国士應無豫
讓聞風雨明年寒食節麦盂誰上太妃墳

姑蘇懷古 盧大雅

骨目懸門烏啄遲至今哀怨入吳歌山河不爲興亡
改城郭其如感慨何廢苑春深芳草滿荒臺秋盡夕
陽多醉來一葉扁舟夢也躊躇豪華遠逝波

吳城懷古　王恭

姑蘇城下刺蘭橈却憶吳王古市朝香輦路迷春寂
寂館娃宮外草蕭、千年往事空啼鳥半夜疎鐘自
落潮明發不堪回首處暝烟秋雨過楓橋

謁范祠　曹貞

二百餘年十六朝惟公勲德若雲霄一時王佐真伊
呂十倍雄才過管蕭汴水悠、文澤遠、義田英、子
孫鐃焚香再拜先生像一束生芻不可招

卷五十　十九

王蘇州綠陰堂　俞貞木

百尺高槐十畝陰綠雲蒙幌画堂深魏公相業垂家
宇蘇子文章耀古今歷歲風霜空凜、近時枝葉更
森、忠臣孝子天爲鑑行見甘棠自作林

暮秋留別吳中諸友　黃守

蘇臺秋色雨中殘斷雁疎砧送早寒白髮不辞今日
醉黃花猶作故園看誰言去路知心少自是人生會
面難興那明朝江上別官情離思共漫、

送沈愚歸玉峯　蘇平

皇州鶯囀柳條新客裡那堪此送君歸夢不離吳苑
月還家高卧玉峯雲江村貰酒逢寒食驛路看山對
夕曛最是臨岐分手處花落離思共紛、

大椒山　侯謙

曾聞吳越此交鋒回首雄臺伯業空當日斷戈流戰
血至今衰草起腥風累屍同士浮江上慶面君山死
角東若論滅吳功第一捧心人在館娃宮

題卷爲沈孟淵賦　丘吉

喬叢図裡結球籠逼盡東風雪未乾玉蜻吹聞走實
小金城飛入覓天寬水絨織錦春無際香絮蒙頭夜
不寒留取獨倫三百尺明朝相約吳漁竿

卷五十　二十

送陳緝熙修撰使高麗　丘濬

海上天風吹節旄玉堂仙客錦宮袍詔頒龍闕恩初
下詩到雞林價倍高万似鰲金浮晚日一江鴨綠漲
秋濤遠夷未識中原貴爭覩天章五色毛

送桑民懌訓導泰和　李東陽

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慚唐李
卿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累湖海官貧尚
布衣試看孤雁西下林薄壯心還向碧天飛

吳門　張泰

萬井烟花繞故都，闔閭宮苑日荒蕪。江兜吼浪空驚
過山黛顰秋已破，吳臺下草深無過鹿。城頭日落有
啼烏，英雄老去年華在，海日曈、水漏潮。

東吳棹歌　汪廣洋

玻璃令浸洞庭山，霜竹攢、橘柚斑。白髮吳娃笑相
語，官船不似釣船閑。

吳中即景

白雲收盡晚山青，水鳥雙飛入翠屏。一派歌声何處
起，采蓮人在錦帆涇。

閶門柳枝詞

卷五十　廿一

小蠻能唱白家詞，笑把纖腰鬪柳枝。愁絕尊前春太
老，風流太守鬢成絲。

江南春　張楷

滿川啼鳥怨殘紅，水國春園柳絮風。春雨一番江水
闊，草痕將綠到吳中。

吳宮　楊時秀

西棣雲消夜氣清，宮前溝水作秋声。如何醒得吳王
醉，多少花枝壓禁城。

常熟西郊　王樺

稻禾歛嘉寔，蘭蕙摧孤芳。華滋日已歇，遊子多懷慨。

林阜集鳥雀，吹亂散牛羊。物情各有遂，心与歸雲翔。

吳門贈凌才

我家華川上，君住蘭江濱。百里通一水，總是金華人。
自我与君別，三載幽燕住。及此會吳門，衣顏各如故。
同為異鄉客，誼重情依、。東風足携手，君何復言歸。
歸去金華山，日有好山色。紫翠積芙蓉，綠草眠白石。
若逢牧羊子，為我寄深情。莫令猿鶴怨，行矣尋初盟。

吳江別連上人

飄零有若此，離別復如何。情劇酒杯少，愁添詩句多。
荒村黃葉落，極浦白鷗波。回首相攜處，秋風瑪瑙坡。

卷五十　廿二

吳中客懷

獨對一壺酒，自酌還自吟。句從闇裡得，愁到醉邊尋。
擬詠班超筆，猶懷季子金。故廬湖上水，背似楚幽沉。

還鄉

入夜初還鄉，蒼茫興寄秋。大星懸樹杪，新月出帆前。
夜酒鄉供醉，漁歌屢惱眠。埽欲繡川上，欲辨釣魚船。

十一月十日宿陳敦初館中臨別有作

歲十一月當嚴冬，江湖水落潛蛟龍。蕭條長途客旅
散，而我買棹過吳淞。茲行豈為飢餓逼，念予高誼來
相從。託交同門已十載，蒙被教益開愚蒙。時、彼此

互有微聲訏寸莛撞巨鐘、姑蘇臺前覽秋色、雨正門
外尋春客、中間欣戚每相摯要復終始猶驅策、一自
去春与子别、兵戈滿眼紛縱橫、又疏相見恍如夢中、
夜論議披心胸、君言爵禄非所願但願擊壤歌時雍
却因文章著不朽、韜晦養拙甘為農、顧我所願願頗异
子、謂欲与世相奔衝、黄金鑄印錦懸綬、時至未敢辭
侯封、丈夫出處雖二致、非異愚智由乖逢、遑、得意缺
望八、常事所貴自宜如循、綜計長短議瓞又坐聽
鐘鼓数聲、、人生會合良不易、奈此物役相牽攻、君
留仍泛越來水、我去猶對金華峯、區、離别不足惜

卷五十　廿三

且復醉子紫霞鍾、郊鄰自附淺籍、奉此事違矣須達
縱、

登姑蘇臺有感

故壘蕭然起暮塵、虎高何處吊忠臣、山連吳越東南
近、天入江湖上下均、歲月多因催髮變、文章未足濟
身貧、悠然今古無窮恨、落日商歌倍損神

東歸留别吳中一二同志

明發閶門一問津、梅花有意似留人、誰憐孤館青燈
夜、還憶高堂白髮親、對酒論文期隔歲、到家献壽及
新春、石田茅屋猶無恙、飄泊江関惜此身

常熟舟中

一自歸來東海涯、每依北斗望京華、才疏謾結交游
廣、身遠時驚夢寐賒、風雨扁舟今若此、功名壯志倍
堪嗟、故人只在虞山下、同看寒梅雪後花

吳江客中冬至日

十年奔走竟何為、轉覺浮生事、非、時序每驚愁裡
換、家山空向夢中歸、吳江歲晚寒波積、楚塞天空鴻
雁稀、酒後登樓倍惆悵、緇塵猶滿旧征衣

吳中送僧　唐肅

師向何方去、太湖西復西、風傳孤磬遠、松偃旧房低

卷五十　廿四

堤、樹常留兔、浮杯不較犀、何時城北寺、重聽木雞啼

寄吳思菴敬德　劉溥

朋、孤飛鴻叙、、苦悲鳴凄、、寬故侶悠、、傷我情
親、文有君子風、昔著微声若為久别離愁思極難勝
微物、渴知求人何忘合并、歲月已云遠、関山阻修程
惟有托柔詞可以通精誠、相敍在斯達、終當垂令名

登蘇臺懷古

一上高城欲斷魂、英雄不見水西軍、菱鏡劍上飛青
血、响屧廊中散綠雲、日落寒鴉啼古樹、月明金虎出
孤墳、可憐歌舞宮墻地、千古蒿萊走鹿群

寄金文湧

寒暑五來往衡紀迭遷移庭柯辞故崇園梅發新淑
撫景成時邁局終與翹思我有素心人合德樺光儀
寫秋、追況役煩促若縈雖搏霄霧徹繁吞舟困污池
仁窮狡、乃達斯理信可疑願言慎厥恒毋使此道虧

紀懷

犀兒秀以肩凰鳥文其翰嗟予七尺軀徒立天地間
六齡始讀書八歲吟成篇十一學馳馬踏快爭著鞭
十三、折右臂積恨存偶辭其年侍家君受召拜滇南
羊腸古、本未鳥道青厓端惧有向時失不敢易請攀

行、近一、月始上瀘江船衆流下瞿塘濤声若雷喧
白馬既碟碨、黄牛何潺湲東下疾如箭瞬息三四灘
出峽何所見蕭、江竹斑迴頭望小姑高髻雲中鬟
旦暮奉有鬪鶺鴒与清猿遠與羈旅懐因在父母前
入京見天子罷役家君官賜第金臺坊家業咎以寬
十四奉嚴命游李從、所安困之遠揚州尋師志弥專
但規篤餘姿義理悟難見十八已戍冠二十早結婚
家居戢近侍日夕奉至尊嚴時屬迎狩屢作扈從臣
皇業開北京庭闈從此分所居未有定使我心煩寃
時年二十三辞母省家居惟此去住情懷切進心所

旬風始交夏買舟出龍湾渡江復浮淮、心為南北亭
千里至呂梁其險不可言乱石列劍戟崩流激飛湍
衝湃千鼓震衛突万馬奔官艘与民舟誰、敢相争先
次泊數十里檣楫千萬竿絙絡自先後密若蛛網懸
一舟須五牛百丈相鉤連分寸不可上頃刻豈敢延
萬一有失傍人危舟亦翻危我既如此煬傷人顏
繼至百步洪咆吼動人根衛河溢洪波十里九迴盤
逆流上潞水五日至通津陸行四十里塵滿叟車輪
窺、見叟闕萬、闢九門家君闔吾至客思即欣、
依、趨膝下跽、聚至懽如此僅半載命我回南軒

南行一月餘復至龍河省老母三遺我閒至辞慶家
升堂拜嘉慶懸問何辞、下父父在客体氣能如前
就荅喜與悲家事重骨煩靡、感嵗月不覺十五年
逝、南北京僅得十往還侍養不得并於此當良酸
江雲与塞雪日夜愁相関南京至北京水路餘三千
良水或騃至舟行如上天枯涸至沒脛闒閒幾欲乾
舡底沾泥沙城、風雨繁啟閘水則通行計數里悭
官貲運淺夫云是近縣民老少立水中裸身恒苦寒
曾向皮家諦風雨近黄昏值淺舟不行舟中水賊、
石擱舟底碎一夕不敢眠又嘗渡淮河桂帆嘗深淵

未濟風大作檣斷水入船又于揚子江炎空黑雲盤
指語同舟者風雨在邊廻衆害但無害行〻勿過論
須臾風雨至雷電交轟闇阮〻向昏黑恬〻悽我魂
電光燭巨浪排突千銀山我舟居揚篙股慄身欲癱
衰父幸達浙鑿纜江之干隨浪上復下摩曼行不瞑
倉皇裂衣被裸纜始得全活〻高郵湖琵琶石与估
岸下貫連木櫓才說行根義値西北風浪觸湖水渾
舟行或遠北粉裂不可完我亦驚北恐百計出危顚
聖人戒歷險我乃倖若幸若欲求安居定省遣二親
首我宣教公自汴來吳端彼吳白馬閭風氣鬱以墻

六世葬于斯邑不肖輪因先祖登仕途墓祭礼遂湮
寒雨走狐兎秋風折荆榛前年三十二嚴命致悲惆
言歸報先德穿碑勒名文告祭享族屬光飛幸一新
及予三十四北上復其回副家繼一目聞中夫其實
傷我夫婦情淚下如涌泉今年三十七已結名家姻
携之俱北上敢避所艱家君老多疾養礼度詩中
老母仍在南〻別淚滿巾〻婦還弟婦遠至石城闔舍
弟挽我衣哭至長江濱悽〻可奈何謝〻將雅陳天
地生万物父母生我身父母幸具在乃使心悲〻我
願天子聖此意早見原不畏行役苦但恨侍養偏又

姚李無成又矣負青春壯志日銷爍〻雖自伸人
願得賢手領我何如人三子提居雖不異犬与花詩
以道性情風化處以宣吟苦每欲之不能致積研每
行遠有感述此非自負隱顯後莫知出處前已真窺
龍聖主德昭〻父母恩使有一寸心不得遂青史此
行圖犹昨未可即言旋西風送征帆日擣江中蘋

寄陳孟賢

吠〻田家雀栖〻枳棘叢卑栽獲苟還反鄙高梧詞
鳳鳥奮文翮未復翔遠風𦐇与群雀濤塵濕終自窮
水炭各有性寒熱由所從君子防未然此意行當崇

賦得卧佛寺送僧圓覺初

祇園隱瓊瑰清漢沉寶月靈智寄湛圓居然示生滅
嚴〻鷲峯下我〻表金剎芳音存法言端儀儼禪悅
于今二十禩廣路多恒撒子得主其宗弘慈振餘照

萬壽寺送僧

上刹臨東城門峙瓊石煌殿宇既宏廣園林亦谷芳
法侶偕祝釐報本理所當香燈凡萬炬响梵申球章
于復運同濟淨圣闡化方願言朝与夕式比期無忘

賦得綵虹壽翰林陳檢討嗣初

長虹垂青天万丈騰綵紋紅黄既絢爛青碧尤氤氳

朝夕迭東西二氣相蒸黄豈但自輝飾山林亦方芬
孔子作春秋化石古所聞薛生灌香醴金屑木紛紛
斯人妙斯道四海昭雄文英華軼班馬五色同忻忻
懸瓠紀華誕乘泉應兹辰賦此表嘉瑞庶可道拭陶

送倪郡守

使車何遲遲駕言朝帝鄉載馳復載駈原隰迥且長
父老羅道周中心極彷徨扳轅臥車轍願帶去我旁
借問此爲誰太守忠且良陷彼古名臣四方允爲綱
枕枕既勿留惕惕徒自傷公當即歸駐慰我遥相望

介軒爲長洲沈孟淵賦

天下有定理中正同無虧君子見其幾毅然堅自持
乾坤奠高厚陰陽迭其時品彙各成形動息有攸宜
人心具其性仁義誰無之君臣與父子上下分尊卑
明審不違常餘性咸斯推時立苟在躬貴賁安能移
人能困斯義固執無他疑外物不我加中心則無私
惟此致休徵大易昭其辭願言無諂瀆允哉當鑑兹

送蘇性初致仕

蘇公吳中人風度極雅飲昂藏野鶴性貴重瑚璉器
早歲游邑庠穎出異同類心諳春秋學理發天人際
声華達天聽修纂預中秘名公相引重所蘊有根柢
文章追古作詩篇亦工緻鳳皇翔紫霄麒麟臥丹繡
綿州古名郡遠在萬里外牧者難其人沉憂見先帝
是命公守之于治果有濟綿民滿深望人人感嘉惠
豈意丁內艱解綬歸守制故吏擬文箱良有去思計
去年服始闋天官有常議衆望若綿民公郎思謝事
憶昔永樂中南都共文會計齒獨予少公長十餘歲
堂惟同邑親柳有同心長鍾山望春雲龍河醉秋霽
高吟叶風雅琅然九皋唳時當八九人偉望皆前輩
探頤妙古今擬落無芜穢公官郡起蜀去任從列秩
胸中富丘壑搜寫擅清製窮搜遠遊歷星駕奉安枕

長江鴻三峽峨眉倚雲際画壹公入神懷思余不寐
奈何二年別彼此新各逝余歸極怡懌公還更迢遞
聚首趣二年念容向時契擇琴始一奏此上各有爲
舟行昧先後望望失次第及余至北都公已安旅次
孟肆且依栖楊岐猶疑滯粤自別光離未得躬往祭
雲山優形夢松楸自深閟向公據此懷山水覩烝綴
惟昔曾枉步布置宛相似心神窮其間暫拭天涯淚
再拜致深感什襲寶珍衛迢至今年春率意謀韞錄
筋力未衰老天胡遽其壹二疏去已久康乾日調契
屹然立中流允可勵當世徵行四月初炅雨洗氛霾

情私戒行李高鴻誰可繫悵望遠道車飛塵不能蔽
何做扁庙材含此玉山桂茫々薊山雲泛々吳江杞
清風一相激電氣甚凌厲余猶雖為別詩餞無婉嫕
歸我故山中可寄蘭蕙思

萬玉清秋園為金學士公素賦

名園占奇勝萬玉含清秋主人契幽賞賓從迭追遊
高軒擬蓬壺木石擬滄洲金谷差可方綠水安能儔
況此謝豪牧黃金積如丘海珀致珍玩蘭車載名姬
張筵日為樂豐隔羅庶羞瑤琴奏白雪玉瓚傾黃流
鼓鐘朝已陳優帶夕未休竟有佳倩賢周旋義無尤

歐時誰父侍人事忽相仇鬱華會鎖歎露草生煩憂
怒覆國成滿水逝誰能收悃然覽遺墨故迹慶兹哀

送吳邑宰大尹考滿之京

吳王佗貞德表裡無纖塵國士久增重誰能不稱珍
始自登黃甲聿充東閣賓奇文聚瑤藻華譽喧時倫
一朝宰吳邑眷々為斯民天意家幹旋但秋見陽春
兹行報初考催時歲華新人心感離別悵然若霜晨
伊昔在京国迹異心寔親請告違队病不獲展慇勤
嫁來轉行役悵望生苦辛翔鴻奮廣陸豈復惝荊榛
江海渺萬里乾坤浩無垠不知理牧間循良今幾人

大松貿高蔭終非蓬蒿隣運當廣其惠庶使一歡欣

寄侍講元玉

但冬雨寒雪霏々道新春昨者方雍積今者復紛紜
四望千里外水遠遊難分胡為只尺天往路不能遣
鴻鵠絕來影芳池無躍鱗飛溜尚有礙矣不但行人
借問張平子中懷何由申且待升陽景走馬探惠辛

送楊貳守敘

賢侯楊震之子孫先去清白今尚存早年窮經入太
學氣質潤々仍溫々比來蘇郡作貳守竟赴王事留
都門堂無吳玖惠愛庶在郡數日誰曉論彼時吾亦

居肇敘々一識侯面目鄉民以役肄侯考衣食渾
如在鄉曲借問何為致如此盡道賢侯善撫育衆人
有事獨當前一己無尤自懷思去年歸郡屬暮秋日
日宴坐銷民憂一段清冰夜光白滿城和氣春風柔
今行僅得三四月便着寔効醇而優乃知人心樂向
善自然感化非要求後來我亦還鄉國又見居民頌
侯德狀行志厚得古道政用疏通合當則我既聞之
不勝喜可見始終無嬌飾若使守令皆如侯四海人
人依居澤南風初吹天正晴江竹解籜江鳥鳴三年
通討蒞官日驅馬復作朝天行我與儒門二三子一

壹出祖臨西城來時更勉當時李莫負如今如此名

嘉定硃侄還泰詢其支譜書以此復之

我家世出陶唐後生子有文在其手是為劉累姓始
行歷夏商周德弥久後來有為魏大夫子孫四出遊
遠遠至居豐沛有盛業支流蕃衍東西都一支遠出
中山下，十九世孫唐吏部又至七世從河南馬監之
孫位司户金吾將軍司户孫桂國事業昭南昆迨傳
五世至趙宋始以醫李為專門其孫宦職來游汴名
數後占祥符縣我々大亡雲翼橋街肯持軍業犹擅
曾孫南度天子東一子遂從來姑蘇五孫十曾從趨

特至有賜仕稱儒與本朝太宗在潛邸我祖良醫親
近侍我父院判主医垣日覲清光侍天子尔祖徙居
東海迨于今幾及八十年至尔從孫僅五代家學又
矣忘其傳吳中之族盛支系南渡至我凡七世祥符
之族衆且多譜牒未通心獨愧念尔与我心有同尋
孜世派來相從欣然為尔舉其概紹德去々其無窮

送劉侍講宗器養病還吳

宗器与予同姓劉予李不如君學優六經一道務致
貫諸子百史芳羅蒐文章霍々吐光彩龍翔鳳舞精
靈愁嘆予前道久遊路相諜堂但出一頭身從入官
二十載史館兩見累同修三朝實錄聚班馬列聖大
德光辰周于今經筵改侍講高步日与夔龍游非惟
贊揚歷清要裨補治道陳嘉猷史局手編極瀟洒
瑚玉樹含清秋山東獨步李承旨海内領識韓荊州
予從論交辱款狎叢薇侍玉寧無羞自知猶介似高
義氣曰情娱從秋々斷予胸中本無物交君私幸識
良謀有如富翁欲寶藏隨手贈遺皆珍琇朝馬眇小
復何似近々不啻倉海漚因君引援頗有得黄河遥
製崑崙丘前年有司謬推薦彼龍力短誰與儔君有
贈言枉樹藉大匠縮手誰屢酬句工韻險遠竟古鑿

浣池精雕鏤至今篋笥富珠玉常覺凡氣森戈矛去
年寒風裂君膚三月已過猶未瘳奏章陳請乞歸去
同事尽欲相挽留二三元老亦自謂賢有在野犹當
搜暫容養疾遂其便々重瓦繰遺琳琅東風二月花
滿樓野田處々鳴春鳩西山茶芦味正美北郭詩友
情方稠吾鄉往昔最多士前輩落々如星流君歸予
道復斯倡大振文氣東南陬惟君素志在匡輔見是
先帝親招求遭逢恩遇豈忘報俗子難敵增愆尤竹
行保愛早勿藥望獨為我行離憂明年三月潞河上
下馬一候南來舟

送汪清夫赴任蘇州郡守

停君五馬車飲我白玉壺玉壺皎、明月一片清光涵
九區君今作守蘇州去離思淼、隔烟樹雪山經重
繋此行故人與余臨分處昔來扶策朝聖人五雲垂
輝光景新龍頭一笑得才俊草木盡回天地春一朝
忽遭逢歷起走馬横飛二尺水長驅虎豹赴勤王亂
射天狼躍弧矢此邦土壤京師近撫保障厪思爲有
長才備文武義胆忠肝天下知春來幸月春來堠王
河冰消御僚懽浩蕩江湖料倩風滿帆浮雲吹不斷
明到黄堂春來蘭桑麻遍野四勝懽他時倘得還鄉

卷五十　三五

顧醉倚筆筵賦木蘭

送嵐醫學敘東

客來來曉發惜別重悽、月泛官橋樹霜清野寺中
東書還故國對酒問衷容遇有南來使雲箋好寄封

次韻金文昌見寄

嗁交成莫逆契合日頻來去就隣高趾追陪愧不才
風城寒欲雪乾劍繡生苔倘有經甸別詩篇屢重裁

送吳二尹還治

復任崑山去從知帝澤深驅馳千里遠慨宇一生心
海樹含春雨沙棠散午陰今朝送行處風外响清砧

賀翰林陳檢討嗣初養病還吳次趙文宗韻

十年霄漢被朝紳優掌文衡作史臣深荷聖恩來寵
眷忽辭衰病已閑身田園舊業青山老冠蓋春風白
髮新見說玉堂同集處尚思先帝夢中人

其二

學貫詞林衆所師明時威仰鳳來儀文章妙絶終名
世日月光華早見知老去一官誠不忝歸來蹇髩已
衰然獨嗟駑鈍無成久德業相從亦未遲

賀沈郡守祈雨有感

九重宵旰春蒼生親遣廷臣得老臣累歲累爲霖雨

卷五十　三六

用清時感仰景星明不張皇盡回天意性展丹心達
聖情已向東吳施福澤叙名無愧任專城

其三

田疇曾作夏時逢太守深憂奈若何千里早苗思潤
澤九天甘雨會滂沱至誠有感格孚應盛德無私戴
詠歌豈但農夫獲秋望民安亦自受恩多

送劉伯慶赴任長洲主簿

情時佐邑任才賢相送都門悵別筵仇覽盛名人共
惜賈生長策世爭傳春風自繞棠梨樹古調誰賡白
雪篇我欲便懷良患去長河須待木蘭舡

寄陳都憲有戒

蘭臺清肅著威儀出使關中衆所推陸贄奏章皆合道陽城公論不容私秦川万里風烟靜麥隴三年雨露滋玉節尚風歸未得衛門何日謝栖遲

感懷 為英廟作

塞雁南飛又北旋上皇昔問轉茫然孤臣自恨興容地遼虜猶存共戴天王衍昔年知石勒謝玄何日破苻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淚漣

送仰宗太僕大理右丞致事

秋亭平反與頓違幾年辛苦脫朝衣故人共惜清才老聖主深憐往事非幾向雲霄承舊寵又從鄉國賦閒歸明時何處尋蹤跡萬里滄江一釣磯

送陳頤永之赴任湖州司訓 頤永見任湖庠訓導

湖庠二妙一清門先後崇除荷主恩畫舫今兄迎阿弟白頭大母見孤孫天涯碧草春無際溪上香茗晚更繁最是綺麗和苕處道場山色入芳尊

送韓光熙赴任廣東憲副

聖主中興事遠圖臺臣分職贊洪謨一杯別酒臨東郭五月官船下直沽定使風塵開百越從來人物盛三吳廟堂若建平胡議繡斧行宣入帝都

卷五十 三七

送僧道金還姑蘇定惠寺

野鶴孤雲去復還超然不在別離間天河入海傾南斗海月當秋桂北山万里江湖蘆葉穩一簾風雨桂花閒還師憶得尋師處雙塔兩頭第幾間

壽刑部俞尚書士朝十二韻

天輔皇明岳降神歲臨丁卯寔中生丕承德緒超榮祿寅亮天工運大鈞每用輕刑匡國脉堅將直道濟時屯黃金暮夜殊無愧白首春秋夏絕倫法府光騰三印重勲階香綻五花新致君堯舜心惟切數治皋夔德有隣藹喜新秋逢誕日仰瞻浮翳散高旻上林佳氣通西省南極諸星拱北辰西筵引風銷宿暑玉缸和露醞長春秦中不媿金絲棗吳下虛傳翠縷蓴雲漢昭回曾雨露海波清淺又生塵他年墳壑乾坤了好與松喬作主人

与盧中書逍虛

昔人來此寄遊蹤名字高題紫翠中却入倉苔磨滅盡相看還与不題同

寄趙宗文

解得彈家性外真不將吟思惱閑身殷勤好礼蓮花漏莫問攢眉出社人

卷五十 三八

雨中与陳孟文投宿覺海寺菴

臺殿參差映碧池我来由宿本無期題詩欲紀經劫
處斜日千山雨到時

送刘主事欽謨赴任南京

秋入梧桐雨過初黄金臺下送行車西風滿眼傷離
早此事閑心老病餘賈誼遺孤終是遠張衡愁絶竟
何如今朝暫向南都去他日重来校帝梧

送周景通還姑蘇

塞雁尽南飛西風及授衣不愁孤客老惟喜上皇歸
雪恥心猶壯還鄉夢独稀紛紛一杯酒何必嘆相違

過沈石田有竹居次徐天全韻　劉珏

烟水微茫外舟行一舍餘既見沈東老还尋陶隱居
水弦三疊美雪視王公書醉和陽春曲空慚媿不如

送吳匏菴會試

秋闈名已動鄉閭得意重驅北上車辞父暫抛萊子
服致君今用伏生書香飄玉陛傳臚處露濕金花錫
宴餘若我閒居憶知已好音頻寄莫教踈

送徐天全再赴張秋

手足胼胝兩髩秋功成深慰至尊憂奇文五色驅妖
孽砥柱千年障横流載月仙槎從北上冒寒驄馬復

南游垂名竹帛中丞志不在分封萬户侯

其二

天語新承寵任專御爐烟裡玉階前盬梅自昔堪調
鼎舟楫于今已濟川龢閣曉雲隨彩笔鎬京春酒醉
瓊筵贈行分得鳥絲錦江漢皇華寫數篇

賀俞士悦司寇致仕

白玉階前拜上皇賜歸爭賀沭恩光尚書已結香山
社丞相新開綠野堂物外烟霞容我老陌頭車馬為
誰忙縁知麗境春如海日日邀賓入醉鄉

送太保陳有戒致仕

小使功成兩髩班使陳旗背動龍顔仲翁贈有黄金
賜屢使寧異知馬還翠柏千園霜後老白雲一片兩
餘閒懸知別後勞清夢只在蓬萊只尺間

遊吳山宝華寺和錢學士原博韵

錦繡河山似十洲重陽來到已先遊向平老去偏多
興杜牧重来不厭秋竹處却憐雲作伴別時還愛雨
相留呼童摘取芭蕉葉寫得新詩贈惠休

和錢學士原博宴朱玉雪池亭韵

水榭風亭別綺筵白頭相見各欣然地偏似与三山
近人樂無如五福全櫂枝來款傍竹下黄橘荐酒擘

霜前變賤醉稀三千字渴驥爭奔澗底泉

楓橋送寫副劉欽謨

閶下三百与雲齊勢壓江橋處、底來雀飛來山雨
外彩虹垂在水城西孤舟夜火詩人泊筆表春風貫
客題此地遷居東郊馬只鞍平步上天梯

送姚郡侯更任鎮江

從容彬盖出勳堂今日諸侯旧省郎得向吳門作霖
雨又從京口布春陽柚湖白壁渾無玷移作寒梅不
改香我過甕城須下馬望聽田里詠甘棠

贈夏太常仲昭

巻五十　四一

乞得天恩下九閽客臺爭似釣臺閑白雲不作人間
雨黃宦惟思海上山敢忧北窗風露、催纓西澗水
潺、大江南去三千里幾處林泉有客還

寄林郡侯一鶚

烏府當年拜美官朝、整身立朝端青霄露滴朱衣
濕白日霜飛鐵面寒折檻尚為明主重諫章不与別
人看大夫憂樂関天下出守先令一郡安

其二

春風吹雨過江沙京口吳門路不賒燕寢有香分別
院馬蹄無跡到豪家心常懸閣偏多夢鬢為憂民都

易華銷盡倖金都奉母一經教子是生涯

紫薇精舍為陸大參孟昭賦

度水穿林不惮賒為鄰龍耳在烟霞數株枯柏郎官
淚千古清風宰相家石壁舊苔看旧刻竹炉吹火為
新茶知君懸闕心猶切夜、山中夢翠華

送杜公序西秦修志

聖主垂衣重典章遠勞修志向咸陽文風到處皆
魯筆跡收來書漢唐銀燭課書雲作紙玉函封進錦
為囊聽知太史編摩日才略推應說杜郎

送張養正赴修日錄

巻五十　四二

祖席華觴莫浪傳至尊當宁正思賢周家孝友称張
仲漢室文章重馬遷紫塞地寒知雪偏玉堂天近得
春先懸知一代書成後聖德初功播万年

送沈郡侯

先皇擇守在廷臣惟我賢侯第一人近向尧天分寵
命遠来吳地布陽春瘦民得濟官租減枯骼沾恩義
家新今日城西回五馬喜看父老挽朱輪

其二

兩鬢秋霜一寸丹循良聲誉满朝端化敎薄俗為居
子存及寒儒作美官康范来時欲尚在冠陶侈去日

應推復声又入明光殿補衮敷勤佐治安
馬進山穿山送別
五典三墳滿案堆君才不讓呂東萊池邊夜月蘭舟
泊花裡春風絳帳開已見陳蕃待徐孺還期孔子鑄
顔回多情最是穿山色飛入離筵送別杯
送楊郡侯
棠棣多年著德音分符重沐聖恩深陽春有脚春蘇
郡暮夜與金愧此心風雨一塵皆勸課桑麻千里動
歌吟如何便從朱輪去又作他方濟旱霖
送陳絅修緝熙

孝行廉名是處聞公門血淚瑩無文陳情兩度疏紙
制泣血三年不茹葷天上星辰升鳳閣江南烟樹白
鷗羣官船一路行休緩閑閣諸儒待子雲
贈甘大尹弘濟
君子宜調鳥鳴和暫植花縣教絃歌疲民尽怨來蘇
晚當路曹嫌直道多霜令玉關皆墮葉月明珠浦不
揚波紫泥早晚居應捧思慕其如去後何
送仰大理還吳
秩守重登荷聖明賜歸深慨暮年情身如泛根離非
客宦得懸車始是榮醉裡鶯花三畝宅夢中霄漢九

重城懸知報國心常在夜、教兒對短檠
答陳醒菴
姓名誰爲達金鑾老去文章盡學韓海上魚多長作
客城西田在不思官音書晚托三湘雁香佩秋紉九
畹蘭昨日壺觴論契闊菊花叢裡得盤桓
其二
玉堂仙去白雲鄉更喜風流得仲將紫玉製簫吹別
調黄金換酒條悲腸百年天地隻青眼十畝園林一
舊廬記得去年同看竹水雲深處叩僧房
其三

畫舫頻過郭外庄南溪原得近東陽風來絕似水無
迹月到空山樹有光燈裡得詩如老杜醉中揮墨直
顛張別來兩月無清約孤負寒梅一度香
贈黎郡博
芝草蘭花滿座香好詩無愧刻青琅燈前教子伊長
東馬上逢人問故鄉劍氣夜橫低北斗詞源春漲倒
瞿塘明年諸弟多高選細看泥金字幾行
再壽沈觀菴
八十遐齡又六期我慚初度獨來遲王桃只許東方
得紫氣還容令尹知洞裡樓臺千歲藥人間甲子一

枰棋多情欲醸滄溟水奈入年〻献壽卮

寄沈同常

藥爛花徑斷紅塵坐閣昇平五十春絕紙有書皆晉体錦囊無句不唐人新罔寫就多酬客美酒沽来只奉觀昨夜天涯憶君夢雨風吹過楚江濱

酬杜東原見寄

杜郎高義薄雲天慚我交来最有緣花徑藥闌三畝宅笔牀茶灶五湖舡寫山不讓王摩詰釋難曾經晉仲連、昨日開緘見珠玉老年才思益飄然

送沈、石田遊金陵、

丈夫安得守蓬茨西上金陵看絕奇為報鳳皇臺上月有人來和謫仙詩

同天全宴夏太常仲昭第次韵六首

席上歡呼挹貴郎早春時節醉江鄉要知勝事傳千載元老題詩贈奉常

梅花白〻柳條新描出江南一片春莫向東風惜沉醉与君俱是故鄉人

瀏陽太守青雲器鳳閣仙郎白雪歌銀燭瑶觴莞金酒好情其奈主人何

寶馬香車看物華春城無處不開花旁人莫笑耽游樂四海于今是一家

風流白傅老詩仙製得新詞教李娟翠袖還香来待席玉杯邀月上青天

甲第如雲枕碧流到門時復有王侯花闌竹徑清如洗、我亦踈狂五日游

祝大參倜軒祖席、

詩酒前歡未尽情更移離席向園亭最憐一樹垂楊柳恨為行人特地青

寄葉与中

一從銜命出金臺玉塞迢遥再幷難惟有長安舊時月幾時幽夢到桑乾

赤城西去是雲州禾黍高低萬里秋一派凱歌清朔漠禁中頒牧在邊頭

送尤文度歸吳中

我友整旦裝誓將起旋歸平明發城邑卒彼東路肥炭与二三子祖餞臨郊岐中觴趣分袂悵〻使我悲嬰鳴求其友竊慕伐木詩平生攜手好何為輕別離行當陟山岫安得覿光儀情款思苦深久要諒不遺各言崇令德庶保黄髮期

同蔡駿尚遠尤安礼文度朱習仲礼楊翥仲

舉蔡曹周嚴遊東山得蒼字

步出城東門逍遥望雲嶽罨月懷佳遊茲晨延登跋
梵宇繞層阿飛樓凌絕岘方塘涵湛碧喬林茂敷衍
縈纡幽莫通丰茸紛不剪攀蹬窮高躋緑經屬回轉
是時微雨散輕霞忽舒卷歸途素横川俯夷緑盈畝
陟降体自便頫盼心已緬况後讀士言復偶择子辯
折空理勿昧達喧抱遁辰何用此間栖永令浮雲遣
憂

寄尤文度

苦憶尤參議接督養病勞畢栖　捴獄閒散自能高
廚邦胡奴未門深仲蔚蒿平生冰雪意猶足重吾曹

又

三年別帝京歸卧閭城貧病疎朋友跟蹤倚弟兄
香焚凡鳥細寒擁紙屏清自有床頭易時、暢道情
約蔡尚逺未存理蔡周嚴尤文度楊仲李遊

東山

東山東望屹如帷父侍穿雲躡翠微五色烟霞浮宝
塔千行松竹護禪扉春來况復芳菲盛客裡堪嗟會
晤稀為報明朝看双展及時清賞莫相違

送尤文度赴貴州參议兼寄武昌故人

三十年前江漢上情風瀟洒共襟期折蘭聞永離騷
賦看竹頻過孝感祠已幸内京重論舊何堪萬里又
分岐故人相遇應相問為道非才負聖時

送尤安礼集詩

居子之馬送友也友人歸吴而丽澤之益將日疏
焉故集詩句以道其情

居子之馬六轡如絲言念君子如璋如圭其德不爽
敬慎威儀
居子之馬六轡沃若言念居子如金如玉其德不回
威儀抑、
豈無他人不如友生邂逅相遇德音不忘惠而好我
示我周行
言笑宴、惟予与汝、轉棄予誰与獨處中心養、
往還于野
与予成説方何為期既曰歸止曷云能来子寧不来
悠、我思

送尤先輩歸吴

門巷蕭條遁者稀諸孫縱倖日牽衣豈無幕下三千
客又送吴中一棹歸漢樹臨風寒自落江雲帶雪挽
猶飛由來去邑懷桑梓不是還山恋采薇

續集卷五十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五十一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胥門伍行人廟和韻 推官祝顥

十年遺廟郡城隈感慨今人弔未休霜主豪華無復見荒臺麋鹿至今游愁雲慘照青山晚野水寒翕古木秋昭代旌揚明祀永烟波誰問五湖舟

送廷美之京

送君行酌君酒折斷長亭短亭柳長亭短亭路幾何山長水遠離思多丈夫不作兒女別要使功名昭日月方今天子急賢才章逢濟濟如雲來君今早歘劉

費策我亦行登郭隗臺

送楊長史先生致仕還吳 曹

早歲遺祠嘆廟遊故伍間偃蹇健兒伍心在孔與顏晦養匪一朝賢設重丘山岩廊偕徵起秉筆隨馬班覲藩勞輔匡鬢髮日以斑茲辰荷休命謝事遂南還逍遥三讓里指日扣紫閣婣朋聚故櫂松菊同餘閒即此以永年高風邈誰攀

寄贈陳都御史 鑑

閩氣生英傑明時出俊賢神由嵩岳降慶自大丘傳往迹遊庠校潛心事簡編文章深潤澤禮樂久陶甄

政賜
黃甲高登第青雲早著鞭沾恩逢聖主拜照及韶年
烏府風霜肅龍墀雨露偏仁心恒辯獄直道每繩愆
外臬旁周歷中臺屢再遷精神通法象地位逼台躔
肅政還臨陝司戎坐鎮邊股肱資屏翰耳目寄旬宣
文武才猷重弥綸發用全英声通草木風彩照山川
茂績徵三考褒封自九天龍章頒烜赫駟騎走駢闐
歡賀廷朝野謳歌遍市廛位隆心益下寵盛操弥堅
翼翼忠誠著肫肫礼義傳皋夔期接武韓范允齊肩
膚劣慚無似絣幪幸有緣蒹葭非玉樹桑梓寔雁連
依藉心方切睽違思獨牽甘棠存賦咏蒹竹有詩篇
卷五十一　二
聊托風人意緘詞代剖鐫

集句寄懸韓永興憲副

故國高士日相親何用浮名絆此身獨在異鄉為異
客世情誰似舊雷陳

哭施宗銘狀元

四海文名振一時才長年短信堪悲王曾已際明君
出李賀仍為上帝知秋雨太湖波渺渺夕陽孤冢草
離離更憐痛絕親朋處遺腹親殤繼後兒

喜兒明生兒二百就以曾孫名孩 乙亥七月三日

生平百拙無堪紀獨賴君親覆育恩七十五齡三品
秩眼前尤喜見曾孫
眼前尤喜見曾孫桂實槐王敢自論但願書香長似
舊綿綿清白保儒門

踏莎行 賦周希尹中丞小妓綠云

花嬾初分蘭舟重駐綠雲蘇地來何處當筵欲下又
悠揚盈盈似怕人留住　艷似桃花輕如柳絮東風
勾引還飛去陽臺回首杳無蹤多情宋玉空留句

況太守鍾挽詩　　杜瓊

天彩英豪衙——聖君又來吳下福吳民十年歲今能
移俗百道封章不顧身生愛國恩期作相死當廟食
卷五十一　三
定為神藏臺重見羊公石未讀遺文淚滿紳

上方晚眺分題送行

春風湖上試登山好景都歸晚眺間嵐氣半空藏梵
宇波光一鑑隔塵寰人從綠樹陰中過鳥向斜陽影
裡還話別正須窮勝覽不妨今夜宿禪關

送徐武功赴貶雲南

飲勸相勸且加餐臨別何須動慨嘆李廣數奇封爵
遠賈生年少得君難青雲多士誰推轂白草三邊獨
倚鞍幸遇入荒自樂土不勞書札問平安

俞尚書挽詩

公昔乘時凌紫雲直上九天朝聖君手扶日月攀星
辰足蹴雷電旋乾坤倒捲渤海相吐吞散為甘澤滋
九垠坐令萬谷回陽春有時上下御飈輪叉与下土
清妖氛揭來騎箕還漢津世人可望不可親空抱弓
劍生哀吟、往城闉、環高墳華表雨、撲秋草寒木
萬本如雲屯石麟對臥虎豹蹲翁仲式森呵護神、
邑出水負蒼蚨上動天語旌華勲龍光燁、昭墓門
千古萬本英名存

登姑蘇郡樓有感

獨倚危樓思欲迷蒹葭何處越來溪豪華盡逐東流
去形勝空存刺史題萬井絃簫秋草沒幾家烟火夕
陽低蕭條千古長洲苑風雨年、鳥自啼

過海虞

吳下琴川古有名放舟落日偶經行七溪流水皆通
海十里青山半入城齊女墓荒秋草色言公家在舊
書聲我來正值中秋夜一路吟詩看月生

送賈伯起還吳

林屋蕭、薜荔懸故園風景尚依然壺觴喜對歸來
日鄉曲驚看老大年綠草晚烟門外柳碧涵秋水墓
前田我家相去無多路莫惜頻、放酒船

賦得石湖送沈浚入監 一

越來溪上五湖東十里行春有路通伯業已隨流水
去御書猶在野亭空千峰秋色孤帆外萬頃波光一
鏡中今日送君從此去恩波應自浩無窮

送王孟頫還吳

倚門慈老白頭親一棹客歸莫暫停千里還家心自
樂十年為客夢初醒河東易水秋連碧山入吳門曉
更看若見江南舊知己煩君与我道安寧

贈徐公望張林山

徐孺湖邊事、宜幾番同醉莫無聊留連自喜知音
在路酣應衝得句遲朝落淚時睞去後風生席上笑
談時明朝有意來城郭莫惜相過一賦詩

送周仲進告老還吳

幾年趨事客神京恩拔青雲列我行優詔既容辭老
去故園總得遂歸衎山中白酒隨時釀炉內丹砂指
日成千里到家秋正美黃花不減舊風情

送郁寺副丁艱還吳

朝冠惡解理扁舟知是歸丁母氏憂千里江山悲易
斷一身哀經淚難收晨昏定省空勞夢風雨蕭條獨
愴愁扶櫬到家寒食近想應廬傍哭松楸

修郡志畢太守红公集宴寳林寺有作

賀甫

周礼姬旦作魯史仲尼修法古述郡志無乃仕而優
于爲睟儒碩我來獨懷羞空〻一飯腹皆〻叟老眸
勝己不見鄙針芥還相投鳳樓讓大手戶牖于綢繆
薄技少得施卑意庶少酬倘不慎斯舉其能免其尤
光陰易流邁梧堤三月留乃當端陽節爲樂須忘憂
看核樸然陳笑呼錯觥籌頹然一醉眠此外復何求

卻侯决防詩

吳爲水國多大川三江五湖遥相連吳中之水雖浩

卷五十一 六

大旱曾淹没湖鄉田奈何連年兩爲戾多望旬月或
半戩下流居民無遠圖築堤障水爲近利遂令積水
阻不通一望百里波濤中鷺浴屋頭蛙産灶民生聊
与魚蝦同官府雖論旱与水催徵租稅鞭箠民無
完衣更無食老弱累〻寒餓死侯言積水亦可洩所
處 今民力竭不免役民數十輩盡把諸隄一時决
諸隄一决水駿奔〻流還〻入海門等閑水去路平
壤汎速橋成通遠村東村西村經幾度恒條風煽隨
水去含边翦〻蔬桑麻野外茬〻長禾黍侯之惠此
今已成損一利百眞足稱民無水患歲常稔我侯多
福如川增

送劉綉衣還朝

吳中大旱復大水〻旱相仍弥一載水蓄田間又水
霖下流壅塞難歸海稻禾不成莨多腐爛羅種䅃麥安
種菜今歲民間乏食不知何以待來歲當世憂民
獨我侯是以民心多愛戴我侯還朝當進言臺閣諸
公大冢宰諸公併力勧至尊安民之法先有在我想
安民有何法無過移粟救飢餓損上益下紙成益天
地不交非是泰民不飢兮盗不生赤子亦得免于罪
君臣上下安其位老夫白首百無用願歌太平揚盛
美

卷五十一 七

送郡守李公述職詩

使君來爲吾郡主允矣賢如仲山甫一時寮案尺推
崇七邑人民俱安堵從來吾政非一端日增月積那
能殚老生蹉復在林下略書一二傳人間前年居民
乏生理牢獄中罾諸市馬牛有功人所知胡爲視
之等羊豕吳俗婦女多好遊山乘肩輿衣裘弃綺羅
鮮妍着遍体金珠磊落粧滿頭使君闕見加憫恻民
俗不善思变易乃出禁令張通衢男使畊田女居室
今年淫雨决一吞湘波浩蕩連通津下民墊溺稻淬

汲田家老稚含悲辛商羊經去旱魃至長夏驕陽如
火熾三旬不雨其奈何旦種南山亦枯瘁使君此際
心愈憂廻行省視不少休名山大川躬自禱不謀方
士弄錙銖精誠感假乃如許祈晴輙晴雨即雨從茲
水旱不爲災千村萬落生禾黍使君三年政有成飄
飄五馬朝神京但恐留作公與卿誰爲慈母安吳氓
誰爲慈母安吳氓

瑞雪爲徐推府作

冬令有愆陽贊侯事禱禳一言經布悃六出遂呈祥
已賴滋牟麥終期未旱蝗人間和氣展歌頌普洋洋

進海雲觀茶屏

海雲巷裡種雲儲翠重層閱歷數百歲消磨多少僧
兕神當護衛樵牧敢凂凌春日花開遍渾疑錦作屏

送郡守劉公

臺憲超遷守郡城嚴威從此變和平民安農畝歌謠
起吏畏公庭獄訟清屬邑自當師儉德鄰封誰不慕
廉名三年述職趨朝去補袞行看列上卿

送李員外貞伯

馬頭山色擁頭書千里朝天豈畏遼此去陳言同賈
董將來治道似唐虞胸中素有丈夫志海內齊稱居
子儒臨别不能同一飲吾家今歲米如珠

送衆僉憲梓之

西江憲節昔遥臨王事驅馳雪鬢侵自保百年思國
念天知一片愛人心深嫌酷吏頻施杖更笑貪夫每
受金千里上京何所挾行囊惟有短長吟

仲子思以會試入京卒于吳翰林第聞訃作
此

十五年來一解元解元名好也徒然青雲違别黃頭
客碧海追隨鶴背仙瞑目不諳天咫尺游魂空返路
三千我今向老人間住入地誰知汝在先

楷書千里上擬宸端爲耽酖病此身自信我心惟樂
隱誰知汝意欲榮親金歸不作道旁埋大義得逢大
上人自古有生皆有死豈堪哀切重悲辛

感義詩

兒子思以會試入京遇有疾鄉友吳翰林純菴先
生留止于家而二孫收斂亦在焉未幾思死純菴
爲之棺殮如礼撫教二孫甚至予深德之因作詩
以感義

狀頭今在鳳凰池效信心存久不移一子淪亡骨殯
殮兩孫孱弱賴扶持草萊老我生無報犬馬情渠死

有知高義自能成薄俗人間千古仝名垂

郡守況公挽詩

花外東風不動塵行春無復擁朱輪黎民感德思賢
守|聖主論功惜老臣千古封章名不泯九重頒誥
墨猶新纂熙生氣瞻遺像誰謂羅池獨 神

送陳永之分教湖州其從兄女之夫司訓湖州

鄉書新領上神京免藝俄登乙榜名親闈承恩辭聖
主湖庠分教並難兄還家正值三秋景之任經過百
里程莫道廣文官獨冷鱣堂曾見出公卿

過虎丘朱氏花園

朱氏園林近水濱王孫公子往來頻君將金帛來行
賞須与東家種麥人

遊虎丘嘲同遊者

窮盡幽林鳥道微閒情遣處自忘機同來不解游山
意一見青山便欲歸

在吳中久將北還寄親友

少小生身在遠方歸來番使客心傷故鄉雖好不能
住却望他鄉作故鄉

宿虎丘僧院晚起題壁

吟過虎丘生春夢裡羅浮易曉起來欲問東風滿院

落花啼鳥

送陳山人還吳　徐有貞

烟樹津頭雨恰晴放舟齊發棹謳声別來不斷山中
夢歸去渾忘世上情應有壺觴招故舊豈無方術授
諸生于今多少思鄉者誰復如君得遂行

送陳主簿還吳

久聞佐邑振清風有子登科復克宗老鳳未應栖枳
棘祥鵷今已集梧桐九重樓閣晴雲裡千里山川夕
照中念我吳中桑梓在送君獨覺思無窮

送蕭教諭粲赴長洲儒學粲李父綿修孟勤
与余為同官有文名粲亦克世其學詩以
送之

丹穴無凡雛渥水無凡駒靈氣有所鍾毛骨同自殊
西昌文獻區況子世為儒諸父詞林彥光櫝重璠璵
子才復似之妙年振芳譽蔚然奇秀質不与常流俱
茲焉官李校重是入仕初勉旃属高志升彼青雲衢
歐鄉文教弛振起在師儒子今持鐸行所望良不虛
聊侍一尊酒送子都城隅微雨生朝涼清風動衣裾
復別復不忍執袂少踟躕贈言情從厚獨愧非瓊琚

送朱文奐經歷還崑山

官轍驅馳歲月遥秋風兩鬢覺蕭蕭獨求閒地休回父不恨才高老幕僚祖道一杯桑落酒滄江千里木蘭橈讀書堆下幽栖處松菊蒼蒼晚未凋

送徐以寧上舍還崑山省親

角巾緑服泛仙舟歸省仍欣晝尽遊充貢已中觀國志承顔應慰倚門憂蒹葭州渚黄昏月橘柚園林白露秋早晚鵠書當趣召故山未許久淹留

送汝兵馬思聰歸吴江焚黄

衣錦還鄉日焚黄上冢時吴人應共羡汝氏有佳兒江水浮欹樸梅花照酒卮長橋風月夜乘興好裁詩

吴門送徐南伯之京

吴門美酒春一壺送君十里之皇都皇都勝槩壯且麗天闕閶闔青雲衢聖明天子正當宁臣工替輔皆文儒三仗九徒並登用寸長尺善收無餘况男立身當此日可復栖遲在邊壤取人今也非一途有才俱得爲時出孫陽廐裡麒麟多匠石肆中梧檟集鵬摶天池風九万魚躍龍門浪三級憐君才調已出奇入仕此行應可期駿足由來有法相良才未必無人知東風淴淴江波激明當擊楫浮渡之壯懷不及古鄉土莫向尊前言别離

登寶蓋峯二首

平生自是好奇人每上奇峯不厭頻試問秋陽精生赤衣雲盤仙磴挂青旻仰看南斗懸二尺俯瞰齊州眇一塵好是退之朐次小却登華頂淚沾巾

吴中奇勝説穹窿却喜登臨興不窮秀色直分郡徹上孤標高出大江東雲連澤國城微見洞与蓬壺路暗通此境人間應自少題詩况有浣花翁

寄施充卿兼簡杜用嘉

平生心趣在依仁特築園廬爲卜鄰言跡恍如王給事柴門今亦鎖松筠

憶同閒步竹林時曾許分栽屋後池秋至緑雲知己密獨憐詩酒負幽期

秋深藥圃菊花黄應念隣人在異鄉杜老會聞多賦咏莫教嘲誚到西莊

别後無時不憶君憶君情緒只紛紛玉堂退日荒軒望目尽江東一片雲

送衛儀曹以嘉還崑山省墓十解

君家玉峰下我住虎丘傍相違無百里所重是同鄉一解

同鄉情自親况有斯文好憐君道誼深能忘我年少二解

君先登秘閣我亦入翰林雖云不同事却得与

同心（解二）我昔丁艱去雒郡歲三閱重見幾何時君寔
復言別（解四）別君無限情喜是錦衣行卿將五言咏送
入櫂歌声（解五）漂河水解餘春波蕪衣綠東風吹片帆
去如飛隼速（解六）懸知到家日應不遠清明上壠人爭
羨鄉閭亦有榮（解七）好過讀書堆重尋野王墓山川不
改境風景應如故（解八）婁東桃与柳還帶百花洲想見
行春樂無因得共遊（解九）殷勤贈言意何惜為君道官
守不可虛還朝定須早（解十）

送譚生還吳譚家洞溪在余光福先隴之東
北三十里

春早都門送客還鄉偺桑弱茶路攀白雲飛處知親
舍明月圓時到故山草色烟蕪吳苑路桃花水漫瀆
溪灣我知轉省重過此準擬尋君一相聞

送章御史陸羅歸常熟分韻得國字

孝子不辱親忠臣不負國平生讀書志含此安所達
明時闢言路重是風紀職激濁必揚清錯枉須以直
古今理共然賢者當自擇涼風應秋至鷙見鷹隼擊
霜威一以厲陽和歛餘澤憐君今罷去亦已塞言責
家居奉慈母還能斵顏色贊于鄉里情懷抱豈云懌
臨岐與可贈悵然空嘆息

送陳都憲有戒出鎮陝西

君不見吾鄉先正范希文西陲經畧收奇勳安邦筆
掃三十字制敵胸藏十万軍希文一去四百載芳名
偉烈今猶存吳中人物久寂寥却喜于君見風采君
才自是當時傑早歲曾將桂枝折雲霄獨步繡衣
江漢十年持玉節向因陝右民失寧帝心簡在命君
行、臺霜肅中丞府出塞風振將軍營民間熙、兵
悉息寒者有衣飢有食威行河隴萬里餘對發孤膽
皆潛跡去年承召初還京今年拜命復西征聖主深
存倚眊意違帳不釋去思情皇州二月春正好白馬
嘶、踏芳草都門冠蓋集如雲屬公出祖東郊道觀
印腰懸大如斗弓騎縉紛擁前後丈夫至此亦以奇
明良際遇應非偶嗟予小子真狂簡每慕希文恨生
晚知己平生幸有君心獨相親迹何速臨岐握手語
諄、郎別何須淚沾巾須將勲業勝青史應信吾鄉
不乏人

聞陳都憲有戒陝西救荒之政善而有賦因
其來訊寄以訓焉

自君按節出皇畿陝右軍民得所依甘雨故隨驄馬
注青霜偏傍繡衣飛便宜發粟今應少專制安边古

亦稱他日大書青史上还於鄉里有光輝

不瞎風来别懷深忽聽西人叙好音旌節過時消沴氣馬蹄到處施甘霖飢民免作溝中瘠行旅爭懷道上金正是慈餘還躍喜緘題千里慰予心

送鄉先生張參正醫師 韓雍

君子抱道德所志恒在民達則善天下窮亦思濟人濟人伊何切醫道体至仁先生吳中彦醫名冠時伸早承家世傳群書探其真療病因本元制藥分君臣死生一脉决其應若有神沉疴一劑起奇效時能臻且其不責報賞欲先賤貧所以賢大夫礼遇隆嘉賓

宋清韓伯休鄙我何足論趙人与元化足以继後塵况其卓举才高談妙經綸斯人苟出仕所志回陽春偉哉張先生医中之鳳麟作詩寄遐思用候覲風塵

世儒堂為俞山人石硐子孫

昔承俞山人遺我泰同契因之訪南園知是儒者裔華胄遥遥来傳書十餘世隱顯雖勿同守業不少替卦探伏羲畫辞講三聖繫踐履無愧怍著述有文藝手澤尚如新遺像猶未敝山人孟克肖講李了生計阿母守貞節旌書表門第見重瀛洲仙名堂与佳製賢声三吳慶澤衍千歲昂丨哉子若孫箕裘謹終勵

次韵留别徐武功先生

公昔東鈞軸清班領斯文明良契魚水慶會垂風雲忠誠帝簡知纛望誰不聞松筠挺節操蘭桂揚芳芬何期麟鳳姿誤觸豺虎群一時暫不屈四海信名清人情自恶薄世事多紛紜而今媢嫉徒屈指有幾存揮毫跡已富著書業尤勤欽仰懸九州韜晦居海濱我慚拜嘉命南征統三軍餞送有佳章深感知己恩駑駘逆驥足蘿附松根我欲助教光相与流八垠請看周与名同著萬世勲

次韵留别祝大参惟清

金門同侍漏紫塞同行春倏忽三十年流光如隔晨君昔扰邊賊与我常相同籌謀鼓士氣談笑清胡塵我有朝天行送别桑乾津桑乾水清淺難垂任予綸還期釣東溟斯得横海鱗君乃獨勇退風節超群倫金帶横緋袍還鄉叙交情湖山称雅志詩酒娱閒身良會屢見招義氣高雷陳若雖樂取友我豈能輔仁而今忽遠違相望如星參贈我有佳製鏘然鳴韵鈞陽春和難作魚目慚混珍

蔚僕雜興

霜重林已空風高木愈凋荒園一散步暮景賽蕭條

忽見古梅樹斜横出離落攬衣看枝柯相将綻紅蕚
歲寒幸有此氣味儘可托

与馮憲副来揮使昆玉游東禪

幽懐不能遣与客游東禪東禪景如何繚繞水竹籠
雲烟東堂長老號玉田精緑羅鍊神氣全忍闔門外
車馬声倒屣迎我忻、然自言門外好杉樹親手栽
植今參、天登堂坐我蒲團上妙香、茗時、傳喚来
高徒曦上人頤指氣使勤周旋須臾闊筵列尊俎欵
留甚覺心誠虔英豪憲副天下士老成揮使人中賢
更誇玉雪美公子好詩好礼今無前携得仙家施小

童長歌大雅敲清闋玉田歎感呼行者青天欲昇齊
睽翩一瓜仙香泉側耳重聽美酒烹肥野蔌前石斫
壓錦箋墨噀如膏筆如椽諸僧羅拜不肯起關門索
我留詩篇君不見遠公結社住白蓮一招清節賢名
傳又不見昌黎有書遺大顛美誉短韻垂千年愧我
無能繼古作愛此光景徒留連草、留題拂衣去何
須更問三生緣

訪沈南斋東禪無聞上人方丈有作

昨曾訪東禪東禪方丈居西偏群僧瑣、不足数但
覺玉田和尚賢今晨復訪東方丈無聞長老尤高尚擾
三寸龐眉映雪顏純誠寔有真人相人言無聞世少
雙一生戒行如氷霜沾泥柳絮吹不動春風上下空
顛狂菊斋、詩伯常来往好詩好画留無数促我題詩
驚衆僧衆僧、酣卧知何處

送周漢章還吳

轅門一相見声價重南京獻我平蠻策憐君為国心
別違還錦里崇報待綸音無限思鄉意題詩淚滿衿

寄贈吳中諸友

皇華使若日還来叨拜綸音總内臺四海澄清元有
志百僚表率媿非才風霜敢謂摇山岳雨露終期振

草萊却嘆君恩無可報推將三尺劾清埃

寄鄉郡朱太守

一郡黎元仰福星已騰循吏傳中名愛民不數劉寬
恕律己還高伯起清莫嘆長才淹白髮終期入相慰
蒼生獨慚從薄登清要補報無能負聖明

送陳署還吳

相門才子吳中秀袖挾天風遍九圍萬里好山吟不
盡滿船明月載将帰陶潜徑裡香醪熟張翰江頭晚
稻肥、君去養親吾未得薊城空望白雲飛

送封主事昌奉使還京便道歸故鄉

高第雖登不燕安寫驛亭上日忘餐文章漸入歐蘇
空風雅將登李杜壇盧岳雲開瞻秀爽吳江月滿照
清寒思家無計相從去東望空勞一永嘆

送崑山趙進士博還京

画舫南遊始盡歡錦衣東望又分攜一天風月供清
標滿目江山伴醉吟驛路不辜題柱意到家應對倚
閭心吾鄉自古多豪傑接武相期振好音

挽劉屠事宗器

詞林壁水久蜚聲晚轉春宮重老成模履一生行古
道文章千載占時名調元未見登黄閣觀化俄聞上

玉京惆悵東風招不起懶揮鐵筆寫鄉評

送常熟章主事律歸省前監察御史孟端之子

一門榮顯世稱良拜寵寧親更有光海上卧龍猶未
起天邊鳴鳳忽來翔花迎宮錦秋容好人醉黄封莫
景長我亦懷歸歸莫遂不堪回首白雲鄉

成化己丑九月八日鄉友來良德邀武功徐
閣老暨祝大參維清劉僉憲廷美遊石湖
諸公聯句成章良德懇求予和故依韻和
之

吳下衣冠集勝遊扁舟遊遍五湖秋未能執筆陪聯
句頻得逢人說運籌緑野文章傳在落赤松心事弃
封留屠歌趣我歸來與莫道非才尚黑頭

遊玄墓次趙行恕大參韻

萬松徑裡寺門開故舊來遊喚我陪侶伴烟霞空有
約品題風物愧無才寒光極目天邊水秋氣橫空月
滿臺海內湖山此奇絶何須更擬訪天台

贈陳省菴孟賢

幾年不到醒菴宅今日來臨興自豪愧我文情成蕳
慢喜君詩思益清高古松歲晚凌千尺泰岳秋空見
一毫況有森森鳳毛在吟壇誰不讓風騷

成化己丑丁先人憂守制甫半載十二月二
十日恩奉恩詔奪情起復進階右都御
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上章辭免陞
秩乞留終制不蒙俞允感而有作

苫凷餘生心已灰雖知恩命又來催不堪騎馬迎丹
詔安忍臨戎被墨衰孤子上章空有願聖皇注意莫
能回滿懷無限君親感圖報惟應罄獨才

次韻答鄉里諸耆舊

聽司賴、視梅、知命年來百病催利鎖名韁昔羈
絆石田茆屋總荒頽平生已喜干戈息辭老行看節

錢曰邨憶江湖泉伯友今辰又醉菊花杯

近得丈兒書報數年間置有田若干畝予竊自念平生官拙未嘗有私積遺丈南京惟常祿付丈置產亦未必遽能得如此之多誠吾兒幹蠱才優節縮日用所致也昌黎老生嘗曰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于歸吾今有所歸志則遂矣喜甚賦詩美之且期望之

鄉井良田二十頃吾兒何力遽能求積金自愧元無計、幹蠱誰知儘有謀半世若心天不負滿懷歸與我

何憂老來惟是書香續續見成名慰白頭

江行懷鄉里天全侗軒諸老偶成

兩江北塞嶺南陲奔走風塵三十年曹退未能心已倦專征總歇夢猶懸自緣衰体纏多病敢向明時話獨賢若憶鄉園諸大老西風先泛五湖船

其二

五湖煙景擅江東諸老惟進有古風鳳吹鵾絃花成大筆休茶灶陸邑蒙全拋俗事水雲外盡付閒情詩酒中愧我求盟未能得海天長嘯思無窮

贈鄉郡丘太守

吾鄉太守真豪傑節操文章有古風伯道清名傳海外樂天佳句滿吳東一麾撫字摧科內千里謳歌德化中邦憾郡人留不住飛騰還建濟時功

次韵酬沈陶菴四絕

高卧東林絕世紛昂、野鶴在雞群三吳人物多相重、亦能詩又好文

東吳詩客競紛、沈老詩才自不群聖主當天現鳴鳳朝陽光彩爛成文

建城白璧出藍田丈彩溫、美具全堪羨陶菴好詩句更多高義薄雲天

十畝家園萬頃田稻粱蔬果四時全有時放棹濯纓去水滿平湖月滿天

次韵酬徐武功先生

高卧東山夢正酣相親無計策歸驂交情不改忘年舊琢玉時、下嶺南

賜還軒冕自南來海內當時憶謝安相業終期篤伊呂文名今已並歐韓

東吳南越平分夜、遙瞻憶相君萬里何時逢初領君為龍去我為雲

海內人龍繫我思我思未見思成詩名司有召今將

宜且莫臨風誦楚詞

次韵答祝參政維清

紫薇堂上解机權歸卧江湖一棹烟想与陶朱醉吟
處世間萬事两莊〻
献平南越欲辭杖歸向東吴避瘴烟都笑當時竇車
騎空將名字勒燕然

宝幢院小池　謝會

空齋斷垢氣一片石間分寒色涵松影秋光漾鮮紋
定回看淺月行處見浮雲長日宜佳茗山童汲取勤

上刑科祝先生

卷五十一　廿四

曾於鄉國仰華風蹟判雲泥西復東依然門墻徒快
欣賢勞王事久叙〻江南保賑梅將放薊北陰寒雪
未融一寸山蹊有茅塞掃除何日受深功

赴都留別餞席諸公

故園風物晚蕭〻愁見新霜點柳條遠嶂秋清山月
小長洲雲盡水天遙愿看壯志臨岐路更引深情到
咏謳先報來期二三月芳君相候記楓橋

送太守況公考績之京

十年父母在吴中草木能知化育功學德自能敦薄
俗塵心尤急振文風兒童惜去隨遮〻遠天子知名賞
定醮為國可行民可止心懸彼此頌難工

金臺感舊歌

東吴自古名都會人物江山共稱最太湖春漲拍天
蘆茂苑烟銷訊空翠憶昔遊觀樂未窮連巾接袂數
君同山登每看謝公屐水浴還乘點也風魏杖才氣
多英卓護〻翩〻犖雞鳴有時飛水洒黄叢元氣淋
漓蓋立登既能文才子〻美祿幽居宛似浣花村青
年已作禮場客遺韵悠〻百世存辟宇誰當蹤變絕
玉質金相有王烈春空丽文蟠綠雲秋海澄懷散華
月北郭西城日往來家〻心眼幾回開那知一別兩

卷五十一　廿五

風裡回首相望四十里故園歡洽想依然迢卿蕭條
思無已寒盡天涯歲又新一尊孤賞帝城春綠知江
畔尋梅路踏雪行吟少一人

過南園俞氏書隱次劉崇酒韵　吴寬

鷗渚茅堂古樹秋校書人去幾人游山林白日無車
馬一老自閒著孔丘
芳草橋頭小路斜書声隱〻識君家醉去方丈生終
日黄菊秋深未著花

陳僖敏公挽章

句吴山水秀人物見英姿特出斯人類端為後輩師

萬間當柱石四海仰綱維執法星辰應行威草木知
當令三尺謹不使百工隳鐵面嚴風釆修髯足表儀
若金須汝作予禾每嗚咨稚量磊難測清心澄不緇
志家安社稷鎮俗坐边陲破胆驚西賊知名誦小兒
方平道画像仁傑之生祠春雨渾無跡秋霜詎有私
希文應接武充畏是遺枝德業昭書傳功名付鼎彝
一身思進退安室繫安危已覺知己早誰云見事遲
懸車心尚赤解組髮如絲赤子誰依恃蒼天不慭遺
朝廷終北極江漢自東馳鄉里嗟予晚臨文淚滿頤

悼沈癯樵画史

秣陵春日歡驪駒投老吳門白髮垂燈下解衣盤礡
處山中詩斧肅歘時一實比邁元非病二絕如虎不
數痴落日高堂開幢子靈峯烟樹使人悲

過大姚陳玉汝宅飲散宿大覺寺遺和趙与哲韻

月出平湖積水空上方仙梵隱仙宮似聞薝蔔林間
雨捲是夫容滿外風有客題詩先到我向僧分榻幾
人同敲門自訪來何暮投贈傳杯擬孟公

寄題陽山澄照寺

令威稟仙骨化鶴去遼東傳聞有遺井乃在青山中
山深草木盛苔徑誰能窮吳有釋氏子于此棲遲宮
殿閣頗雄傑林杪見青紅高崖石色古小洞雲氣通
神龍室其地上下雨暴風歲時郡長吏祈禱屢年豐
我昔過東麓落日明丹楓所恨足力弱徒然望龍蹤
何時躡其巔歷覽無匆匆、回頭發長嘆深愧南飛鴻

送咸訓術還吳江

一舸東南去望望故里門夕陽烟市影秋水雪灘痕
製藥當書案彈琴罷酒尊相過官舍裡應是史西村

送劉寺正鈞之江西審刑

天子齋居罷舜雲使臣承命出皇都朝端法吏誰爲

最江右寃民自此與雨腳隨車應不斷參苗蔽野未
全枯漢庭治獄多起擢拭目相看立要途

賦黃樓送李貞伯

維河有源星宿同導河積石思神功禹疏汙漫思失
道積石邦与濮州通平郊脫嚼万馬過一夜經度徐
州洪徐州太守蘇長公夜叱禁卒登城墉一身未足
捍大患豈無木柵真竹籠簸馬臺傍二十里有隄橫
亘長如虹高城不浸三版耳挽回魚鱉仍着黃防河
繇成天有功黃樓高起城之東五行有土可制水底
用四壁塗青紅太守登樓賓客從率杯酹水臨長風

河伯稽首受約束不敢更与城爭雄水流滔、向東去紆徐演漾殊從容負薪捉鋅竟何用漢家浪築宣房宮自公去後五百載水流有盡思無窮我生慕公公不逢安得置我此樓中顛齎淮海秋何幸留得兩賦摩蒼穹鳳池含今李邕南行別我何忽忽登高眺遠況能賦封題酒付冥飛鴻

送文宗儒知永嘉 用唐人方干送王永嘉韻

同年出宰睽翩去大邑爭誇浙水東選士初行常法外期居當在古人中竹房夜照江心月柳浪朝翻海面風此地從來詩賞勝還閑枝裡論民功

題釋子芳草堂

出吳閶門走山塘山塘北去七里長平郊崛起虎丘寺雲樹一簇攢青蒼我昔家居絕塵事雨足只有登山杖舁楫探、探岸去尋奇探勝時倚得舍舟登岸縱所適四尺古墩當道旁道旁父老說遺蹟劉公佐邑殊循良邑人此地曾拜送相与聚土示不忘我欲題詩紀其事碑亭淡、餘殘陽脩然欲去更回首忽見側畔依僧房青松夾道蔭寺額大書金字何煌、竹陰蕭然桂花合中有丈室开迴廊一從京師住三載南方引領徒相望、旦朝忽有僧來謁自言來自胥臺鄉我師出家修苦行吳下知名芳草堂今年新領祠部牒劉公墩邊開道場欲持絹素乞一語爲還番作山門光嗟哉後世重異教三吳尤云熾而昌穹樓傑閣塗金碧直以壯麗充鋪黃其間號称彼善者屈指一二無苗藏白雲寺建爲范老表忠觀改因岳珂只今此寺雖像朴寺名却爲判公彰此數可表碑可朴有僧世守庵何傷從鞠還鄉會有日擬便入寺尋支郎舊時詩句如可補坐我草堂焚 香

同年吳克明知嘉定爲題馬圖

吳郡別我吳門去手把橫圖索題句開圖見馬如見

人逸氣稜、百尺身圉人騎度燕河水萬里長風生兩耳歸來飽飫玉山禾吳門草青奈尔何

次韻天全翁書道光祿徐用莊雪湖觀梅

永和人物數諸王曲水雖勝一野航得似太湖三万頃梅花灣裡作家鄉

不遊雁蕩郎鄞鄉又放五湖勾引忙奇棹落梅春雪亂問尊臨水玉泉香 吳城西有雁蕩村 吳江有鄞鄉亭

我愛浩翁与放翁此翁應在二之中登山臨水當年事北郭移舟旧約儂

快雪初晴氷滿灣長溪未許放舟還坐移月裡千株

樹臥看湖邊萬玉山
新築湖西白玉城、中常作看梅行錦袍更向船頭
坐便有神仙世外情
不向山人道姓名詞中裹度晚年晴江南風月無人
管天府新除老上卿
天落平湖見鬢絲旁人休笑放舟遲杜人野老愁泥
岸只評青鞋布襪知
雪後貂自向晚開孤山杖屨勝徘徊憂歎何處玄裳
影想見披仙化鶴來
湖口無人踏斷堤石梁新築臥銀沙如今要識經營

意信步前山看好花
太湖莫作鏡湖看聚爲銅坑地更寬日暮最高峰上
立青天尺五即長安
青霄明月在青空始悞身居大雪中莫唱霓裳羽衣
曲人間自有廣寒宮
爲報春風万樹梅年、爲汝費深杯徐鄉況復能相
引不盡青山不擬回

過沈啟南祐竹別業（是日見李成画又見甫乙父尊下有銘）

繫舟高柳下又是十年餘還踏無媒徑重尋有竹居
筆精如宋画器古鑑商書前輩題名在風流邈不如

送孔憲副赴廣西

十年大夫官六崇蕭然被服仍儒生胸中自有萬人
敵何劳環甲衆操兵嶺南群蛮昔猖獗干戈满眼尸
縱橫連民竄伏遁荒野高州殘破餘空城是時君来
作民牧仰天誓欲安黎民身騎羸馬從廝卒瘴嶺悪
谿循数程群蛮望見逞相驚我来惟仗信与誠片言
開諭紐倪口馬前羅拜成輸情腰懸木牌悉聽命手
斷藥矢雖達盟弱男寡婦免係累山谷日昏犹哭声
惟連惟高我守令汝穫汝糧我父兄軍中主帥驕心
萌謂此已降皆可刑獨将一身保萬口訖今軍旅休

南征君子異類且有德斯民春、能相傾祝宜張齋
世重見人物信是吳中英外臺近推終借冠上国是
隨爭識荊同鄉数聆情話好偏怪不肯誇功成運来
用兵遺神速（時有威寧海之稱）下僚旋踵登公卿以君累歲
出死力有司豈合先知名遊、桂管古所置領撫再
作西南行按荒歷險自無怨公道暑、埽時評功勲
聊爾録二四碑文敢擬淮西平

分服字韻送姜恒頫御史赴南京便養

落花芳草連平陸驄馬行、入南服豈無斗酒可留
君白頭高堂懷就禄要水雲低異太行秣陵天近如

章曲通庭莫道諫書稀手中自削三千牘

送伊德載赴南京刑部

闔下爭看進士袍南行又喜入刑曹香雲闊步空塵土丹鳳孤飛好羽毛茂苑百年門巷旧先世吳人甲科西世姓名高伯叔兩辰進士不須分禄還為養甘旨公餘手自操

送沈良臣家有宋高宗書孝經畫扇

杏苑春風從車塵帶落花儒衣初出郭御扇舊傳家易許丁寬講詩從沈約誇扁舟明日路江上暮雲遮

寄李貞伯

金母橋頭買隠居近來詩思復何如遥知船棹風吹盡燕子催人好來書

分韻得蕭字送林朝信

十年戴法冠能使百僚肅共䏻風裁高端班聳孤鶚平生献替心奏草惟自續聖皇記老成昨喜批萬牘議從吏曹公初起假夢卜擬君副臬司萬里騁逍遥章服増輝煌金誇映朱襮雅志在澄清奸邪首仍觸昔聞走豺狼今見蟄蛇蝮閩、八桂林得此一枝足薰風吹幾旌欲渡江水緑餞別襍交親天氣遠炎燠酒闌棋梁喧醉墨已盈軸美君有嘉行晝錦非所欲寔惟家慶全樂我難具録

送沈晋州材美

賢名曾是故郷聞壯歳高科静不群座上誰為貢叔度膝中吾愛沈休文鞭蒲此去猶興用符竹從來豈易分吏散午衙公事簡定将書史對炉煙

送僧永圓帰吳住白馬寺

石縫梅泉一綫清早年依此學無生紫藤垂鴿人迂步白馬馱經寺得名法席坐禪㮣掃短宮何去上杯輕山中試茗何時好擬借禪房折脚鐺

得賀美之書言吳氏被灾

書來吳下少浮沉入手從疑得好音泉客美珠依化血田家新穀已剜心附毛却恨皮何在竭澤安知水不深肉食詞林無寸補短吟聊復代官箴

送賀其學迎其弟解元其榮表南歸

臨别匆、把客裳愛君誰比四明狂只從門外看扶摇肯信詩中咏関墻諸子讀書應不廢故人沿路定相将明朝我更成寥落西館塵生六尺牀

分題豊樂亭送文宗儒太僕

何處亭成樂歳豊瑯琊山在亂雲中西南林壑誇尤美六一文詞信独工幽谷泉鳴琴操古石屏路轉酒

船通幸當歸馬除陽日北地來遊興不空

送楊君謙

子有好學名得之直從幼矻矻忘其疲每以夜爲晝誰令不自愛坐与簡編鬭旋致心腹間有痾有肺俟鄉子嘗謂予文筆真似男撰欽男也皆奏痾亦在掇科後七日儀部官在告月且又服藥未見功其疏遂入奏昨朝獲俞旨頗回喜欲被西風作新寒南去不可遏相遇一何難相別一何驟子去固欣然就与滋老繆惟子有書癖舍書莫能救譬如病酒人戒飲猶愈瘦何如稍飲之病去漸復舊子病偶類茲簡編究醇酎茹多仍吐之序上發奇秀三年當復來覘予所成就

丁未春試畢送吳中四進士歸者

毛理貞甫

春膀名高第幾行自詩毛義出吾鄉班聯玉陛通朝籍改試銀臺挟奏章新製衣冠歸故里近將舟楫倚廻塘君恩浩蕩應難忘佩見門前進士坊

陸完全卿

鄉書高薦赴南宮又見名題甲膀中王粥易編真有得陸机文賦早偏工負辞宵漢天門近宅傍江湖水路遥都藉君恩爲母壽綵衣頻著舞春風

楊錦尚絅

礼闈曾忝校文章筆勢如流欲擅場已向天門看放膀已傳恩詔許還鄉西紅得意春風順綵服承顏白日長爲語時人莫相羨萎萎心不在楊〻

吳鎣汝礪

遠承恩詔許寧親雖似高堂具慶人遠去不勞東道主暫留真作北都賓賢科始覺文章貴仕版高題姓字新總道故鄉風物好壯年爲國在經綸

送趙景夫歸省

生當全盛時仍遇至樂事堂闈搬高科不在登貴仕故園寄吳江游釣旧爲戲別來餘七年往〻入夢寐家有大父母八袠行且至手題數行書昨者附郷使書云我衰矣父望汝歸侍汝父母犹壯歸日尚可遲老人風中燭此語真可譬此意覺不知此顏独不遂明主勤萬机讀賤微有位故緩歸省期俾尽匪懈義而况宵旰間切〻在法吏私情苦難伸如繫千里騏還望天之南安得棟雙翅終焉辞文心天下以孝治一朝恩詔頒聽聡殊足尉又如驥欲奔始脫衡与轡怱〻治行裝田館視君棄載感明主恩仍給道里費

長可引輕舟連日風更利蝦鄉瀍新秋水芳散荷芰
日出垂虹橋騎府看乘駟登堂問起居称壽先奉辭
此皆者吾兒依冠者汝季各全向前拜起立一以次
鄰里爭入門感嘆共驚異班白映錦衣三世一堂備
此樂難具陳尽出上所賜努力在他年圖報端可冀

送彭教諭道赴長洲學先任吳縣事

遠為鄉邦賀得師扁舟南去莫遲遲、辺從蘇郡更新學重見胡公奉舊規雖弟追思如昨日諸生相候已多時清門久忝斯文契贈別安能惜賦詩

送賀御史出守蘇州

卷五十一　三六

吳民方切九重憂極直休將五馬留朝著久称才御史封疆還屬古諸侯香凝燕寢韋郎咏舟道花偕白傅游我忝郡人無以頌擬吟循吏傳重修

送原己還南京分依字韻

溽暑猶未退頓覺槐陰稀細燕久相識鳴蜩靜還飛
昨者買江雨遠來自京畿重念交親意時、款我扉
晚涼理旧話海月流清輝西堂設卧榻夜永風來悻
惟予官医院續美難能汎入朝復陛見只尺瞻天威
銓曹已書最旅舍仍言歸諒亦戀老拙所重定省違
幸托被封典恩光照庭闈白頭自足樂無勞製班衣
行棹向晚動酒尽情依、

次韵沈啟南自詒生壙見寄二首

射瀆西行水路斜細論形勢見隆窪宋儒尚作山林跟、郭氏真称地理家親手銘文鐫白石郡僧香火傍丹霞久知詩骨偏強健曳杖何妨闘歲華

倚壙高歌對斷崖鄰人安待比楪懷門深拱木栽培徧山近浮雲坐卧僧曹子啟予言不妄莊生息我意終乖司空自有藏身地不學劉伶說便埋

夏太常挽章

卷五十一　三七

鳳池宣詔符文皇書藝當年獨擅場蔵賞遠師王逸少鑑湖終賜賀知章坦西笔翰傳中合海上樓紅載太常无室藥成方畫寢難將前輩擬清狂

送李貞伯致仕

引去難謀及故人買田湯墓遂成真張公洞口終期我金母橋邊早買身郡志續修知旧事鄉筵初會得嘉賓百年風節人爭仰笑對清波白髮新

送仲山赴廣東參政

久從夏官鄉分署專典選莫府累上功鑒別殊不倦
吏胥服精强察采惟老練以兹績屢書有最却無殿
屬當黜陟時諸省多獲譴山公重人才啟事遂登薦

御批由論定堂蔣氣力援參政三品官後世猶方面
坐鎮惟大藩宣化及州縣執云瀕海近炎蒸少霜霰
民物誇繁雄此地今稱善未栗出要荒賦入同禹甸
公田況早收積蓄栖饒羨已不煩催科況乃免鞫獄
中年始入廣身已脫俗唠鯨波就再涉深海亦乘傳
章服耀金緋真不忝恩眷公餘遣情暇發篋得詩研
山川有諸奇題咏語頃遍此行信堪喜更喜遁家便
十載別吳門親友幸相見衣錦當晝行聖書因爭睠
行我不可緩我獨重戀、平生托心知故旧莫予先
都下嘗并秋社異鳴燕時往過困居辭折敘文卷合

海月放延留盤蔬樸麥覓往、入夜還行歌共醉彦
孤懷今何如誰復容鄙狷久早得微雨旬風特狂煽
城東大道旁樹晴時鄭英嚶、求友声黃鳥聽百囀
臨別心惆然奉酒未能餞

送秦先民

連雨起涼颸斬秋迎得暑氣、引言旋既共圖亭語
泥淖一尺深驢車在郊壁路人勿行旋不是從近舉

永定寺在予家西唐韋刺史集有咏閶齋北
池等詩至元高季迪等又有經永定廢寺詩
後構遣復完而堂楣海印舊勝乃元泰不花
所書雄偉可觀今年秋寺忽燬于火予少嘗
讀書于此因為詩惜之

廢寺經行處前人句裡來一朝不戒火百歲幾掄材
齋閣空春樹池塘滿封灰旧游真不悼雖掃讀書臺

過先塋登南橫山絕頂時表弟吳子高侄奎
奕兒子爽吳侍行

南山翠色与雲齊萬級登、石作梯水入太湖縈白
練樹依重嶺簇青藜雉鳴麥隴闊田雉角解松林遇
野麂日莫載瞻塋域近思先新沐首頻低

送濟之歸省

水花欲結路河灣驛棹南行太許閒思賜已知于鎰
重壽容應見兩眉彎天高鴻燕雖相值予并入翰林句齊之遠去
春到江湖及早還安得從行仍作伴勝游當共了西
山花西湖游洞庭山詩云西山畢了又東山天往年己非東山獨欠西山之游耳

哀文宗儒

吾鄉沈衛州遠致尺書在篋書報文侯有疽發于背
我憂体肥人此病恐為害犹莫有良医或待以致僵
夏懷適浹旬淅疏馳独快乃六月七日死期特秉戴
哀我此良牧天奪真可怪念昔為永嘉勤政略不懈
妻民户先鄉程見祠兆懷挽下自在街百里見凋瘵

及此領郡将先声遍疆界穷谷争入迎耄倪拱濯拜
君初聞再起仕路厭行邁因察民情惟下車始無悔
既梳積弊滌一旦決欲請坐堂日敘〻訪問及細碎
孰為狼所貪孰為蚊所嘬行獄竭見因親手為破械
去歲東海涯光氣作妖怪横癘類鬼車數丈無首戴
其跳即自劾逆及斃事概謂此如許除吾寧自引退
有司格不行當道有室碍公退長太息空負民所愛
吾惟尽戢業庶偕為守倩使民自安堵守決勿就逮
百家立為約礼義相告戒民曰賢侯言敢不各敬佩
君紋抱憂思斃事李吾取大者如盬鐵骨髄竭杼貸

彼力固已窮吾体实兵憊遣〻走一使去求乃至再
知己惡愛才不使投匭内孰知今日事俄有此変態
凡君我歸休民繳嘆無預厭情違給曹以及寮与家
今也視茫〻稽歸只空廨豈惟民無依夫侶嗟我輩
又為晩年期凡杖作郷會對酒乏清言臨事無署誨
城西多好游山色趁晩對有穴未及臨泳尽餞以咏

美曹太守毀淫祠

神邪妖邪我不知相服五色錯襟施墻隅小庙无數
片吳下人家〻有之家人有病問卦師〻云汝病神
所為殺猪烹羊陳祭品謳歌賛嘆上酒卮侑以吹竹
仍彈絲號以祭筵具酒肴宛如生人宴會時有酒自
豐病自危吳人豈皆白醫眉如何至死猶不悟悪俗
信鬼不信醫豈惟生死亍神聽商賈出入聽指撝賢
我黄堂曹太守諭民此事何不思聰明正直者為神
焉肯嗜汝酒与牲祭者得生不祭死神還何好何偏
私且彼為神既尊貴身居小庙復何卑汝民愚昧識
可憫〻汝徒費空家資太守升堂朝出令民心歆信
猶著邑争持神像出門毀烈火三日焚無遺端如人
醉今始醒風化頓覺隨時移唐有狄公任旭使吳攻
先聞毀淫祠後来入朝作賢相邪鬼安敢侮与欺我

願吳人常奉令自此崇正無復疑祖先為祭〻勿瀆
五化當祭〻勿歷遂成吳俗載郡志當與賢守名同
垂

題沈良德送行圖

不用高秋陟屺篇賜歸真慰毋心懸崔冠自送焚芹
綵縷服重裁兩袖翻九世匡名多積德一門科第挺
稱賢吳中秋到惠情敘尽說宜将盛事傳

送文侍御宗嚴奉使河南

盡說文家好弟兄更誇仲氏秀衣明憲臺此日官為
重軍政多年例已成花下莫辭清酒蹲津頭遥望画

船艤從來練達民間事不負朝廷是此行

續集卷五十一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五十二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送陸全卿浙江憲副　伊秉

金紫遥瞻故里還佩環經出殿中間臺端章疏開丹
闥柱下風霜凛舊顔鳳鳥一時真可瑞薇芧先世尚
容攀長才儗副為霖望莫學閑雲只戀山

雨泛長蕩

一舟長蕩衝烟雨山光樹色空濛裡驚人白鷺過蘋
洲枯葦搖風浸寒水

閶門夜景

釣橋通郭衕清風月照朱簾捲畫樓醉裡笙歌喧夜
市千家燈火似揚州

拜查山先塋燕從行

京華作宦猶淹留回首吳門是故丘先世本原懷水
木幾年魂夢繞松楸酒澆宿土山空寂碑斷寒煙草
自秋禪子成名重拜掃鄉村父老記行騶

閶門楊柳枝

館娃宮外吳春盡露葉如顰不奈秋往事總隨歌舞
散餘明月照枝頭
一樹當船破曉煙濃陰晝滿畫樓前長條莫遣風霜

折茵繫儂家浪子船

淇柠街頭車馬塵輕盈非復向時春幾回偷眼東風裡看取中年勇退人〔夏御史擢乾年五十告病歸居閶門外〕

謝揚儀部

儀部人中英碩章滿奇氣虞敦与周彝居然存古制時〻獲寓目不覺心自醉摩娑堅莫犯引退三舍避未及始仕年封章懺致仕從容進退間士固各有志紛彼顯戲徒為能識胸次在昔負高才〻〻遭時忌下筆不一〻言推奬遠五世後有知于雲家声重閑繫虞德堪等因閒為置閒地拘盈尚有人文目堂容滞

官軍平海寇

一沙環巨浸數里出滇於〔…〕險限猿人跡寇賊萃伙居窮處望無際鮮解禁可四車利不知歌力本佰舊畜受波〻致探覺賴日齒存亦世齊光惡甫逃百餘年祀頃速欲成虐恣肆狂猪奉辞行天罰豈是惜軍儲簡徒除戎器騎體耀千艘疾雷破山岳天網須不漏昔為横海鯨今為釜中魚巢穴于以空根莧于以除顯戮懲淫悪九土同晏如服察圖善治履霜謹其初

蘇武墓—蘇臺懷古

物換人非十年俯仰伯業竟歸何處空劍埋精銅棺鋤魂墓上氣銷金虎快目忠魂捧心妖態身後化為塵土嘆人間陳迹茫〻零落斷碑平楚　空剩取麋鹿荒臺麋鹿荒苑曾貯當時歌舞紅樓夜月西紡春風還逐太平簫鼓五湖烟景那有人爭自在漁翁領取醉來時一曲滄浪不管是非今古

念奴嬌—風雲游虎丘

同雲幕野飛鳥盡千里虛空垂雪幾度曾遊誰信道不似今番奇絕山則瑤峯路穿瓊樹此景分明別萬麻舞鶴梅花堪更高潔　一兩路東芸轉窮幽極險

歷盡水晶宮闕況伏雨兵添氣力麼戰風威凜冽仗拾滿懷乾坤清氣不向旁人說明朝短棹剡溪高興重發

與二弟汎舟游吳氏東莊因寄鈍翁　文林

綠城吟流水榆柳綠蔭門緩舡信登岸忽得吳公圃小亭面高閣蘿徑陰可捫青山出墻頭白雲宿籬根欲賞滞池曲游魚戲波澤紫景當首夏過雨氣微溫老我獨已樂倡有弟与昆清唱散林木起行歷郊原日斜亂人影眷恋忘歸轅水木余風好況茲故情款

故人方宦達樂事誰与論実逐人則邀相忘然銷䰟
出處各有會一笑覆餘尊
　戊午春將赴温州楊君據禮部邀餞于虎丘
　同集者沈啟南韓克贊二老幞巾杖藜韓
從子壽椿与朱性甫青袍方巾唐子畏徐
昌國並舉子巾服而予与君錄獨紗帽相
對會凡八人人各爲侶達四類不樸
鳥獻當離筵東風逼微雨會合飲中仙雨雨各相侶
二老行紆徐二妙足高奉儒袍聯尊生紗帽對賓主
酒半散林壑尋詩鏤肝腑詞峯撹落暉酣戰走旁午

冥搜攫入極光焰互吞吐珠玑落吾手拾製誰敢侮
偬偬大塊内何物不參伍嗟余獨行邁棗斥無所与
　　喜桑民懌至自吳門
奔走畢宦歲再更江湖偏重別離情遠君怒罵爲知
己顧我摧頹負北生細雨燈花消午夢青山詩思繞
孤城自慚不是臨邛令濩倒安能重長卿
　　舊研寄宗嚴
壬辰歲予試禮部杜用嘉以小端研相贈其居有
竅可以引綫携持自銘其陰爲余廷對之兆是歲
果忝進士携研入對大廷及今丁未又十六年矣

宗嚴弟復試禮部遂以付之并寄此詩期廷對之
後轉以付宗質云
短硯硜硜紫玉膚杜陵投贈李親劬曾攜對策朝金
闕还擬傳家代王符兄弟登庸輸及尔子孫發軔計
同吾殼動付去傳臚後轉与三郎入仕途
　　江浦道中憶吳中故人
回首江南思欲迷夢中談笑故人違不辭行役青山
笑但怪傳呼白鳥飛世態昔經多事悟宦情今入暮
年微何當載酒横塘路扶醉村家看月歸
　　還家十韵

中外馳驅二十年暫依桑梓息塵緣堂無薄祿終非
計手喜還家莫問田歲久先廬從敝甚水違喬木故
依然過從喜有貧親戚檢理尤存旧簡編千載秋風
二徑菊一篙春水五湖船飯抄雲子長腰米羹煮銀
絲縮項鯿繞屋溪声林下樂滿窓花影日高眠說于
妄味緩緩淡靜養閒居事事賢作計已遲多愧外狀
功能及未衰前只應今夜西齋夢不到紅雲北斗邊
　　邢長洲見顧贈詩次韵奉答
寂寞城居恰似村一溪新漲護寒雲空嗟藥囊心如
炙常佩芝蘭手自薰滿地江湖期我老大家風月許

誰分歸來未違門羅雀車馬時〻枉使君

荷花蕩夜歸次吳水部德徵韵

采芳日帰未言帰處〻村家倚杵机水漫蓮洲楚路
斷月明莎渚鷗飛竟高歌小海風波急回首楓塘煙
火微蘭棹屢移尊屢倒不知露下已霑衣

陪李瑞卿太守登玄墓

旁湖高閣千山秋映寺長松一徑分偏喜故人來燕
集劇教先雨洗塵氛江湖汗漫年偶老冠蓋從容酒
半醺看遍梅花人歸去不知何日重論文

游墅別李子陽莫歸有感

野墅沉〻更漏緩美人去〻隔山陰虹挽蕩月波光
碎春樹連雲夜色深万里秋風黃鵠舉五湖煙水白
鷗沉乾坤此際元無碍出處從容各有心

送呂都憲

幾年宦海迫光塵今日離筵得暫親天地酒杯還舊
約江湖舟楫正通津何人可寄安危事聖主方求社
稷臣見說長安春爛熳江南猶有抱飢民

赴温臺別傳雲館

書館不能别敘情撫曲関心知為樂淺秋覺去家難
水石性終在菊松盟又寒殷勤向兒子好護碧琅軒

金華道中憶君謙

遠別輕千里經行歷万山思君終夕坐出守幾時還
堤柳吹花盡谿雲過雨閒南岑著書處夢裡更躋攀

憶石田

回首未千里相思猶十年遠情狀短札近事夢難逢
忽〻都頭白悠〻心更玄兒曹能活計家事好拋捐
溪南浮竹閣山頂疊石田与君偶符合來此了前緣

宗郎秋日懷歸

京国流塵撲馬黃西風欲敵客衣裳漫騾班列非通
藉梅獵科名去欲擲捲外亂雲秋渺〻夢中山色夜

蒼〻進知寂寞南窓下叢菊無人只自芳

次韵石田理墳

春雷倫亂石横斜鑿破乾坤氣一塵節脫鷄群方散
去老思蟬蛻更為家群山奠王看新鬓孤塋悲空送
断霞封猿無書生自挽幾年齊物誦南華
吾拾吾形委石屋此民此日入無懷青山同穴于飛
頓白首何心造化偕退覺獨閒忘世味老應自愍任
時亦知君辛苦如君志為徇從將筆札理

用韻送宗儒進士還吳　　張泰

燕南莎草入秋黃都下閨人採綠裳客許踏跎將問

寢主恩珍重許還鄉安危遠慮知君素議薄慈顏愧
我蒼畫錦相逢舊旧藏江湖何處擇年芳

宗儒有永嘉之行往餞客撲奉贈長句

此來曾逐暮江帆一官看君再向南尊酒乾坤懷往
路扁舟吳越謝秪黔月中剩鶴孤標遠天下康泉此
味甘左彼星郎元近御東家詩學豈成就城樓海色
寬秋望水寺鐘殺節夜談公暇未妨書裡醉直作何
惜府中參幽居白日群情暮明府青春百事請見說
蛟龍能大小隔年雲雨起江潭

混堂　沈周

混堂鳴版日初紅懷垢人人向此中居子欲修除被
事小夫翻習裸程風未能潔己嗟先亂亦復隨波惜
衆同慚德應多汙雜溷不容便論衆無功

次韻天全翁雪湖賞梅十二詠

台垣賜老荷君王山上藍輿湖上航如此湖山盡遊
地梅花開遍客還鄉
少在城中多在鄉尋梅猶抵候朝忙新詩似与梅相
約詩到成時梅恰香
不是春愁鶴髮翁風流人物義熙中還知觴咏情遊
處小筆湖山似欠儂
重峦疊疊水灣灣雪舫尋春醉未還回看玉堂爲客
夜如今不是夢中山
綠尊沽酒出春城春日尋梅湖上行閑道衝風又衝
雪旁人不識醉翁情
一代文章百代名昌司綸閣已忘情近來熟理農桑
計似謫江南作稼卿
湖上尋詩舟去穩尊前賞雪酒行遲優游正是居泉
日自遣春風人不知
梅撲玉缸春酒開雪湖山水共徘徊風流舊屬林居
復人道先生是再來

泛雪吳航勝月槎深深杯色照銀沙寒梅鍾得平生
愛重是江南第一花
玉樹瑤山画裡看乾坤不似酒壺寬醉來草聖三千
紙還使人驚索幼安
清游不放清杯空雪共梅花落酒中玉帶來衣有仙
骨画舡更在水晶宮
黄帽歸舟且莫催雪山留客好衡杯梅花況是堪題
咏今夜春城判不回

憫禾

薄禾今茲計狼藉尚栖畝借問胡為尔先時已罹荅

五月風雨大潰潦畢莫受田稗倚就浸濁浪拖其首
排羅滿蕩閒性命存亦苟天日赫、出水熱烹群醒
二日色已变三日壘在归我時往惜靚觀活從中割
心存根已撥欲弃難解手欲拯卒何及恰食内若夜
拯土室疹膝情車御鄰佑督扉扉日夜救死豈容久
併力役老少足規筋亦斜水面青針若稍出九死後
氣力与生意委頓類塵婦一一補偏爛行、十八九
過時強經營安望如常茂事多于海禍始奇終变偶
七月尋遭風弱本披拗揉折處氣當沮虚房但含滲
閒或見成穗瓮稭臥敗冪何能畢公租亦莫毂飢口

對此發長咨細雨夾昏酉楞腹不堪㪅併欲歌止酒

割稻

我家低田水没肚五男割稻凍慄股劳、似共雨争
奪稻芽斷向鐮頭吐蓮、綦、綴青針稻既生芽米
糜腐、餘割得尚欲喜計利當存十之五小家伶仃
止夫婦稻蠋水深無力取口中之食眼中飽忍見穗
頭沉着土波間粒、付魚雁一年生計空辛苦但憂
兩口不敷生未暇徵租處官府老翁對坐沉灶哭婆
亦號咷向空釜雲昏月黑亞閉門隔壁吧嗲一餓虎

埋犢二首

官竹園頭春日斜手開新土斷如崖觀生如計誰非
視死如歸此是家白髮暫存如電露青山長臥有
烟霞對景自假閒詩酒且美年華与物華
卜墳已喜膏雲屋木老先曾有此懷鶴表虛名待誰
録孤丘宿約与妻偕百年齋裡參諸妄一鉢泥邊打
早乘免向君王乞骸骨自山生長自山埋

寄宗儒

碧雲廊、一江分閒道滁山尽屬君愛是醉翁亭最
好每思游燕讀遺文

阻雨叢城僧舍与宗儒夜話

十宿僧房春未晴故人為我踏泥行老隨年去詩成
感話引杯長酒在情欽語報風声落、燭枝錯跋火
熒、浮生蹤跡真鴻雪何況于今有宦程

聞宗儒除温州喜而有作

青陽布匾宇庶品樂化工亦閒剖符竹起子高卧中
卧若固自高恐妄畢黄龔功名要人立生才天自庸
會至亦何碍達懷秉時通嗟旋及行日奔走來野翁

聞温州消息奉寄

白叟黄童擁道周遍封百里候華輪国人皆好真難
事山水重臨是舊游康樂篇章勤高興希文襟抱

先憂故園野老偏相對喜棲深思漫倚樓

喜宗儒寺丞令弟宗嚴春試得雋　呂憲

淶水尊翁慶澤深九原真遂高門心春塘好夢酒連日香土馬輕花滿簪且置元兄說西抹況聞季弟六南金家声如此官何物為作丞我不負吟

題画送文太僕宗儒還吳　杜堂

南國分司品位清歐陽人望是先生封章激烈公卿畏納諫如流帝王明隨柳旁花吟興遠歎東瀛馬去途輕春寒病起還相送二十年前舊愛情

卷五十二　十二

送吳汝器下第歸吳江　王黻

羊家裙上墨如新兄弟才名自昔均（其兄汝新第進士）獨二鳥出南國瑞一枝回美曲江春戰場有作還推子當為局多迷莫笑人笠澤湖邊平望里且將書卷伴絲綸

送楊尚綱楊名甫毛貞甫陸金鄉四進士歸省

來書華燭夜縱橫忽見稱章眼獨明暗裡投珠人莫顧空中懸鑑我何情相逢一笑平生庆此去重來幾日程路指婁江東下急夷亭斜日莫湖生　右尚綱

南宮筆勢見翩翩、固也平生意豈然不伐于甘為孟後塵名我自愧虛前者花燕市春隨馬楓葉錢塘夜泊船舊日和疑今老矣登庸衣鉢尚須傳　右名甫

接官長旁驛边何來往居家較獨多已向交情知鮑叔豈因筆勢誤東坡還家未覺關河遠感舊無如歲月何南望吳門君獨去西風落木洞庭波　右貞甫

文章一見一回妍玉樹分明在眼前記得陸机年二十親看賈誼策三千杏花燕月人俱遠楓葉吳霜思獨懸南去河流乾欲斷閑津先放綵衣船　右金鄉

送趙衆夫歸省吳江

秋入吳江一葉飛歸來游子着朝衣鄉人始識文章貴仕路休嫌定省稀寶帶橋邊舟汎汎白雲司裡樹依依路經震澤人應問太史周南胡不歸

卷五十二　十三

送僧歸洞庭

好古多將寺懷山喜見僧此來成北道好去問南能花飯逢盂遠函經被雨騰誰同西崦裡竹屋夜深燈

送蔡進之還洞庭

夢魂長繞太湖边折柳官亭又一年家世西來峰繞鄉客心東去水潺湲林間詩社誰為長吳下鄉音我亦便撩亂烟花遲寒食東風胥口喚行船

送徐龍

遠別憂不忘病別憂其那病也在汝身痛也仍在我
道途歷崎嶇風濤恐軒簸欲留諒不能欲去夫豈可
起居飲食間安得尽帖妥出入我垂堂旦暮親藥裡
安心是良方坡老語非左我生本衰遲我命亦轗軻
子行從此歸我去幾時果霜天笠澤帆夜月楓橋火
故鄉風土宜見此病亦傾到家平安書早寄北來舸

送袁之還吳

不見倏七年相見只三月不知三月後又作幾時別
別離若多會若少風雨蕭々竹窗曉自笑閒官日々
忙夜短情長話未了我生迂僻寡朋儔坡去海內一

卷五十二　　十四

子由只今子由又欲去何以慰我平生愁子今去矣
我何有為買湖濱田十畝下栽禾黍上木奴菱芡荷
花繞前後讀書稍暇來朝班我却歸臥湖山間

吳禹疇副使々還吳江覲省

重明繼昭正弘治建初元聖作群方覩星流使節奔
賈家頌道里便書遍家門晝日方三接寒暄豈一言
趨庭當獨立加飯為平反王事真無暇親恩亦未諼
銀魚崖笠澤彩鷁動湘沅石建稱方潔王延被未温
法冠驚豸立官語訝鶯騫鄉里恩光滿人生樂事繁
尊憂莫留戀侯吏　竹軒

送韓勳都憲孫

先公老去我猶及鐵面長身碧眼稜海內安危真可
佩軍中韓范復誰能精忠已見回枯竹奇事曾聞斷
大藤昭代衆賢多不薄獨無雨露到雲仍

送周院判原已還往南京得果字

前年送君城東亭今年送君城南道年々長作送行
人每見君歸被君惱君生何好只好詩細裁東歸搃
詩草玉延半紡最留連共月巷前亦傾倒醉中勸我
不如歸只好金陵山水好人生出處誰得知世路東
西難自保難自保雲冥々日杲々

卷五十二　　十五

顧氏三辰堂

顧野王家學有傳一經休說漢韋賢風雲慣得從龍
便循嶠爭今覩鳳先天上星躔真有數吳中識語不
其然高堂要見三為四歷指從今又幾年

朱天昭始第進士至子家至明年移居西鄰

因賦

兩年不厭草堂低頗愛晨昏出入齊長日經過無主
客祇今相見有東西濁醪尚可搔頭過歸院那愁挪
下逮廐馬信知人意思臨岐回首再三嘶

送錢正術還姑蘇

西館橋边竹隠居昔年曾受異人書不知官爵能来
子可是塵埃早識予忽地相逢還宛若再頫推看定
何如韓蘇掘被虛名悞誤問三星是也無

送周進士絅還常熟省親 同年世仁子

南宮此日琴侍衛一見高文眼為明正書故人能有
子忽聞遠別得無情名因夏起何妨早理會心傳不
厭精此去海虞誰復見讀書長日掩柴荆

送盧進士應期歸娶吳中。

終生文彩彙縞辰建業秋風擢桂新閣下杏花還屬
子台南桃葉正宜人上章許得天顏笑奠雁光生故

卷五十二　十六

里春大小登科俱入李高堂况有黑頭親

送仲山之任廣東參政

十年尽逕南歸人今日誰知還送君歸来寂、榜閑
臥無語目睇南飛雲与君相從亦云久對語真如飲
醇酒朱絃塞越音有餘明水着鹽味多有君才于我
真得師簿書堆裡還題詩、詞釋律古隽器字注瘦
勁枯藤枝嶺南此去無多路目極燕山天尽處青山
杳、不見人秋雁飛来復飛去致成幾時召還闕還
對共目卷前月

贈楊君謙 時君謙有歸志。

風懷抱悄獨行与吾多忤京華二十年壯志逐遲暮
悠、深巷中尽日斷来獲揚子歎何為逝言遠相顧
移家濁溝上破屋終不去人問何以然無乃以吾故
朝通講道吏暮過話情素君慕貽他我思王叔度
相見各忻然誰能詰其故我欲永從君、且為我住
無為忽去蘇雲山忽高翥達蒿張蔚宅依然還覗處

一雲

亂石檑枒幾折旋畏途歴尽是平川高林細艸摧詩
雨深屋方塘悟道泉僧為知名如舊識地疑曾到豈
前緣萬竿修竹蒼烟外欲借琅玕紀歲年

卷五十二　十七

洞庭新居成

歸来築室洞庭原十二峰巒正統門五畝漸成秋老
計三台誰信野人言郊原便自為鄰里水木猶知向
本源莫笑吾廬吾自愛擂閑燕雀日喧、

過故狀元施宗銘墳

後生何敢望餘芬斗酒還道董相坟行指周巒依僅
月公葬月閶信坐疑文彩上成雲向山已雪將軍駐郡志旧傳
東西洞庭昔將軍始居之故兩山照文士四海猶傳制策文賈誼天年人
莫恨孔光張禹亦徒云

吳文定公挽詞

四海文章伯三朝侍從臣世方遲至理天遽奪斯人
冲漠高難問頓寬聽少仲道從元末獻文向國初紀
東里淵源近天全授受真正音鷩鷟振綱鴻麒麟
累蹟名逾起先登氣益振声華當翰苑德義重儒紳
格律維冲澹言詞自雍馴時流皆自郲古制或先秦
書法顏公遒詩篇杜老辭綸音騰誤訐碑版照晴峋
講向東朝切規從後殿諄從容天仄聽仁義日前陳
内外同瞻岳賢愚但飲醇汪洋從挽渴堅白斷緇磷
自不驚榮辱何緣踏笑嗔吳山從此重燕谷鎮長春
在古無蘇子於今有伯淳閒情多落莫要路每逡巡

卷五十二　十八

見說年頻引俄嗟歲在辰九重思絕等入座望碌倫
尚未酬公議寧須東國釣公身今可贖我分昔尤親
先後官曾接卑高契頗勻上陵行並馬待漏坐聯茵
倡和詩盈帙拈邀醉洽旬看花常入夜玩月或侵晨
送我清風埭期公處淩濱疏闊心獨苦書至淚猶新
豈謂終天別空令兩地辛玉亭盟已散版屋蹟俱陳
盛德難為繪高風不可泯儒林誰作傳誰刻隴頭珉

過子畏別業

十月心齋戒未聞偷閒先訪戴逵來清漢詰　頻回
棹矮屋空明淺送杯生計城東三畝菜吟懷墻角一
株梅棟梁樣楠都伐尽此地何緣有佚材

送尤宗陽進士之京

南宮昔日得侍郎叶笔勢曾驚古戰場今日林間還
送别九霄一鶚看南翔
吳中世德紀廷之壽見春風入殺時莫怪崔公多自
說吳莊三百在于斯

送吳縣簿董仁之任鄞丞

自頃奴奸倫國柄一時在位貪相競剝民膏血輸权
門豪馳掃地寧復存誰知小官之中乃有吳縣簿守
法廉平獨如故三年佐縣民愛深視金如土民如金

卷五十二　十九

每言吳人窮到骨吾此腹削吾何心吳縣簿真難得
我欲言之領非職一朝擢官向寧波於呼奈此吳民
何

予伏林下瞎闘闔之疾若惘征求之繁多楊
循吏之難得也每以為難癸酉六月客有
過予談海虞吳令之政者為賦詩

有客談縣令尸笑敵座上請吳儂深感德漢吏不求名
正自推科拙無如折獄平懷我不可借送子若為情

贈錢元抑

詩禮休誇五字城一生文字李西京馬蹄蹀躞東風

裡踏遍燕南幾十程

天平范氏墳

哀年不減登臨興楊地靈山捜欲磐城西諸峯吾所
嘉就中尤愛天平勝亭、一蓋荷蒼冥儼若端人、
自敬獅山奔伏象山廻支硎泰臺皆退聽横山當面
横作屏背湧蓮花互相映林、萬石相拄獰倚伸斗
天欹不定蹲如虎豹奮攫嗟騫如鵬鯨濤豪横勇如
武士力屭贔秀如女子色娟靚我来殺拜太史墳松
栢陰森起一径怒瞎万笏森向天真氣噴礴凛猶動
乃思范公立朝時正色危言挂邪佞茲山固合生萩

人崧岳降賢尼孕聖吳山第一称天平宋家第一称
丈正高風千古先作合仰止巖、續前咏

與謝憲副德温遊陽山箭缺至半山寺而止
因賦

箭缺捜天知幾重半山聊復憩吾儂孤臣何處埋幽
憤(夫差殺公孫勝于此)高閣開来坐晏春深院潺湲鳴剖竹懸
崖硯碑偃長松廻船又過楓橋去卧聽寒山寺裡鐘

喜玄敬少卿致仕

似我歸来亦未遅夫君得謝又先之清朝况是懸高
位白社多緣赴風期到處溪山同載酒故園風物儘
栽詩一場好夢今朝覺却任旁人道是痴

四月九日与弟秉之道之過通安橋碩氏園

偕玄敬登陽山絶頂

陽山高我幾千丈箭缺遥瞻在天上一朝置我箭缺
旁坐覺諸山皆退讓太湖汀瀅乎于杯夫椒包山近
相並山腰鳥道何盤、十步九折行且嘆昌黎正逢
衡岳霽太白休歎蜀道難夫差悔悟若不早公孫白
骨纏芳草子胥伯嚭両丘墟天地茫、人易老劉郎
長笑来悲風一杯敬酹浮丘公何時借我緑玉杖從
此往過扶桑東詩成西日下山去回視山椒但烟霧

次韻沈方伯良臣為予七十之壽沈与予同
生庚午又同在鄖今同致仕

黄髮歸来共理田食貧終不羡逢年泮宮燈火憐相
並李邰科名愧独先紅藥花翻分陝路白鷗沙占太
湖邊年来太極當吳分莫恠鄉人擬二仙

贈葉廻按忠

鄱陽漏網斸奔鯨南国烽烟徹夜明江上貔貅推速
戍浙西士女頼長城鑄山久許吳王濞斷鶴誰憐郭
子横見説臺端旋風来草間狐兎不須驚

送王守會試

瓊珠出南國光曜珊瑚枝一入天府選一瞬滄海遺
連城抵無價錙莫亦有時雁行先後耳去〻勿復疑

送毛百朋之北京應舉

幾年白下避車塵比去争誇脫穎新桂子已傳蟾府
種杏花還醉曲江春題名早覺先生里捧檄懸知喜
為親八月南來鴻雁便音書寄我莫嫌頻

送大行人柯君使畢還閩中省親

于窮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望忽承九重遣使銜命
下賁丘園此三代養老引年之盛礼也斯礼也不
見于天下久矣顧予何人而際其盛君使既竣便

道歸拜太夫人于堂感激之餘無以為報因賦詩
贈之

天王出震萬方新草莽還能念老臣誥賜紫泥銜鳳
嘴服裁文綺損魚鱗未堪五馬歸朝趣且喜雙魚入
鯉頻衰病自憐無補報寸忠還仗達楓宸

送盛斯徵都憲巡撫江南

鳴都兵後望來蘇江左來旬此大夫入夜災星方退
舍訖明甘雨又隨車風轅旧仰寒帷外河潤新傳棁
篆初、文肅家声真不負尚能把筆為君書

奉還都堂韓公南征　皇甫信

東錢出神京鹿旋動太白百蠻烽火生五嶺兵戈積
遐邑屬聖慮始封陲遣蒙揚灵尽炎海耀德敷周澤
金既被文命力畊易稚草禽声悅山谿草色榮江濆
彊場無重憂銘燕有弘績歸來笑伏波何為久芳從

奉送三原王公徵拜冢宰

矯〻人中龍飛躍當明時拜褙視羽翰瑩棟帝所師
三宣既邁皋一德乃同伊濟物性所依弘化及餘遺
譬彼青陽發萬象含其輝秉鞭妙經綸〻康世惠
垂紳佑陰理導主居無為
皇明開昌運宿德登要津裒區際洪曠化理成陶鈞

久膺濟川任具瞻在斯民論道展訏謨甲章極敷陳
鄙薄值眷顧魚目謬承珍臨岐不能別惻〻傷我神
清霄動飛眺仰首惟北辰

病起登道山亭

杖藜扶我上幽亭万物經心感慨生城郭已非吳越
事江山不改古今情雨餘碧草連天色風送黃鸝隔
樹声眺罷忽驚歸去晚馬蹄催趁月華明

和仲山東吳懷古

國伯人亡不紀年荒臺寂〻草含烟錦帆想像寒江
上響屧虛無野寺边水繞石池藏寶劍雨銷香徑落

金鈿故城斜抱忠臣廟夜、流光獨上天
楊柳枝詞五首過吳王故宮作
憶昔長條更短條漫將春色試多嬌齊雲樓上三十
寵也向東風學舞腰
青絲裊、拂輕塵翠輦曾經此問津一自闔閭埋
後淡烟疎雨幾番春
金色含烟拂畫橋曾隨輕吹舞宮腰只今道上無人
問惟有寒鴉伴寂寥
八千歌舞棹蘭州翠拂雲鬟金鳳頭人面只今何處
去淡烟深樹亂鶯流
卷五十二
廿四
千古豪華事已休暗風斜雨幾春秋惟應煬帝宮前
種同帶吳王一片愁
簡啟南
老去相如苦病纏倂紗籠燭不成眠苡人相近如相
遠黃耳空敎到石田
寄薛朝英
与君爲別意重、談笑依然夢裡逢此夜病身驚起
坐小窗風雨隔林鐘
送濟之
多少交游君最親明朝又欲与君分潸然洒淚西風

被不爲悲秋柢爲居
吳江懷舊
舟次吳江重感傷吳江、上樹蒼、夜深獨有娟、
月曾照山人舊艸堂
和答繹熙先生
新詩裁寄故人收句有金声豈欲流爲想楸梧安宅
處一天涼月坐高樓
逆旅京華歲月深枕邊愁聽擣寒砧不知閶闔城頭
客亦有砧声擣客心
長劍隨身客異鄉每逢詩酒易生霜旧時門下多桃
卷五十二
廿五
李還旁春風數仞墻
送文宗儒太僕還南寺　李東陽
豐山東面瑯琊北宮寺臨山枕溪側泉甘石冷花樹
香幻出春花与秋色東吳才子洋州裔清比瑯琊長
數尺錦囊繡句壓人玉塵雄談驚坐客誰令散地纍
容渠懶儘有餘才供世剛十年國跡走風塵三載高
飛未云極問君何曾似是馬丞不負君人自惜知君
自抱憂國心豈爲承平倦蜀棧南方一足累數金方
且按圖爲驥索州官縣吏盡日輸當下老兵曾未識
書生經濟須寔用誰爲吾民苦區畫聞君猷仰有嘉

言肯避旁人嗔越戕朝闈吏部書上攷恥以微權買
容格嗟予窃禄今無能談向雲霄問泉石

寄馬抑之同年（馬號清安又号華癸山人養病居蘇州）

不見山人又幾時浮雲流水杳難期頭顱自白非因
老心事全清却未痴賀監有船多載酒浪仙無寺不
題詩祇應官却經綸手独向空江把釣絲

韓都憲公雍挽詩

早騎驄馬出烏臺万里風雲亦壯哉嶺海威名天下
重廟廊謨筭古人才寧知晚節經泉石豈合英魂閟
草萊京國少年思識面楚歌殺斷使人哀

長洲朱氏孝門銘 并序

長洲朱孝子顥字景南父病癰親為吮除父喪當
盛暑負土成坟哀痛摧裂致有馴烏之異有司上
其事詔旌為孝行之門參政祝惟清有傳其孫存
理上京師因予友吳吏部原博以請于予比去吳
公為速予不置存理素不予識雲訪予族祖雲陽
府君遺文手録見寄予感其義且重吳請作孝門
銘以遺之銘曰
惟周舊都有宅有表匪徒美觀惟善是宜惟六行有
教其先在孝有屋可封仁學之效惟今南畿寔古豐
鎬其孝伊何粤有遺老生有致養死有遺報哀感行
路信及禽鳥匪人則然矜彼天道孝門煌、天子有
詔其德孔燿惟後人是傚

井、亭銘 有序

蘇之天平山白雲泉世傳為吳中第一水山半有井
味極清冽蓋其支派也井旧有亭歳既久亭井俱
廢弘治庚申封翰林編修吳君仲恒命工治井且
伐石為亭于是過者游者渇可飲倦可憩皆享君
之利不厭也南京工部侍郎徐公甫名其亭曰井
井君既卒葬于山麓其子編修一鵬請予銘刻之

亭中銘曰
有山出雲為雨于天其在地也酌為井泉鑿而泓之
于山之根不渾而渫不眩而澄仰涵星辰俯鑑毫髮
維食之飲用之不竭有闌護之有亭覆之維名瑩、
井寔受之歳久泉湮亭亦云陊有恵封君曰是在我
浚深發洪否極終通上為峥嶸外廓中空脩楹桷楣
仁者之功凡厥往來載罍載綆既庇其陰亦酌其洞
錫名孔嘉諸取諸井君之去矣逝者如斯郡守之助
鄉人之思有子斯才澤道以施為江為河異井之為
維家有堂維國有楨為棟為梁翊惟彼亭來者勗哉

視我蒓銘。

贈徐禎卿　李夢陽

獨處怨不憚攬衣循東廂樹木何修〻春風起飄揚
我友駕在門告言適江湘倉皇掣玉壺追送臨河陽
顧瞻兩飛鳧並戲水中央翩〻厲羽翮鳴声一何長
奈何游客子一别永相望時淳亮有周天命固有當
薄終義所労别離庸詎傷懿彼回路贈掾慨申此章

姑蘇臺送李推官士允

少年何官騎白馬秋日經過古臺下回瞻遠處意城
促下馬行歌淚盈把猗嗟叢此誰為臺千年弃土猗

崔嵬屧廊館娃瓦礫積美人白骨生青苔枯蒿吳吟
莽颯〻飛雲呼雁淒排徊當時金屋玉起樓豈謂臺
成麋鹿游宝鈿黃金纍覓〻兩時曜出拱人收李生
豪士扶风倚悲歌父把留連憂世家各談日一遇獨
廢吳越傷春秋復思鴟夷氣益奮怒目每送長濤流
扶眼東門事已往藐臺再過君林上日暝烟波湖水
深范歸恐有同行槊

相遠行贈表永之

清晨客叩門授我一書札開緘錦雲爛鏗然玉相戛
問客何方來新下黃金臺揚鞭指河洛迴旆陵高崖

送珍緘琪草探異收瓌瑰路逢赤松子並幸收氣埃
遺同心乃其神授詎難乖古人重良契豈必声影偕
行〻報嘉績貢此明堂材

南陽宅訪徐禎卿

東閣能留第南人暫亦居琴書迁臥内騎馬到堂除
殘樹喧巢鵲微風走錚魚追思東釣日冠蓋爛盈閭

須于請金州二首

楚城態遠望君去更悠〻十月逢南雁章江況北流
寒沙帶宿莽霜月下孤舟明發湘東路應添币客愁

蒼梧遺舜蹟白雲秋氣愁君得人文地相逢是此州
山連夜廊密瘴入桂林秋獨有思親淚非緣逐客流

寄王子蘇州三首

三十烏臺使投冠竟黑頭田園是故里江海有新舟
把酒看鴻舉開窓面虎丘不須慨今古吾儕鹿豪游
獨立望南天秋空月會圓此時一尊酒憶尔隔嬋娟
並馬遊燕日孤舟去越年斷腸今萬里心折暮江前
舊交多見録吾子獨仙郎幸自饒強健何心說廟廊

稻輸吳郡白橘足洞庭黃飽飯教兒女攤書日滿床

聞吳郡黃山人將遊五岳寄贈二首

昨報三吳客將尋五岳遊薜蘿應製服春水正宜舟
二室雲中峻三花烟外浮佳居吾近逕先肯到嵩丘

天柱峯頭雪蓮花頂畔雲朗吟唯李白獨往更黃昏
婚嫁今應畢簦鞋有幸分共躋恒岱遍歸著五遊文

別徐子禎卿得江字

我愛南州徐孺子明瑤美璧世無雙新從北極看南
極便自吳江下楚江日落鷓鴣啼廟口水清斑竹映
船窗穪衡王粲皆黃土千載何人復此邦

追舊寄徐子

憶昔逢君雪滿途遙憐為客向江湖看碑定憶羊開
府作賦先從楚大夫日黑魚龍愁夢澤草青麋鹿上
姑蘇空揮玉軫思流水不得驊騮見逼都

寄徐子

徐子南遊涉洞庭楚江風浪眼冥、蹋來報玉朝天
子忽漫傳書引客心訪戴雖移剡溪棹問奇曾過子
雲亭烟沙水國催春發楊柳愁邊却盡春

哭徐博士二十韻

乾坤風色暮江漢哭斯人祿寺翻飛日文園久病身
數奇官竟左材大命償貧於浪京違痱竊淹祇為親
赤城終羽節璧水暫儒紳鵾鷄偏垂翮羈鞿不縱鱗
回紐豈道薄原情轉時乞藥石魂蘇逕蛇龍識六真
楚狂嗟鳳鳥魯史泣麒麟邂逅京華始風雲氣象新
蓬島陪工簡倚馬接華裀宅燕南陽月花吟東部春
回頭成風昔閒眼漸風塵妻子今誰托文章後益振
玉喬吟雁鶴傳說化星辰松栢丘墳暎灰沙劍寫陳
閶門寒擊覺吳水痛沉珍宿草偏舟阻生芻繫酒伸
碑非蔡邕愧誄愛仲宣倫獨把延陵劍吞聲淚滿巾

寄徐編修縉

題詩傳語玉堂賓想像鳴鞭散紫宸玩吳門前金殿
裊宛如天上石麒麟徒誇中論流人去寬有新詩泣
鬼神客句頗先諳大軸還推久已屈開身

送程生暴寄姑蘇五岳黃山人

壓枝梅香裊、碧照眼櫻桃的、紅舟楫大沉元畫
夜路岐初夏有西東徐留欲慕林閒日行坐惟便竹
下風秋水一帆湖海上為傳双鯉到吳中

寄顧台州

巾山何似峴山游雲島長和海色幽定有兒童笑山

簡君今執与鄭台州
恨尔分符坐赤城東南遥見海霞生梅開莫寄西來
使春到煩求碧玉精

贈黃秀才省曾見訪　顧璘

養痾伏園廬東禾頌徽養藝苑吭荒落賓階細屋蹟
黃生大雅流金玉振高响念我來何遥澄江進吳舫
霞鋙泛秋塵稱許洽朝餉披襟神皆鳴析疑通弥廣
繾綣淹旬留契合終古賓臨岐重解攜竚立增悵悵

荅徐昌穀博士

前年共飲燕京酒高樓雪花三尺厚酣歌徹夜鷄四
隣世事淳沉果何有一爲法吏少畱春心結愁雲慘
不聞昨傳李省移新籍坐肅空齋日幾回

劍池歌送李司法赴蘇州

干將乃是金天精爪髮墜爐神劍成龜文縷理珍高
價駭馬千詩三都城照魚騰光壯士死闔閭恥作吳
公子冤雁長埋白虎峰蛟龍竟化寒池水池水冷冷
百丈深春花覆水紅香沉池須歡舞日假實地下
誰識君王心君王已去河山改千年荷竹紛光彩五
戟紅旌綺句飛韋白飛流至今在使君才俊媚梁園
登朝執法臨吳門秦鏡光明照人膽漢網疎闊流餘
恩青春多暇應出遊劍池正對齋雲樓不厭橋東老
居士時來散髮共扁舟

寄吳縣楊尹

滿日循良事賢侯封古人彈琴變民俗飛舄離飛
盧崇樹千家頌桃花百歲春相栖雖久歸天上侍待
鈞

宴守溪相國園亭二首

黃閣辭榮早丹丘托興遥蒼池覽海島芝館路烟霄
臥處蒼生望吳餘素髮飄當庭心尽醉秋爽詎能銷

蔚蔻平泉宅清華獨樂園煙霞深晚景花竹霭春溫
招隱臨蓋桂懷仙倚洞門自慚塵土質聊尔奉琴尊

陸子潛子達攜酒過宿贈一首

二陸吾邦秀携壺問草堂醇醪雨中醉寒燭夜深青
寶氣騰虬壁人倫璐六經坐餘玄論洽傾耳爲君聽

荅徐昌穀博士

舊愛張廷尉今知鄭廣文高情殊法網麗藻擅詞芬
臺省尔何忝交情殊有聞南樓望明月一倍惜離群

吳門懷古

南眺荒原思悃然闔閭城古吹蒼烟吳宮已沒彈絃

處香渚枕傷踽剡年眇眇情湖淨遠岫冥冥春竹下
予田長洲廢苑那堪閒落日孤餘麋鹿眠

答徐昌穀

十年書札限交親怨枉篇章轉愧人何日行臺堪倒
屣殊方離恨久傷神揚雄經畏才難敵王翰還要晚
共隣臥病一春拋酒盞閒奇虛負故園春

臥病寄錢元抑

潘岳愁多病不禁南樓高枕獨長吟懷人更度西風
節望遠徒傷故國心芳草樓臺空暮色亂山回首正
秋陰遲晴積雨阻新稼歲計虛貧賣賦金

卷五十二　三四

遊故相守漢公園亭 見中舍君新栽花木

丞相園亭舊款來手泉花木後重栽武陵桃花遙通
肆大華蓮峯綽約開月出眾賓供酩酊雲移高閣更
排徊門牆意澤思無盡踏遍三槐樹下苔

文徵仲翰苑約游西湖不至次韻奉嘲

懷君不見動經年有約枕鐙訪戴船草閣自含懸榻
愧蓮舟終少聽歌緣使閣避俗稱高士未必尋幽損
大賢落日依闌空佇立海山千點淡蒼烟

送客歸吳

草際日華淡水邊雲意闊闊五陵客騎馬入秋山

贈文徵仲

志士屬清朗夫君猶者流舉足惟大道邪徑焉肯由
回仁甫弱冠卻肆於清修元城寡內欲亦自既壯秋
捨面還行女閉門拒王侯尺然冰玉操不與思慮謀
師資吾黨少長咸低頭 前句叠一字 晝車累腹笥發詠棠
楊柔鮮雲浪華峰英王辭雕鏤作語入金石玩古存
薄游脫冠桂神武遂逆幕如舟閒神擊繫室放歌埋
劍丘掉篆奚圖亞尽倫松雪傳乃驚鐵石腸遺韻仍
綢繆伯陽信龍物變化不可求

贈蔡九逵

卷五十三　三五

文章有神秀璧彼造物宰変發雲霞章煥為日星朱
自非研精人妙解詎能通精豹斧成直癥疣祇增痛
蔡君事鑽攻潛晉四十載攀尼屢登天會任已歸海
謂疾堀爛問乃有綠若在玄珠得罔象至味失易牙
翻然恣揮灑塗撒怨尓改天机互斧湊神化絕需待
有靈驅萬象無色條五采通使羽毛徒從獲刻薄罪
憂于棋群久索居亦亂猥日誦林屋編充然對机案

贈蘇州鄭推陳君天祐赴任

皇文高執法地望切專城司馬家風峻王畿宦籍榮
吳都包海潤震澤際天清此去懸霜月偏臨萬戶明

江南樂八首代內作　　徐禎卿

生長在江南不愛江北住家在閶門西門垂漢柳樹
陽春二月時飛李花參差寄言諸姊妹莫遣惡風吹
還鄉信自樂里近歸於邑阿母見兒歸定自持使泣
野兒生雖時乃在河沚中可憐生羽翼各自戀旅叢
橘生江上洲過江化爲枳情性本非殊風土不相似
人言江南薄江南信自樂米來作飯綠羅綺任儂着
與郎計水程三月定到家庭中赤芍藥爛熳齊看花
江南道里長荊襄在何處聞郎昨夜語五月瀟湘去

贈錢元抑進士像

錢郎毛髮鬓且慧孝骨俾與荅崖閒驛騎駛、、有奇
氣一蹴萬里空長嘆今之畫工不可數畫馬無過曹
韓戎吳生落筆有神不求貌馬求貌人英物由來
豈殊相麒麟鳳凰賢俱絕倫排恨丹青相真趣獨事安
毫揮飲畫生象端、、指間出大巧無乃連神悠致人
三歲不相見閒因忽訪錢郎面小兒八歲快目睛問
之嘆然呼姓名嗚呼畫馬雖工只畫形風雲道路俱
冥、豈知錢郎貌如此嗚、大腹儲滄溟高踏昔蹤
未可輕今日近前凡馬驚吳江之源術之淚我行于
南從此始揮頸不見眼中人寂莫行歌向湘水

卷五十六　　三六

王敬止御史始寘海南繼移永嘉今自燕中

迎親就養

朱崖昔長寬連州始量移借問東甌土何如南海湄
霞標建台嶽桃原帶武夷雁山崇桂樹象浦合珠騎
玉豁非一族海錯被珍奇金盤湛碧露名酒黃柑滿綠
枝歡此三春日復悵暮秋時鳴琴坐高館撫景章華
池迎與侍湍今進酒舞萊兒頓以令時笑還憶惜朝
離豐津亭雷雨璨竹芙芳凝永嘉多想寧建德易絃
綠昔慕文翁化文宗當日年永嘉有聲今蒙業尹懋長沙非德
識宣室契前思光華異一接胡趙韶谿迎河東欲有
獻及此分陰桐

荅顧郎中華玉

昔居長安西今居長安北蓬門卧病秋潦繁十日不
出生荊棘牽頭箇留入李宮馬瘦翻愁足無力嬌兒
頗被諸生訕虐名何用時人識京師貴文賤于土飢
腸不救蓋鹽食去年作吏在清曹月俸遷官空署職
牀頭一覓不滿儲囊裡無錢作估值婦來因須不得
醉兒女荒涼婦歎息今年調官去懊惱苦笑先生標
太倉釜中粟少作廪薄白梳賦來映眉色丈夫但見
滑堅脣日飲藜藿勝乎肉平生富貴亦何有羸軀幸

卷五十二　　三七

自從收拾頒時豐民物安官府清康盗賊伏人人
鼓腹厭梁藪先生雖病甘苜蓿一朝雷雨灑亭衢坐
中諸公執中軸先生儵然卷懷退節斋歸向南山下

登半塘寺閣

風有山水慕昔為形役拘譆蕤夏日永聊得狎浮圖
攀雲凌層閣鬻、見吴都諸川散林上平野鬱苍數
法花垂縹緲晴采動虚無烟火下方樓塔明時態殊
境超自塵樂疲心忽重蘇因傷人世子擾、部長途

秋日過故尚書吳公池館二首

予昊舊時里秋日水亭開花樹潤陰合魚梁山照来
野人臨逸釣公子進新醅興尽何須謝重醉即回
不見尚書履階除空緑苔菊花三徑在來熟衆禽來
讀為情幽駐圖因好事開秋風彈劍處落日首重回

送友人還吳

陽月隨陽鳥遥從塞上來北人江北望不見隴頭梅
坐下揚朱唳吟為荘舄哀聊傳數行札千里送君回

送盛斯徵赴長沙

昔悲趙鴻千峯仄轉入巴渝萬里賒豈料聖恩憐賈
誼猶煩佐郡出長沙雲中瘴遠三湘水江畔春遲十

月花遥聽岳陽樓上笛可能回首憶京華

唐生将下第桃花之塢謀家無資貽書見讓

寄北解嘲

予昔攀白日虹蜺千紫庭浮沉帝座側無人知歳星
側侍公車無所獻聊騎天馬出長安南下蒼江浮七
澤還携謝客吴波瀾青倪中間秀盧岳瀑布洒入千
峯寒冥、仙巖貫南斗直欲凌身燒大丹廻諸西拂
巫山浦浩蕩歛心閒雲雨歸来欲奏楚王書漢主上
林方好武黄金不遇心飢吁白璧無媒詛見侮昨日
結交燕少年酣歌擊筑市中眠正逢天子夾顏色奪
修經時無酒錢入門百結鷸鶡尽笑立丈君明鏡前
却思旧日高陽侶黄公酒壚何處遠天下綈袍誰不
憐却鄉未具山中業何人為買封溪田唐白虎真侠
客十年与尔青雲交傾心買腹無所惜擊我封拂君
纓請歌鵾鶺篇為奏秦絲絃胡為慢、蒼蠅之惡声
我今蹭蹬尚如此嗟尔悠、世上名

寄華玉

去歳君為薊門客燕山雪皓秦雲白馬上相逢脱紫
貂朝回沽酒城南陌燕山此日雪紛、祇見秦雲不
見君、胡天白雁南飛尽千里相思那得聞

寄子容

茍川高堂吳郡君楚水遊那知臨岐晚猶此對滄洲津堠空雲度江明霽雪浮新詩仍自惜何以附離憂

登吳城晚眺

墟市依々半夕陽漁居指點說興亡河山滿眼孤臣恨天地愁人俛仰場野鹿繞臺烟沒草城烏啼夜月合霜繁華從識豐年樂猶自臨風淚兩行

過故宮六首 邢偶用連城

自畏時訊掩口吟文章曾說藥黃金江山不作千年計枉費英雄萬里心

城外遊行蔽日塵宵筵飲酒自逍遙小兒盡有平淮捷衛兒園暮晉室主 士誠建賓賢館延名士顯元祐當時遊戲文墨圍城臨破猶陳兩丨丨不報

誰使宮城坐陸沉倉庾食盡六軍饑羅綺一把咸陽火猶是豪雄慷慨心 時圍久城中食盡李司徒伯升使人偷情于王師十是大將軍丨丨徐達引軍破城入見是士誠與妻約日毀事不濟丨丨報東宮自焚士誠見縛取使人縱火人盡焚元

擾々干戈誰解紛吾能談笑却三軍江山贏盡將何用銷之萬郊數尺墳

感慨當時壯士心不圖行客一沾衿千年劉項元同死垓下何須嘆楚音

木葉蕭々朝市平空教才子賦蕪城百年銷盡繁華夢唯有寒蛩泣月明

次韻石田登姑蘇臺

墟城帶山色蕭條幾經游路闕牛羊夕臺空蔓草秋忠何野侯死國竟与恩休忍說干戈事銷魂萬古愁

再咏四首

秋風古城曲落日送清哀吳越今如此忠魂安在哉

江流背寒郭山色帶荒臺不見懸門眺空餘血贓苔

危樓伐何限晚日倚參差多病仍傷古悲歌獨聽樵

恨殺花下骨愁想月中魂忠鬼亮誰弔臨風誦楚騷

五

孤城猶宛爾往事已茫然青草干戈後荒祠衣鹿前

雲遮此日恨小樓五湖船零落爭端夢興亡共可憐

四

危機豈在明寡釀已深成劍古真吳冠娃宮有越兵

奢淫亡自取孤憤死難平愁殺城南樹昏鴉未息爭

游寶慶寺

啼禽歎斷野花疏一徑桑麻到淨居松儘重門分兩院竹開別徑有精廬茶吹灶火新衙鶴飯洗雲坡鉢

繞魚懈示山僧塵土面灵珠何日掛浯洲

歸自松陵

十里風帆日未斜江城春晚見桃花深、門巷無人
過燕子還隨客到家

上林郡侯 思船

寶冊軒揮親付托句吳土宇古提封腰間左佩緋魚
貴戶外分排画戟重漢牧循良無峻法唐祖平緩不
傷農甘棠今日林懋父耙馬當年馘鐵容奏牘匡時
多若樂文章勝數有倘餘楚成連郡三秋潤樓傑長
城萬里衛報捷存書鴛掞、顒遲仁聿慰喁、相逢

舊齋曾閱說要与君王少借糞

贈居居士

閒居啗、醉鳴、轉覺微情与世殊貧剝飢甄犹浣
虎伯虎時富一虎病拋魚肉父甘蔬一瓮碧大蒲團夜十畝
黃柑吐酒就車此事若成須報我免裘隨分著吾廬

懷邢處士參

梨花分月一枝明吟看春詩繞樹行閭說里門多下
馬若為人世可逃名寂寥風雨眠僧舍談笑杯盤飯
王吳数畝山田是吾志与君終歲飯香秫

讀劉秀才詩

秀才名嘉瀧字協中風有文才与余未及見而卒

雲白劉郎縞綃裙雜佇湯餅臉傳閽淒涼絕筆登樓
咏協中云溪唐伯虎樓望云、吳使逍病卒沉落誰家弔墓文又有弔花墓文一篇
蓋倬宋旦花城大也今無求訪半世苦心惟此在百年評口欲何云
青門秋葉寒相擁下馬曾看陌上墳

懷伯虎

寒窓燈火張生夢京洛風塵李子金兩地相思各明
月關山書尺幾銷沉

寄朱隱君性甫

自笑千金贈已捐陶然知命且隨緣燎珠故旧家、

酒雅籍圖書處、船布被夜寒孫花足柴門雪滿客
無鉛塵游草、真成狂千首新詩六十年

簡伯虎

麻紙功名笑浪傳如今袖裡了塵緣交朋零落看書
札花月蕭條問酒錢數里青山騎情醉一林黃葉擁
秋眠心期兀、成幽病誰与高人辨草屢

寄楊儀曹君謙

古道重看狩士為祿秕合在籔揚前累、貪賤遣人
嗟草、心懷雖紙傳四海賠儒誰謝眺百年醉酒賦
楊玄清才江左今無数試一題詩熟後先

過故宮二首　宜接前六首

那有文章充上賓，會稽頭白老累臣。當時倖酒貼歌處，空使冥冥抑絕塵。士誠慕楊維楨之名，嘗欲客之，楊于席上賦詩江南處處烽烟起，塞北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竟不能屈

合眼左車難論勇，百年心事本相同。殿前然踢丁公死，始識規傳漢祖雄。士誠見太祖瞑目膝坐，太祖仰令斬李伯昇以示士誠

長至日重拜文溫州畫像

平生抱筋完如存，肅覺登堂破淚痕。——尹父共憐中落，天漢阡何處？百年魂江山易起英雄恨，談笑難酬國士恩。寥落一編遺事在，公仲子徵明溫州遺事一卷 夫幾回摩

原缺

唐張司業詩集序　張洎

司業諱籍，字文昌，蘇州吳郡人也。貞元十五年丞相敞海公下及第，歷官太祝、秘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公為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繼其美者唯公一人。故太白傳讀公集曰：張公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又姚秘監嘗讀公詩云：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其為當時文士推服也如此。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樂天孟東野歌詞，天下宗匠，謂之元和體。律詩自元以前作者間出，大抵互相祖尚，拘於常態，迨公一變，而章句之妙，冠於流品矣。自唐末多故，舊經離亂，公之遺集十不存一。予自丙午歲迨至乙丑歲，相次纂集，僅得四百餘篇，編為五卷，藏諸篋笥。餘則更俟博訪，以廣其遺闕耳。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編次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公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也亦已久矣。東陽

原缺

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激思奮臣期時
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
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無疏放
浹謀猷特所親信有時旅詣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
贄而已初幸梁洋從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
次召公不至流涕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
須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
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
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於河
南上遣中使監護其葬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
卷五十五
四
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交善韋令每月置遞公奏
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
爲之興改容叙子僕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
政爲竇參忌疾攻毀之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
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
少年入侍內殿特蒙厚遇不可與綠浮沉苟且自愛
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從容爲太精鄙臨庶政失其大
體動與公異奸讒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
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卹其他公
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

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罪得
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罪相之譏於公戶
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奸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
異歛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
玄忌公先進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
憬公之引拔爲同列以公排擯守正心復異之群
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公退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
旱芻粮不給軍技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
望鼓煽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
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底臨
卷五十五
五
貲粮公在南賓則門扃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
著書唯收救匡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
於兹貞元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時年五十
二公之東宮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數之爲文
誥中之爲與議俾悍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
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
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有奏章七卷覽公之奏則知
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
璣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
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

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
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
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
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為林使公
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之時遇主尤致清平唯
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孟道未至也應
之曰道能自君致之在人豈唯堯天衆稷不敵善旅
唐以孔丘
奔東覆轍紅軻亦際現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
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若盡
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才公
奉乎正
江
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聞於時
政迹迹然與金石不朽若唯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
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具署其官氏景
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知之為文為臣
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叢書序

陸龜蒙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
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臥病於笠澤之濱敗屋
數間蓋蠹魚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鴟數音猶蟲
赤編數以藥餌衆務丁夫小水所基號筆供紙札而
已醉中不甚飢耗時亦隱几強坐內抑鬱則外揚為
聲音故詩頌賦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
載之總為叢書自當蹉要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
故允所謂中略無題為笠澤松江之名

松陵集序

皮日休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
才才之備者於聖為六藝在賢為聲詩噫春秋之後
頌聲亡寢降及漢氏詩道若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
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之
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
奉乎正
七
無角何以穿吾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
也七言者曰交交黃鳥止於桑是也九言者曰泂酌
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為本而
漢氏方以五言七言為之也其句亦出於毛詩五言
者曰鶉手上河陽是也七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
四時是也不後盛于建安建安以後江左君臣得以
浮艷之然詩之六義微矣遠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
體為律焉始切儷偶拘於聲勢然詩云見楓既多受
侮不以其對也工矣尤與曰穀依永律和聲其為律
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

詩之道止於斯而已邪後有變而作者于不得以知之夫不知儆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正乎一也分而為四時其為春則煦始發折如育如蕩百蒔敷而附人肌骨其為夏則鬱賦朝升天地如蒸草焦石渴木燎毛髮其為秋則凉飈高皆若露天肖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為冬則霜陣一授萬物昔率雲沮日慘若慄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為滄溟細之為清賢高之為山嶽碎之為碌丸美之為西子惡之為嫫治壯之為武賁弱之為處女大則

卷三十五　八

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是復能用之則庖丁之牛度之輪郢之斤不足喜闍其神妙也意古之士窮達必形乎歌詠苟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為其詞々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為詩以貽成王吉甫作頌以贈申伯詩之酬贈其來尚矣後無為詩必多以斯為事咸通七年余與郡守孫貞外在淮南今中書舍人弘農守毗陵日休曾以詞獲幸志蒙以所製命之和各盈編軸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入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為部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

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真天地之氣也近代称溫飛卿李義山為之最　生參之於知其稱為之先後也太玄曰猶其門闔其户服其鍵然後乃應况其否若乎予逐以詞誘之果復之不移刻由是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以其應而為事奇其詞之來食則輟之而自飲寢則閱之而必寫凡一年為往體各九十三首今體各一百九十三首雜體各三十八首聯句問答各十有八篇其在水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而陽廣文潤卿睢西侍御德昭戍旅泊之際善其所為皆以詞致際詞之不多去之遠也大司諫

卷三十五　九

清河公有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又得三十首除詩外有序十九首總録之得十通載詩六百八十五首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称詩以諭其志益以別賢不肖也予之與生道義志氣爲違是非莫不見於是士君子或為之覽賢不肖可不別乎哉噫古之將有交纇而退者今生之於予豈其邪生既編其詞請於予曰不有文當為吾序詩道兼日通以名之日休曰諾由是為之序松江吳之望也別名曰松陵請目之曰松陵集、

甫里陸先生文集序　樊開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從江謝賦事名振江右与顏蕘皮日休羅隱融爲友性高潔家貧親老与張傳爲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徵之詔下日卒終贈右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忽謂昕之僕奇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版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朔人樊開題

後序　朱衮

進退取舍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媿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爲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於松江躬勞苦甘淡泊而以讀書攷古爲事所養者厚故其文氣完而志直言辯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樂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歟去所傳叢書多所謬舛既至其邑想其遺風因求書本校訂刻之于版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厚亂焉政和改元季夏四月毘陵朱衮記

又　葉茵

甫里先生吾鄉先賢也出處大節已見本傳獨著述散漫未有善本今傳于世者笠澤叢書松陵集以篇計之僅四百八十一首居其鄉誦其文且和其絕句百八十餘首遂於文集中蒐集得一百七十一篇合叢書松陵集計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此書以流行者聚於卷末名曰附錄總爲二十卷刊寘義莊以廣觀覽其間字畫疑者存之舛訛者正之文有遺是逸者行且增補之庶可酬先生泉下之望亦可見茵景慕先哲之意云寶祐五年閏月日葉茵謹識

甫里先生文集序　林希逸

漢而下史錄諸名家集其殘缺不完失滅不可見如歐陽公所嘆者不知其幾百氏也方其存時或託以交遊援之門人付之子孫豈不欲其必傳傳之必遠要之皆不可必其間乃有出於破囊敗篋之中幾廢而幸存者子雲不必侯芭太白不必陽冰退之不必

李漢子厚不必爲錫千載而後往往不期而遇之是
豈偶然哉甫里先生之沒去今纔百載矣遺稿所存
僅有松陵笠澤二書其詩似陳拾遺其文似元道州
平居以文章自怡雖憂菱疾病無旬日生計未嘗暫
輟金粟則其平生所著豈應止爾嘗以棄珠遺餘爲
恨今吳江葉君蘭乃作意擬拾而裒益之殷殷勤勤
若稽先生之於史記張鳳度之於冲虛經網羅放失
將必有續得而來已者於先生何忘哉先生之所研
墨泚筆者雖錄紫溪翁鹿門子諸賢皆平昔所深文
著豈無一人可任此責苟有爲亦不至散軼如此視

葉君林有媿矣然史稱盧攜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召
拜拾遺詔方下而先生卒以史考之盧李皆相於乾
符元年五年皆罷而裒書自序乃曰乾符六年卧病
笠澤是二人既罷而先生猶無恙也若曰六年之冬
攜等再相則與李蔚無與矣然攜附田令孜以進卒
爲所擠又使先生猶在亦豈斯人可致哉史氏之云
若以此爲先生惜者誣矣寶祐六年冬十有一月朔朝
請郎直寶謨閣林希逸叙

重刊甫里先生文集序　　陸鉞

長洲甫里爲唐陸魯望先生之隱處故自號甫里先
蓋以地也去今六百餘祀而流風未氏旧跡猶存遺
文供壁見山嚴景和氏居松江之許巷近甫里素欽
甫里之文乃訪而重刊之謂余不可以無序也予知
陸氏爲吳郡四姓之舊晉平原内史陸士衡之詩曰
四姓實名家者爲可徵焉至先生以高蹈稱而兼併
貫其文當時技文娃覽其則集曰文價沸乎三吳而
類唐賦者至於衆晉公白文公之作同編其所著有
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甚氏曰凡六百五十
八首笠澤叢書四卷陳氏曰甲乙丙丁詩文襍編未
家刊於吳江未有四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其間

所序殘闕序止曰八十餘篇而不曰四卷與陳氏所
計七卷之數不合叢書松陵集總六百五十二篇併
附錄爲二十卷閒尾氏所校松陵集六卷刊於寶祐
中歷勝國以來歲久板磨景和所爲重刊者繼前矣
之勝事識義舉也而叢書四卷八十餘篇之數無從
補刊矣先生自言平居以詩文自怡照窺室榛歷年
不能爲一本試爲好事者取去都陽馬氏録書有小
名録三卷周密齊東野語曰先生祠在白蓮寺中像
設皆唐物咸淳子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漏屢皆乎
生詩文新稿知府視晉更爲像旗揭不可復得矣序

列先生所著書無小名録集中亦不見序述或在所選之中豈同与詩文爲好事者取去後出而傳於今邪抑如晁氏所論無異聞而不書耶所謂艇齋新稿或叢書等成集之故先生既歿尚有未及編次者邪殷文珪所覧旧集或吳興宴録或叢書或松陵集蓋不可知豈已編者爲旧集未集爲新稿因置艇中歟有新旧之分邪是知先生之制作不獨遺逸於當時後遭秦毀於後代爲可惜也詎其所以爲貴者豈專在於文哉惟其立節之高而已夫文以昭其節也節以表其文也使徒文焉而節有不立則文者死於一

藝又何足貴乎先生之生逢丁季唐一不中進士舉知去之不可爲也以高士召不至史称盧攜李蔚當國召拜左拾遺詔下而卒林希逸辯其不然且曰有之決不爲盧李輩所致可謂得其心矣至于楊文公談苑所紀内養鴨事詩家多喜引用蔄田故寔辨其爲誣又以談苑爲別有所據攷之文公亦曰出於稗傳由其一時輕信耳豈別有所據云以予觀於司空圖咸通中及第避亂隱中條山僖宗以中書舍人徴拜礼戸二部侍郎皆不起又以疾辭朱梁礼部尚書之徴梁史書之殊爲失真類王元之據事考

言明其制行之卓卓不汚曲筆其事殆与魯望類而節華亦相似譬猶天麟不觸去網鷹鶴自起鷄群也方之王維鄭虔皆能文詞書画皆入妙品皆汚偽官不依行節相如守節可免之言以至于失身後雖皆以詩画得免而良史氏觀褒貶裁取之公安可廢哉因章撰以書用存素王勧懲之法庋襲美孫魯望之才不識温庭筠李商隱輩長公孫承孫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可謂俊彥矣表望之集曰一鳴景和尚求之藏書之家偶刊其傳得覽者因其言之而得其節行之詳知其不爲徒文而明於出處之義流播

十載爲不朽事則於名教之益也豈小小哉成化丁未春正月之吉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邑人陸鈛書

刻松陵集跋　　都穆

古松陵即今之吳江予同年齊寧劉君濟民來爲邑令謂是集爲其邑故物而人未之見援儒士盧雅校勘循体列之予觀詩人多尚次韻至元白而益盛唐其萃而成編則有漢上題襟新金及是三集按皮氏自序謂一歲之中詩凡六百五十八首其富如此則又題襟新金之所無者況其遊燕題詠類多吳中之

作後之希賢懷古者將於是乎考圖吳人所當寶也劉君爲政不賊古人其刻是集豈直私於一邑蓋將公之天下者也弘治壬戌九月二日前進士吳郡楊記

范文正公集叙　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

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稿見屬爲叙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公歲知愛敬公

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之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也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之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

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于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想事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叙

鄱陽顔范二公序　　俞蚓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爲守者固多以賢稱若九
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顔魯公本朝之范
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抵在天
下至於文章散人間雖毫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定
可以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
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寔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
闕見於他處識者興也蚓攝之此來首訪得而之場
工鏤板以傳不朽新人之眷々二公雖不繫於文集
之有無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覩人之於退之

卷五五　大

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欽慕之意不猶
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五月既望鄱武俞蚓謹
識

番陽刊文正公集引　　蔡岍

番昜郡舊州學有文正范公集奏議歲久秋多漫滅
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
月之照於古不泯者在唐則顔魯公本朝則范文正
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
乎於是委屬僚以[illegible]京本并陽集參改且補公帥刊
詩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而遺集附於後其間尚有
舛誤更俟後之君子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
月日郡從事北海綦煥謹識

文正公又續刊跋　　張栻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刊於桂林郡
栻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觀帖
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后法非盛德
者其孰能之予敬致之以昭來世淳熙三年元日廣
漢郡張栻書

另唐文清五行　題目係另一行　空一行俟查

若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爲之仕
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

卷五五　七

自宋嘗愁者心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取舍然
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嚮觀儀及以施整啟之萌蘖
防以杜奸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効一官者所
當知也　新安朱熹書

范忠宣公文集序　　樓鑰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皆
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
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岳
景星鳳皇事迹而易攷嘉言善行皆常取則而區

之恩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及俊於始正學大知傑識宏度贊嘆不已於諸杜公閣尤願執鞭欲追隨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廣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熟復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晩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之因沈史君所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訖而闕無序引往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晩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餘下獲則取而伏讀越二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篤確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得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為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忠正忠宣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美錀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事師尊之公真足似者我而鑰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　朝出鎮顧護祖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雖公　忠恕得吾道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識

丈夫所能與者蓋恭惟謹無異獨人遇有當為勇決見於責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覺慮周而遠害怨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遠莫始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劉摯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摯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罪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旬謂上皆朝更事陛下以安人情及側蘇黃門論物畏憚章而公去相位他日□哲宗面斥黃門使容為解黃門謂公為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久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將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二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表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怨語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城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為耶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貶罪至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遂同列矣如劉元城亦以其處厚為義存君親誠公不道餘力公不為動卒貫其執一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若汲公劉忠肅等雖於

於取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莫新州於死
之力也及公革初亂廣表滸救未有先謂雖彼思
宥公裔戒九州防等年老病何以自存延其行罪
亦曰持心夫恕好惡任情以娛　爲恕仇以報似爲
訕謗誤罔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次落秦度止欽感
動于厚華彼之革心而從　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
至元符紹聖之間互相變更反覆非一欽皇踐祚改
元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弱莫欽聖憲肅
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爲政致還中使承至胡林賜好
藥後迹勞不絕公時在瞀瘖風痺中知上眷用我亦

叢五五五　廿一

欽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子倚之以三數
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抑制吏中
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去矣而秦呂俱
召呂又爲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嘆
而繼之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
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
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病早殁忠宣與二季俱顯
永旭雖殿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
書舍人始紹科第在選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
也四月丁丑朔　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　太子賓

客四明樓鑰謹序

刻政府奏議跋　范文英

先文正公奏議十七卷韓魏公爲序在青孜行于世
雖不復存其政府奏議二帙卷中不載茲得用本惜
多殘缺將僞寫校粹而鄉士饒翼之見惠樂爲之書
於是命工刊置於家塾期垂傳之元統二年甲戌九
月八世孫文英謹識

石湖居士集跋　范華

先人嘗爲華等言自十四五始爲詩文晚而宗萬式
發疾臣以勞心見止亦以政自不能不亦謝之手編

叢五五五　廿二

使成帙而棄不肖之弟其尚思言哉當從九京將而
未敢者以先人之志未承也詩文凡百三十卷今
序於楊先生誠齋求校於龔編修莽總而刊於家之
壽櫟堂春秋霜露思其志思其所樂饋奠如見悽
然如聞欬得摘口以吉我先生云泰嘉二年十二月
初三日華拜謹書

夷白齋稿序　戴良

夷白齋稿合若干卷臨海陳敬初先生所著予既訪
之先生盡得其稿而編次之以爲三十四卷而後序
其端曰古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

自周衰聖人之道言既熄諸子襍家而汩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逮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艷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文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于漢柰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已浸淫於五代之陋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綜文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矣幾歟志弗克遂使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史文義判爲專門士風

頹弊於科擧之業而代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秉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大曆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及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蓋四公之在當時皆涵濡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摛詞則擬之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於周之於東學者咸宗尙之至稱之曰虞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後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十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於揭公而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四公之指授者郁郁彬彬何可

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秉筆在中朝自餘數公嘗想見其平昔習聞其步趨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凋謝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步武也先生黃公之高第弟子嘗貢其所有於浙江鄉擧中又之又自吳踰淮泝河而北達於燕趙齊魯之下又之於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眞公者深矣後由京師選吳達值兵興焉不次用矣取以樞府都事起於家後又用之省幕用之公府歷愈顯而文愈工人之求者隨而應羞蔡于其可槩矣夫自周衰以來

至于今幾二千載其盛者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衆且衆也斯文能自振拔以進於古者惟漢唐及宋及吾朝此四者而已而四者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者又嘗不過數人焉何者之不古而人之難得若是歟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者其不可爲之貴重歟余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莫有所去取于其間雖片言半簡咸附而錄之者所以明夫一字畫之微皆可爲斯世之貴重也先生名基字敬初黃白其自號也故以題其稿云九靈山人戴良叙

跋夷白齋拾遺　　朱存理

尚寶李公前修郡乘時先得海虞士人家本一册後有遺文三十五篇余悉錄之今得王氏本相校異同於海虞本錄出為拾遺一卷矣中尤氏藏遺墨數篇內有陳基傳一通謝徹詩一首併存拾遺後

蚊鳴集序　　胡翰

人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成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言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失之為天地變之為鬼神與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其載者取而咏歌之載賡之不責辭說而極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道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矣郡高君季廸少有俊才始予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蚊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倦合古今詩歌百首其事雖微可以攷得失備史氏之所徵覩其辭則予之所欲摹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旨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為僭竊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焉釜間季廸日與之處曾不浼焉顧乃率其儔類倡和乎山之崖水之涘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為天下之樂舉不足以易其樂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辨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鼙鼓之聲讙而立動若蚊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兆其兆乎何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廸不求知於天而予知之者尚聲之歟不必出乎己也而曾子之歌戎氏之頌不必貴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廸之樂亦予樂也嗟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孰能為余發其吟風之趣乎季廸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洪武二年秋七月長山胡翰序

又　　王禕

高季廸詩十二卷凡為樂府五七言近體古九百三十七首余為叙而評之曰季廸之詩俊逸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自折掐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蓉不假雕飾倚然塵外有君子之風焉以余之所言而參之所不言從可知已然則季廸之詩集不可不傳哉

季迪中吳人今于嵩衛中吳之士唐有陸魯望宋有范
至能魯望之詩寄興幽遠而其音响則啟〻已近
於晚唐至能之詩措辭溫婉然其格調將宋為成在
勝國時余道吳則陳子平詩其為言平実而流麗捨
之陸范吾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吳之詩在元惟子平
而知者益鮮吾於是復得季迪之詩為今季迪年方
壯志氣偉然其所自見殆不止於詩而其於詩則已
能自成家与唐宋以來作者又不知孰先孰後也嗟
乎詩之道微矣世之有志於斯者莫不剿明冤盡哀
心思於簡牘間而後為言乃或有可傳其不可傳者
春五五　六八
固不可勝數是不可不謂之難也以詩之難然如此
而季迪乃以此自成家追古之作者以為过豈非其
才之過人也歟而傳之世必有因其詩而知其才者
矣季迪名啟季迪字也頃承詔与予同修元史尋入
內府教胄子改翰林國史編修云洪武庚戌三月翰
林待講制金華王褘序

又　謝徽

言之精者謂之文詩人文之最精者何以知其然耶
一氣為之橐籥而鼓之以風霆然後天之聲出焉衆
竅為之呼吸而盪之以江河然後地之聲出焉變形
於兩間而靈於物者為人然氣至混然天成發宣鴻
鬱然後人之聲出焉凡人之殺斯有言有言斯有文
文至於詩色括品彙陶冶化工根乎性情之真達於
音響之妙宮商間作金石迭鳴由是而聲之用極矣
去皆知以詩而觀詩民未知以文而觀詩因謂詩將
文章之末技庸詎知聲成文謂之音而詩之中文已
具焉韓退之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斯言
也其善論詩者已然非天机悟入識見超詣亦何足
以語此哉湖海高君季迪殊爽俊邁勸敏絕人無書
不讀而尤篤於群史与余交二十年余知季迪之餘
春五五　五九
言也久矣未嘗不以其詩而得之也始季迪之為詩
不務同流俗宜欲趍漢魏以還及唐諸家作者之林
每一篇出見者傳誦名德〻起諸公間及游四方不
懈益勤刮磨激淬日新月異紬釋諸作咸自以為不
及季迪之於詩誠精矣然其意則自謂古風人一辭
不如是也三百篇之傳皇皆出於一人之手哉蓋其
一二皆可道之後來向交以多為哉吾非欲求一家
言亦惟為而嗜之〻篤殆与人之耽說去好者同一
肆志用情而其樂孟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聞者以為
然會其一室蕭然圖書左右雖刬掃琖屋几案間

其默靜思神与趣融景与心會魚龍出沒巨海中殆雜以剛度或花間月下引觴獨酌酒酣氣豪放奇作英調已而吟思俊發滔若源泉決如風雨頃刻數百言落筆勿然体故季迪之詩緣情隨事因物賦形擴縱百出開合變化而不拘拘於一体之長其餘製推醇則冠冕委蛇佩玉而長裾也其思致清遠則秋空素鶴翔歎下而輕雲霽月之連娟也至其文采縟麗如春花翹英蜀錦新濯其才氣逸發如泰岳秋聳之孤鶩崑崙八駿追風躡電而馳也季迪之於詩可謂能盡心焉爾季迪之詩甚多有吹臺集缶鳴集凡

臺集凡為詩幾二千首皆當世之儒先君子序其端今年冬予訪之吳淞江上季迪出其詩示余益取舊所集諸詩益加删改彙擇為一總題曰缶鳴集自古樂府歌行而下至五七言諸體得詩三百餘篇皆其精選當矣然亦可謂不易矣然是編也將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後有所作當別自為集季迪不以予不肖屬予序之屬敢叙諸編端以俟季迪家始雖嘗應召修元史教西學弟子負入翰林為編修擢户部侍郎賜歸鄉里云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史官吳郡謝徽序

高太史大全集序

劉昌

故嘉議大夫户部侍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諸王經青丘先生高啟文集二十四卷舊一千若干篇今二千若干篇儒士徐庸字用理之所廣也用理既以類廣先生文集乃以示昌昌讓為之序曰夫將以所學明先生之道收當世之契則必著於言焉庶几見者之用聞者之有教也六經更聖人之手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要之所以存羅戎者亦多聖人既沒微撥擇闡之說與大義微澧廣游學之路董生賈誼始各以其學自見著書數十萬言況雄簡奧其明先王

之道陳當世之務畢備矣唐韓愈起力變八代之衰習議其言雄厚而杜甫李白又各以其學自見明王道其時故謂之詩史宋歐陽修傳學力行本諸之旨有益於治至宋元則根據六經之旨排斥百氏之非康然為世儒宗其大要使人皆王伯之略致泰利之辨而已今諸家之言具存致之可知用之猶尚可行也蓋三代而下漢唐宋之所以肇德者兼業而雜焉以稱治者有賴於是焉先生元丙子以稟神慧長讀六經諸家之言融而通之會而成之又能而力行之其發之於言則浩乎如大川之決防也鏘乎如洞

庭之張樂也使予如巫覡之舞鼓已然之於用則如
射者之於的集乎其妙疑也然值鬭爭之既促不於
用隱於青丘登高望遠撫時懷古其言多激烈慷慨
者將與世無足為者及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建業
肆詔徵矣先生起與元史之修錄著醜惡儒者之功
庶幾彰施史成授滿王經進戶部侍郎尊顯極至先生
感之力頌先王之道以匡濟世務言多雄偉奇古足
以矯衰德業神益治化時甚類之未久即棄去〻後
蹇連以死嗚呼殆天所以死斯文也常欲論為天道
悲滿亂之不可以全然諒其身必信其能是以並質

取遂而名用長甫白髮放而詩傳韓愈歐陽修蔡元
晦雖號通顯而未免羈厄然其言至於今誦習而師
承者不衰正郊宗元所云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然
也先生死始三十有九使少優游而待之則得爵止
於是乎言將止於是乎行將止於是乎嗚呼天定勝
之謂之何我用理師學於先生之言傳之既深遂勸
圖傳之亦使聞者致之而可知見者用之而可行以
明其言之果有類於世也嗚呼厚矣景泰元年庚午
冬十二月望日賜進士出身吳人劉昌序

眉菴詩集序

江朝宗

予布衣時雅聞楊孟載先生盛名及入翰林為史官
奉
敕纂修大明一統志致先生先世於蜀嘉州入
因大父仕江左而生吳中遂家焉又誦先生詩云我
家岷山更西住正見岷山發源處於是乎益知先生
雖生吳中寔蜀人也先生生于元末仕於國初宦達
之銳意正之學初仕滎陽令再謫權雖閒居江寧司
容久之被薦歷江西省幕賓後使湖南廣右累官山
西按察使誌載先生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工於詩與
高啟張羽徐賁為詩友故時有高楊張徐之稱云先
生所著有眉菴集五七言古律五七言百餘及歌行

排律絕句詞曲總若干篇教授鄭經編集已板行矣
字多訛謬先後失序而缺略尤甚識者惜焉吳中張
公企翱以名進士累官廣東僉憲素重先生之詩每
過公暇輒研究之補其缺略次其先後釐歷之字之
謬訛皆悉改正之釐為十二卷繡梓以廣其傳其用
心亦厚矣我聞以示余俾為之序夫詩言志也三百
篇之後變而為漢魏為六朝宗元以前惟唐為盛今
先生之詩穠麗縝密藹然正大和平之音殆有唐人
風味夫豈易得哉我僉憲公能俾先生之詩大顯於
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即其詩可以知其志知其志可

以知其人然則先生不但有光於吳而且有光於蜀也余後生小子因僉憲公之命不敢以謬俗辭而僭序之其景仰之誠得不於是而少紓哉成化二十年夏六月既望賜進士奉直大夫廣東市舶提舉前翰林侍讀學士經筵官兼太子諭德古渝江朝宗書

眉菴集後志

張習

眉菴楊先生孟載吾蘇之吳邑人系天平山南赤山之下自幼敏悟絕人日記數千言弱冠工文詞議論古者亦數萬言謂之論鑒嘗累以試儀曹值元季兵興勿果就職當時文章大家若參政饒介之周左丞伯溫見皆奇之會稽楊廉夫以詩伯一時少所推可倚雲閣往來吳下以所賦鐵笛謂先生能歌之乎先生曰不惟爲作鐵笛歌尤且效老鐵體翌日成以似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在已燕今復得予老鐵當退坐讓爾一頭地也遂偕之東遊呼從者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等就之學優于老鐵學也交與戒忘年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云避兵圍城中日與才友高季迪王止仲朱來儀徐幼文輩倡和以自適逮我聖祖肇基之初即起爲仕河南滎陽令尋謫

卷五五

五四

鍾離閒居秣陵江濱久之又用薦爲江西省幙賓以累復落職處句曲山中又起奉使河南廣右既而擢山西按察副使陞按察使而卒此履歷閱諸故老驗諸詩所載特其大概錄當時無有誌其行實者故莫克致詳然先生平日之詩甚富皆與意爲之略不存稿宍見先生自序一帙云因吾戲方君不得余全集爲恨故留此以示之爾則是先生盛年稿已散失今流傳人間者十無二三況皆抄本又無序志竄異而人殊後至天順間郡人鄒教授嘗爲刊行間多訛謬則諸奇作失載識者病焉習在髫齡即授誦先生之詩綺假次錄題問孫盈及長而仕偕以出入有年猶無暇訪購錄卒其致其全茲官嶺表念盈已逾衰命厚生頗恭文起會各本錄就請前翰林學士而蜀江君序諸首重圖鋟梓以傳噫文章在寰壤間會之精金美玉不求于人而人自則之無有久暫而異所好然好金玉之寶者衆人之常情而文章雖設非有景賢好古之心莫克以致其所好之篤也習爲鄉入晚生故慕前哲之賢自幼抵老不忘〻〻是用廣而無文不能表章乎幽潛則區〻素願詎不由之以慰哉若夫先生學力之充才氣之雄以致詩之清豪自成

卷五五

五五

一家言者覽是集當自得之茲不遺成化乙巳秋桂
月朏同邑後學張習志

詩㕙集後志

張習

吾吳之詩自唐皮陸唱和為一盛再盛于元季自王
元俞鄭元祐張天雨莫子敬陳子平宗子虛錢翼之
陳敬初顧仲瑛郯吾丘所長以進正乎古者繼而張
仲簡杜彥正王正仲楊孟載高季廸宗仲溫徐幼文
陳維寅丁遜學王汝玉韓遺衍輩附和而起故極天
下之盛數詩之能必指先㕙於吳也雖時張來儀先
生自江右來與高楊徐相友善裒首之際未嘗不以
詩為事續之貺盛名為大家輿論比唐之四傑故老
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收終亦不相遠自菴盈川令
終如一太史存心無疵而覺則同乎賓王北郭雖不
蹈海權全要頡而来首丘先生嚴肩表壽君還以對
內政之不協忌禍及已遽致龍江以沒又與照鄰無
異噫詩在天壤間患惟不工耳苟工而名家則凡異
人心者莫不知好之故不致其傳而人自無不傳詩
之存人之存也是知先生之年雖不永於當世而自
有以足於後世未可以彼而易此吳中秘本所謂靜
㕙集者什惟二三生自幼抵老求之靡得其全不免
文舛去畢又得吳興本較之雖曰加倍猶未尤備亦
併刊入尚期博識同志畀足成之尤為幸甚弘治辛
亥秋八月十二日吳晚生張習謹志

翠寒集序

鄭元祐

詩必乎變三百篇後變乎騷乎上河梁下逮建安齊
梁數變至唐而宋季之詩大變而絕何私詩聞乎風
化繫乎氣數士者篤于時文視詩為長物雖有不工
工不及唐矣非詩之變乃時之變也吁詩貴乎變不
守一律乎変萬化變之不窮惟乎矣能當之豈惟詩
文亦然宋之詩大病腰擊殘易則鑿泥狂旅覓獲奇
事穿穴異聞失豊厚而趨儉約趨雋奇而棄高遠不
能平澹蕭散雍容和緩求如晚唐杜荀鶴方干輩斯
可矣吳越士宗子虛詩則不然子虛生景定間未弱
冠時已廢科舉學故惟詩是學大篇如天孫織綃雲
經霧緯自出机軸小律則日光虹彩渾然尺璧擺脫
緣飾而不鑿含蓄靜娛而不起其深於變之也余客
江東會西溪王公孫其才學茂異未就觀其人淵嘿
似不能言者閱詩超邁而自勒後得所寄天馬數諸
作乃益嘆服蓋本於學涵養有力不汲汲於成名其
竹素皆然不獨詩然也余將泝九江至虎始出稿畀

余序余所知子虛者淺矣子虛之不屑為者深嗚呼
作詩難序詩尤難子虛之詩顯果在乎序則唐之三
百家無序者其詩皆能晦乎像其詩之工拙於少陵
云清詩句句盡堪傳妥在予序子虛之詩足以重予
言也故序之子虛名無翠寒其齋而云歲在屠維赤
奮若清明日廬陵劉先篤中父叙

又　　趙孟頫

吳古為都會山水當甲東南長材秀民間出爭見以
稱時寫獨唐皮日休陸魯望隱松陵為詩文相倡酬
故吳之山川自西子館娃宮鹿遊胥臺殘花遺竹烟

齷而擅挹鬱千載閒皆能發而化之為詩余先子昔
處是邦嘗注來吳中及陸之風尚可想見辛卯秋客
燕子虛與予遊甚懽每語其區山水之勝出所詩為
風流蘊藉豔矣可喜皆不狂人道語子虛年未艾而
能声詩且通史而矣王中丞以茂才奉之辭不就余
觀子虛多子負雖時以卷舒豈若唐之皮陸真能隱
於詩耶使子虛仕與詩並進大篇長什當有過御屏
者乎子虛姓宗舊以歸顧寧行世居晉陵家值兵難止
吳閒朱姓云元貞乙未中秋吳興趙孟頫子昂父序

又　　馮子振

天壤西北曰無礙古未有之姓而以無為之名者吳
人宗子虛乃以無為之名斯名也殆自子虛始無是
公烏有先生子虛全異自異之對待相與真逸於是
不能無全自全異自異之對待吾欲取某姓而始名
之曰有為子虛之對待則三千載之有姓氏不聞卑
無之變字為之名者徐無鬼公子無忌之屬生戰國
者無之下必連綴某字者以為名未若宗子虛之無
有獨無對之待出蜀求其故毋己則春秋之再有子
武曰以冉有對於無與盧全對馮異固無以異而歲
月下之吾東家聖師之闕里則去吾有也悄遠矣有

無始置吾讀子虛所為詩則求之吳中殆無法第二
指然則五其三第之地里不但無能名子虛者併與
子虛之詩無之此邦不可無斯人可無其詩乎其為
夜雨公無渡河戰城南公莫舞王喬海命古行歌詩
諸家古錦神林兒家外蒂三入鳳麟洲山飛仙羽觴
格力其五字律風調接挽不勝江哀清思之有深如
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落月今誰乎長康自明
維使太白復生亦應為子虛擊節七言律楊柳黃昏
曉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秋千庭院人初下春半園
林酒正中五言如乙鳥啄來社辛夷開過春如負黃

松上鼠頭白竹間禽七言如桃葉欲殘梅後酒梨花
夢斷景陽鍾五言如采藥逢毛女焚香對羽人客起
三月畫春夢五更初七言如雞把日秋龍作狀卧雲
時約鳳吹笙五言若蜀魄花成血山魈樹隱身竹枝
歌峽夜携手醉蛋春如空悲祖龍死但覺鮑魚腥如
織女支扶穩山人作枕便與我孫手化起鹿許先瓶
不須填碧海直欲補青天如勒銘淘太守應伏宿江
城夏滅存方與秋冷生無情標致推似唐人諸詩而
對偶之工與奇之永飄飄欲自　於金陵含風鳴綠
剡剡起吴日璫黄長長無北風吹樹動兩日照簾涼

卷五十五　甲

之一類其絕句推茂清微一字不可易皇但吴中無
子之詩乎子虛可謂人之姿而天壤間知子虛家晚
限子老無能為矣姑取其詩集而序之好事者傳之
於斯有味乎其言而時諷誦之俄對春風兮涼月之
客主皇時可標而出諸大門之外雖引相數十日百
驛猶俗氣燭人也子虛嘗舉稅財於王而後平生獨
刻意於詩宜情雲薄以故不肯輕就龍路棨棨為進
受時好以取世貲其胸中泊然無當於眼中真無其
匹者太湖三萬六千頃舉當無異識子虛者也異時
白醉吟生七月缺識之無二字是接披時已識宗子

虛云矣醉吟晚寺姑燕惜乎虛不當是時如子虛當
其交時持其詩納之白傳則翠寒之集若不退而奏
之白玉之堂他日亦應與豆洛杜諸人之右爭雷到
有識子虛者其未能如醉吟翁方疲提識之無者物
以詒之翠寒詩集之雅號云是歲庚申冬孟一日海
一叟馮子振序

翠寒集跋　錢良右

子虛先余廿年雖知嗜吟其亦未始置盍耳聞自其
壯年遊江東首見知中丞王公特獄劉公今承旨趙
公皆序其卷最後集賢馮公閱其詩欲行將有以貢

卷五十五　四

之而亦未嘗見其春也公一日過子虛索觀子虛不
答已而出觀公疾規吐覽遍佳句輒首肯而歎誦之
謂子虛曰吾觀其刻意於唐者明當為子序之望日
子虛抽二紙請為公政然後毫不煩晚稿一掃千餘
言惟所許誦疊疊出筆下至於週之前後句之次第
畧不以差其一二所許可皆子虛平生得意句世謂
所膾炙者子虛亟拜更喜坐客皆為之嘆服吁士之
處世能不逐聲利而獨嗜片言隻字以陶寫其心腹
不求人知有然其身而詩不傳者乎今子虛是也馮
公序其詩時年已踰耳順何一覽其春而盡能哩記

佳句於俄頃之間抑予處之詩如正声雅樂入耳而不忘耶序雖顯其美而公論余意聚寒集其堪舉即者恐不翅若是也因欲予書獲識卷末且以寵焉之才之強記云至治二年六月一日里人錢良右謹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五十五 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五十六

長洲 錢穀 叔寶 集

詩文集序

甘白先生後集序

宋遠吉

文章發心也見乎學力之淺深才識之高下而心為之本焉然如習樂心之所尚者古故也則貫操土鼓不假音律而自然之數叶焉苟所尚者淫淫也則鄭衛之作流宕洪衍而去古遠矣故觀文章必先觀其人觀其人必先求其心然後其識其才其學可見也古今驗人論士學博才高者衆矣而求其識之卓心之古則可屈指焉甘白先生可謂全備者乎余來吳中聞先生之名而不及見矣得見其子用齡寧萬而文雅其鼓琴當動乎帝聽其才行克振先生之高風者也聞出先生文集俾余序其端嗚呼先生往矣其出處大節已於員木俞公誌中見之而先生之古心卓識高才博學則於是編著焉集世星斗之輝也然河海之深也其天地間之正氣乎氣正矣辭嚴義直而理無不致益出數多矣故能委順以時樂天知命不以夷險易其守不以否泰二其中而獨臻考槃於其官殆猶駕萬斛之舟乘風雨於滄溟洶湧中而

終吮濟非古心卓識其克尔耶与古之君子不假敎
業而名德教類者同其休歟可謂俯仰無愧者矣用
軼其廣傳之以為後學者式斯不負先生之用心焉
永樂元年春二月望日修史官奉議大夫大理寺
右寺丞朱逢吉序

甘白先生詩集序　陳璉

甘白先生詩集凡六卷其孫大理評事祝承命于父
故翁之所刊也先生姑蘇人姓張氏名適字子宜自
幼穎悟年七歲即能賦詩彈琴九歲能誦五經十二
應江浙鄉試人以神童目之值元運將革遂不仕國

朝洪武初与劉海高李迪皆公同徵修元史授工部
水部郎中無何乞歸鄉里日与周正道陳惟貞及李
吏輩更倡迭和而先生才思尤敏捷方其吟哦直欲
旋斡造化宰萬物使無一或有可遁者先生將以此
自老而後以明經薦授廣西理問歷滇池魚課及宣
課二司大使遂終於官先生所作之詩甚多遺稿若
樂圃南湖江行滇南諸集藏於家者逾數十卷兩遭
回祿今所刻者纔得什二三於煨燼之餘及士林傳
誦者而已雖然昔人於詩有以一篇之佳一句之美
若崔顥題黃鶴樓林和靖之暗香疎影自足使名聞
後世今先生之佳篇美句載之集中豈少也哉是亦
不足較於此也經曰詩言志蓋詩者志之所發然則
誦先生之詩者殆亦可以識先生之志焉先生之志
有所未竟其將竟之於祝乎祝乎同學友而故翁又
与父友因覩是集故為序而書之正統六年歲在辛
酉仲冬初吉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郡
陳璉有戒書

王先生詩集序　鄭亮

天地間流行之物皆詩也若夫光華為日月動盪為
風雲森列昭明為星辰河漢燦爛為雲霞揮映為雲

霓融凝沍為雨露霜雪以至川岳之流峙花木之
妍蔚鳥獸魚龍之飛躍變化何莫而非詩乎是物者
人皆得以用之而患不能成乎詩詩之而患不能曲
盡其妙詩之道可謂難矣吾鄉王汝玉先生風韻豪
邁襟思俊逸學問弘博肆還為文敏捷辭意適暢於
詩為尤工蓋嘗馳騁出入古樂府漢魏六朝唐人諸
作故其五言古選若三代爲鼎彝秦璽翠融而龍章
鳥蹟款識典雅無瑕碑鐫鼓之狀殊可玩焉七言歌
行如奔流出峽江洋演迤層瀾萬頃自然成文長風
衝激駭浪掀天物怪出沒則又可驚可愕焉五七言

近體猶大將軍出師紀律嚴整旗旌鮮明劍戟銛利軍容整肅鼓吹既作其声悲壯激烈銳氣先發直欲拔唐人之壘焉五七言絶句僅之鶴唳秋空清音嘹亮廻視他人之作不啻草根蛩語刷翼蠅声焉耳焉乎先生之詩可謂兼備古人之體製者矣予自早歲即究心斯事惜乎學識謭陋無所成就不足以窺先生之藩籬尚敢望闖其戶而入其室邪鄉友華彥謀雅攖好事之者尝編次先生之詩壽梓以傳於後欲序其端輙評先生之詩如此且謂先生得于兩間萬物之妙用故其詩卓然為一名家云景泰二年歲在

泰叁六

四

辛未秋九月上澣監察御史鄱人劉宬序

青城山人詩集序　　徐理

國朝文章之盛称洪武而永樂次之若宋承旨景濂胡徵君仲申徐徵君大章王待制子元蘇太史平仲高太史季迪張太常來儀輩皆傑然名家者然當其時〻高皇帝初定天下懲元之寬無制而矯之以猛網羅天下之豪傑用法剪除之而彼諸老皆勝國之遺才雖用於維新之朝而偏於法或死或退不得以盡其鳴世之鏗事及太宗之入纂罝當致太平乃崇儒術廣文學文選以潤飾鴻業照耀天下於是士之幸存而後出者始皆濯拂登進以鳴一時之盛而致翰林檢討兼春坊贊善太子賓客謚文靖王公汝玉則其先鳴者也公之學長於春秋其為文益兼古今體製而詩則深得唐法其所著述甚富而稿之藏家者皆燼於火獨其詩散逸於四方好事者得而録之公之孫鏜編寫藏於篋笥友人華彥謀与王氏連姻尤好公詩既為編次復綉梓以傳於世而請予序予嘗評公之詩清而不刻麗而不靡佚宕而不竟俗驟而見之如九霄一鶴盤雲獨遊如玉井蓮花泥露初發如瑶臺仙子臨風欲去殆難以塵情凡態想像如

泰叁六

五

五陵年少衣輕裘駿馳騁春風紫陌閒意氣爽〻不可案品而第之其大曆貞元諸才子之流乎曰研著之序本以与知言者商確之青城山人者蓋公所自號也凡公之生平官傳事行則国史備焉景泰癸酉春正月之望奉直大夫　太子諭德兼翰林侍講兼修國史玉牒東海徐理元玉序

後跋　　王臚

古青城詩集若干卷先大父文靖公之所著也大父自幼以詩文名揚于當時海內碩儒非一往來倡和雖不見之賦咏自入國朝登仕籍洎陞翰林声光益

著其製作特盛然而為回祿所蠹揭皆殘缺所幸則
戒次野得十之二閱歲既久益以菲才官游古作家
以自隨公暇因拔拾入類緝為一帙有外集者附之
藏之匣中家居以來閒散失壘偶翻好奉君彥琮過
而見之三復遺實慰於內各刪百首命工刻次嗚呼
大父文名蓋一世著述布天下而遺稿反滅與幾又
弗克傳世豈造物者不使有見於後哉寔子孫不肖
不能述先業之所致也今大父殁餘三十年而一旦
幸表而出之是明珠寶劍之起於重淵必有待其時
歟彥琮讀書好義嘗輯其族諸諸集竹並丑袤故家
子孫立志超卓不屑細故如是時正統十二年嘉平
望日孫鍾謹識

謝孔昭詩集序

周傳

詩自國風以降言選者稱漢魏言律者獨稱唐而已
恐選而不宗漢魏非選也為律而不宗唐非律也選
豈易言哉自梁昭明太子選漢魏以來諸條作者因
時所尚分為五言七言皆以偶對切定音韻諧協者
中其律而詩以律稱矣則欲學詩者舍古人奚取法
哉然後人擬之者不失之疎則失之淺調格似矣而
意趣則未易及也由古及今以詩名家者幾何人哉
姑猶自吾朝以來文選與時大興以詩名者則有高
若李通揚君孟載為尤二君之詩言選則入漢魏言
律則入於唐音響調務究然相合而意趣或有通之
雖識者莫能辨其異也余友孔昭謝氏自少嗜詩得
二君之旨趣故其為詩不苟必擬於古人調格似矣
而音響之不合者不作也音響似矣而意趣之不佳
者不作也不作則已作則必欲如古人焉是將駸駸
乎漢魏唐者也今觀其稿分為選詩律詩絕句凡若
干首屬予為序余豈知詩者哉然圖志於古者即古
人也詩而通於漢魏唐之作則雖以今之詩為漢魏
唐之詩可也詩而不能致古其如古人何哉孔昭有
志於古而用意若此雖人翕然稱之則藝人以詩名
家而不絕者將不繫於孔昭乎愧予非能詩者不足
以知之姑序所聞于簡以塞其請云癸未歲七月既
望張南周傳序

又

張肯

書云詩言志心之所之之謂志詩者言其心之所之
者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有諸內而形諸外也心之
所之之不同而其詩亦有憂抑感傷憤怨悲戚喜樂
和悅之異觀其詩則知其所志矣故窮夫出婦逐臣

子弱冠時草窓先生以詩鳴吳下及予壯遊學宮先生起爲太醫院吏日以詩鳴公卿間聲價籍甚暴泰癸酉予領薦書上京聞先生已卒于邸舍竟弗之識往〻見誦於詩句警策而氣春容恨不得其生平之集而盡觀之爾來餘二十年其子彝手一編于吳門寓館曰此吾先君子之所定集願爲之敘受而觀之凡若干篇悉錄彙倫釐上下卷以授梓焉嗚呼先生往矣其詩則存律者同存者獨悲其佳序其存可也世謂詩人之聲心也予獨之氣焉夫氣在天地之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咸幾生息者以之人

與物同稟而獨得其清故身心之中凡一運動莫不由此養之以宜不爲勢推不爲利拘不爲欲屈則浩然充塞湍然流行有不可得而禦且道者詩云乎哉吾用是知先生自少至壯優游于典墳涵濡于義理不淫於約不華以定養成是氣堅或必發故其所發既和隨隱發猶富足之家所積者厚一旦用之美餘尚多識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在公卿間役此忠勞必有忠說之論可施於用除爲裨益惜無紀載莫止詩而已也論者又曰詩由性情止乎禮義先王與則故善美刺易風俗係世運非曰小補今先生詞意之

逆旅必多憂抑傷感憤怨悲戚之言騷人勝士富翁貴客必多和悅喜樂之語非才之優劣而詩之不同觀其志則知其人矣雖然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其詩亦然因而隨之者有矣其言之喜樂和悅者大抵多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繫於時者也又豈可一於心之所之而然乎嗚呼詩之言志有不同如是則詩之言志雖不然其同者則同乎得其性情之正也詩而不得其性之情正則不足以言詩矣欲得其性情之正非學問之功其可得乎詩而得性情之正斯可以言詩矣余少也嘗

執筆而學言也由其志之早陋而又無學問之功其所言惡能得其性情之正哉今觀夫謝君孔昭之詩凡二百餘篇其憂抑傷感憤怨悲戚而不傷也喜樂和悅而不流也英〻乎其風韻也翩〻乎其英俊也偏〻乎其潔而白也而又皆得性情之正噫非有學問之功者其能然乎余方自愧有不可企及之嘆而又命予序其篇目予非能詩者將何所言乎姑書詩之言志者以爲叙云永樂甲申五月十日友儀張質序

草窓集序

姚綬

正足以諷勵來學有非駢彙之風雲月露同日並語
又不可以詩爲先生少也予恨未能知言或味乎斗
幸獲盡觀其所作姑序其所存以歸其子將以俟夫
知言者論定之如何先生姓劉氏名溥字原博草窓
爲其別號云成化十六年七月上浣賜進士出身
第前廣東道監察御史嘉興姚綬書於雲東精舍

劉文恭公文集序　　吳寬

文章之士世固有之山林之間賤而在下者其文既
多晦而不傳至于貴顯之人或放而無所讀其文者
且強之況欲其傳哉夫人自少至老矻矻然執筆纘

言辭造其妙者幾人哉其文之妙矣貴而顯其行賤
而并其名欲其傳又難如此寬故與鄉先達文恭劉
公之集讀之所以深歎也劉爲吳中世家自宋以來
以儒官相承入國朝值家中衰而公居貧力學未嘗
降志求聞見取科第入翰林益篤於學纂修請讀
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輒酬應之若不能拒然
平生慎許可必假借言之所施未嘗狥俗以悅人人
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蓋公之爲人儉質無華而必玩
好靜退不競而絕奔趨故形於著作者不以險怪修
靡爲工往往於和平簡淡之中而有溫然典雅之意
知公者以爲似其爲人爲公既沒藏於篋中舉多亂
偶其子驥筮仕中外皆以刑獄爲職未暇編次及是
以使而按察副使致仕始以其暇爲之以寬屬同里
及仕又嘗同朝契好甚久爲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
首寬生也後學不獲承公之教特從諸生中一嘗望見
其顏色而已今幸得其遺稿而讀之亦何異嘗公之
指教者顧淺陋之學雖拔擢謬加褒寵其亦公之居
里于既肆不獲他日君劉以書俾其子今有閒尚寶
卿榮來曰言某老矣先子之文將板刻行世願序文
之及見也蓋公在翰林最久後自國子祭酒遷少詹

事亦貴顯矣而公所以儉質靜退者自持愈至循人
山林人也故其作已爲人知之同時之人知之遠方
後輩或有不知者將無疑其文乎孔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故書曰此有德者之言也學者宜相與傳之公
沒數年後天子念公爲春宮舊學之臣特贈禮部
左侍郎謚曰文恭而有司復祠公於學宮知德者以
爲合於公議云弘治癸丑冬十二月甲申資善大
夫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長洲吳寬謹
序

威稜集序　　楊循吉

詩在精不在多在專不在備識以其道之難盡故也有唐氏之世詩莫甚焉然自數大家外其餘諸公之集偏或句于一體篇有止於數篇此豈其力之不能乎亦知詩之難而不必多與備也故其時詩人量力盡智各能自成一家言竟以取名於千載之下者以此大抵詩在天地間冥冥之至精者其工可為其妙不可為也妙在觸觸則情感故其可美雖善詩者莫能知之是以求好詩必有所俟俟於事之觸境之觸無故之觸也不觸則不可舉筆就題而恨為然則雖欲其多且備又烏能多且備也先生吳中之耆舊則明於詩有通變之才素不業進退隱於時其上則不感鬼神其達則不諱貧之勤儉自待以清脩致屋千金持用人風俗之柄者數十年其為人豈詩詩而已哉既沒之明歲其子慈息把槁見命定其次初漫録始千萬三選三賦止於十　首哉以答哉曰太少哉余曰詩有片紙而存有累箱而亡者其傳否不在乎多與少也詩人之詩多以追成非必盡其才之中語也余用是遂推先生之意以為此編所謂有觸妙作其在焉豈必其多且備哉觀者自知之矣先生姓賀諱甫字美之其仲子恩中戊子解元有學行不第而沒孫斂今亦未冠遊場屋其將益顯大先生之隱行而及其詩乎弘治四年夏四月二日──主事前進士吳人楊循吉序

杜東原詩集叙　　王鏊

東原先生諱瓊字用嘉家吳城之樂圃里孝友退讓好古力行於時同志則有陳醒菴孟賢二人皆有高義皆好為詩醒菴詩清朗可誦而先生沉著古雅有風致間喜畫山水故其詩於山水尤深也詩多散佚不傳菴從其子啟所得百篇為讀之為選定如左仍附錄若干篇於後序之曰先生其隱者歟昔之隱者姓名邑里影響泯閟於人願其詩乃若有不能自已者焉而張志和魏野林逋之流尤喜為詩其於世之興衰理亂毀譽得喪榮辱進退憂悲愉樂一切本叙不獨玩於烟雲泉石之間其詞沖澹幽深而其名特彰彰在人者蓋世方卑行之為笑而夫人者復高標獨已以驚動流俗萬衆趨而不見千金召而不屈其跡奇其聲烜赫而流於人世謂今之世無隱士是果然哉蓋有之矣而世方以科目是崇是長仕是有人皆憤卑用敵一世之人相摩相窠於甑爛之程文言奇者得疑行殊者衆毀廟堂不聞物色之訪丘園

不覩束帛之賁於是時也所謂隱者如有之方且潛身畏跡日遁於大山長谷之中世安得而知世不得而知則亦曰無亦宜也其果然哉鏊猶及見先生醒菴深衣幅巾曳杖履草蒼顏白髮所至人望之若綺結闕將縣大夫咸禮賓致忠俊僧紳之行過其下者必請造其所而從夫樵子皆知二先生之爲賢也二先生殁異中者旧亦益衰後生之知者益鮮而知之者類猶以其詩也惜乎東原行稿傳世者止此然平生大略具焉讀其詞考其世得其所以爲人於戲豈非古所謂遁世無悶之君子歟桑閭里在吳城西其東有原焉故世稱東原先生先生好着鹿皮紗又稱鹿皮道人弘治七年二月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王鏊序

武功伯徐先生文集序　萬安

夫文章者期於用世而已雕蟲篆刻之謂也故學者以此自負朝廷以此取士上下相期莫不以經綸參贊爲事也使非期於實用而但爵禄之爲榮維有文翰亦奚所安用哉若武功伯徐公有貞平生立朝大節持危扶顛是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真所謂間世之才而用世之文也公自幼穎敏年十二三入小學已能古文詞既長登進士第及被選翰林益自砥礪日有進詣凡經傳子史百家諸説以及夫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書無不該究更取兵書考古算術刑獄水利良法等、講求明可以施于今者而識之蓋期於有用之學也厥後正統末北虜入犯京師戒嚴公出須臾書往撫諭之　比至虜害民老稚潛匿山谷聞者甚衆見公出慰出而復業者數萬人遂遍爲義兵教以戰攻擊刺之法民喜有類而屬亦自退公在經筵時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前此蓋治河者率皆殫用弗效公應詔出治乃親尋過河源瑜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而歸因陳治水之策起自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便宜法制不數成平閭家永賴之無幾慶天順改元以公有迎復功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大學士內閣辦事尋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禄一千一百戶兼華蓋殿大學士辦事如故仍賜誥券追封其三代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感上知遇無奏對多剴切上亦才公多所聞納一時委任權力無復有過之矣嗚呼公以用世之學得展經濟之才故一時勲業之隆蓋彪炳之韓范富歐而文章之盛則我

朝鮮拙鎮王也豈非用世之學之文而雕蟲篆刻者
云乎孔是集之其有功於學甚季子政彙而序
之賜進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
制誥經筵官眉山萬安書

完菴詩集序　　吳寬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
可及已其餘諷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瀟然自出塵
之意其餘我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
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
人唐人云都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於胸中者有高
卷五十六　夫
趣故寫之筆下往往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
又其有孫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手厚雖在
吏適中能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有不似者乎
完菴先生劉公少為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
三載即棄官歸吳中年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俗
韻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則
木為池累石為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興至輒
賦詩為吟哦觀其詩專法唐人語多與合當時所與
倡和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及隱士沈石田數人而
已自公之殁而徐祝二公相繼下世吳中風流文雅
不可復見矣予與公為後輩而托交久成化辛卯予
北上與公別明年公遂不起深恨之於是公之曾孫
布登進士第既喜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名完
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亡也完菴者公歸田
時號也自以保其聲名幸而無虧如玉足璞以全其
真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軍輩有不可及
者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者如得其為人則又
奚以多為哉弘治十七年夏五月朔旦資善大夫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延陵吳寬序

完菴詩集後序　　王鏊
卷五十六　王
故山西按察僉事劉公詩凡四卷公諱珏字廷美自
少志向不凡郡守况鍾將引為從事公言於况曰願
為儒不為吏况從之遂登應天鄉薦久之授刑部主
事擢山西按察僉事三年上疏固乞致仕以歸公
高朗清標年甫五十既棄名利而自樂於山巔水涯
凡有觸一於詩發之詩多清婉可喜公又善行草兼
工繪事今其斷縑殘墨往往流傳吳下而警句膾炙
人口思欲得其集觀之則未能也弘治壬戌公之曾
孫布登進士始以一編授予予疾讀一過歎其能以
眼前語道胸中事信有唐人之風乎而平日傳誦之

何試不在焉乃知公之皆走遺落多矣其可惜也雖
然讀其集論其世見公之胄次偷然起丘埃壚之表
於乎是亦足矣公嘗言士之保身應當如玉之無玷
乃為完節故自號完菴卒列祀郡學鄉賢之祠云正
德壬申光祿大夫柱國少副太子太副傅兼户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經筵官致仕王鏊序

栝蒼稿序　　李東陽

栝蒼稿者涞水教諭陞南京太僕丞文君功大所著
詩也其子知溫州府林欲刻於郡齋未果而卒今南
京太僕少卿森手自編校刻於家比上京師請序首

簡夫士之為古文者每李奉策或終身不相合至于
山林岩穴之間雖嘗有走作或不本之經術卒未免
支離畔散而無所歸論者益兩繼之封若早逸於經
學執經問業者往往假藉科階職仕以去者獨不府
售累舉僅得一第而程試之暇不廢吟詠其所為詩
又尚風韻有節制渾朴而不為巧靡簡而不為汎放
雖月累歲積而其所自擇者止於如此且其賦古有
律身慎獨語又詞人藝匠所不能道非根於經術者
能然乎襍文若干篇亦皆平正簡靜類其為詩今併
為一集雖非君所自擇而亦君之志也且經李之於

詞賦深淺難易固不侔論然奇可以合繩墨取名藉
而　不若行四方傳後世者其難尤甚故父子祖
孫世守經業者時不之人而詞賦之承傳殆不數見
文氏兄弟繼舉進士識業治行先於前人又皆以詞
翰修聲聞東吳文獻於是有徵焉君之孫徵明方績
學待用尤善楷書是揭其手錄者故附書之正德十
年二月朔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序

又　　王鏊

故易州涞水縣學教諭文先生洪之長洲人也古額
古心清苦力學學尤深於易吳下士多從之遊
者多去為顯官而先生久不遷撓乃援涞水教諭未
幾賦自免歸以卒初先生於世無所好頗獨好為詩
時有張豫源者要與之相上下豫源天才豪宕奔佚
頃刻千言見之碎易先生咄焉如不能言者而與哥
聞遠有唐人之風焉初讀之若簡淡吐嚼之久乃有
味于其言也故豫源之名大噪吳下而先生則以經
學名非與其游者殆不知其工於詩也憶成化初鏊
侍先生傅於太學始學為詩先生道之授以詩法今
老矣於其言之未能忘而亦終莫之至也觀其家有

所謂括囊稿者思一見而讀之則未暇也今年春先生仲子監察君森始出以放翁讀之數過未嘗不書其精而恨其少也雖然詩豈在多哉襍著若干篇監察君是附於後先生諱洪字功大贈太僕寺丞今列祀郡縣之鄉賢祠正德辛未二月之吉

又　文洪

古人於詩以發情止義爲主故不必工不必不工工則泥於雕琢不工則流於鄙近予性喜作詩少与內兄張豫源共學日有所課不間寒暑稍長從事舉業遂置去不省涼倒場屋三十年重習忘之久矣然愚歷游賞閑閒觴詠適不能於忘也一時欲言之旨略已就之輒率爾自評之謂如春山早鶯初出深谷古弱語澀不能成聲蓋雖不陷於雕琢而鄙近將甚矣所謂發情止義而合和平醇厚之旨何可得哉賦日撿前後所作太其已甚得百篇聯綴爲冊時甲辰蘧不敢示人因命括囊稿云

容菴集序　吴寬

鄉校間士人以舉子業爲事或爲古文詞衆輙非笑之曰是妨其業矣噫彼蓋不知其資於場屋者多故爲古文詞而不治經學於理也必閑爲舉子業而不習古作於文也不揚二者違相爲用者鄉貢進士謝君以游郡學即好古文詞既而鄉貢不幸未仕而卒其子鵬及其二孫雖賤能求其家當痛其父祖早世而無所傳援集中得遺稿數十篇將刻之以自慰蓋君殁於景泰初至今五十年吳中舉子何啻數百人其間登高科躋貴仕以功名顯者固有之餘子皆欲然無聞而謝君爲當時所不好者獨傳于人不知君者讀之猶知有其人而若不免者則古文詞之爲用豈特資於場屋而已睦方爲邑學弟子介其友張維祐持君遺文來請一言予不及識君姑讀所傳者止此使更活數十年其成就當何如哉附書以還之君諱會字性貞吉長洲人以號容菴故名其集云

又　祝允明

士之在世要以建志爲重而聲業後之今國家以經術取士或以爲尚文藝異德行之科不知所以取之者特假筆札以代其口陳之義所主在經術耳非文藝也然其名也遂視經術文藝爲二道夫場屋之習固可以爲用世之業矣而文藝之云則又何物哉其無於茲道邪國家又豈嘗綱手織毫使不得一申其遐衷散抱於情性懷詠邪有人於此知所從事則

所謂徵史志者非与謝君所使其二子維驩持而考
維真蹟文示僕校而叙之以傳乃指爲整齊而疏之
且附致此意於編後亦以闡維真之所立耳維真名
會嘗從先參政府以府學增廣生中正統甲子鄉試
會試兩得教職雖不就繼在家居∟朝命特起爲御
文命下而先一日以病死吳義稱重士也其所著書
有今定録詩二十三篇樸文九篇弘治四年八月一
日長洲祝允明序

潛齋詩集序　吳寬

卷叁六　筆

昔在永樂閒文治既興人才振起事欲出爲世用文
學史事蔚然可觀至于書藝醫術亦擅一時之選蓋
文皇帝在位造就作興以遺後聖無窮之用者也當
是時吾吳中則有沈以潛先生以文學之良傳　術
之秘初應京師擢人中已有儒醫稱然上未甚知名
也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病上遂使問之曰卿即死
誰可代者用文〻以以潛對即日自醫士擢御醫時朝
廷方慎名器俄以待此人以爲榮遇後故楊文貞
公志其墓具載其事以潛有四子資貴子留　林其
醫不絶留有子復以儒顯其仲伯曰杰曰燾相繼登
甲科杰守歸德有善政名投京秩而燾且讀學翰林
爲廉吾士相与謀刻其大父著述以顯　得其詩數
十首而已蓋以潛志學長於詩初有稿號潛齋集後
忽散佚而此數十篇則録之人家者其平生詩意之
作尚多有也沈氏兄弟既以爲恨乃視此益重之曰
吾大父之言可以少而不傳乎使更訪求之安知其
不積累而多乎乃於刻之而請予序其首以俟云弘
治癸丑六月既望

後題　沈杰

卷叁六　筆

先大父與醫府君以儒醫受知於仁宣二廟一時才
名德望海內翕然稱之而雅好吟咏將其餘耳杰生
也晚不獲親頃欬於几杖之下每得其片言隻畫
未嘗不寶而藏之是編初与仲弟綸修燾季弟謀奉
先考誥封琢德府君之命録諸人家而成　全集也
恐歲久湮沒∟謀用鋟梓藏之家廟寢室以圖不朽焉
乎愚兄弟非知詩者知寶先世之言而已乃若音律
格調其工与否要亦容喙於其間哉詩壇老將指麾
之下必有定鑒幸爲我評之弘治戊午孟春孫杰百
拜謹識

書沈石田詩稿後　李東陽

右石田沈君啓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叙之詳矣

初文定以寫李賦示余試有所私竊觀擬古諸歌
愛其暐拙有則怨〻三十餘年間石田年益高詩日
益富至若干篇総之為若干首間始刻于蘇州而文
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
意速予〻惟然感之夫形声之在天下皆出于自然
〻亦有詩歌以為声藻繪以為形者其大用之朝廷
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
至亦可以通鬼神參造化降于後世乃流為技之
末而進其妙者猶以為難說者謂詩為有声之畫〻
為無声之詩二者益相為用而不可缺者詩之為声

尤其豐且雄也者石田奇林埜傳法古今周鼎漢
處乘自名筆勢橫絕直出褒往片紙隻縷流傳遍天
下情興所到我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
者不過千百之什一故且以畫掩其詩及其他事類
物感時懷古遣為累積則藏於其家非過知者然不
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將與畫亦未可知而皆
余之不盡見也姑以是俟同夫王吳文定之語云石
田名周號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五正德
年　月　日
石田翁序
長覺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為至矣予則以為窮
者其阨於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雲
窮以為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蓋隱者
忘情於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為生
琴書為樂陶然以醉翛然以適不知附覽為何制種
為為何物直有學於富貴之意夫何慮云是以發于
吟咏不消疏而和平則高亢而起他木之唐人若陸
魯望是已今其詩其在于雲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
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于宋元吳盛於元況其人多
生於季世身雖隱其節則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嘗

讀而傷之入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
久人情熙〻士之求仕者争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
祖戒有沈氏頗獨好隱蓋自觀巷徵士已有詩名
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啟南貴更秀頴雖
得父祖之教自能發乎宋元之外以上逼乎魯望且
其宅坐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留客滿座尊俎宴談
談笑之餘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叙事古今諸體
各臻其妙溪風澗月谷靄岫雲形蹟吾室姿態倏變
玩之而愈佳覽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絕
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又嘗稱亦

喜爲詩唇相倡和方自媿於拙陵之襲美而其子

欽得予序其石田稿者予何以爲序也噫重

愈既仕而得祠窮名秋南不出而全乎隱朔其詩之工也而悲樂則株覽者當自得之故南詩錄發爲圖繪妙通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發嶽日新或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先大夫韋菴集序

皇甫錄

錄始分司呂梁先師文恪王公適爲錄謝公所撰先大夫韋菴府君志銘由盡平生友誼公上之曰勿言昔吾受先生詩提其得爲曾家法先公嘆曰予生力爲文思鍵持正而起然其集不可擬見柰何吾亦爲先公藏之近得之秋闈手錄之念公逝矣埽之以卒先公之意錄並拜受之及觀所謂福先寺碑玉鈎亭記又不具載則知集所遺者尚多重以爲懺也既刻之以傳屬者諸見將刻大夫韋菴集錄劬惟持正沒七百餘年而後大夫奮起以繼其業間不避我大夫負不羈之才有爲之志而不遇於時君子謂臣

嘗事者欲手避大夫獨上書自効有眦不與咒人之風施之政事亦若是矣而竟無所表見仍洸酣於詞章翰墨之間遣以自給其著述多漫不存獨今所集始十一耳可勝痛哉後之人有興起於先人如大夫之於持正者不能無感也嗚呼皇甫氏自宗南渡居吳世富至錄則落寞矣錄方以拙顛輒廢棄斥是爲責不可常賴以世其家而不殞者斯文而已遂刻之藏於家俾後之觀是集者無忘世業云耳嘉靖

丙戌秋日男錄書

西村集序

周用

莊周有言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夫仁義忠信以爲學出則朝廷處則山谷人徒以爲亢也以爲治也而不知亢之未始不爲治治之未始不爲亢也故曰夫人知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欲行則君子欲之仕能必其行乎我欲之而不可得則其學猶是也是故亢而不爲借治而不爲矜則同世之所謂通儒者已西村先生自少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卓然舉大義不拘拾以爲文辭而猶攻於史學於古今治亂之端官府政事物名數紀縱横上下指掌論說莫不有

肯弊跡宿以爲學者宜如是而不屑以求一試聲名
隱然起東南成化中三原王公恕撫江南以百姓之
利病生先生而問焉則歷歷語所以退復疏其事以
進諸所宜更置公歎曰子之才可以當一面乃今得
先生所著述自歌詩文辭之外其與旬宣大臣臺部
諸使郡縣長吏往復論白及於政事者居其三之一
爲其不違常變盡利害里閭革布之所推選而無有
選擇縉紳大夫之所以向用致理而不能舍去者皆
也則所謂通儒者非先生歟吾吳中經生學士講
求時務水利莫先焉決塞變迭大要潴海而已始
犂按跡而求復其書也職方禹貢以來至爲後據大
夫而能之舉而加諸水則淳矣不然則又史於茲土
者大發在官之蓄藏而以奮揮役事環府合變雖勝
拓地數千里引漲流納其中而曰水去矣明年不幸
而恒雨曾不能損水之分寸其如淳而不遑費而無
功何哉至讀先生論水利書首以謹堤防其太法有
司使田者因地勢預爲防以禦水於是立之表以程
其功課之藝以益其厚代之衆以傳其力夫民水也
力爲之防民猶喻之況不爲之防乎格民賦賦之直
未有能行之者其有用之學可以盡一而論也予生
也晩不獲操几杖以從讀其書而每有感焉先生既
歿其孫進士　寵其稱爲集予曰是集也約而達
勤而餉謀而有徵不獨論水利若是矣可以傳也予
所嘗欲見先生所著札纂若干卷若而不在集中先
生史氏諱纓字明古吳江人學者稱西村先生吳文
定公表其墓家世行實可攷具也　賜進士及第奉
政大夫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邑
人周用書

又　盧襄

余少有志古文辭家無藏書乃取法近代又力不能
致遠乃自近者始爲閭之吾鄉長老云吳興有張淵
先生長洲有沈周先生吾吳有杜瓊先生吳江有史
纓先生其所論著皆可法也乃日夜求諸先生之文
苟獲一篇輒口誦而手披之然皆未睹其全而史先
生者不苟出積日月莫能多得既而復求諸先生焉
人皆謂滑稽端其探玄覽而又守禮謹度純王之民
也予是名公卿之在朝野與有事其地者若前武功
伯天全徐公禮部尚書文定吳公兵部尚書恭毅王
公皆爲布衣交上下其論商確古今區畫利害而沈
史之名在公卿間尤籍籍者也諸先生既沒三四十

年間遂不復聞有隱君子之作夫豈步趾俱晦湮偶然其無人邪而諸先生之作尤播在人口嘉靖癸未春史先生之孫臣與予同舉進士進士之子錄通家世來因謂史先生之作凡昔所未覩者悉檢以授有若夜光明月置人知其至寶家之弗得而一旦盡得之蓋有不勝其喜者乃日夜讀之其賦其詞弘演而不至於泛欲斯倫矣讀其古詩其詞該而不獻其髙表皆乎讀陶之欲其詞峻而整約而逸出乎興比之外者也讀其引考引序達矣之如也章之如也讀其記辭覈而事舉謂之墓志讀其銘墓之詞定練而不近於諛其生者已懸而死者無道誠乎讀其傳著其黔珠其詞瑟瑟乎可觀尚義淡為其狀式要乎有別也及讀其水利議賦政畫沫巫之文華妍之對則咲曰緊詞人之詞也慷慨噴薄俗護而上乎幽臥訣而民日以病不得已而言也嗚呼有本哉世宗謂文學家有二臺閣經世之文山林遁世之文史先生屈震澤之濱耕而讀爲鉤而存焉爵祿不入於心非所謂山林之士乎然采其論著有足以經世者其於臺閣固已具之而謂名公卿固已識之矣先生有其具而未發故叢之於其子孫天道亦不爽哉錄將請於文以先生遺稿壽諸梓使予書其言為序先生字明古別號西村故曰西村集云諸體總若干卷嘉靖八年己丑三月上巳前兵部職方郎中前進士邵人

盧襄師陳甫書

匏翁家藏集序　　李東陽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爲詩三十卷不入類製以年月先後爲序又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雖輯所可識而散佚于世者亦與也公之歿其子中書舍人奭刻梓于家既免喪上京師以屬其者從兄數月覩詩文又數月敘文卷成奭持以告予請序首間予覽之悵然嘆曰言之成章者為文文之成聲者則為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文家之為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為詩變于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讃贊之屬皆文也詞賦歌行吟謠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為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麗溺於滯欲進而不能強其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諧靡不失之詭誕則汗漫錯亂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亦微矣然言發心而為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文之有體猶

行之有斯也若使爲文字之美而行不掩焉則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我公以經學爲程試魁而編讀左傳遷史韓柳歐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爲郎使所負取科甲官史句文名滿天下老屋豐閣承究厥施而然始於所謂文者成其爲詩深厚探郁脫去凡近而古意獨存其爲文典而不俗也而不流於諸理義以成一家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履之端恪情趣之沖泊無累者不待挹其容儀聆其聲欬而後可知也其文之傳世固不可少哉首入爲一代數人一人數爲其漸盡泯滅者未若今求之成帙之間非在所是者亦寧乎其爲觀矣知言君子孰能哉而求之公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欲使者尚慎而求之　盡白於天下無徒曰家藏云爾正德三年冬十月朔

又　　王鏊

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雅難於典則雖然醇与則可能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者有非力所致而至者焉其火曰所養乎是雖然也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定吳公官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布中外海內宗之公既卒其子中書舍人奭刻其所謂家藏集者授予請序予不自揆竊嘗評公之文矣擺脫夫新力追古作豐之千言不言其有餘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其爲詩奇奧閒遠不爲淳艷之詞用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謂詩公之深也茲僕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自著乃獨異焉紆徐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明興作者代起獨楊文貞公爲之最謂其辭且則也公之文視文貞若未知所先後位亦顯矣使獲當路於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之所以自託於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於外者与余獲從公久無以道義相劘切其於序有不得辭然公此集自當信今傳後云家藏者公之讀也詩游記凡三十卷序記碑銘樂著四十卷總之爲七十卷

後叙　　徐源

詩以咏性情文以貫道德立言之純疵世道隆汙之所係也古詩三百篇風雅頌其載國政民風之異唐虞三代與漢訓詁則直言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故誦其詩讀其書而其時其人蓋可想見也降自漢唐

其文其詩雖各有異見同視風雅興頌之則迥然不倫何怪乎風頹俗降氣化之抑使然也五季不足道有宋真儒輩出則曰詩曰文一以闡明義理而視古作自謂一遠矣嗚呼詩之變也文之遠而其人之品格與去相須而莫之能違也如是哉吾故覈其文定公幼承學教渠賦清純志趣超卓並養端正之力推捷賦詩屬文即試鄰達歷俗追踪古人乎也叨陪研席同舍揭門出入相友無見一時一文心切嘆異館閣之具也已而禮闈廷對累宦官貽自是入官翰林登極內相日推文字啟沃爲職位望日益高製作日益盛凡友朋宴會離合之私君臣吁咈合化之大形之謳詠著之紀述若雅音畢敘山泉滔滔以底其極者不止千篇而已也方將積集忘老而無去孜作廢墳典既莫之又明年吳子中書舍人與其徒見奎翁奕搜閱簡牘得公手書存錄諸體詩凡三十卷序記誌說之類凡四十卷自題曰家藏集蓋將以遺其後人知精力之有在也與俱或敗失既壽之於梓以公平生知厚莫予先也請序于帙嗚呼公之名鉅蓋亦示讀爾若吳詩其文予既知之上而顯是政治下而久子兄弟友朋載之金石碑板散見於四方者

卷三十六

其與等經小學人知傳誦者為不遠是皆發乎人情止乎理義庸無害世之旨也非吾國家當天運之隆臻治化之美安得有是人而有是言耶是集也固藏之天下後之人人若也良待家藏乎哉異時史官采錄當代文章求之珠淵玉海以鳴聖世之盛獲見三代之人有不在於是集也耶予不能辭僭為之序正德三年歲次戊辰二月朔旦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友人瓜涇徐源書

瓜涇集叙　王鏊

瓜涇集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洲徐公源之文也公與予同年進士而蓋先于予時同年三百人予獨善公且相約為古文詞志甚銳務追古作者爲徒相與劘切倡和往來然公詞出予予每詫爲自以為弗及也未幾公以水部分司出東之寧陽地僻務簡益肆力於學及官武選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吳中名士皆集倡和益富而公出補外藩于浙于廣南于湖襄最後以御史中丞巡撫眷書所至不獨以政事稱而尤以文學著聞蓋著述滋富矣然予自是與公闊為久不聞問弘治末公上疏謝事致予亦旋自內閣告歸乃復聚首吳中追思往時之會蓋三十

卷五十六

餘年當時社友踐其存者其存而復會於茲獨公與予也亦且老矣爭復往時意氣之盛然公遇事感觸必有作作必以示予顧予學殖荒落不復能一一追和然之上下其議論也而以為恨近世士爭治文詞以干科第既得第則悉棄去如弃芻蓋以時之進退外誠不在是焉耳公雖老矣而好學不倦彌篤其出於天性者執固宜其所得之深且蓋也而何可使其無傳焉故公之門下士與爭事正衆類其詩若文得若干卷刻之而予為之序公名源字仲山彪溪其所家藏也

朱性父詩序

楊循吉

世以性為詩雖重者小人哉里巷之見也人惜榮利至於朝市而止矣乃詩亦然雅道衰厄評賞不公與其態俱作可嘆哉然隱士晦處丘樊之中跡不及四方交不遍天下無皇儀大勢以招呼賞客使播己則其詩何從不振悲夫惜哉彼市人者斯亦已矣同為騷友以知其詩不肯出一語褒賞至又為指斥排棄者皆然此則又可為太息者也嗚呼惟女子則如唯小人則忌捨能蔽才獨何人歟性父居吳葑門之外早歲力學左圖右史始於忘寒暑一吟一咏用以自遣或應親友之求或寫胸臆之見率皆簡淡高古有味有法不落凡師枯澁二境非深妙入悟焉能然邪性父詩未嘗自匿每亦流布在人家而知其詩者盡鮮性父豈徒自咏自歆而已哉惟獻指無務盡情境亦誠欲求賞於知己之士也苟使其終身不遇有碧山寶淡之嘆則友朋與辭咎焉今吳中詩家不少何不共扶必借公論於齒牙間乎性父老矣諸公推轂驗理幸甚

朱性父詩序

祝允明

□人為詩趣識既卓而齊量又充其命題發思類有所主雖微篇短句未嘗無片意新特今人之詩自數大篇外縱若甚寂任篇亦未嘗之而求其合作者則殊鮮焉予嘗究之蓋其率有二等而其病之所在則有四其一曰畢也字於著多疏詞病韻無天然之態如東鄰乞一語北舍覓一頂猶裸裝紙襪若可指而目之曰此東鄰語也北舍頂也是可謂之陋備貨者多襲眉稍口無效厚之氣如丹青塗花繪人女奇俗目不勝研數是可謂之陋也淨也皆非詩道與古背馳無感于其不合作也至其所謂四病則趣識凡近裝演苟止望不出遠外行不起戶限蘭句之就如貿

恭公躁論々焉不敢起复雷状之一二渺又贅董其
著一瓦便竭言梅心着扣爰遺崔不脫九皋至其命
題發思性々奇欲娛人不由己主且多為俚題惡目
之所崇瓢㵲別檄横居局龍飯慶生說乱妄填陽哀
大抵生組情性超人直路况其摹做師法世丞忘是
只知純武雲仍不肯想像宗祖陽呼以二率為之攻
奎而四病根于其衆歟何怪于古詩之不復見乳仗
少有志學詩然暗質濁學雖目力猶知毫厘如此而
力之不逮卒不能破鳩二豎自致古人亦可哀矣又
人朱君性又攻詩有年自集其所賦成帙徙前後所

操曰錫李集曰野航漁歌閣以示予琥予觀君詩之
佳已有儀部君之序在無待贅詞而獨喜其不墜二
攻遠有觸謝傑同為之縱論以自致屈々之說如此
以祖為商度之不知君謂何如也

募刻詩疏　朱存理

伏以嘔心少日已無錦囊之才流水殘年空有碧雲
之嘆髮白目眊搜索而生疑貲正不准甑而用拭去
若干存來二三早豪知當前輩雅數之思晚遇投編
同儕斤削之力鮎五三十年之前選得一百首之外
欲望收拾在後人子孫莫若流傳先自朋友於刻梓
不負學朱校之精鑑某豈題擬唐風之盛疏請諸盟
義當厚助友生朱存理再拜

徐迪功集序　李夢陽

徐迪功集六卷升謨甥錄予客寄我豫章予助錄章
刊焉昭傳同好意表迪功文云初迪功客京師也予
在梁子容許予曰昌穀直言子序矣迪文亦是乎其
文献献久之曰嗟乎予悲序吾友文所醉黑之世
所希遘見遘見之而遂大戚亡也天生之故奪之耶
渺生不生々而修式短非天所諳我迪功以職文起
吳中十數年間驚翔而虎變彬彬乎出人士前矣若
竟識軻天成亡也凡此天界弗請之將乃予觀李唐
之李杜識軻勒質則天未始不儕才流弗也然猶異
代足覺靜執謂親遘見之如迪功者云客曰氣積久
斯為三代以後聖人罕生孔子以周季故不得位觀
其大可占其細若是則觀徵將焉鬼魅之說非耶客
曰靜哉迪功矣以之也予曰說藝錄備矣夫追古者
未有不先其略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雖然
辭榮而就寂浮雲富貴慷慨徜徉迪功所造詣予莫
之究竟矣今評其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喻宰夾
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詞豪縱以

一其格悲鳴以舒不平參伍以稽其變該物理人道之懿闡幽剔奥紀記名實則有瑛任歟爾鮮以傳垃細大又曷論焉不載迪功履歷以別有志述北郡李夢陽叙

跋　　高第

西蜀高第曰徐迪功予家食已聞其名爲慕之未由見也比余遊京師李賓以一擕其顔色未幾迪功逝悄未有以叩益也使得談藝錄讀之余䛕長洲迪功集以覽其蘊亦甚對矣如九原之不可作造物之所忌豈諒然與觀其祖濃崇魏

卷五十六　甲

風盖將与古作者爭衡於異代造物其尚能那吁迪功亦可謂無憾也已余又奚悲哉

又　　余曙

右迪功集六卷吾友故周子傅士昌穀徐君之所作也余嘗校焉以寄獻吉逐刻諸豫章然吾鄉大夫士猶不多見於是昌穀之子伯虬優刊之家塾云初昌穀甫弱冠游郡庠則攻古文詞如所向注談藝錄其一也既擧進士与獻吉諸君子游而藝益工其寄興遠修詞潔尤長玄理有古詩人之風焉使天假以年所造豈止是耶雖然是亦足以傳矣正德庚辰春正月三日郡人徐縉識

朱敘之集序　　王鏊

天之生才甚難而推之有若易然者夫天欲推之則勿與之才與之才又曷爲而推之此理之不可推而天之不可問者也吾洞庭朱氏有子曰敘之生有奇質挹貌甚奇學又過苦始讀易又讀春秋日夜不懈遂得疾年二十八以死敘之好爲詩遇事有感輒形於詩年少耳已有憫時病俗之志亦自悼其疾傷其生之不永也余讀其詞而悲之孔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哀哉吾洞庭近有黃訓

卷五十六　四

李行者得弟甫段給事中即死吳文与成甫冑子弟入翰林又即死今敘之未有第又死嗚吁吾洞庭之氣數猶三人者之不幸耶敘之有詩若干首其兄汝不忍其泯没也欲刻行之余因爲之序嘉靖癸未仲冬敘之名勲

唐伯虎集叙　　袁袠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総三十二首賦二首襍文一十五首內全於福地賦闕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更字子畏吳人也少有雋才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詞与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

禎卿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密
翩翩有奇氣然行蹇放蕩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吳文
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耶頗爲延譽公揚聞
而共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士梁
公儲覽其書驚嘆以爲異材遂拔第一由是聲振籍
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
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題目以示伯
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無狀先是
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將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
此論廢爲吏恥不就免歸文徵明以書慰之伯虎答
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後益自放縱登臨湎洛所皆
述多不經思語殊俚淺人或覘之伯虎曰大上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遺青蠅之口而蒙白鉅之
玷爲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於人所貴
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恐子雲
劇秦美莽附章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訟徒自
唏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劇心焦肯以空言自
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
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異圖之謀遂
佯狂以酒自汙宸濠曰唐人屬妄人耳乃放歸得免
於難過嵩春消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
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嘗滿座風
流文采照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鬱竟內與
常精繪事家童時嘗獲侍高詩壽杯之歡者入已
遠矣斯人不作無稱遺文慨銷遐殺矣加蒐摭存捜概
云爾

王履吉集序　前人

王履吉者名寵吳人也少負逸材博涉墳籍尤精翰
翰下筆衍詞壯思飆飆不休補郡學弟子員督學者
嘉其文試必首列然非其好也試于鄉輒斥刊乃負
入太學比肄業遊觀朝廟制度與四方薦紳先生游
上下其論議而文益奇歸而嘆曰夫神龍升于赤霄
足蹶伏於尾岸黃鵠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過蓬
蒿此其志人小愚絕何如哉且夫屈伸者時也利鈍
者命也夫儒者操寸管扶方牘而揚聲名於憑載
得志者固致青雲高爵豈棲以炫耀一時不知馳驅
嚄咸雲浮草蔫後世無稱焉此與螻螘何異哉由是
田個石湖之旁築室其上臨流賦詩益窺古作者之
奧而病作矣乃養痾於吳山之白雀寺減其精於聲
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卒卒之前一日夢內翰

蜕入袖落而嘆曰吾殆已矣夫壯叟之言殆謂吾也嗟乎亦異矣履吉詩初宗李白既乃宗杜故其詩才力雄潤開闊昭曠去輕靡而就沉着由翔級而畢闕踰乃自崔集諸爲入則奇與冲玄思閑清逸遠晚閑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故所著雖止此然亦足傳矣憶與履吉衡林論文駿秋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之可作而竟已矣猶恨夫天之忌才不少假也昔魏之文考唐之勃賀咸之才夫近代如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關郯善夫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才若斯邪豈天既畀之才乃奪之年耶嗟乎履吉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哉

又　　顧璘

嗚乎觀今潮然雲興燦然星耀豈不有羨於胸中之士哉然性緣情溫忠以習香考之盛仁成德固以鮮備矣姑畧言之自視有餘者鮮視人有餘者好騁好所終取於人訓爲用古爲也得文稿幸若吾友王履吉氏通發鄉閭早聞四方龍鳳爲章山海爲藴不謂有餘既甚者乎然邁退若處女惜諷若蒙士自余所觀未嘗失色於人及其遇一書說一才若飢渴之於飲食不厭不止故年殆強仕而海內勝流仟五爲交矣乃抱病長終玉殺蹟下烏乎慟乎人皆曰履吉之才不可再得也余獨曰履吉之清純不可再得也蓋傷人國爲其兄太常履約氏到其詩余得而論曰古體五言沉鬱有色可愉可樂蓋類曹植鮑照七言眎宕瀏亮疏曲吹而寓春雲孟郊杜甫尔參近體亦吏聚壯參而自德神情殆步盛唐諸家杜佳長可謂詩人也將非其致已謂所取於履吉者非以此嘉靖戊戌孟秋望日姑蘇顧璘序

又　　王守

余來履吉氏弱冠攻古文辭才情茂逸川互雲起雲二十年著述蓋千餘篇余幼共席研交師友甚篤樂增律琴咏歎啕啕朝夕出處也中歲篤仕敘何四方嗟乎遠棄予而逝耶余悲夫才哲之夭傷懷余奏步以獨在每讀其文未嘗不呼天而泣也乃選其詩八卷文二卷同年編次成可攷其進云明嘉靖丙申七月一日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前吏科給事中王守撰

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十六　終

長洲　錢穀　叔寶　集

補遺

○○吳越国故東海郡徐太夫人墓誌銘

○○○將仕郎試太子校書李濤述

夫月滿則虧日平則昃盛衰之道古今而同也其有秀而不實者得無痛乎夫人徐氏其先東海人也粤以玄元降聖盤係之仙樹之端洎唐后啟圖析派天潢之側龍飛鳳翥殷ㄇ壇閥閲勳賢無出其右官諱軒任省營田隊夫人娛渤海○吳晧僕射宣賜禍裳之管轄營田隊務文華禮美器宇弘深風姻○㮇之規抗見責之色百行之美實無闕焉悲婺○○一卒九年三紀何期隙細難追游波莫還享年五十有六偶暫攜調遂爲無乃于顯德三年歲在丙辰九月庚寅朔五日甲○寢疾殞于吳縣令德鄉之私第也○夫人有子六人長曰承嗣衙○衙內直都隊充副將次曰承寵係營田甲將次承鄭營田副將次五兒滿兒懷幼稚未効職員有女三人長曰十八娘娉于金氏次曰十九娘在室未從伉儷次廿一娘捨棄俗華以投金地于福田寺慕真堅守緇門精專戒行于葬一人金氏弘綰新婦二人長曰沈氏次曰曹氏嗚呼封樹告期龜筮叶吉以十月庚申十四日癸酉窆于吳縣吾臺鄉尚書里闔閭城西去袝五十餘里先祖塋之側礼也猶恐天地長久陵谷變迁—令嗣號訴頻勒貞石以誌于墓濤忝獲知音得不涕泗揮毫叙録其實而爲銘曰

委質荒阡凝神上仙遠、三界茫、九泉遠岫烟暝高空月懸声沉永矣松檟蕭然

○右誌乃香山潘氏鋤頭而得章簡甫搨得見惠恐歲久湮没重録于此顯德乃五代周世宗三年也

據誌徐夫人生唐僖宗中和元年辛丑

○○宋朝散大夫提舉舒州灵仙觀章公墓

楊○時○○

公諱甫字端叔姓章氏公八世祖乃爲康州刺史自南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鈞爲泉州團練副使兄弟皆有功于閩故號仔鈞爲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公爲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村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仕至秘書丞公于熙寧三年徒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

矣公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辞親求師友薄游江淮間殆十年乃能自卒以名聞于時初調撫州臨川尉盜有刼行商殺人者吏以枝詞蔓其獄連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詰之伐引三人出曰汝実為盜餘悉縦之使去三人者卒服其辜無異辞其遇事巧發奇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書省除應天府国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左郎官制行換宣徳郎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日秎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瑋輩竄易戸名

以避征役公閲籍其得其情狀坐流配者数人老姦宿賦屏跡聽命無敢復○○者邑大治境内有海塘瀦水溉民田歳久湮塞不治為旱恙公鳩徒濬之仍為経畫為久計民至今頼焉秩満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哲宗即位轉丞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押綱侍禁史士宗侵耗官米数百石反訟倉官出納不公獄久不決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析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為不寃又兩遷為朝散郎徒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大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称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鄢陵旧有双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聞

濬請為公為親行堤上得旧河経始之意本欲殺恵民河水流而帰之蔡河稍加闢濬則恵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為災害甚不若増濬河外故道使泊難溢可恃以無患是歳河朔飢民流而入畿甸者不可以数計公名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事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盖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虔州為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近公去無式于敢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豊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畿甸歳凶宜加賑恤

大臣初難不許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党論復興義士膠口無敢窃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陛對抗言元祐臣寮削秩投荒皆縁国事陛下即位制令内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窃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与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曾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遂挂冠而退居呉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泰州之官数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灵仙観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

之私第享年六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
吳縣長山鄉仕墟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
以和氣行已莅官一本于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
下事不苟不隨期于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法請循
元豐依為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陛對抗言党錮非
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
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于朝兄弟
請別居公尽以己所當得田業均之且主簿与之納
母得穀無責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卒賴此
以為生公之悖族為之長慮如此公平生無声伎珍

奇之好獨書請萬卷讎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
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曾祖可法故任秘書丞祖便
之不仕父說故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
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
事然奮窮族起家閭門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大
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
儉而不陋正睦內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
仕進者以攀附為榮而夫人獨戒其子以宜安素分
遠權門盜賊且起無遠官以貽吾憂諸子謹奉其教
卒無恙聞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

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
祔葬于公之兆子男八人長愿宣教郎知杭州臨安
縣事次師中早世次懃迪功郎池州士曹掾次愈從
政郎和致士曹掾次憲次懋次悠皆業儒未仕女四
人長適宣教郎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適朝散郎
直秘閣廣東提舉路常平等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
秀州司録事郎勲次適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呂
鄉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寔不遠數舍
詣毘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年矣而
無幽堂之銘其盛德懿行恐遂泯沒無傳焉敢以是

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後以書抵余
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寔趣從余遊
義不得辭也乃為之銘使歸而揭之墓上銘曰
奮用羈旅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苟不隨党籍之興
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直言錯以貽之庶永其傳

○●　故翰林檢討陳君墓碑銘　楊士奇

仁宗皇帝初臨御獎用儒術茂興文治首命在廷舉
賢薦能于是少保臣士奇言蘇陳繼其文學宜在侍
近即日詔驛名之即至授国子博士明旦入謝改翰
林五經博士時初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右以儲經

籍備訪問而命翰林學士楊溥董之擢侍講王進及繼等二人副之一今上嗣大統詔修兩朝實錄焉與發賜勑命實錄成賜白金及織金文綺衣遂進檢討宣德七年五月自陳老疾奉命致仕歸又明年疾加遂不起五月某日也于是其子完走北京求文書墓碑嗚呼斯文先成凋謝殆盡士奇忍以衰病而忘情老友哉按其學者大理評事張益狀陳氏其先家豫与宋文忠公堯叟同祖堯叟從父諱鄴始徙南康之都昌七世至諱篆登宣和六年進士乙科累官左朝散大夫明州通判再徙星子又五世至諱洽咸淳貢

補遺　七

士貢士生元翰林待制諱全待制生諱徵受學臨川吳文正公為通儒至正間廷臣交章起之將授之官以介特不偶自引去又徙蘇州之吳縣娶宋相江文忠公萬里之孫生諱汝言博學有才具洪武初仕為濟南府經歷所設施秩然條理一郡倚重大將軍出師道其境深見奬重娶吳氏初生三女經歷公方以嗣子為念在濟南一夕夢白衣大士已而生男即檢討也初名釋童更名繼字嗣初晚號怡菴嗣初生十月經歷公沒母抱之歸蘇家具蕭然惟存書二萬卷及蔬地二十畝其母知問學謹礼法守節不嫁以教

育遺孤嗣初稍長克自奮勵其天資明果曲奉母訓外從良師日益見端緒又進而從明經師遂深于易詩又求還于古文者而師之其為學自經史百氏皆博考深究久而淹貫沛然為文章根義理辨体製度矩矱力去陳言不肯苟率由是声譽蔚然見重于三吳求文者接踵戶外而從學日輻湊請下其施教有本末主敬為要明理為務後在館閣于商確古今諸論述作之旨雖、皆有所自衆推勝之居家篤孝行雅富而諸授之暇躬治蔬圃以資養甘旨恒先有司上其母貞節詔旌表之自是遠近交聘嗣初學官

補遺　八

一以親老辭親沒祭葬尽礼与人交以誠善者奬掖之不善者面警飭之不肯媕婀苟容有急者賑給之沒無歸者斂葬之雖官于朝其志泊如益未嘗一日忘丘園之適既得請歸吳中之學者忻忻皆喜得所依而從游者益衆既疾革門人請所欲言舉而銘存惟從容命之遂卒春秋六十有五其卒也族姻門生故旧皆臨哭郡自守貳以下咸走吊祭遠近大夫士聞之皆嗟歎悼惜其所著詩文有怡菴集四十卷藏于家其配故蘇守金桐之子儉勤克孝先十二年卒子男五宗寬宏宣完皆志于學女二長適謝璜次在

室孫男七傳儀仁傳佃信俌女四其葬在縣之太平
鄉蒔福山之原銘曰
有頎其先自陳宗室派衍于蜀英傑森出沿江而東
東徙南康再徙閩閩代有畲楊卓乎悟菴克奮于孤
幼志桓、壯夫莫踰有書充棟有畦繞宅晝鋤夕誦
孝養是力浩乎其學邃乎其文求遺請業從游詵、
辟書駢來親養弗舍晚而幡然玉堂金馬抽思發才
劬勤祀述長篇巨製金匱石室沖澹之存食息靡忘
引疾謝榮遄復于鄉邦有耆俊如漢在石山林草林
木光輝潤淨奄其永逝士林興悲係從塌學張、寔

歸刻詞墓前式示來者尚有懷德車過斯下

御醫趙彥如墓志銘　楊士奇、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于—
上時方修永樂大典即用爲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
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爲纂修書成皆被寵賜于是知
彥如者皆爲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翰苑之遷也而
彥如亦冀得一職于此爲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
未幾以病不起焉乎惜哉彥如沉寔溫雅有行義自
其少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受經前翰
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爲文章貫穿經史優柔模栗或
豐或約必歸宿于理今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
爲訓導既而浙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
官考最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邃醫—詔陞太
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從今
户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扶無所遇而
不見試也若彥如所長數、見用于世彰明如此其
可謂榮遇而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鏞仲
鏞生士翮爲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因家處州士
翮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崇僕
祖必俊父良仁又徙蘇之長洲故彥如今爲長洲人

母鄭氏彥如卒于永樂十六年四月一日春秋五十
有五所著有存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邵氏子男三
季珣季諒季成女二華信張瑜其壻也孫男一人—
文具子小、以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先事
以治命賫監御史張循理所具事狀來求銘蓋余知
彥如者銘曰
士之所貴寔有諸內有蘊而可貴弗時遺崑岡之產
用則爲宝爲璠爲圭彼此奚較焉乎彥如既試有聞
肆于作銘慰其九原

名宦
彭循字子陽建國三年海賊丁儀等萬人擬

吳太守秋君閻循勇謀以守命循与儀相見
陳說利害應如俱散民歌之曰（循傳作彭修 毘陵人）
時歲倉卒賊縱橫大戟長弩不可當賴得賢令彭子
陽（循時為吳令 右事出吳錄）
第五倫為謝夷吾文（班固代作）
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英姿挺特少
膺儒雅綜技圖錄皆為階隸与臣從事奮忠毅之操
躬史魚之節及應選作宰惠敷百里愛牧荊州威行
邦國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宜當授權使登躬司臣
以頑駑尸祿負乘竊乞骸骨更授夷吾以厭率士之
補遺 土
望
張霸作郡民語（永元中）
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又越賊歸附童謠曰
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功曹唐景對太守糜豹問風俗所尚（永興中）
虞家無不孝之子立朝無不忠之臣文為儒宗武為
將帥
東門奐歷吳濟陰二郡太守所在會濁謠曰
東門奐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許貢表孫策于漢帝云
策驍勇与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寘于外
必為世患
蔡洪荅刺史周浚論吳士吳展書吳時人
士李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誠聖
世之老成明時之俊乂也
顧榮与親故書（時傳成為吳国內史故也）
傳長虞勁直忠果雖非周才亦足貴也
吳人歌鄧攸云
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補遺 圭
王洽為吳国內史在郡上表云
編户灑戾莫難無主或闔閭絕餘煙火不舉
刘損為吳郡至閶門入太伯庙室宇濆毁墻
垣不修損愴然曰
清塵尚可彷彿衡宇一何摧隤
竟陵王子良与吳郡太守安陸昭王緬書云
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姑未有此政
王規為吳郡太守簡文帝為作謝章曰
臣今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境驅緹扇之馬撫奉德
之鄉製錦何階棼然方始

開皇十年江南高智慧作亂州民顧子元應

之刺史皇甫績遺子元書

曩者偽陳独阻声教江東士民困于荼毒朝廷薄伐應時瓦解吳會氏庶白骨還肉惟當懷音感德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况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懸之俗作虛偽之詞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唐燕王灵夔江王元祥滕王元嬰相繼爲蘇州牧皆屬儒貪暴時語曰

補遺

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

獨孤及代房琯作祭李刺史文 名闕

友孝慈惠公廉正直姑蘇之役奸鋒搆難公秉義勇誅其渠魁海冠閩通句吳震駭公率羸師克殄大敵奇謀生于死地貞節見于孤城

刘太貞与常應物書

顧著作來已知足下郡齋燕集相与赋何情致暢茂遒逸如此宋齊間沈謝何始精于理意缘情体物備詩人之指後之傳者甚失其原惟足下制其横流師摯之詩關雎之乱于足下之文見之矣

常袞卿爲刺史息民令曰

矜老疾詔銀用民在庶物令趣其本

賜章岵誥 元豐元年到任

吏不數易然後得以究其才今夫蘇劇郡而尔爲之守克有能稱嘉省厥劳仍其旧服往惟率职不懈以称吾久任之意哉

范仲淹舉從張事伯玉辞

天賦才敏學穷閫奥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

郎琪張青反衆爲盗命諸将毋得招安知府

補遺

胡松年上言

大軍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賊據通州崇明鎮沙上芷柵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泥深人不可涉本府錢粮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睥睨况刘光世兵將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有掉眩不能飲食者安能与賊校勝負于矢石間

荅向子堙乞休詔 紹興中時知平江府

卿從朕覇紲晚登集途昔漢二疏以官成名立乞骸未若方被寵遇神明未衰如卿今日也

刘宰贈知平江王遂言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权要所奪當言則言不顧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

吳撫爲平江節度推官嘗謂人曰 淳祐中

撫居官既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而爭勝所事不切寧捐百萬錢嫁女不能捐十萬錢教子弟寧捨十萬錢造一娉妾不能以一萬錢延好師友故使子弟不知書識字但廣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思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人以歎目之蓋以此也

補遺 吉

王禹偁爲長洲令自叙

禹偁名利之流也一身之計有親族妻子焉雖内無妾外無僕不可去者凡百指晨有炊爨夕有脂燭伏臘慶吊居其外月得俸金大半長物是以從宦三年徒行而已一邑之政有稅庸稅調爲土甚瘠而民不懈吏奸欺而賦愈重康其身而謂者忌之直其氣而曲者惡之懸無知音動有變畏去年稼多不登徧戶艱食賦斂之數有常其期而民卻督成于郡候郡歸罪于縣覈督之人日不下數百篝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膚讀書爲此儒胡寧忍此因出吏部考課曆納有

于巨商得錢一萬七千市白粲而代輸之始可免責春夏以來民有歸其直者蓋三分有其二焉

入朝又上疏曰

臣旧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縣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此誠能省尉三千員減俸數千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

范文正公送錢振常熟主簿歸有詩

姑蘇臺下水如藍天賜仙鄉奉旨甘梅淡柳黄春尚淺王孫歸思滿江南 擬

○振郡人亦吳越之裔

補遺 走

黄震爲吳縣尉請禁復刑焚屍序呈府文

焚屍夷狄之法凡史傳所書執怨刑戮之酷罪盈惡極乃有焚戚遺骸亦戰國以夷之事古無有也然殺者常刑焚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于誅死之罪人況父母骨肉乎今吾所處中国卻夷狄卻傷風敗俗●○爲甚其事宜令勿再置

徐理論吳縣知縣葉玄元 去

九

玄主爲治一本經術先律己而後齊人惟理之從法

之守他無恤也官長承迎之私不行察吏比周之情
不接豪猾紋㨪之奸不得行故雖深谷細民之心而
忌者亦衆或乱之于上状之于下咻之于傍玄佳堅
不動至是循吏之效白馬

徐諠論水利之切于時者

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致通閑
宜興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高原田役乃猾假之
爾昔之言水如罩蝣夫壟皆是也今閑吳淞江下流
与宜興百瀆属之海者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替
折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承径直疏决蘇湖常秀旧
補遺
之
為澤国比年雨或後至種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通
多也小人見利不長其害圍于淺水既為高田圍于
茭蕩既為稲田二俱不已復有下脚始之重彼太平
為平始之良田背水自晒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
承用旧說又将疏之夫利害之実夫故旧田溝瀆當
濬治圍田下脚無輙開已開未填當捺合今之言水
能行是三説則原高旧田還為衍沃而農不病矣

名臣

嚴助諭淮南王

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聞陛下故遣臣助告王
其事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
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聞也漢操生殺
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仰治今閩越王
狼戾不仁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故遣兩将屯
于境上震威武揚声郷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
命輙遣使者罷屯無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恵澤故
遣太子入侍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
前故使臣助来諭王意

陸喜西州清論品格篇

或問十薛瑩国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
補遺
之
四五之間夫孫皓無道若龍蛇其身潜而勿用趣不
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養玄静守約第
二人也侃然体国以方見憚執正不懼此第三人也
斟酌時宜在乱犹顕時献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
慎不為諂首従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以往不足
復數故第二已下上多淪没而遠悔吝第二已下有声
住而近咎果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

太康中徽喜詔曰

陸喜等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
志執所在以礼發遣須到随才擢用

陸曄居喪孝顧榮与人書

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

晋明帝詔

曄清格忠貞歷職顕允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国如家
歳寒不凋体自風門既委以六軍可録以尚書事加
散騎常侍

王導請婚于陸玩玩對曰

培塿無松柏薫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乱倫
之始

華覈薦陸禕表

禕體有方剛器幹殭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在武果
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将以鎮戍之
臣謂莫善于禕

華覈薦交州刺史陸胤表

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撫交
州民帰附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豊稔州治臨海
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恵風横被化感人神
遂憑天威招合遺散在州十有餘年内無粉黛附珠
之妻家無文甲犀象之珍宜在輦轂股肱王室

王僧達為呉郡太守入閶門曰

彼有人焉顧琛一公両掾、門户陸子真五世内
侍我之流丑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遊張緒称為江
東裴楽

陸襄為鄱陽内史獲鄱陽鮮于琛民歌之曰

鮮于抄後善悪分人無死頼陸君

又鮮彭李二家忿争民又歌曰

陸君政無怨家鬪既罷仇共車

陸徽卒 太祖下詔曰

徽厲志廉潔歴任恪勤奉公尽誠克己無倦褒栄永
由不幸夙殞言念在懐以為傷恨可贈輔国将軍賜
銭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

羊希論陸法真与孫詵書

足下同僚陸録事忠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
年高官下秉操不衰當日夕相与申意

顧雍子裕襲爵詔 永安元年

故丞相雍至徳忠賢輔国以礼而侯統廃絶朕甚愍
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旧勲

薛綜譲顧譚為選曹尚書奏

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衆物徳允衆望誠非愚
臣所可越先

吳大帝澂顧承賜顧雍書

貴孫子直令問休〻至于相見過于所聞

顧榮為不復飲酒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

卿榮惧乃復飲与楊彦明書曰

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与繩每欲自殺

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

尚書令顧和奏曰

礼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属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属開国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礼度肆其私情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

補遺　世

潯陽王子房欲加任號于顧凱之辞曰

礼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将八十残生無幾守尽家門不敢聞命

張溫使蜀對吳大帝曰

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専對之用惧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産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推亮心必無疑貳

張純字元基有清才与同郡張儼朱異俱童見少往朱據〻聞三人才名試之曰今三賢屈顧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醴泉以迅醲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純賦席曰

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儼賦犬曰

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

異賦弩曰

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机命中射隼高墉

補遺　世

張率答昭明太子与晋安王令曰

近張新安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

張岱為吳郡太守齊高帝賜手敕曰

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

齊高帝賜張融手詔曰

見卿衣服粗故誠是素懷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乃勝新也

極州刺史張府君墓志銘　張說

君諱承休字某吳郡人也留侯与漢播美西京長沙

徙吴穀蔓東土曾祖冲在陳為文帝師入隋為漢王
學士祖俊緻授經太宗尊之以祭酒既封新野又贈
以宗伯考少師位不充量止于朱陽宰班固称世名
忠孝親武為積善之家昌門一系曄哉諸族君受天
戩穀傳家業藝希言敦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礼
不動精于物理敏于政事切以南郊斋郎補兗州兵
曹丁大夫人憂廬墓三年加人一等再任○州司倉
應八科舉改鄭州録事叅軍又舉賢良方正遷揚州
司録叅軍移蘇州常熟令歷政皆有能名加朝散大
夫入為司農丞寔掌銭穀○○○使表因循而星

補遺 望

司獄訟聽折惟允遷授濟源令風行敎旬河洲洛師
加朝議大夫柱上国拜陰州司馬轉恒州長史蔺而
有早杈而有中道嬰風寒去戢就醫還京春秋六十
有二終于領政里夫人成紀郡天水秦氏廬陵郡公
行師之孫嗣公遊福之女敬事君子訓成諸孤當代
之孟母也年六十二終于許州開元九年十月某日
合葬于武功之禮讓原礼也夫道大難合仕也而不
進德高有後身没而福流君同生八人季服銀艾祚
胤五子季為珪璋比迹于燉煌六龍南鄭千室德門
濟美信有徵乎惧陵谷或迁乃勒銘沉石銘曰

刊

思文留侯時維皇祖長沙南守介韓東○家有道書門
傳相府克義重世通經二主誕灵上哲克廣斯文造
次仁義優游典墳孝乎事親忠乎事君犄那叔父亦
之有云廿
○蘇州志作崑山人昌門作閶門蓋其居閶門也

張從師墓志 張說撰文集無此文
沖和純粹鮮博宏達卓犖好古儻蕩邈郡志懷樂道
上元二年終葬虎丘西原子惟儉惟靜弟從申

沈詢為昭義節度使侍兒与奴婦奏通詢將
殺之奴惧結牙將為乱攻詢滅其家僕友著

補遺

宴詩云
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飛

范純仁恐弟純粹在陝慮其于西夏有立功
意与之書曰
大輅与柴車爭逐明珠与瓦礫相觸君子与小人鬪
力中国与外外邦校自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
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丁偃初試迎英延講藝詩
白虎前芳擒金華旧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

忠義

滕茂實陷虜自為哀詞
虀鹽老書生謬列王都官賓來了無補從事敢辭難
殊隣復盟好仗節來關閒城守久不下川途望漫漫
懷輦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
流離念窘來坐閱四序遷同來老言歸我獨留塞垣
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曾不聞痛甚傷肺肝
相逢有兄弟悼嘆安得懽金人自南歸得老鞍馬閒
波瀾卷大夏一木乃求安世事寧有此聊發我所存
爵祿非所慕金珠敢懷貪縱或遠我心寧不汗我顏
昔燕破齊王蠋獨守節燕人有甘言
補遺 蓋
縊首自絕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為詪
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或死朝昏
斂我不須衣裹屍有黃幡題作宋臣墓篆字當深刊
我妻尚少艾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
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飢寒歲時一酹我聊以慰我魂
我魂自悠悠異鄉寄沈寃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
○茂實靖康初金人入寇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
使河東割地太原陷允迪還至代州金人獨留茂
實兄陶亦在虜中粘罕聞其名將屈為用亦遷之
代復從宗師取其弟華實以慰其意嘗使諭易我
服又雖巾幘稍高者數人殺之屢加逼脅茂實弗
動爾莫能生還乃自為此詞以暴其志

孝友

張敦死賴延之以書弔其世父湛曰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
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雖離隔阻而情問無曠謂暮
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悼心
且惠惜痛足下門教敦至惠寔家寶一旦喪失何可
為懷

晉孝武即位詔曰
補遺 蓋
司徒故左長史張敦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喪毀滅
孝道淳至可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為孝張里

孟文龍辭元平章史弼等薦書
文龍未死斷首神明群公相國以忠孝文龍為群公
起將何以令今之事君者敢以死辭

文學

顧阿瑛自題其像云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
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卓行

湘東王薦顧協表

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
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
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于官人申其屈
滯協若執真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也矣

協卒武帝手詔曰大同八年

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闥內外稱善奄然
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
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

補遺　也

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

鄭思肖常贈人云

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
物也不變者道也

又云

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皆蓋超乎千古之上
与天地同流于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
活微命役于萬物死于萬變者也何足道哉

思肖自贊其像曰

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于洪、荒、之表以
為不忠不孝之榜樣

隱逸

則天徵史德義赴都詔

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真確沖謙彰于里
閈孝友聞于閨庭固辭徵辟長往茂陵之瀨多謝箕
潁高蹈嚴公之谷風操可知敦沃攸佇特宜優獎委
以諫曹

臨元發志侍其涓墓

士生斯世有進取出力得時行道功烈被于民者有
行義修潔退而講學為一鄉之善士者斯二者用舍
不同要皆天下之獨立君子也

補遺　又

雜伎

公孫聖占詞

公孫聖吳王夫差時人夫差興兵將与齊戰道出胥
門假寐于姑蘇之臺夢入章明宮見兩鑊蒸而不炊
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鋘殖宮牆流水湯、越其
宮堂後房鼓震匿、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命太宰
嚭占之嚭曰美哉王之伐齊也章者德鏘、也明
者破敵声聞昭明也兩鑊蒸而不炊者聖德氣有餘
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服朝諸侯也兩鋘

殖宮墻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隣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心不已復召王孫駱問之駱曰臣鄙淺不能占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召公孫聖聖伏地而泣其妻謂曰子何性鄙今王急召乃滂注乎聖曰悲哉非子所知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終壽命不意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詣姑胥臺吳王吾其夢聖曰臣不言聲名全言之必死于王前臣聞章者戰不勝走偉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鍑蒸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鋘殖宮墻者越軍入吳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室墟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遣下吏肉袒徒跣稽首謝于句踐國可安存身可不死吳王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椎擊殺之

補遺　芃

流寓

王僧達礼致褚伯玉　丘僧珍與僧達書

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栖不事王侯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

僧達答書

褚先生從白雲遊旧矣異其來比錄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臨滄州矣

烈女

上張白妻鬱生貞節表　白松弟

補遺

姚信

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耀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化使簡有全性必明俱著竊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絶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礼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于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于金石体信貫于神明送終以礼邦士慕則臣聞昭德

以行頭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劝善不废故士之有殊
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痛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
前詞上聞天厖下垂坤厚褒贊生以義姑之號以厲
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許邁別妻孫氏書

欸聞懸溜之响山鳥之鳴以為簫韶九成不能勝也
寓景青葱之下栖息岩岫之室以為殿堂廣廈不能
過也情趣所鍾志絶于此吾其其長別離矣

孫會書

愚下不才侍執巾櫛榮華福祿相与共之如何君子
篤其大義輕見斥逐若以此処遐曠非婦人所便昔
梁生陟霸孟光是携蕭史登臺秦女不舍衛人修義
夫婦同行老萊逃名伉儷俱遊豈非古人嘉遯之舉
者許君乖離矣

李氏女咏破錢詩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
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梅詢贈東禪寺林道詩

出入常携一古藤三衣粗重皱棱〻紅塵酒滿何曾
醉知是僧中第幾僧

蓑衣真人何中立詩

不梳頭不洗浴見得堂前妻兒哭或吟詩或唱曲富
貴榮華無所欲身貪道不貪六根常具足

又

活得三千歲仍饒八百年若逢旋合眼別是一山川

又

為問先生意若何不論寒夏只披蓑若人會得蓑衣
意一路相將相入大羅

又

白雲山下去山下強人多強人難説話拍手笑呵〻

又

丘雲樓閣在烟霞萬里崖峨是我家莫道太平無一
事自然平地有丹砂

又

水綠山青好去遊花紅酒醉幾時休轉頭不覺無常
別萬古惟存一土丘

又

寥〻香散綠沉風野地清閒到處遊買得四窓今夜
月達回認取主人翁

又

夜來斗轉与星移日出扶桑又落西自有金丹光落
落于人萬處有誰知

又

此寺何年造問僧丶不知下馬問香草拂塵看古書

詩

又

滿眼紅雲花又新年丶香散玉樓春時人笑我顛狂
漢戒更顛狂笑殺人

王會之墓志銘

王安石

君諱逵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人也常舉進士

不中去以所學教授于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奬养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杖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泰州軍事判官留為国子監直講兼龍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益有力焉岐国公主既嫁焉君求延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于書無所不覌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巻乾德指說一巻復書七巻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于是樞密使張公舉居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為人樂易篤于朋友故旧于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勸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于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与謀其歸其永安于茲丘

永嘉縣君陳氏墓志銘

王安石

陳氏于蘇州為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武之子其

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讚善大夫諱肴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逵之妻也昭明順善動有礼法以不及養姑舅也故于祭祀尤謹博士祿賜尽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妻御進之不忍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于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首類者求以為妻挟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哨感疾以死蓋吾聞于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于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氏者皆知其為賢而表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于

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卒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于閶門之西原銘曰

殺也從于此喪也隨以死歸義于命奚傷乎無子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王安石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祀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陰縣校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甚後以請知鄧州遂葬于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于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于河南不取一物于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象于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于吏部所施置為後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言郭太后失位稱詩曰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讓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諸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褊出數易請錄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常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為吾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棺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姪皆在而治衣櫛從二婿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宋橋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于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于朝而四人皆以材稱于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于景初等以歷官行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謝景回墓志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禮者為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為大父而兵部員外郎制知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為文

辞已可傳載于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卒世于漢東人莫不爲謝氏哀之諧兄以八年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穰縣五壟原之北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攻乎其爲良淬乎其爲精吾見其有吾聞其声如或毀之用不既于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户部尚書郁公墓志銘　　解縉

永樂三年八月五日户部尚書郁公薨于位

上遣官祭以文命工曾具棺殮朝一日翰林學士臣縉等嘆息称其才嗚呼公之哀荣始終國可美

國家所以待臣庶恩礼之厚尤足以激功于當世公之子孫豈不永有攸賴欤于是其子彬衰麻踵門泣而致公之治命請銘其墓噫公与予交二十年未嘗尔汝褻狎亦未嘗挾長謾敬礼于二人者亦自信爲識宴洪武二十二年予侍講華蓋殿中公始受命爲户部度支主事賜名新明年改户部司属十二年陞北平部郎中二十四年六月超授嘉議大夫户部右侍郎考滿

上于庭中称譽擢尚書授資善大夫十三年于茲矣非才而能之乎抑亦之盛福其祖考以來積累之慶非偶然而致也公家素饒財慷慨豪舉不爲齷齪吝嗇客樂于賑窮乏不爲德色洪武中奏事庭中顧被問天下户口漕運地里險易計數時日應机響荅無遺謬自謂刘晏以下不論也晚歲多疾乃時在告

上甚惓之公亦時自語予吾竟衰老恐旦久先朝露不能报國恩吾平生無卓異惟君知也幸与之銘其墓紀其荣遇而已嗚呼公非可謂達欤公蘇人也曾祖神和祖瑜父德字銘本公以至正丙戌正月十四日生于吴縣洪武元年祖父迁居鳳陽臨淮縣公隨而家焉公娶龐氏綜理家政龐而有楷彬家孟父亦克肖孝敬公嘗属之予曰他日視之曰

余故人之子即○予之荣也公墓在臨淮古城之原銘曰

古大司徒职惟典礼判授兆民豈惟會計惟公奮身非以豈弟恂恂怵爵祿之器歷官○年光宗後先豈曰有才有得于天豈無人孫不如盛福崇崇其所臨淮之麓

尚書郁公神道碑銘

國朝復先王之典礼所以付任才能用長旧典裁成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惠新故大小之臣咸称職業班班有可称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

以多暨亦国家深仁厚泽有以積累克称天心也嗚呼豈不盛哉乃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進士為中書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時引選官居華前請官不避即顧問可否輒以直對一日見鳳陽郁公于儕衆中貴貌瓌偉音吐濃暢威儀整齊知心異之上果賜名新即命戶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内帑賜予内直所与文淵閣相通也會嘗与之議論悚達經歷久相善也未幾公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是歲分為十二故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超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每奏事庭中—王

補遺　三九

青顧問天下地里陰陽戶口漕運之数民間利害無巨細皆響應無所遺謬在廷之臣莫不以難而謙然每事咨度其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人又莫不以為難及考滿益陞尚書益寬大得体不為瑣屑搜省善大夫表母歸葬甯客至者数郡盖公平生慷慨急于義饒財而好施尊礼儒生雅志喜交游不為冷熱变觀戚有急患雖不避治家有法綜理微密而不傷于繁雖国家能成人才如公之才亦可謂難能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于官—上賜棺殮祭之為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為榮公本蘇州吴縣人曾祖狗祖神瑜父德字銘本母某氏祖父以洪武初遷鳳陽公隨而家焉公妻朱氏尤善理家公于家事不以為言而井然有條無不舉公生至正丙戌正月十四日年六十子彬字孟文將奉公之柩歸葬鳳陽子臨淮公嘗託予銘其墓而神道之碑亦不可無刻也乃叙而係之詩曰

泰運肇開賢哲生巨細咸梅勲業成有奮布衣位六卿寬裕强敏豈惟承有善不伐貴不盈人道不悉天所矜有崇斯阡其永寧

吴山書院記

補遺　四　前人

吏部侍郎兼左春坊左贊善許思溫吴郡人也少時躬稼奉親讀書吴山出登太學為御史歷賍憲副遂擢今官于予有同寅之好乃請為文記其吴山書舍予平生之踪半天下恨不得一至吴中吴岩虎丘天平之雄峙湖海江湖之奇浸四方人物之都會每讀昔人之文未嘗不為之慨然太息也且夫人之于讀書也高道説學枕以為喪志者近務事功者弃以為無用於戲是豈當知讀書之理也哉自急而厭其勤苦者託辞以飾非句味而不達其義理者謗言以獲短故例以儒生為迂闊而以文辭為陳言耳究其心亦

未嘗不知之也故有因其心而直曉之有不报然而愧者蓋鮮矣是故文字之作天聖人開天闢地之机行乎陰陽而通乎造化萬彙之所鬼神不能遗者也而豈出乎此理之外哉而豈可指而謂之喪志而無用也哉六經聖人之書也諸史歷代之書也諸子百家凡能言者之書也下至商賈技術莫不有書搽其善者而行未有不善也自天文律曆地里農田水利風俗人材學校選舉鹽鐵細務皆有書皆所以集事成功者也自昧而不通者而可諉之哉六經所以治心修身治國平天下而為道學之本也自患而歎其勤者而可假喪志之心言以飾其非玩喪志之云為不精專者發耳不專志而務夸多鬬靡以為人也則又反不讀書之為愈此有激而云者而豈可謂書之不必讀也哉予覌生民以來未有不知書之聖人者予嘗以為流俗欺也許公之意與予合故仕既顯矣請為之記其書舍以為子孫後世功人使之有以起予讀書也為之記而係以詩

天開象緯日與星地奠川岳萬彙形義書一畫河洛呈萬世照耀傳六經贊傳羽翼衆喙鳴傳退貫一[illegible]重輕譬猶作室矩度程群材咸萃無奇衺曲可使直陂可平指顧左右集大成吳山屹立大古青書舍臨高疎牖楮紫雲紅霧棲前楹萬家玉樹森在庭牙籤歷歷黃金縢萬軸架棟明星熒斗牛午夜紅光耀天宫早歲曾躬耕養志餘力篝火燈布幃無黑積累成秋囊或貯山下螢有草如帶似走螢隐德自是通山灵時來九萬隨風鵬橋門辟水揚華英鉄冠珥筆朝承明綉衣持斧白玉京徒龍天飛掌銓衡春官侍從篤高停乃知讀書助修能萬事轉圜無歸凝他年有侍懸車榮錦袍山下濯冠纓買舟相送試一登吳中俊彥來相迎歡呼共覩公卿名鄉人子弟傳頌声

重作吳山書舍銘

南宫生傳

高啟

南宫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尽喪其資遂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溯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覓覽瓌怪渡浙江泛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横甚

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消人惡能勇吾即柰之矣即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尊下拜起為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過生客次頗生不下已目憎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懦遂引去不敢突冒訶辟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權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能辨奸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与人談論鄭必勝然援事析理衆中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得驗多中有言生于府府欲致生幕下不能淨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已當然喜事故在有饋酒肉五名客与飲唤相樂四方游士至吳察其賢否与周旋欵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輙令削積跳所之為請諸公間營其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妻名卿原臣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閨門將迎閫一室庋歷代法書周秦漢研唐雷氏琴日游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通鍾王惠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數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泊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釆名克字仲溫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替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喜尚俠末矣欲奮于兵閒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刻唐豪習隱默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得能之乎与夫不自知反遠遠道德者異矣

○右借章○谷南宮自書方册上抄之已未七月十○日

○○送張同知之官嘉定序　鄭元祐

吳為澤國獨吳縣為有山山峯起以環其邑𡽱烟浪多至七十二峯初予爲未入城吳猶宮于吳岩更今二千年故宮陳迹尚多存者登臨探討感念今昔未嘗不令人惻愴興懷也縣令張君德常係金壇文獻故家早以才器知名江表奉其尊疾避地來吳未幾徒步起家為縣丞遭隣境失守民心恂恂不安君雖丞其所以撫息之者逾于尹声譽日章遂陞縣尹使為尹李平時犹斤斤不易況單旅殘破之後乎德常之尊已老白首移孝以為政于一邑其惠及于民者真所謂息黥而補劓生死而骨肉無媿于古之人于是民氣稍稍復完今茲五閱寒暑政譽洋溢用年勞陞授嘉定州同知夫既尹大縣民戴恩德自宜守一州然犹任州佐于海隅者千尋之木棟梁之具晧然

匠石斧之而未之顧者期望者大也早晚拖之用且將柱明堂友清廟凝然荷萬鈞而無少饒虧矣吳人分題賦詩以送之而屬其爲之叙

沈祖母王碩人壽九袟序

子于父母其屬近其情昵其恩鍾故彼此之不顯易以款施而人情之所以感發而嘆咏者亦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又曰陟彼岵兮瞻望父母与夫堂構嗷親又皆屬于父子至謂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凡此聖人皆系乎父母之于子而祖孫不与焉若孫之于祖情非不昵也恩非不至也聖人設教忠厚之至豈不欲引而近之然其等威降殺自有不得而同者原夫尊親不以遠而可疏也不以近而可褻也故曰尊祖曰敬宗曰穆族職是之故孫之于祖其養當盖尊禮當盖庶情當盖致然自書傳之所紀載孫及養其祖者蓋甚寡由是李令伯遂著名于不朽也吳人沈君仲說自其先府君不祿于今若干稔矣顧其祖母王碩人綜理家事鞠育仲說以迄于成人今仲說年四十餘不惟請積學度越流輩至于履踐之素言行之實無一不求合古人欲所以奉其祖母者食飲溫凊起居定省晷弗異乎孝子之事慈母也今年至正庚寅碩人壽登九袟九月廿九實其生辰仲說具酒張筵爲碩人壽凡親旧里隣畢于清樾堂先于是天子賜高年帛碩人以九十領双練仲說用製衣碩人碩人雖屆期頤而神觀澄澈覩其孫子婦復令曾孫拜于前而親旧里隣無不拜相次進酒爲壽以爲世所罕得同郡錢伯行天台陳敬初董威奉書以慶而予後至衆靡以老醜俾序于篇瑞夫人之所以事其親者豈不欲致其養然未必有能享上壽而康强也使誠有之又未必如仲說能養其志而不衰也然則天將報仲說者有子有孫皆將如仲說碩人雖老矣行且見之沈氏其不昌大矣乎詩曰孝孫有慶此之謂也

長洲縣儒學記

至元三年龍集丁丑平江路長洲縣元同等言于大府曰國家疆理際天地粮饒之富吳獨擅天下什之五而長洲一縣又獨擅吳賦四之一生聚之繁財用之博天下縣未有壯于長洲者而縣學不建政教不修故自廿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大率富者侈靡而不知禁貧者媮惰而不知所向之方自非興學校明義理則將何以定民志善民俗哉今天下縣皆有學

獨長洲于旧里所在廢址之上未支衙門漫名之儒學然誦声不聞講席不設民生有餘富牧佃蔬圃其間昔孔子適衛称既富庶則必有以教之矧今與學勑士之詔数下而同等坐視其曠墜若此則豈有司承宣之謂哉奈縣無風備官無羸資窮見徽州路學教授郡人陸德原向常捐資建甫里書院矩度厳密列之學官而德原一屢一是無在縣境者誠得大府覩飭而獎励之德原宜于此無不尽其心者矣状上路總管高昌道童公名德原示所以德原作而起曰公牧吾民阜完吾民者至矣無不至今又將溥善教

漸涵之公之德意厚矣然則德原將何以荅公意哉惟罄竭心力期于壮厚高弘与公所化同垂永久而已耳于是授材簡工始于是年三月甲子更八月丙辰學告落成門廡深邃殿寢尊严斋宮講席庖湢庚帑一是大备先是瞻士廩饒未給德原復買田以足之于是吳人士与大夫公卿觀學之成歎息言曰長洲為天下壮學使其學聊且粗畧何以称男邦伯興建之意哉今學成实雄壮与縣敵則其人士藏修游息庶為称情也已况明守令為政知本末德原以儒者為學官事皆可書乃相率請記于予辞不獲為之言曰三代盛時吳蓋隨邦自泰伯端委而君吳久之而子游北學于中国自是声明文物煥燿四方蓋子游生于海虞而長洲則切其地也今學之成豈徒美觀容飾文具哉善教者本諸其身而已矣故子游之宰武城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郡邑令長誠能推是以修其身以及于邑之民將見民化政成風移俗美其秀民良士顧豈無子游之徒出而為邦家之光也哉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国順之此之謂也請以為記

白鶴觀祠堂記

国家混一之初世祖皇帝羅海内才俊用之惟成其或遺于是環奇磊落之士往往顯功名于當世若嘉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郡人張公正卿是也公初未冠即北上勝仕儀出殿廷出入禁衛成宗愛其小心謹飭賜名伯顏大德間出官江南累陞漳州路總管原公自膺柄用四蒞郡政一首监運同知將老而每牧名州至以清白謹恩見称恂恂有古循吏風朝廷推恩累世于是公大父海贈中順大夫清河郡伯大母何夫人贈清河郡夫人父憲江淮財賦副總管累贈廣德路總管母鄭氏封清河郡夫人室人沈氏封

同于姑公父子自念臣子所以报其君親雖瀝肝胆未足以鳌萬分之一矧人之起戚在呼吸間哉冨以別業之在郡城鶴舞橋之東者旧為宋信安郡王之藏春園也基頗宏敞近為建構雄麗而敎歸之太上敎法大道上以祝釐以报君下則立祀以报親初名之曰報恩道院旧植古松一株于井傍大已合抱高踰數尋二百年物也道士張應玄姑庐其下遂有鮮寉自東南來盤旋于空久之一鶴下峙于松弗去往歲作巢其顛大如百斗盎每晨長鳴屢獲奇驗張既羽化復請蒼趙貞士知微鄱陽蕭鍊師玄中皆克修虛淨玄妙之學而行之為人所推重而公益礼之俾相继主席仍割腴田若干畝飯其徒趙与蕭狀其事于朝乞更道院為白鶴觀冨宁可之請降璽書護焉由是白寉觀之名著于吳中矣未幾公捐館舍趙与蕭亦以此委蛻張弟子席應真博通玄典兼讀儒書殫構觀宇輪奐一新仍即觀東為祠堂以祀公及諸河伯以下凡幾主每遇諱日節序玄教薦享之夫公歷歆中外為時名臣其卒也史有傳家有廟祭有主然而公之神灵無不之所屬厭其施心者自非揭虔祠宇晨香夕燈則何以安公之灵也哉觀之始末學士楊公已為記故于基宇所設道流所聚則益畧焉席羽士惧更久而張氏之厚施祠礼之报享併所以自別于道家者非勒之金石則何以章示後人此祠堂記所由請作也張氏世居吳長洲之相城公之嗣子都中以蔭授昔君岩州同知克世家業云

福山東岳廟興造記

国家思所以惠安元元莫若慎選守令于是浚儀王侯景以至正戊戌授平江路常熟州知州蒞政之二年化洽德懷民用大協百廢具舉故福山東嶽廟著興造之績焉按福山距州四十里而近枕大江即唐之金鳳山也後以山形如覆釜復与福声相近因名之福山云山萃起于海隅之邦鍾秀深特宋仁宗至和初邑人建東岳廟于山上已為吳下叢祠之冠哲宗元符間復拓其規制而侈大之及高宗渡南金兵追逐不少置東南郡縣悉被焚蕩而福山廟与常熟縣廟然獨存吳人益神之紹興二年邑人請于知縣施侯已崇大廟制以荅神貺蓋岱宗遠在魯而福山則宋京畿近地東南士民奔走祠下乞灵祈福于是福山岳廟遂為泰岱行祠之甲宋入職方七十有五年矣而王侯來為是州廟制非不宏大也然歷年滋

深棟宇腐撓舟艧黮昧侯即首指表布之龘以與率
州人士撤去弊陋一新廟制而檐以垣墉先是殿無
前軒侯建屋若干楹廡朝謁拜跪有餘地仍為若干
楹以祠福濟李侯王以國家漕海運鯨波萬里惟天
妃是賴爰即廟之左作天妃宮復別建方丈之室以
居司廟之人又作官廳若干楹以待守土吏歲祀之
日焉竊惟福山岳廟由始建至于今茲三百餘年矣
顧未若今日之極盛而甚完也予以見王侯為州有
餘力為政有餘暇神人于是誠有攸託則侯之賢其
可泯〻無聞焉礼五岳視三公至唐開元中尊封五
岳如王爵及宋祥符五年遂加帝號國家一天下礼
秩百神復加徽號以著尊崇之盛典夫岱宗既在魯
由魯並海岱東諸侯凡尸寡权以福東土者要皆泰
岱宗而主之也則岱宗于東吳有祠而恩澤以封内
山川限其遠近乱况福山鎮峙海虞粮儲之富當東
吳十之三自非明神依憑山川以出雲雨歲何以能
稔民何以能治國家何以能有所籍于無窮其為之
記以章明神之休以著王侯之美匪誇詡也覽者因
宜謹撰而無忽

西斎

簡材順心菴記

普應國師道振東南時所至為室坊一切奔弗居顧
尋山厓水阻草棲浪宿以自遁逃其聲光吳江簡材
在震澤東南陸土腴而勞阻由垂虹橋望之其烟林
聚落可指顧見也比丘理悟再世有其地可三頃餘
草苫田廬僅蔽風雨而悟未視髮時嘗一再延國師
居之俾之安禪而却掃蓋悟雖生長大家而寔心慕
宝宗來參徒步登天目登國師剃落爰即是為順心
禪菴而寔徼師悲願道力開創厥始庶永其傳已而
國師示寂悟于初心尤益勤勵寒暑一衲晝夜一箪
草衣蔬飡破弊捐悳同門禪者喜悟翻然委順有若
此也于是智者畫謀朴者効力撤去旧小遂成精藍
一事素堅不事雕繪屋无鱗比出哇町中居者晝而
農夜而禪甽澮溝塍近在檐楹粥魚琴鐘吞响風水
其三時之勤為終歲之須要皆食其力而非苟取于
人見者以其役力而休心知其為勤行道者之居食
其力不足則買田以給之十方禪人挐舟來者飽其
飢而憩其勞俾之安居究道而期其必契必澄為主
菴席者必志願敦確僉議允請其隸事徒衆則率循
菴規分掌庶務其條具碑陰夫悟堅廣施心不惟不

有其賓現其扙寘枯寂且將不有其身誠以佛之道溥博周徧公天下而非己得私現于此而知易之爲卦矣夫同人于宗而有吝之道及同人于野而亨宗狹而野廣也茲則儒与佛其大致雖不同然其道之行俾人不狃親其親而子其子則亦未嘗不同也今是菴當震澤風水之會其來者非有一日之契也然以其規程一出于公而無私覦者固已思過半矣況因師之道厚大深宏可以蔭永久而底無窮則是菴之期于弗替可保也矣

桂蓑亭記 補遺

宋丞相富文忠公其子孫渡南而散處者往々有之及江南入賊貢故家遺櫬往々寄跡于釋老異教而公之諸孫紫微者爲道士于吳江之昭靈觀爲屋不百楹而神明偶像居十六七州境既狹而紫微又不樂于凡構接恒飄々有凌雲之思謝去而未能乃于州東雪灘之上結一亭甚隘衆以綠莎僅庇風雨婆娑然偃如一蓑之懸也遂扁曰桂蓑蓋將与三高神遊意猶未足則又繪仙山訪隱圖寘于中若將尋真蓬萊訪其師安期羡門于雲海之上以究竟黃老家說而成遐舉之願也其与紫微方外友也乞記予固

之左爲之說曰神仙有無不可知然自秦以降世主每甘心焉使誠有之其神靈長年變化于兆朕之表寔必山林岩壑之間哉豈山林岩壑幽間深閴人跡罕到仙者乃始樂居之世固有高世遁迹之士膠其光而不耀却其名而弗居俯仰以自樂優游以終老則山棲樹巢不厭深密者古蓋多其人未必一一皆然也槩亦隱者之流耳夫隱者如沮溺荷蓧之徒雖聖人不能語之化其卓識遠見世蓋有不得而聞者今豈無其人乎紫微訪而得之某雖老尚將從而竟問焉

純素齋記 續沙寺

楚漆園吏以内聖外王之道歛之于精神純一之中乃曰其人純素可爲真人夫真人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世悉有若人哉蓋指此心而言也人之爲心湛然純白一念萬年則雖賢聖爲佛祖要豈能外于此哉東晉遠法師在廬修山念佛三昧謂之修白業大白与黑對晴還黑日明還白雪々山大沙門教學佛者至矣盡矣又豈待予言哉吳僧如瑛者號白石潔素而好修依止續沙寺毅公丈室爲侍者乃取漆園吏之言扁其齋居之室曰

純素漆園之言不惟是而已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正止漆園著書時佛之爲教東震且未之聞也良以佛教寂滅而莊助老氏者其教清淨而虛無要不可岐而爲二雖周之書肆行而与其言自相脗合也瑛也浣濯其心身服膺乎佛祖之所垂訓則雖拾薪鑿石山顛水涯精進不惑則將見純白真人無二無雜我即真人真人即我雖佛与祖亦何異哉瑛年未三十能精進不退定以予爲知言至正己亥玄月朔記

虛白堂記 葑門東西隱菴

補遺 五五

西隱菴在吳城葑門東一舍而近郡高僧賢哲翁之所建也菴非有廣殿修廊之弘麗然當江湖之會文漪鷺瀾天光雲影朝夕滉漾欵蕩于几席間蓋亦精藍云其徒在別峯于菴東南敞一淨室扁曰虛白索予記之予嘗讀莊周氏之書曰瞻彼闋者虛室生白謂人能遺声色之雜去嗜慾之擾而一任夫性則道集太虛之宅而純白生焉其義若此周蓋老氏之流別峯佛者也老佛果同道乎不然老之道清淨亦在乎養性佛之道寂滅亦在乎見性〻無不同与生俱生而不可不養者也苟能養而有所見則本性虛明聚天地萬物莫逃乎明鑒之下何虛之不生白也也別峯寂然燕坐是室以息群動則必心靜性灵四維上下皆成空虛雖晝之日夜之月其光明亦同普照十方矣何有執着乎何有垢泥乎佛乎老乎莫之同乎莫之異乎此少林指以單傳而神光遂入于雞足山者其能外此虛白否耶姑反訊之用以爲記

芝雲堂記 顧阿瑛

補遺 奚

東崑山東瀕海在吳屬邑獨以產石知名海內地志謂山旧嘗產玉〻出河源萬里外而謂玉產是山其信否不可知也然今產石而不及玉其孚尹秀潔之氣宜有人爲得之邑良士秀氏非無有也然而農桑于田里者或失之朴爲士而攻于文學者或失之鑿工賈末業不齒焉若于精于士習而不鑿以求異安于田畝而不朴且卻惟于顧仲瑛氏見之顧于吳爲著姓自吳丞相雍以下代有其人仲瑛家界溪〻望崑山裁十里許其家雲雨蒸烟嵐近在目睫間仲瑛家于是蓋累世矣內附後倜儻非常之人往〻自置青雲之上于是仲瑛之大父泉其諸從父皆紆金紫肖顯赫〻使仲瑛少發其所蘊出爲時用高可爲名卿次不失爲諸父顧方讀書績學臨帖賦詩堂序九棗刊三代彝鼎唐宋人書画觴酒爲壽以恭其親且

築室于溪之上得奇石于戚氏之洵緣圍態度起伏視之輪囷而明娟既似夫天之慶雲其攣拳而秀潤又似夫仙家之芝草乃合而名曰芝雲遂以其石樹于正寢前而名之曰芝雲堂夫鄉雲芝艸世以為瑞矣然雲氣之散聚芝草之榮悴豈能久而不變哉惟士君子積其所學尊其所聞孝行著乎閨閫德業彰乎里閭推是美也譬之珠與玉焉玉之蘊石珠之藏淵其光氣自有不可掩者吾知仲瑛蜚聲騰實夫豈久淹于吳下者其為名卿而繼諸父有日矣幸先以予言勗諸芝雲石上異時与彝鼎旂常併為不朽矣

補遺　五七

夫豈鄉雲芝艸之謂乎至正己丑秋八月望遂昌山樵鄭某記

讀書舍記　顧仲瑛

君子所以貴夫讀書者豈徒誇多鬭靡而已哉豈徒博聞洽論而已哉豈徒科名利祿而已哉蓋三才萬物之理興壞治亂之故名物度數之詳動靜消息之故是皆非書莫能載故善讀書者其于理無不窮于故無不覩于詳無不考于故无不知夫若然者抑亦可謂繁且多矣然不反求諸身而會于約則豈善學聖人者哉故君子學欲其博守欲其要讀書者舍是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然竊論之唐虞夏商之時可謂至隆極盛也已士生其間豈非一一本于書也至周而文大備及其衰也聖人出焉六藝百家莫不折衷于聖人而後定由是之後觀于詩性情得其正于書而政紀得其宜于禮而敬于樂而和于易則有以驗陰陽于春秋則有以定名分是則聖人之功與天地高深迄于今而不墜者由書始傳也書之功若是善讀書者即所以善學聖人也更秦書燬泯盡而無餘漢更武帝表章六經及其衰而學者讀書之效至以清言而高談扶持人極與漢相

補遺　五八

始終然人自為書家自為說遠乎隋唐而迄于宋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象犀珠玉之富車旗廟朝之貴河海山岳之深厚風雲雷電之變化可謂衆且多矣然未有不本乎經根乎理以擅專門名家者也書至此而不勝其繁讀之者累日窮年而莫之莫竟自非善讀以致其博善守以歸其要則將何以哉吳人顧仲瑛氏家于崑山界溪之上凡所居室藏修游覽莫不皆有題扁之名至于其所藏書而繙閱之所則曰讀書舍其所志以揭于両楹者則曰學時時習德日日新予喜其有志于讀書也然則本末兼該內外

交養則必本于反身窮理庶有以驗夫三才萬物無一不備乎吾心以吾心之所固有推而達之家國天下所謂成已之仁成物之智非善讀書者不能也雖予老矣且將扁舟過仲瑛以扣其所造語仲瑛必有以語我至正庚寅秋七月記

玉山草堂記「顧仲瑛」青文

補遺

昔王摩詰置莊輞川有藍田玉山之勝其行里館皆編茅葢瓦相參以為室于是杜少陵為之賦詩有曰玉山草堂云者景既偏勝詩尤絶倫後六百餘年吳人顧仲瑛氏界家溪〻瀕崑山仲瑛工于為詩而心窮慕二子也亦于其堂廡之西茅茨雜瓦為屋若干楹用少陵詩語扁曰玉山艸堂其幽閒佳勝撩檐四周盡植梅与竹珍奇之山石瓌異之花卉亦旁羅而列之堂上壺㮣以為娛觴詠以為樂葢無虚日焉過客有適其家者即草堂以休偃者仲瑛乞為之記客乃謂為之言曰夫物貴乎有初其來尚矣在邃古時所謂標枝而野鹿久之而始知以常蔽及夫上衣下裳之日亦何取乎方尺之帛以蔽乎膝之上也然不若是不足以為之法服亦不忘其初者其意可見窮以上棟下宇之始也其草若以為室當必在乎陶瓦之先今而葢瓦利百倍于草也其棟桷以乘屋者嘗者不得已也若仲瑛葢瓦而室者且數百楹鄉比而鱗次若波水然〻猶搆此堂者豈但追慕少陵摩詰乎葢亦古人不忘其初之謂也仲瑛嗜詩如飢渴每寓心古初哦詩草堂之下既已成篇什又摸繪以為之圖今復命客為之記焉其于草堂拳〻若此勢且与浣花溪輞川后同擅名于久遠旨將不忘其初之謂哉客者遂昌山樵鄭元祐其為之記則至正九年秋九月一日云

前平江路摠管道童公去思碑代貢推官作

補遺

皇帝即位之二年恩𢓲祖武復改至元上顧念萬方惟東南富庶為天下最若吳之賦入則又為東南最于是以通議大夫信州路摠管高昌道童公來為平江平江土壤雖沃腴而頻年暵潦民氣破傷重以貪殘役作費出無藝旧號然并而以財雄吳下者數年來困于誅求殫于掊剋至蕩析奔潰父子兄弟不相保公至吳之明年夏大旱公宿公署屏酒肉恐惧修省祈哀百神吳當南北衝送迎謁候無虚日公畫盡人事夜秉革鞭或單騎蓋暴露奔走以請群望而以時謝而積陰以風稻固虐秋公曰吳民困久矣茲歲

又大役使重掊民推肌骨涯髓腦亦無不聽今然豈
聖天子選以牧守以字其民之謂我屬邑以災狀聞
公遣僚屬出覆畝戒之曰民爲國家赤子今誠飢虐
爲之父母者不聽其飢啼而以飢啼聽謂之爲父母
之子子國若是乎今若覆畝必以實聞時廉訪使者
朶夕公按部吳下聞公言是之及使者身出覆畝所
在災狀無少不讐吳多四方寓公喜持重短長往時
郡守至必伏謁其門日覘其所言少啼意輒構飛語
煽禍福公至吳則曰願已無少懲何恤乎人言一切
繩之以法僑居者往往不堪遂身至京邑言公妄以

歲凶誣朝廷事聞乃遣近臣御史秉傳南下鞫究處
寔時公已陞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財
賦府治臨安公與吳之僚屬皆遠至檇李近臣御史
評詰公則其所言皆妄于是朝廷罪言者而公復還
臨安三吳之民手額南望拜公言曰儂等困瘁久矣
今寔歲役儂飢使公屏自顧惜不以實聞則儂等何
從生活我其間欲以害公而併及吾儂者自非公淸
强之寔有以孚于人人則何以能感動近臣御史不
貽儂子孫萬世大禍我然則公之于儂生死而骨肉
有不足踰者矣于是合三吳之民願立石道左頌公

去後思不忘之心以式示萬世其民之老自吳走寧
國乞予文其寔曰檇李廷對時予在焉固不待父老
言而後知也父老則又出事狀以示予予以儒素備
員平江推官與公共事久讀事狀無一不讐者然其
大致則有四焉持身廉燭理明決事敏待人直由是
吏悍其威民懷其咸惠而亦民遂有不能忘公者矣
謹按江南征夏絲二萬二千餘斤歲立三限收足其
間並緣爲奸民受其害公設法周備備格六月而夏
稅足徵吏獎爲戢吳屬邑下有民訴于其邑而邑不
爲之直者于是訴于公公置籍籍民所訟言與夫民

訟之未絶者送之屬邑務得其情而早決遣之訟爲
之簡稅務月虧庫課郡遣官監收則務司掯抑商賈以
足之次月則復虧課弃公至務司悍公威明而虧稅
之患爲之頓絶郡素冒侈百姓與寓公宴客排辦皆
出于坊正坊正者郡富民輸充宴散家奴留其什器
酒坊正出鈔乃得什器還公正身率物私第未嘗宴
客人家宴席爲之稀少坊正獲少蘇云酒課户供蒸
席必上等名酒公一切禁止酒課辦集郡以七倉儲
糧歲設所謂秋庫（庄呂切鑿扁又音綠）斗者百三十人皆積年在
倉蠹納户者公悉逐去之選富實誠慤者爲秋斗倉

盡為之一清民輸粮七倉豪右屬官吏初限皆細民
其輸粮也石加五六斗不能足豪右至末限什僅納
二三却用細民多輸者足之公設法初限必大户齊
足而次及細民七倉屋建于宋歷年滋瀕歲科里正
修葺率具文無實公曰倉不可不修〻之不可若是
其苟也于是躬督倉屋役百工具舁撤去與陋仍復
堅完識者謂七倉可以數年不修蓋省惜民力之一
端也官以俸養廉礼也而郡科助筵賂客吏庄占月
給公筵宴既寡亦不徵饗過客吏倖始獲入其私各
官卒使率多猾悪少年公先逐其黠事卒餘多望風

避去郡用物和雇和買官償其值動經歲年公至物
栽入官鈔即償民〻大便之郡為三吳腹江湖海相
通胥公弭盜有方為政野無狗驚之盜公化所被也
以至于瀕海軍船給驛舟時郡庠之養士粒米却野
之功課農桑与夫鈔庫泉貨軍士器甲凡經郡守所
按治者在他人一事已足書若公之惠民者其大者
百世不能忘也故其餘皆畧而不書若夫田野墾闢
流徙復業奸訛遁迹良民莫枕事皆具寔且存章又
皆畧而不必屢書夫今官于其土者其去也率多樹
碑頌德美及夫深究其寔則多諂訣濫詞豈若于多

所把錄者為目所親擊也近臣所鞫問者耳目所親
逮也然則民所称頌公者非夸詞而益美断可知已
公世系出高昌望族由儀直殿省初命宣授承直郎
中書省舍人一再為監察御史比三僉廣東山南康
訪司事及今之為平江也凡十有三命于朝矣歷官
不為不多隸事不為不精然公家甚貧至無方田以
耕無區宅以居其為平江也譬將崑崙玄圃而瓊瑤
瑛璧無所不有而公一無所取可謂烈丈夫矣宜乎
其民思之不忘乎是為銘詩使鐫之石其民之治涵
公之厚德者歌之有以興起也詩曰
東吳耽〻啟

士之會搜金畫市闤領北南授身司冠意仍所甘六
十年閒民牧代有誰如我公有則有守持官持身其
力糾〻辟之泰山岩〻其石萬園具瞻咸穫是式孝
儲霄漢育混荊棘公來東吳同日以月日月照臨撫
有映徹公思在吳億年依〻公去而思民罔或遑金
晶玉潔試以太阿不缺則折公思在吳以日以月日
月照臨撫有映徹公思在吳億年依〻公去而思民
罔或遑公始來時民拜牧守公既治我如親父母中
更豺虎角蔺我首事昧而車蓋思我公不來我淚盈
睚眭戴公思以死以生我死有子〻死有孫子孫億

年公恩長存樹石道傍以來告者我思我恩豈其自
我善法我公誰云不可知也

前海道都漕運萬戶大名邊公遺愛碑

國家以天眷錫福爲萬祀無窮之丕基故中外之臣
僚慎選蒙學任亦必清慎端重維持調護上知欽承
天心下知愛養民命庶乎同心同德均固福祉不則
何以扶陰平佐休運今夫海天下至之陰也而國家
歲漕東南粟由海達直沽自非天祐休顯凋示川后
效職致命則何以必其無虞也哉京畿之大臣民之
衆捧山航海雲湧霧合輳聚輦轂之下者開口待哺
以仰海運于今六七十年矣國家以其事大任重于
是開漕府于江而漕臣之選尤難其人清特自守者
隘渾學不遂者迂任者或傷于刻激能者或缺于廉
隅茲四者求盡人事尚未可而况于出布皇灵以當
大任以培休福哉元統元年天子南面思得漕臣以
分顧憂于是報吏部侍郎大名邊公出爲海道都漕
運萬戶佩之三珠黄金符乘傳至吳下公曰海岐領
徼民生雖殊其出以給公上義也至于樂生畏死則
皆天性然也今滄海漕粮所謂船戶者國家雖捐金

以雇募之錯之水脚錢然聞之萬斛巨艦崔嵬如山
勢非不高且大也遇風濤作時掀舞上下若陞重雲
墜重淵不啻揚一葉于振風耳當此叫呼神明以救
死瞬息自非天朝厚福則雖勇力机智超世絶倫槩
皆無所施直拱手帖耳以待葬鯨腹其危若此而亦
于歲春夏而運冒萬死不顧一生亦可念已于承明
命來爲漕民父母忍不思所以裕養之蘇息之也哉
先是江浙行省降散水脚錢貯之平江官庫方俵于
時公遽患廹鈔多不堪用鈔貫或不足漕民病之公
移文有司躬至庫盤勒檢視于是鈔無不堪用與不

足之患民使之猾徒詐增新造船[illegible]之補置吏相与
並緣而旧船户虧元額与夫歲附運香糯并財賦粮
羅用之家不得与而其利歲爲富完漕民所擾有公
設法爲之防使水脚之利溥被于强弱高下乃令探
籌自取而吏不容其奸漕海轉輸古無有宜有尸冥
权于冲漠者于是建灵濟宮祀天妃祭扶視海岳有
加每粮船遇風舟之人望拜哀號必踏神燈降舟之
桅樓其灵迹章如是故所在祠祭惟謹而在吴爲尤
著太倉之周涇灵濟宮尤大每春夏運行官躬率漕
吏守土吏大祭祠下必慎選技旦而卜之得吉卜舟

乃敢動而豪民釜侵占官防虞水濟而屋之累欵政
莫之問公撤濤上屋而土始大完祭畢灵濟宮官吏
因燕享什器耕集皆出于坊正單皆散去奴卒旁午
擾窮公獨坐不動督視盡取什器乃出推公愛民之
心形見于酒酣燕散邂然不干已之際頗能若此宜
其于漕民無不盡其情焉若夫舟大粮少而舟中百
需無一可缺者公則命併運起發以至于民旧造船
則以民姓名號其船歷年滋深遂令子冒父諱孫冒
祖諱公一一爲正其名凡若此類公爲漕民曲盡其
情者皆可推見也故公臨漕府三四年聞漕政無不

修漕民無不悦民心和于下神心感于上于是海無
惡風漕運直沽群艘畢集一無驚虞天人祐助所謂
維持調護均同福祉于無窮者豈不信哉公仕宦垂
四十年廉介之操清慎之寔不惟衆所推公而公亦
以此自信之篤也故公之貴能貧約而能守推此言
之非癈之有素持之有道其能若是哉公代之明年
夏運犇風怒雨船多覆溺漕民思公善政遺愛自非
形之善頌勒之金石何以章示永久垂之無窮於是
爲之頌使鐫諸石頌曰稽首漢吏如何君公方在
職時無赫赫功及其既去民思不忘譬彼桔槔雨時

矣肩捲水旱田功莫与京公來漕府既章国程填以
惠安既以顯明措民戴公以保其生于皞林林萬檣
蓮蓮轉海北上南來其風天吳潜鱗飲鯨帖首蒿師
下碇仰瞻北斗以達直沽神京用饒萬井炊烟雲散
林藪户曹計功歲書上考是皆我公善綏其紅民心
悦豫国計斯阜神人依公驩喜噎嘔方公在政民不
如有及公既代民病疾首今公既往參東国鈞漕運
思公靡間神人公不復來川示肆嗔埶濁啼號哀哀
水濱求如我公敬神勤民如在庭冬妄希陽春公佐
天子畨畨老臣悵否俞張民氣用伸豈獨漕民爾解

戚、舉萬方惠和休祥日臻、

長洲縣達魯花赤元童君遺愛碑、

高昌直西北為城郭諸国首称其人材出當休明服
勤王家大而輔相廊廟小而長貳府縣班班輩出如
星麗天可謂著盛也已廟廊公輔勳書太史此不必
言其散而試諸長貳府縣大小職任有輕重事務有
既殊才任亦異槩可推見也已独長洲旧為平江望
縣其以里計未必數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財計未必
男尽田女尽蚕也其秋輸粮夏輸絲也粮以石計至
三十有萬絲以兩計至八萬四千有奇餘蓋略之

補遺

也使錢鏄尽翻其町畽桑柘尽植其垣塍然後輸公
上者乃可以無缺也柰之何閭田情農与水旱更相
病然則其民力如之何而不瘁哉故自昔號為并羨
及今至無遺壞以卓錐無片瓦以覆首者失其因蔽
之極若此而国家兩稅銖黍不可減然則為是縣之
長民者上何以逭責下何以逃怨哉故每歲將終大
府往往檄縣長貳俾之督稅不少貸民窮無可償
官至脅朔所授書羅棗補究弗悼也意官吏害若此
縣之人當何如哉乃至元仍紀元之元年高昌元童
君來為縣之達魯花赤歎曰禍甚獘支甚瘦非殫竭

其才智何由集事哉于是日至野次召農父老相高
下驗肥瘠謹淺塞學培糞躬勸其力之稍有餘者出
飲食以饁之策勤惰而別之嚴其程役時其賞罰其
堤防不敢于水工作不漬于成矣則又課田之瀕江
而枕湖者不能必其無風濤之虞也更料以蕩課而
民力或少蘇初至治三年行津助賦役法所謂津助
者田畝什抽一以助役二十年間田留易主屢遷而
役志仍旧殊為民病君考之縣素驗其消長而均征
之君資精明善記憶吏毋敢欺于是民謹趨事而及
期而粮已告足先是縣理所在郡東北隅縣治既

補遺

附大府官即理所旧基而為縣學其室民至墾畜牧
佃荒圃其間君曰今縣學有學官有弟子員而學宮
不可以缺者特空名將何以謂之學于是建言大府
劝募嚴州路儒學教授郡人陸德原鳩建礼殿講堂
四齋而廡計為屋若干楹李成處無以養邑士也復
募民捐田以饎學君莅事明聽察明鄉者君嘗同知
常熟州民已称甚果斷故于吳俗習悉知之大抵吳
俗剽輕而嗜利里胥田主其征粮佃客也寬則慢猛
則斷甚至傷支斃殘孳息聽訟者不察往往為其所
矯誣君既得其情故于征科之際民不慢令粮以時

集大政爲于平安易行之時雖中才無難者惟是甚
弊而莫窺其迹甚僻而莫先其隙隐之于將潰匿之
于垂敗理之者急則傷刻緩則流於迂若君之理長
洲譬之用藥然膏肓鍼砭既已既其會俞通其將滯
又若衛生之經將養之術固君素具而深練者使其
久于斯邑生當其人而逝之涇晦其人而撫之則其
頓連而瘁瘠者且將優游于樂生之域矣無何君以
三年告代縣之人念君遺愛不忘者匯樹石于學則
後之來游而來歌者何以知君惠其邑之深及其人
之厚也乃相与磬石而請文于予辭不獲肅序如左

乃係之詩曰 泰伯君吳瑞委初其民伍、樂方蘇
至德渾成与化符矣魚乜首問爭塗沃壤而擅稻蟹
區後至財利紛相囿長洲爲邑割之吳考之縣賦天
下無嗟耕寸織殫其力剝湮肌髓骨先枯北庭元君
至則吁譬医製劑藥其痛彼壁方執膏肓搖君施乇
鍼伐其隅起偃使直躄使趍謂医非良尔則誣歟三
星霜歲月徂正猶少愈病復加君不戒由戒孰扶顛
連羈旁孰非夫倚君調護保厥軀君方翱翔上天衢
丕主顧憂民力瘠乞君早登朱轓車激水活我涸轍
魚懷恩不忘此其粗 伺君侯吳筆屢書用章官程徼

其餘

重建天妃宮碑

天地既左海故百川混費歸東南而海之功用遂与
天地配然自陶唐氏以迄于今王者出而御極蓋非
一人至于宏大之量包海宇混南北視鯨波萬里猶
一掬龍伯九瞷猶一舍凌駕溟渤責成歲功久之無
虞如我朝世祖皇帝者也爰自定都于燕歲漕東南
稻米將由河渠以達畿甸則道里遠而勞費大積力
久而用功多于是納海臣之請斷自宸衷始創海運
方其波平風順一日千里不踰旬日即詣京畿斯寔

國家享福其播地際天取道于海若執左券交相付
然風濤有所不測雖何流之細猶不免況于海乎設
使飈風鼓濤鯨呿鰲抃天兆地掉萬斛之舟輕于一
掬當此之時雖有絶倫智力亦必拱手待斃哀號籲
天呼呼神明救死瞬息粵有天妃肇迹前宋著灵于
我邦家亟揚神光出于腥霧其光燁煜謂之天燈飛
泊高桅不令墊溺舟人稽顙咸称再生舟還順濟其
灵顯白章〻如此于是列聖相承累加封號爰即江
海之要建祠安灵若夫路漕灵濟宮則尤典礼尊崇
者也蓋海舟歲當春夏運聚集刘家港而路漕寔當

港之衛故天妃宮之在路漕者顯敞華麗寔甲他祠
國家致重漕餉既開漕府于吳歲每分江浙省宰臣
一人督餫當轉漕之際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咸集
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後敢于港次發舟仍即
妃之宮刑馬椎牛致大享礼饒醑牲肥醇酎寔薦鹿
羞畢陳絲声絃金石間奏咽軋簫管繁吹入雲舞既
歛闋冷風蕭然填境虎臣卒徒擢舟揚舲撾鼓鈠金
响振川陸文展武齊群拜聽命而後舉由是建宮迄
今五十一年矣神人願歆歲仍旧章罔敢或忘乃至
元仍紀元之五年水嚙方坊日就虧圯翼宮周序間

補遺

亦頹壂爰歷五祀審以宮迫海濆波濤浸淫工莫就
緒今至正二年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燕山周曹公寔
董餫事漕府以有事于妃宮告公即齋沐登舟拜節
祠下顧瞻宮宇之弛惕憂形色五謂臣子前戒飭之
曰朝廷展事天妃潔蠲明誠牲帛器数樂度舞綴悉
有攸司載在祀典至于列聖歲遣近臣錫金函香事
事孔誠执恐曹至今路漕岸坊崩虧若此夫臣子之
於君父每先意承顏尚惧或失殞今豈得自安我漕
臣对以非迁宮不可而迁宮之費甚繁計無從出爰
積漕餘得中統鈔二萬五千貫計貲量工什裁二三

無何刘文明者覘于庭拱而言曰某常熟所海船户
也蒙神庇庥漕海積年衣食粗給今参政公勵精于
漕府群臣尽瘁于下事神恤民可謂至矣欲從神宮
頹以已資合今漕府鈔悉委某料理洎完畢焉庶微
川后安灵官政尽美于是公与群僚咸加奬予退而
文明相地于神宮之稍西乃徙宮其上土埴燥剛户
向高爽經構于是年正月裁二視翔周告落成殿寝
言言門廡崇崇與拱森齊丹雘朗潤凡兹視旧加壯
是歲春運達直沽無一少損文明念旧址已圯歲久
自非分省明公督責嚴切省幕都事王公慶緣之常

補遺

時爭参賛明敏漕府群公克承公志则是舉也幾何
而得就緒文明既蠲以祀天妃之聖灵以及官臣之
庶績庶幾神人相与取信無穷若天妃之氏族灵異
往往散在傳記故兹不書事既終于石復為迎享送
神曲以繫之其詞曰 淼為洲甸海脉精灵淑生川
后兮川后生赫明灵帝爰命尸滄溟兮滄溟大森秘
怪既咸若不害兮川后来御雲旂從群龍耀金支兮
川后馴海若馴廟食饗千春兮海安流漕政修寔截
甸吏千秋兮后灵妥恒福我新官成璨灵瑣兮后馭
旋雲满川依皇元千萬年兮

慎獨陳君墓志銘

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積學服膺儒術然以隱約終其身至叔方父三世于茲矣始予東入吳識其尊人亭極先生沉潛問學淹貫群經年已髦會諸生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于與先生有縱私之契而先生長于廿餘年先生降屈齒德時相過從高談亹亹不絕于予君一年之長而君能以文行學術結知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欲敝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東壹卑大所能致禮也君尤篤孝每館授歸其膝況不但中裙廁牏若夫溫凈定庖則其上世蔽風日者至于修𨼆飲食之奉必舒庖烹調固貴有所不計也以故老先生壽体康寧無少不如意者君能力孝其爲文以經爲集貫穿史百氏蘊其菁華以立言其爲詩尤刻苦精練本之以杜而參以唐諸名家在宋則尤喜陳黃至于尽思之盤礴裸委山林泉石幽篁怪木各尽其変態然貴當以抉而求之者雖百金不与一筆兼之襟度洒落其割三牲以奉客亦有膳菓豐潔与人交重然諾至正壬寅辜月五日卒享年七十娶費早世繼夏生二子長訥先殁次謹女二長慧適俞沂次清適曹敬謹以卒後十五日葬吳縣靈岩鄉朱墩之原曾祖考德一配張祖暹配柳亭極先生諱滌字徽靜配周君諱植自號慎獨叟朋友私謚曰慎独處士謹乞銘于予爲序而銘曰士而處矣久當奉矣吳胡爲乎更三世而益偪也身雖屯而道則光豈得于天者而嗇于人耶既以有行有言無磷緇矣其示不朽有堅珉矣尚何痛慟有弗信者矣

王處士墓志銘

中吳山水深秀自昔多古仙神人其最顯著則王方平降蔡經家又如王可久交曹酒研繪遇星宮七真雖玉壷縹緲不得飲而得嗜大棗其骨遂仙事載郡乘豈虛言哉近日王處士蓋亦仙者類其先本會稽人大父以上皆宋衣冠世胄從居吳長洲之永昌後濩耕游釣鼇縱浪大化浩然自以爲葛天氏之民而独好飲酒尽擺脫世故以自適于酒而扁其室曰醉鄉當其時悲穷欢達興壞理乱曽弗慹毫絲心世降習婾非達人曠士可以外骸形齊物我也于是其家不能無睃削然猶嗜酒不問有無其孫嵩能自力于學博洽淹貫鄉人士推重之而嵩也能悉意以奉處士于是得陶然醉鄉云處士取朱氏先卒卒後縣居

屛處四十餘年能待其孫之成立以屬其家處士雖
飲酒而神觀明朗人不敢欺諱元字元之二子長亨
娶閻良娶郁二女長淸次明淸適陸明適陳壽孝之
子也卒年七十九顏貌如孩嬰人皆以酒仙稱之而
處士亦自笑曰神仙道人亦人而已耳生于戊申卒
于丙申七月廿日壽卜十月五日葬函骨于許墅鳳
山之先塋壽言處士當屬纊時猶索酒曰吾醉鄉雖
蓬萊瀛洲不是過也惜宗人可交福不遠不得介飲
玉壺春耳然以遇仙馳名豈若我之樂無涯也哉壽
携斯來乞銘是爲銘々曰醉而死其不死者吾不知

誰之子斯言也吾閭之晦史何以知其然蓋所謂一
念萬年不爲形毀不爲形全是之謂醉鄉之古仙

平江路捴管致仕張公磧志（代其子都中作　盧志作張托古弁）

張氏世占吳郡籍而爲長洲之相城人至先公始以
謹飭小心入仕于朝儤直殿廬久之成皇以先公忠
勤愛之賜名伯顏大德五年宣授將作院判官十年
冬出爲泉州路捴管府治中至大初陞授同知邵武
路府事明年改兩浙都運鹽使司同知丁內艱服闋
延祐元年除慶元路同知七年陞授奉政大夫池州
路同知泰定三年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

年超遷太中大夫漳州路捴管至元二年丙子先公
年六十有五是夏代歸先公素有止足意卽告老于
朝于是以正議大夫平江路捴管致仕歸卧吳下春
容丘園而以三年夏六月十四日卒于相城之私第
不肖孤忍死用是冬臘月七日函骨葬同邑益地鄉
樹滓原淸河侯之兆嗚呼先公自元貞初入見闕廷
結拜恩寵一爲中朝官四載郡政一佐鹽運司晚年
一再典牧藩翰而引退之志函矣漳州代乞懸車未
匝歲而天奪之痛哉先公諱世昌字正卿先大父諱
顯江淮等處財賦副捴管累贈亞中大夫廣德路捴

管輕車都尉追封淸河郡伯祖母鄭氏封淸河郡君
配沈氏子男二人長不肖孤都中次好礼早夭女一
人許適羅烈烏子先公歷政淸操善治著之民心傳
之士論後來太常諡之國史傳之非吉堂所得識也
子是不肖孤抆淚攄世緒官封卒葬歲月納諸幽云

蜀虞處士墓碣銘

宋亡今八十年能以文儒丕顯于國家無如虞雍公
子孫其顯者海內章々知其爲侍講讀集者矣然族
之宗有居吳者至正十五年秋七月庚子公六世孫
處士君卒其子堪裒斬裒毀以某先公太史与有世

契乃促其從父太常奉祀愷來乞銘哭曰先人生不諧俗竟以隱約終其身碩先人之孝行俱泯泯無聞大父諱炯博極群書內傳後北南從游者衆已而病病且一紀先人勤苦以養恒手浣中展廁牏大母夏氏病目至以舌舐之先人既老而堪問學無淺亦館授以為養溫凊之室序修瀡之飲食曾不足以少慰其心今從已未能盡大事焉予痛哉夫歎致養而莫遂雖菽水盡歡斯謂養斂手足形無槨斯謂葬今堪是已處士諱炫字明之蜀隆州長壽縣人雍公既相孝廟故其家有在吳者于是處士生于吳其諱狀累

補遺　七九

官至朝請大夫戶部郎中知鄂州者處士之曾大父也處士生至元十八年辛巳年七十五娶宣氏生二子長堪次坊女一堪既負重以兵興世艱棘舉無助者能以是年八月庚申奉葬吳縣下駕村烝山之先塋去其高祖雍郡侯墓在玉遮山張市村者可一望而近宜為之銘曰宋相世系有克保其墓地者百無一二而堪能守其先塋奉其先人以葬以志斯可謂志孝之懿而詩書之澤百世不墜者已

廬山陳天倪墓志銘

天倪諱徵字明善姓陳氏蘊懷瓌奇不屑屑求世用嘗讀莊周氏書至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故以天倪為自號其先本蜀人遠祖象嘗登宋宣和進士第歷官至左朝散大夫以蜀險遠遂徙家廬山之下其曾大父霦大父洽皆宋鄉貢進士父全隱居不仕娶黃氏生處士始于在杭計籌山中得從黃松瀑先生游先生長不踰四尺自六藝百家之書無不讀而尤清介孤峭然以侏儒竟自為道士當時名流如吳興趙文敏公巴西鄧文肅公皆斂衽畏敬其甥陳誠善亦屬志苦學已而先生沒誠善亦早夭而予入吳頃乃于無錫梁谿上始識天倪聚語已洽乃知

補遺　八十

為黃氏甥而誠善則其兄也文始知初嘗從草廬吳先生學學于先生之門者蓋彬彬然獨称天倪既卒業乃北上燕趙古所謂悲歌慷慨之士今所謂公卿大夫之賢天倪皆得與之握手傾肺腑論天下事甚可措之于用既久之南歸若北庭貫君酸齋山東李君溉之無不称其才雋如清城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亦盛称而形之詩文者皆可考見夫士不得志于時浪游海宇以才氣與人相軒輊觀其所與交可以知其人矣翔童之以黃先生之甥卵已而入吳知旧有延之聚資者于是遂僑于吳取故宋相古心江公

孫女生二男子曰汝扶曰汝言女三人天倪卒于至
正八年戊子歲秋七月卌有六日得年五十二而二
子能力貧而學養其母能尽劝以至正十六年四月
四日葬于吳縣雅宜山大墩之原夫以天倪懐才負
氣盍揩諸用乃不遇而没非命也夫非命也夫二子
以予嘗從其外氏游来拜哭乞銘于是爲之銘〻曰
烏乎天倪竟止于是而歸耶保身全歸人孰以汝爲
非耶殁而有子九原其泯汝釋耶

遂昌先生鄭君墓志銘　　維揚蘇昌齡大年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君世以儒顯曾祖覓故宋两

川経畧使祖開先朝奉郎知道州永明縣考石門高
士諱希遠高尚不仕国初徙家錢唐結屋湖上以耕
釣自樂妣蔣氏二子君其仲也君諱元祐字明德天
資穎悟過人垂髫入郷校日能尽記同坐諸生所授
書郷先生大異之年十五輙美筆墨作詩賦往〻出
奇語驚人石門君篤意教君樹樓聚書恣其批閲君
不出户庭者十年于書無所不讀作爲文章滂沛豪
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遺老猶在君遍遊其門質
疑稽隠其見聞充然有得俄〻以奇氣自負諸老皆
折節下之江浙中行中書省郎中汴人趙天錫剛正

謹厚慎于交際獨延君于家与其子期頤講學期頤
後中甲科歷中書參知政事子期公也君既得友益
自刻厲于學晝夜不倦由是克底厥成是以名世時
郷林平章慶公以朝廷宿望退居錢唐与君爲忘年
友由是偏交當世之士声名籍甚四方慕君者識与
不識皆称爲明徳先生君既以儒業起家仰承石門
君夙志而奉養之礼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君偕其兄
介甫先生移居姑蘇兄殁喪之如父從君季者户外
之屨常滿浙省御史府宣閫憲臺交章以潛德薦君
于朝君自以贅疾不願仕在庭諸公知君之志亦弗

甚相屈也僑游吳中者三四十年富貴声利一不動
其心素不善著書嘗謂季者曰経則経也史則緯也
義理閫奥在焉季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況敢私
有所論述乎識者称其有見于道性平易真率不爲
矯激之行与人交亦然汲引後進常如不及頭童齒
豁壯氣不衰應酬餘暇手不釋卷吳人欽仰風裁因
弗敬礼之者雖小夫賤隷亦能知君姓名人有患難
拯拔之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度無以賙給
則偏告諸有力者賙其困厄君晩時乳嫗提携右臂
脫斲〻左手寫揩規矩備尽世称一絶又自名爲尚

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將仕郎平江路儒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歲即移疾去後七年陞江浙儒學提舉君亦不辭曰文臺也儒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朝官士友遠近聞者莫不奔赴君生至元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六日午時卒于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未時壽七十有三娶錢做王十二世孫女三男一女長曰吉次曰起曰貞吉娶陳氏先十年卒貞未娶先君十二年卒起取陳氏女寧贊蘇州湯惟新女孫二尚幼以明年乙巳正月三十六日葬于平江路吳縣太平鄉

橫山之原君所為文

僕泣而撫之曰君天地之全久也生長承平晚涉世变音内相保與處又且安享十年之福而後逝蓋君明哲保身行業無愧于造物而造化之根君者亦孝矣君之學淹貫而博洽君之行純誠而篤寔君之見高明而正大君之文雄深而雅健君之詩清峻而蒼古君之書歷勁而端麗其見之緒餘如清談韻依稀晋人如君者蓋一代不數人也君已矣世不復有斯人矣君未疾前五日与僕會飲檢閱曹新民家歷、自叙其平生出処語僕〻竊疑其殆不已無繳而卒乃知君有託于僕也將屬續又呼僕而焉固宜為之銘〻曰世之人全于人者未必全于天全于天斯可謂之歸全君雄文與孝碩德高年著名當世追蹤昔賢生榮死哀有德有言謂之歸全孰曰不然勒銘貞石徒有稽焉知其為遂昌先生有道鄭君之原

僑吳集序

謝徽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于杭于書無不讀作為文章柳揚頓挫反覆開闔一主于理而氣以穗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旁沛泊〻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有古作者風既北來僑于吳比老

乃彙其作之文曰僑吳集授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之為多故名焉子实見而知之者宜為序之徽不敢辭屢復于先生曰先生固僑于吳矣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岩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旧家甲第仙佛之宮参錯乎城郭之内民俗富而淳財賦强而盛故達官貴人豪爲之士与夫覊旅遊客無不喜遊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即其山川風物之美觴詠娛嬉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焉有如先生之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国而子游北學于孔子与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得聖人一体為文李称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
斯其所以僑寓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修之益耳
豈徒藉乎山川風物以為觴詠娛嬉之適而止耶則
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人之僑所以
發而為文亦有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言哉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文礼樂政治皆是也盖其道之充乎
中而其發于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
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実
道之顯不可岐而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為學絶諸
子各以所見著書是不獨文与道二而道之裂也已
無有能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与道
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于古不惟其詞之好〻其
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与文不可二矣然以実而考
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于道至歐陽修氏蘇軾氏曾
鞏氏文非不能為也豈能与道弗二乎文而一出于
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焉观其易通易傳正家本義
等書簡妙精切不惟輔翼聖経而幾可与之並由其
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〻李為之文哉
巌窃聞先生嘗以文師承于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剡

源戴公此二公學群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于先
生洎先生所自得有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
賢之道〻未必不寓乎文〻未嘗不載夫道文与道
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為李者亦在其中矣実必果僑
于吳而後有所得也哉第假是以編尔巌也生也
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吳累世矣然于道詎有所
聞而文亦莫之能措于先生豈弗甚可愧姑從命強
顏為之言是集也為古今詩銘歲賛題書疏序記碑
誌揔若干篇釐為十有二巻烏乎有道之文當傳之
天下豈獨吳哉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
謝巌序

翰林院修撰施君宗銘改葬銘　銭溥

正統己未春蘇之吳縣施槃宗銘擢進士第一人入
翰林為修撰年財二十三明年夏以疾卒無子以是
冬歸葬其邑洞庭山陽之水竄山沚滋及其墓于是
去墓三里許擇高爽地于山右而遷葬焉初宗銘之
舉進士也予同年而升同東吳人情好頗密明年五
月十日予受荐入翰林宗銘見之懽甚予謂年何長
而耿且早哉宗銘善推命握予手曰以君之命吾自
此知不及矣明日宗銘朝遇風雨感寒疾遂不起予

往問之宗銘瞠示予曰君將以文鳴天下吾不免能
不為吾銘乎予深以理喻之不釋二十六日果卒国
朝擢首選而年少者惟宗銘而況其儀度楚楚然性
貲坦坦然文學擬古作者日烝烝然其不已也朝自
元老大臣以及館閣諸同寅遇之率愛之重之而推
讓之而以遠大期之然宗銘亦善親炙諸元者而礼
下之于寅故譽之無間言殆天授也一旦奄然以殁
自元老大臣以及館閣諸同寅相視駭然奔走臨哭
于其家者越數日靡寧噫天又何奪之亟耶宗銘既
歿于世而世之今擬諸大用者猶曰宗銘在可少也

論文學可以傳世猶曰宗銘在豈吾輩所及也何宗
銘一第首選而天亟奪之而不究其成而吾輩落落
然才不重于時位不加于衆而天反久之何邪烏乎
豈誠有命也夫豈誠有命也夫宗銘之墓危豈歲辛
巳適都憲萬安刘公孜巡撫東吳予為白之公至吳
訪之果然乃命郡守四明姚侯堂廷之堂亦同年友
也為相地度材環以磚垣表以石門載封載樹完固
一新明年予使交南还其父遵道弟宗賢逆予冊謝
之且索銘夫宗銘初葬得廬陵楊文貞公哀詞南都
揚文定公墓銘于雖未副其所屬然得二公之作亦

窃為之喜矣詎虞二十年後而改葬之銘其重遠宗
銘意乎宗銘既没其配吳方娠哭甚哀予使人慰之
既而遵道來迎喪予復戒其侍產而瘠及歸竟瘠于
未產吳果哭踊而傷墮一子不育後吳亦自尽今合
葬焉以宗賢之子其為之子宗銘其先皆以隱終至
遵道始挈之淮依舘甥家就學大有所得歸吳巡撫
侍郎廬陵周公奇其才寘之吳庠一掉鞅魁天下士
于是吳之學衡淮之旅次与所居之洞庭皆建狀元
坊以歆艷之至今猶為士心而厲鄉俗云銘曰孰連其
才孰畀其魁孰闕其年而不永其傳蓋已定于天而

其莫知其為然舍危即安于彼南山既封且完以固
後艱

明故曉菴法師塔銘　前人

師諱善啓字東白號曉菴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
世祖慶宋發遣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郎家吳之
吏硎山值兵徙北郭父永年性好善称楊佛子母陸
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礼茂
菴院主為浮圖既長屏迹龍山窮日夜力于經史百
氏不輟声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
洲皆器重之而典記于洽公者其久永樂元年薦主

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名纂修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経賜金織袈裟衣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利病不報内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而与璧菴完公輩还有江行倡和詩一巻与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壯丹開時必盛集題賞錢唐瞿公宗吉雄于詞賦嘗用一韻往復幾百首而詞鋒益鋭海内皆傳焉正统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歳十二月二十三日弟子

慶暐等与其姪是昇奉柩歸葬于旧隱之龍山遵治命也既葬且二十年而溥于塔銘尚未知作者蓋有待乎叨居侍從之列利澤不加于民空言無補于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交還獲訪墓于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虚以待之則溥亦何待而不言哉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影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槩巡撫東吳威声大振而于師独加敬礼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于公得預鄉薦然溥亦始聆謦論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由是往还日就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

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雖草、礼亦不廢或閉户發篋出古人真跡对閲評品如論宋仲温陳文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于陳吳中称高楊張徐為近代四傑然季廸衆作皆得体如律傚刘長卿選熏常應物皆所不到宜其為最文則喜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宗季廸也然皆不務踏襲以為奇至論儒釋之辯曰且各為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于孝本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卒從厚与其兄弟極友厚撫諸姪

未養兼至而交四方宿德名緇必以誠未嘗見觧倖情容然非其人亦未嘗一与之交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失之而彼得焉宜為法門之僅有吾人之願交也而况溥也荷師期待既久不亦知之至而情之厚哉倘以餘齒無負于斯世則亦無負于所知矣姑書此以与其徒慶暐等刻石于墓而且系以銘曰唐有暢師曰喜文詞宋有惠勤亦號能詩暢由韓子儒所以彰勤籍蘇公得附歐陽碩令東白有學有德旁邃詩文兼此二釋豈無韓蘇俾世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脩閣之北寂焉淵焉

原缺